嘉慶長安縣志三十六卷 嘉慶十七年刊本

清長安縣知縣張聰賢修、董曾臣等纂。聰賢，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嘉慶十五年庚午舉孝廉，來攝斯篆。案長安縣志自康熙七年戊申邑守梁禹甸纂修之後，百五十年來志乘不備，興廢沿革，無所考核。及聰賢來尹是邦，顧念閱遺，勿敢暇逸，爰於嘉慶十六年辛未八月集議重修，商榷体例，鈞核排比，成書三十有六卷。凡圖四，曰疆域圖、山川圖、城郭圖、鄉鎮圖；表四，曰星度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十二，曰土地志、山川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衙署志、風俗志、宮室志、陵墓志、寺觀志、經籍金石志；傳十，曰循吏傳、先賢傳、忠節傳、孝友傳、義行傳、逸民傳、藝術傳、列女傳、釋老傳、叙傳。其書記載多合志[illegible]法。論其優点，尤在正訛補闕，於舊志之謬誤，多所是正。舊志與圖僅得形似，是編用開方比例之法，寔較舊志為精確。往昔方志多詳於城市，而略於鄉鎮，是編土地志於鄉鎮之方位建置，[illegible]紀載靡遺，頗稱得体。且於茲邑之縣境八到、戶口，皆一一考其沿革，並詳古今，窮源盡委，尤為他志之所不及。沿革、職官、選舉皆作表，以省簡牘，平經事緯，体例至善。經籍志僅錄鄉賢著述，而以作者、卷數等列之各書之下，頗稱得体。又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尤深合著述之法。然亦間有可議者，田賦、職官、選舉各門，但知根據採訪冊，鈔襲檔案，而不知考核典籍，未免失之疏畧。如職官表載縣丞唐有譽，謂其鄉里無考，案有譽浙江蘭谿人，明唐龍後，見碑林，而是編乃未加考核，是於史籍寔未盡涉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藍田縣志四卷卷首一卷　順治十七年庚子刊本

清藍田縣知縣郭顯賢修，金明楊呈藻等纂。顯賢字天頎，浙江海寧人。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由明經補太丘縣丞，次轉東年參軍。清順治十六年己亥，陞任藍令。會大憲纂修通志，檄郡縣修其志乘，而藍田舊志明弘治中邑侯任文獻始創為之，同其事者寔為榮輞川，萬曆四十四丙辰復修於邑侯沈國華，嗣是之六十餘年，未聞繼響，而舊志亦多散佚。顯賢既奉修志之命，爰設局於張氏藝圃，延金明楊呈藻總司編纂，得書四卷。卷一曰星象、山川、風俗、疆圉、古蹟、建革。卷二曰帝王、宦績、才賢、隱逸、流寓、卓行。卷三曰文集。卷四曰題詠、物產、紀事。又於建革、帝王、才賢數門之下，別附子目，而以圖繪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体列大体依檄頒全秦輯畧為準，無總綱以資統繫，分類叢脞，次第龐雜。蒐集材料，尤為缺乏。文集題詠已佔全書之半，其他各門多無寔事。建革所紀儒學，不過頁餘，殊不足以詳一邑學校代遭之迹。志風俗亦鮮寔錄，徒託空言，無關考証。此外率陋之處，尤不可悉數。如星象引填星掩鉞、熒惑入東井二事，以為藍田徵應。然占法統言在秦，不言在藍田，是編乃謂二星專主藍田，寔為附會。建革所載坊表，皆不詳其建置年月，尤嫌其疏畧。又沿革紀事分為二門，亦非其例。且紀事中時雜齊東野語，如三皇時仙虹流於華胥之渚，伏羲筆孕之類，方之志体似有未妥，蓋猶不免明季地志牽引之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藍田縣志四卷卷首一卷 雍正八年庚戌刊本

清藍田縣知縣李元昇修李大捷等纂元昇字東杲直隸清豐人雍正三年乙巳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邑下車伊始即索閱縣志而藍田前志之纂修至順治十七年庚子而止由庚子至是又七十餘年未嘗纂輯矣此七十餘年中事多可紀苟不及今修之必且泯沒無聞雍正八年庚戌朝廷方修一統志檄省府州縣纂其志乘元昇因設局重修延李大捷明經主其事就庚子舊志畧加增補成書四卷分列類目一依舊志首星象次山川次風俗次疆園次古蹟次建革次帝王次宦績次才賢次隱逸次流寓次卓行次文集次題詠次物產次紀事又於各門之下間或別分子目而以圖繪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意在輯補前志不過就順治庚子郭志補入近事考其所輯補大体以文集題詠為多人物次之宦績才賢又次之案雍正庚戌上距順治庚子乙七十餘年興廢沿革宜多可紀而是編所載殊嫌其疏略蓋考核之功寔有未逮如編末紀事一門所紀仍止於明末順治以下乃闕而不錄豈順治庚子以來七十餘年竟無可紀之事耶不知其所續者果為何事也又文集題詠不過增入邑守詩文且多紀事詠物之作如祭虫螭文祭山文之類於邑之風土政績皆無所關涉殊屬無謂總之是編因一敷衍公令之作初無優劣之可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藍田縣志十六卷附文徵錄四卷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刊本

清藍田縣知縣胡元煐修固始舉人蔣湘南等纂元煐江西新建人道光十四年甲午由舉人奉檄來尹斯邑時距嘉慶元年丙辰邑守馬學賜之重修縣志已四十餘年矣其間政典之因革官師之量移戶口之興耗風俗之盛衰均宜登諸簡策且自嘉慶初年教匪猖獗藍田當其衝要志乘之修尤在所重元煐蒞任之四年乃與縉紳儒林商榷重修網羅放失彌縫闕文歷時兩載始有成書釐為二十有四篇凡十有六卷圖十曰疆域圖縣城圖二十里圖道路圖諸山圖諸水圖水利圖縣署圖學宮圖玉山書院圖表四曰經緯高弧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六曰土地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藝文志金石志傳八曰循吏傳列傳忠孝傳儒林傳寓公傳方技傳列女傳叙傳輞川名勝最多則別作專志其書大抵因循前志而網羅放失正訛補漏体例頗稱完備蒐集材料尤為豐富舊志僅載縣治圖於編首不遇得其形似殊失圖經之意是編增繪山水縣署學宮書院各圖用開方比例之法寔較舊志為有体舊志天文寔出俗例引填星掩鉞熒惑入東井二事謂其專主藍田寔為附會是編悉從刪落頗稱有見舊志於藝文金石皆闕而不

載是編不憚搜羅以補其闕纂輯之意尤有足多人物舊志分類過繁是編併為七目固較舊志為有体惟循吏不宜與人物並列當附之職官之後又風土為人事不當附之土地斯則立体之未協者也

嘉慶藍田縣志十六卷　嘉慶元年丙辰刊本

清藍田縣知縣高晟等修鎮洋王開沃等纂高晟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奉檄来尹茲土案藍田縣志自雍正八年庚戌邑守李元昇纂修之後已五十餘年未經修輯及高晟蒞治斯土懼舊文之放失也因與邑之士紳共議重修旁蒐博採纂輯成書未及梓行而奉調他去中歷兩官皆賡續未遑乾隆五十九年甲寅遷安馬學賜来守是邦更益以後數年事重加校訂付之剞劂都九十有六卷為目凡十有五首天文次地理次風俗次物產次建置次職官次田賦次學校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紀事次古蹟次雜記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雍正庚戌李志分列類目尚稱完備風俗建置田賦各門皆頗有寔錄非同泛常又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出其典亦深合著述之法惟稽其內容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古志圖經宜以圖為主是編僅載縣治一圖簡畧粗率僅得其形似殊失地理家法志載天文久為通識所病是編乃仍沿俗例且引穆帝永和十年正月癸酉鎮星掩鉞及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二事以為藍田應徵不知占法統言在秦固不言在藍田是編遂謂其專主藍田寔屬附会金石藝文可以考一邑之文獻為志之所必不可廢者是編乃闕而不載尤為鉅漏人物志分類亦嫌其繁瑣且以蘇晉榮祭入藝苑傳殊非其倫且藝苑所錄不過四人方技所錄不過一人皆不成篇目凡此之類是其疵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續修藍田縣志十六卷附文徵錄四卷輞川志六卷（光緒元年乙亥刊）

清藍田縣知縣呂懋勳修，藍田縣儒學教諭張廷鑑等纂。懋勳，江蘇陽湖人，同治八年己巳奉檄來攝縣篆。考藍田縣志入清凡四經纂修：一修於順治十七年庚子，邑守郭顯賢再修於雍正八年庚戌，邑守李元昇三修於嘉慶元年丙辰（邑守馬[illegible]鵬），四修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邑守胡元煐。自道光以後，中更四朝，歷四十年，未常纂修。且自同治初元，粵逆回匪更迭蹂躪，興廢沿革，事多可紀，使不及時編輯，將放軼而無聞。懋勳有感於斯，因與士紳商権重修，延學博張廷鑑主其事，相與夠考舊聞，網羅近事，不踰年而告厥成，都為十有六卷。凡圖十一，目繁不備載。表四，曰經緯高弧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illegible]，曰土地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藝文志、金石志。傳九，曰循吏傳、列傳、忠孝傳、儒林傳、寓公傳、方技傳、列女傳、節義傳、敘傳。而以輞川志、文徵錄附之卷末，不入卷。其書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之前，則守舊志而遵循之；自道光十九年己亥以後，則續入近事而附益之。卷帙次第、條例先後，一仍其故，蓋其用意在於補輯。考其所增補，以表傳為多，志次之，至於輿圖則鮮所更易，不過續修而已。故苟題藍田縣知縣胡元煐修，亦所以不歿前人之苦心也。其体例多仍舊志，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涇陽縣志八卷 康熙九年庚戌刊本

清涇陽縣知縣王際有纂修。際有字書年，江南丹徒人。康熙閒由進士舉檄眾尹茲土。考涇陽舊志，明弘治六年癸丑，先達李侍御始創爲之。自是而後，一修於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邑侯連應魁再修於萬曆六年戊寅，邑侯傅好禮下迄有清，歷九十餘年，未克繼起。及際有來守斯邑，懼舊文之放失也，爰進邑之通儒，廣搜遠引，因戊寅傅志而重葺之，得書八卷。傅志之爲目九，而茲編之爲目八：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貢賦志，曰水利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揆其所以異於傅志者，約有數端：方輿稱地理，一也；祠祀不書，二也；禮俗不特書，故以風俗附之地理，三也；戶祖改書貢賦，三也；渠堰改書水利，四也；藝文自爲一目，五也。凡其所處置，皆較舊志爲有當。惟不特書禮俗，似[illegible]有可議。夫志載風俗，所以考一邑之風習，蓋志類之所必不可略者。是編乃列之地理，且略而不詳，未免有乖志例。又地理志之載建置沿革與疆域，并列夫沿革不明，將何以定一邑之疆域？是編乃併爲一目，非其例矣。建置志於學校、社學之間雜以院司、演武、養濟、祠廟等目，亦嫌其兩概。分封鎮守並非

官師，乃列之官師之前，亦未免所附非類。人物既已詳其行事，又錄各史本傳或墓志行述於藝文，餖飣重出，殊爲無謂。凡之類，皆其斟酌未當者也。惟水利志紀涇渠，制度用水條例及涇渠故實，皆有實錄，足資考核。其他各志紀載亦尚稱詳確，是亦非無優點也。

乾隆涇陽縣後志四卷 乾隆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涇陽縣知縣唐秉剛修。涇陽縣丞譚一豫等纂。秉剛字近仁。廣西桂林人。雍正舉人。乾隆元年丙辰。由醴泉縣知縣奉調來尹茲邑。案涇陽縣志。自康熙九年庚戌邑侯王際有重修之後。至是又七十餘年。未經纂輯。其閒興廢沿革事多可紀。苟不及時纂修。將何所徵信。秉剛有感於斯。爰就王志所載。賡續纂修。其無所變易者仍之。應加增補者。則接續於各條之後。廣搜博採。設局續修。延縣丞譚一豫主其事。書成都為四卷。卷一曰地理志。建置志。卷二曰貢賦志。水利志。卷三曰官師志。選舉志。卷四曰人物志。藝文志。稽其內容。蓋就庚戌王志而續入近事。故以後志名其書。王志總目有八。各統細目。是編分類。亦仍其舊。某項無改者。則注仍舊。某項應補者。則注續入。俾覽者接前視後。兩志如一志也。案志乘之書。多貴重修。往往新志既成。舊志遂廢。其寔陳陳相因。不過改換面目。以矜新異。是編賡續前志。不沒前人之苦心。有足多者。且正訛補闕。固不僅續修而已。如前志人物。既已列行寔。藝文復載其本傳。不免重床疊屋之嫌。是編悉為刪落。殊為有見。志之為体。貴在記寔。存而不論。而郡邑志乘。每每各類前有題詞。類乎說書開場。後加評論。有似史論。積久遂成通套。不惟識議未精。抑且紊亂是非。是編亦並刪削。但註前志所止。此外不溢一語。頗稱嚴謹。又修志延儒開局。謄本雕板。動經歲月。費用維艱。且一時接葺聞見。不免疏略。是皆由於不能隨時紀錄之所致。是編於卷後另存餘紙。以便隨事照欵續載。俾後來者不煩臨時餖飣。而所紀亦屬寔錄。立意殊善。足資取法。至其体例既一仍舊志。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焉。

康熙盩厔縣志十卷 康熙二十年辛酉刊本

清盩厔縣知縣章泰纂修。章泰字來之，會稽人。康熙初奉檄來攝縣篆，考盩厔舊志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邑人王三聘始創為之，隆萬以降，興廢損益之事，湮沒無傳，迄於有清康熙三年甲辰，邑侯駱鍾麟復加修纂，及章泰來守斯邑，邑志之不修又十有餘年矣。章氏病舊志之疏畧，慨文獻之無徵，以為甲辰以前有人與事之未載者，甲辰以後有人與事之當紀者，不即為增補，恐漸成湮沒，於是創議重修，復以從來纂修舊例類皆徵聘名流，委任士紳，去取百端，雌黃萬狀，因不欲假手於人，雖廣咨詢，編輯之責則咸歸獨裁。書成都為十卷，卷為一志：一地理，二建置，三古蹟，四賦役，五官師，六選舉，七人物，八風俗，九藝文，十兵災。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例與圖列之編首。其書於舊志之譌誤多所是正，如舊志賦役之後附例河渠一段，其敘南山各谷之水，與首卷山川一字不改，殊為重複，是編則悉為刪削，而以廣濟等渠附於山川之末。又藝文之後，舊志附以閨秀六篇，覈其所載，乃王渼陂之女所作暖泉八詠，其人與地並在鄠，而詩刻於盩，不免方志牽引之習，是編悉為刊落。他如地理不載星野，賦役、風俗類皆有裒錄，凡其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在清初地志中，殊不多覯。惟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未免有乖志體。學校、武備，皆為志之所重，而是編並付闕如，尤為鉅漏。官師但錄文職，不載武職；藝文或分體登載，或編年列次，未免自亂其例。凡此之類，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武寧縣志二十六卷 清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清知武寧縣事高廷法等修、江蘇武進縣廩生陸耀遹等纂。廷法直隸靜海縣舉人，嘉慶二十年來任。按邑志創於明之萬曆，至清康熙七年一經續修，降及嘉慶，閱歲一百四十，高君廷法以名孝廉視事茲土，首以邑乘為謀。時毘陵陸耀遹以名士客中丞幕署，其高足董祐誠、李兆洛亦宏通之士，高君延其師弟主編纂之任，並延邑中方正二十七人採訪搜輯，越歲蕆事。書成，都為二十六卷。其目：卷一疆域、山川、道里、城郭、坊社圖，卷二至卷四歷代疆域、水道、城郭、官室、名勝圖，卷五卷六紀事沿革表，卷七職官表，卷八卷九選舉表，卷十地理志，卷十一田賦志，卷十二祠祀志，卷十三衙署志、學校志，卷十四陵墓志，卷十五經籍志，卷十六金石志，卷十七良吏傳，卷十八至二十列傳，卷二十一忠節傳，卷二十二孝友傳、義行傳，卷二十三儒學傳、文藝傳，卷二十四隱逸傳，卷二十五、二十六列女傳。喬三石耀州志稱星野為吳楚所共，一州二縣，理不應書。此編承其意旨，唯作縣境經緯圖，而星野從刪。其各圖皆以開方經緯為主，而不摹擬景物，自城社山谷歷疆域古蹟二十四圖，悉具於圖。圖繫以考，與志相為表裏。文志中凡引用群書，必注明書目，即縣冊、採訪冊亦必注明，皆與志法極為適合。合州無武備、風俗、藝文、文徵諸目，是為疏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興平縣志二十五卷 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清知興平縣事顧聲雷纂修。聲雷字震蒼，元和縣進士。乾隆四十年來到任。考邑志在清一修于順治十六年，已亥知縣徐間熙再修於乾隆元年，知縣胡蛟齡。乾隆四十二年大中丞畢沅命重纂興平縣志，時顧公聲雷攝邑篆，其同里舍人張書勳方居長安。遂以此書相屬。明年舍人至關中，抄纂提詞一二，鈎覈脈絡，一本書成，次為二十五卷。其目曰地理、賦役、建置、職官、選舉、名宦、續陵墓、人物名世系、竇氏傳、馬氏傳、班氏傳、列傳、循吏、儒、文學、孝貞、殖逸人、方外傳、摭傳、儒人傳、后妃、列女傳、列女摭傳、諸侯、宦人傳。考興平之地為西漢置縣之始，舊曰槐里縣，李武帝之於槐里之茂鄉起陵，置縣曰茂陵縣，李昭武亦起陵於槐里，曰平陵，置平陵縣。或謂在今之咸陽，然據杜佑通典，曰廢縣漢高帝改名曰槐里，武帝割置茂陵縣，有武帝茂陵，昭帝時又割置其地置平陵縣，有昭帝平陵，此說顯然可據，魏文帝改平陵為始平，前唐改始平縣為興平。其沿革之複雜，有如是者。此編地理志沿革一篇，考據精詳，條理井然。但置縣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多，鄉賢嚛著。且漢時每從他郡徙豪傑、訾財大戶以實其地，故茂陵平陵二縣，儒富之人亦最為多。此編詳採正史，臚列可觀，並非出於假借附會者也。惟邑志非同私家族譜，編中所列竇氏、馬氏、班氏、耿氏、何氏世系，及竇氏、馬氏、班氏傳，似同諸氏家乘，實乖志例之甚者。

民國興平縣志八卷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民國興平縣知事王廷珪修，邑人張元際等纂。廷珪字季瞻，直隸吳橋縣人，民國十一年到任。按邑志在清，徐令開熙修于順治十六年己亥，胡令蛟齡再修於乾隆元年丙辰，顧令聲雷三修于乾隆二十二年乙未以後，缺而不修者百五十年。王令權雖有土女志之輯，然除物雜纂熟外，他未之及，非完書也。民國十一年，吳橋王季瞻縣長來蒞邑，發起重修，約張元際、徐懷璋、馮光祿等肩編纂之勞，九月設局開，六月訖事，都釐為八卷。其總目曰地理、建置、田賦、官師、人物、風俗、藝文、雜記，不列選舉，殊為鉅漏。書中各門凡乾隆四十二年志已有者，率多節刪，其刪而不載者殆十之七八，故此編可稱為興平續志。欲觀其詳，則須仍取舊志與此種續志。宜將舊志與續志同時重印，正續合訂，以免閱時稍久，續志尚在，舊志無存，欲觀其詳，已無所得。是但知續新，實反佚舊，尚不若新舊冶于一爐之為得矣。又其書不列官師表，惟擇有政績者載之於編，故歷任官師，皆無可考。藝所收，如陳太宜

人墓誌銘，許雨文祭王心如先生文，皆與邑之典制毫無關係。且書中各門皆以民國十二年為斷，而其時一切新政皆未載及。是既刪舊文，又不增新，續修之旨，不審安在。

民國通化縣志四卷 民國十六年丁卯鉛印本

民國通化縣知事李春雨修通化縣地方公款處主任邵芳齡等纂春雨字東垣奉天鐵嶺人民國十四年乙丑十二月奉命蒞理縣事考通化古肅慎氏地秦漢以來時則屬勿吉時則屬渤海時則屬契丹時則屬建州興京代有更革清同光間始建縣治肇邑既晚志乘未遑宣統二年庚戌宜興潘茂蓀權篆斯邑始召鄉人士各輯所聞纂為鄉土志二卷未及觀成而潘公以勞瘁卒於官其事遂寢及春雨來蒞縣篆得潘公志稿病其体例之未周也方擬增修之以竟潘公未竟之志會奉省令飭所屬修志爰設局於縣立中學校延公款處主任邵芳齡主其事經始於民國十五年丙寅八月迄十六年丁卯二月而告竣都凡四卷分為土地人民政事藝文四大綱輿圖建置疆域經緯城市山川險隘祠宇古蹟名勝田賦物產為土地志書舊科舉學校鄉官鄉賢鄉紳義勇節烈孝友公益方技流寓自治戶口兵事風俗宗教慈善僑民為人民志官署教育警甲實業交通區村公款政績名宦為政事志文藝詩歌為藝文志其書大体因循潘公志稿惟体例多所移易於舊志之闕漏亦多所增補如祠宇區村官署實業城市藝文各門皆舊志所無而是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之增補者稽其內容大体皆依據事實而不虛復於其間列表以明升降變遷之迹數繁複錯綜之數實業交通教育各門列表尤夥實為修志之良法物產志之紀礦產於礦區之方位形勢開採狀況叙述頗稱精當實業志紀載尤為詳盡關係社會情況實非淺鮮惟人民政事斷難強為區分是編乃於各門之上冠以地理人民政事藝文之目是亦襲乎明人陋習也職官列之官署亦嫌其所附非類警甲性質各殊亦不宜併為一目凡此之類皆有乖志体至宗教編所述各教者已為疣贅况復紕繆百出尤為可已而不已者也

民國興城縣志十五卷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民國興城縣知縣恩麟等修前清監生邑人楊蔭芳纂恩麟字錫三法庫人民國十二年到任興城晉爲寧遠州自古以迄民國向無志乘民貧地瘠家鮮藏書即欲纂修亦無借鏡民國十二年長白恩麟來守斯土深以邑無志書引爲憾事遂於十三年春籌集的款諮訪宿儒延聘邑紳楊君蔭芳主纂事趙君遠楊君蔭苗爲分纂各區區長各界紳士兼任調查採訪事宜於夏閱開館著手編纂兩閱寒暑至十五年八月始克竣事釐爲十五卷卷一曰地理卷二曰職官卷三曰民治卷四曰教育卷

五曰財政卷六曰司法卷七曰實業卷八曰交通卷九曰人物卷十曰古蹟卷十一曰禮俗卷十二曰物產卷十三宗教卷十四曰藝文卷十五曰藝文興城係古州郡年湮代遠且歷代卷宗蕩爲無存地近邊徼私家著述亦感闕如兼之事屬創舉編纂尤爲難而是編搜輯頗富紀載纂詳條分目晰寔足稱也編中對於行政司法教育警察保甲苗圃電話屠宰墾地方公款各項事實與夫數目皆按年統計以覘演變而於農工商漁鹽務礦務一切事實統計尤詳交通則既詳海陸兼及舟車脈絡井然尤爲可觀惟其不列建置一目而將縣公署列入職官學宮書院列入教育城堡衙署橋樑驛站列入古蹟因總綱不備以致所附率多牽强且職官門附有縣公司法門亦附有縣公署職官門附有電話局交通門亦附有電話局交通門附有橋樑古蹟門亦附有橋樑皆爲衝突之甚者又其參考書籍有龍文鞭影小倉山房尺牘辭源子史菁華二十一史約編等書亦殊不登大雅之堂也

民國錦西縣志六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排印本

民國錦西縣縣長張鑑唐修綏遠財政廳秘書邑人郭逵等纂鑑唐字藻三奉天綏中縣人民國十七年戊辰奉命來知縣事十八年己巳改稱縣長先是有清之季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七月析錦縣西境地設江家屯撫民通判九月改為錦西廳民國二年癸丑復改廳為縣設治既晚舊無志書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始有鄉土志之輯惟取材譾略体例亦多未合及鑑堂蒞治斯土以志乘之未可久缺也爰設纂修局延邑人郭逵主其事而經五月而全書脫稿都凡六卷分為地理人事人物政治物產

藝文六門各以其類別分子目建置沿革疆域山脈河流葫蘆島城池公廨道路區村壇廟古蹟兵事為地理志種族戶口氏族宗教禮俗農業工業商業礦業為人事志名宦耆舊文學孝義烈女方技鄉宦職官科舉為人物志行政司法教育警察保甲鄉團財政交通自治為政治志植物動物礦物為物產志文藝詩歌為藝文志而以新建設附之編末錦西疆域在昔均隸錦縣其地理沿革人事變遷悉與錦縣有密切之關係故是編所載故事遺聞多取資於錦縣志至其体例則大体仿之盛京通志及海城開原縣志之例其書体例大體略稱完備搜集材料亦頗豐富凡有所考訂皆引書徵寔且一一標其出典深合著述之法葫蘆島為東北良港為國人所重茲編所載不厭求詳亦殊有見其他各志敘述亦尚稱詳確而無附會之弊人事篇之種族氏族紀氏族之源流政治篇之司法教育財政交通自治紀社會之狀況皆有裨於文獻惟其中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兵事固志地者所宜詳不應列之地理一也禮俗一門所載既不專屬於一縣且多為前代已廢之禮於已廢者累紙不休於現行者一語不及二也志宗教但當述其在本縣之狀況不必追溯各教歷史而是編所述各教

考多嚮壁虛造徒資貽笑三也史志所以紀代嬗之迹不宜有新舊之分是編乃別舉新建設以名篇殊為無謂四也凡此之類似皆可議深可為斯志惜矣

民國盤山縣志畧不分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民國五年稿本

民國盤山縣知事馬俊顯修，邑人前縣議事會議長孫名耀纂。俊顯字績卿，吉林伊通人，清宣統三年六月十三日到任。按盤山地方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始設縣治，是以向無志書。民國三年十月三十日知事馬俊顯奉到巡按使通飭准清史館函催各省志、各府縣志以及晚近所編之鄉土志，剋期送省，一併彙案送館。因查盤山近年所編鄉土志一書，係當時急就之篇，其間多未完備，爰飭各區分類調查，並延孫紳名耀等詳為編輯。盤山地處海隅，地廣人稀，查通鑑及盛京通志所載山川名勝在盤山境內者寔屬寥寥，謹依通志畧之例，立建置第一、官制第二、風俗第三、勝蹟第四、政績第五、人物第六、宗教第七、疆域第八、經緯第九、氣候第十，此乃馬序所舉。然考其內容，僅至勝蹟第四為止，政績以下皆付闕如，其為編輯時之遺漏，抑已纂就而未抄，是則未可知矣。此外則為田賦、現行收入表、歲入歲出一覽表、貨幣一覽表、行政長官一覽表、司法比較表、警察事務所官員暨分區區巡員書兵額表、教育所表一覽表、學校一覽表、籍一覽表、村屯戶口一覽表、自治士紳一覽表、農務會長一覽表、鹽場一覽表、漁戶一覽表、居留一覽表、交通一覽表、保衛團一覽表、商務分會一覽表、商埠出入貨物一覽表、統捐稅務一覽表、河道一覽表、物產一覽表等二十二表。總之此編僅可稱為採訪冊，非成書也。然所列各表尚屬詳贍，雖非成書，亦足備採擇也。

宣統懷仁縣志十四卷 宣統二年庚戌排印本

清懷仁縣知縣馬俊顯修，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儀貢劉熙春等纂。俊顯字績卿，吉林伊通人，宣統元年己酉來知是邦。按懷仁設治，始於有清光緒二年丙子，就修佳江東岸拔形勝設縣治。立縣未久，僅有鄉土志，而縣志久無成書。及俊顯來尹茲土，会大憲檄修志乘，於是廣搜博採，復旬重修，延儀貢劉熙春主其事，纂輯成書，都為十有四卷，分列類目：卷一曰天文，卷二至卷三曰地理，卷四曰建置，卷五曰民賦，卷六曰勳職，卷七曰兵事，卷八曰至卷九曰新政，卷十曰選舉，卷十一曰物產，卷十二曰藝文，卷十三曰僑寓，卷十四曰雜錄。又於各門之下，統以細目，而以餘義質纂修職名序附之卷末，不入卷。其書例大体仿之奉化縣志，而畧有變通。創修之始，不免率陋，夫志載天文，久為識者所譏，是編成於宣統新興之時，猶沿舊例，未免可議。職官改稱勳職，名殊晦僻，尤為無謂。史志所以紀代遷之迹，不宜有新舊之分，是編別舉新政，以為篇名，豈其代盡為舊政耶？凡此新政志中所載各事，宜各從其類，則統系自明，今必別立一門，不知其義安在。志之為用，蓋所以紀實也，不宜妄加論斷，有所取去。是編乃以寺觀之立，多屬迷信，亦不載，洞[illegible]然失志乘之意。凡此之類，皆其可議者。惟八景之說，多屬奏合，是編亦從刪落，則殊為有見。又紀事雖嫌簡畧，尚稱確實，無所附会，是亦非無優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桓仁縣志十七卷 民國十九年庚午石印本

民國桓仁縣知事侯錫爵修，桓仁縣署第一科長羅明述等纂。錫爵字維五，奉天綏中縣人。民國十三年甲子，奉命來攝縣篆。案清光緒二年丙子，就佟佳江東岸據形勝，寔邊防，始建懷仁縣。民國初年，以縣名與他省重複，始易今名。設治之初不遑修志。至宣統二年庚戌，邑宰馬俊顯始創為志。及錫爵來守是邦，上距庚戌馬志已十有餘年，未經纂輯。國體既異，更革尤多。錫爵因與邑中紳耆籌劃重修，衆議僉同，因延縣署第一科科長就舊志參酌損益，羅明述纂輯成書。乃梨棗未施，錫爵以事去職，未竟厥功。繼任李沛如懼其事之中斷也，是重加校訂，以付梓人。書成，都凡十有七卷。卷為一志：一沿革志，二天文志，三地理志，四官制志，五民治志，六建置志，七財賦志，八物產志，九風俗志，十寔業志，十一交通志，十二教育志，十三宗教志，十四人物志，十五兵事志，十六藝文志，十七雜錄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照片列之篇首。其書体例雖尚稱完備，然按其內容，殊多可議。志載天文，久為識者所譏，是編成於民國，不宜循踏故常，此其一。官制志中官署與職官併列，方之志体，似有未安，此其二。風俗為志地者最宜注意之事，貴有寔錄，而是編所載失之空泛，且多不專屬於一邑，此其三。藝文所錄詩文，多紀事詠物遊覽贈答之作，於斯邑之風土政績皆無關係，此其四。惟財賦、寔業、交通、教育各志頗有寔錄，紀茲邑社會狀況，皆有裨於文獻，是則斯志之優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鉄嶺縣續志十二卷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排印本

民國鉄嶺縣縣長楊宇齊修清優附生張嗣良等纂宇齊字鳳閣法庫人民國十九年庚午奉省委來攝縣篆按鉄嶺縣志自民國十九年庚午邑宰黃世芳重修之後中經變故未付剞劂而三年來日月遞遷人事變遷興廢沿革事多可紀加以省憲催促纂輯志乘宇齊因有續修之議延前清優附生張嗣良總司編纂得書十二卷卷為一類曰政治曰教育曰財政實業曰司法曰人物曰交通曰宗教曰慈善曰災異曰藝文曰附志人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体例大体因循庚午黃志而略有移易蓋繼庚午黃志而作故紀事始於民國十九年庚午迄於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而以續志名其書凡前志已詳者或不再叙或補其遺漏搜集材料尚稱豐富且其書之成上距庚午黃志之纂輯不過三年時日匪遙採訪自易故所增補多有裨於文献其中如財政實業交通皆頗有足錄為志書所不可少之史料惟慈善一門錄劉道人傳略宗教一門紀紅卍字會及紅十字會未免附非類有乖志体而藝文志中錄及本縣職官之詩文則更為他省俗志所無之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鉄嶺縣志二十卷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排印本

民國鉄嶺縣縣長黃世芳修邑人陳德懿等纂世芳字菊三磐口人民國十七年戊辰奉命來知縣事十八年己巳改知縣為縣長案鉄嶺舊志在昔凡兩經修輯清康熙十六年丁巳邑宰賈弘文創修之於前民國六年丁巳邑宰陳藝重修之於後及世芳蒞治斯邑上距丁巳陳志又十七年矣人事之變遷時世之改易今昔各殊紀載固不容或緩世芳有見於此爰設局於地方儲蓄會延邑人陳德懿主其事廣搜博採從事纂輯未及觀成而世芳奉調他去繼任俞榮慶復踵其事整理成書凡為卷二十分門二十列目三百有八卷一為序弁言凡例姓氏目錄大事記卷二為地理卷三為政治卷四為民法卷五為教育卷六為財政卷七為司法卷八為實業卷九為交通卷十為人物卷十一為氏族卷十二為禮俗卷十三為物產卷十四為宗教卷十五為兵事卷十六為古蹟卷十七為慈善卷十八為災異卷十九為藝文卷二十為佚聞而以輿圖照片列之編首其書搜集材料尚稱完備凡舊志所有者續之舊志所無者增之遇前後兩說不同者必取決於一是又志地之書或因忌諱而曲筆或涉鋪張而飾詞是編則據事直書不假粉飾無庸忌諱

且各門皆首述沿革以次述至今日窮源盡委取便資証地理一門不僅詳於城鎮於現行各村區之方向里数亦考覈靡遺財政一門詳紀國家地方各稅之種類緣起額数質而不虛凡所處置皆深合著述之法惟按其体例亦多乖錯民法一門為斯志之所特創稽其内容所紀不過户口選舉自治警察保甲之類不寧民法一辭別有歧義即於此門数之上冠以民法之目用意亦殊晦僻教育一門詳志學宮祀典及先賢先儒名位零星儉陋似覺贅旒物產一門類列動植各物幾同類書尤無史志之價值蓋纂輯之意雖有足多猶不足以言佳著也

民國懷德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排印本

民國懷德縣縣知事趙亨萃等修趙晉臣等纂亨萃字文軒奉天復縣人民國十三年甲子奉命來知縣事案懷德自清光緒三年丁丑始設縣治隸昌圖府民國因之設治之初志乘之纂輯未遑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邑侯姚詩馨始延邑紳趙聲遠纂為鄉土志及亨萃蒞治斯土適奉修志之命因與士紳相與纂輯未及覌成即行解組繼任吴颿復賡續從事為期未久亦奉調他去海城李晏春繼其任始克告竣都為十有六卷卷為一門首地理次職官次民治次教育次財政次司法次交通次實業次人物次古蹟次禮俗次物產次宗教次慈善次兵事次藝文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繪照片列之編首其書体例大抵以民國瀋陽縣志為準不過略具規模稽其内容蓋多可論以户口選舉警察保甲為民治用意殊嫌其晦僻此其可議者一也宦績一門所以紀官於斯土而有功德可述者宜附之職官是編乃列於人物之首殊乖志体此其可議者二也縣志宗教但宜載其現狀不宜考核源流是編所載各教考已為贅旒況復紕繆百出此其可議者三也藝文不載書目而所錄詩文亦未免失之冗濫此其可議者四也此外草陋之處猶不

可悉數惟地理教育實業所附各表皆方志不可少之史料懷德地處邊陲文獻無徵草創之初得此亦大非易事纂輯之功誠不可沒也

民國鳳城縣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年辛酉石印本

民國鳳城縣知縣沈國冕修清優貢生蔣齡益等纂國冕字觀澄江蘇人民國四年乙卯奉命來知縣事案鳳城設治始於光緒元年乙亥設鳳凰廳民國初元仍沿清制二年癸丑改廳為縣三年甲寅因湖南鳳凰縣與此同名改稱鳳城設治未久文獻無徵志乘亦久無成書及國冕來宰是邦深以志乘之未修為憾民國七年戊午國冕來鳳既閱四載矣治事少簡於是建議設局廣搜博採歷時年餘規模略具適國冕奉調與京繼任魏墾林費光國復賡續從事始克成書都凡十有六卷卷為一門一地理二職官三民治四教育五兵事六財政七實業八交通九人物十列女十一宗教十二禮俗十三古蹟十四物產十五雜志十六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姓氏目錄圖繪照片列之首卷不入卷是書體例尚稱完備蒐集材料亦頗豐富地理古蹟宗教各門皆附照片以補筆墨之所不及用意至善又各志之中多錄表冊如實業一門於輸出額輸入額皆列表以有簡牘實為志書不可少之史料且年經事緯瞭如指掌獨得保存故實之法然亦非無可議者縣志職官宜以知事為限是編乃並道尹同知而載之羅列十餘豈有

當乎至其辨証未精遺漏甚夥載事如類書紀人如檔冊則猶不免沿方志之俗例也

民國輝南縣志四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六年丁卯排印本

民國輝南縣縣知事白純義修興京于鳳桐等纂純義字仲方興京縣人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法律系畢業民國十三年甲子之秋奉命來攝縣篆考輝南設治始於有清末葉置輝南直隸廳通判民國紀元易廳為縣志乘之纂輯則始於有清宣統二年庚戌太守薛仲和議治伊始即著廳志若干卷民國八年己未邑守王韞五復纂為風土志及純義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八年矣純義病舊志之闕略懼文獻之無徵因設局重修延興京于鳳桐總司纂輯自民國十五年丙寅七月迄十六年丁卯六月而蕆事都為四卷分為疆域政治人事附記四門子目凡五十有七位置幅幀疆界區劃山川城鎮土質古蹟名勝道路物產氣候為疆域沿革政績教育警察保甲區村市政團練清鄉財政選舉外交司法電話電報郵政水利林政金融衛生消防救養單行章則為政治民族戶口選舉農業商業礦業漁業林業墾業醫業宗教禮俗語言外僑為人事人物藝文建議歌謠軼聞為附記而以輿圖照像列之編首其書大体依省頒体例而斟酌損益惟分類列目殊嫌其瑣細如位置幅幀疆界區劃皆屬疆域宜併為一目金融可附於財政不宜析為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門電話電報郵政並屬交通亦不當分列諸如此類苟聽其各為一門更何用分類耶又職官與人物其義各殊人物必限於邑人職官則指官其地者而是編乃列職官於人物殊乖志体惟各志多列表冊皆為方志極重要之史料視較舊志之空談無補者為有當歟調一門亦斯志之所特創足敷諮詢可以覘一邑之風俗往昔方志鮮有能注意及之者是編特立一門用意至善亦足資取法焉

民國農安縣志八卷 民國十六年庚寅排印本

民國農安縣知事鄭士純纂修士純字宏毅奉天錦西縣人民國十五年丙寅由樺川縣知事調任斯邑考農安為蒙古科爾沁部郭爾羅斯旗嘉慶五年庚申設長春廳理事通判光緒八年壬午增設農安分防照磨十五年己丑設縣隸長春府設治既晚故志乘舊無成書及士純奉調來蒞斯土以邑志之未可久缺也因設局纂修得書八卷一沿革大事紀輿地二交通物產實業田賦三建置職官行政司法四教育祀典選舉自治五軍警兵事外交六稅捐度支錢幣七鄉村氏族戶口風俗慈善衛生宗教八人物古蹟金石藝文志餘案本志以縣當遼之龍州黃龍府所引證有未盡足據者然具有精心亦近志中之難得者其凡例自云體例多采吉林通志及寧安等縣志關外諸志於考證沿革動云古肅慎夫餘靺鞨重規疊矩千手雷同實為錮習本志雖知廣引故書而仍未能免此且凡例自云仿通考通志而為之名目然田賦與稅捐古蹟與金石皆分列兩處亦未見其當其他体例之可議者如軍警性質各殊是編乃併為一目皆立体之未協者也雖然有可稱者兩事焉一日編年紀月頗為續修地免後人之改作也二日用寧安志例附刊照片

以輔筆墨所未及也。修志者咸能用心若此，則秉筆非艱，而傳世可期彌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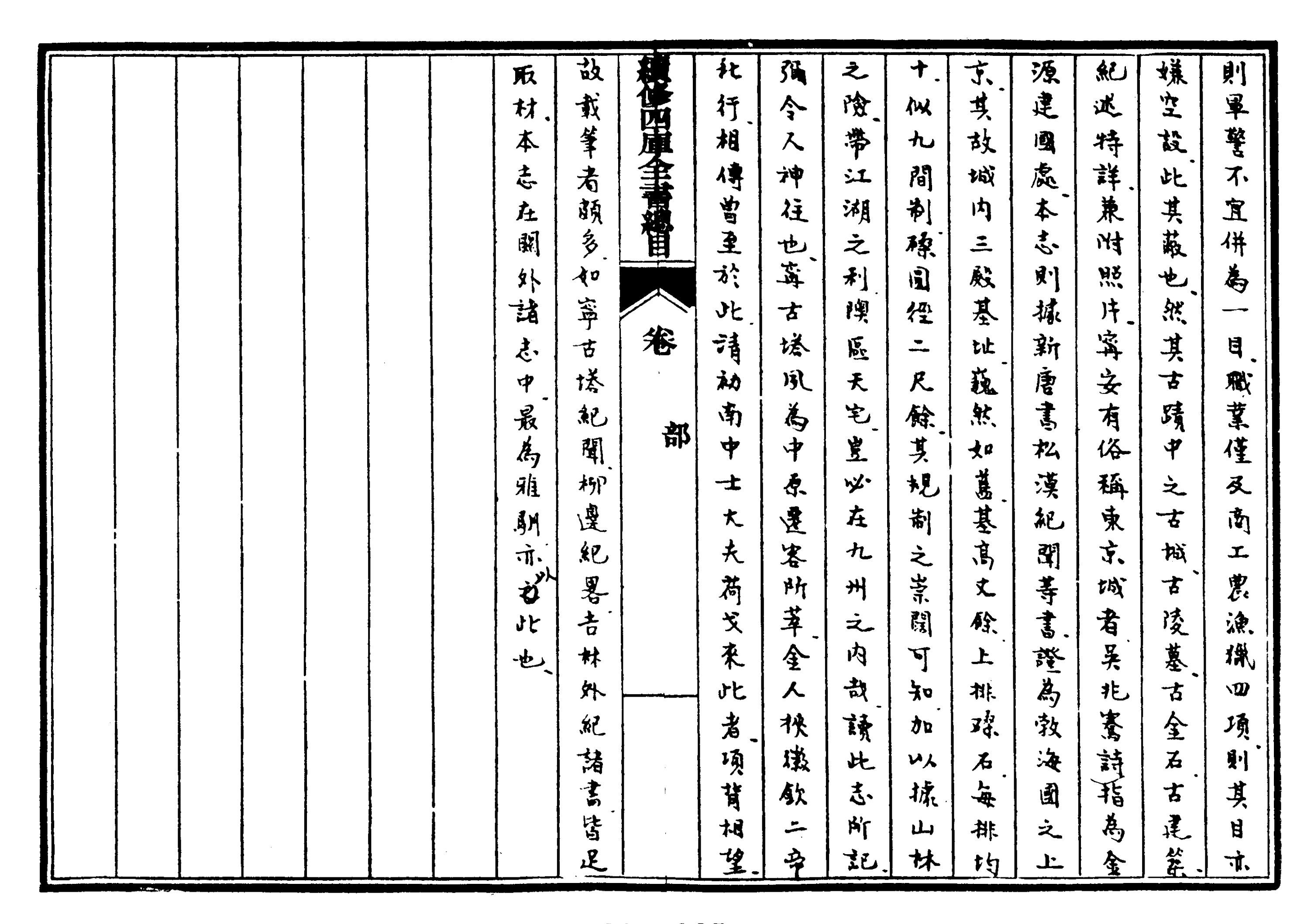
雙城鄉土志二冊 民國五年丙辰排印本

民國雙城縣縣知事魏紹周修纂。紹周鄉里事蹟無考。民國初年來尹茲土。案嘉慶十七年壬申，於阿勒楚喀拉林西北古雙城子地方，移駐京旗一千戶，兼移奉吉兩省三千旗戶，編為二十四屯。光緒八年壬午，設理事通判以治之，管理地方旗民事務，為雙城廳。至宣統元年己酉，改府。民國復為縣，今為中東路所經，頓成都會矣。自屯墾以來百有餘年，文獻無徵。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太守許元震始延歲貢生張鼐銘輯為鄉土志。及紹周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八年矣。紹周病舊志之疏畧也，因創議重修。書成，都凡二冊，不分卷，列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戶口、宗教、學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諸務諸門。其書閎於例目，不免疏畧，蒐集材料，尤感缺乏，不過鈔襲檔案，勉強湊泊而成，考核之功，寔所不逮，異同糾紛之處，往往而有。蓋當時縣境既尚未發達，故寔亦荒寂無傳，固不免於艱窘也。惟金大定二十五年所立得勝陀頌一碑，殊為重要史料。得勝陀在淶流河之例（今稱拉林河），太祖誓師伐遼之地也。特以此證金史，則雙城之為金會寧府肇州近之矣。

民國寧安縣志四卷 民國十三年甲子排印本

民國寧安縣縣知事王世選修世選鄉里事蹟無考民國十一年壬戌奉命來攝縣篆考寧安為故寧古塔地於唐為渤海國境宋元以來代有更革清光緒間移綏芬廳於此宣統初改府尋改名寧安民國改縣自設治以來向無志乘及世選來守是邑慨舊文之放失也爰設局纂修書成釐為四卷一輿地建置二職官祀典選舉自治教育司法軍警賦稅三度支交通職業古蹟宗教祠宇四人物物產風俗賑卹藝文志餘其書蓋根據有志盛京志並仿上海晉江南陽豐鎮青陽營口各縣志成例

而變通之其所取法固非必上乘殆偶取邊省所見之志而即依為藍本耳寧安為故寧古塔地於唐為渤海國境故志采唐晏所著渤海國志頗多所記前代掌故凡屬於寧古塔者悉已包羅其凡例云緣寧古塔在有清咸豐以前疆以東海廣博無垠其建置所及詔令條教所頒頗多牽合非詳其沿革莫談源流異乎泛引也觀其体例制名似多未安尤例如國家祀典與民間祠祭在民國以來久已無懸絕之畛域若文廟關岳廟之春秋祭祀更非一縣所獨有則祀典不宜與祠宇分篇賦稅為度支之一項則賦稅不宜與度支分篇軍隊與警察性質不同



則軍警不宜併為一目職業僅及商工農漁獵四項則其目亦嫌空設此其蔽也然其古蹟中之古城古陵墓古金石古建築紀述特詳兼附照片寧安有俗稱東京城者吳兆騫詩指為金源建國處本志則據新唐書松漠紀聞等書證為渤海國之上京其故城內三殿基址巍然如舊基高丈餘上排礎石每排均十似九間制礎圓徑二尺餘其規制之崇閎可知加以據山林之險帶江湖之利隩區天宅豈必在九州之內哉讀此志所記彌令人神往也寧古塔風為中原遷客所萃金人挾徽欽二帝北行相傳曾至於此請初南中士大夫荷戈來此者項背相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故載筆者頗多如寧古塔紀聞柳邊紀略吉林外紀諸書皆足取材本志在關外諸志中最為雅馴亦以此也

嘉靖陝西通志四十卷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刊本

明陝西巡撫趙廷瑞等修，賜進士出身中大夫光祿寺卿三原馬理等纂。廷瑞字信臣，號洪洋，直隸開州人。正德十六年辛巳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刑科都給事中，擢南京太僕寺卿，改光祿寺卿。嘉靖十八年己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改戶部侍郎。是編蓋其巡撫陝西時之所修也。先是陝西通志，創始於成化十一年乙未，巡撫鈞陽馬文升屬按察副史臨川伍福之所纂輯也。其後提學副使信陽何景明，雖續有撰述，僅識其大者，不足以盡一省之文獻。及廷瑞巡撫斯土，懼文獻之無徵，因延三原馬理、涇野呂柟，率從游之士，卜館於竹林祠，標舉義例，分類纂修。始事於嘉靖二十年辛丑三月，至二十一年壬寅十一月而全書告竣。分為四綱，衍之以二十有目，都為四十卷。星野、山川、封建、疆域、建置沿革、河套西域、聖神帝王遺蹟、古蹟為土地。聖神、經籍、帝王、綸綍、史子集、全陝名宦、西安府名宦、鳳翔漢中二府名宦、臨洮慶陽延安名宦、三邊名宦、西安府鄉賢、鳳翔漢中平涼三府鄉賢、鞏昌府鄉賢、臨洮慶陽延安三府鄉賢、三邊鄉賢、流寓、藝文為文獻。戶口、田賦、物產、仙釋為民物。職官、水利、兵防、馬政、風俗、災祥、鑒戒為政事。又於各門之下，間或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案其書雖成於嘉靖二十一年壬寅，然考其紀事，寔止於二十六年丁未，則書成之後，當續有修補。全書体例，大体因循前志，而略有更易，分列類目，尚稱詳備。蒐集材料，亦頗豐富。大抵古事以史籍為據，時事以新志為準。觀其編首所列引用書目，援引經史子集，及省州縣各志，凡一百五十餘種，纂輯之勤，良有足多。惜徵引諸書，皆不注其所本，寔為疏漏。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是書無金石一門，亦屬遺憾。分類統以土城、文獻、民物、政事四大綱，不寧分析未易切當，如以寺觀附之民物、風俗列之政事之類，皆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且文獻之名，尤不免失之晦僻。蓋方志之作，即所以紀一邑之文獻，苟以文獻為綱，則何者不可屬之耶。凡此之類，固皆可議。然其書亦多有足稱者。畧而論之，厥為考証之詳明，不訴俗說，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山川一門，於山川脈之所起，源之所發，考証綦詳。如井泉舊誤在涇陽境中，荆山舊誤在富平境中，秦嶺舊称在於商州，終南舊止称在長安城南，龍首、少陵、杜陵、鳳原、黃山、畢原、石安、畢陌，舊皆析為數處，是編悉為辨正。又於郡邑之沿革，考訂尤詳，凡史冊舛謬，舊志踵訛者，悉為訂正。如富平舊為頻陽，懷德美原，舊史誤目北地，富平為西安之當

平宋志因之以後諸志亦復踵訛是編皆悉為考証諸如此類所在皆是其他各志紀述亦頗稱謹嚴在明季方志中寔不可多覯之佳作也

總之其書瑕不掩瑜

道光陝西志輯要六卷 道光七年丁亥刊本

清王志沂撰志沂字魯泉少華人文章政事之才俱為時所重平生車轍半天下髮白不得遇於時著有漢南遊草等書幼承家學道光中佐治涿州盧坤遊幕關中以陝西通志修於雍正十三年乙卯未經纂輯者已百有餘載各府州縣志之修於乾隆年者亦數十載未經纂輯且有志卷帙浩繁綜覽匪易因摭拾舊籍參考檔冊及各屬稟報益以聞見著為是書都凡六卷卷一曰省志以為總綱曰西安府曰長安縣曰咸寧縣曰咸陽縣曰興平縣曰臨潼縣曰高陵縣卷二曰鄠縣曰藍田縣曰涇陽縣曰三原縣曰盩厔縣曰渭南縣曰富平縣曰醴泉縣曰同官縣曰耀州卷三曰同州府曰潼關廳曰大荔縣曰朝邑縣曰郃陽縣曰澄城縣曰韓城縣曰白水縣曰華州曰華陰縣曰蒲城縣卷四曰鳳翔府曰鳳翔縣曰岐山縣曰寶雞縣曰扶風縣曰郿縣曰麟遊縣曰汧陽縣曰隴州曰乾州曰武功縣曰永壽縣曰邠州曰三水縣曰淳化縣曰長武縣曰鄜州曰洛川縣曰中部縣曰宜君縣卷五曰漢中府曰留壩廳曰定遠縣曰南鄭縣曰褒城縣曰城固縣曰洋縣曰西鄉縣曰鳳縣曰寧羌州曰沔縣曰略陽縣曰興安府曰漢陰廳曰安康縣曰平利縣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洵陽縣、曰白河縣、曰紫陽縣、曰石泉縣、曰商州、曰鎮安縣、曰雒南縣、曰山陽縣、曰商南縣、卷六曰延安府、曰膚施縣、曰安塞縣、曰甘泉縣、曰保安縣、曰安定縣、曰宜川縣、曰延長縣、曰延川縣、曰定邊縣、曰靖邊縣、曰榆林府、曰榆林縣、曰神木縣、曰府谷縣、曰葭州、曰懷遠縣、曰綏德州、曰米脂縣、曰清澗縣、曰吳堡縣。蓋以省府州縣為綱、以沿革疆域學校戶口田賦風俗關津山川古蹟祠廟陵墓宦績人物諸事為目、提綱絜領、每地記述少則三四千言、多則五六千言、刪繁就簡、頗稱扼要、惟藝文以限於篇幅、故闕而不錄、稽其体例、雖不同於普通方志、然通志卷帙

汗牛充棟、覽之非易、每易置之高閣、反不若是編但舉扼要之典章、易於從事也。

漢南遊草不分卷 道光七年丁亥刊本

清王志沂撰。志沂字魯泉、少華人。文章政事之才俱重一時、頗輶軒不遇、乃橐筆從幕、平生車轍半天下、著有陝西志輯要六卷、已著錄。是編蓋其遊幕關中、佐治巡撫盧坤時之所作也。道光三年癸未、陝西巡撫盧坤閱兵漢南、邀志沂偕往、因於九月十九日自省城出發、其途徑由咸陽縣、而興平縣、而武功縣、而扶風縣、而岐山縣、而鳳翔府、渡汧水、而至寶雞縣、出城南行、過河十五里至益門鎮、入棧道、而鳳城、而留壩廳、而褒城縣、渡漢水、而至沔縣、十月初一至漢中府、初二日至教場觀操、初四日

起程至城固縣、而洋縣、初七日自渭門登舟、至石泉、復由旱路至漢陰廳、而興安府、而安康縣、而洵陽縣、而鎮安縣、而山陽縣、而商州、而藍田縣、而渭南縣、而華州、復返省城、凡歷時月餘、遍遊漢南各府廳州縣、所至皆考其沿革疆域、訪其名勝古蹟、於山川之形勢紀載尤詳、如寫棧道之奇險、逶迤回伏、變幻迭出尋常意想之外。間亦有所考訂、如於定軍山西北十五里諸葛武侯墓、引蜀志本傳及水經注、謂為後人追慕之意、以証縣志之穿鑿、亦頗稱有見。又於各地碑刻、皆一一詳其時代、紀其所在、亦足資考核。蓋倣王漁洋秦蜀驛程記、雍益集諸書而作也。

道光秦疆治畧不分卷 道光七年丁亥刊本

清陝西巡撫盧坤撰坤字靜之號厚山涿州人嘉慶進士道光中累官至兩廣總督究心經世之學所至有名績卒謚敏肅是編蓋其道光初巡撫陝西時之所作也其自序云數十年來生齒繁衆即平原各屬風氣亦與往昔不同任地方者當如何乾乾惕厲以冀克稱厥職耶其或民生未遂何以裕之士習不端何以挽之風俗頹敝禮讓無聞將何道以化之宄盜頻仍閭閻受害將何術以戢之猾吏蠹役何以察其奸賭棍嘓匪何以絕其跡他如地利之未盡水道之不通倉社積貯之盈虛保甲稽查之利弊以及按讞聽訟贍老濟貧悉皆地方之要務均為治道所宜先亟應講求因通行各屬令就地方寔在情形詳晰稟復茲擇其有關利弊者輯為此編名曰秦疆治畧是其書特備從政者之資助非同普通之方志以府州廳縣為綱首註其地之繁簡疲難然後述其疆域戶口風俗等事若人物名勝之類則皆擯而不錄蓋所以裨從政斯土者之見聞而非紀遊考訂之作也每縣記述少則三四千言多則五六千言紀載雖尚稱扼要然未免失之簡略如田賦學校之類皆有關治理乃亦付之闕如又奚賴以為從政者之助耶

乾隆西安府志八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刊本

清西安府知府舒其紳修內閣侍讀兼一統志館纂修官嚴長明等纂其紳直隸任邱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奉檄來守斯郡案西安志乘晉有關中記三輔故事梁有兩京新記後周有西京記唐有兩京道里記咸鎬故事全書皆佚不傳傳者惟宋敏求長安志至於府志雖舊有王紹徽撰本以閹黨之故其書不存殘編斷簡漫漶而不可考乾隆四十一年丙申陝西巡撫畢沅入覲灤京特為奏請先將府志重加修輯檄郡守舒其紳經紀其事適嚴侍讀長明遊寓關中方有事於纂輯因屬其續加修纂發凡起例商搉既定復以西安無舊志可因而藏書之家亦尠乃載歸金陵盡發藏書蒐薈群籍輯成長編復至青門詳加決錄成書八十卷蓋經始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仲秋至四十四年己亥初冬而告竣別部居為門一十有五為類五十有一除以天章列之卷首不入卷外首地理志次名山志次大川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職官志次人物志次選舉志次大事志次古蹟志次藝文志次金石志次拾遺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体以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何景明雍大記大清一統志陝西通志及西安所屬

州縣志乘為依據同時並廣搜博採決録與秦中文獻相關涉者得書凡千有餘種纂輯之勤要有足多又其徵引經籍悉取原文且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山川建置古蹟皆以府州縣為準首揭其方向里數然後徵引群籍以資考核惟田賦職官人物選舉大事舊志並以州縣為序但古來田制有綜核全省者官師有兼理數縣者選舉人物多概稱雍秦者皆難劃裂屬之某州某縣是編則特為變例以時代編次後先至同在一朝則復以州縣為序各志職官人物分類頗傷煩瑣未臻體要是編則力矯其弊而以時代為序通志人物類有帝系有封爵然以帝王后妃太子諸王公主分屬之郡縣中義例未安是編悉為刊落凡其所處置皆頗矯有体惟輿圖為志乘之所重是編所載疆域圖僅得其形似混淆莫辨殊失古人圖經之意且以戶口列之食貨風俗列之學校亦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又不為武備立志尤為鉅漏是則白璧之微瑕也

嘉慶續潼關廳志九卷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刊本

清陝西同州府撫民同知向淮修雒陽縣知縣諸城王森文纂向淮字匯川號宜齋大興籍四川華陽人由監生以軍功議叙嘉慶二十年乙亥出任同州府撫民同知案清因明制潼關衛屬西安府雍正二年甲辰裁衛五年丁未設潼關縣屬華州乾隆十三年戊辰裁縣置潼關廳屬同州府舊有志乘作於邑進士楊端本其書起於上古下逮有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又向淮蒞治斯土閔志之不修又百有餘年矣其間興廢沿革事多可紀向淮懼文獻之無徵也爰設局稽訪分類纂輯延雒陽縣令諸城王森文董其役逾歲而全書告竣都為九卷卷為一志曰地理曰建置曰禋祀曰田賦曰職官曰人物曰選舉曰兵志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潼關城圖附之編首其書紀事始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下迄嘉慶二十一年丙子蓋繼康熙乙丑楊志而作故名續志凡前志之已詳者概不復贅其前志有刪略過當及遺漏者則為之增補其訛誤者則為之更正各門先列續編而以補遺次之其下稽其所增補大抵以職官人物選舉藝文為最多地理建置等次之凡其所叙列多有關於文獻惟形勢風俗等徒託空言無關寔辭

殊為無謂。至其体例，既一仍前志之舊，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矣。

康熙潼關志九卷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刊本

清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潼商道參政高夢説修，鄉人楊端本纂。夢説字興岩，山東黃縣人，康熙五年戊子副榜，二十四年乙丑以參政分守潼關。案潼關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以為名。古為桃林塞，自後漢始建關，其後代有更革，建置不同，稱名亦異。明設潼關衛，清初因之，隸西安府。關志舊無專秉。夢説蒞治伊始，即按行郊野，求古人之遺蹟，茫然無有識者，博訪文獻，亦苦無徵，因謀之於郡丞撫民唐君咨伯，議所以修舉廢墜。先是兵憲湯斌，謀修關志，而兵燹圖籍焚毀，鄉人楊端

本於華郡得殘帙，多漫漶斷缺，稽考茫昧，乃依據殘卷，廣搜博詢，纂輯成帙，而未及梓行。夢説既有創修關志之意，咨伯因乞得楊氏志稿，重加綜核，付之剞劂。書成釐為九卷，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禋祀志，次田賦志，次職官志，次人物志，次選舉志，次兵畧志，次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体例尚稱完備，搜集材料，多宗經史，稗官野史，皆擯而不錄，頗稱嚴謹。地理志於沿革、疆域，皆紀錄綦詳。潼之為地，披山帶河，巍然重鎮，自漢晉隋唐，下迄元明，數千年來，開創守成，攻守戰伐，凡有事於秦者，莫不以關為

阨塞險阻、用決成敗安危之機、是編特立兵略志一門、於古今戰守之事、備載無遺、使人知潼志之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其他各志叙列、亦簡核有体、可備史家掌故、惟城郭公署自逆賊變亂、多有更易、宜詳其沿革、是編建置一門、乃但書其舊、似非其例、田賦戶口、改革以來、多有增減、是編亦但書古制、不能並詳古今、考其源委、是皆其疵点也、

萬曆華陰縣志九卷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刊本

明華陰縣知縣王九疇修、錢菜山人張毓翰等纂、九疇字子範、河南鄧州人、萬曆三十九年甲午由舉人來權斯篆、按華陰禹貢華陽地、漢置華陰縣、以其在華山之陰也、唐改曰仙掌、尋復曰華陰、又改曰太陰、旋亦復故、清屬同州府治、邑舊有志、創於明弘治三年庚戌、邑侯高晁進、李寔纂輯之、嘉靖十五年丙申、邑侯曲桓王時雍復續修之、及九疇來知縣事、上距嘉靖丙申王志已七十餘年矣、九疇既感升降圮遷之靡常、復懼文獻之無徵也、爰設局重修、延邑中學行兼優者四人董其役、書成都為九卷、凡圖三、曰邑境圖、縣治圖、西嶽圖、目八、曰輿地、山川、建置、食貨、官師、人物、叢談、藝文、而以濬河記略列之卷九、又以聖高皇帝夢遊西嶽文、李攀龍太華山記附之、編首舊序兩篇附之編末、其書大抵因循舊志、更益以當時採訪冊與地志紀地理沿革、尚稱詳確、惟城池橋渡宜列之建置、風俗為人事、宜別立一門、乃亦附之輿地、殊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山川志叙列亦未免失之簡略、不能詳其脈絡、建置志紀載尚稱謹嚴、食貨志折價例於當時糧秣絲綿價值紀述綦詳、惜未能並詳古今、觀其沿革耳、官師人物各門紀載亦尚無鉅謬、惟叢談多紀

齊東野人之語、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多冗濫、則猶沿明人方志之俗例焉、

道光輞川志六卷　道光十八年戊戌刊本

清藍田縣知縣胡元煐纂修、元煐江西新建人、道光十四年甲午由舉人奉檄來攝藍田縣篆、案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水淪漣如車輞因以名焉、分華岳之支、據嶢峰之勝、宋學士誅茅於前、王右丞築墅於後、寔藍田之勝蹟也、舊有志乘、創於明御史榮華、惜其書久已失傳、及元煐出宰藍田、乃遍閱輞川諸圖刻、復親歷其地、廣搜博採、方擬纂輯成書、以政務栗六日不暇給、未遑執筆、道光十七年丁酉夏、政稍暇、爰因省邑二志彙而集之、旁參互証、合而成書、都為六卷、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名勝、卷三曰人物、卷四曰金石、卷五曰雜記、卷六曰文徵錄、其書

蒐集材料、尚稱詳寔、体例亦尚稱完備、名勝人物金石各門、皆頗有寔錄、非苟而已、惟山川志之作、蓋所以志勝蹟、庶謝公之屐盡生之杖、不致迷途、是首宜詳其道里、使讀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是編於此乃畧而不詳、殊嫌其簡陋、又名勝一篇、但舉其名、而大半不能詳其所在、夫方志之紀名勝、必詳其為今何處、使覽者按迹可得、若但舉其名、復奚賴於志耶、凡此之類、皆有失志乘之意也、

光緒同州府續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光緒七年辛巳刻本

清同州府知府饒應祺開封府知府大荔馬先登等纂應祺湖北恩施人同治元年壬戌舉人光緒三年丁丑奉檄來守斯郡時上距咸豐二年壬子郡守李恩繼之重修郡志又二十餘年矣其間建置之變遷人事之廢興多可紀者苟不及時採葺登諸志乘數十年後雖有作者亦將苦於文献之無徵應祺下車伊始即懷斯懼因創議補修以旱荒籌賑未暇光緒五年己卯春賑事告竣乃設局纂修檄屬邑採訪踰年始集其未集者復遴紳補採會大荔馬先登方伯自汴解組歸爰於光緒六年庚辰夏延請入局會同編纂至七年辛巳秋八月而全書蔵事都為十有六卷除以聖製紀皇恩紀列之卷首不入卷外凡圖一曰星野圖表五曰星野表職官表選舉表古令人表列女表志九曰建置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古蹟志風俗志陵墓志經籍志金石志傳三曰良吏傳列傳列女傳錄二曰文徵續錄事徵錄其書大抵因循咸豐壬子李志蓋繼李志而作也惟李志雖成於咸豐二年壬子其紀事寔止於道光三十年庚戌是編接續前志故凡所記載皆起於咸豐元年辛亥迄於光緒七年辛巳其咸豐以前前志漏載者則分類補入蓋依章寔齋文史通義之例別纂新志以附於前志之後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又仿章氏永清縣志後附足徵錄之例於正志之外另附文徵錄及事徵錄亦較他志之以詩文列之藝文而於編末別附雜志者為有体蒐集材料亦頗稱豐富体例一依前志亦無容議其優劣惟志載星野久為通識所病李志以同境入井一度而十屬廣狹不一則分秒仍待剖析故悉為刊落頗稱有見是編成於光緒初葉方志學盛興之時反從而增補其識趣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隆慶華州初志二十四卷 光緒八年壬午重刊 萬曆八年庚辰刊本

明華州知州李可久修，左華山人張光孝纂。可久字易齋，陽城縣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進士，隆慶六年壬申奉檄來知州事。

案，華州古鄭地，秦置鄭縣，後魏置華山郡，又置東雍州，西魏改為華州，隋州郡皆廢，尋復置華山郡，唐仍名華州，又改曰太州，尋復舊稱，宋曰華州華陰郡，金仍為華州，明曰華州，隸西安府，領華陰、蒲城二縣。州舊有志，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州守伍性命學博鈕瑩中之所纂輯也。及可久來知州事，州志之失修又八十餘年矣，歲時積久，文獻無徵，可久因有意於重修，會邑人前

西華縣令張光孝纂輯志稿已三十餘年矣，爰命其子士遇紬繹裁割成書二十有四卷。卷一至卷三為地理志，卷四曰建置志，卷五曰官師志，卷六曰祠祀志，卷七曰風俗志，卷八至卷九曰田賦志，卷十曰省鑒志，卷十一曰藝文志，卷十二至卷十三曰官師列傳，卷十四至卷二十四曰人物列傳，又[illegible]於各志之下間或別分子目，而以諸圖考列之編首。其書体例不務新奇，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紀事亦殊詳核，在明季地志中可稱謹嚴之作。地理志於歷代沿革考訂尤稱詳核，志山川亦能詳其脈絡，非如舊志之駢列名目，不相聯屬。田賦志之述物產，則紀其殊有，藝文志之紀著述，則但錄成書，又以禮樂遵有制書，故缺而不載，皆較舊志為有体。惟風俗志兼附臆說，似非志体。省覽志之名，為斯志之創体，然稽其內容，寔即他志之災祥，必別創新名，以求立異，而殊為無謂，是皆不免白璧之微瑕。又其書紀事，寔止於萬曆五年丁丑，則書成之後，萬曆初州守王開等當續有增補也。

康熙續華州志四卷 光緒八年壬午重刻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刻本

清華州知州馮昌奕修、東厓山人劉遇奇等纂。昌奕字君禮，號雲巖，山西蒲坂人，賜進士出身，康熙中由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奉檄來知州事。案華州古鄭地，秦始置縣，其後代有沿革，不一其名。清初仍因明制，隸西安府。州志自明隆慶六年壬申州守李可久重修之後，已百有餘年，未嘗纂輯，及昌奕來知州事，懼舊聞之放失也，因設局續修，延東厓山人劉遇奇主其事。書成，都為四卷。卷一為地理志、建置志，卷二為官師志、祠祀志、田賦志、省鑒志、藝文志，卷三為官師列傳、人物列傳、列女傳，卷四為賢裔傳、貤封傳、流寓傳、郡賢傳、科貢考、例貢述、入官述、博菩述。其書蓋繼隆慶壬申李志而作，故名續志。大抵就李志各門接敘隆慶六年壬申以後下迄清康熙中百餘年之事。其隆慶壬申以前李志有未詳者，則依類增補，而另題補遺二字以別之。其舊志所無者，間亦為之增益，如建置志增入古蹟考、辯謠考、宮室考，人物列傳增入烈義述，列女傳流寓考之類，皆另題增入二字以別之。凡其所增補，皆有關於文獻，辯謠考或因土音之失其真，或因考覈之略其事，凡相傳弗真者，皆詳為辯証，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惟別業、山房、芳園、曲榭雖為一地之勝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但宜隸之建置，或附於古蹟，是編乃別立宮室一類，不知宮室之義與園榭自殊，以宮室標目，未免名實兩乖。又州志宜並詳屬邑，是編乃於華蒲二屬事蹟皆缺而不載，亦嫌其有乖志体。至於其他各志，大都一仍李志之舊而略有增補，固無容議其優劣也。

乾隆再續華州志十二卷 光緒八年壬午重刻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刊本

清華州知州汪以誠修，曠如山人史蕚芬纂。以誠字樸存，江南江寧人，乾隆十五年庚午舉人，四十八年癸卯由渭南陞任。於華宋華州，於明季隸西安府，清初因之，至雍正三年乙巳陞華州為直隸州，轄蒲城、華陰、潼關三縣，乾隆元年丙辰同州改府，州去直隸而隸屬於同州。志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州守馮昌奕續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又百有餘年矣。且轄境既異於疇昔，興廢沿革尤多可紀，及以誠蒞治斯土，恐不及今修葺，世遠年湮，文献將淪於泯没，因設局重修，延果亭史蕚主其事，旁搜博採，成書十有二卷。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祠祀志，卷三為田賦志，卷四為藝文志，卷五為官師志，卷六為官師傳，卷七至卷九為人物志，卷十為列女傳，卷十一為貤封考，卷十二為選舉考，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大抵一準康熙甲子馮志，惟填註其糢糊，改易其舛錯，而接續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以後百餘年事，分類補入，不復另開生面。凡康熙甲子以前事蹟，皆不復贅，故顏之曰再續，以示其續馮氏之所續，而不攘前人已成之功也。考其所輯補，以人物為多，官師次之，建置、藝文又次之，凡所紀載尚稱詳核。惟華州屬邑轄蒲城、華陰、潼關三縣，則志書亦應仿府志之例，由州境而及於轄縣。茲志所載，除華州之外，乃不及其他，寔為巨病。祠祀志詳紀文廟神位樂章，斯為全國禮制，不限於一邑，牽連及之，尤非志体。又以風俗考附之其下，亦嫌其所附非類，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三續華州志十二卷 光緒八年壬午刊本

清華州知州吳炳南修，邑人劉域等纂。炳南字煜甫，河南南召人，咸豐十一年辛酉拔貢，光緒五年己卯奉檄來知州事。時華州志乘自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州守汪以誠再續之後，又九十餘年未經纂輯，人事迭更，文獻無徵，炳南懼舊聞之放失也，因商之州人士，踵乾隆汪氏再續之後而增以三續，延邑人劉域董其役。始事於光緒六年庚辰夏，至八年壬午冬而全書告竣。分為十有二卷，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建置志，卷三為祠祀志，卷四為省鑒志，卷五為官師志，卷六至卷十為人物志，卷十一為選舉志，卷十二為藝文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名曰三續，蓋以前之有創有續有再續也。凡舊志之已詳者，概不復贅，僅接續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以後事蹟，依類增補。如疆域、田賦、建置、祠祀各門，代有更革，則悉就乾隆以後情形續入，凡所處置頗稱詳核。考其所輯補，則以人物為最多，選舉、官師、藝文等次之。又舊志僅明隆慶壬申李志有輿圖，然繪製粗劣，不過得其形似，是編依開方比例之法，別繪新圖，亦較舊志為詳。雖惜於舊志之譌誤多未盡汰除，且以田賦、風俗列之地理志，以耆壽列之選舉志，尤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藝文志不載書目，所載詩文亦未免失之冗濫。又回鶻之亂，事多可紀，而是編乃不為武備立志，尤為鉅漏，蓋因循舊志而不知有所改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大荔縣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刊本

清大荔縣知縣賀雲鴻纂修雲鴻字梅坪直隸武強人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由舉人奉檄來攝縣篆案秦取大荔戎築其地曰臨晉漢置臨晉縣晉改名大荔後魏改為華陰縣西魏改名武鄉隋改為馮翊元省縣入同州清升同州為府置大荔縣為府治乾隆七年壬戌邑侯沈應俞始創為縣志及雲鴻蒞治斯上邑治之不修久四十餘年矣適巡撫畢沅以文學飭吏治檄州縣各修志乘雲鴻因與邑之士紳設局重修成書二十有六卷分為天文地理建置食貨學校風俗祠廟冢墓職官人物選舉藝文雜記凡十三門其子目則分四十類於天文有星野地理有沿革疆域形勢編戶山川水利古蹟於建置有城池公署兵弁鋪司鎮堡津渡市集於食貨有賦稅蠲賑物產於職官有名宦循吏於人物有帝系賢能忠烈孝友儒文列女義行人瑞方技雜傳流寓於藝文有文詩經籍碑碣於雜記有紀事紀異紀軼祥祲而以序目圖繪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抵就明天啟五年乙丑馬樸同州志及乾隆壬戌沈志正訛補闕而補入乾隆七年壬戌以後四十餘年之事蹟搜集材料雖尚稱詳核惜於舊志之譌誤猶未能盡除又多沿俗例不合志法故率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處往往而有畧而論之約有數端井鬼為秦蜀二省分野非一縣之地所能當況地平百里不及天度一分是編天文一門首列二宿蓋猶不免明季以來方志之俗例其失一也祠廟冢墓或宜隸於建置或宜附之古蹟是編皆別占一門似非其例其失二也藝文首選詩文而以經籍附之亦嫌其非體其失三也志與史異帝系非志之所宜詳而是編乃以帝系列之人物未免可議其失四也編戶附之地理兵弁附之建置亦嫌其所附非類有非志體其失五也凡此之類皆其酌衷之未當者也

道光大荔縣志十六卷足徵錄四卷 道光三十年庚戌刊本

清大荔縣知縣熊兆麟修、大荔縣儒學教諭冉達吉等纂。兆麟江西宜黃人、道光五年乙酉舉人、二十五年乙巳奉檄來攝縣篆。案大荔縣志創始於乾隆七年壬戌、邑侯沈應俞定纂輯之。乾隆五十一年丙午、邑侯賀雲鴻復續修之。及兆麟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三十年矣。兆麟既病舊志之多沿俗例、復懼文獻之無徵也、爰設局重修、成書十有六卷。凡圖七、曰疆域圖、城郭圖、八鄉圖、前漢臨晉縣圖、後漢臨晉縣圖、北魏華州治圖、明同州志疆域舊圖。表凡四、曰晷度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五、曰土地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藝文志。傳四、曰良吏傳、耆舊傳、列女傳、序傳。又土地志、耆舊傳之下、復別分子目。而以足徵錄四卷附之編末。其書優點、在於正舊志之訛誤。夫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或以繪圖畫景物為能事、或僅以疆域一圖列諸篇首、不過畧存形似、寔同弁髦。是編用開方經緯之法、別繪新圖、辨方位、審道里、復斟酌古今、作前後漢北魏各圖、以詳其沿革、頗稱審核。舊志星野、多沿明代方志之俗例、全出附會、是編悉從刊落、尤為有見。雜志志餘、寔出俗例、舊志以大事附之雜記。苟其事當紀、宜各以類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苟其事不當紀、又奚賴於雜志。是編以大事合沿革為一表、雖無當於志體、然地之分合、可與事互證、亦頗稱有見。藝文志皆列邑人著述、並注其存佚、錄其序跋、以正舊志雜錄詩文之誤、而於正志之外、用章學誠永清縣志之例、別編足徵錄四卷、以示志體之不可雜、亦深合著述之法。凡其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體例嚴整、敘列有法、洵雅作也。

光緒大荔縣續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大荔縣知縣周銘旂修、盩厔縣訓導李志復等纂。銘旂，山東即墨人，同治四年乙丑進士。十二年癸酉，奉檄來羣是邑，光緒二年丙子，奉調他適，旋復回任。時上距道光三十年庚戌邑侯熊兆麟之重修邑志，又二十有八年矣，雖相距匪遙，然其間屢經浩劫，一為同治元年壬戌之兵燹，一為光緒三年丁丑之旱荒，變亂之餘，文獻之廢墜堪虞。督饒公應祺來權郡篆，與念及此，爰擬重修府志，檄屬邑修志以進，銘旂因與邑紳設局續修，編次成書，都為十有二卷。凡圖一，曰保甲村堡新圖；表二，曰職官表、選舉表；志五，曰土地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藝文志；傳三，曰良吏傳、耆舊傳、列女傳。又別附足徵錄四卷於編末，而以序目凡例列之卷首，皆不入卷。其書名曰續志，蓋非改弦更張，仍本道光庚戌熊志，各依門類，續入咸同以來事蹟，附之熊志之後，而不欲沒前人之美。其前志有刪畧過當及遺漏者，則為之增補；有訛誤者，則為之更正。各門先列補編，或補註，而續編次之。無所改補，則祇列續編。同治元年壬戌回亂，八鄉改為保甲，是編別繪保甲村堡新圖，按四十二保分為四十二圖，與土地志相表裏，隨時變異，頗稱有當。其他各志敘列亦殊嚴整，蒐集材料大抵亦皆有關文獻，推其體例既一準熊志，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興平縣士女續志三卷 光緒二年丙子刊本

清興平縣知縣王權纂修王權字心如伏羌人同治十三年甲戌奉檄來知縣事時邑志自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纂修之後已九十餘年未嘗纂輯自同治元年壬戌訖於六年丁卯回族發賊更迭寇邑其間儒冠抗節巾幗死烈之士事多可紀朝廷矜憫忠義頻詔訪求檄各府州縣設局彙報王權因延邑士舉人張炯等分途採訪先後報局得旨旌邺者男女共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採訪既竣僉以邑志失修已久天文地理賦役職官前雖亦已俱備可無多贅然人物一門風化所繫數十年不續即有散軼放失之懼爰就採訪所得為忠節傳一篇孝義傳一篇文學傳一篇列女傳上下各一篇都為三卷題曰興平縣士女續志案其書列男女死事者於前而次卓行可傳者於後紀死節之士凡百七十九人女八十一人其無事寔可傳而附見姓名者又數百人叙述事寔尚稱詳確惟列女傳中於奉旨旌表者多為立傳每每並無事蹟可紀勉強成篇殊為無謂且於各傳之後間或附以論斷或諛言滿幅或駢辭無取夫志之為書重在紀寔是非褒貶無待論斷是編必別為論述似非志乘之体又其書既名士女續志則其所紀人物自應始於乾隆己亥之後然稽其內容紀事寔始於同治元年壬戌亦未免有名寔不符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郃陽縣志七卷 順治十年癸巳刊本

清郃陽縣知縣葉子循纂修。子循字湄僊，蘇州人，順治初由進士來攝縣篆。案郃陽古有莘國，戰國魏合陽邑，漢置郃陽縣，在郃水之陽也。其後代有更革，明隸同州府，清初因之。邑舊有志，創於嘉靖二十年辛丑，邑守簡世賢寔纂輯之。明萬曆十一年癸未，邑守葉夢熊更重修之。萬曆二十年壬辰，邑人范堤復就葉志續有增補。及子循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六十餘年矣。子循深以郃之文獻典故晦亂缺略、不傳為懼，因商之邑中士紳，設局重修，成書七卷。卷為一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食貨志，曰風俗志，曰秩官志，曰人物志，曰雜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舊序、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蒐集材料，殊感缺乏，敘述尤病其簡略。地理志紀斯邑建置沿革，疏漏良多。考郃陽自前漢置縣，後漢初廢，永平二年乙未復；晉復廢；北魏太和十一年又復。而是編於其間廢置皆缺而不錄，寔不足以考邑之沿革。紀山川亦不過駢列名目，不能詳其脈絡。風俗一門，大抵皆徒託空言，無關寔錄，且多載邑守論述，尤為無謂。官師一門，宜詳其任職，以資考核，是編乃但列名氏，有似檔冊，似非其例。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古蹟所以發懷古之幽情，皆為志之所重，是編乃列之雜志，抑未斟酌盡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郃陽縣志四卷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刊本

清郃陽縣知縣席奉乾修、武功孫景烈等纂。奉乾字陽若，號見山，河南汲縣人，乾隆三十年乙酉由貢生來知縣事。案郃陽縣志自順治十年癸巳邑守葉子循重修之後，康熙四十年辛巳，邑守長興錢萬選復有郃陽新志之纂輯，書成而未付梓。及奉乾來攝斯篆，上距順治癸巳，又百有餘年矣。志乘久闕，文献無徵，奉乾有感於是，因急思纂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春，庶政稍暇，乃延武功孫景烈、太史秉筆續修，閱三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四卷：卷一為地理、建置，卷二為田賦、官師，卷三為人物，卷四為選舉、雜記。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蓋續順治癸巳葉志而作，体例大抵以葉志為準，惟不分子目，但列大綱，其所以異於葉志者，約有三端。葉志風俗別立一門，是編則缺而不載，一也；葉志選舉附之人物，是編則別立一門，二也；改雜志為拾遺，三也。蒐集材料，尚詳備，敘述亦較葉志為有体。如地理志之紀山川，先詳其主幹，次及其支流，於山川之脈絡紀載綦詳。官師皆詳其任期，凡此之類，於舊志之譌誤多所更正，是其優於舊志者。惟舊志風俗多徒託空言，無關宦錄，固無當於志体，然是編因之，遂缺而不載，不為風俗立志，亦未免矯枉過正之嫌。又於各志別加旁注，蓋出桂林陳榕門之手，如蓋字活用倒叙法，接上天然之類，大抵皆為評語，尤不免時文之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蒲城縣志四卷 康熙五年丙午刊本

清蒲城縣知縣鄧永芳修，邑人李雲伯等纂。永芳字龍湖，湖廣攸縣人，順治十五年戊戌會魁，康熙三年甲辰奉檄來守斯邑。案蒲城舊志明永樂間蜀人明輔由舉人掌教邑庠，始蒐輯舊聞，草成一帙，名曰蒲城草志。厥後弘治十四年辛酉魚台李鈁來署教事，復循前志纂輯成書，無何鈁以贓污事敗，其志亦廢。嘉靖十一年壬辰江津徐效賢署教茲土，更重修之。崇禎六年癸酉邑守朱國壽復加纂輯。逮夫有清順治七年庚寅邑守張舜舉復重修之。及永芳蒞治斯土，上距順治庚寅張志不過十有七年，山川土田雖無所變異，而官績之更遞，人文之進縮，風俗之轉移，事多可紀。會郡守狄公檄取志書，因延邑人李雲伯就舊志蒐集補綴，梓成全書。都為四卷：卷一為圖考、輿地、建置、防禦、土產、祠祀、賦役；卷二為祥異、秩官、人物上；卷三為人物下、藝文上；卷四為藝文下、續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順治庚寅張志，而增入庚寅以後近事，蒐集材料頗為簡略，實不足以補十餘年來斯邑之文獻，且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井鬼為秦蜀二省分野，非一邑之地所能當，況地平百里不及天度一分，而是編星野乃首列二宿，實為附會。祥異一門實方志之俗例，是編所載，尤多齊東野語，得之傳聞，近於齊諧之志怪，蓋猶不免方志牽引之習。他如圖考所繪輿圖，僅得其形似，頗嫌其草率。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未免有傷冗濫，皆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蒲城縣志四卷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刊本

清蒲城縣知縣汪元仕修、西寧縣知縣何芬等纂、元仕字容墀、號昜齋、楚郢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奉檄來宰是邦、蒞官八年、以前志修於康熙五年丙午、去今已四十餘年、政教日新、苟不及今修輯、將泯沒而不復可考、於是設局纂修、延西寧縣知縣楚郢何芬主其事、書成、都為四卷、卷一曰秩官、甲科、卷二曰祥異、政令、卷三曰陵墓、祠廟、節孝、卷四曰藝文、其書蓋繼康熙五年丙午鄧志而續入丙午以後四十餘年之事、惟不復改弦更張、亦所以不沒前人之美也、其山川城堡疆域物產、凡前志載之已詳、而因有更革者、則一依其舊、置而無論、僅贅其隨時變遷、前後迴異者、如政令賦役之類、然亦但錄其新政、及興前志稍異者、考其所輯補、以甲科節孝藝文各門為多、秩官祥異政令各門次之、凡其所紀載、大体尚稱詳核、於舊志之遺漏間亦略有增補、惟於舊志之譌誤、多未能更正、如祥異所載、仍多齊東野人之語、踵行馳謬、多出附會、人物一門、所錄多限於節孝、亦不足以盡一邑之人材、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而是編藝文一門、所錄詩文、大都流連風景之作、於斯邑之政教風俗、毫無關係、尤非其例、凡此之類、要緣因循舊志、不知有所改易、固無容深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蒲城縣新志十三卷卷首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刊本

清蒲城縣知縣張世英等修，任其昌等纂。世英字育生，甘肅秦州人，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由庶常外任，奉檄來署邑篆。按蒲城前志修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邑侯張心鏡定纂輯之，至是已百有餘年矣。其間政治之沿革，風俗之轉移，陵谷之變遷，人材之蔚起，苟不亟加賡續，將何以補前志之缺。世英蒞治斯土，有感於是，因創議重修，延其師任其昌總司纂輯，草創未就，會世英奉調他適，繼任楊孝寬復延崔孝珍比部賡繼編纂，亦未獲蔵事。中經荒歉，其事遂廢。及鄆城李体仁來知縣事，始復聘王學禮、李康秉筆纂修，自光緒三十年甲辰七月至三十一年乙巳二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十有三卷。除以聖製紀、皇恩紀列之卷首不入卷外，凡為志十有二，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經政志，次學校志，次祠祀志，次藝文志，次金石志，次職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列女志，次雜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体因循前志，稽其優点，要在補前志之遺漏，正前志之譌誤。如舊志輿圖僅得其形似，是編則用開方比例之法，別繪新圖，頗稱詳確。他如志物產，則但舉斯邑之特產，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志藝文則僅錄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且於各書之下詳其作者、卷數、序跋，亦非如舊志之濫錄詩文。職官、選舉、節婦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尤較舊志為有体。惟地理志之紀山川，不能詳其脈絡；又經政一門，所載不過户口、田賦、屯衛、差徭之類，必別創新名，用意亦殊溓晦僻，斯則白璧之微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白水縣志二卷 順治四年丁亥刊本

清白水縣知縣王永命纂修永命正韓人順治初奉檄來攝斯篆案白水漢為粟邑縣晉廢後魏始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以名焉明屬同州府清初因之邑舊無專志及永命蒞治斯土深慨於邑志久闕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纂修網羅散佚彙萃成編都[illegible]上下二卷分為三十有三門曰星野曰沿革曰山川曰封域曰阸委曰城隍曰治廨曰學宮曰田畝曰戶口曰賦役曰鎮堡曰津渡曰土產曰典祀曰風俗曰郵鋪曰名宦曰人物曰武功曰監掾曰孝友曰隱逸曰貞烈曰方技曰流寓曰古蹟曰寺觀曰陵墓曰舊祥曰紀異曰藝文其書分類無總綱以資統繫分列類目亦多異於他志如阸委監掾之類用意殊歎其晦僻蒐集材料尤為缺乏各門紀事多空疏無物大體不過數百字其簡略可知矣至於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井鬼為秦蜀二省分野非一邑所能當而是編乃首列東井宜出附會藝文載詩文數十篇皆他邑名賢方外紀事詠物遊覽贈答之作於斯邑風土政績皆無關涉牽連及之殊為無謂且全書引據皆不標其出處於史事亦少措意無纖微之考証蓋惟知根據採訪冊於史籍未嘗注意創始之作宜非易易也

康熙鳳翔府志五卷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刊本

清鳳翔府知府朱琦纂修朱琦字又韓號柯亭雲間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奉檄來守斯郡案鳳翔為周王畿地唐置鳳翔郡元曰鳳翔府明清因之郡舊有志創於明正德十六年辛巳郡守王江宣纂輯之越六十年至萬曆五年丁丑郡人周易更重修之及朱琦蒞守斯郡郡志之不修已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天時人事因革變易皆有待於修葺會朝庭徵郡邑志書纂修一統志朱琦奉檄因稽境內應紀之蹟就舊志而續修之闕者者補之毀者葺之未入者分類而增補之書成都為五卷卷一為地理卷二為建置祠祀卷三為田賦卷四為官師卷五為人物選舉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多用明萬曆丁丑周志收片故休例一仍舊志不過增補正譌續入丁丑以後百三十餘年近事綴輯之功雖不可沒惟於舊志之誤多未盡汰除輿圖尤嫌其草率僅得其形似志物產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官師人物尤多遺漏其紀有明一代知府所列不過數人郿縣汧陽兩縣人物乃無一人可紀者其疏略可知又全書於風俗藝文兵制悉未言及亦為鉅謬郡志官師宜以知府為限是編乃並帝后而並錄之亦為至可議者蓋草

率成書、寔不足以言史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寶鷄縣志十六卷 陝西印刷局排印本

清寶鷄縣知縣鄧夢琴纂修、夢琴字簣山、江西浮梁人、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由進士奉檄來攝縣篆、考寶鷄縣志、創始於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令朱炳然、継修於崇禎十三年庚辰、邑令嚴夢鸞、三修於清順治六年己丑、邑令薛光前、四修於順治十四年丁酉、邑令周愃、五修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邑令何錫爵、六修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邑令許起鳳、及夢琴來宰是邦、邑志之不修、又二十年矣、夢琴病舊志之荒略、懼文獻之無徵、於是設局重修、書成、都凡十有六卷、分目曰沿革、山川、建置、渠堰、賦役、祠祀、秩官、選舉、宦績、人物、風俗、錄史、古蹟、金石、祥異、又向於各志之下、附以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尚稱完備、紀事亦頗謹嚴、凡事涉國典、海內所共者、不書、頗稱有見、志載星野、久為通識所病、是編以星野之說、古以國論、蓋括地遥遠、非一邑之所能當、故悉從刊落、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凡所處置、犂然有當於人心、惟舊志藝文所載詩文、不免牽引之習、如載岑參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晉絕句、不知唐之虢州、屬宏農郡、在今河南盧氏縣、非邑南之虢川、又載賈島雲蓋寺絕句、不知此雲蓋寺、是鎮安西北之雲蓋寺、非邑西

南之雲蓋寺是編悉為辨正圖極有見然圖之遂不列藝文一門則未免矯枉過正矣

雍正鳳翔縣志十卷 雍正十一年癸丑刊本

清鳳翔縣知縣韓鏞纂修韓鏞遼東人由官監保舉以雍正七年己酉來知縣事按鳳翔春秋時雍邑為秦都後置雍縣唐改曰鳳翔縣又置天興縣尋省鳳翔縣入天興金改天興曰鳳翔明清因之邑舊有志自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邑守王嘉孝重修之後又數十餘年未經纂輯及韓鏞蒞治斯土會朝廷詔修通志檄下郡邑咸議修其志乘韓鏞因就前志重加纂輯書成都為十卷卷為一志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政治志曰爵秩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行誼志曰經武志曰藝文志曰外紀志又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前志體例雖尚稱完備惜率陋之處不一而足畧而論之約有數端輿地志之紀天文以井鬼二宿為斯邑分野不知井鬼寔秦蜀二省之分野非一邑之所能當此其可議者一也山川宜詳其脈絡是編分條並列無脈絡之可尋此其可議者二也物產固為志地者之所重惟當舉一地之特產是編乃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此其可議者三也以秩官為爵秩並帝后而錄之有乖志體此其可議者四也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此其可議者五也以物產列之政治以祀典列之建

置、未免所附非類、此其可議者六也、總之其書之作不過用以敷衍功令、固不足以言著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爾雅古注斠三卷 光緒二年丙子刊本

清葉蕙心撰、蕙心字蘭如、江蘇甘泉人、父幹初、母氏杜、皆有文名、蕙心生於嘉慶二十年乙亥、幼承母訓、詩文兼擅、及歸李霄嵋為室、霄嵋既以精於說文文選之學、為江淮耆宿、蕙心朝夕薰陶、亦雅好訓詁、閨幃之中、問奇析疑、一時傳為佳話、是編之作、霄嵋頗有助焉、蕙心所著、尚有蘭如詩鈔一卷傳於世、是編蓋蕙心深病爾雅舊註、自宋以來久無裒輯善本、雖余氏鉤沈網羅於前、甘泉黃氏句容陳氏採輯於後、然或不完善、或不見傳本、因据拾載籍、撰輯成書、釐為上中下三卷、其書不載全經、惟刺取群經正義釋文及唐宋類書、凡犍為文學、劉歆、樊光、孫炎等五家古註及舊註之失姓名者、悉加甄錄、依經文舊次一一排比、至郭景純以後諸家、如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裴瑜之音註、孫炎、高璉之義疏、亦附存之、更旁及異字逸文舊讀、亦並著於篇、其間或有所發明、則詮釋於諸家注文之下、而別題蕙心案三字、以資識別、今考其書、大旨在追溯景純註之所從出、且以見諸家古註之面目、網羅散佚、徵引宏富、整齊別白、部居秩然、纂輯之功、實有足多、至其詮釋諸家之說、於通轉假借之例、亦多有發明、往往足正邵郝兩家之失、謔浪笑傲戲謔也、條

據說文謔戲也、引詩善戲謔兮、以証戲謔二字、本互相訓解、又據釋詁之例、以証郝氏義疏、謂謔浪笑傲四字為句、戲謔二字為句之失、皆頗稱有見、雖其閒亦未免拘於舊註、未能得其確解者、如委委佗佗、皆據舍人及李巡註訓為美、不知委委佗佗即詩召南羔羊之委蛇、蓋疊韻長言引為重言者也、其本義本以形容委曲相從之形、故凡物之盤曲者謂之委蛇、楚辭遠游云、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委蛇、路之紆曲者亦謂之委蛇、淮南子泰族篇云、河以委蛇故能遠、而蕙心訓為心容之美、則失其本義矣、然以閨秀而能志在著述、又有裨於經術、白璧微瑕、實無容苛責之矣、

古歡室女學篇一卷附中饋錄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刊本

清曾懿撰、懿字伯淵、四川華陽人、自幼失怙、承母左婉芬之教、家學淵源、於詩詞書畫之外、兼通醫學、長適中表陽湖袁學昌字幼安、近人袁勵準、蓋其子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刊所著古歡室詩集三卷、詞集一卷、古歡室醫學編八卷、及是篇行於世、時伯淵年已五十有五、則其生年當在咸豐三年癸丑矣、是篇都為一卷、首自序、次照像、像讚、次目錄、次女學總論、以下分類列論、釐為九章、曰結縭、曰夫婦、曰胎產、曰哺育、曰襁褓、教育、曰幼穉教育、曰養老、曰家庭經濟學、曰衛生、又於各章之下、別分子目、以類相從、而以端方張百熙及吳慶坻三序、列之篇首、不入卷次、所附中饋錄、另成一帙、首目錄、次中饋總論、以下共分十六節、每節一食品製造法、綜為一卷、蓋與女學篇不相排比也、按其自序謂、取昔稟承母與姑之教、為懿所身體力行者、作女學篇、外而愛國、內而齊家、精之及教育衛生之理、淺之在女紅中饋之方、詞不求高、語不求深、以之為家訓也可、以之為女箴也可、以之為女教科書亦無不可、則其著書旨趣、於焉可知、稽其內容、皆言淺意深、持論尚中肯要、大旨謂女子以讀書明理為第一義、舉凡男子所學者、女子亦無不可學、智識相等、即

可平權、與數千年來女子無才便是德之女訓、截然相反、結婚
夫婦各章、亦皆能就事寔立論、迥非徒託空言者可比、其中尤
以胎產、哺育、襁褓、教育、幼稚教育諸章、最為精審、實與現代專
門學者所倡保嬰育兒諸科學理相近、如論蒙養之法、則謂為
師者、須不惡而嚴、循循善誘、編定課程、每一小時應改換一課
俾腦力可以互用、不至生厭倦之心、其說幾全採東西學校教
育方法、又養老一節、亦深得儒家先意承志之旨、總之其書大
抵於古說新法、兩無所偏、兼採日本歐洲專家之說、以為參考
且凡其所論、皆就事論事、不徒炫空言、此其所長也、惟其論初

生之保護、幼稚教育、長成時之女教育等節、或不適於衛生、或
不合於理論、仍不能盡脫舊日之陋說、若其末章所論飲食一
節、既知飲水須重清潔、以蒸溜水為最合衛生、乃不憚煩瑣、覼
縷詳陳、張氏幕接取雨水以供飲用之法、以為與蒸溜水相同
實為大謬、上述各節、伯淵既自謂越重洋、且篇中徵引兼及日
歐、似不宜若是翦陋也、綜而言之、是篇之說、自今日觀之、實未
足以言完備、然就其著書之時代而言、是論而出諸閨中、亦殊
足珍貴、雖有小疵、庸何傷哉、至於所附中饋錄、盖記載數種食
品烹調之法、治家事學者亦足以資參考焉、

歷代名媛齒譜三卷 乾隆六十年乙卯刊本

清易宗涒輯、宗涒字公申、號實菴、湖南湘鄉人、康熙間諸生、著
有性理精言、四書譯註、五經辨疑、歲月譜、干支譜、男女姓氏譜、
孝感傳、岸亭偶談等書、雍正初有歷代名賢齒譜九卷刊行、問
世、是編則限于資斧、未能同時付梓、迄乾隆六十年乙卯、其孫
祖愉等、始為之校刊付雕、附之名賢齒譜之後而並行焉、是書
釐為三卷、卷一祥徵、初生、一二歲、以至十九歲、卷二二十歲至
六十九歲、卷三七十歲至數百歲、凡名媛事蹟、見於各正史、野
籍者、並以年繫事、按時代先後排比、但誌出處、不加按斷、按其

體例、大體悉遵名賢齒譜、凡例見於前書、是篇則從略、其名賢
齒譜凡例謂、是書名為齒譜、盖倣古人年譜之例、又云採書以
二十一史為正、次一統志、各省府縣志、諸子百家皆得備列、又
云、此書求備用古之忠孝廉節者悉載無遺、若行止偏畸、不為
士林所重者、概不具載、由上觀之、則是書之作、寔同類書、盖意
在便於翻檢、以求備用也、然詳其體例、稽其內容、陋誤之處、寔
不一而足、先就其體例而論、是書既自云以求備用、然其體例
乃龐雜氾濫、翻檢維艱、若唐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
與身等、既分入初生與三歲兩類、而李智貞六歲能讀書、九歲

毋病、調護甚謹、則[illegible]入七歲、而不見於九歲類中、又梁武帝詩河中之水歌、十三能織錦、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亦但收之十三歲中、此外翔風條中、十歲十五歲二十歲之事皆有、亦但置之十五歲中、是則未免自亂其例矣、又其徵引諸書、或斷章取義、或往往不及原書、若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不直採左傳、而自王衡論衡割裂徵引古詩孔雀東南飛、亦不採本詩、而採之安慶府志、若此之類、皆其立體之未安者也、更就其內容言之、則採擇極濫、舉凡稗官野史、齊東野語、皆一一選入、不加別擇、甚至僞託之書、亦據為典要、殊為淺薄、至於志乘列女、各省歷代志書、皆有專志、使其可採、則應就各省志書、一一為之輯錄、今是篇所收、僅及數十種、以意去取、挂一漏萬、殊為無謂也、又如古人詩詞樂府、凡所歌詠、多出寄託、必皆實有其人、既云名媛齒譜、則必須確有其人、乃可收入、若徐鉉月真歌中有句、月真初年十四五、是編亦收十四歲中、是則尚有月真之名、可以推尋、至如劉琨詩、胡姬年十五、虹梁照曉日、辛延年詩、胡姬年十五、春獨當壚、李白詩、蜀葛酒金巨羅、吳姬十五醉馬馱之類、胡姬吳姬、皆非人名、亦兼收並採、不如於意何取、其中尤以李白詩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疑、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並人名而無之、乃亦收之十四歲中、則尤嫌其鄙陋矣、又如篇中有十餘歲條、而古詩陌上桑有句、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句、不入十餘歲、而收之十五歲中、亦甚可笑也、且是篇既以年繫事、則一人之事、先後錯綜、雜見各歲之中、毫無系統、又無目錄索引、以便翻檢、以言備用、寔未見其可、且其所採入之人、亦無標準、或則名媛、而遍求不見、或則連篇累牘、概為稗官野乘虛構之說、總之其書體例內容、實兩無可取、雖為類書、亦無補實用、所差堪饜人意者、惟徵引悉註出處、捃拾亦尚稱宏富耳、

小黛軒論詩詩上下二卷 民國三年甲寅刊本

清陳芸撰、芸字芸仙、號淑宜、福建侯官人、自號道山女子、文陳壽彭、母薛紹徽、皆擅詩文、芸仙其長女也、生於光緒十一年乙酉、受教於母氏、所為詩詞、風格亦略與母同、宣統三年辛亥、其母卒、芸仙哀毀而卒、距其母之亡、僅四十日耳、[illegible]有小黛軒遺集、芸仙曾為母疾刲股、終以身殉、邑人咸稱孝女、故其遺著又名陳孝女遺集、即附刊於其母黛韻樓遺集之[illegible]焉、先是光緒十二年丙戌、其母擬撰女文苑、成百餘篇而以病輟、芸仙乃倣王漁洋論詩絶句體、專紀本朝閨秀名集、而成論詩詩上下二

卷、得詩二百二十一首、所收至千餘家、蓋芸仙卒後、其妹莊整理目梓者也、其書體例、或於一詩之中、分詠一二家、或十家八家、乃至數十家、而以各名閨小傳及所作專集附之每詩之後、又間於小傳之中、附以遺事佳話、或摘錄一二佳句以為例、而其詩則或以其人專集立論、或以身世為言、或則直以其人名入詩、篇首其妹序謂、此作若以詩言、應嚴删削、可存不過數十首、但其間大半意在傳人傳集、有清一代女文獻、十羅八九、不如悉存其舊可矣、足見其作、實重在傳人、所謂論詩詩者、初不在以論詩為著作目的也、至其內容蒐輯之富、實為其他選集

所僅見、况各於閨秀小傳、皆備載無遺、且附其著作書名、既可作小史讀、亦可作書目觀、於後世治婦女文學史者、披覽參考、裨益實多、惟其中疏陋遺誤、亦殊不尠、如國朝閨秀正始詩集續集、亦為惲珠自輯、其孫女妙蓮僅代為[illegible]編次、而是編乃謂為其孫女補為續集、寔疏於考証、又袁棠據隨園詩話謂堂妹棠字秋卿、續詩話亦有家四妹棠之稱、又隨園四妹袁杼樓居小草有題揚州四妹催粧册子詩、三妹袁機有送雲扶妹歸揚州詩、雲扶者、棠之號也、足証棠為杼之從四妹、是編乃謂棠為為隨園第二妹、而不與其從妹杰同列者、亦非也、又左錫嘉字

畹芬條、謂畹芬有女彥季、字碩學、歸漢州張祥齡、著桐鳳集、虔共室遺集、按左有五女、其幼女曾彥、字季碩、張祥麟室、即著桐鳳集者是也、是集所云、殆傳寫之誤歟、又那遜蘭保條下謂其姊百保友蘭亦能詩、惜未見其集、按友蘭姓薩克達氏、著有冷紅軒詩、蘭保所為刻也、蘭保芸香館遺詩有和三姊友蘭詩甚多、蓋二人友善、親近之稱、是編誤以為即其姊氏者、其實本於是乎、以上種種皆其謬誤者也、其餘如徐德音、汪畹、李心敬、吳苣等多人、悉先後兩見、而王照圓條下著作僅錄列女傳補注八卷、文數篇而已、餘如列仙傳校注、夢書等皆未著錄、又隨園

女弟子如潘素心、張𤦃英等、皆見於隨園詩話、而是編隨園女弟子條、亦未列其名、若此種之類、則其疏漏者也、其餘誤漏之處尚多、今茲所論、但舉其犖犖大端而言耳、總之是篇蓋其信筆雜錄之稿、未經校改、急就之章、名家亦難免於誤漏、固不必苛責之矣、

國朝閨秀正始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紅香館刊本

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附紅香閣輓詞一卷 道光十六年丙申紅香館刊本

清惲珠輯、程孟梅續補、惲珠字星聯、又字珍浦、晚號蓉湖道人、江蘇陽湖人、惲毓秀之女、南田先生之族孫女也、幼承家學、工詩古文詞、長於刺繡、尤精繪法、蓋得其族祖之親傳、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歸長白完顏氏名廷璐字泰安、生三子、長子麟慶、嘉慶進士官至河南總督、其繼室程夢梅、漢軍人、亦長於詩、著有紅薇閣詩草行世、女孫十人、皆珠親為教授、並皆能詩、一門風雅、傳為佳話、道光十三年癸巳卒、年約六十、則其生年約在乾隆三十五六年之間矣、所著有紅香館詩草一卷、詩餘一卷、蘭閨寶錄一卷、是編蓋其晚年所輯、先是道光七年丙戌、珠始欲据拾歷年所輯名媛佳什、纂為一編、爰命其諸子廣事蒐羅、而使其女孫十人、分任校讐、書成、名曰國朝閨秀正始集、釐為二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而以弁言、序、例言、目錄列於篇首、題辭、後序、跋語附之篇末、綜其所錄、計九百三十三人、得詩一千七百三十六首、迨道光十一年辛卯、其子迎養汴省、始付之剞劂、其後二年、復加蒐集、擬成續集、未竟而卒、遺命女孫

妙蓮保為之編次，乃成續集十卷，附錄一卷。方珠之初卒也，各地才媛仍時以佳什投寄，其子媳程夢梅不忍遽棄，乃輯為補遺一卷，附之卷後。計續集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仍以序目錄列之篇首。紅香閣軼詞及跋語附之篇末。計珠所手訂者四百五十九人，得詩九百一十九首；其子媳之所補輯者，凡一百三十四人，詩三百十首。共計五百九十三人，得詩一千二百二十一首。據編首其女孫妙蓮保序言，其書之編次，蓋至珠逝後三年，始竣事。又二年，至道光十六年丙申，乃克付梓，則距正集之成已五載矣。按其書排比次序，以年齒無從考，及悉從其夫若子之官職尊卑，以為後先之則；若更無可考，則以得詩之先後為序。至於里居無考，或清修尼女冠，并朝鮮詩媛，以及青樓出籍才女能以晚節終者，概收之附錄之內，既亦別於各卷，亦聊備一格之意耳。至其詩之所由采輯，其例言云：采詩先取專集；無專集者，就各選本及詩話輯入；餘則訪之族里閨友，美不勝取，今所選至多者人不過十，聊備采風，非為專家刻稿。至題壁等作，里居名氏無可徵實，不免有文人假託，然前賢既采入詩話，則疑信俱傳，故仍選載，而案入附錄卷中。今考其書體例，首列作者小傳，次就本人著作，以古今体類別，先樂府，次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言，次七言。按其正集篇首并言云：凡篆刻雲霞，寄懷風月，而義不合於雅教者，雖美弗錄。又曰：定其集名曰正始，體裁不一，性情各正，雪艷冰清，琴和玉潤，庶無慚女史之箴，有合風人之旨耳。則其選輯旨趣，於此可知。是蓋因人傳詩，非就詩格而定其取舍也。考其兩集所徵輯詩媛共一千五百二十六人，而所得詩共二千九百五十七首。且有朝鮮名媛四人。其苑集之廣，實有足多。而有傳可考者，居十之八九；其有著述專集者，概附於傳中，尤足裨益後世學者。其選輯之功，實未可泯。凡其中錄自其他選集或詩話中者，概誌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體。惟其選詩意在傳人，於其他選集中所錄之作，往往不辨真偽，概行收入，未免蕪濫。且其書名曰正始，猶不出前人文以載道之習。若就詩論詩，則未見其可。夫子刪詩，不棄鄭衛之風，若但取其可以施於禮義者，以為正始，則終難免世俗之見耳。

踈影軒遺草上下二卷嘉慶十七年壬申刊本

清何玉瑛撰。玉瑛字梅鄰，福建侯官人。知州何崇之女，母氏林，即中翰鹿原先生之孫女。玉瑛學有淵源，兼通書史、絲竹、弈棋、繪畫、吟詠，皆所擅長。年二十七歸同邑鄭氏，生二子一女，年四十四卒。其所作詩，名家選集頗有著錄。是編蓋其卒後，其子鵬程所編次梓行者也。依體別分，凡為卷二。上卷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下卷五言排律、七言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兩卷共存詩二百二十餘首。其序、傳、詩話、題辭、目錄及跋、行畧，則不入卷次，分列卷之前後。至其內容，或詠史，或勗兒，或寄贈，或賡唱，而尤以感懷寄興，即景抒情之作為最多。按其詩詞清律謹，典雅和平。陳壽祺《左海詩話》所引，是集五七言佳句頗多，謂為清和可誦。許兆椿題辭有句云：朗吟踈影軒中草，月露何曾染一塵。二氏之言，頗中肯要。蓋玉瑛詩能於清麗之中，不流纖詭之習，非裁雲鏤月、絺章繪句者可比。如七言絕句《閨中讀書》云：學吟便慕古歌詞，涉獵心奢不肯遺。悟到無邪為正則，祇應近取二南詩。又云：文采翩翩亦未宜，大家遺訓果須知。古來列女非無傳，不在多聞在取資。則其人意趣，於此可知矣。又如《冬夜偶成》五言絕句云：圍爐今夜冷，忽地暗香來。始識梅花性，尋常未肯開。亦殊淡然可喜。大抵其詩清快有餘，而韻味不足，氣魄精神尤嫌其薄弱。蓋學問造詣，皆有未逮，雖篇什之中時有妙句，亦猶山谷所謂合眼摸象者耳。

徐烈婦詩鈔二卷回文同心梔子圖附書附同治十三年甲戌刊本

清吳宗愛撰宗愛字絳雪浙江永康人教諭士騏之女生於順治七年庚寅有殊色九歲通音律十一歲即能詩兼工繪事及長歸同邑徐明英益華為室明英卒宗愛嗣其姊之子以守節自矢迄康熙十三年甲寅耿精忠叛於閩偽總兵徐尚朝冦浙東游兵至永康尚朝耳宗愛之美名索宗愛於邑人得宗愛則免永邑兵衆議詢詢皆主其行宗愛慨然曰未亡人終一死耳行矣復何言賊得而喜即出境宗愛得間投崖死節年僅二十五其事跡海鹽黃憲清為譜桃谿雪傳奇焉所著有六宜樓稿及綠華草道光咸豐間初刻於金華王家齊再刻於蕭山丁文蔚王錫齡然先後經兵燹版片已燬同治十三年甲戌桐城吳廷康為茲邑邑丞始詢知其死事甚烈懼其著作年遠而湮沒無聞遂依王宗炳編集之本請陳其泰重行校訂復經許楣評閱增加眉批俞曲園等人鑒定梓行傳世凡詩集二卷曰六宜樓稿曰綠華草迴文同心梔子圖附書計得詩百餘首總名之曰徐烈婦詩鈔而以許楣等序許楣之徐烈婦傳陳其泰等之傳後俞曲園之吳絳雪年譜諸家傳記題詞等列之篇首陳其泰跋語附之卷末概不入卷次按燃脂續錄所載宗愛詩佳句

多為篇中所無又擷芳集有其春詞一首集中亦闕足見宗愛之詩所佚尚多是集實非完本也其六宜樓稿為居秀水剡邑時所作綠華草為歸永康時作其迴文同心梔子圖縱橫讀之得詩詞數十首綉為鏡囊以贈其族妹素聞者也其詩從容閑雅時有秀句燃脂續集摘錄頗多惟意興雖尚清儁而骨格未就蓋根柢不深韻味未免太薄耳

韻香閣詩集一卷 光緒十二年丙戌刊本

清孔祥淑撰。祥淑字齋賢，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女孫也。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生，幼從表石齋學詩書，稍長凡經世之書，涉列尤多，雖閨閣，頗通經濟。年二十四歸雲南永昌劉樹堂，佐夫教子，頗有賢名。年四十而卒，時光緒十二年丙戌也。祥淑既卒，樹堂輯其遺詩八十餘首，裒為一卷，而以鄒振岳等序及祥淑誄詞、輓詩、祭文、小傳等分列卷前後，概不入卷次，按篇首趙實序曰：[illegible]者觀察出此卌以示余，凡古近體各如千首，其佐夫勗子之篇居其半，詠史者復居其半，若夫描山畫水，繪景寫情，僅十之二三而已。其詩集內容，大抵如是。其中詠史詩三十首，皆吟詠古代賢妻良母之烈蹟，與夫禍國紅顏之史事者也。其寄外諸篇，皆勉勗夫子從政濟民，以利國家之詞，亦非其他情思纏綿，離人思婦之作可比，尤以其中河伯為災，汎防戒嚴，偶成寄外，用備採擇，及偶感寄外諸首，擘畫周詳，頗切實用，蓋其時水災為患，樹堂方奉命防汎救濟，職在河工也。其餘訓子、訓女、訓子姪諸首，所見亦尚稱精審，至於寄情山水之作，氣魄亦殊雄贍，無閨閣纖弱之習。綜論其所為詩，除所謂描山畫水，繪景寫情者外，大抵議論多於抒情，非以娛心遣興，皆有所論而發也。然就詩論詩，殊不足以為法，蓋詩者吟詠性靈，以情為本，若以之論事，則何若文章之通達暸然，尚何取於詩哉。且其所為詩，稱心而出，不事粉飾，於文字殊欠講求，謂之有韻之文，庶近之矣。雖然，祥淑之識見超越，氣機雄壯，求之閨閣之中，實為罕見，斯亦足有可傳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娛閣吟藁六卷 嘉慶十六年辛未刊本

清鮑之蕙撰。之蕙字茝香，一字仲姒，江蘇丹徒人。父臯字海門，爲諸生，早卒。之蕙其次女也。性耽吟詠，頗負才名。長適同里張舡字舸齋，亦工詩，夫婦倡和，隨園許爲佳話。曾刊清娛閣合刻，乾隆五十七年壬子，隨園老人曾爲撰序。嘉慶十五年庚午之蕙卒，其子潄搜輯遺藁，别爲是編，蓋上距乾隆壬子合刻之後已二十年矣。是編釐爲六卷，卷一古今體詩六十七首，卷二古今體詩六十五首，卷三古今體詩六十九首，卷四古今體詩六十五首，卷五古今體詩六十四首，卷六古今體詩八十三首，計六卷共得詩四百一十三首，各體兼備，大致以成詩先後爲次。按之蕙父母姊妹俱擅吟詠，之蕙薰陶有素，學本於家傳，故集中時有佳什。又篇中多與其夫舸齋賡倡迭和之作，隨園詩話曾援引其倡和詩句，謂夫婦能詩，今古佳話。近如今張舸齋之與鮑茝香，尤其傑出者也。隨園於詩，爲論頗嚴，獨於之蕙推崇若此，蓋非無因。今考之蕙之詩，婉約婧娓，頗見性靈，而詩格韵律，亦殊謹嚴。尤以五七古詩爲最擅長，法式善序謂各體俱臻醇粹，七古尤合唐音，實非虛譽。惟集中各體兼備，勢難並茂，尤以律詩排韻，敷衍湊泊，滿紙浮詞，雖對偶間有可取，亦殊無謂。又其集中多詠物之作，堆砌字句，有同類書，不知其與羣芳譜果何以異。閨秀詩集，類多如此，之蕙蓋亦未能免俗。况是集爲其子所輯，有得必錄，或未經删選，篇中美惡兼存者，其是之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鴻雪慶初集四卷 道光十六年丙申刊本 鴻雪詞一卷 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

清沈善寶撰。善寶字湘佩，浙江錢唐人，江西義寧州判沈學琳之女，母吳浣素亦一時詩媛。父因官事不得其終，善寶以工詩善畫有名於時，家貧以課徒鬻畫奉母甘旨，行蹤遍數省，女弟子百餘人。其母卒後，始歸來安武凌雲為繼室，著有名媛詩話。其詩詞諸家選集每有選錄焉。是編蓋以編年為體，起自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迄于道光十五年乙未。按善寶自謂十二歲以前詩稿，概行散佚，斯集蓋其十二歲至二十九歲十七年中所作矣。全編釐為四卷，自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至道光七年丁亥為卷一，自八年戊子至十一年辛卯為卷二，自十二年壬辰至十三年癸巳為卷三，自十四年甲午至十五年乙未為卷四，計存詩六百七十餘首，並附閨友和作數首。名曰鴻雪慶初集，惟專收諸體詩，至於其詞則不見著錄。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有鴻雪慶詞一卷，計詞五十餘闋，卷末題丁酉中秋後四日蘋香妹吳藻拜讀偕撰。計年當在詩集梓行之次年，則其詞集當別有單行本，可以無疑。按其詩集中各體兼備，而其內容大抵皆悲苦憂思中得來，綜觀其感懷即興之作，莫不愁緒萬端，無以自遣。尤以哭父母弟妹諸作，至性至情，懇摯悱惻，感人極深。其除夕祭詩及誡弟詩二首，歷述其境遇之淒涼，蓋其所遭遇，有非人所能堪者。善寶於詩詞之外，常以經卷自遣，故其所為詩中，亦間寓禪機，篇首海颿富呢揚阿序，謂迥非人間服烟火食者所能企及，誠非虛語也。惟其造句稱心而出，不事粉飾，往往俚言村語，悉見詩中，頗以俗為病。至於其詞，格調頗近斷腸漱玉，惟所收無多，而猶未能一一選其菁華，為可憾耳。

長真閣集七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刊本

清席佩蘭撰。佩蘭字道華，一字韻芬，江蘇昭文縣人，嘗執贄隨園，極承推許。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歸庶吉士常熟孫原湘，字子瀟，亦工詩，夫婦倡和，一時稱羨。佩蘭詩詞，各家選集，咸爲輯錄，蓋其夫婦皆名家也。子瀟著有天真閣集六十卷行世，是編即附梓於後者也。篇中各體兼備，不編年，不分體。全書釐爲七卷，卷一詩一百十五首，附錄一首，卷二詩一百十七首，附錄九首，卷三詩一百十八首，附錄五首，卷四詩一百三十七首，卷五詩一百十四首，卷六詩一百十六首，附錄九首，卷七詩二十三首，附錄五首，附詞十七闋，附錄一闋，共計詩七百四十首，詞十七闋，而其中與人和韻之作，間錄其人原作，以爲附錄，計得詩二十九首，詞一闋。按佩蘭詩格，頗與其夫原湘相近，蓋朝夕浸淫久而近之。原湘論詩，以爲無性情不可言詩，無風韻亦無詩，若徒以格律體裁規模唐宋者，則失己之本來面目，而真情亡矣。故佩蘭之詩，頗得斯旨之奧，隨園謂爲字字出於性靈，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機清妙，音節琮琤，觀其栽衣曲、寄衣曲、夏夜示外、雨長消夏雜詩，以及壽隨園先生諸作，才富力健，風骨渾成，長篇險韵，率意而成。隨園譽爲本朝第一，雖爲過甚之詞，然求於閨閣，實爲不可多得之才也。惟其詩往往一瀉無遺，鮮有韻味，言盡意盡。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論歐陽永叔之詩云：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耳。以之而論佩蘭詩，斯論適足以中其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愛吾廬稿三卷 光緒十一年丁酉刊本

清儲慧撰。儲慧字嘯凰，江蘇宜興人，同邑蔣萼字醉園室。初醉園受業於嘯凰父企齋之門，企齋愛其才，遂以女妻之。嘯凰既嫁之後，洪楊亂作，企齋以保邑拒寇，受創陣亡，妻女逃難於外相繼餓死。嘯凰以從夫遊宦，未與難焉。是編盡其所作詩詞之合刻也。首周家楣序，次總目，次詩稿二卷，第一卷古今體詩五十九首，第二卷古今體詩五十三首，題曰吼月樓詩存，次詩餘二十闋，別為一卷，附錄於次，題曰吼月樓詩餘，而總其名曰愛吾廬稿。所錄詩詞，皆不編年，亦不分體，即其詩中，偶有記註年月，亦往往先後錯綜，未嘗因年為序，或者纂輯之時，有得即錄，未經編次之故歟。按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集所收吼月樓詩餘，排比次序，一如是編，惟醉花陰一闋，曲沼芙蕖香乍遠句，遠，徐本作逗，又蝶戀花憶外京邸病狀一闋，惆悵京華人病久句，惆，徐本作怊。按集韻逗字下，他候切，音透，義並同，又韻補怊字下，叶丑鳩切，音抽，並引皮日休悼賈誼文中，望靈均之沒所兮，觀其心之怊怊為證，則遠逗，惆怊，皆為同音假借之字，非誤書也。至其詩詞內容，大都側艷之詞，纖麗有餘，風韻不足，雕章繪句，敷藻摛文，雖亦絢爛奪目，而意境平淡，不見性靈，殊不耐玩味。惟篇什之中，亦時見奇句，零金碎玉，往往亦足以驚人，是亦有其可傳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冷紅軒詩集上下二卷冷紅詞一卷 光緒八年壬午重刊本

清薩克達氏百保友蘭撰。友蘭爲奉天府尹滿洲興公女、家貧好學、十齡能詩、長適瓜爾佳氏延祚相國桂文端子婦也、嫁期年而夫卒、苦志撫遺腹子麟趾、屢隨翁任、幾遍中原、以不容於家人、撫子居陋巷、衣食不繼者垂二十年、咸豐六年丙辰、其子以部郎授金華知府、時洪楊亂作、蔓延大江南北、友蘭毅然隨子赴任、咸豐十一年辛酉、杭州再度被圍、其子署藩司印、友蘭命子殺敵、已則懷印投井殉國、友蘭與祭酒盛昱之母那遜蘭保友善、同治十二年癸酉、蘭保曾撫拾友蘭遺作、爲之詮擇刪定、序以付梓、是編蓋光緒八年壬午、友蘭胞弟崇保爲之重刊者也、釐爲上下二卷、計存詩二百二十四首、篇末附冷紅詞一卷共八闋、不入卷次、不以年編、不以體分、蓋那遜蘭保所爲選訂、非片紙隻字一概收拾者也、其詩皆遣懷感興、紀遊賦事之作、以七律爲多、按友蘭處境極艱、故其所爲詩大半以愁苦之詞寄意、淒涼幽怨、情不自勝、且友蘭生平旅蹤甚遠、其紀遊諸作、亦能於哀婉之中具清微淡遠之致、而不近靡靡之音者、蓋受山川之陶冶故也、且是編卷下有探梅數首、又評梅、問梅等十餘首、神韻兼勝、尤爲編中佳什、惟其詩詞率皆平易、頗不見才氣、尤鮮韻味、所謂言盡意盡、更無餘味者是也、夫蘇黃名家、魏泰猶不免以此譏之、則亦不必苛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慧福樓幸草一卷光緒九年癸未刊本湘芸館詩鈔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刊本

清俞繡孫、許之雯撰。繡孫字絲裳，浙江德清人，曲園老人之次女也。道光三十年生，幼聰慧，從父學詩，長歸錢唐許祐身。光緒八年壬午，忽自焚其稿，越二月而以產卒，年三十有四。生子一女六。長女之雯，字修梅，生於同治七年戊辰，亦能詩。蓋自喪母之後，即寄養外家，得受教於表姊俞慶曾也。適王孝亮，字詠裳，後以疾卒。初曲園老人痛其女之喪，擬為之刊集，既知其已付丙如，遂搜錄家中存稿，以及家人口誦遺作，彙輯成帙，都為一卷，計詩七十五首，詞十五首，原題慧福樓詩草，至是以為煨燼之餘，遂別加幸草二字以誌之。篇首附曲園序言、題詞，及佑身題詞等，以付剞劂，時光緒九年癸未也。及之雯卒，其遺稿亦經老人為之彙輯梓行，首題詞，次詩鈔一百十餘首，次附詞七闋、試帖詩九首，並曲園跋語附之卷末，題湘芸館詩鈔，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也。書成，與其母慧福樓幸草並存於春在堂集中。

按幸草篇首曲園序云：詞勝於詩，吐屬清新，用意微婉，使天假之年，殆可以入漱玉之室矣。今考其詞，雖僅十餘闋，而一一皆其精華，老人之腴信不誣也。然其詩若憶舊、述懷、送別、侍疾、妹諸作，意境清幽，飄然有出仙之致，惟其鍊句屬辭，殊嫌薄弱，蓋表現之力，實有未逮也。至其女作品，雖不及乃母，如癡情、悟秋感二十、初度、春燕、秋雁諸詩，亦頗得自然之趣。且之雯喜讀莊子，故其所為詩詞，意境略有近似南華，究以力弱，難臻爐火純青之妙，蓋雖有天才，而實限於學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千里樓詩草一卷詩餘附後 光緒二年丙子刊本

清周維德撰。維德字湘湄，浙江山陰人。幼穎悟，喜讀史鑑，工詩善繪，女紅之暇，輒拈韻賦詩。年十四，歸吳門張師齡，字子謙，為室。道光季年，以鹽知事需次津門，維德隨宦北來，得從李鴻藻母氏姚鶴樓女史游。後同治十年辛未，師齡卒。十二年癸酉，維德亦相繼病歿。其夫弟師濟幼孤，曾從而受學。迨維德病革，遂以遺稿囑為梓傳。師濟請於梅寶璐、楊光儀二氏為之刪訂，編次得古今體詩二百五十五首，裒為一卷。詩餘二十二闋附後，而序、題辭、傳、後跋則分列卷前後，未入卷次。詩詞皆不以年編，亦不以體分，惟小游仙一首自註時年十三，短歌送半湘大姊南歸一首自註時年十四，依次列之為卷端，其餘則未嘗依年而編也。按是編所收詩，以感懷寄興、抒情之作為多，間有答贈賡叠，然為數甚尠，其刪選之謹嚴可知。維德詩清麗不傷纖巧，格調甚高，而韻味則猶有未勝。然詩中時露調高和寡之意，蓋孤芳自賞，自視亦頗不凡也。如遣懷諸首中有句云：抱琴不肯彈，調古無人識。又云：我讀古人書，心共古人立。何人不聖賢，所爭在得失。則其抱負於此可知矣。其詩通體觀之，則不見所長，然零縑斷玉，頗有秀句，往往一字之奇，妙趣橫生，是有天才而未有造詣者也。又編中秋窗一夢吟等兩首，紀癸丑太平軍津門之役，實事亦足為史家之一助耳。至於詩餘，大抵酬贈之作，且篇什甚少，殊無足論。或者斯體之選，亦聊備一格之意歟。

茶香閣遺草二卷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重刊本

清黄婉璚撰。婉璚字蓀儀，湖南寧鄉人。舉人黄本騏之女。幼失怙，性聰慧，而好學，詩詞兼擅，吟咏甚多。道光三年癸未適劉陽歐陽道濟，字雨舟，為繼室。道濟亦善為詩，後婉璚又卒，遂不復為詩，改而學琴。是集所存，以未婚時之作為多，道光十年庚寅卒，年二十七，則其生年當在嘉慶九年甲子也。婉璚卒後，其季父本騏字半癡，掇拾遺稿，編輯成帙，刻入三長齋叢書中。是編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所重刊者也。全書二卷，卷一詩集一百五十餘首，卷二詞集，約四十闋，而以序列篇首，而題辭及婉璚生前往來書札，以及有關生平之零練斷片等，概附錄篇末，皆不入卷次。按其詩詞，名家選集多有著錄，張蓉裳致婉璚函論其詩詞謂：蓀儀詩雅練工緻，固所擅場，而詩餘一種，尤覺風流蘊藉，不傷雅，巧不傷纖，每在極工處，即在南宋名家中，亦當高置一座。陳之富謂：其詞筆致芊緜，詞家正宗，亦閨閣為懷慨頓挫之響。二說雖不免過於阿腴，所論尚能中肯。若詩集中燕將雛、又詠花、睡起、漁村夕照諸作，寄興清遠，能不自掩其神韻；詞集中尤以小令諸闋為最佳妙，如調笑令送春一闋：春去春去，無計可留春住，飛來飛去，晴霞千樹萬樹，落華落華，落天涯，數聲殘角。又十六字令：醒，聽得簷前滴雨聲，纔驚夢，欲記不能真。綺旎近情，可稱作家歌矣。惟其詩詞，皆傷於纖弱，詩格尤嫌平淺，了無餘韻，蓋亦閨秀作家之通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吟香室詩草上下二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刊本

清楊蘊輝撰、蘊輝字靜貞、江蘇金匱人、父英燦、蓉裳荔裳之從孫女也、生於道光十二年壬辰、性慧敏、嫻詩書、尤喜讀唐人詩、兼工繪事、花卉草蟲、均為擅長、及長歸董敬箴、年六十吟詠不輟、是篇蓋其詩集、凡上下二卷、首序言、次目錄、卷上下各存詩一百三十餘首、末六十壽序、及其子徵文序、並為附刻、存於其後、其書不以體分、不以年編、惟就其詩中所紀年月考之、亦間以成詩先後為次、按徐乃昌小檀欒室閨秀詞鈔、曾選錄蘊輝所作詩餘玉樓春一闋、於其小傳中謂、有吟香室詩詞、而是篇但存各體詩、不及詩餘、或別有刻本歟、考其內容、以排律律詩絕句為多、詩中有序謂、余素不習古體詩、是篇所收古體、僅賡疊其叔原韻二首者、以此故也、其詩綿芊溫麗、頗近蓉裳風格、感懷詠物、時見寄託、如詠落葉詩有句云、墜地便成無用物、因風時作不平鳴、園林翦綠東皇意、溝水流紅怨女情、尤以晚年之作、視其舊格、尤有進焉、如晚年惟好靜詩、送女、懷女、悼亡、病婦歎諸作、皆能稱心而出、淡然有致、尤以絕句為佳、如夜雨一首云、徹夜風聲雜雨聲、疏疏密密滴還停、蕉梧本是工愁樹、偏向愁人著意鳴、雖不事粉飾、亦頗得自然之趣、惟於文字殊欠工夫、援筆書來、直如有韻之文、且才力薄弱、雖晚年刻意追步陶王、而天才造詣、皆有未逮、終無其風韻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芸香館遺詩二卷 同治十三年甲戌刊本

清博爾濟吉特氏那遜蘭保字蓮友、蒙古喀爾喀部落人、幼受詩於外祖母英太夫人、年十七適宗室恒吉字雨亭、子盛昱字伯希、為國子監祭酒、同治十二年癸酉卒、其所著詩正雅集及閨秀正始詩再續集皆有選錄、是編蓋其子據咸豐七年丁巳手抄本楷書付雕者也、書凡上下二卷、共錄詩九十首、編首有李慈銘序、其排比次序、大致依著作先後為序、考正雅集謂蓮友著有蓮友詩鈔、按其子盛昱謂據丁巳手鈔本刊、所題芸香館遺詩、當為蓮友自定、正雅集所謂蓮友詩鈔者、或另有傳本歟、按蓮友系出名門、嫁於貴胄、處境之優、異乎常人、情發于中、而形之於外、詩以見性、故其所為大都富麗之詞、李慈銘序稱其詩清獨韻麗而不佻、高格出於自然、深情託以遥指、懷人送遠之什、登山臨水之吟、鍾軌風騷、鎔情陶謝、持論頗中肯要、如尋詩一首云、綠窗人靜篆煙消、春引詩情上柳條、正欲尋題無覓處、小鬟報道是花朝、又如夏日即事一首有句云、粉墻隔斷塵千尺、不使閒愁到我家、皆能於華貴之中、具超然之氣、清微淡遠、典雅和平、樂而不淫、斯近之矣、惟其詩往往流於平易、語云詩窮而後工、蓮友處境極優、不知人間有恨事、故其著作亦只能篆刻雲霞、吟詠風月、不見性靈、且於韻調格律、亦不甚講求、有若排偶之文、亦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佩秋閣遺稿二卷詞稿駢體文稿附 光緒元年乙亥刊本

清吳茝撰茝字佩纕一字紉之吳縣人幼失怙奉母陳氏居性耽文史詩畫兼擅年二十歸汪氏字桐于未期年而夫卒遺腹子鍾彦咸豐十年庚申以遭髮亂流離病殤嗣子鍾霖後官內閣中書佩纕苦節十六年同治十三年甲戌卒年僅三十有七則其生年當在道光十九年己亥其詩詞文稿同治五年丙寅許賡颺同治十年辛未同邑馮桂芬曾為之序題曰聊生草今題佩秋閣者蓋其後所易者也近人徐乃昌刻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集曾收其詞稿亦題佩秋閣詞其他名家選集於佩纕之作亦頗有選錄是編計詩稿上下二卷共得詩一百八十九首詞稿一共二十一闋駢體文稿一共四文而以聊生草原序二篇及秦雲與夫弟汪鶴儕二序及總目列之篇首其夫叔汪芑補序及其嗣子鍾霖跋語附之卷末按其跋謂右佩秋閣遺稿一卷然稽其原稿即詩稿且有上下二卷謂為一卷殊屬非是考佩纕遺稿詩集畫卷半皆散佚其姪景卿搜拾所存印成行世未及重校而景卿卒後佩纕嗣子重為校勘付雕蓋即是編也案佩纕夫亡子喪青年早寡遭境極逆故其詩境亦皆從苦厄中得來合其生平遭遇蓋有三不同焉始則有憶夫傷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悲戚繼則有顛沛流離之愁懷終則藉遨遊山水以遣情故其詩詞抒寫性靈率多哀怨悲憤之作然其中記遊諸作亦頗富清奇之氣所謂哀而不傷蓋近之矣惟其詩詞往往以意為之頗乏翦裁氣魄薄弱且欠韵致無可玩味殆涵養工夫不足之故歟至於駢體文僅四文且多摹擬古人之作蓋散佚所餘並非完璧以餘事目之可耳

夢華閣詩稿一卷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刊本

清湘岑撰。湘岑宗室固山貝子永澤之女，性耽文墨，手不釋卷，尤喜作詩，嘗學於其兄理齋，數年之間，斐然成帙，而生平未嘗示人。歸爾蘇完多齡，字夢九，為室，年二十四卒，多齡裒檢遺篋，得鈔本夢華閣詩一卷，後多齡繼室子景霖復加編次，遂付梨棗。前有馬沅、莊縉度、傅桐及多齡序言，次詩稿四十二首，都為一卷，不以年編，不以體分，而以其子景霖跋語附之卷末焉。按是編所錄詩僅四十二首，編首多齡序謂湘岑尤喜作詩，每宵鐘數動，猶吟詠未已，則其所作當不止此數，或者為湘岑自行

刪定者歟。其詩大抵皆五七言律詩絕句，而古體律甚尠，且皆為即景抒情之作，除題殿春亭梅花及題雲貞女史寄外書稿後二首外，絕無賡疊題贈之詩，大抵閨秀詩集，皆矢音賡唱題跋贈答之類篇什為多，而是編獨異於是，果為湘岑自行刪選，則其意趣不俗，於此亦可約略見之矣。至於其詩內容風格雅秀，佳句頗多，如疏雨乍晴風乍定，杜鵑啼過海棠西句，陳芸亦嘗摘入小黛軒論詩詩中，又如小睡一首云，小睡初醒月滿廊，竹床閑坐理殘粧，忽驚庭外梧桐影，枝葉扶疏過短牆，亦清秀可喜。惟其詩頗傷纖仄，氣魄尤嫌薄弱，且於格律，似亦不甚講求，如病中自嘲七律一首有句云，獨有更深不能寐，數殘更漏夜如年之二更字，於律實有未合，而編中若此之類者尚多，此則未免可議耳。

蓮因室詞一卷附蓮因室詞補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刊本

清鄭蘭孫撰。蘭孫字娛清，錢塘人。幼失怙恃，育於外祖父孫補年先生家。從之讀書，詩文經史，靡不涉獵。書畫刺繡，無一不精。一時頗有才女之目。及長歸仁和徐鴻謨，字若洲，亦工詩文，生子琪，字花農，官至侍郎，曲園先生之弟子也。蘭孫隨夫宦揚州，值洪楊亂作，奉姑於亂軍中逃出。姑卒，其夫若洲亦以拒寇身受巨創，尋卒。其夫死後，蘭孫苦志扶孤，未及見其子通顯而卒。其事詳見曲園先生所為撰之家傳中。其著作有都梁香閣集，佚失已久。蓮因室集、都梁香閣詩詞各一卷傳世。是本已刻未刻，蓋專輯其已刻未刻之詩餘者也。初蘭孫早年詩詞未有刊本，其夫若洲宦揚州時，曾摘抄一册，題曰都梁香閣集。咸豐三年癸丑，因兵亂亡失。後蘭孫奉姑僑居如皋，默錄十之二三，自題蓮因室集。前已佚原稿為友人得歸，尋復失之。至光緒元年乙亥，其子琪在杭為蘭孫刊集，亦題曰蓮因室集，前有曲園先生為撰家傳。既而前所佚抄本失而復得，因別刻都梁香閣詩詞各一卷，附前集之後，傳於世，曲園先生再為之序焉。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其子琪刻徐氏一家詞，乃倩其門人金福保為書已刻之蓮因室詞一卷，張鴻長為書其未刻者，題曰蓮因室詞補一卷。題曰蓮因室者，蓋蓮因室集皆蘭孫手自編訂故也。近人徐乃昌彙刻小檀欒室閨秀詞集，是編亦著錄焉。是書前有金福保序、恭親王題詞，蓮因室詞共錄詞四十闋，詞補共十四闋，計共五十四闋。其子琪跋語附之篇末。考徐氏所錄蓮因室詞共四十二闋，排比先後，皆與是編同。惟其中有漁家傲一闋題至吳門舟中遠眺，是編則輯於詞補之中，題自邗江至吳門舟中遠眺；又酷相思一闋題秋窓聽雨，是編亦輯之詞補之中。而詞補中所收，餘此二闋外，悉不見於徐本。按其子琪跋語謂已刻之蓮因室詞，乞壽荃書之，而仍標舊名。若此，則徐氏所本，與是編所本殆有所不同歟。稽其內容，以中調小令為多，雖寥寥數十闋，然旖旎風流，雍容大雅，兼而有之。若一剪梅一闋，係病初痊愈寄其夫者，其詞云：病骨迎寒瘦不支，倚着牀兒，偎着衾兒，不言不語强支頤，想到行期，望到歸期。江闊天空雁捲飛，雨也霏霏，雪也霏霏，小窗風靜篆烟微，燭剪窗西，人憶窗西。及哭女詞等闋，纏綿悱惻，不忍卒讀，頗與易安居士詞格近之，實為女子中不可多得之作。惟其集中多屬題贈答之作，於吟詠性情者甚少，且全編所收不過數十闋，詞牌亦只十餘，又不編年分體，雜亂成帙，頗傷汎濫，終未免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香館詩草一卷詩餘附 嘉慶十九年甲戌刊本

清惲珠撰。惲珠字星聯，一字珍浦，晚號蓉湖道人，江蘇陽湖人。惲毓秀之女，南田之族孫女也。生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家學淵源，詩文兼工，刺繡繪畫尤所擅長，一時有四絕之名。五十三年戊申歸長白完顏氏名廷璐，字泰安，生三子。道光十三年癸巳卒。初惲珠嘗夢至一處，孤嶼浮海，蓮花在望，有人告以前生係紅香島妙蓮菩薩前掌書侍女，偶謫人間，故自繪紅島護書圖，且以紅香館名其居屋，其全集以紅香館名者亦此故耳。詳見名媛詩話中。其所輯國朝閨秀正始集、續集已著錄，是編蓋其詩集。都凡一卷，計各體詩七十餘首，詩餘六闋，附錄其後。不以年編，亦不以體分。至其序跋則分列卷前後，不入卷次焉。按國朝閨秀正始詩集著錄高儀鳳小傳下，惲珠按語謂嘉慶甲戌大兒為余刻紅香館集，蘭墅曾製序焉。是編篇首亦有高鶚序，惟係專序詩草，而非為全集之序，則是編為別刻於全集之外者，於此可証。今考其詩，內容為數不多，大抵皆詠物題贈之作，寄情感興之詩甚尠，如其中詠美人詩諸首，艷不冶，麗不傷雅，屬辭造句，有可取。其他諸首亦大抵清秀不俗，平談無疵。惟氣魄薄弱，情韻皆無，且多為吟詠事物，無關性靈，尤嫌其乏味，不脫閨秀之積習。至於其詞，意境風格皆有足取，實遠過其詩，雖僅六闋，而無一非其精華，所惜者其篇什實過少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碧雲閣詩鈔三卷 咸豐四年甲寅刊本

清吴荃佩撰。荃佩字淑蕙，自號山陰女史，福建鑑湖人，原籍浙江。其曾祖仕閩，遂寄籍焉。歸暨陽馬巽，以爲室。荃佩之詩，諸家選集多未著錄，其身世因以未詳。是編爲其手自編次。碧雲閣者，蓋其所居齋名，即以之名其詩集。編首吴學禮序謂爲碧雲閣繡餘吟草稿，以本集中不見是名，未敢必其是否也。是編首吴學禮序及荃佩自序，次目錄，次詩鈔三卷，計存五七言古體詩二十首，五七言截句詩一百一十五首，五七言律體詩一百二十六首，五七言排律詩五首，删餘附存各體詩五十六首。其排比次序，不以年別，不以體分，各體雜見三卷，共存三百二十二首。馬映奎後序附之卷末。按荃佩自序云：惟念數十年來，過眼雲烟，都成幻迹，雪泥鴻爪，猶在陳篇，此中吟哦情狀，亦有未可盡棄者，不揣固陋，别而存之。則荃佩從事吟詠已歷數十年，而是編所存詩僅三百餘首，且其目錄又有删餘附存之語，足見是編爲荃佩苦心删汰所得，非如他集不别美惡概行收拾者可比也。然斯集所存，終未能盡除榛楛，難稱全璧耳。荃佩之詩，清新淡遠，不流塵俗，雖未能盡脱人間烟火，然吐屬幽雅，意境超脱，實爲閨閣不可多得之隽才也。惟荃佩之詩，清隽有餘，氣魄韻味，似皆有未足。按閨秀之作，往往流於纖巧，蓋亦天賦情性使然，固未可厚非荃佩一人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離閣集一卷 林下雅音集

清王采薇撰采薇初名薇玉字玉瑛按惲珠閨秀正始集作玉薇玉字采薇號玉珍符葆森閨秀正雅集作字玉珍采薇為後易之名初非其字玉珍則依王光燮亡女王采薇小傳作玉瑛惲符本皆誤也采薇江蘇武進人王光燮之第四女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性耽文史雅好吟詠尤工小楷絕似虞永興家法年十九適陽湖孫星衍字淵如為室生一女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遂以疾卒年僅二十四其詩詞諸家選集多有著錄焉是編都為一卷首孔廣森等序言張經邦等題辭次目錄次古今體詩七十一首詞一闋不編年亦不分體末王光燮亡女王采薇小傳孫星衍誥贈夫人亡妻王氏事狀袁枚孫薇隱妻王孺人墓志銘趙懷玉孫季仇妻王氏壙銘并附焉按編首諸家序言題辭皆題薇閣偶存題長離閣集者孔廣森阮元二人而已薇閣偶存者或為采薇原稿題名長離閣集則其既卒之後星衍所題者歟又葉觀國序謂其詩尚有二百餘首尊人藝山先生索之未至茲所見者才三四十篇而已藝山先生將以付梓屬余為點定爰弁數言於簡端云而是篇所收詩詞共為七十二首與葉氏所謂三四十篇之數相去幾可倍之且就葉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言則采薇之集乃其父為之梓行者按惲珠閨秀正始集王薇玉小傳中謂淵如序其詩付梓則薇玉遺集當有二本一為其父所集一為其夫所集其所謂三四十篇者為其父所梓行之本與是編非同一本也或者題薇閣偶存即其父所梓歟而惲氏既誤采薇名字為字采薇號玉珍當未見其父所撰小傳其夫所撰事狀未及其字故其所本者當為其夫所梓之本而是編編首並無孫氏序言篇數與葉氏所云又不相符且正始集著錄舟過丹徒夜半與夫子登岸行三里許一詩是編則作九月十四日由丹徒夜半與薇隱乘月登岸行三里作又其中有句云月平人影小惲本平作高又望夫石一首有句云妾顏當凋心不移妾身亦化君始知惲本當作將亦作已又寃禽來銜石方動不作巫雲及君夢惲本寃作海來作末八作入按平字當字已字八字度其語義當從惲本至符氏正雅集著錄之詩與是篇亦微有字句出入蓋是編為林下雅音集叢書之一重刊原本致誤之故或即在轉載之間未能盡從一本也耶至於其詩北江詩話謂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艷欲絕寄心盦詩話王恭人才慧早世袁簡齋太史為之墓志稱其詩哀感頑艷丁當清逸又名媛詩話謂薇玉愛讀道書時有出塵想

諸家所論適中肯要惟其詩才氣富而工力弱淒艷有餘而氣韻不足蓋造詣淺薄之故耳第以其年齡言之實亦不可以苛責之矣

昭如女子詩鈔不分卷 光緒五年己卯刊本

清王麟書撰麟書字昭如四川華陽人通經史耽吟詠幼隨父宦遊於外及長于歸曾氏寓宦京師生二子尋以病卒其所作詩詞曾手自鈔錄歿前託稿乃兄增祺其未經編錄殘稿則存於乃弟密齋之手迨其歿後乃父為之刋行遺集迨即是編也觀其編輯或者猶存麟書手稿之舊歟是編不分卷次其父江上閒鷗所撰長女麟書事蹟記列之篇首次其詩鈔以編年為體起於同治九年己巳以迄十三年甲戌凡六年間所作計存詩一百五十餘首次坿詞五首賦二首次附錄其兄蜀西樵也贈答詩約二十首按麟書之詩大抵皆與兄弟唱疊之作就是編所收而論自己巳至癸酉為未嫁以前之作癸酉所收贈子健一首有結褵念餘日之句可証麟書嫁於是年嫁後所作詩與前情懷迥異前期作品如種花詩數十首雖不免堆砌繁複然其情思旖旎天真未泯出語自然成趣其他諸首往往有出塵之思一句之奇頗脫俗境至其後期所作大抵思親感懷愁緒離情縈於言詞其境遇雖蹇其詩則後期所作較前似略有進益惟麟書小具聰明殊欠造詣學問所得未能登堂入室故其所作詩大半拾取前人牙慧堆砌成章往往於律未合若問

花花不語問樹樹無言又光陰多迅速歲月屢遷更等句二聯合掌殊為律詩之病若此之類實不勝枚舉其他聲病之忌亦頗不尠又如種花詩前後約共數十首而情意皆同詞句前後相類者俯拾即是重床疊屋適增其厭耳至於詞賦所收既少又非佳什更無論矣

列女詩并序一卷問經堂叢書本

清黃紹鳳撰紹鳳江陵人系出名門幼締婚番陽孫氏馮翼字鳳卿為孫星衍之從子著述甚富紹鳳於劉向列女傳考訂研討極精因仿吳曾詠史詩例於列女傳著錄古代烈女逐一為之題詠成列女詩一卷紹鳳既卒馮翼繼配同邑張毓貞為之校勘遺稿乃收之馮翼問經堂叢書中附行於世是編首紹鳳自序略述列女傳板本考証以下以七言律詩為體以列女傳原目為題逐一吟詠共得詩一百一首惟不依原書卷目為分亦不以原書各傳為別正續兼收都為一卷惟孽嬖傳正續所收皆不取焉按劉向列女傳原目八卷然後世所行班昭註本乃十五卷若趙母註皇甫謐註等所傳卷數亦各有不同蓋傳寫屢異皆非本來面目宋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近世所謂古列女傳者皆祖此本即崇文總目著錄者是也今四部叢刊影明刊古列女傳亦本於此惟其編次題目等略有異同且前者收有補魯師氏母一編而後者無之後者著錄上谷魏母一編亦為他本所不見斯其大異而已是編雖未依原傳分別母儀賢明等傳又不分卷次順序排比終不能無所根據考其排比之序自有虞二妃迄魯漆室

女止即原傳自卷一母儀傳至卷三仁智傳係從嘉祐本編次之序惟補魯氏師母則不為題詠其中如鄒孟軻母之作鄒孟子母魯之母師之作三魯母師楚老萊妻作宋老萊數字之異臆者或為避諱與筆誤之故耶以下自蔡人之妻迄於續傳梁夫人嫕即自原傳卷四貞順至八卷續列女傳止除正續孽嬖傳未收而外目次咸同於明刊古列女傳本惟蓋將妻是編作蓋將之妻又上谷魏母亦不為題詠此外則別無他異據紹鳳自序於列女傳板本亦約有考証其所以兼從二本殆有意為之故作折衷之舉而擇善以從者歟若然既未詳述緣由於自序之中所本又無準則殊失學者謹嚴之道且本傳卷三仁智傳魏曲沃負趙將括母及卷四貞順傳中召南申女宋共伯姬衛宣夫人等五人是編皆未收錄序文中亦不加說明未悉其意何居既本原傳又擅意取捨實為大病至於其詩言淺意薄勉湊成章綜論其書蓋閨中遣興之什要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凝香閣詩鈔不分卷 同治三年甲子刊本

清黃芝臺撰芝臺自號芝臺女史廣東人歸盧江何六湖為室隨宦南北足跡半中國年八十餘尚能刺繡吟詠不輟按芝臺詩由鎮江口赴都遠望金山一道中有句云掉出橫江鎮渚烟自註乾隆甲辰南巡家嚴奉上委辦差務攜春僑寓鎮江會館御舟過江時適值誕生撫今追昔舉念難忘則芝臺當生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同治三年甲子年八十一猶建在焉是編都為一冊不分卷次首伍有庸羅天池何朝昌諸人序言次閻培鈞等題詞次目錄次七言律詩四十七首次七言絶句六十二首次試帖擬作十二首次七律迴文體詩七十首其姪如烱跋語附之卷末按閻培鈞題辭有句云綉奩滿貯舊琳琅自註道光甲午集已刊行又其姪如烱跋語謂其季子五峯延烱授業携凝香閣續稿數十首因勸請彙入原刻重付剞劂則是編已兼收道光十四年甲午刊本並續收同治三年甲子以前所作足當芝臺全集矣考其詩內容膚淺平易略傷於俗意境平平殊少韻味若七言律詩尤嫌其堆砌湊迫俚俗無聊詩中吟詠景物之作為多間有一二秀句亦終不能盡掩其疵惟廻文詩頗具慧心所收達七十首雖未能琳琅滿目較諸其餘諸體工拙

之別識不可以道里計也綜觀其書所收諸詩既未能盡其所長編輯之功亦有未逮美惡雜陳榛楛弗剪實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秋水軒集不分卷林下雅音集本

清莊盤珠撰盤珠字蓮佩陽湖人莊有鈞之女母夢珠而生因名盤珠幼穎慧好讀書從兄芬佩讀漢魏六朝唐人詩遂工吟詠長歸中表舉人吳軾亦同邑人嫁後仍依母家育子女兼理家政吟詩稍輟時填小詞尤為所長年二十五以病卒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謂盤珠著有紫薇軒詞蕭山女史天水氏愛其詞為付剞劂因詞旨悱惻疑犯天壤王郎之憾序中深致惋惜似不知其為同邑孝廉吳軾室是編蓋盤珠詩詞合集如皋冒俊珺纕為之校勘與王采薇吳藻汪端諸人專集同入林下雅音集者集名秋水軒兼收詩詞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集著錄盤珠詞集亦以秋水軒為名而內容與是編略同則丁氏所謂紫薇軒詞與斯二本為二為一尚待証於原本惟冒徐二氏皆未有一語及其書為深可怪耳是編不分卷首汪琭冒俊序次冒氏夫婦題詞次吳德旋莊蓮珮小傳次金捧閶字一齋客窗筆記一則次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一則次秋水軒集總目次秋水軒詩選收古今體詩五十七首次秋水軒詩補遺八首次秋水軒詞八十八闋次秋水軒詞補遺八闋按原目作九闋其中朝天措一闋已見詞集複出故當作八闋次秋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軒詞補遺二闋全集共存詩六十五首詞九十八闋按盤珠詩多幽怨淒麗之作頗近李長吉風格金捧閶守一齋客窓筆記謂盤珠將及笄已裒然成集古今體詩凡數百首是編既名詩選當非全集所收僅數十首視金氏所云相去幾十之一矣就是編所收論之其詩意境清新不落前人窠臼吐屬淒惻能不自掩其才華惟造詣畧淺殊少詩人含蓄之義且其詩往往平仄失調聲病未除是其大疵也至於其詞則遠過其詩風格極近宋人小令而婉轉清奇纏綿悱惻屬辭寄意迴出慧心實近代閨秀詞人中不可多得之才惟較之漱玉斷腸意境韻味皆不免遜色蓋亦造詣不足之故使其人而得永年則其成就又奚止于此耶

讀選樓詩稿十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刊本

清王采蘋撰采蘋字澗香江蘇太倉人父季旭母張氏紈英字若綺宛鄰先生之季女也姊妹並皆能詩采蘋幼秉母姨之教復從舅氏張曜孫字仲遠學為詩文年十三詩畫兼通其母鄰雲友月之居詩集中曾附其舊作焉及長歸程伯厚孝廉為室五年而寡姊代子職奉事翁姑三十年之中以詩畫自給當時名媛從而問業者甚衆以光緒十九年癸巳卒至其生年載籍之中未有著錄據許振禕所撰本傳謂年二十五于歸而是編卷一題庚子至丙午卷末乃舅仲遠總評曰澗香十四學詩卷六題自辛亥至乙卯卷末總評曰此卷于歸後之作按道光二十年庚子采蘋年十四至咸豐元年辛亥恰為二十五歲與卷六評語亦正符合則其于歸之年為元年辛亥或無疑據此其生年當在道光七年丁亥年六十七而卒是編蓋光緒二十年甲午奉新許振禕為之校刊梓行以編年為體起自道光二十年庚子迄光緒十九年癸巳凡五十三年中所作都分十卷卷一庚子至丙午卷二丁未卷三戊申卷四己酉卷五己酉至庚戌卷六辛亥至乙卯卷七丙辰至丁巳卷八戊午至己未卷九庚申至辛卯卷十壬辰至癸巳共存古今體詩二百九十首每

首之下各附乃舅仲遠評語每卷之末別有總評惟自卷九以下為仲遠歿後所作評語則許振禕所撰矣按張紈英詩集中有紅梅次大女采蘋韻一首附錄原作注曰時年十三又寒柳采蘋原作四首皆不見於是編而是編所收為十四歲後所作足見是編為曾經刪次者也觀夫卷末張仲遠總評或是編卷九以前即為張氏為之編次歟自卷九以至卷十則許氏所編於編末許氏跋語之中差可斷定至於采蘋之詩筆致閒拓出語雋雅格律謹嚴含蓄尤為深遠第以其遭際艱絕故所為詩大抵淒涼哀婉以愁苦之詞寄意其感懷述哀等諸首語意

沉摯不忍卒讀實為閨秀中罕見之才惟編中卷三卷四擬古詩讀詩雜擬等數十首篇什之多幾佔全編三之一所擬既未能盡肖其人且牽強比附淺薄無味徒穢其書而已又篇中所附張仲遠之評語雖不無中的之論惟往往炫過其實失之虛譽亦不免可議耳

早花集一卷 同治六年丁卯刊本

清吳葯撰吳葯字湘蘋號畹芬江蘇嘉興人父吳基吳葯幼聰慧性强記六歲其父授以經文即琅然成誦十歲後即憚力於詩年十八歲歸李貽德為室年二十六卒嘉慶十三年戊辰貽德撰亡婦吳葯小傳謂甲子以後所作甚尠有作亦皆棄去所有皆癸亥以前詩欲為刪次展卷輒悲葉霞馮君代為點定屬其妹聳沈君錄之顏曰早花其舊名也則其詩集之編輯已在湘蘋既卒之後矣是編不以年編亦不以體分存詩一百八十餘首裒為一卷其題辭題詩閨秀題詩小傳等則概置之卷首

焉考其傳中所云則是集之成當在嘉慶十三年戊辰而其單行本則未見至貽德卒後朱蘭為刻攬青閣詩鈔二卷嘗附刻早花集於其後同治六年丁卯朱氏另為貽德梓行夢春廬詞又附其集並行蓋即是編也按集中錄別諸首貽德注云自甲子年後所作零星存稿數十頁併有別存詠物詩一卷皆已失去則是編已非完稿或者湘蘋所作詩當時即以詠懷詠物而分別錄存是編大抵皆性情之作其即詠懷詩之部歟其除夕自題稿後有句云慚愧海棠花太艷筆情應受杜陵呵其二云但逢好景多無負能道真情始可傳和曲竟難工白雪詩才

差幸近青蓮貽德亦謂其不屑以閨秀自命其自負可知然就其詩而論天分甚高詩格亦頗不俗造句俊永意亦往往足以達之惟氣魄精神皆未臻醇厚之境究竟脂粉之痕未能全汰自謂近青蓮者蓋亦標榜而已

珮芬閣焚餘一卷 道光間刊本

清緱山謹客撰緱山謹客者查若筠之別署也若筠字珮芬一字綺菴浙江海寧人汪如瀾之妻道光十一年辛卯如瀾卒若筠廢絶吟詠悉取其所著投諸火其子於殘爐之中掇拾數十章復經若筠自行刪訂因以焚餘名之乃未及付梓而若筠亦卒考其篇首曹貞秀題詩自注爲道光十三年癸巳顧蕙題詩自注年月爲十四年甲午則若筠之卒當在十一年辛卯之後而十三年癸巳之前也是編都爲一卷首題詩次各體詩一百三十餘首次詩餘二十餘闋末其子跋語附焉惟是編跋語殘缺不完無從考其刊行年月依編首題詩所注年月計之當在道光十四年甲午之前後按若筠詩詞見於名家選集者徐乃昌小檀欒室閨秀詞續補遺中選録三闋並附略傳謂爲刑部郎中世俠之女而是編首載其兄世倆題詩與世俠若兄弟行故頗疑其說非是單士釐清閨秀正始再續詩集初編之四下卷中選載其掃墓詩一首與是編所載無異而其所附略傳謂著曇陀雨館詩存而不及是編亦無緱山謹客之別署但考之是編諸家題詩及所存之跋語中皆無一語述及曇陀雨館詩存者或者單氏未見是編而別有所見歟又陳芸小黛軒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詩中謂珮芬閣詩餘一卷不知何如人所著題曰緱山譴客觀其中小序自稱若筠無姓氏里居可考末後附水西雲舘吟集則稱揚州張慧卿慧卿似青樓中人未知與若筠是一是二按是編題曰緱山譴客其中有序自稱若筠等固如所述而其子跋語明載編末且謂右詩詞若干卷先母查太恭人手著也則其為查若筠已甚明其編首顧蕙題詩自注甲午仲春奉題緱山夫人焚餘遺稿云云此外其兄世偁題詩以及其夫娣趙棻題詩等皆足証其為名門閨秀况論詩詩亦嘗著錄趙棻其人竟以若筠為青樓中人實未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且是編之後亦未附有竹西雲舘吟集則陳氏所本與單氏所本又有不同也至於是編內容詩詞皆未見所長其詩除哭兒[illegible]諸首尚有可取外大抵皆為詠物之作性靈韻味二者兼無字句音節尤嫌其拮据聱牙不易上口蓋刻意排偶勉為湊泊學問造詣皆有未逮之故耳其詞體近側艷較諸其詩稍有過之雖不免因襲古人成句然往往一句之奇亦頗秀麗可取是其人聰明天賦自有其所長求之閨閣之中亦殊不可厚非也

袁氏三妹合稿四卷 隨園全集本

清袁機袁杼袁棠合撰袁機字素文浙江錢塘人隨園太史之三妹也適高氏子仳離携啞女大歸依兄居隨園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四十所著有列女傳三卷未梓[illegible]隨園嘗撰祭妹文以悼之並集其遺詩為素文女子遺集一卷其四妹杼字靜宜一字綺文諸生韓思永室夫子俱卒携女來隨園年五十六而卒其詩集一卷題曰樓居小草其從妹袁棠字雲扶號秋卿為其叔健磐之第四女也歸汪孟翊為室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年三十八以產難卒所著繡餘吟稿盈書閣遺稿各一卷是編蓋隨園捃拾三人遺著或編次或審訂合輯成集為之刋行因以袁氏三妹合稿名編焉素文女子遺集一卷首隨園之女弟素文傳次遺詩三十一首次隨園祭詩四首次附錄輓詩八首按集中隨園祭詩有序曰妹少時吟詠極多陳燭門先生國朝詩品中存十之七嫁後良人戒詩稿亦散失茲檢其歸寧以來之作付之開雕則是集非袁機之全集也甚明考惲珠閨秀正始集著錄其詩皆見於是集當為選自是集而其中有輓兄子才詩者陶姬是集作輓陶姬序題小字曰阿兄詩者或為傳寫之不同歟按是集所收之詩以五七言絕句律詩為多為

數雖少大抵情性之作惟才力稍弱故雖力搴乃見終不免矯柔造作然較諸謹守格律空言排比者則差勝一籌耳其袁杼樓居小草一卷首隨園所撰四妹韓鴻人墓誌銘次題辭八首次遺詩六十餘首按袁杼詩格亦近隨園而天才較優於乃妹袁機故其所為詩大抵皆感懷身世之作真情流露韻味深遠鍊字琢句尤清奇可喜其聰明天賦實有過人者集中所取哭兒悼亡述懷詠懷寫懷雜詩病危作囑女[illegible]諸首情摯意深實令人不忍卒讀袁氏三妹當以斯人為最惟細玩是集所收諸詩似皆為其歸寧以後所作其早年著作則付闕如殊為可憾

蓋其晚年身世堪憐所作亦多淒涼哀怨之詞氣魄則不免失之弱耳袁棠繡餘吟稿一卷首隨園所撰序次汪孟翊序次詩一百三十餘首次附盈書閣遺稿一卷首隨園序次遺詩五十餘首次汪孟翊跋語是卷蓋袁棠逝後其夫汪孟翊所編輯者也按袁棠為隨園堂妹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曾屢言之而陳芸所著小黛軒論詩詩謂為隨園第二妹實誤也況袁機袁杼集中皆有送雲扶妹之作則袁棠非二人之姊也甚明陳氏之失前於著錄該篇時曾詳論之按袁棠自粵西歸即居隨園嘗從隨園學詩故其詩格亦近似之其工力略遜於袁杼而天

才則差勝於袁機其詩頗清新可愛篇什之中時見秀句蓋秀麗有餘醇厚不足是作家之詩非詩人之詩也綜而觀之三人詩格相近才力不同致有高下伯仲之差然較諸吟詠風月浪得虛名者實不可同日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福祿鴛鴦閣遺藁不分卷寒碧詩存不分卷林下雅音集本

清冒俊及其女陳鉦撰冒俊字碧纕自號碧纕內史江蘇如臯人生於道光八年戊子年二十二歸錢塘陳坤為室夫婦能詩每相與分韻唱酬聞者艷之惟冒俊不喜存稿每每焚之故其詩詞所傳極少嘗為清代女詩人王采薇汪端吳藻莊盤珠四人校勘遺集總其名曰林下雅音集光緒十年甲申年五十七而卒其次女陳鉦字靜漪幼從母教亦善吟詠歸王氏逾年而卒年僅二十有二同治十三年甲戌乃弟陳銓輯其遺稿題寒碧軒詩存迨冒俊既卒其夫陳坤勉輯閨中灰燼殘餘得詩詞四十餘首會為一集題曰福祿鴛鴦閣遺藁與其女遺集寒碧軒詩存並附林下雅音集之後而行世焉按陳芸小黛軒論詩詩謂碧纕嘗重刊秋水軒等集以己集附其後稱林下雅音集其說蓋未深考蓋冒氏詩集為其逝後陳坤所集是編序文之中數數言之足証方其生時蓋未嘗刊行詩集何由附入己集又考林下雅音集總目於此二集皆著錄其為附錄殆無可疑編為林下雅音集附入福祿鴛鴦閣遺藁不分卷首遺像次俞洵慶序徐禕文等題詞次遺稿家訓五言律詩十二章以下各體詩二十餘首詞四闋次重刊自然好學齋詩鈔後序等二文次附錄陳坤冒氏事狀以及壙銘祭文哀詞輓聯悼亡詞和章夢覺吟等其子陳銓跋語則附之篇末焉寒碧軒詩存首載陳坤冒俊題詩次陶文鼎序次江有燦李家瑞詩評次沈映鈐等題詞次詩存以體分別先後之次曰新樂府四章曰五古一首曰七古四首曰五律三首曰七律四首曰五絕四首曰七絕十八首共存詩三十八首附詞二闋其詩詞間有江李二氏眉批末其弟陳銓跋語附焉按冒俊詩詞所存既尠且多淺陋語率意俗殊不足傳陳芸評曰詩詞不過三四十首且淺陋惟家訓十二章尚沉摯不流迂腐數語頗中肯要惟其校刊林下雅音集厥功甚偉其人固不必因詩而傳也至其女之詩尚不逮乃母蓋初學膚淺尚未及門烏論堂奧江李二氏眉批阿腴備至實非確論蓋亦因人而施殊未足論也

花簾詞香南雪北詞各一卷 附林下雅音集本

清吳藻撰吳藻字蘋香自稱玉岑子浙江錢塘人為碧城仙館女弟子善填詞尤精音律綷商綴羽不失分刌嘗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名曰喬影吳中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時傳唱歸同邑黃某為室兩般秋雨盦筆記謂其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吳藻喜與文士往來自顏所居曰花簾書屋道光九年己丑自訂詞集曰花簾詞陳頤道趙秋舲為之序而刊之其後移家南湖潛心奉道自顏其室曰香南雪北廬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輯其未刊餘稿剞劂成書曰香南雪北詞仍從其居室之名也是編為如皐冒俊為之重行校刊以入林下雅音集者也都分二冊花簾詞首張景祁陳文述魏謙升趙慶熺諸序次吳藻略傳及秋雪漁莊詩一首為冒氏輯自國朝正雅集者以下花簾詞一卷計小令一百七十餘闋香南雪北詞首吳藻自序次香南雪北詞一卷計存小令一百二十餘闋末附樂府首小序次南北仙呂入雙角合套次南南呂一套次南仙呂入雙調一套次南呂套次南越調一套共存四套按吳藻之詞於有清一代女詞人中罕見其儔蓋詞本管弦之音吳藻精通音律故其所作聲律並佳清切婉麗綺旎近情其詞之佳者則妙脫蹊境迴出慧心不流於冶蕩之音兩般秋雨盦筆記謂為風世書仙寄心盦詩話謂其填詞則有玉田碧山之妙云云斯說以論吳藻誠非虛譽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綠雲山房詩草上下二卷卷首卷終各一卷 光緒四年戊寅刊本

清勞蓉君撰。蓉君字鏡香，號朵卿，自號山陰女史，浙江山陰人。生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幼承母教，與二姊蘭君、蓮君並擅詩畫，時人或方之以劉氏三姝。蓉君年二十三歸陳書卿為室，于歸十載，遂以疾卒，時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年三十有二，其子昌沂猶未周歲也。初蓉君于歸之前，火其詩稾。其婚後所作十載之中約及千首，數經名家戡校，及書卿刪選，復裒輯以前燼餘舊稿，編次成帙。歷三十二年，其子昌沂成立，至光緒四年戊寅，其夫若子始謀付剞劂。乃其子以歷經諸家以己見參校，不免失真，遂就選本與原稾合勘，悉還其原本之舊，復補遺四五十篇，梓行問世，即是編也。是編都分二卷，以編年為體，起于道光九年己丑，時蓉君年十四，計存詩四首，乃焚餘僅存者。除此而外，皆道光十八年戊戌于歸以後，迄于二十七年丁未十載間之作也。二卷計存詩三百八十餘首，附存和詩六首。而以其夫書卿序言及諸家序文共十餘篇，彙為卷首一卷。其題詩七十餘首，其夫跋語、悼詩四首、勞夫人事略一文及其子昌沂跋語，見別為卷終一卷，與卷首分別附之，是編前後不入卷次焉。按蓉君詩才清雅，秀麗自然。是編所收，情真意摯，多情性之作，低徊婉轉，好為淒楚之音，長歌短什，各有其長。惟其詩情溢于詞，屬辭造句，殊嫌其未脫於濫俗，是天分有餘，學力不足，故其所為詩多涉纖仄，而氣魄韻味亦有不勝，蓋所謂變徵之聲是也。雖然，就其人而論，固不必過事苛求，第取其所長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聽秋軒詩集三卷乾隆六十年乙卯刊本

清駱綺蘭撰綺蘭字佩香號秋亭自號句曲女史江蘇句容人家世業儒綺蘭少通典籍能吟詠適金陵龔世治未數年而寡撫螟蛉女食貧自守以詩畫自娛執贄隨園之門為女弟子又因隨園之介師事王夢樓頗得其教益是編所存皆夢樓為之刪定者也夢樓為題秋燈課女圖一絕有句云窗外秋聲不可聽綺蘭得詩遂以聽秋名所居兼以名其詩集焉是編首隨園夢樓曾燠三序次目錄皆不入卷以下詩集三卷不編年亦不別體卷一古今體詩七十六首卷二古今體詩六十五首卷三

古今體詩七十七首共存詩二百一十八首按隨園詩話續集始見綺蘭之名謂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采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考辛亥乾隆五十六年也時隨園已七十六矣則綺蘭及門甚晚可知是編袁氏序言謂佩香走幣來曰蘭幼讀先生詩而愛之且學為之足見綺蘭之於隨園私淑已久其為詩效步隨園亦非一旦之功而隨園於續詩話中數道其詩思清妙許為雋才蓋亦非虛譽綺蘭之詩沖和雅正頗能蟬蛻於習俗之外不為吚嚘之音亦不蹈纖仄

之習按閨秀之詩往往豔纖之音即掇拾古人牙慧勉強湊泊而成得詩格清雅淡遠若綺蘭者實屬匪易惟所收大抵皆吟詠景物題贈屬疊之作殊難見其性靈隨園論詩情性為上今綺蘭之詩適取其反而標榜袁門似覺其不類若字句之效要不過皮毛而已然而第就其詩而論亦自有其足傳之道耳

金女士詩文遺集上下二卷 民國七年戊午排印本

民國金婉勤撰。婉勤字淑昭，浙江錢塘人，金永字道旺之幼女。幼從父課讀，兼從女師習英語，中西文薄具根柢。嗣師事江油饒時中字君協，攻經史義例之學，兼事吟詠，數年之間，成績斐然。民國六年丁巳年十九而卒，計其生年當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也。婉勤既卒之後，其父謀印遺集，因取其所作詩文，倩饒時中為之董理編次，成上下二卷。卷上文集存十有二篇，卷下詩集存各體詩約五十餘首，別附饒時中原作和作數首，至蔣玉稜序、金永題辭、饒時中哀辭、金女士傳、遺照三幅並贊，及目錄等，列為卷首，乃兄跋語，別為卷末，分別置之。編首末不入卷次焉。按是編文集所存，多史論、書後之文，似為窗課所作。其史論諸篇，多據詩序、傳註，附會其說，淳淺陳腐，殊無足論。至書後之文，亦大抵因襲前人牙慧，引申其說而已，蓋仍未能盡脫制藝之窠臼耳。然文字清通，序事議論，有條不紊，似亦不無可取也。詩集所存為數雖少，而各體兼備，其內容則未臻佳境，蓋初學之作，陶冶之功未逮，故其為詩，拘謹矜持，為格律所縛，乃未能發揮其才。惟落筆不俗，不流於纖仄之風，立意清新，不[illegible]摹擬之習，斷金零玉，亦頗有秀句可尋，抒寫情性，往往寓意頗深。較諸其文，實有過之。第恐是編所存詩文，或為窗課所作，難免經人刪易，非其本來面目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香雲外居詩鈔一卷 民國六年丁巳排印本

清曹楚生撰楚生字婉莊江蘇常熟人其家世未詳據其子楊鑑瑩序謂我母幼穎悟性耽幽靜受師傅之善訓得父兄之緒論讀書於天香雲外居者十餘年瀏覽典籍文詞斐然邑有湖山之勝家有臺沼之雅出其餘情兼涉詩賦歌辭當夫清遊佳日必有所託以娛老親以起詔儕輩所為詩意境清越今所存凡三百餘首皆當時韶年閨房之作則楚生之家世必書香名門楚生之學亦秉家學之淵源也序首末不書題名為丁巳重陽棟人楊鑑瑩足見斯編之行當楚生新喪未久則其卒或即

在民國六年丁巳編首小影題六十三歲肖影雖未必即可斷定為楚生卒年當知楚生之年已將近古稀據此假定以推其生年當在道光末年咸豐初年之間矣據其子序知其詩詞大多閨中之作婚後所作甚少所著有歌詩四卷詞一卷而是編則僅存詩一卷題天香雲外居詩鈔者因其閨中書齋之名耳是編首載小像次其子序言以下詩鈔都為一卷不編年不別體共存詩約百二十餘首按是編所存以近體詩為多內容大抵吟詠景物情性之作古語云詩窮而後工楚生居處深閨環境優裕閱歷既少又未經事故故其吟詠皆繡餘之閒一時感

興與夫易安淑真之飽經憂患者心情迥異其詩自亦不可同日語也惟就其詩而論詩筆雅淡頗俱清新之氣雖格律未嚴音韻不盡調叶是所疵病詞藻修績則尚能脫俗不蹈因襲之習如蕉窗聽雨一首涼風做雨又新秋竟夕颼颼聽未休入耳清聲能洗俗窗前不負種蕉稠詞句皆不落前人窠臼實為其人之特長且據其子序云其詩共為四卷尚有詩餘一卷今是編所存僅百餘首而不及詩餘當非全帙即以之而論其人之詩或不免乎蠡測之譏也歟

梅花館詩集一卷詩餘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言氏家集排印本

清汪韻梅撰。韻梅字雪芬，浙江錢塘人。父汪炳恩，母邢玉成，著有味蔗軒詩鈔。祖母潘素心，著有不櫛吟，皆有名於時。韻梅家學淵源，得兩代慈親薰陶，幼即能詩。及長，歸存白玉之子常熟言家駒字應千為室。其姑白玉亦當代名閨詩人，著有舞霞樓軼稿。韻梅子媳丁毓瑛又擅吟詠。韻梅母夫兩家皆三代詩人，處境之優越，閨秀中實罕有其儔也。韻梅從夫宦遊北地，久居津沽，井臼之餘，吟詠無間。所著梅花館詩集詩餘共六卷，晚年手自刪定，取予極嚴，所存不及原稿十之一二。未及付印而韻

梅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卒。至三十四年戊申，其次子敦源始重事編次排印成帙，即是編也。是編首嚴修、王守恂序，次閨秀題詞，次梅花館詩集一卷，不編年，不別體，共存詩約百首；次梅花館詩餘一卷，共存詩餘約二十闋。末其夫言家駒、夫弟家震乃子敦源三跋附焉。其詩集所存各體兼備，以近體為最多，試帖詩十數首，則課子者也。詩餘所存則皆小令而已。按是稿據家駒跋謂手定本，敦源跋謂庚子亂作，全家避地，什物蕩盡，獨此冊巋然。又謂重事編次，其仍為韻梅自行刪定而其子重加編次者可知。單士釐正始再續集謂稿經庚子之亂散失，其子

搜集所餘集而成者，或非事實。若是編果為韻梅手定，以六卷之鉅，著而所取僅此百首，其選汰之苛，未免過之矣。其詩筆醇實，不事浮飾，雖格調有近於虛白潘氏，而風骨氣韻實遠遜之。集中所存非矣音賡唱之什，即詠物賦事之詩，抒寫性靈言情之作極佔少數，況刪汰過多，其所編所收亦殊不足，即以之論其人之詩也。至詩餘所存雖少，大半精華，以較其詩，則所擅者在於此耳。

花鳳樓吟稿三卷 道光十八年戊戌娜環別館刊本

清蔡紫瓊撰紫瓊字繡卿一字玉婷江西德化人蔡壽祺之姊湖口周文麟之室也繹奩筆記謂姊幼慧九歲通琴理從吳步荼學畫墨蘭即能摹其筆意十二歲工隸書尤喜吟詠癸巳冬于歸次年春月以疾卒年二十有四按癸巳為道光十四年則紫瓊之卒在十五年甲午其生年即當在嘉慶十七年壬申也所著花鳳樓吟稿經同里陳世慶為之選定三卷乃弟壽祺選輯國朝閨秀詩鈔嘗著錄其詩選載無多又別刊全稿行世即是編也全書編為三卷首許乃普樊雨龔鉽諸序次陳世慶所撰小傳次花鳳樓吟稿三卷以編年為體卷一自道光三年癸未至九年己丑存詩五十一首卷二自十年庚寅至十二年壬辰存詩四十二首卷三自十三年癸巳至十四年甲午存詩五十首全稿計存詩一百四十三首篇末諸家題詞附焉按紫瓊之詩清新典雅詞正律嚴雖格調不俗而平易無奇篇首陳世慶所撰小傳謂余為選定其稿句法渾成情韻兼勝隨園女弟子中可與金逸汪玉軫相伯仲方之古人亦方維儀黃幼藻之流亞也於紫瓊之詩推崇至此實不免有溢譽之嫌蓋金逸汪玉軫之詩皆以才氣勝隨園於二氏推許備至紫瓊之詩以平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見長情韻才華方諸二氏實有遜色若方黃二氏則更無論矣惟集中若落花詩明月篇諸古詩詞意兼有可取迺為斯集之傑作其王雲儷女士綠窗吟稿題辭四首中有半出陶鎔半性真之句以論紫瓊之詩其病適在於有欠陶鎔耳

天韻閣詩存不分卷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排印本

清黃箴撰黃箴字蘭因自號爲湖女士籍貫身世未詳按是編諸家選集著錄者極少僅陳芸小黛軒論詩詩著錄其人謂近有天韻閣詩集兩種一稱李蘋香爲上海妓一稱黃箴字蘭因秀水人其中詩句強半皆同是爲一人無疑考是編作者黃箴字蘭因陳氏謂蘭因者或爲筆誤雖無籍貫就自號爲湖女士既未詳爲秀水人可加陳氏所謂題名上海妓李蘋香所著之本內容與是本大同小異則[illegible]編作者或爲一人陳氏所云固極有見第以未見李本不敢斷定其爲一人或二人之中必有一掠美他人者然就是編內容而論作者身世頗有可疑如編中不及作者小傳一也編首題籤題詩及編末題詩均不著姓名而以別字署名二也詩中贈和之作皆題有贈或有和等富非其人親春三也依此頗疑其人身世未必名門閨秀且集中落花有和八首存一中有任他青萍團水國竟教紅粉逐泥塵之句又賦蘭一首中有如今深悔當門種之秋雨空山腸斷時之句則其人或亦爲青樓中人歟其書扉頁題籤自題紫英署檢鈐印小萬柳堂當爲吳芝瑛所題無疑編首題詞謂小扶風館集國朝人詩句爲梳鞠錄余更聯爲七律得十章緬陳迹於古人發膺情於方寸其意惟吾蘭因心知之也時天韻閣詩存付印畢即以弁之卷首乙巳七夕岫雲則黃箴亦爲時人可斷言也而是編或即岫雲所爲印行者編末又有江東舊孫之校理天韻閣詩存尾題四絕四首可知校理皆出江東舊孫之手豈其人與岫雲即爲一人歟是編首天韻閣主人小影次岫雲天韻閣詩存題詞次目次以下天韻閣詩存依體爲別曰五言絕句曰五言律句曰七言絕句曰七言律句曰古風共存詩約三十餘首編末則江東舊孫之校理天韻閣詩存尾題四絕存焉按黃箴之詩芊緜婉麗清新有致言情賦事殊有含蓄蓋其人天分甚高性情真摯故其所爲詩亦能於纏綿蘊藉之中兼擅風流倜儻之氣雖不免流於纖仄浮薄之習第就其長而論設非捉刀者所爲洵屬難能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名媛雜詠三卷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刊本

清邵颿撰。颿字無恙，山陰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乾隆壬子袁枚序，稱颿為明府。又編前姚禮序亦云先生一代才人，八叉妙手，前身是月，滿縣皆花。是颿蓋乾嘉時人，而曾官縣令者。其書都凡三卷，而以袁枚、姚禮、邵錄三人序，及諸家題辭、門人葉汝霖所撰凡例與夫本書目錄別為一卷，不入卷次。按其書卷一有邵氏自序，謂偶讀吳梅村士女圖十二絕，愛其俊逸駘宕，寄托淵永，戲廣其意，以為是編，則其書蓋因吳梅村士女圖十二絕而廣之，撏摭史傳，旁採舊聞，紀事始於三代，而下迄清初，計夏四人，商二人，周六人，魯二人，衛四人，晉四人，鄭一人，齊二人，楚五人，吳三人，越一人，魏一人，秦三人，西楚一人，漢二十二人，西漢十人，蜀三人，魏四人，吳六人，晉二十人，宋四人，齊四人，梁五人，陳四人，前趙一人，後趙一人，前秦二人，後燕一人，南燕一人，後涼一人，北魏六人，北齊四人，北周一人，隋六人，唐六十一人，五代一人，閩二人，吳一人，南唐六人，蜀四人，宋二十九人，遼五人，金三人，元十八人，明二十三人，總計全書所詠，都凡二百八十八人，體例略倣梅村士女圖詩，人為一絕，而各加標題於其前，並於標題之下略紀其事，更倣馬和之毛詩圖遺意，人為一

圖，核其所詠，大抵貞淫並列，美刺兼收，義存規鑑，意有別裁，雖雜以稗官，往往難於徵信，而繪影繪聲，描寫工緻，亦足資於欣賞，姑存之以備一格焉可也。

明秋館集四卷 民國三年甲寅排印本

清裘凌仙撰。凌仙字筱雲，江蘇甘泉人。生八歲而母卒，父雲棟以通判聽鼓杭州，躬自課讀。凌仙穎悟過人，十三歲能詩，十五歲能文，迨年及笄，已博覽經史，下筆不假思索。年二十，歸秦氏子。秦氏宦遊燕魯趙間，家計窘迫，凌仙遊居杭州，恒借名應學海、詁經兩書院試，以博膏火之資。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秦氏卸任歸杭，家貧如故，凌仙躬親操作，勞瘁益甚，三十二年丙午竟以積勞卒。先是凌仙自顏其室曰明秋館，以秋氣清明足以發揮性情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病甚，自知不起，遂命子女裒集舊稿，成明秋館集四卷，即斯集也。其書凡文集一卷、詞集一卷、詩集二卷，而以凌仙自序附之各集之前，又文集之前有民國元年壬子樊增祥及宣統三年辛亥朱瑞麟序，詞集之末有民國三年甲寅其子聯元、聯奎跋及女飛卿跋。按其子跋云：今之得以朝夕相見存在不滅者，僅斯遺稿，又安可湮沒而不彰？是以謹將原集略加選擇，以付棗梨。則是編蓋民國三年甲寅其子聯元等重加釐訂以付剞劂者也。其書詩文皆不編年，僅以體分。文多凌仙借名應試之作，雖屬課藝，然解經各篇既時有新意，秦良玉辭及海參崴形勢考諸篇亦足備史材，求之閨閣殊不多見。其詩亦格調清綺，情味婉篤，集中多遇時感慨之作，而尤以詠秋日者爲最工，風格與長真、長離二閣爲近。至於其詞則似非所長，體倣花簾，而才情邈遠，不如其詩之超遠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庫收有蘭雪集一卷，按張先生提要辨明此篇較四庫多一卷，收採點較四庫所收孟本詳賅

蘭雪集二卷　光緒八年壬午重刊本

宋張玉娘撰。玉娘字若瓊，自號一貞居士，浙江松陽人。父名懋，字可翁，號龍巖野父，舉孝行，仕為提舉官。母劉氏，亦賢淑善翊內政。年將艾始生玉娘。玉娘生有殊姿，敏慧絕倫。祖父名繼大華，字先大，由貢生仕為登仕郎。曾祖父名再興，字舜臣，登淳熙八年辛丑進士，仕為科院左迪功郎。高祖父如砥，字京固，以慶恩誥下，為承務郎。世以宦為家。玉娘籍世澤，襯家學，遂於詩詞。時人以班大家比之。家有侍兒二人，曰紫娥、霜娥（松陽縣志作輕紅、翠紅），皆有才色。又畜一鸚鵡，并辯慧能知人意，因號曰閨房三清。及笄，許字沈佺。佺為宣和對策第一人沈晦之子，玉娘之中表也。後玉娘父有違言，而玉娘與佺不忍背信。適沈氏宦遊京師，感寒疾，病甚，玉娘折簡寄之，矢志死以同室。沈視之噓唏長嘆，遂瞑目以死。玉娘自是哀惋欲絕，無復生人之趣。父母將為另卜佳偶，玉娘不自安，遂得陰疾，以卒，時年二十有八。霜娥及鸚鵡皆以憂死。紫娥亦自經而殞，咸從殉焉。考王詔張玉娘傳稱其曾大父登淳熙八年進士，又謂其母年將艾始生玉娘。又考集中有王將軍墓一詩，自註云宋王將軍名遠，宜松陽人，宋亡與元兵戰於望松嶺死之。據此以推，則玉娘之生年約在宋理宗淳寶間，卒年約在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至二十年之間。與王傳卒年二十八歲之說適相符合。浙江通志以為宋人，似較四庫全書總目題要之題為元張玉娘者為近是焉。按秀野草堂元詩選謂玉娘明古人以節自勵者多託之幽蘭白雪以見志，因以蘭雪名其集。惟自宋以來刊本久軼。清順治間山陰孟廣文稱舜司鐸松庠，始重加校訂以付剞劂。是編首有光緒八年松陽縣知縣皮樹棠序，編末有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沈作霖跋。據沈氏跋云，是集順治年間山陰孟廣文稱舜校訂付梓，迄今又二百年，竟失藏板所在。昨春霖過家先叔亦農處檢出舊本，商付剞劂。又據皮氏序云，予承乏是邦，睠懷芳烈，於是訂其訛誤，補其缺殘，廣傳河北之箋編，贊邦中之媛則。是編蓋光緒八年壬午松陽邑守皮公據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沈作霖刊本重加校訂以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編首有王詔張玉娘傳，編末有蘭雪集補遺，並以孟稱舜序張玉娘文貞文祠記、弔張玉娘詩、王詔鸚鵡塚詩、劉仁崗弔張大家詩、唐九經讀蘭雪集詩、唐九緯鸚鵡墓贊、孟遠弔張玉娘詩、孟思光校蘭雪集詩、曹立身鸚鵡塚詩及潘茂才鸚鵡塚詩附之其後，皆不入卷次。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是集作一卷，核其所

錄。蓋即順治間孟氏刊本，是編卷數較四庫多出一卷，上卷凡詩六十九首，下卷凡詩三十五首，詞十六闋，總計全集凡詩詞一百一十章，較之孟本，搜採頗稱詳賅，又編末據秀野草堂元詩選補入遺詩十首，亦爲孟本所未收。按玉娘才情俊逸，而遭遇多厄，相思欲織而難成，琴絃既斷而莫續，觸目傷心，非愁即恨，故其發之於詩詞，亦多哀怨之作，纏綿悱惻，悽楚欲絕。詳其所詠，似皆爲其生活之寫照，情真語摯，不作無病之呻吟。至其風格，則大體摹倣易安居士，而能得其神似。雖詩中如拜新月以圓見爲韻之類，通韻甚多，然出之閨秀，亦非鉅病，吾儕亦不宜深責之矣。

倩影樓遺稿詩一卷詞一卷 同治二年癸亥重刊本

清陸蓨倩撰。陸倩字芷仙，江蘇陽湖人，系出名門，爲陸秋巖之妹，浙江巡檢謝俊士爲室，從宦兩浙，與吳蘋香、周暖姝諸女士友善。後其夫沉緬於酒，伉儷失和，兼以文字之因爲讒言所中，家庭之間益不相容，卒致仳離，乃自焚其稿，而歸毗陵，棲心內典，屏棄文詞。咸豐十年庚申，洪陽陷常州，艷其色，欲犯之，卒不屈，詈賊，飲刃而死。所著有繡餘吟稿、隨宦吟二卷、後焚稿、大歸詩詞，幾全歸灰燼。初，全繩武以友於其兄之故，曾錄繡餘吟稿副本，因更與陸蓨倩戚族程曾洛字柯亭，別彙殘餘，重加編次，以活

字板印行百冊以傳世，題曰倩影樓遺稿者，蓋柯亭因其所居倩影樓之舊名而題其集者也。至同治三年甲子，柯亭復以活字本幾經亂散佚殆盡，遂與歙縣洪本燿謀重刊其集，因就活字本詳細校定，付諸梨棗，即是編也。全書都分二卷，首程東釗、程曾洛序，次魏謙升原序，次續刻題辭，次原刻題辭，次倩影樓遺詩稿一卷，不編年，亦不別體，計存古今體詩約百三十餘首，次倩影樓詞稿一卷，存詞約四十闋，編末則洪本燿、全繩武跋語也。考陸倩之詩，諸家選集著錄者極少，僅徐乃昌輯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存倩影樓詞一卷，與是編詞稿編次咸同，陸

蒨詞別無刻本，徐氏所本當在活字本與是編二者之中，必有其一也。按陸蒨之詩，諸體具備，而仍以近體為所擅長，詩筆清新，意韻並茂，惟以其遭遇之厄，故吟詠皆淒苦之音，風骨氣脉較為薄弱耳。金繩武跋謂女士辭秘思迴絕，壓倒群雌，其辭多哀，斯言頗中肯要。至於其詞，尤勝於詩，格近漱玉，以婉麗為宗，編中所存雖少，而一一皆其菁華，有清一代閨秀詞人中，罕見其儔。惟集中月華清自題院中木香盛開用花簾詞韻譜之一闋，與其他諸闋情文皆不相類，頗疑其非出一人之手，書眉有墨筆批註，此係程柯亭所作，濫入託名於烈婦詞集之語，惟不知何人所書，何所據而云然，其言雖未必即可深信，而是詞非陸氏所作則甚明矣。

唫秋閣詩草一卷續編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排印本

清繆寶娟撰。寶娟字珊如，江蘇常熟人，幼失怙恃，寄養舅家，姊妹皆擅吟詠，長歸某氏，其夫字棣雲，遊宦北方，寶娟隨任，旅津甚久，與嚴吟侶、呂碧城諸女士相友善。其詩集凡三印，最初以活字排印，餽贈親故，初板壓盡，乃於光緒十八年壬辰重加刪訂，增以近作，排印成書，是為次板，題曰吟秋閣詩草。及寶娟卒後，蒐其遺篋，得壬辰以後所作詩數十首，附諸壬辰印本之後，別為唫秋閣詩草續編一卷，付排重印，是為三板，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其書編校，皆乃弟鍾渭之力也。是編全書釐為二卷，首唫秋閣詩草一卷，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馮煦序言及其弟鍾渭跋語，分列卷之首末，蓋光緒十八年壬辰印本之舊也。次附唫秋閣詩草續編一卷，共存詩三十餘首，卷末乃弟鍾渭跋語附焉。其書體例，兩卷皆不編年，亦不別體，所收大抵皆近體詩，以吟詠事物賡倡之作為多，其所為詩，格調平平，不務新奇，出語自然，不假渲染，雖氣韻兼弱，尚不流於纖仄之習，惟天分修養似皆有未逮，繩以格律，所病甚多，如續編中再疊前韻寄呈曉峰侍御一首有句云：縱談時事頻烹茗，快讀佳草勝飲醪。其頻烹為雙聲字，茗字又平仄失叶，與下句醪字合掌，皆為

聲病之忌，而是編之中，諸如此類者甚多，實不勝一一校舉，要皆未能入律之故耳。

不櫛吟二卷（嘉慶五年庚申刊本）續刻一卷（嘉慶十三年戊辰刊本）

清潘素心撰。素心字虛白（晚年自署綫雲老人），浙江山陰人，知州汝炯長女，生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與妹正心並擅詩名，歸汪潤之為室，隨宦滇閩，及潤之逝後，僑寓京門，親課諸子，登第者四人，壽八十餘，所著有虛白詩集，及不櫛吟續刊三種，及是編行世。按素心不櫛吟詩集凡四刻，初刻於嘉慶五年庚申，為其父所刪定刊行者，題不櫛吟者，蓋欲步閨圍之姊之後塵也。其後嘉慶十三年戊辰，乃子汪同懌續庚申以後數年所作，成續刻一

卷，刊成，附不櫛吟以行，即是編也。其後素心從夫遊宦成滇閩，存稿二卷，喪夫還都之後，復成劫餘吟草一卷，道光二年壬午，其次子懷為梓，續集乃總三卷為一集，而仍總其名曰不櫛吟續刻，是為再續刻。壬午之後，又十年間所作詩，經刪校以為一卷，題卷曰劫餘續草，而其集名仍題不櫛吟續刊，蓋道光十二年壬辰三續刊也。是編編首有乃父汝炯之序，據其所云，是編為素心自十二歲能詩之後，迄于嘉慶四年，二十五年之間所作，原稿十卷，為其夫汪潤之所編輯，經汝炯刪汰，選存

二卷，不編年亦不別體。卷一自乾隆四十年乙未至五十二年丁未，共存古今體詩一百四十三首。卷二自五十一年丙午至嘉慶四年己未，共存古今體詩共九十首。汝惆序、蔣士銓、楊際昌、袁枚舊序，及其諸家題詞，乃弟維堉跋等，分置編首末，而不入卷次。其書眉之上，有袁子才、蔣新畬、楊葭漁、錢浣青、全采江、陳秋穀諸人題評存焉。續刻一卷，亦不編年別體，共存古今體詩五十餘首，乃子同懌於編末跋中誌是編續刻梓行之始末甚詳。按素心初學放翁，繼摹三唐，集諸家之長，不拘於門戶之見，效法前人之風格意韻，而不斤斤於字句之併，蓋素心之詩，以風骨古雅、才氣俊逸見長。字句修續，出之自然，不以雕鏤為能。蔣、袁二氏之題評，獎掖備至，實非盡阿䛕之詞也。惟是編卷一為在室時所作，時處膏粱閨閣之中，於世俗人情，兩無所知，吟詠所得，無非事物性靈之作，則未多得。蓋詩窮而後工，故其晚年遭遇坎坷，發之於詩，則蒼勁老鍊，情容並茂。較是編所存，意境辭藻，皆遠過之。吾人論述素心之詩，當就其全集立論，乃知素心之詩，非僅才氣過人而已。

絮香吟館小草一卷 光緒十二年丙戌刊本

清庫雅勒齡文撰齡文字竹友長白人幼隨父宦遊楚皖間得師事衡陽彭玉麟氏及門數載頗得其傳長歸御前侍衛烏佳氏忠善亭為室嫁未期而寡因扶夫兄子吉順為嗣苦節數十載其嗣子成立為之刊行詩集名絮香吟館者志道韞也其書都為一卷首彭玉麟張佩綸龍繼棟三序以下全集不以年編不以體別共存各體詩約百五十首按彭玉麟序謂延余主家塾時竹友甫齠齔及門數載有夙慧喜吟詠博覽羣書好談忠孝節義及聶隱娘紅線諸故事眉飛色舞踴躍欲試自恨不為男兒管兵萬里取封侯印蓋閨秀而具有豪俠根器者也觀此數語竹友之情性豪放可知矣詩序有云詩言志歌永言故齡文之詩才鋒豪逸行筆雋爽稱心而出不事粉飾情真意摯頗見性靈不蹈纖仄之習亦無矯作之辭然以其處境艱苦故所作多悲涼沈遠之詞如孀閨二十首及感懷等諸首能於淒涼之中不失悲壯之情蓋深得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之旨者也惟其詩信筆所之頗乏藻飾之功屬辭造句往往流於樸俗如哭父一首云嚴君底事赴泉臺一去傷心永不回萬里家山腸斷處春風吹冷紙錢灰樸質不文無委婉之致意隨言盡了無餘韻亦有乖詩人含蓄之旨綜觀是集所作榛楛勿翦實為瑕瑜之作然則第取其人之長亦自有其足傳之道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綠秋書屋遺稿不分卷 嘉慶十三年戊辰刊本

清張因撰張因字淨因一字淑華自號淨因道人湖北江夏人張坦菴先生之曾孫女也善詩畫年二十五歸江蘇黃文暘字秋平為室夫婦倡和名重鄉里阮文達公素諗張因夫婦之才因薦為衍聖公孔慶鎔之師張因遂與阮公妻妾孔璐華劉書之夫人訂金蘭交後延張因為諸妾之師授詩畫唐古霞謝月莊皆從而受教者也嘉慶十二年丁卯年六十七而卒計其生年當在乾隆六年辛酉也所著有綠秋書屋詩集及與其夫黃文暘倡和集曰雙桐館詩鈔掃垢山房倡隨集及與王瓊女士等合刊曲江亭倡和集諸名家選集著錄其詩者甚多是編蓋其卒後其子輯錄詩集所遺之詩又經其夫為之重行編校者不分卷次首目錄次阮元淨因道人傳次輯存各體詩七十餘首不編年亦不分體以下其子跋語閨秀輓章黃文暘哭淨因閨友一百韻其子哭母八十韻等並附卷末焉按張因詩才清雋絕俗取法乎古頗得陶氏風韻其自題詩集後四首其三云詩以言懷愛述真多愁善怨總傷神平生怕作攢眉句說與紅閨漫笑人其四云看破浮生若水漚茫茫天地欲何求讀詩愛讀淵明句只賦黃花不賦愁其論詩識見及其胸懷之豁達於此可見有清一代女詩人中實罕見其儔惟是編為其既卒以後其夫若子輯其遺作而成故編輯之功有病冗雜其中以倡和酬贈吟詠事物為多情性之作頗不多見蓋是編之輯意在補遺剪裁之疏固不必苛責之矣

印月樓詩詞剩不分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補刊本

清王瑞撰 王瑞字湘梅湖南湘潭人生於嘉慶六年辛酉幼穎悟其父之駿好談詩年數歲耳熟便能成誦稍長遂從其父學為詩詞年二十適梅城孝廉夏恒字一卿為繼室歸奩筆記謂宜人工詩詞歸一卿吏部唱酬相得貧居蕭然不以為意吏部痘第後假歸數月宜人病卒按王瑞卒年僅二十九時道光九年己丑也其次年庚寅其夫夏一卿檢其遺稿就其所存者哀而成集付之剞劂名為印月樓詩詞剩者蓋其平生詩詞甚夥大半稿成即燬其所存者亦煨燼之餘剩耳斯集印行之後原板經兵燹之災散佚數頁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其孫鄭錫爵訪獲舊本二十四年戊戌補鐫竣事重印傳世即是本也是編不分卷次首沈道寬王麟羅汝槐諸序次夏恒跋語次毛國翰所撰傳次毛國翰所撰墓誌銘次郭友蘭等題辭次印月樓詩剩不編年亦不別體共存各體詩一百七十餘首次印月樓詞剩共存小令約二十闋最末其孫鄭錫爵後識則重印所入者也按王瑞之詩就集中所存詠物感懷各得其半其間多為與其夫夏恒酬贈之作出筆洒脫不落脂粉氣息因物寄情略見性靈尚非無病而呻纘飾字句者可比惟詩格平平氣魄尤弱意隨言盡一瀉無餘未能深得詩人含蓄之旨蓋纖麗有餘渾厚不足其詩雖未臻善美之境亦頗有其自成之趣至於其詞字句之間力摹漱玉而工力未逮實難免效顰之譏且所存篇什過少無由遴取菁華以餘事目之可耳

紫筠軒詩畧一卷 道光十六年丙申刊本

清湯清玉撰清玉字紫筠江蘇海州人諸生湯國泰字仁山之女國泰門人姜朝玉紫筠軒詩畧序曰嘉慶癸酉四月望夫子夢仙人授玉尺寤而女生據此可知清玉之生年為嘉慶十八年癸酉也清玉性聰慧工刺繡時有鍼神之號耽吟詠蓋得其父薪傳年二十許而卒計年當在道光十二年壬辰至十四年甲午之間所著有紫筠軒詩集考許喬林弇榆山房筆談謂門人湯仁山感神女贈玉之夢寤而生女故名之曰清玉兒時輒染翰為戲自十四至二十得詩八百首有奇全集六卷按清玉詩

集全卷未見兩道光十五年乙未其父國泰梓行清玉詩集亦未見刊本故書名卷數皆未詳今所見者為詩畧二編命名曰紫筠軒詩畧卷二梓於道光十六年丙申即乙未之次年也據編首高南卿序云乙未冬湯君仁山過余齋出其亡女紫筠軒初編見示今年秋將續刊二編語李允璣序亦有乙未冬仁山以紫筠軒詩畧初編見示又謂仁山將續刊二編等語則乙未刊本亦名紫筠軒詩畧可証明矣且今見之本書題卷二首尾皆全似無所佚是為詩畧二編即乙未刊本之次卷據此以推則乙未刊本之卷數或亦為一卷卷目題為卷一似可無疑至於六卷之說仍指全集而言與乙未丙申兩刊本別行故乙未丙申兩本皆題詩畧者即以示別全集之意且二編丁嗣梗題詩有註曰仁山先生方謀梓其全集益足証其時全集尚未刊行所梓者為詩畧耳惟二編弇榆山人許喬林序有余既叙紫筠詩之次年仁山復以詩四卷來徵叙之語此四卷之說既與其全集六卷之說未符以序二編其書全編僅一卷題為卷二存詩未足四十首與四卷之說相去尤為懸殊殊為可疑意者其所見詩稿為全集原稿而詩畧為删畧之本其所叙言卷數等皆指全稿而言者故與詩畧所存未能吻合第以未見初編刊

本及全集詩稿未敢遽斷其必然耳是編全編一卷首高南卿許喬林李允璣諸序次方其洪丁嗣梗姜朝元李森等題詩以下紫筠軒詩畧卷二一卷不編年不別體共存詩約四十首以雜言長歌為多每首之後附有評語或題名或否其有題名者高南卿張蕚樓體齋方雲陔諸氏間有眉批亦然有題名者體齋一人而已至其未附題名者依序文推之或即許喬林氏所批評者歟按清玉之詩多為性情之作亦頗有有關名教者如節婦歌等其詩內容大抵含蓄激礪之意至其思親之作至性至情時時流露迥非閨秀詩之吟花弄月無病而呻者可比惟

不善飾詞，不重格律，一詩之內或七言或五言或雜言，稱心而出，其情雖真，其文則不免朴野矣，且村言俚語不事粉飾，皆以入詩，有如語體之文。凡此種種，皆其瑕疵。然而是編所存，就全集八百餘首而言，不過二十之一，即以持論其人之詩，亦難免乎管窺蠡測之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湘蘭合稿四卷附繡餘詞草一卷 光緒六年庚辰刊本

清宗婉、宗粲、錢念生合撰。宗婉字婉生，江蘇常熟人，父字補齋，母錢氏，念生姊妹兄弟共五人，宗婉其仲也。宗婉于歸蕭氏，生二子，不數年而寡，乃以筆硯自贍，教授里中，女子從而受業者甚多。捻亂之後，隨子北上，所著夢湘樓詩詞稿三卷，光緒六年庚辰其內姪宗廷黻為之梓行問世。按廷黻序言謂光緒四年丁丑，持歸原稿，而詩集末首自註周甲有四，依此推之，斯集刊出之時，宗婉之年齡當在七旬內外，則其生年約當嘉慶十年至二十年之間。乃妹宗粲字倩宜，一字粲生，適同邑陸鐵生，所生子女甚多，諸女皆宗婉弟子，並能吟詠，宗粲詩集蘭香館吟草一卷。其生卒年亦皆不可考，就乃姊之生年以推，亦當在嘉慶中也。其母錢念生字咀霞，亦常熟人，姊妹三人，先後歸宗，補齋為室。念生其季也，生子三女二，皆擅吟詠，所著有繡餘草詩詞集，傳世惜經捻亂，已散佚不全矣。是集蓋常熟宗廷黻為其從姑宗婉、宗粲二人刊集。宗婉吟稿曰夢湘樓詩詞稿，宗粲詩集曰蘭香館吟草，因總其名曰湘蘭合稿，後坿繡餘草者，從山谷詩後刻伐檀集例也。首載廷黻總序，次翁同龢夢湘樓詩稿序，次夢湘樓詩稿上下二卷，共存各體詩二百五十餘首，詞稿一卷，存詞五

十餘闋次翁同龢蘭香館吟草小序宋婉題詩一首次蘭香館
吟草一卷存各體詩九十餘首次繡餘詞一卷共存詞約二
十闋廷澈跋語附焉按夢湘樓詩稿不編年不別體所收以律
詩為多絕句次之長歌最少詩中詠物述懷各有所長大抵以
悲怨苦之詞寄意蓋亦其境遇艱苦使然其詩哀婉有餘氣韻不
足集中賽社竹枝詞以及廷澈和作諸首敘述當時民俗頗為
詳盡又集中記捻亂之作甚多亦可為史料之助也至其詞稿
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集中嘗著錄之其排比先
後與是集同惟是集賀新郎贈張型欽合巹一闋末附註已上

家中之作六字為徐本所無耳按宋婉之詞實勝其詩師法白
石道人頗得其似第以其詞往往勉取前人意境斤斤於字句
之似力不足蛻化於無形之中固難免斧鑿之痕適足為白璧
之玷耳至其妹宋榘蘭香館吟草所收以絕句為多律詩次之
長歌最尠篇什既少選擇尤欠精審其中詩格近於乃姊而實
遜之惟天分甚厚造句用字往往一語驚人亦頗有秀句可存
篇末附其母錢念生之繡餘詞草所存雖少大抵皆擷取菁華
意境蘊藉頗得宋人小令之妙篇末附宋廷澈跋謂叔祖母繡
餘草一冊詩詞雜寫又謂兵燹失去此冊不知出何人之手詩
詞分錄且僅得十之一二頗多竄易末謂今惟據詞入梓所改
就可記者已臆定四五處不能記者仍之云云足見錢氏是集
已非本來面目散佚者尤多是集所收又止限於詞殘存之詩又
歸裁汰徐乃昌著錄錢氏之詞集與是本無異所據或即為是
本今錢氏繡餘草原本既不可得是集又多後人改易實不足
以為持論錢氏著作之本斯集之存亦略窺其風格於什一而
已

綴芬閣詞一卷（民國二年癸丑刊本）

清左又宜撰又宜字麗孫湖南湘陰人太傅文襄公之女孫孝
勛之冢女也幼聰慧授詩禮輒成誦文襄公特鍾愛之年二十
八歸其中表新建夏敬觀字吷菴為繼室敬觀工為詩古文辭
又宜婚後操作之暇時時問益夫婦切磋又宜詩詞因之益有
進境又宜於吟詠之外尤工綉事山水花卉鳥獸文字等頗為
當代畫家所激賞惟體質孱弱病體奄奄至宣統三年辛亥遂
以病卒年三十有七計其生年則在光緒元年乙亥其遺著有
綴芬閣詩詞各一卷詩集未有刊本詞集即是編也是編都為
一卷首諸宗元序次陳詩題詞次綴芬閣詞一卷共存詞六十
餘闋中有自度腔桃絲翠凌波二闋次陳三立所撰墓誌銘夏
敬觀所撰之行述則存之卷末焉按是編體不編年所譜以小
令為多中調次之長調無其自度腔桃絲翠凌波二闋自註曰
辛亥四月廿四夜夢兩仙女遺予異卉二枝其一條色慘碧紅
絲垂垂非花非葉名之曰桃絲其一翠葉淺深相間方圓斜整
形不一致名之曰翠凌波覺而異之因其名各製一詞閨秀詞
人能自度譜調者實未多見所譜二調其桃絲一闋較勝於翠
凌波一闋前者頗與小令眼兒媚人月圓等譜相近惟前段叶

韻稍嫌其單調後段音韻皆佳可稱作家歌矣至於其詞清新
婉麗綺旎近情語工而入律頗得音聲之妙惟以力摹北宋詞
人之作故往往出語而工終不免矯柔造作蓋詞本乎情自然
流露乃能期其情容並茂又宜之詞往往倣襲古人削足適履
情韻自不能勝然而又宜世家之女學業修養自不同凡俗故
其出語婉妙不落俗凡全集之中零金碎玉亦頗有佳什美句
可尋耳

國朝賢媛類徵初編十二卷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清李桓纂輯。桓字叔虎，號黼堂，湘陰人。父星沅，道咸間官兩江總督，勦洪楊軍於粵西，所向克捷，卒謚文恭。桓以蔭官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罷歸家居，著書成耆獻類徵七百二十卷、寶韋齋類稿若干卷，及是編行於世。生平潛心史籍，所著耆獻類徵於清代道咸以前人物掌故，搜羅甚富，又以彼書僅及耆獻，不載賢媛，不足以爲完璧，因復纂輯是編，以補其缺遺，故以國朝賢媛類徵名焉。其書都凡十有二卷，釐爲六類：卷一曰孝，卷二至卷三曰敬，卷四曰慈，卷五至卷七曰節，卷八至卷十一曰烈，

卷十二曰義。又以例言、總目列冠編首，每類之前復別附子目，體例略倣紀傳之體，每類之中各分若干傳，大抵人各一傳，依時代先後以爲次，於道咸以前閨閣賢媛搜羅甚富。按歷代列女傳記多存虛評，鮮有寔錄，是編各傳則但錄其瑰德奇行，不加褒貶，凡其所採錄皆覈寔可信，凡事無寔証、跡近虛美者，概所不錄。又其所輯多採之史冊、方志及各家文集，或甄錄傳誌，或徵引載籍，鴻篇鉅製，碎錦零紈，皆一仍其舊，不加纂改，而於其下標其出處，以資參証，凡所處置，靡不有體。惟分坤貞叶吉分類惟艱，是編分列類目，未免淩亂，如武昌節婦但言其有避

寇之明，乃列之孝類；潘潔妻鄧氏但言其謂以婦女以貞爲上，女紅次之，更宜孝事翁姑，佐夫教子，不必學詩，乃列之於敬女類。若斯之類，皆嫌其不倫。又核其所錄，多有不存姓氏，但云節婦烈女，雖援之載籍，亦似難徵信，此亦未免爲白璧之瑕焉。

清閨秀藝文略五卷 民國十七年戊辰排印本

民國單士釐撰。士釐字受茲，浙江蕭山人，歸浙江歸安錢某為室。其事蹟未詳。是編末頁自註戊辰夏錢單士釐時年七十有一。戊辰為民國十八年，則其生年當在咸豐八年戊午。所著有清閨秀正始再續集初編四卷，即是編行世。是編末有士釐自註，曰：弟不菴為浙江圖書館報徵稿於予，因手錄一通予之，則其書初載於浙江圖書館報，此其單行本也。全編釐為五卷，共著錄閨秀著作二千七百三十一種，計作者二千一百八十八人。至其體例，則大抵先錄書名，間附卷數，以為主，而於其下附注作者姓氏籍貫，其已嫁者兼及其夫姓氏，以代小傳。又其所著錄諸家有母女、姑媳、姊妹、姑嫂、妯娌等關係者，亦一一為之註明。至其他諸書著錄之譌誤，亦偶加按語以校正之。其編末自記曰：晨讀李庚生夫人所著紅餘籀室吟稿，知其欲撰女藝文志、小名錄未成，心竊慕之。夫子嘉其志，為搜羅女史專集百餘家，又購置關於女子詩、徵詩、詩話等類，由是屬草，計得作家數千人。其見於他書而未錄者，遇有所獲，即復補入，如是十年。易稿者屢，雖困於經濟，未遑剞劂，亦冀日積月累，為巨帙耳。據此，則士釐之著述是編，頗非易舉，蓋時踰十年，稿經數易，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殫精力，不事草率之精神，誠有足多。然就其內容觀之，則仍不免瑕瑜互見，未能盡善。分別言之，則其書之長，在蒐求宏富，為名家所不及，且歷來各家所錄，皆以人為主，而兼及著作，又多限於詩詞。是編則以著作為主，且不以詩詞集為限，搜採頗稱詳賅。至其排比次序，皆以姓氏為次，且其所收作者之中，凡彼此有母女、姑媳、姊妹、姑嫂、妯娌等親屬關係者，皆於二人小傳之下，別附按語一一註明，亦頗便於讀者之參考。又凡其所著錄之書，遇有可疑者，則別附按語為之註明，如月窗合稿下附註按語云：王靜紈與張紈同名同字同籍貫，均見柳絮集，必有一誤。且著作又同，不免滋疑耳。若斯之類，尤深合多聞闕疑之旨。此外於著錄各書之板本，亦偶有考證，如朱中楣集之類，考證頗稱詳核。又如一書兩名，或見於兩家著錄，而書名人名互有異同者，或他書著錄譌誤者，亦多所是正。如惲珠閨秀正始續集著錄兩吳湘，一字若耶，為江蘇人，一字婉羅，為浙江人，此蓋誤婉羅為若耶者也。諸如此類，凡有所見，靡不一一為之校正，其於讀者之參考便利寔多。而其尤足饜人意者，則在其考訂不苟，凡有所見，必確有根據，始為論斷，絕少武斷附會之弊。惟其間疏陋之處，亦所不免。就其重要者論之，約有數端，其

所著錄諸書，類多不注卷數，而其所以不著卷數者，似由於單氏未見原書之故。惟既未見原書，則應注其所本，而是編於其出處皆未見注明，且並其書之板本及付書之年代皆缺而不錄，此其疏陋者一也。其書題名為清閨秀藝文略，而所收之書實上及明代，下迄民國，如張引之為明人，是編著錄其人，乃於小傳下附注云以他書不見其人，因破例存之。又其著閨秀正始再續集，著錄汪韵梅附錄丁毓瑛字蘊如詩，自注曰選例以清為限，蘊如不在限內，破例附其姑詩後，今是編則著錄其詩集，並其孫女錢亞新詩集亦錄之。按史家著錄藝文志，多不及生人著作，今是編乃並呂碧城之作亦收之，未免可議。如謂其雖不在選例之內，然其人其書皆有可著錄之價值，則不妨附之卷末，別為一卷，以清眉目，今是編既以清代閨秀著述為限而又氾濫如此，也是其疏陋者二。其書於所收作者之互為親族者為之註明，固為有見，然於其父兄師承則略而不言。如俞繡孫為曲園女公子，左又宜為文襄女孫，薛瑩瓊為壽祺之姊，張蘩為畢沅母氏，徐都講為毛氏女弟子，以及隨園女弟子多人，皆但及其夫姓氏，而不注明其父兄家世師承淵源，於研究其人著述影響甚鉅，是其疏陋者三也。以上所言，皆其立體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協者，至其內容疏陋，亦多可論。如其所著錄諸書之中，往往有母女二人合集者，如許之雯湘芸館詩鈔即附刻其母慧福樓幸草之後，朱韞珍浣青吟稿即附刻其母劉之萊啟秀軒詩集之後，若此之類，雖為二集，實是一書，今是編於此無論人名書名皆兩存之，而不注明，尤以李心敬賞奩餘草與女歸懋儀繡餘小草合刻，二餘草是編乃於兩存之外別存二餘草一種，本為一書，竟成三書，實疏忽之甚者也。又如曾懿古歡室醫學篇八卷，有書者僅四卷，餘四卷實有目無書，今是編乃著錄為醫學篇四卷，又四卷，其誤一也。又如姚大儒所著為十畝間遺稿，是編不錄十畝間之名，而誤以松蘭軒遺稿為姚大昱之作，然於著錄王瀾芬醉香閣詩草又注曰祖母姚大儒有十畝間遺稿，考松蘭軒遺稿實顧宜姚氏所著，書中若此之類，張冠李戴之處甚多，其誤二也。閨秀正始集正集為惲珠所著，續集之稿雖大半為惲氏所蒐求，然其書之成，實在惲氏既卒之後，而其媳為之編纂，著且續集補遺，書中題名亦以完顏程孟梅為題，是編著錄其書，統題惲氏，而不及程孟梅，亦無按語以明之，其誤三也。是編卷一著錄袁氏姊妹著作，有樓居小草，小傳袁杼謂字綺文，機妹，韓思永室，繡餘吟稿，袁棠字雲扶，杼妹，汪

孟翊室。按棠又字秋卿，見袁氏三妹合集。是編乃不之及，且卷三又見樓居小草、繡餘吟稿二書，而作者則作趙杼，字綺之，韓思永室；趙棠字秋卿，汪孟翊室。考韓汪二人之妻，即袁氏姊妹杼棠二人，今著作名字丈夫皆同，惟易其姓為趙，當為誤以一人為二人，而兩存者，可以無疑。又卷三著錄性存稿，小傳曰沈性存，江蘇青浦人，汪培基室，而卷四又錄性存集一書，小傳曰性存，佚其姓，汪培基室。實為一人而兩見，亦可無疑，書中類此者甚多，其誤四也。至如其書收錄漏佚之處，亦頗不尠，如所錄王照圓之作，漏夢書一卷、閨中文存一卷，又沈宜修，葉小紈母女皆卒於清代，乃竟遺漏。至其他閨秀著作，或存其姊而佚其妹，或存其妹而佚其姊之類，頗多。考閨秀正始集附錄之中，著錄女冠妓女詩家甚多，正始集尚不盡棄其人，是編以藝文志而竟擯棄不錄，亦其漏也。雖然，有清一代閨秀著作，為數極夥，一一為之存錄，實非可能。然名家著述，清代各家所選總集皆有著錄，而是編竟漏而不存，是為可議耳。總之，其書作者雖費十載寒窗，屢易其稿，而內容則仍未能盡善，用為史料，以供學者翻檢之便，其功亦殊不可泯也。

蘭閨寶錄六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紅香館刊本

清惲珠輯。惲珠字星聯，一字珍浦，晚號蓉湖道人，江蘇陽湖人。惲毓秀之女，南田先生之族孫女也。生時其母有夢珠之瑞，因錫名曰珠。幼承家學，工詩古文詞，長於刺繡畫法，尤能得其族祖南田公之親傳。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歸長白完顏氏，名廷璐，字泰安，生三子。道光十三年癸巳卒，年約六十，其生年當在乾隆三十五六年間。著有紅香館詩草一卷，詩餘一卷，國朝閨秀正始集二十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十一年辛卯惲珠弁言，知其書蓋惲氏晚年所作，全書都凡六卷，釐為六類，首錄孝行賢德慈範以昭三從，繼以節烈以見婦人之義，終以智略才華，則所以紀全閨之彥也。各類皆於目錄之前首列四言韻語八句，以序其大意，然後依時代先後，先紀宮闈，次紀列女，核其所紀，蓋始於兩漢，而迄於清初。凡孝行類八十六人，賢德類凡九十九人，慈範類凡六十人，節烈類一百四十人，智略類凡四十八人，才華類凡六十五人，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四百九十有八人。體例略仿劉向列女傳，故凡先秦列女之已入劉傳者皆不復贅。大旨在表章坤道，於歷朝婦女之瑰德奇行，靡不畢錄，或考之史傳，或徵之志乘，搜羅排比，頗稱詳賅。惟節烈一篇，大抵

皆捋之一統志及各省通志僅能略具梗概鮮有寔錄此在地方志來已為識者所病況是編乃傳記之支流豈能如志乘之簡略乎

歷代名媛圖說二卷光緒五年己卯石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編首有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東里羅文炤序謂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按其書各傳之末多附短論首題汪曰二字又考其書紀年至明神宗萬曆而止至其紀述近事則以歙郡為多而歙郡之中又以汪氏程氏為尤多則其書之為汪某所作殆無可疑汪氏歙郡人名號始末皆未詳據其紀事考之知為明萬曆天啟間人其書都凡上下二卷與羅氏序十六卷之說相差甚鉅據羅氏序云今此十六卷者新安汪某之所增輯剞劂既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無知之者有得其版以示吾友鮑君以文鮑君圖歙人重是鄉前輩之書首為重價購焉是其書本為十六卷刊於明季而印於清初斯本蓋光緒五年己卯上海點石齋據原本照像縮印者故就原本卷數併為上下二卷非其内容果有不同也其書版心分上下二格每格紀歷代名媛一二人或左格為圖右格為說或右格為圖左格為說上卷自有虞二妃至李日月母都凡一百五十有六篇下卷自樊會仁母至熊烈女都凡一百五十有五篇總計全書都凡三百一十一篇上起唐虞下迄有明凡歷代閨秀之貞孝節義者靡不備錄按列女之有傳寔始於

漢劉向蓋鑒於趙衛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閣之事可法可鑑者為書八篇以奏之天子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寔多惟其書駁雜不純疏漏孔多是以明高皇后嘗詔其宜加討論是篇漢以前列女大抵因循劉書惟刪其子之所為頌而繫以己所為說其於劉氏之譌誤如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嬀之死不合左傳之類皆為之訂正至於劉氏之疏漏則一一為之推正且刪其所為薛孽亂亡者流如辰嬴南子之類又增補漢以後歷代宮闈之事以續劉書搜羅排比頗稱賅洽雖立論往往近於迂腐又紀載近事多限於歙郡一地未免可議然以一人之力增補史傳之所不及有圖有說文辭亦幾幾乎可以與向比美則其功亦有足多矣

心香閣考定二十四氣中星圖一卷光緒四年戊寅刊本

清江蕙撰蕙字次蘭江西九江人海平江公之女也髫齡喜讀天官書咸豐四年甲寅侍父隱居龍箭山中每宵參横斗轉散步於庭海平公輒示以星象熟諦審視遂精於天文之學六年丙辰歸蜀東宋枬字松存著有步天歌補注考松存之序是書稱其歲甲寅年十六據此以推則江氏生年當在道光十九年己亥矣其書不分卷編首有光緒庚辰王藻章序及宋枬序其下有姚觀元王伲敖冊頤鄭之杰鄭毓璜李希鄴李光益徐大昌陸惠曙曾鶚張述祖光灼孫芳增戴青綺史靜嫻諸家題辭編末則有咸豐五年乙卯宋氏自撰跋語按宋氏跋云蕙十歲時讀步天歌家君示以星象嘗取古圖印証惜遠近大小明暗未盡脗合昨居鶴山嘗手繪小圖入便面間題曰天文扇家君喜其不謬欲付剞劂蕙以閨閣管見未敢示人年來棄置篋中此道不談久矣歲甲寅春仲隨家君隱居龍箭山購得中星圖考一冊鈔本前無叙例不知為誰氏作其歌詞括初學無難記誦第圖中舛誤中多脫略蕙不揣庸愚僭為刪訂使逐節天象粲然可據又考編首宋氏序云内子次蘭甫髫齡喜讀天官書歲甲寅年十六復得中星圖考一冊僭為刪定曆算餘易稿數十

成圖二十有四謹藏筐篋未敢示人甲戌秋余赴京朝歸時方伯姚彥侍師監司東川淵衷鴻博彙刻叢書爰以此圖送正吾師首倡題詠大深嘉許其後徵題益夥裒然成編庚辰改官白下謁見來都攜入行篋同年雲樵羅君見靈臺之慫恿付諸手民則是編寔咸豐五年乙卯次蘭隨父隱居龍箐山中時所作而光緒六年庚辰其決宋栞為之刊行者也其書共二十六圖首紫微垣圖次立春中星圖次雨水中星圖次驚蟄中星圖次春分中星圖次清明中星圖次穀雨中星圖次立夏中星圖次小滿中星圖次芒種中星圖次夏至中星圖次小暑中星圖次大暑中星圖次立秋中星圖次處暑中星圖次白露中星圖次秋分中星圖次寒露中星圖次霜降中星圖次立冬中星圖次小雪中星圖次大雪中星圖次冬至中星圖次小寒中星圖次大寒中星圖次月行九道圖大抵皆就二十四氣之更漏以定昏旦之星中並據中星圖考取其二十四氣中星歌分別附之各圖之前其圖博考星家諸書而參以定見繪成扇面之形於經星常宿之伏見早晚靡不備列繪製頗稱精審雖其間差謬脫誤之處亦所在即有然從來閨秀能詩善畫者固多如次蘭之能洞悉天象者則殊不多覯且其考核星度簡括明析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之士視為天步初梯亦未始無益焉

玉釧緣三十二卷 坊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清侯芝刪訂、始末未詳、考清閨秀王迺德竹軒詩稿有寄侯香葉芝夫人詩、知芝為侯氏之名、而香葉則其字也、又據再造天及再生緣題詞、知其自號香葉閣一號香葉閣主人、按道光元年辛巳、侯氏自序再生緣云、余幼習翰墨、敢誇柳絮吟風、近抱採薪、不欲筆花逞艷、是以十年來拼置章句、專改鼓詞、花樣翻新、祇恐詞難達意、機絲巧織、未免手不從心、近改四種、錦上花業已付梓、是侯氏於嘉慶十五年庚午、即專改彈詞、序稱近改四種、則其所改訂當不止此、而其弟子宋淑吉亦稱侯香葉夫人手訂彈詞四種者、蓋舉其著名者而言也、是編即葉氏手訂彈詞四種之一、其書作者已無可考、然據其書卷三十一開篇云、女把紫毫編異句、母將玉緒寫奇言、篇篇已就心加勝、事事俱成意倍欣、鳳舞龍飛詞有興、錦團花簇物多鮮、此回已近收場句、莫據閒言說正端、則其書作者寔母女二人、又其第六卷開端云、玉釧緣中多樂事、詞逢六集更新清、紅絲繫足天緣定、莫道無憑卻有憑、御書紅葉傳宮怨、燕子香箋遞淑情、按燕子箋作於明末、是編作者既及見其書、則其時代當已在清初矣、其書都凡三十二卷、共

二百三十四回、卷首載全書回目、書中每卷為起訖、不復載回目、體例略倣宣和遺事及三國志平話、與其他彈詞頗異、書中演南宋甯宗時狀元謝玉輝有妹湘娥、才色並茂、先是玉輝未中舉之時、與薛美英約為婚姻、值朝廷選秀女、湘娥與美英均被選、玉輝痛美英之遭劫、復不忍覩妹之長離、乃假扮女子、冒充湘娥、隨眾入宮、時宮中劉朱二妃並得寵信、適劉妃生子、朱妃欲加傷害、玉輝與美英及宮女鄭如昭、燕娘等力救出宮、玉輝因得與如昭、燕娘同訂婚約、值湘娥思兄、易男妝、冒玉輝名入京應試、中狀元、娶王淑仙、與兄相遇、後天子知其事、玉輝以功得免其罪、湘娥嫁榮王世子為妃、如昭燕娘美英皆出宮、與王淑仙俱歸玉輝、而朱妃之兄朱亮又勾結金兵作亂、天子命玉輝率師出征、金兵主帥明華公主及先鋒酈貞卿為玉輝所敗、幸蓬萊島曹仙人化虎啣玉輝入山救之得免、玉輝既入山、因拜曹仙人為師、在山習仙法、天子聞其事、大驚、乃御駕親征、乃亦為仙人所擒、賴玉輝之助得滅金兵、明華公主及酈貞卿皆歸玉輝、而續書再生緣、亦在書末豫置其伏筆焉、其書情節簡單、結構亦嫌其平凡、惟描寫細膩、寫家庭瑣事、戰場狀況、尤歷

歷如繪使讀者有身入其境之感是則出於葉氏刪訂之功也

錦上花不分卷 同治甲戌學餘堂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前有小序末題嘉慶容花小陽月修月閣主人序其序云余觀書史賢相忠臣未有不被奸佞之讒殺身去國者獨沂國公王曾少年連中三元正色立朝不惕於大庭後人傳奇演事頗記與公無一合偶閱彈詞錦箋緣情太粗畧通節無文針鋒不對後本金冠記更為嚼蠟予遭多故致染痼病息靜園中借筆墨以消日月聊增改全帙則其書蓋修月主人據錦箋緣金冠記增改而成者修月主人始末未詳按清閨秀葉之再生緣序云余幼習翰墨敢誇柳絮吟風近抱采薪不歆筆花逞艷是以十年來拼置章句專改鼓詞近改四種錦上花業已梓行則葉氏亦嘗刪改是書惟再生緣序於道光元年錦上花則刻於嘉慶間時代既不相謀且以是書文字與再生緣再造天比較亦覺其相去天淵不知是本是否即葉氏所改抑或葉氏當時即據是本加以刪改歟此則有待於他日之考訂惟詳其文字終疑是本非葉氏之所刪訂耳其書原作四十八回是本併為二十四回蓋原本每回一目是本則合二目為一回故較原本回數減少一半書中演宋真宗時洛陽王曾娶妻李鳳雲入京赴考既中解元旋里度歲值劉舜華劉舜英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妹感唐代紅葉題詩事，以錦箋題詩為王曾所得，從曹中狀元，奉后命考試才女，因得識舜英，後舜英奉使至遼，遼王欲納之，舜英不從，被禁，王曾征遼，始救舜英還，乃得締良姻，尋復娶遼公主及高月英為妻妾，生子王鐸，自幼與宋蘭仙約為婚姻，忽蘭仙失踪，鐸乃別娶金枝郡主，後蘭仙輾轉為包公所救，認為義女，納王為婿，結婚之夕，二人始各恍然，故事殊為平庸，文筆尤極拙劣，惟王曾實有其人，為宋仁宗相，封沂國公，卒謚文正，著有王文正筆錄，至其故事則純為空中樓閣矣。

再造天不分卷　坊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清葉芝刪訂。葉芝有刪訂玉釧緣三十二卷，已著錄，是編亦葉氏手訂彈詞四種之一。編首有道光元年辛巳葉氏弟子宋淑吉序，知其書寫定道光元年辛巳葉氏之所刪訂。其書一名續再生緣，作者已無可考，惟據第十六回尾聲云，一部新書今日成，不知若個是知音，圓圓不用彈詞舊結局，全憑花樣新，與其重複無聲語，莫若枯毫花再生，況且梁楡當着景，安能神智不然，皆要宣保氏重生世，與那起熊郎再續姻，無奈不妙難再醉，只好待馬齒能延再作成。是其書之成，作者已當梁楡之暮年，據此以推，則作者生年約在乾隆中葉，而其所謂待馬齒能延再作成之續書，則似因年齡關係，終未如願。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六回，續再生緣故事，演酈必凱投胎為英宗右妃飛龍，欲報前世之仇，傾陷忠良，因后閑妒，任用奸臣，無惡不作，幾至亡國。其時上南皇遠遁，少華歸隱，朝內無人，少華乃萬里尋皇，卒恢復皇室，右妃賜死，皇甫一門仍為忠良。書中寫飛龍未入宮時，心慕武則天之為人，嘗論武氏一生功罪，云唐朝不是武則天大權獨掌，昔如高宗與中宗庸主行為，則江山久已分崩，如晋惠帝五胡入

占，唐明皇避蜀而一家元氣喪矣，則天僭位改元，誅殺太過，但量材酌用，知人以明，寔一代英主，持論頗稱近正，故其弟子宋淑吉譽之爲心思筆力更出三種之上，惟開篇述作書宗旨云無才爲德爲前訓，寄語世人方淑賢，則殊嫌迂腐，似與推崇武氏之意兩相矛盾矣。

鳳雙飛不分卷 光緒二十五年乙亥刊本

清程蕙英撰。按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引缺名筆記云：陽湖程蕙英蕙傳著有北窗吟稿，家貧爲女塾師，嘗作鳳雙飛彈詞，才氣橫溢，紙貴一時，其所爲詩純乎閱世之言，亦非尋常閨秀所能。小說界中有此人亦佳話也。又考是編前有光緒二十五年乙亥瑞芝室主人序，謂蕙英爲毘陵人，按毘陵即陽湖，其生卒年月及作書時皆無可考，惟據瑞芝室主人作序之時代推之，知其書寔成於光緒二十五年乙亥之前，又據其書卷末蕙英自題七絕第二首云：易稿三番此最優，枯毫落處漸成邱，應

逢福地爲書塚，慰我辛勤二十秋，則其書之作寔歷二十年，凡三易稿始克成編，其書不分卷，釐爲五十二回，都凡一百餘萬言。第一回開首倣宋明話本小說之體，從盤古說起，直敘至書中所演故事之時代，以爲入話，然後引入正文，所演故事情節頗爲複雜，略謂明孝武二帝時，有郭凌雲者爲明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後，父名宏殷，居官清正，年三十六出官浙江廉憲，適有書吏張神州者，貌頗秀麗，郭公前任欲加以非禮，神州力拒不從，公聞知其事，頗加敬重，遂結爲深交，後二人遭書吏白進忠之污衊，因辭官歸里，未幾玉帝遣王子晉與無憂仙下界，

投生於郭張二姓之門、子晉之後身為凌雲、無憂之後身則為神州之子逸少、二人情好踰常、逸少以姊飛香許字凌雲、凌雲生而重瞳、天子愛之以為義子、時白進忠亦在京師、生子曰無雙、屢為奸人張起鵠所誘、卒賴黔甯王沐英及凌雲之救得免、因與神州同隨沐英至雲南、適張起鵠降吐蕃、率部入寇、沐公奉命出征、為張所敗、神州亦被擒、為女主留居宮中、先是逸少訪師學武、得何世威及其女淡煙、世威本無賴子、既入張府、得凌雲逸少之薰染、乃棄邪歸正、至是逸少奉旨救父、女主投降、西南始定、而奸臣張綵又勾結權臣劉瑾、殘害忠良、值飛香淡煙男裝回浙、綵等使人於中途中害之、為三仙島靜海王及其女所救、並招飛香為婿、同歸海島、凌雲既知飛香被害、遂控諸姦於朝、天子因以張綵之妹判婚凌雲、婚後凌雲乃遠遊尋覓、復為群奸中傷、幾遭棄市、幸逸少剖腹鳴冤得免、尋朝廷遣兵平定三仙島、飛香淡煙始得返中國、後群奸盡滅、逸少娶沐公之女為妻、兩府各振家業、有雙鳳齊飛之號焉、核其所敘、描摹世情、多為閱世之言、而字裡行間、多含悲恨、殆其身世有難言之痛、欲借文字以抒其胸臆耶、至其文詞亦才氣橫溢、無女子畏縮柔懦之氣、且其所演故事、雖不以女性為中心、然思想平正、多就女性之觀點落墨、此尤與其他說部異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宮閨詩二卷 夢香閣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是編前有燕峰費密及淮南劉云份二人序。按費氏序云吾友淮南劉子云份總唐一代婦人之詩為書。又劉氏序亦云近因輯中晚唐人詩，遍閱諸集，念此簾幙中人蘭靜蕙弱，何能擲數寸之管與文章之士競長鬬工，彼其微思別致，託物寄情，婉約可風，精神凝注，亦與白首沉吟者輝耀後世，可謂卓絕矣。忍聽其諸選家取此遺彼，令其珠明花艷，顧淪沒於書蠹竹簏間乎。爰從讐定之，次廣羅而全錄之，是其書實劉云份之所輯。云份字青夕，淮南人，始末未詳。惟據費氏序推之，則云份亦明清間選家，而是編之輯，當已在有清初葉矣。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取李唐一代婦女之詩，合而裁之，彙為一編。其品行端潔能全婦德者，則列為上卷正集；其敗度踰閑失婦人之德者，則列之下卷外集。編次悉以其人為別，不論詩之工拙。案唐以詩取士，自天子至於庶人，成集而流傳者，雲聚川行，家有其書，獨女子之詩，寔布甚少。近世選家雖間有選集，惜多未備，或代僅數人，或人止數章，或一人而錄其多篇，或多人而未載其一首，取此失彼，頗傷淪沒。是編廣採諸集，以總攬其全。其中有后妃，或公主，有女冠，有倡伎，有貴人之妻妾，有庶人之妻妾，

各因其類，分別排比，搜採頗稱核洽。又每著錄一人，皆附以小傳，或考之史傳，或徵之載籍，亦足備讀者知人論世之參考。惟書中所錄，多涉及稗官家言，往往失之誕幻；又凡所徵引，皆不標其出處，是則仍不脫明人著書之陋習焉。

歷代閨媛小樂府一卷 同治十年辛未元會齋刊本

清許敦彝撰。敦彝字彛公，錢唐人。幼而穎異，工詩古文詞，惟不得志於場屋。道光二十年庚子應順天鄉試，不售，遂遊幕大梁，盡棄舉業。是編即其從幕大梁時所作。其書都為一卷，取歷代閨媛分別為之題詠，始於娥皇、女英而迄於田娟娟，總其所詠，都凡一百二十餘人，上起唐虞，下迄清初。其中有后妃，有閨秀，有才女，有倡妓，或人自一篇，或合二人為一篇，用古詩之體以寫其瑰德奇行，論其是非賢愚。核其所詠，

大抵皆意有所鬱結，故藉吟咏以解其牢愁，故詩多寫傳千古之恨事，寫傷心之情緒，纏綿哀怨，深得風人之旨。至其詠事，亦多能原史傳，參之載籍，不盡子虛烏有之談，惟其間亦不免雜以稗官家言。如魯秋胡妻一首有句云「懷中有金姑試汝」，李香君一首有句云「春燈謎燕子箋十錯，欲乞東林構」，若此之類，多採之近世曲詞，殊不足與史傳之說並存。又如潯陽商婦一篇，全本白居易琵琶行，不知詩人之作多出想像，未必果有其人，敦彝乃信為典要，列之閨媛之

中，亦未免可議。更就其詩論之，雖銳意學古，不乏佳句，然造語往往失之牽強，工力尤多不足。編末蔣方正跋謂其音節入古者，寔不免阿私之嫌焉。

冰蓮盦賸稿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排印本

清史蘊撰史蘊字冰蓮浙江錢塘人幼從師學詩稍長即事酈縣馮衍卿同學之中男女才人甚多中有秀才盧棻字吟秋亦酈縣人與史蘊尤為契合嘗有婚嫁之議未果史蘊以是心情抑鬱每流露於吟詠之中其後盧生聘室卒復與史蘊議婚事約既定未及行聘而史蘊遽以疾卒時光緒二十年甲午年二十四計其生年當在同治十年辛未也史蘊詩稿四百首臨歿自燬於火其後盧生吟秋搜羅所得約八十首至二十七年辛丑與同學女士蘇雯議付梓棗躊躇至二十九年癸卯始行排印成帙題冰蓮盦賸稿有意取灰燼之賸也全書都為一卷首蘇雯鮑佩珍王序胥諸序次諸家題詞以下冰蓮盦賸稿一卷計存詩約八十首末附志恒書後盧棻跋語附焉集中所收詩皆近體尤以絕句為多按史蘊天賦頗厚而厄於遭遇故其所為詩情詞淒婉哀怨悱惻感人極深詩格頗近兩當軒黃氏之體集中所收蓋盧生所存其中贈答之作尤多至情流露頗見性靈雖不免側豔之嫌亦尚不失樂而不淫之旨如無題效黃仲則綺懷體十首抒寫心情如哀梨并剪棄婦夜啼實為集中之冠又如從盧吟秋處讀明州近時諸老詩八絕句

許隲得失多中肯要頗可見其人見地也惟其詩以抒情為主於敷陳詞藻往往失之於簡朴如送盧吟秋甬北一首中有五年心事共琴焦才得相逢慰寂寥撮合誰知天不管風流也要福能消之句雖情詞懇摯然不事蘊蓄不耐玩味為可憾耳第就其詩材而論閨秀之中實不可多得者也

清馥齋詩草一卷續草一卷 光緒間刊本

清沈淮撰沈淮字少琴廣西桂林人其先為浙人世居紹興沈淮少孤隨母寄養舅家性聰慧通經史就吟詠蓋得其舅父之教也長歸唐先甫為室隨夫遊宦豫晉其夫歿於京乃子迎養入川年六十餘與川中閨秀忘年論文結社吟詩佳話傳於一時沈淮早歲之詩大半散棄存稿始於同治初年至光緒中葉以後乃將詩稿付梓張維焜序謂積詩至今得若干首因請都為初集二卷又謂知太夫人將來之著述與唐氏之興均未艾也故以初集名之云云按原書之中未見初集二字僅題清馥齋詩草續草而已全書二卷詩草一卷共存詩約百五十首續草一卷共存詩八十餘首張維焜陳偉勛孫貽達序及龔基亨等題詞則列于卷首焉按是編不編年不別體然就其詩中有自註年月者考之亦大抵以成詩年月先後以為排比之次其詩草一卷所記年月最後為光緒十四年戊子而續草第一首為己丑秋舟泊烟臺看山感懷其中記有年月者最後為十八年壬辰以下有九日聞同城諸公登高把盞吟詩紀勝見獵心喜即步其韻一首又有立春一首再四首而全編終據此可知其詩草一卷則光緒十四年以前之稿而續草一卷為十五年己丑以後所作十八年壬辰之後又有立春一首是為十九年癸巳春日可証篇首陳偉勛孫貽達兩序皆註十九年癸巳則是編之成書即在是年可以無疑矣是編所收以近體詩為多其詩歌少其詩則疊和者半之吟詠事物者半之沈淮瓣香隨園故其詩格約略近於袁氏之風運思屬辭頗具天真之致飾藻摛文亦多有秀句可存惟氣魄稍弱韻味不勝意隨言盡殊不耐人尋味也且編中美惡兼收不事剪裁頗以冗濫為病者則編輯之功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留春閣遺草一卷　同治間刊本

清黃婉琳撰婉琳字潤儀湖南寧鄉人學博本騏之次女本騏虎痴之從女也本騏早逝婉琳姊妹等恒依叔父虎痴負詩文名兼精古琴琬琳幼聰十齡與女兄婉璚同學琴於季父復從張蓉裳沈棗生講求鉤挑法技益精進婉琳尤工平沙落雁之操新化鄧湘皋嘗作歌詠之婉琳姊妹兼擅吟詠皆其叔父之親傳也婉琳年十八歸湘潭李璨華字藍田亦工詩夫婦倡和傳為佳話迨藍田歿後含辛茹苦撫遺孤成立年四十五而卒初婉琳夫婦各有詩若干卷為藍田携以遊浙感疾遽卒於外稿遂遺失其後十餘年間偶為吟詠為數甚尠及其卒後其次子鉌廣求遺詠得刪棄所餘與夫孀居所作輯錄成帙梓而行之名留春閣遺草即是編也是編都為一卷首王士達序次崔暕等題辭以下留春閣詩一卷不編年不別體共存詩八十餘首附錄藍田倡和詩七首編末王闓運跋存焉按是編所收大抵皆近體詩尤以律體為最多其詩格調平平質樸情真頗能脫閨秀詩人纖仄之習近於長慶體而未能得其形神用字造句惟意所之天真自然不務縟飾不尚虛浮亦能見其性靈之摯其長在於是其病亦在於是蓋其情雖真氣韻兼弱天分修養未臻神化之境修辭屬意難求情容兼茂之工況俚語村言悉以入詩亦頗以俗為病又往往不善斂迹自矜其才浮誇之語時見於詩亦殊為識者所不取且是編為乃子所編意在紀念先人榛楛勿剪美惡並陳其冗濫龐雜則編輯之責也

秋音閣詩存一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刊本

清朱潄芳撰潄芳自號涇上女史安徽涇縣人其事蹟無考名家選集亦未有著錄是編序言為其夫叔祖所撰亦不著姓氏署名東橋詩老嘯厂有容其人亦無可考就其序中所載知潄芳父字西堂祖字蘭坡按蘭坡名琦字玉存嘉慶進士也至潄芳夫家不詳姓氏翁字謌如夫字敏之是編乃潄芳卒後其夫敏之集其嫁前吟詠為之編梓者也是編刊行年月書中未詳序言中謂今年冬仲舉男猝然卒於產敏之檢遺匧得其待字時吟草數十篇云云而文末所註年月僅甲辰季冬四字而已按是編前附有閨秀題詞其中有陳湘筠題詩四首考之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曾著錄其人而不註其年代所選之詩有題潘星齋秀才詩稿並呈琇卿女史一首則陳氏與潘氏同時可知潘氏名曾瑩字星齋嘉慶中進士與潄芳祖父時代略同故潄芳之生年最早亦當在嘉道之間考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是編之刊行似即是年果爾則潄芳之卒年亦在是年也至其書內容首東橋詩老序次陳湘筠等閨秀題詞以下存詩三十餘首都為一卷不編年不別體其排比次序大抵五言先於七言絕句先於律詩最末朱高眉跋語附焉按潄芳之詩平淡易入吟詠事物者為多如晚夏七言絕句一首云紗窗雨後月華明花影離離入座橫除卻敲棋無箇事倚闌靜聽晚蟬聲興會所至頗能脫俗以恬靜見長惟氣韻孱弱不耐玩味誦讀之下實不免有嚼蠟之感耳

桐花吟館詩存卷一一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石印本

清汪佩珩撰。佩珩字季玉，一字桐仙，江蘇儀徵人，生於咸豐元年辛亥。父沁園宦遊直隸，佩珩生長於北，幼從父課讀經史，詩文稽之甚嚴。同治戊辰年十八，父母相繼卒，時尚未字人，伶仃無依，遂歸王某字芰橋為室。其後佩珩謀為祖若父印行詩集，合乃祖大竹之遺集《鐵孟齋詩鈔》、乃父沁園之《據梧吟館詩集》為一帙，而以己作《桐花吟館詩存》卷一一卷附其後，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印刷竣事。是編蓋即其書所附《桐花吟館詩存》之單行本也。是編都為一卷，題《桐花吟館詩存》卷一，不編年，不別體。存詩約三十餘首，附錄芰橋和詩數首。其編首書用霖、沈嚴壽慈二序及題辭，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焉。按是編存詩無多，其中無題一首，自註年月為乙未春日，即印書之年，足見是編並非殘稿。所以題卷一者，意者或尚以是編為全集卷一，以下則有待於陸續賡成也歟。佩珩之詩，以絕句為擅長，故集中所存亦多為近體。其詩格芊綿婉豔，旖旎風光，於醞藉纏綿之中，寓清新倜儻之氣，雖近於側豔之體，要哀樂而不淫，取法乎上，不流於俗也。如《新月》一首有句云：「阿誰倩得麻姑指，偷向天邊劃一痕。」又如《自君之出矣》其一云：「自君之出矣，慵理琴書案。思君如藕絲，絲絲不能斷。」其二云：「自君之出矣，筆墨不曾拈。妾心比明月，明月照冰簾。」其詩雖不以文字求工，然直抒胸臆，纖巧雅潔，頗能蟬蛻於習俗之外。其他諸首亦大抵皆然。故所存篇什雖少，似皆為刪汰榛楛所得，其遴選之嚴可想見也。惟其詩於聲韻格律工力似有未逮，故不無平仄失協之處，且詞藻之間亦頗嫌其朴質無文，而氣魄風骨之薄弱，則美中之不足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苕牕拾稿不分卷 雍正間刊本

清吳永和撰。永和字元璧，江蘇元和人。早孤，舅氏莊潛菴撫為己女。莊氏故世家，永和之學兼通經史，詩文詞賦書畫女紅無所不能，蓋受舅氏父母之教也。長適諸生董玉蒼為繼室。玉蒼累試不售，婚後一月應試赴都，旋罹疾歸，未數月而卒。永和撫前室子成立，艱貞苦節，見重於時。太史潘耒為撰傳曰：歲甲申年五十。又集中有丁未悼筍上弟詩，自註時年七十有三。按潘耒生於順治三年丙戌，卒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所謂甲申，即康熙四十三年，時永和年五十，則其生年當在順治十二年乙未，至雍正五年丁未，適為七十三歲，其時永和猶健在也。是編為已令孫讓為之梓行。編首孫氏序，自註年月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而集中所收猶有是年以後之作，頗疑孫序年月與是編刊行年月或有未合。若詩有補刻後入，則其編次先後當不能如是編體例之釐然不紊。若是編為重刊本，亦不能無重刊者序言以說明之。且沈德潛序亦云係孫明府代為鐫刻，其自註年月則為雍正三年乙巳，本此數端，或者孫氏序成於先，而其書實至雍正五年之後始行陸續雕鐫，竣事者歟。是編不分卷次，首孫讓、鄔坡、沈德潛、徐永宣等序，次潘耒所撰傳，儲大文傳，後次苕牕拾稿賦稿並序一首，次詩稿，詩以體分，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次詩餘稿存十餘闋。按永和處境極盡艱辛，其所為詩亦大抵以愁苦之詞寄意。且永和嫠居之後，少事吟詠，故其所作皆情真意摯，有不得已於言者。名媛詩話謂元璧不特詩佳，而賦亦古雅，惜不多見。五律最高，斯言誠非虛譽。是編所收感懷悼弟哭母等諸首，摯情流露，詞淺而意哀，迥非無病而呻者可比。若五言律詩、七言絕句，媲美古人，可無愧色。至其詩餘，存稿雖少，大抵皆其菁華。惟其詩詞情勝於詞，往往率意而成，不事粉飾，詞藻若五言絕句所收諸首，每流於俗易，意隨言盡，無可玩味，有失詩人含蓄之旨。然閨秀之詩多吟詠風月，抒寫性靈者甚夥，即此一端，永和斯集實有其可傳之道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培遠堂詩集四卷 乾隆間刊本

清張藻撰。張藻字于湘，江蘇青浦縣人，父之頊，母顧若憲，亦以詩名，著有挹翠軒詩鈔傳世。張藻幼承母教，長歸畢禮，為室尚書畢沅，即其長子也。張藻子女俱有詩名，其孫女智珠等為隨園弟子，一門風雅，傳為佳話。其子沅出撫陝西，迎養官署，尋卒。隨園詩話謂庚子上巡江浙，尚書居憂里門，謁於行在，具陳母氏賢行，上賜經訓克家四字。按庚子為乾隆四十五年，則張藻之卒，當在四十三年戊戌而後至四十五年庚子之間矣。是編蓋其既卒之後，其子裒輯遺著，編次梓行者。據編中序言，為時在

上賜扁額之後，而編首王昶序，自注年月為乾隆乙巳，故是集之刊行，在乾隆五十年乙巳之前後，可以無疑。是編凡為卷四，卷一各體詩九十餘首，卷二八十餘首，卷三七十餘首，卷四百餘首，不以年編，亦不以體分。其諸家序及題詩，則列之編首，不與卷次焉。按張藻母氏與武林林以寧、顧姒齊名，藻學詩於乃母，家學淵源，自不同凡響。詩格甚高，風骨清新，意淡而韻味深長。五言如正月十二夜有四句云：夜吟多遺興，春夢不離鄉，庭下微風起，梅花入幕香。七言如敬和母韻春日遣懷四首之一云：花朝漸近晝初長，小閣研朱點老莊，為有盆蘭同硯席，金鑪數日未

焚香，吐屬清奇，脫盡人間煙火氣。隨園詩話於是編推崇備至，信不誣也。惟詩人之詩，以情深意摯為上，而是編大抵吟詠景物，殊少抒情之作，吾於斯集深致憾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女郎魚玄機詩不分卷 袁寒雲據宋本影印

唐魚玄機撰。玄機字幼微，一字蕙蘭，長安里家女，有才思，善為詩。咸通中為補闕李億納為篋室，以愛衰，遂入咸宜觀為女冠。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繫獄，為京兆溫璋戮死，其詩集觀古堂所刊書、麗樓叢書、隨菴徐氏叢書、全唐詩、唐宋婦人集等皆有收錄。是編為近人袁寒雲克文字寒雲據宋本影印，全書不分卷，都為一冊，計十有二頁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共存詩五十首。編首題唐女郎魚玄機詩，編末題唐女郎魚玄機詩集終。末頁背題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集中字跡模糊不可

辨識者四字，第一頁寄題鍊師詩中有二字，第二頁浣紗廟詩中有一字，第七頁感懷寄人詩中有一字，其餘則點畫完整，未有缺損也。按嘉慶十五年庚午，沈綺雲影刊唐宋婦人集，首錄玄機之詩，與焉。所據本假自士禮居黃氏，蓋即是本，惟是本首末兩頁，名家鈐印幾滿全紙，而沈本其鈐印方位，且與是本頗有不同，或為刪略，或先後倒置，而黃氏鈐印則與是本無異。意者沈本為影刊之本，以翻刻便利之故，刪汰移置，或所不免。且沈本為嘉慶年所刊，是本為近人影印，其間又不知幾經輾轉流傳，始為袁氏所獲，增益之章，尤不在少，兩本之異，其故或即在是。其為同一本，則絕無可疑也。考全唐詩著錄魚玄機詩集作一卷，與是編目次略有增異，而其中字句之差則甚多，如第二頁浣紗廟一詩綄紗神女口相多句，是編殘缺一字，全唐詩作綄紗神女已相多。賣殘牡丹一詩翠葉那堪染露塵句，露作路。情書寄李子安一詩，題補闕二字，全唐詩無，題下綴一本題下有補闕二字。第五頁愁思二首詩，無二首二字，其第二首另題秋怨二字。江行第一首鸚鵡洲前萬戶家句，萬戶作戶萬，下綴一作萬戶四字。第六七兩頁感懷寄人一詩仍羨世人口句，是編殘缺一字，作仍羨世人欽。第七頁寓懷一詩對月庭琴幽句，琴

作窗。第八頁過鄂州一詩樓高題鶴寺句，樓作調。又代人悼亡一詩鏡在鸞飛話向誰句，飛作臺。第九頁隔漢江寄子安寓言二詩，均綴六言二字，全唐詩並無之。第十頁和人次韻一詩獨自清吟月色間句，月作日，下綴一本作月四字。第十一頁因次光威裒韻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難儔，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予一詩，題在原聯句詩之詩。魚氏和詩再題次韻二字，全唐詩未錄原作，只錄魚氏和詩，題因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至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予皆同，惟下更衍因次其韻四字。是編全卷即止于此

是詩，而全唐詩以下多折楊柳七言絕句一詩，其詩曰：朝朝送別泣花鈿，折盡春風楊柳煙。願得西山無樹木，免教人作淚懸懸。其中又有數句數則，全卷始為中止。按全唐詩所收諸首中，往往註有一本作某字樣，足証已為校勘之本，與是編之異，猶又如此。則是編為曹寅等輯全唐詩時所未經寓目之本可知。足見魚氏詩集傳本之不同也，錄本各有所見。至於其詩內容，宋元以來詩話已頗多評騭。其所為詩，大抵抒情之作，稱心而出，無所忌憚，跌宕風流，文采絕艷，悱惻纏綿，情韻兼勝，惟格調不高，意致流遠，是其詬病。前人往往因薄其人之無行，因廢其詩，亦不免失之過正耳。

黛韻樓遺集八卷附陳孝女詩集二卷 民國三年甲寅刊本

清薛紹徽及其女陳芸撰。紹徽字秀玉，號男姒，福建侯官人。生於同治五年丙寅，幼從母姊習詩畫。十二歲以父母均亡，依姨母居。時閨中詩鐘之風盛行，紹徽時以所作託其兄名倩媼往投，嘗得優彩，日久漸為人知。同邑陳壽彭字逸儒慕其名，媒以聘之。年十五成禮，所生子女四人。宣統三年辛亥年四十六卒。所著是編之外，又有外國列女傳八卷，與壽彭合譯格致正軌十卷、八十日環遊記四卷，并校正其嫂陳蓉所輯宮閨詞綜，并選輯國朝閨秀詞綜十卷以補之，擬撰女文苑小傳，未竟而卒。此外隨筆雜記、詩話等，則悉未編梓者也。其長女芸字芸仙，號淑宜，自號道山女子，生於光緒十一年乙酉，宣統三年辛亥，其母病逝，芸仙亦以哀毀而卒，邑人稱為陳孝女。其所著小黛軒論詩詩，已著錄。按是編集首陳壽彭序，次傳略，次年譜，次總目，次詩集四卷，次詞集二卷，次文集二卷，次附陳孝女遺集二種，曰小黛軒詩集二卷、小黛軒論詩詩二卷，而總名之曰黛韻樓遺集。其詩集以編年為體，都凡四卷。首遺像，次目錄，次卷一光緒七年辛巳至二十二年丙申，次卷二二十三年丁酉至三十年甲辰，次卷三三十一年乙巳至三十四年戊申，次卷四宣統

元年己酉至三年辛亥凡三十年間所作計詩二百八十餘首、其詞集上下二卷共存詞一百六十餘闋其兄序言及目錄則列之卷首焉其文集上下二卷存文二十一篇亦以其姊序言及目錄列之卷首是集蓋其姊嗣徽所編次也按陳壽彭所撰傳畧中謂薰韵樓遺集皆其手自删定其文集嗣徽序亦謂妹文就余所知原不止此數今僅此殆妹生前已自删除矣因為編次成二卷則其全集之删訂皆紹徽手自為之其姊所編文集者亦不過排比成帙而已至其內容詩集各體兼備風格近元白而氣魄韵味殊不逮遠甚亦頗流于俚俗有如語體韵文實有乖詩人蘊籍之旨然其中所詠與史事有關者有之若老妓行之類與風土有關者有之若詠北京花市十刹海之類與民俗有關者亦有之若前門觀燈會歌之若此者皆足為後世學者研究之一助固不必以文字而責之也至其詞所病亦同於詩尤以詞本弦歌艷冶之音以情韻為勝用以吟詠事物史實已病其於體未協俚言村語悉以入詞尤嫌其粗率無文況其往往引用外國史事如八寶妝一闋序中所言普法戰爭之事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殊無謂也至如文集所收如李清照朱淑真論則微引載籍以白其寃頗為有見而覆沈女士書論纏足之說則甚為荒謬其他諸篇亦大抵美惡雜陳榛楛勿翦蓋删選未精之故耳所附其女陳芸所著陳孝女遺集二種其小黛軒論詩詩已別為著錄其詩集二卷乃妹陳紅為之編輯者也詩以體別都分上下二卷上卷擬古五古卷下七古排律五律七律五絶七絶計一百餘首詩餘三十餘闋附後而以序傳畧請政府褒獎孝女呈文遺像目錄等列之卷首悉不入卷次按陳芸所為詩風格頗似乃母筆調尤為相近似為有意摩擬惟氣味較之乃母猶有未勝若就其個人詩詞而論以五七言絶句為全集之冠而以詞為最下蓋其學問造詣實不逮乃母遠甚也綜論是編洋洋鉅著詩文兼備求之閨閣之中實亦不可多得是亦有其足傳也已

湘筠館遺稿五卷 嘉慶間刊本

清孫雲鳳撰。雲鳳字碧梧，浙江仁和人。父嘉樂字春巖。雲鳳幼敏慧，年八歲，父客令屬對，應聲而得，及長，詩畫音律，靡有不能。與其妹雲鶴同列隨園門墻，歸程氏，早寡，卒于母家，年五十一，時嘉慶十九年甲戌也。後其弟廣宇謀刊其遺稿，其從叔為之編次而成。是編都分五卷，詩詞各上下二卷，計存各體詩一百一十餘首，詞九十餘闋，其詩詞集序各一，分別冠其篇首，駢體文一卷，計存文二篇，而總名其書曰湘筠館遺稿。按雲鳳與其妹皆袁氏女弟子，隨園詩話謂閨秀少工七古者，近惟浣青碧梧兩夫人耳，又節錄其詩詞佳什甚多，間為是編所無者，如詩話中有為仁和高氏女而作七律一首，即不四見於是編。又有沁園春詞一闋詠指甲，而是編詞集上卷沁園春二闋，詠眉鬢各一，下卷二闋則詠簾與粉撲，獨無詠指甲者。又袁氏贈米雲鳳不受，既而悔之，乃填賀新涼一闋，以謝其過，詞見詩話，亦為是編所未收，由是觀之，是編所收，蓋非孫氏全稿也。按雲鳳詩詞，筆致清新，吐屬自然，信筆書來，都成佳句，妙脫蹊境，纖不染塵，迥非鏤雲鎸月、塗澤雕績者所可比擬。若就其詩詞相較，則倚聲之作尤勝其詩。郭頻伽評其詞曰：寄意杳微，含情幽渺，置之花間集中，當在飛卿延巳之間。郭氏之言，雖不免於阿腴，然雲鳳之詞，要亦有其可傳之道耳。所可憾者，集中所收，大抵詠物贈答，頗少性情之作，氣魄韻味，殊嫌其薄弱，無足玩味也。至於駢體文，所存止二篇，亦無非湊泊字句，堆砌成章而已，實無足置論，以餘事目之可耳。

女蘿亭詩稿四卷續二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本

清唐慶雲撰、慶雲字古霞、本安徽歙縣人、生長吳中、家世不詳、阮文達公之侍妾也、嘗與文達次妾謝月莊同師張淨因學詩畫、其嫡室孔璐華與側室劉文如、謝月莊及慶雲等俱擅吟詠閨中倡和、佳話傳於一時、陳文述西泠閨詠嘗詠其事焉、是編首孔氏序、次目錄、以次凡為卷四、續卷二、全書六卷、共存詩四百五十餘首、附存和詩四首、按是編一至四卷為嘉慶十七年壬申以前所作、而刻於十九年甲戌、編首孔序自注年月為甲戌春日、其卷六目錄之後所附慶雲道光十一年辛卯自注謂余詩刻于甲戌年、而卷五所收有甲戌上元日秋菊數枝與春蘭同供一首、又有丙子立冬後一日大梁得雪再疊雪窗圖韻一首、足見皆甲戌以後所作、且所題目錄曰女蘿亭詩稿續目錄、是為道光十一年辛卯續刻當無疑義、至卷六目錄則未題續字、而其後所附辛卯自注亦謂偶檢近年之作、續刻為一卷、恐草稿遺失耳、按卷五卷六共為二卷、與續刻一卷之說不符、若依據其卷六目錄未題續字與自注續刻一卷之說、則卷六似非十一年辛卯所刻、然考其所收詩之有年月可稽者、有和夫人戊寅除夕原韻一首、按戊寅為嘉慶二十三年、與卷五所收二十一年丙子所作詩、為其後之二年、足見與卷五正相聯接、而卷六所作最後一首為辛卯正月十日甲子辰巳時彩雲現于東南、備紅黃紫藍綠五色、且其自注即附注於其下、自題年月為辛卯仲春、又與其詩所註年月相符合、足見卷六為續刻無疑、不然、則其所附註當在卷五之後、又何為而註卷六之後耶、據此考之、卷六目錄當係佚一續字、而續刻一卷亦為一時之筆誤、皆足以証明矣、按是編體例雖未編年、然就其詩中所註年月推之、亦大致依成詩年月先後為次、其內容則諸體雜存、不以類分、至於其詩、格調平易、意境尤為膚淺、堆砌成章、殊不免蹈襲、吐屬無文、情韻並弱、頗以俗為病、較之孔氏經樓、謝氏月莊、天才造詣均有未逮也、然就其人而言、以一侍妾之身而言吟詠已屬難能、況其詩集所收各體兼備、洋洋數百首、斐然成帙、亦足資寶貴耳、

詠絮亭詩草四卷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謝雪撰。謝雪字月莊，本江蘇無錫人，遷于吳縣，其家世不詳，嘉慶二年丁巳歸大學士阮文達公為側室。文達繼室孔璐華，及側室劉文如並皆能詩，璐華又與張淨因友善，遂令月莊及唐瓊雲二妾從淨因學詩畫，嫡庶數人時相倡和。西泠閨詠中詠璐華之詩，文如、月莊、瓊雲皆與焉。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璐華唐宋舊經樓詩集刻成問世，其後月莊所生子福，亦請於璐華為月莊梓行詩集。二十三年戊寅，剞劂蕆事，編首璐華親為撰序，與目錄皆不入卷。以下都分四卷，不編年，亦不分體，共存詩三百五十餘首，並附文達題詩十首。詩各體兼備，而以絕句律詩為多，內容則大抵唱酬題詠之作，若與璐華、文如、瓊雲諸人詩集合而讀之，則當時此倡彼和，互為贈答之迹，宛然可索。蓋亦無殊一閨中酬倡集也。按月莊之詩，雖從學於淨因，然細味其詩，受璐華之薰陶亦頗不尠，惟學問造詣，相去則甚遠矣。月莊詩清不傷纖，質不近俗，如四時閨詠、分詠梅花、西湖十景等諸首，皆為和詩，清新典雅，較諸璐華所作，似無遜色。故月莊天才頗有過人之處，所惜者出身寒微，學問修養皆有未逮耳。且斯集所收，十之八九皆和韻酬答之作，殊不足以見情性，更以造詣所關，吟詠事物，大抵勉強湊泊，堆砌排比，雖妃青儷白，絢爛滿目，終不免於嚼蠟之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宋舊經樓詩稿六卷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刊本

清孔璐華撰。璐華字經樓，山東曲阜人，博士憲增女，衍聖公慶鎔之姊也。大學士阮文達公繼室。與文達側室劉書之、謝月莊、唐古霞三人閨中倡和甚多，佳話流傳，頗為一時美談。陳文述西泠閨詠、琅環仙館詠孔經樓、劉書之、謝月莊、唐古霞詩，有三婦嬋媛俱逸品，一家翰墨總仙心之句。是編蓋璐華詩集，都分六卷，首目錄，次卷一各體詩八十餘首，次卷二各體詩六十餘首，次卷三各體詩約七十首，次卷四各體詩七十餘首，次卷五各體詩八十餘首，次卷六各體詩約九十首，不以體別，亦不以年編。編首璐華自識，謂余因父命，閨中未多得詩稿，于歸後夫子喜言詩，始復時時為之。末謂遂刪訂，嘉慶二十年乙亥以前者，勒為六卷云，則是編蓋璐華手自刪訂者也。按是編所收，詠事、詠物、即景、抒懷之作，兼而有之，收集之富，實為閨閣中罕見者。璐華系出闕里，復為貴婦，其境遇之優裕，固有非常人所及者，故其詩格豪放，氣魄亦殊渾厚，信筆縱橫，頗得天真自然之趣。如畫牡丹奉堂上一首云：閑將綵筆寫精神，第一春風賦色新，漫道人間稱富貴，堂前長慶十分春，富麗之氣，溢於言詞。至其中抒情之作，如哭父等諸首，情意真摯，亦頗足動人。惟其詩大抵隨意所造，殊少翦裁之功，直抒胸臆，幾如有韻之文，言盡意盡，頗不耐人尋味。就詩而言，學問修養似尚有未逮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憶秋軒詩鈔不分卷 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清范淑撰。淑字性宜，自號問園種菊秋農，江西德化人。生於道光元年辛巳，貢生滙川之長女，康生元享之妹也。幼從兄讀經史，學詩文，家貧甚，躬操炊汲，於宅後小圃，自藝蔬圃，兼蒔黃花，名曰問圃，其兄妹皆以問圃自號者以此。其所居室曰憶秋軒，因以題其詩集焉。其母卒後，家事勞瘁，遂以疾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二十六，猶未字也。是編蓋范淑既卒之後，其兄為之刪定編次者也。首其兄序，次例言，次諸家序，次其兄所為撰傳，次憶秋軒詩鈔，以編年為體，起於道光十九年己亥，迄二十五年乙巳，共存詩幾近百首，次詩餘二闋，附次憶秋軒詩續鈔，起於十八年戊戌，迄於二十四年甲辰，共存詩一百零數首，次尺牘偶存四則，次補遺十首，總計除二十年庚子一年無詩之外，此二百餘首皆自十八年戊戌迄於二十五年乙巳六年中之所作也。按編首其兄例言謂，初選范淑之詩，刻意刪除，所存甚少，遂又於餘稿中另選一冊，命為續鈔，補遺者則為已刪之詩，又附錄於後者也。並謂范淑之詩散佚甚多，斯集之外，尚有未鈔者數十首，藏之於家，則是編蓋幾經刪選，所得並非片言隻字，皆以入集者也。是本為光緒十七年辛卯，其姪履福梓行乃父之著作，同時為之雕鐫者，上距范淑之卒已四十餘年矣。考編首其兄序有故余彙而梓之之語，惟未註年月，而道光二十九年己酉陳世慶序有是則直侯梓性宜詩之意夫之語，咸豐二年壬子陳景曾序亦有故范生哀其遇，將以刊其詩也之語。按咸豐至光緒中距同治，其間三十餘年，果係光緒十七年初刊者，何為並無同光一序，且二陳之序所云其兄直侯似曾為之刊集，故頗疑是本為重刊本，然扉頁所注又無重刊字樣，豈直侯編成之後未能即付剞劂，直至三十餘年之後，其子履福梓行直侯詩文諸集，始行附刻是集者歟？然以未有確據，終未敢臆斷耳。至范淑之詩，深遠幽微，淒清哀楚，頗見性靈，且能自為機軸，不屑勦襲，尤為閨閣罕見之材。惟其處境艱窘，心情極為抑鬱，情見於詞，故其詩亦大抵愁苦之音，殊不免傷於萎靡，且根柢較薄，雖時見俊句，而利鈍互見，往往瑜不掩瑕，是其大疵。第就其數年為詩，篇什之富而言，其天賦已有過人之處矣。

不櫛吟續刻三卷道光二年壬午刊本 又一卷道光十二年壬辰刊本

清潘素心撰。素心字虛白，浙江山陰人。知州汝炯長女，生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與妹正心並擅詩名，歸汪潤之為室，隨宦滇閩。及潤之逝，後僑寓京門，親課諸子，登第者四人，壽八十餘。初嘉慶五年庚申，其父為刊四年己未以前所作詩集，題曰不櫛吟。己未以後素心從夫遊宦滇省，其所作詩即梓于滇，其後自滇還都，復之閩，成滇閩存稿二卷。二十二年丁丑潤之卒，奉親撫孤之餘，復成刼餘吟草一卷，其子懷謀為梓集，乃總三卷為一集，題曰不櫛吟續刻，蓋即道光二年壬午刊本，是編首諸家

序，次滇閩存稿二卷，存各體詩約百七十首，附和韻原作一首，次刼餘吟草一卷，存詩四十餘首，末跋語，附馬斯集刊行之後又十年復有不櫛吟續刻之刊行，據編末其姪孫潘恭壽跋，則自壬午之後十年間所作詩也，刪校之餘，共存詩一百二十餘首，都為一卷，題[illegible]曰刼餘續草，蓋即十二年壬辰刊本也。按不櫛吟嘉慶五年庚申刊本未見，故卷數目錄皆未悉。惟閨秀正始集、國朝正始集、閨秀[illegible]以及國朝閨閣詩鈔中著錄素心之詩，除彼此相同者外，共約二十首，皆不見於斯二集，且閨閣詩鈔著錄閨秀之詩，皆以斯人專集之名名之，於素心之詩，即題

不櫛吟三字，或者諸人所選，皆取自嘉慶庚申刊本歟。至於刻于滇省之詩集，據其子懷跋壬午刊本謂吾母自己未以後所作詩已梓于滇，所以續外大父不櫛吟之刻也。玩其語氣，斯本或亦以不櫛吟續刻名集，而別題卷名者耶。跋中又謂滇閩存稿為其後所作，足見與之非為一本，惟亦未見刊本，[illegible]不敢臆斷耳。按素心詩格正意純，力追三唐，語出自然，不假雕飾，而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其刼餘續草所收，大半皆晚年之作，較其以前之詩，風格雖同，而蒼勁老鍊，實有過之。諸家詩話筆記之交相推崇者，洵非虛譽也。所惜者集中所收既經刪汰，則剪裁務

宜求其謹嚴，而是編兩本所收，似未能一一遴取菁華，美惡並陳，榛楛弗翦，略嫌其蕪雜，未免為白圭之玷耳。

蘭如詩鈔一卷 光緒二年丙子刊本

清葉蕙心撰。蕙心字蘭如，江蘇甘泉人。父幹礿、母氏杜皆有文名。蘭如生於嘉慶二十年乙亥，幼孤，從母授詩文，尤潛心音韵訓詁之學。及長，歸李賓嵎為室，賓嵎亦以文選、小學為江淮宿儒，蘭如得其薰陶，學乃益進。於雅訓之餘，兼事吟咏，所著有爾雅古註斟三卷，已著錄。光緒二年丙子，其書雕鐫既成，是編即附刊其後者也。都凡一卷，存詩百首，不編年，亦不分體，首錄自述一首，以下詠懷之作半之，詠景物之作半之，或者即以詩之內容為排比先後之次者歟。按其自序一首中有句云：結習在吟詠，雅訓尤所親。其於小學以及吟詠致力之殷，於此可見。而是篇所存僅及百篇，且大抵皆避難海陵時所作，其為曾加刪訂可以無疑。若依其刊行之年月計之，當為蘭如手自編定也。其詩意境平淡，而筆致尚屬清逮，惟意所如，不事粉飾，愁人離緒，每謚言詞，蓋避難時所作也。其中詠懷之作，若自述、憶鄉、寄妹、感懷、夢哭、思親、拜親墓諸首，至情至性，亦頗見流露。惟不免以平易為病，若憶弟蘭卿一首云：有弟皆分散，真如老杜詩，天邊飛雁過，難寄我相思。若此之類，斷句為詩，聯綴成文，若非有韻，直如語體，殊失詩人蘊藉之旨。又其中有城西名園二十六詠、詠半畝園花草竹木等共二十餘首，無情無味，言盡意盡，無非堆砌字句、鋪張揚厲而已，而篇什之多，足當全編之半，實徒以自溷其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宮閨文選二十六卷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刊本

清周壽昌撰。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號自庵，湖南長沙人。道光進士，由編修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述為事，詩文書畫俱負盛名，於漢書致力尤深，卒年七十一。有思益堂詩文集、思益堂日札、前漢書注校補、後漢書注補正、三國志注證補遺、五代史注纂注補續，及是編傳於世。全書凡二十六卷，其目曰：卷一賦騷，卷二詔敕，卷三制誥，卷四冊令赦文璽書，卷五表疏，卷六上書啟牋狀對文，卷七書，卷八序頌，卷九贊傳論說記誡，卷十銘誄哀辭碑文墓誌祭文，卷十一樂府一，

卷十二樂府二，卷十三樂府三，卷十四樂府四，卷十五樂府五，卷十六樂府六，卷十七詩一四五言古，卷十八詩二七言古，卷十九詩三五言律詩，卷二十詩四七言律，卷二十一詩五五七言排律，卷二十二詩六五言絕句，卷二十三詩七七言絕句，卷二十四迴文一璇璣圖上三四五六言，卷二十五迴文二璇璣圖下七言，卷二十六迴文三。序言凡例目錄姓氏小錄等皆列之編首，不入卷次。考其書體例則仿昭明文選而略加變通，類異則增其條文，闕則減其目。其內容則始於有周，迄於明末，而詩經十五國風中所載悉未重錄。其徵采群書以二十二史為主，別史專集次之，雜乘紀載以及附見各集或各家選本舊本傳鈔者又次之，至於稗官小說所載，皆從擯棄焉。按是編體仿文選，為閨媛選輯詩文，因類而存，各體兼重，一矯歷來選閨秀集重詩輕文之積習，尤以不泥於文選之分類，通權達變，以類增減，實為有見。且所徵采諸書，於傳說稗史悉從擯斥，蓋求其存真辨訛也。又不列仙異，不存譌謬，皆其精覈之處。尤以所輯姓氏小錄，考證甚詳，其尤足珍貴者，見於史籍者紀之，書略者詳之，說歧者存之，傳亡者闕之，氏同則別以名，無名則別以事，無事則別以文，務求其精詳，獨到非如其他選集輾轉傳抄千篇一律也。惟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所選，如制詔冊令璽書等類，偽託之作極多。蓋敕令等文雖在帝王猶多代作，況在皇后，何能皆躬自撰製。若徵錄其信而有徵者，亦不無可取，若不辨真偽，以圖存其類，是徒溷其書耳。又是編選輯詩文雖志在求其存真，仍不能盡除謬誤，如樂府所收漆室女、杞梁妻、勾踐夫人等諸作，皆出於後人偽託，而是編仍從其舊，悉加收錄，此其一也。若采葛婦、子夜、琴女等既非人名，詩又未必盡真，亦選而錄之，此其二也。是編徵采諸書，不從稗史之說，固為有見，然雜乘紀載亦未必盡為信史，各家選集尤多輾轉傳訛，若是編所收樂府采自琴操、樂府詩集者甚

多琴操一書本為後人偽本樂府詩集所載亦多失真今是編仍其舊誤以為信而有徵此其三也是編體例雖仿文選類目實不全同若詞長短句閨媛中頗有佳作而是編亦闕而不載此其四也他如徵引不注出處亦有乖著述之體此其五也以上所舉皆是編疏陋之點第就其全書優點而論亦頗有助於學者參考也

國朝閨閣詩鈔十冊每冊十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刊本

清蔡殿齊編甘晉輯傳殿齊後更名壽祺字槑盦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庚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其妹紫瓊其妻萬夢丹皆一時知名詩媛是編蓋萬氏逝後殿齊就其生前收藏諸家名媛詩集芟繁汰濫摘艷標奇編次成帙至於名媛小傳則甘晉就各選集之中輯錄者也計全書所收合為百家至其體例與元明詩綜選集相同其所著錄各家首列其人小傳次就其人詩集之中選錄若干首而仍以其詩集原名為題焉每一家為一卷合十卷為一冊全書十冊編首自序參訂姓氏不入卷以下每冊一目第一冊卷一朱中湄鏡閣新集卷二吳綃嘯雪菴詩鈔卷三顧若璞臥月軒詩稿卷四徐昭華徐都講詩卷五吳山青山集卷六陳皖素賞樓詩稿卷七王慧凝翠樓詩集卷八柴靜儀凝香室詩鈔卷九張學象硯隱集卷十葛宜玉窗遺稿第二冊卷一蔡琬蘊真軒小草卷二李國梅林下風清集卷三馮嫻湘靈集卷四錢鳳綸古香樓詩集卷五賀桂竹隱樓詩草卷六林以寧鳳簫樓詩集卷七紀瓊繡餘小稿卷八張令儀蠹窗詩集卷九何玉瑛疎影軒詩稿卷十馬士琪片石齋燼餘草第三冊卷一張藻培遠堂詩集卷二吳若冰悟雪堂詩鈔

卷三、徐德音綠淨軒詩鈔卷四、鍾令嘉柴車倦遊集卷五、陳淑
秀玉芳亭詩集卷六、倪瑞璿靜香閣詩草卷七、姚德耀清香閣
詩鈔卷八、李毓清一桂軒詩鈔卷九、楊鳳姝鴻寶樓詩鈔卷十、
蘇世璋瑞圃詩鈔第四冊卷一、許權問花樓詩集卷二、方芳佩
在璞堂吟稿卷三、錢孟鈿浣青詩草卷四、杭澄卧雪軒吟草卷
五、李葆素繡餘草卷六、張佛繡職思居詩鈔卷七、沈蕙玉聊一
軒詩稿卷八、張因綠秋書屋詩集卷九、汪韞玉聽月樓遺草卷
十、高景芳紅雪軒詩稿第五冊卷一、李含章繁香詩草卷二、王
采薇長離閣詩集卷三、胡慎儀石蘭詩鈔卷四、袁棠盈書閣遺

稿卷五、席蕙文采香樓詩草卷六、楊惺惺吟香摘蠹集卷七、許
燕珍鶴語軒詩集卷八、張芬兩面樓詩稿卷九、胡佩芳蘭圃遺
草卷十、江珠青藜閣詩集第六冊卷一、閔肅英瑤草軒詩集卷
二、潘素心不櫛吟卷三、朱鎮澹如軒吟草卷四、鮑之蘭起雲閣
詩鈔卷五、朱宗淑修竹廬吟稿卷六、金若蘭花語軒詩鈔卷七、
顧慈韻松樓詩集卷八、宋鳴瓊味雪樓詩集卷九、郭芬望雲閣
詩集卷十、鮑之蕙清娛閣吟稿第七冊卷一、孔璐華唐宋舊經
樓稿卷二、楊舫白鳳樓詩鈔卷三、席佩蘭長真閣詩稿卷四、孫
雲鳳玉簫樓詩集卷五、金逸瘦吟樓詩草卷六、帥翰階綠陰紅

雨軒詩鈔卷七、駱綺蘭聽秋軒詩稿卷八、王倩寄梅館詩鈔卷
九、廖雲錦織雲樓詩稿卷十、孫蓀意貽硯齋詩稿第八冊卷一、
陳長生繪聲閣詩稿卷二、蔣徽琴香閣詩箋卷三、尤澹僊曉春
閣詩集卷四、郭佩蘭貯月軒詩稿卷五、沈纕翡翠樓詩集卷六、
歸懋儀繡餘小草卷七、江盧英吟香館詩草卷八、沈綺環碧軒
詩集卷九、何佩玉藕香館詩鈔卷十、嚴蕊珠露香閣詩草第九
冊卷一、席慧文瑤草珠華閣詩鈔卷二、張縉英澹鞠軒詩稿卷
三、夏伊蘭吟紅閣詩鈔卷四、王素雯綠窗吟稿卷五、高篃繡篋
小集卷六、吳芸華養花軒詩鈔卷七、郭潤玉簪花閣詩鈔卷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集卷九、譚紫瓔繡吟樓詩鈔卷十、傅紫璘
鵠吟樓詩鈔第十冊卷一、王瑚印月樓詩集卷二、陸韻梅小鷗
波館詩鈔卷三、張襄錦槎軒詩稿卷四、朱景素紫雪吟卷五、王
繼藻敏求齋詩集卷六、甘啟華焚餘小草卷七、章孝貞鏡倚樓
小草卷八、范連佩湘詩稿卷九、蔡紫瓊花鳳樓吟稿卷十、萬夢
丹韻香書室吟稿每集選詩約十餘首總共得詩約二千首之
譜按是編所收名媛詩集僅百家則其中掛漏實多且所收諸
集或未能盡取名家或所選之詩未能盡得其菁萃若蕉園七
子張氏四女袁氏三妹惲氏珍浦顧氏太清等皆有清一代著

名女詩人而是編或則遺漏或則僅取一二人實屬非是又第十冊卷九卷十並其姊氏妻室之詩集概行收入亦未免有阿私之譏至其小傳不及生時年代詩集編次不依時代先後皆其可議之處惟諸家皆輯有小傳於其人生平略歷簡而扼要有功翻檢實非淺鮮總論是編之成蓋有得即錄甚至輾轉於其他選集之中拉雜湊泊勉强成帙於編製之功實有未逮雖然閨閣詩集爲數頗尠斯編之存亦自有其價值也

中國女史二十一卷 宣統元年己酉排印本

清金炳麟王以銓同輯炳麟字振聲以銓字選之皆浙江山陰人其身世皆未詳是編爲宣統元年己酉印行出書則其書之著作當在光宣之間矣全書都凡二十有一卷釐爲十有八類卷一皇后列傳卷二僭后附傳卷三妃嬪列傳卷四公主列傳卷五命婦列傳卷六女宗列傳卷七女將列傳卷八賢母列傳卷九至卷十賢妻列傳上下卷十一孝女列傳卷十二烈女列傳卷十三貞女列傳卷十四義女列傳卷十五至卷十六文女列傳上下卷十七藝女列傳卷十八俠女列傳卷十九妓女列傳卷二十匪女列傳卷二十一悟女列傳凡列傳一千五百餘人其編首例言總目則不入卷次焉其書大旨提倡女學以補教範之不足因倣歷朝史書體例編輯是書列傳所存上自軒轅下迄明季貴自后妃賤至娼妓皆以才德爲取棄依其身分分別入於各列傳之中而以年代先後爲編次之序按是編蒐羅極博雖薄技微能亦量予存錄且仿史書體例分類列傳爲以前女史所未有歷來女史專重文女而是編各類並存實爲有見惟其書編輯之功殊有未逮可議之點甚多兹分別論之如是編分類似嫌其過爲瑣細若烈女義女貞女等雖其例言

中各申其議然就其所收而論不免強為歸附義界實甚含混此其一也所立名目務求新奇若悟女匪女藝女之類立名皆嫌其不辭此其二也其列傳皆轉自其他史乘或稗官筆記之中而是編悉未志其所出亦有乖著述之體此其三也既為女史當以信史為宗是編並稗官野乘荒誕不經之傳說亦為之存錄實為鉅病此其四也若吾國歷史女禍破國史載極多是編屏而不錄乃別存匪女一門其例言自謂以昭炯戒就匪女以視禍國之女其輕重之別盡人既知是編則棄彼存此殊不知其取意且史貴直書善惡盡錄孔子作春秋寓褒貶兼存即本斯意是編以其禍國即屏而不書實屬可議此其五也是編各列傳之中分別類列多有未協若秦良玉列入女將列傳而梁紅玉則列入命婦列傳之中楊慎妻黃氏不入文女列傳亦入命婦列傳之中如薛濤馬守貞等皆娼而文者不入文女而魚玄機固一女冠則不入悟女而列之文女之中者甚多實不免自歧其類此其六也以上所舉皆其犖犖大端其他如列傳所收或者遺漏或者濫竽實不勝一一枚舉綜論其書若徒供翻檢良有裨益謂為女宗信史則未免瑜不掩瑕矣

古歡室醫學篇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刊本

清曾懿撰曾懿字伯淵四川華陽人左錫嘉之女長適左錫璇之子陽湖袁學昌字幼安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刊行全集詩詞集之外尚有女學篇一卷已著錄是編亦全集之一也全編一卷目錄謂之首卷以下又分四卷論述卷一曰脉論曰舌色論曰溫病傷寒辨論曰傷寒溫病原由曰傷寒溫病脉辨曰傷風論曰溫病論曰風溫治法曰春溫治法曰溫熱治法曰溫疫治法曰溫毒治法曰暑溫治法曰溼溫治法曰溫瘧治法曰秋燥治法曰冬溫治法曰傷風傷寒初起治法卷二曰溫病傳入中焦治法卷三曰溫病傳入下焦治法卷四曰傷寒論治其端方序自序目錄等則列之卷端按目錄所錄以下尚有二卷目錄亦分四卷論述卷一曰雜症卷二曰婦科卷三曰幼科卷四曰外科而有目無書且序中於其第二卷之梓行與否亦未有說明考之女學篇張百熙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序謂作醫學篇二卷而吳慶坻序則謂成醫學篇一卷吳序自注丁未歲除夕其書扉頁注明刊於丁未仲秋則吳序則追加之文甚明以時計之吳氏或已見其書所云一卷者當甚可靠而張氏云云或只據目錄未見刊本也著錄是篇故從一卷之說其書內容大

抵因循吳仲景温病條辨一書，而重在處方，於傷寒温病諸症，詳述徵象，比較苔脉，對症立方，依象加減，無不詳細註明，且於温病之種類辨別，極為詳盡。至其所處方，或則遵循古方，而以經驗為之加減，或則選自名醫所撰，或則自製，非盡拘泥古方，故往往有當。如以白虎湯醫温病之奇效，隨園詩話亦嘗記其事。是編温病條下處方，大抵以白虎湯為主，足証其處方頗有所見也。惟傷寒病一名腸窒扶斯，又名腸熱症，為傳染病之一，其病在於病菌傳播，大腸發炎潰爛，致生高熱，與舊説傷風之沉重者之説，迥不相同。曾懿著書之時，西醫已甚流行，其所著

衛生一門中，亦嘗間採其説，而是編於傷寒症，猶採舊説，以為基於寒而致疾者為傷寒，基於熱而致疾者為温病，等皆拘泥古人，不加辨別，殊嫌其陋。且編中對於温表之法，及以參為君補表兼施之法，極力攻詆，而其所處方，參芪之類補品，亦未能盡除，實為自相矛盾。若此之類，皆其書之可議者也。

雪宧繡譜不分卷 存素堂抄本

民國沈壽述，張謇撰。沈壽字雪宧，江蘇吳縣人，精繡事，曾遊學日本。清末供職京師，任女子師範繡科總教習之職。宣統元年己酉，南洋勸業會開會，張謇長審查，延沈壽專任審查繡品。沈壽並以所繡意后人像與賽，以是頗為社會所重。三年辛亥，京師繡科解散後，張謇聘為南通女子師範繡科主任。張氏雅重其人，屢為文以頌其藝焉。某年張氏壽辰，沈壽為感其知遇之德，親繡像為壽，曾以己髮代絲，用繡鬚眉，藝精工細，一時有絕品之譽。沈壽之名，益重於全國矣。是編蓋沈壽養疴張氏別墅

時所口述，而張氏為之筆錄撰著者，不分卷。首張序，次繡譜目，以下不分章次，為目有八：曰繡備，注繡之具；曰繡引，注繡之事；曰鍼法；曰繡要，附線色類目表；曰繡品；曰繡德；曰繡節；曰繡通。又或於各目之下，別分細目，条分縷析，以説明之。按繡事始載虞書，足見其源甚古。漢唐以來，載籍所傳，亦頗不尠。近如明繡顧繡，皆為後世所重，然其所傳，多在繡工，於繡法則鮮所論述，若泚線引鍼言之成譜，尤屬罕覯。若説郛所收譜錄甚多，獨於繡譜，未有著錄，以故是書之撰著，於此已足可貴矣。其內容所述，皆以經驗所得，為議論之本，非徒託空言者可比。至其

書優點、美不勝收、若繡備一目、記述繡具、即一剪一鍼之微、莫不詳述何如適用、此其一也、若繡引一目、為說明用線之法者、蓋刺繡之事、首重用線、是篇縷析其法、皆為實習之要訣、此其二也、若鍼法一目、條分縷析至十餘法、如繡人像、宜用搶鍼、繡翎毛宜用鋪鍼等、各有其法、言之成理、即鍼線出入運用、亦莫不詳為論述、此其三也、繡要一目、於詳論審勢配色等事之外、尚附有線色類目表、分類八十有八、其中因染而色有深淺之異、凡七百四十五種者、且畫表以明之、尤為學繡者調色之便利、此其四也、其餘四目、雖與繡法無關、然皆為刺繡所必不可少之常識、亦殊不可忽視者也、綜其所述、沈壽之繡法、非徒以工精求名、蓋近於繪畫、如編中所述、於求光肖神、最為重視、蓋受西洋畫之影響、以新意運用舊法、務求其做真、是編所述諸鍼法、亦皆本此原則、而利實用之法也、惟是本為傳抄之本、字句誤謬甚多、尤以繡備一目、後有附圖、而是書僅存附圖二字、則實無圖、殊為遺憾、而其後鍼法一目、似原書亦未附圖、若每種之下、各附一圖、以助說明之不足、於實用尤為便利、而是書不見於此、則不免可議、又針法一目中、所論鍼法固宜詳細、然往往偏重用法、而略於作法、是其疏畧一也、又如接

鍼法與刺鍼法、頗似同一鍼法、而是編分為二條、且未說明異同之點、是其疏畧二也、他如各目標名、不讀內容、幾不知其意何居、亦殊嫌其意義含混、凡此之類、雖為枝節微疵、所以不厭覼縷述之者、要亦無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云耳、

女鏡八卷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刊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字茂卿，浙江山陰人。性孝友，以其母趙夫人年高，遂絕意仕途，著述甚富，有栖真志、法喜志、茶董、奇姓通及是編行世。是編編首馮時可序謂女鏡一書，脩列符瑋，採晚闌而遺墻茨，襲珪璧而擒瑕礫，上自三季，下至今日，無所不載，則其書之大旨，在傳存列女，以女鏡名其書者，意在啟迪後世，以為借鑑者也。全書釐為八卷，共存四百七十有七人。馮時可于孔兼、周继昌、袁一驥、錢一本諸序，樹芳自序及目錄等，排列卷首，不入卷次。所收由哲后賢妃、令母節婦、貞媛孝女，皆有所存，體裁略同列女傳，人各一傳，每傳標題四字，所存者之姓氏也。其排比次第，大抵依其人時代為先後，其或傳中於其人時代或記或略，則未有成規也。按女史之作，兼採賢愚，其賢者固可為後世借鏡，不肖者亦足啟發鑑戒之心，故劉向列女傳亦曾為孽嬖立傳，是編體例固與劉傳略同，其所異者僅此而已。且編次史列傳，非以其人為類聚，即以其行為別歸，不然亦宜以編年為今。是編所選，就時代言，上自三代，下迄勝明，就人而言，后妃村婦貴賤愚雜糅，罔不包羅，而編輯不取分類之法，既不編年，傳中又往往不詮朝代，致令後世知其人而不知何其時代，或者知其行又不知其人身世何如。又諸如此類，殊嫌其紊亂無章。至選採諸人，除見於史乘者外，若繼母而賢、子婦而孝，雖無奇瑰之德，過人之行，皆為立傳，亦不免冗濫。綜論其書，殊亦有類筆記，謂為史傳則殊有未當。是其書題女鏡，而不以傳名者，實有自知之明也。惟前代女史之作極勘，姑存之以備一格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伊人思一卷 崇禎九年丙子刊午夢堂全集本

明沈宜修撰宜修字宛君江蘇吳江人山東副使珫字懋所之女歸同邑工部郎中葉紹袁字仲韶為室夫婦偕隱汾湖與子女刻意詩詞以自娛其長女紈紈次女小紈三女小鸞皆有集行世宜修因紈紈小鸞二女相繼夭亡不數年而卒所著有鸝吹集二卷香雪吟一卷及是編行世宜修卒後乃夫葉紹袁梓行宜修母女合集名曰午夢堂全集宜修遺著皆收入其中是編蓋即其中之一也是編編首自序云世選名媛詩文多矣大都習于沿古未廣羅今太史公傳管晏云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余竊倣其意既登琬琰者弗更採擷中郎張珌廼稱美譚然或有已行世矣而日月湮焉山川阻之又可歎也若夫片玉流聞并及他書散見俱為彙集無敢棄云客俟博蒐庶期燦備爾其書大旨於此可見至其體例則略同筆記或記軼事或錄詩文人名之下或附小傳詩文之後或附按語隨意為之未有定格就其所得分類立目都凡五則曰原有刻集者十八人曰未有刻集幸見藏本者九人曰傳聞偶記者六人曰筆記所載散見諸書者十一人又於其下附亂仙二人烈女三人曰唐宋遺事按是編所選名媛詩文大抵皆晚明才女其詩集流傳未廣或竟湮沒無聞宜修為之傳記且就其所知略附小傳使其人可傳且後世之人得從而寀騏其不見既湮為當其書亦彌足珍貴惟今觀其書頗似草創之稿蓋所記僅五目所收僅數十人體例內容不免疵病或為未曾修正之故歟按其第一類所收既有刻集而不錄集名此其一也自謂已行世者不錄而方維儀方孟式皆知名之人又首錄之不免自亂其例此其二也第二類既無刻集所見藏本又不錄集名所附小傳又往往語焉不詳此其三也第三類自云筆記所載散見諸書而不著出處此其四也以上所舉皆其犖犖大端其他如所選閨媛或出於稗官野乘所傳或出荒唐神鬼之言皆一概收拾之類亦不免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擷芳集八十卷乾隆五十八年乙巳刊本

清汪啓淑編。啓淑字秀峰，號訒葊，安徽歙縣人，官工部郎中，寓居杭州，嗜金石，收藏極富，有飛鴻堂印譜傳於世，又喜藏書，乾隆間詔訪遺書，啓淑進呈六百餘種，不擅時藝，所著有焠掌錄、水曹清暇錄、小粉場雜識等書。是編蓋啓淑鑒於前明閨秀詩家選集，有江盈科閨秀詩評、季時遠詩統、名媛璣囊等書，有清一代閨秀之盛，超越於前，而未有專選，因以為憾，爰加蒐輯彙而成書。全書凡八十卷，依人而分，凡為八類，曰節婦詩十一卷，曰貞女詩二卷，曰才媛詩五十三卷，曰姬侍詩四卷，曰方外詩二卷，曰青樓詩二卷，曰無名氏詩二卷，曰仙鬼詩四卷。每卷之前，各有姓氏目錄，人名之下，綴以存詩數目，沈初、倪承寬序及啓淑自撰凡例，則置之全篇之前，不入卷次焉。至其體例，於姓氏之下，附以小傳，其有見於有志縣志者，則錄其原文，兩見則文存其一，或略同存異，或則行狀、墓志、詩集敘跋之文，亦擇要迻錄，至如僅見於詩話說部者，亦悉照原本，附錄於後，於其出處，不事湮沒也。考是編凡例謂分為十類，而稽其內容，則僅存八類，未悉其故，豈姬侍、仙鬼二類，皆一二首，不足為各家選集之冠，編製亦殊得體，如依人分類，所分極為詳富，予後人翻檢之便頗鉅，又如各家小傳之後，附存他書著錄之文，亦極有裨後世之參考，且如無名之詩等，則皆有所本，並志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體。綜論是編之編製體例，優點極多，實不愧名家著作，惟所蒐不免龐雜，卷末并仙鬼亂夢無稽之談，亦兼收并存，且所根據，多有出自稗官說部者，若聊齋志異等書，亦據為典要，殊嫌其濫，諸如此類，實未免自穢其書耳。

湘潭郭氏閨秀集不分卷 道光間刊本

清郭潤玉輯，李星沅補輯。潤玉字昭華，一字笙愉，自號壺山女史，湘潭人，汪燦字雲麓之次女也。歸兩江總督諡文恭李星沅為室，所著有簪花閣詩鈔，夫婦倡和集詩梧笙聯吟集，道光十九年己亥卒。是集為道光十七年丁酉潤玉所輯其家人之合集也，而以己著詩集附其於後。至潤玉卒後，乃夫星沅又輯其丁酉以後所作詩，及其長子婦郭秉慧之詩，補於潤玉所輯之後，合刊成書。全書不分卷，次凡為六種，皆不編年，別係，編首李星沅全集序以下第一種郭步韞獨吟樓詩集，共存詩七十四首。第二種郭友蘭嗛雪山房詩存，共存詩五十首。第三種郭佩蘭貯月軒詩稿，共存詩五十餘首。第四種王繼藻敏求齋詩集，共存詩八十餘首。第五種郭漱玉繡珠軒稿，共存詩百十餘首。第六種郭潤玉簪花閣詩鈔，共存詩約百三十首。以上蓋潤玉所輯各集之首，皆撰小序，以代略傳。下附二集，第一曰簪花閣遺稿，潤玉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所作，共存詩四十餘首，附星沅倡和詩二十餘首。第二曰紅薇吟館遺草，郭秉慧所作，共存詩約及百首，星沅各為之序焉。按郭步韞字獨吟，潤玉之祖姑，歸邵某，早寡也。友蘭字素心，歸鳳丹山為室，亦早寡，歸依母家，晚年代子課徒，邑童咸尊稱為老先生。其妹佩蘭字芳谷，一字娟香，歸王德立為室。二人皆步韞女姪，潤玉之姑母也。佩蘭女王繼藻字韻香，亦湘潭人，歸劉曾鍫為室，潤玉之表妹也。郭漱玉字六芬，號醴泉，歸羅喬年為室，潤玉之胞姊。其詩集原名繡餘軒稿，妹倩星沅為易今名繡珠軒稿。郭秉慧字智珠，為潤玉兄子，娶為長子梅生婦，年十八因痛其姑潤玉之死，而以身殉焉。郭氏閨秀，三代能詩，才名久負。今觀七人詩集，各具其長。步韞之詩以勁爽見長，惟以境遇之艱，其詩亦多酸楚之音，爽快有餘，而蘊藉不足耳。友蘭之詩亦多以愁苦之詞寄意，其詩平穩，惟限於天賦，碌碌無奇而已。佩蘭詩清快洒脫，筆力亦殊遒健，惟所以直抒胸臆，不以文字求工，未免有失率易也。王繼藻之詩，則才氣縱橫，雄快豪放，頗有奇氣，尤以五言絕句最為擅長，就天賦論，諸人之中，繼藻為最高，特一氣揮寫，不事含蓄，不免稍嫌其味薄耳。漱玉詩集所存論詩八首，議論透澈，極有見地，惟其詩則矜持做作，未臻妙境，惟意境格調尚能透俗，是其所長也。潤玉之詩，清新俊逸，亦以才氣見長，行筆隽爽，頗有秀句，惟惜氣勢不勝，未能悉稱，是其微瑕。至秉慧之詩，根砥甚薄，僅略窺其楷模，未能登堂入室，實不足道。惟就其才而論，則尚不無一可取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宮閨百詠四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桐華鳳閣刊巾箱本

清陳其泰編。其泰字琴齋，浙江海鹽人。始末未詳。是編原稿為上海李曾裕字小瀛與友數人合撰。初曾裕寄居京華之時，聯合詩友黃宮田氏字小田、汪體信字小泉、汪本銓字衡甫、蔣道模字紫玖、溫忠彥字篆遂樓，五人共結百美詩社，百美者，以古今宮閨事蹟見於史傳秘笈者，遴取百人，以四字為題，詠其人史事，人各一題，題各一事，鬮韵分題，社友各為五言排律一首，相互月旦，以定甲乙之次，百題未竟，而諸子風流雲散，後十年之間，因詩友之離合，屢作屢綴，得詩百七十首，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曾裕以曾謀梓其稿未成，深懼原稿散佚，乃彙訂成編，序而錄之，即是編之稿本也。其次年乙巳，陳其泰得稿本於歸安、俞絜字補華，乃就原稿重加校訂，編次付梓，其書凡為卷四，而以陳其泰能之序及李曾裕原序、與撰者姓名、宮閨百詠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是編以宮閨為吟詠題材，其所取閨媛起自皇娥夜織，迄于圓圓入蜀，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計百人，其中后妃、閨秀、才女、貞媛、劍俠、歌伎皆有網羅，所取之人，非盡信而有徵，如倩女還魂等稗官野史所載，亦不以其事之虛幻而棄取，未免有失雜濫。至其編首目錄，依時代排比，各就其人事蹟，亦四字為題，每題之下，附載出處兼錄原文以明所本，實為有法，而或有書名之上兼及作者姓氏，或僅誌篇名，并書名亦略而不存，又頗傷草率。蓋其書在於存詩，不在存人，與歷代名媛雜詠、閨媛樂府等書不同，就是編內容而論，實一聯吟詩集耳。至諸人之詩，大抵側艷之體，無非雕飾詞藻，競奇鬥艷，雖亦不無秀句佳什，顧其佳者，亦僅具見才思而已矣。

蘭心閣詩稿一卷 咸豐八年戊午刊桂馨堂集本

清朱瑩撰。朱瑩字仲玉，一字子瓊，浙江嘉興人。父字梓樓，母嚴氏，皆能詩。朱瑩家學淵源，亦通吟詠，歸同邑張廷濟之子慶榮為室。廷濟當時名宦，著作甚富。朱瑩于歸之後，與夫慶榮同請業於廷濟，詩法得其薰陶頗多。咸豐四年甲寅，慶榮病卒，時朱瑩年四十九，則其生年當在嘉慶十一年丙寅也。初廷濟詩集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二十八年戊申，陸續刊行，至慶榮卒後，乃子晉燮於咸豐八年戊午梓行遺詩稿香樓詩稿，並是編合稱世美堂集，附廷濟詩集以行，而總其名曰桂馨堂集，是編為慶榮選定，原稿之外，增益哀辭七首而成，全編都為一卷，共存詩五十首，末附乃子晉燮短跋，以代序也。按朱瑩之詩，詩法格調兼法廷濟、慶榮二人之風格。集中所存詩，與廷濟、慶榮稿香樓詩藁合而觀之，大抵皆夫婦倡和所作也。其詩以律詩古體為多，絕句存者僅數首，而未能悉稱，似非所長。哀辭七首，亦只以情勝耳。其律體諸詩，和平沖雅，格律謹嚴，詞采穩鍊，不務新奇，以平易見長。古體之作，行筆豪放，不事推敲，意到筆到，務求其盡致。抒情之作，亦尚能得真摯之趣。惟集中所存多吟詠事物之作，櫛比字句，無非空談，性靈意境，無所取焉。集中所存古詩諸作，亦殊嫌其不事蘊蓄，了無餘味，至於氣韻之薄弱，則閨秀詩人之通病，固不必苛求於斯人耳。

傳書樓詩稿一卷附題詞一卷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四勿齋刊本

清金順撰。金順字德人，江蘇德縣人。光祿寺丞金崙圃之女也。幼聰慧，從桐城朱償城受業，年十九歸中表汪曾裕。中書為室。乾隆十年乙丑，曾裕卒，金順仰事俯畜，不數年積勞而卒。據其子尚仁跋語謂，尚仁甫九齡即遭太安人慘變，又曰尚仁年過五旬。按其時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據此以推，金順之卒年，當在乾隆十五年庚午之前後也。其事蹟見湖州府志。其詩，阮元兩浙輶軒錄及沈歸愚擷芳別裁二集，皆有所著錄。初，金順既卒，子在髫齡，罔知保存，散佚殆盡。後其子尚仁成立，乃於鏡奩箱帙之中，裒集叢殘，得詩百篇，編校成書，付之剞劂，名傳書樓詩稿者，因其舊也。時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上距金順之卒，已四十餘年矣。是編首錄湖州付梓附雷輪及鄭雲、曹文埴諸序、傳書樓詩稿目錄，次詩稿一卷，不編年，不別體，共存各體詩將及百首，乃子尚仁書後附之，最末別附題詞一卷，首哀辭四，次題辭，依體為別。凡十一目：一曰五言古，二曰七言古，三曰五言律，四曰五言排律，五曰七言律，六曰七言排律，七曰五言絕句，八曰六言絕句，九曰七言絕句，十曰詩餘，十一曰閨秀題詞，末尚仁題詞跋

存焉。按金順之詩，天才卓越，格骨清奇，從容閑雅，不流於俗。如皆綠亭小坐二首之一云：一塵飛不到，吾亦愛吾亭。花晚思晴艷，松寒滴雨青。石痕時戴蘚，池影忽開萍。把茗風中坐，閒繙種樹經。意態蕭閒，頗具超然之思。他如集中所收情性之作，意真情摯，哀感動人，亦多可取。惟其所存詩不事蘊蓄，韻味嫌薄弱，涵養之功未臻妙境，且聲病之疵亦多所不免，即如上詩石痕時戴蘚之句，即其例也。綜觀斯集，雖未能篇篇佳什，字字珠璣，求之閨秀之中，實不可多得之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瑞芝山房詩鈔一卷竹溪詞草附 光緒六年庚辰刊本

清錢令芬撰。令芬字冰仙，自號竹溪漁婦，浙江會稽人，吳越王之裔孫。父江，字楚纕，母宋氏，工擅吟詠，令芬秉承母教，詩詞兼能。年十九歸戴燮元，字愚齋，為室。至光緒六年庚辰卒，年四十六，則其生年當在道光十五年乙未也。所著有竹溪漁婦吟草，又名竹溪吟草一卷，是編為令芬卒後，其夫燮元檢其遺篋所蒐賸稿，以燮元將梓行所作悼亡詩及家傳，隨附刊令芬遺稿於其後焉。首吳唐林所撰序，次燮元所撰之家傳，及悼亡詩三十首，以下瑞芝山房詩鈔一卷，不編年，亦不別體，共存詩約五十首，末附竹溪詞草九闋。按編首吳唐林序論令芬之詩曰：「予受而讀之，溫柔敦厚，清麗紆餘，采而不縟，穠而不纖，由其瑰質內鮮，瑤情中緯，故能吐辭有則，摛藻皆華。」其言雖不無溢美之詞，亦頗能盡道其長。蓋令芬之詩，風格詞藻，力摹三唐，質樸無華，不流於艷纖，直抒胸臆，不以雕鏤為工。集中所收，以寫景之作為多，如甲戌秋舟次張家灣晚眺和外子韻一首，有「夕照蒼茫裏，蕭然一色秋。黃花迷遠岸，紅葉滿扁舟。樹密啼林鳥，灘低宿水鷗」之句，描寫景色，秀麗自然，宛如畫圖，誦讀之下，令人頓興詩中有畫之美感。至其抒情賦事之作，不飾詞采，不事含蓄，意隨言盡，則頗傷粗率也。至其詞，為數無幾，刻意摹擬易安居士，如點絳脣思親一闋，有「重回首，淚痕盈袖，人比黃花瘦」之句；又清平樂偶成一闋，有「韶花如許，又聽黃鸝語，幾陣斜風兼細雨，多謝東君作主」之句，詞句意境，皆從漱玉詞中得來。其他各闋，亦往往襲取前人意境，勉湊成章，斧鑿之痕，剽竊之迹，無可自掩，殊為無謂。綜觀其書，所以美惡雜陳，瑕瑜互見，編輯之冗濫，亦不為無因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蘭窗遺詩上中下三卷 民國三年甲寅鉛印本

清張印撰、張印字月潭、陝西潼關人、父澧中、巡撫山東、張印生於咸豐十年庚寅、性穎悟、喜藝術、善畫花卉翎毛、臨摹名蹟、往往神似、兼工績繡、時有鍼神之目、長歸道光進士閩縣林壽圖字穎叔為室、同治十一年、年四十一而卒、初壽圖於光緒六年庚辰、刊行已作黃鵠山人詩集既竟、將為張印刻集未果、繼而家藏稿本、復燬於火、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次子於夾壁之中、獲得原稿、已蟲蝕過半、乃掇拾殘餘、得三百餘篇、經其長子昌虞編次刪定、本其手訂原稿之意、釐為三卷、而以其居室之名總名其集曰蘭窗遺詩、至民國三年甲寅、始排印行世、其時距張印之卒已四十餘年矣、是編凡為卷三、卷各一集、卷上金臺集、卷中青門集、卷下南歸集、皆不編年、亦不別體、共存各體詩三百四十七首、而以何振岱序及林蒼等所題詩詞及摘錄林壽圖榕陰談屑一則、并乃子昌虞跋、張仲炘所撰家傳分別附錄卷首末、不入卷次焉、按是編所存詩、

各體兼備、而以古體為所擅長、其詩以清逸豪爽為宗、樸質無華、不假緒飾、頗得自然之趣、昌虞跋云文書言母於詩或終歲不得一字、或一夕得數十韻、不假雕飾、一以陶寫性靈為主、斯言深中肯要、蓋張印之詩、情真質朴、而不事含蓄、意隨言盡、一瀉無餘、殊不免乏味之譏、且行筆率易、不加雕琢、俚言村語、莫不入詩、亦頗病其俗耳、

錦囊集一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祁忠惠公遺集本

明商景蘭撰。景蘭字眉生，一字媚生，浙江會稽人，吏部尚書商祚之女，及長歸蘇松巡撫謚忠敏祁彪佳。字幼文，為配，鄉里之中，有金童玉女之目。順治二年乙酉，彪佳以國破自投園池殉難，考靜志居詩話謂公懷沙日，夫人年僅四十有二。按祁氏家乘謂景蘭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則彪佳逝時，景蘭之年當為四十有一也。景蘭嫠居以後，撫二子四女成立。長女德淵初名貞孫，字弢英，歸姜桐音為室，所著有靜好集。次女某，三女修嫣，季女德茝，字湘君，適同邑沈子合為室，姚鼐惜抱軒文續集黃徵君調鼎傳，謂彪佳女選為福王世子由崧之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者，實誤也。按少女即德茝，集中所附杜春生撰德茝小傳，辯其誤，考証甚詳。德茝著有寄雲草詩集。景蘭子婦二人，長子理孫婦張德蕙，字楚纕，山陰人；次子班孫婦朱德蓉，字趙璧，亦山陰人。姑嫂數人，皆負詩名，惜詩集大半不存，是編為劉禮林所選，杜煦杜春生二氏就而編次成帙。其長幼二女德淵德茝二子婦張德蕙朱德蓉諸人遺詩，大都散佚，輯其殘餘，附之篇末，題其名曰商夫人錦囊集。道光十二年壬辰，刊行祁忠惠公遺集，遂合帙而行焉。是編首題商夫人錦囊集，附註舊名香奩集。其下題選者編輯者姓氏。詩集一卷，不編年，不分體，共存各體詩七十餘首，詩餘共存五十餘闋，補遺存詩三首，遺文一篇，附祁德淵詩一首，德茝詩十首，張德蕙詩五首，朱德蓉詩十首，張德蕙詩補遺一首，四人各有小傳，皆出杜春生之手者也。按祁氏母女、葉氏母女同為晚明閨秀詩人名家，名家選集皆有著錄。景蘭之詩，陶寫性靈，和平中正，深得風雅之旨。集中所存，皆經遴選所得，大抵皆其佳什，抒情之作，真摯動人，於旖旎之中，兼寓瀟洒之致。觀其集中，多有與詩尼合虛唱和之作，且詩句之中，時寓禪機，蓋其晚年悅禪之故歟。其詞亦頗婉麗清新，不流於俗。惟詩詞皆近哀殺，氣韻之間，為稍弱耳。至其二女二婦之作，所存無幾，第就其所存諸作而論，較諸乃母固不遠遜甚，然工穩沈着，各有所長，蓋名家之傳，自有其不同於庸凡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焚集一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祁忠惠公遺集本

明祁德瓊撰。德瓊字昭華，一字修嫣，浙江山陰人。父蘇松巡撫謚忠惠祁彪佳，母商景蘭。德瓊姊妹四人，居第三。考名家閨秀選集，如宮閨文選、名媛詩歸、閨秀正始集諸書，著錄祁氏母女，皆謂祁氏三女，長德淵，次德瓊，幼德茝。按商夫人錦囊集杜春生所撰祁德茝小傳，謂忠惠公凡四女，次女某適同邑朱子升，三女修嫣即德瓊也。春生刊行忠惠遺集，於忠惠家世，知之甚詳，其說或較為可據。今本其說，知德瓊實商景蘭之第三女，適同里王穀韋字鍔叔為室，卒於康熙元年壬寅，至十三年甲寅，其夫王鍔叔蒐其遺稿，編次成帙，題未焚集。後杜春生輾轉訪得其稿，道光十二年壬辰，刊行祁忠惠公遺集，附刊商夫人錦囊集一卷，遂將此稿重加編輯，附刊其後焉。是編首商景蘭序，次詩集一卷，以體為別，曰五古，曰五律，曰七律，曰五絕，曰七絕，共存詩約八十首。按商景蘭序謂吾婿鍔叔集其遺詩得六十六首，而是編所存約八十首，較其原稿增加十餘首，或為杜春生蒐輯佚稿所得，而增入者歟。德瓊姊妹承乃母商景蘭之教，皆負詩名，一門風雅，與沈宜修、葉小紈母女媲美。所惜者德淵、德茝諸人詩稿散佚不存耳。德瓊之詩，風格略近乃母，

而取其豪逸之風，詞采樸質，不事粉飾，亦頗能得自然之趣。惟脫洒有餘，而蘊藉不足，咀玩之下，殊嫌其索然乏味也。是編所存律詩、古體，兼而有之，而尤以絕句為所擅長。閨秀詩人之中，長於絕句者，殊不多見，蓋氣魄工力，往往不逮之故。今德瓊所作，簡潔清逸，嬌然不羣，閨閣之中，實不可多得之才耳。

鸝吹集上下二卷附鸝吹集梅花詩一百首 崇禎九年丙子刊午夢堂全集本

明沈宜修撰宜修字宛君江蘇吴江人山東副使珫字懋所之女歸同邑工部郎中葉紹袁字仲韶為室夫婦偕隱汾湖與子女刻意詩詞以自娱其長女紈紈次女小紈三女小鸞皆有集行世小鸞最慧早夭紈紈傷悼繼卒宜修於兩女之殤後未數年而逝按宜修長女紈紈卒於崇禎六年癸酉考是編所收詩詞有為紈紈二週忌辰所作數首可知宜修之卒最早亦在崇禎八年乙亥而是編為宜修卒後乃夫葉紹袁所編梓紹袁序中自註年月為崇禎丙子則宜修之卒當在八年暮九年初

之間矣至其生年據是編所收表妹張倩倩傳一文中謂倩倩小余四歲又謂乙巳余于歸倩倩時年十二考乙巳為萬曆三十三年宜修年十六推其生年當在萬曆十八年庚寅矣其所著是編之外尚有伊人思一卷皆收之午夢堂全集中按是編一名午夢堂遺集宜修卒後葉紹袁梓行宜修母女四人合集即因之而總其名為午夢堂全集是編蓋即全集中之一也編首先錄曹學佺葉紹袁二序以下鸝吹集二卷上卷詩集以體為别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絶句曰六言絶句曰七言絶句共存詩五百二十餘首下卷詩餘百八十餘闋偈一首豔體連味詩十一首附紹袁和詩三首騷一首賦三首序一篇傳一篇編末附鸝吹集梅花詩一百首按梅花詩百首凡二刻其一為紹袁梓行兩女遺集之詩同時合刻者名香雪吟其一即是編所附者也宜修之詩格調近古取法乎上詞采清麗氣韻不俗每每一題之下動輒一二十首語意不蹈雷同氣韻終始不衰所附梅花詩皆七言絶句衍連百首頗難為工宋張洽元元馮子振皆有是作亦不免利鈍互見宜修所作方之前人固不無遜色以其工力而言洵屬難能可貴矣且是編編輯出於葉紹袁之手書以編年為體而就其

詩中註有年月者觀之亦大抵依成詩先後為排比之次吟詠事物抒寫情景亦各依其內容為類聚然不紊頗有足取惟所收無所别擇不免失於冗濫美惡雜陳實為白玷其書耳

愁言不分卷 明末刊本

明葉紈紈撰紈紈字昭齊江蘇吳江人父葉紹袁母沈宜修俱以詩知名於世紈紈姊妹三人居最長幼秉母教俱擅吟詠乃妹小鸞才名最彰早卒紈紈年十七歸趙田袁氏子崇禎五年以痛悼其妹之亡抑鬱而死年二十有三其生年當在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著有芳雪軒遺集紈紈卒後其父謀梓其集以遺稿有紈紈自題愁言二字因即以名其集別名芳雪軒遺集者並存其舊名也

疏香閣遺集合[illegible]是編不分卷次首其父序言次詩集依體為別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共存詩九十五首次詞集凡十三調共四十七闋末補遺詩二首詞一闋是編為其父所編次[有]故著錄詩詞間有註語皆其父所記大抵詳述其作詩之心情境界與其詩詞優劣無關按紈紈詩詞皆師承乃母沈宜修[雖]格調近似而學力陶冶則遠遜之故其所為詩詞意境清新不落俗臼性情真摯幽怨動人惟格律音韻往往有失鍛鍊字句工力不逮蓋其病在淺薄不耐玩味耳

後乃母卒葉紹袁為其母女刊行午夢堂全集斯集亦與焉

柳如是集不分卷舊鈔本

清柳是撰、柳是字如是、初名隱、又名因、字蘼蕪、浙江嘉興人、桃葉名姬、歸尚書錢謙益、字牧齋、為側室、號河東君、據續詩乘、如是本姓楊、柳則其隱姓也、柳是性機警、而志豪宕、有俠烈風、初從陳臥子欲依以終身、乃持女弟子帖往訪、臥子弗納、始適錢牧齋、牧齋為當時名士、納柳是後、敎以作詩寫字、命號河東君、築我聞室以居之、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力勸死難、牧齋不能、乃自奮身投池水中、急救得甦、後遭家變、遂以身殉、士林稱其晚節、所著詩詞、上草、我聞室賸稿等、流傳於世、女史袁瑛字文瑞、輯其詩詞並後世名家所題詩詞、合為一帙、題我聞室賸稿、是編為傳鈔本、以徐子晉所藏原本河東君尺牘及湖上草詩錄之、編首、次袁瑛所輯我聞室賸稿、凡為四目、曰我聞室賸稿、曰我聞室賸稿附詞、曰我聞室賸稿附錄文錄、曰我聞室賸稿附錄詩詞題、按河東君尺牘小引一文、為林雪所撰、附見是編尺牘之前、謂尺牘為汪然明所藏、柳是之信札、湖上草所題集名之下、註以十字、曰己卯春、而其中所存、詩三十餘首、其中亦多有贈答然明之作、考己卯為崇禎十二年、依錢氏弟顧苓所撰之河東君傳、謂錢謙益見柳是為崇禎十三年庚辰、則湖上草與尺牘之作、皆歸錢以前之作可知、而汪然明者、當為其既籍前之友也、湖上草存詩之後、有林雲鳳題詩、汪然明以柳如是尺牘并湖上草見詒、口占二絶、自註年月為甲申三月、甲申為順治元年、由此可証尺牘與湖上草二集之成、最早亦在順治元年甲申也、林雲鳳題詩之後、又有註曰、右二種原本藏城南徐子晉家云、所謂原本或即為汪然明所藏之原稿、至輯錄柳是全集所根據之稿本、為原稿或傳鈔、以無所本、則未敢臆斷耳、惟尺牘湖上草皆係未嫁以前之作、斯時柳是尚未得河東君之號、且尺牘小引與林雲鳳題詩、皆題柳如是尺牘、而是編尺牘題名曰河東君尺牘、似有未妥、意者汪氏稿本之成、已在順治元年甲申之後、其時柳是歸錢氏已久、

河東君之名已彰，即用以題其人贖，或者即輯錄者為之更易者歟。二者究為孰是，亦殊難斷定也。其袁瑛所輯之我聞室賸稿，共存詩二十餘首，詞六闋。詩詞既皆以我聞室題名者，當為歸錢牧齋之後所作。且詩中有註年月者，最早為庚辰，與河東君傳所謂錢氏遇柳是即為順治十三年庚辰之言相吻合，則是集為歸錢以後之作益可証明矣。其附錄則袁輯士林所撰河東君小傳序文題詩題詞等極多，彙附于全集之後，以作參考之資料，其所裨益，亦頗不鮮焉。

返生香不分卷 午夢堂全集本

明葉小鸞撰。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江蘇吳江人，為葉紹袁之幼女也。生於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與姊紈紈、小紈三人，皆擅吟詠。小鸞天才卓越，穎慧過人，最為父母所鍾愛。字崑山張氏子立平，崇禎五年壬申，將嫁而卒，所著疏香閣遺集，小鸞卒後，其父編次遺集，題名曰返生香，并別名疏香閣遺集，以存其舊。及乃母沈宜修卒後，紹袁為其母女刊行午夢堂全集，斯集與紈紈小紈之作，皆與焉。是編不分卷次，首沈自炳序，次遺集，以體為別，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曰偈，共存詩約百首有奇，偈一首，次詞約九十闋，次曲一首，次續七言絕句二首，次擬連珠九首，次序一篇，次記二篇，別附疏香閣附集一稿閒一稿續二種，則葉紹袁所輯之哀悼文字之數也。考返香集，向刻於午夢堂全集之中，至乾隆間始經葉青巖重刊，仍附於全集之中，迨光緒十

二年丙申、葉衍蘭手書刊行返香集與附集窈聞竊續二種、是為小鸞遺集單行本之始也、按小鸞於姊妹中、才名最彰、名家選集靡不著錄、是編為葉紹袁所編次、深得其法、於別體之外、排比次序、大抵亦依年為次、詩詞間附註語、亦紹袁所記、多述其詩詞、心情境界、與評騭優劣無關、至其詩詞、風格秀麗、以婉約見長、敷藻摛文、迥出慧心、惟陶冶之力、似有未逮、氣勢韻味、亦嫌其有失薄弱耳、

綠窗女史十四卷 明刊本

不著編者姓氏、編首有秦淮寓客綠窗女史引一文、似是編即其人所編、惟秦淮寓客亦不知何如人、里居姓氏亦無考、是編書題女史、實非史籍、蓋雜採羣書或女史著述或小說家言、或書或文、或圖或譜、取予并無成格、直如類聚、有若叢刻、要其主旨、則所採輯皆有關乎女子者也、其書凡為十四卷、為八部、十、各部之下、又分數類、每類更別分子目、附于各類之下、卷一總目閨閣部凡四類、首閨範、次女紅、次才品、次容儀、卷二宮閨部上、首寵遇、次遣放、卷三宮闈部下、凡二類、首蠱惑、次怨恨、卷四緣偶部上、凡二類、首才艷、次慕志、卷五緣偶部下、凡二類、首幽期、次尤物、卷六冥感部、凡二類、首神魂、次夢寐、卷七冥感部下、凡二類、首重生、次幽合、卷八妖艷部、凡四類、首狐粉、次猿裝、次鬼靈、次幻妄、卷九節俠部、凡四類、首義烈、次節烈、次義俠、次劍俠、卷十神仙部、凡三類、首星娥、次仙姫、次神媼、卷十一妾婢部、凡四類、首逸格、次俊事、次殂異、次名呼、卷十二青樓部上、凡二類、首才名、次志節、卷十三青樓部下、凡二類、首平康、次品藻、卷十四著撰部、凡十類、首詔令、次表疏、次牋奏、次上書、次啟牘、次序傳、次贊頌、次誄祭、次襍錄、次辭詠、其總目之後附繡像十六圖、圖

像、各家有其題、以下各卷之前別有目錄、附于其書子目、目錄即所採選書籍詩文之目也、各依其內容類附于各部分類之中、如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女範則附之閨閣部懿範類中、刺繡圖織錦圖中饋錄養蠶錄則附之女紅類中等、其餘各部各類或採詩文、或採小說傳記、皆依是此例各附其類、按其書蒐採極博、惟編製依例頗傷于雜、且分類瑣屑、多而無當、所立類目、尤為其目尤多可議、且搜採材料無所別擇、野乘稗官、無所不收、且所收題書名、似與內容毫不相協合、蓋是編依仿叢刻類聚、焉得謂為女史、即其中所收別傳亦大抵出於小說家言、如太真外傳之類、更實不足謂為信史、若侍兒小名錄青樓集諸書、尤不能列入女史之中、其書題名、實不知命意何在也、意者編輯是編、或出於坊賈之手、猪斷、斯書誠未足列于著述之林、姑存其依而已、

曾氏家訓一卷女訓一卷五戒附 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清左錫嘉撰、錫嘉字小雲、號浣芬、嫠居以後改字冰如、江蘇陽湖人、父昂字巢生、母汪氏、早卒、生女七人、錫嘉居第六、幼從外祖汪友梅讀詩書、失恃之後、奉繼母惲氏居京都、與姊錫蕙錫璇披覽詩詞、臨摹書畫、知名於時、年二十歸四川華陽曾詠字吟村為室、生三子五女、後其夫卒於軍、錫嘉扶柩旋里、教養遺孤、家計蕭條、以詩畫自給、後諸子成立、女曾彥曾懿等亦各以詩畫傳世、晚年乃子迎養晉省、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卒、年六十有五、計其生年當在道光十年庚寅也、所著有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為錫嘉平日教誨子女之辭、隨時筆錄、因而成帙、乃子光煦懼其佚散、遂彙為次第、令其甥婿世鑠繕錄付剞劂、既成、乃附於錫嘉夫婦合集吟雲仙館合稿之後以行、凡二卷、都七千言、首曾氏家訓一卷、共十二則、曰承歡、曰善體、曰辭色、曰寢膳、曰服勞、曰立志、曰侍疾、曰諫諍、曰出遊、曰曲慰、曰喪葬、曰祭祀、次女訓一卷、共七則、曰閨訓、曰婦道、曰侍舅姑、曰和妯娌、曰節義、曰母儀、曰御下、次附五戒、曰戒色、曰戒賭、曰戒煙、曰戒言、曰戒殺、更次其外孫婿世鑠及乃子光煦二跋、末影刻錫嘉手書一函存焉、按是編為

隨時輯錄之文，文體不一，或韻文，或散文，或舉例以明之，或援引以足之，大抵以詳闡所論，便於說明為主，故體例頗不一致，即編製上亦僅略示次序，漫無系統，蓋其意在訓誨子女，故不憚瑣屑，不厭俚俗，務求其易於實行，易於體會而已，不足謂為文章，實有近於語錄耳。至其內容，大抵因循內則、女誡之說加以推闡，固不乏至理名言，亦仍不免迂腐之論。其所長者，前人所論，多為理論，是編則悉為經驗之談，舉例援引，皆世俗常有人情習見之事，反復說明，極為詳細，又如所附五戒，皆為韻語，使兒童讀之，極易上口，熟讀之下，影響殊鉅，故是編雖不

以文字求工，然於道德人情上，裨益甚深。惟內容枝節瑣屑，漫無系統，實為斯編病耳。

倚雲閣詩詞存各三卷　光緒十二年丙戌重刊本

清張友書撰。友書字靜宜，小字玉，江蘇丹徒人，生於嘉慶八年癸亥，幼喪父，與兄崇蘭奉母居，鍼黹之餘，兼工吟詠，長歸同邑陳宗起，字敬庭，為室，年三十而寡，苦志教子，至於成立，繼遭粵亂，乃流離海安，年七十三而卒，所著倚雲閣詩詞各三卷，友書卒後，其小門人方燕昭，為方濬頤之文孫，謀為梓行遺集，遂與戴小眉分任校理之責，光緒元年乙亥原刊本行世，時距友書之喪，未及百日耳，是編蓋十二年丙戌就原本所重刊者也。是編詩詞各三卷，首倚雲閣詩存，卷一曰工餘

草，卷二曰越吟草，卷三曰海鷗吟草，三卷皆不編年，不別體，共存各體詩約八十首，別附補遺集句二十五首，以下倚雲閣詩餘存，各卷題名曰工餘草，曰越吟草，曰海鷗吟草，與詩存無異，三卷共存詞三十餘闋，至方濬頤所撰之墓誌銘，與方燕昭及乃子陳克敏之跋語，則分置篇首篇末，不入卷次，而總其全集之名曰倚雲閣詩詞焉。按方燕昭跋謂工餘一集，少時之作，雍容和雅，房中之樂也，越吟草、海鷗吟草二集，中年以後之作，憂深思遠，變風小雅之遺也，敦原之思，流溢楮墨，觀此數語，則友書工餘草一卷，與越吟草、海鷗吟草二卷，詩

中風格之所以迥然異趣者可以明矣。蓋後者爲艱苦流離、飽經憂患之餘，以中心之淒苦，發爲詩歌，乃可以深合於詩窮而後工之旨，與夫吟風弄月、作無病之呻者，即以意境而言，亦不可同日而語矣。至其內容意真情摯，哀感動人，亦頗有可取。惟不以文字求工，氣韻皆嫌其薄弱，工力陶冶，猶有不逮也。其詞似尚不及其詩，蓋詞本管弦之音，以情韻爲上，友書之詞，矯揉造作，徒取其字句之效，實不免著腔子詩之譏耳。

潄芳亭詩草一卷　光緒初刊本

清袁氏撰。袁氏佚其名字，甘肅天水人，袁伊村之三女也。幼從伯父學詩，年十七歸谷某字小阿爲室，早寡，撫子涵葉字海門成立，卒於光緒三年丁丑，年近七旬，計其生年當在嘉道間也。其詩大半散佚，存者百不逮一，乃子涵葉彙爲一卷，梓而行世，題潄芳亭詩草者，因其舊名也。是編首為同松年尹耕雲、陸襄鉞、邊論慈、曹星煥、許以保、孫爾纖諸人序跋詩文，次潄芳亭詩草都爲一卷，不編年，亦

不別體，共存詩五十餘首，末乃子所撰誄文，以代小傳存焉。按潄芳之詩，以抒情爲主，大抵賦詩見志。袁氏生平遭遇艱苦流離，故其所作詩，亦皆以愁苦之詞寄意，是集所作，亦感懷賦事之詩爲多，即吟詠事物，亦莫不託情寄意，且見性靈，雖不以文字求工，然至情至性，頗得其真。如集中所存雜感五首，及哭女、哭兒、寄外、訓子諸首，淒涼哀婉，愁情如織，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道出也。又如偶游閣衆齋女勸余念經拜佛書短歌謝之五首，其一云：

敬佛何如敬一身心田積善便生春無端長跪蓮臺下笑煞修真悟道人其二云善自當為惡莫為何勞空念大慈悲木魚敲碎經繙破不見觀音度阿誰詩中議論透徹不同流俗其胸襟之灑脫於此可見矣惟其所作往往直抒胸臆不事鉛華俚語村言皆以入詩頗以粗率為病且集中所收以律詩絕句為多然其律詩謹守格律究未能遠轍較諸所作絕句猶多遜色總之是集之詩雖未能臻於上選第就其長而論亦不失為平平之作也

清芬精舍小集上中下三卷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王嶽蓮撰嶽蓮字韻香道號清微道人江蘇無錫人蓮池庵懷韻香小傳云韻香名淨蓮梁溪女冠亦稱清微道人據此可知嶽蓮為女冠其俗名嶽蓮陳氏謂名淨蓮不知何所根據是編題詞之中有陳氏題詩可知陳氏與嶽蓮亦曾相識其言當亦致有誤或者淨蓮之名為皈依後所更者歟身世未詳卷下說竹第十則自謂幼時父母甚鍾愛聽家言謂是道根遂侍蓮台詠卷十四嶽蓮工書法善畫蘭竹詩文兼擅士夫名流詩詞譽揚頗有時望是編題詞中孫星衍石韞玉洪亮吉陳文述諸人之作皆在其內則嶽蓮為其同時人可知依此而推嶽蓮生當乾嘉之際可知矣是編凡上中下三卷為嶽蓮自編上卷題詞中卷為奉飄畫蘭小賦以代序言次嶽蓮之詠蘭七言絕體一百六首卷下首請英集乃說竹小序次嶽蓮說竹四十八則按嶽蓮天分絕高日處蓮臺之上其心境之抑鬱自不待言故其幽懷所託乃不自覺流露於詩文之中語云詩言志歌永言是也是編所存皆詠蓮之作衍蓮一百首有奇況絕句之體尤難為工其詩清新婉麗含蓄頗深雖不無纖仄之嫌然

神清味永，格調不俗，託情賦物，頗見性靈，迥非吟弄花月者所可比擬也。惟氣勢孱弱，不免利鈍互見耳。至其卷下所收說竹四十八則，純以筆記為體，內容或記種竹畫竹之心得，或述賞竹之心情經驗感想議論傳說，拉雜瑣記，隨意所之，並無成規。文字之中，大抵涵懷身世，藉以自喻，故其所記述，雖屬雜感隨筆之文，亦頗有含蘊也。且其記述藝竹之法，與夫畫竹之心得，唯從經驗所自得，亦殊有可取。如論畫竹一則云：墨竹但取寫意，不求形似，當風日清酣，窗明几淨，不論幅之大小，隨意寫一兩竿，自爾纖合度，得意常在筆墨之外，不必拘某

葉雁某葉燕也。自註寫竹葉之法，有做雁形者，有做燕形者，其所論述，實為有見，是非名手，不能道出者也。惟其中議論，亦間或偏見甚深，殊不無可議耳。

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 光緒間刊本

清左錫嘉撰。錫嘉字小雲，號浣芬，嫠居以後，改字冰如，江蘇陽湖人。父昂，字巢生。母汪氏，早卒，生女七人，錫嘉居第六。幼從外祖汪友梅讀詩書，失恃之後，育於嫡母，尋卒，繼母惲氏，居京都，與姊錫蕙、錫璇披覽詩詞，臨摹書畫，知名於時。年二十歸四川華陽曾詠為繼室，生三子五女。後其夫卒於軍，錫嘉扶柩旋里，教養遺孤，家計蕭條，以詩畫自給。後諸子成立，女曾彥、曾懿等亦各以詩畫傳世。晚年乃子迎養晉省，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卒，年六十有五，計其生年當在道光十年庚寅也。所著斯集之

外，尚有家訓女訓各一卷，傳世。是集凡二刻，其一即是編，其一則既卒之後，與其夫吟雲仙館詩集合刻者也。所異於是編者，無詩餘文存二卷，而附曾氏家訓女訓二卷，以及乃子所撰先妣事略一文而已。是編詩稿，釐為八卷，曰浣香小草一卷，閨中所作；曰吟雲集二卷，于歸後所作；曰卷葹吟一卷，丁柏舟以後扶柩旋里舟中所作；曰冷吟集二卷，則嫠居所作，而總其名曰冷吟仙館詩稿。詩餘一卷，曰冷吟仙館詩餘。文存一卷，曰冷吟仙館文存。別附附錄一卷，錄各家題詞及其壻林向宸所撰節略，曰冷吟仙館附錄。編首何璟、左錫蕙、周天麟、易佩紳、潘祖蔭、

宋育仁諸序悉不入卷次其詩集詩餘每集之首附一小序皆
廖平所撰惟乃姊錫璇序文則附之蓉葹吟二卷之前焉按是
集編輯之責廖平之力頗多其體例雖不別體不編年就其記
有年月者觀之亦大抵以成詩之先後為排比之次也其詩格
可分前後二期其浣香小草吟雲集皆前期之作大抵清新婉
約旖旎風光若蓉葹吟泠吟集則後期之作其詩皆以愁苦之
辭寄意與夫前期所作迥然異趣而其詩境乃因其遭遇之艱
苦益臻佳妙雖不免於郊寒島瘦之嫌然詩筆老練情韻兼擅
風格雅秀純然唐格至其詩餘似尤勝於其詩其佳者妙脫蹊
境迥出慧心近人中格調在納蘭容若黃仲則之間若錫嘉者
實近代之李易安張玉娘也其文存僅存傳跋數文蓋其餘事
耳

陽湖張氏四女集十九卷道光九年己丑至三十年庚戌陸續刊
清張曜孫編曜孫字仲遠江蘇陽湖人父張琦字
翰風一字宛鄰頗擅詩名曜孫與其四姊長䌌英
次紃英三綸英四紈英皆工吟事姊妹四人各有詩
文集䌌英早卒逝後曜孫為之梓行詩集時道光
九年己丑其後陸續刊行䌌英綸英紈英詩文集至
三十年庚戌剞劂竣事而總名之曰陽湖張氏四女集
都二十卷其排比次第則以刊行年月為序首章政
平室紃英字緯青之緯青遺稿詩詞合為一卷道
光九年己丑所刊也次吳傳卿室䌌英字孟緹之
澹蘜軒詩初稿四卷澹蘜軒詞一卷二十年庚子
所刊也次孫叔獻室綸英字婉紃之綠槐書屋詩
初稿二卷詩附錄五卷附錄卷一諸家壽辭卷
二閨秀壽辭卷三卷四肆書圖題辭卷五孫叔
獻傳象贊哀辭二十三年癸卯所刊也次王秀旭室
紈英字若綺之鄰雲友月之居詩初稿四卷二十九年
己酉所刊也次紈英之餐霞館文集二卷卷一序傳表
記哀辭卷二國朝列女詩傳三十年庚戌所刊也末篇

翠楓館詞一卷未存，全書除緯青詩稿為編年體外，
其餘各集皆不編年，亦不別體，各集題詞序文分別
錄於各集之首，不入卷次焉。按綸英早卒，是編所存
緯青遺稿為其全稿，其餘三人皆題初稿，其全集
有待續刊，如綸英之綠槐書屋詩稿同治七年戊辰
刊本作三卷，較是編所存已多一卷，當為增補重刊
之本，可以無疑。又原作是編為四女合集，志在存各人
之詩，故集中往往兼存倡酬原作，用以誌當時之贈答，
則若綸英之綠槐書屋詩附錄五卷所收，皆自壽辭
之類，與詩集序文題辭之附於篇章者，迥然不同，
且並其夫像贊、傳、哀辭皆兼收並存，綿衍五卷之
多，殊為無謂，而紉英之翠楓館文集卷二國朝列女詩
傳之撰，意在傳人，兼傳其詩，今是編但收紉英所撰
之傳，而刪其所存其人之詩，與綸英詩附錄相較，其
所取舍，實不無可議耳。

唐宋婦人集四卷　嘉慶間嘯園沈氏影刊本

清沈綺雲編，沈慈續補。綺雲、沈慈昆仲，為江蘇
華亭世家。嘉慶十五年庚午，綺雲有唐宋婦人
集之編製，乃從士禮居蕘圃黃丕烈氏假得宋本
唐女郎魚玄機詩、明本薛濤詩及宋鈔本楊太后
宮詞影刊翻行，復欲求斷腸集以儷而為四，苦無
善本，訪搜不得，因先刊三集，以待續補。後士禮居
又得元刊本，而綺雲已逝，終未成其事。二十四年己卯，
乃弟沈慈字十峯，訪得平湖錢夢廬有家藏元孫
蕙蘭綠窗遺藁，乃鈔傳付梓，補入綺雲所刊之
後，足為四集。然孫蕙蘭非唐宋人，增益斯集，則
非綺雲之初意也。是編凡所四集，集各一卷，首唐
女郎魚玄機詩一卷，附黃丕烈魚集考異及跋語於
卷後；次薛濤詩一卷，次楊太后宮詞一卷，楊太后
宮詞校勘記及齊東野語一則、黃丕烈跋語等，皆
附於卷末。以上三集，皆綺雲據宋明刊本鈔本影
印者，每卷末頁皆註曰嘉慶庚午雲間古倪園沈
氏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借本翻行云云。以下元孫蕙

蘭綠窗遺稿附傳若全詩合為一卷、末頁註曰嘉慶乙卯秋嘯園沈氏從平湖錢氏借本刊行、黃丕烈跋語一文則附其最後、而全編總名、則仍其唐宋婦人集（綺雲所刊）舊名、未之易也、是編所存魚玄機詩、為宋本影刻、都一卷、凡十二頁、半頁十行、諸家藏印、皆依舊複製、按其原本、輾轉流傳、至民國歸項城袁克文字寒雲、乃用珂羅版影印以行、前者著錄魚玄機詩所據、即為是本、與是編相較、其鈐印除後加者不計外、亦與原本略有異

同也、其薛濤詩一卷、為明刊本、都二十三頁、半頁八行、雖亦影刻原本、而藏印則悉從省畧矣、楊太后宮詞一卷、則所據為鈔本、黃丕烈跋語中考証其書時代、及編輯者姓名、皆頗有所見、故知其所斷為宋鈔本無誤也、綠窗遺稿一卷、凡十有四頁、半頁八行、鈐印皆沈恕自章、蓋其所據而刊者、據黃丕烈跋中謂多沈恕所傳鈔之本、非錢氏之原本也、其後民國十二年癸亥、陳氏慎初堂以全屬板景印是編、異其名曰四婦人集、板式未縮、尺寸一如其舊、惟陳

氏景影本之編次、與是編畧異、是編首為魚玄機詩集、次薛濤詩集、陳氏本則先薛濤詩集後魚玄機詩集、按原刊所據底本、魚氏詩集為宋刊、薛氏詩集為明刊、其排比之次第、自以先魚氏次薛濤為是、且景印其書、而易其次第、非近情理、就景印本綠窗遺稿集中觀之、字體頗有與原刊本大同小異之處、頗似原本剝蝕模糊、景印時為之點畫添塗者、若依此推測、或有該書曾經破損、因其各自為集之故、重行合訂、以致易其順序也歟、然究以臆測之見、不敢斷其必然耳、

吳中女士詩鈔四卷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刊本

清清溪女史選。清溪女史者，張滋蘭之別署也。滋蘭原名允滋，以字行，一字清溪，號桃花仙子，又號瓜門女史，江蘇嘉定人。母陸氏亦工詩，著有唾絨詩草。滋蘭幼受業伯父鳳孫之門，又嘗以詩就正香溪徐氏，極為香溪所賞識。長歸吳縣任兆麟，字心齋，為室。所著有潮生閣詩稿。滋蘭居恆與同學女士結社吟詩，社名翡翠林閨秀雅集，酬唱贈答，存詩極多，因就其中九人集，各選詩一卷，益以

己作，彙為一編，經其夫任兆麟為之閱定，而以翡翠林閨秀雅集詩詞賦四六文之課業，經任兆麟評定甲乙，別為一卷，附刊於十集之後，而總其全書之名曰吳中女士詩鈔，又名十子合集。全書四卷，許寶善、潘奕雋、任兆麟、石鈞諸序，及吳中女士姓氏，並附略傳，皆置于全書之首，不入卷次。卷一共存二集，其一為張滋蘭清溪詩稿，又名潮生閣詩一卷；二為張芬字紫蘩，別署月樓女史，兩面樓詩詞稿一卷；張芬，清溪之妹也。卷二共存五集，其一為陸瑛，字素窗之賓寄樓繡餘草詩詞一卷；其二為李嫩，字婉兮之琴好樓小製詩詞一卷；其三為席蕙文，字蘭枝，一字耘芝，之采香樓詩集一卷；其四為朱宗淑，字德音，一字翠娟，之修竹廬吟稿一卷；其五江珠，字碧岑，號小維摩，之青藜閣集詩詞一卷。卷三共存三集，其一為沈纕，字蕙孫，一字散華，號玉香仙子，之翡翠樓集繡餘草浣紗詞詩詞一卷；其二為尤澹仙，字素蘭，一字寄湘，之春曉閣詩集詩詞一卷；其三為沈持玉，字瑯之，一字皎如，之停雲閣詩稿一卷。卷四

翡翠林閨秀雅集，排比之次，皆就任兆麟評定甲乙之序，先賦次詩，而以四六文詞殿其後焉。按是集所選諸媛之詩，大抵當時吳中知名女士所作，其他選集亦多有著錄，是編既為名人選集，則所選之詩，宜以精選取菁華，裁汰榛楛為主，且如江珠、沈纕、尤澹仙諸女士，各人詩集之中，佳什極多，而是編所存，大都互相酬贈倡和之作，而於其人名句瑤章，所取極少，謂之十女士酬倡集則可，謂之女士詩鈔則殊未妥也。又如卷四所存翡翠林閨秀雅集詩文，有如

應制之作，實無可取，且評定甲乙，優取超取，各榜人名，並登皇錄於卷首，尤為無謂。至於所附各人小傳，只着重其人家世，有無顯貴，或則并其父夫皆畧而不書，或則並義父之名，亦列於世系之中。凡此種種，皆其疵點。其差強人意者，所附姓氏小傳之中，間及其人師承，於研求其人之詩學淵源極有裨助。且所選青藜閣詩詞集、翡翠樓集、繡餘草、浣紗詞二集，頗能選集二家之長，較諸其他各集為可取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嘯雪菴詩集一卷新集一卷二集一卷嘯雪菴題詠一卷

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吳綃撰。吳綃字素公，一字片霞，號冰仙，江蘇長洲人，通判水蒼之女，與梅村為兄弟行。幼明慧，喜讀書，有詩才，又工小楷，復善花卉，至於琴棋絲竹，靡所不能。歸常熟進士許瑤字蘭陵為室。尋復皈心黃老，自謂嘗偶遇異人，示以前因，居恒道服，不為俗世粧梳。所著嘯雪詩集，順治十六年己亥，嘗付梓行，是編蓋就原刊所傳鈔者也。其書都為四集，集為一卷，各卷皆不編年，亦不別體，曰嘯雪菴詩集一卷，存詩七十餘首，曰嘯雪菴新集一卷，存詩一百二十餘首，又賦二首，曰嘯雪菴二集一卷，存詩二百三十餘首，祭文序各一首。其陳焯、胡文學、黃中瑄諸序，及吳綃自序，葉襄所撰引，及沈裕等之嘯雪菴跋語之類，則悉錄于編首焉。按吳綃天分絕高，復得家學陶冶，故其所為詩，明豔婉麗，情容並茂，於有清一代閨秀詩人中，以才氣見勝者，當首推其人。按梁溪鄒氏跋語，謂其為詩清新圓潤，不着一塵，如花香，如月光，如水波，如雲態

務貴自然，尤善深入，極才人之能事，斯言以論吳綃之詩，洵非過譽。吳綃之詩格調遠追義山，近效梅村，文字清麗工而入律，尤以情韻勝。蓋其夫許瑤，內寵甚多，伉儷之間，似有未洽，故吳綃每以淒婉之音，以寄其中心之抑鬱。其皈心仙佛者，亦逃禪之意耳。以是之故，其詩乃愈臻妙境，情真語摯，悱惻動人。其題咏集一卷，所收皆為題畫之詩，亦能不蹈閨秀詠物詩堆砌排比之習，而以興寄情，寓意頗深。鄒氏所謂尤善深入之語，於吳綃之詩，乃深得之也。

片石齋燼餘詩草四卷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刊本

清馬士琪撰。士琪字韞雪，河南祥符人，歸四川晉城張應垣為室，早寡，撫二子，親授經書，至於成立。士琪生平喜讀書，自少至老，未嘗少輟，工擅吟詩，存稿甚多，集名漱泉，[illegible]存詩七百餘首。康熙十八年己未，為渭縣令某室人竊去，後四十六年丁亥，又自焚其詩，遂至散佚殆盡。至五十七年戊戌，長子新字銘倩，懼其從此湮沒，乃撏拾佚亡，得三百二十五首，雕鐫行世，題其集曰片石齋燼餘詩草，蓋即是編也。[illegible]凡為卷四，不編年，不別體，共存各體詩

三百二十五首，序跋患不入卷次焉。按士琪為清初閨秀詩人中之傑材，各家選集，於其詩靡不著錄，其詩格調力追工部，筆力勁爽，風骨渾成，尤以學問淹博，造詣深厚，故其為詩，氣韻之間，雄贍壯快，不類閨秀作品。方仰松疊嶂樓詩話謂：燼餘詩草識見高老，風骨沉雄，不獨巾幗中無其人，即當時以詩名世，臻此境者，亦不能多，實在綠淨老人、盡媿老人之上，其餘脂粉之流，益不足道也。方氏之言，於士琪可謂推崇備至。然綠淨老人徐德音、盡媿餘老人[illegible][illegible]皆為一代名閨，詩詞為時所重，與士琪之詩，互有長

短。若必欲貶徐李而崇士琪者，亦不免有過腴所好之譏也。綜觀是編所存，以吟詠山川風物、寫情寄興為多，其格律之謹嚴，意韻之雄遠，皆得工部之風神，惟以肆力摹擬，難免斧鑿之痕，造句鍊字，亦往往有失自然耳。

冷香齋詩草一卷詩餘一卷蕊香齋詩草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周翼杶、周翼枃撰。翼杶字德嫿，湖南湘潭人，為慈雲老人王氏女孫，詒端、詒蘩之女姪，幼學詩於祖母氏王，王氏著有慈雲閣遺稿，詒端有飾性齋遺稿，詒蘩有靜一齋詩詞，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曾著錄翼杶與其姑母詒蘩詞集。翼杶歸長沙徐樹錄為室，未期而寡，乃妹德枃字敬婧，與姊氏同得祖母之教，適湘潭黃氏，周氏一門三代能詩，佳話傳於一時。初同治十二年癸酉，其姑詒端之子李盛謀為母氏梓集，并及慈雲館遺詩及靜一齋詩草，翼杶、翼枃之詩集亦與焉。冷香齋詩草、詩餘，為翼杶所作，蕊香齋詩草則翼枃所作者。冷香齋詩草一卷，都存古近體詩凡七十四首，詩餘一卷共存十令二十九闋，蕊香齋詩草一卷，共存近體詩二十六首。二集皆不事編年，亦不別體也。按翼杶、翼枃姊妹之詩，皆得自祖母諸姑之教，故風格其彷彿近之。其詩之長，則在於氣度雍容，不事靡靡之音，律法謹嚴，不作繩尺以外之體。翼杶之詩，以絕句見長，而翼枃則律詩勝於絕句。二人之中，以工力言，乃姊似較其妹之造詣為深，以才氣言，則以乃妹較為優越，故翼杶之詩，平易而穩妥，翼枃之詩，韻秀而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近其氣韻之薄弱，則為共同之缺點。至翼杝之詞，亦尚協音律，惟詞尚未臻妙境耳。

小石屋詩草一卷 梅蘭室詩草一卷 瓊華閣詩草一卷 淡如齋詩草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左孝瑜、左孝琪、左孝琳、左孝璸撰。孝瑜字慎娟，湖南湘陰人，為左宗棠長女，母周詒端，有飾性齋遺稿。孝瑜姊妹四人中，居最長，適安化陶氏。次妹孝琪字靜齋，以疾未字人。三妹孝琳字湘娥，適湘潭黎氏。幼妹孝璸字少華，適湘潭周翼標。為詒端之猶子翼標卒，孝璸以身殉之。孝瑜姊妹四人，皆承母教，幼嫻書史，工吟事，亦嘗從外王母慈雲老人王氏學詩，故四人之學，實兼得外王母與乃母二人之師法也。同治九年庚午，詒端卒後，乃子孝威為梓行詩集，兼及慈雲老人王氏與周詒蘩及其姪女翼杝姊妹之詩，而左氏四女之詩亦與焉。小石屋詩草一卷，孝瑜所作，存近體詩十四首。梅蘭室詩草一卷，孝琪所作，存古近體詩七十九首。瓊華閣詩草一卷，孝琳所作，存近體詩五首。淡如齋遺詩，孝璸所作，存近體詩十三首。按孝瑜姊妹之詩，皆承乃母及外王母之學，故風格亦約略相同。各集存詩，雖多寡有別，而工力造詣，則似無軒輊。四人之中，以孝琪之詩，較勝其他，清才秀思，從容閑雅，佳什俊句，往往有之，蓋四人中之雋乃

材也至孝瑜孝琳孝璸三人存詩不多天分似不逮孝琪其所為詩固亦能嚴守格律不致隕越然不過略諳韻語之道而氣韻較孝琪尤為薄弱似尚未足以與作者之林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靜一齋詩草上下二卷詩餘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周詒蘩撰詒蘩字茹馨湖南湘潭人父周衡在母王氏女工詩著有慈雲閣詩詒蘩與姊詒端少承母教並擅吟詠詒蘩歸張聲玠為室所著詩詞甚多乃姊詒端長子為之梓集即是編也其編都凡三卷曰靜一齋詩草上下二卷曰靜一齋詩餘一卷詩集不編年不別體共存古今體詩三百八十餘首詩餘共存小令一百二十八闋按詒蘩之詩得自母教初無師承所宗亦不專一家所收多近體詩尤以五言律詩為最多其詩類皆平近流易穩妥無疵不事鉛華不競浮艷不為叫囂之音亦尚不蹈纖仄之習雖才氣工力似有未勝而格調取法手上寄興遣懷寓深情於事物則尚非一般徒以櫛比字句雕雲鏤月為宗者所可比擬且其詩內容多有關民風世俗如飼蠶詩十四首為吟詠南方婦女飼蠶之詩自蠶卵孵蟲以至入眠結繭繅絲壓桑枝之方法敘述極為詳盡既可供婦女飼蠶之參考亦可以為民俗採集之資料雖詞句未見所長其所述皆自經驗中得來有補於人事亦屬匪鮮惟編中數見詠

史之詩洋洋數十首，殊無新見，不過人云亦云，拾取前人牙慧，而反覆吟哦，似無意味。至其詩餘，似猶不逮其詩。詩餘之體，宜以情調為勝，今詒蘗所作，不過有格律之文章而已。與其詩同一所短，蓋才力有未逮之故，差强人意者，格律尚屬謹嚴耳。

本朝名媛詩鈔六卷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刊本

清胡孝思輯。孝思字抱一，平江人，其始末未詳。是編蓋孝思輯錄有清乾隆中葉以前名媛之詩，與友人朱友倩共同校勘刪定而成者。全編都分六卷，共存五十七家，依體為別，各為一卷：曰五言古詩，排律附；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曰七言律；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凡各體詩三百五十餘首。編首胡孝思序、凡例，及名媛姓氏，則概不入卷焉。編首孝思自序，謂彙而集之，得溫厚和平、不媿風雅者，合五言七言共計三百有奇。至若調近香奩，句裁偽體，則概屏而弗錄，非敢擅為去取，要求有當作者。凡例中又謂苟有體格醇正，辭意蘊蓄，不犯蜂腰鶴膝、平頭上尾、正紐旁紐諸病，無論尊漢唐，倣宋元，俱不敢少有遺珠。由此可知孝思選輯是編其所取舍之意旨，所收詩之體裁格調。按蜂腰鶴膝，四聲八病之說，為六朝沈約所倡，以求詩體格律之謹嚴，而詩本性情，詩序有云：詩言志，歌永言。蓋詩所以吟詠性靈，以見其情者也。選詩之體，以詩品為最上，情窗并茂，斯為上品，故三百篇中，不棄鄭聲，而小夫賤婦，隨口謳歌，自然佳妙，亦初不知有聲律之說。今孝思竟斤斤於體格

聲病之說，定其取舍，殊不免失之太過矣。且是編所收諸家，蒐求仍嫌其譾陋，若紀映淮、黃媛介、方維儀、維則等，皆當時名媛，是編竟闕而不錄。又如是編著錄祁德茝，而闕略乃母商景徽、乃姊祁德瓊之類，皆其疏陋之處。又排律附於五言古詩之中，而不附於五言律，亦殊嫌其比附非類。惟所收名媛之詩，其有未見詩集者，見於何書，附於何集，皆於小記內一一為之註明，則深合著述之體。又於傳說故實，無姓名可考，或假託之詩，概不收錄，亦足見其取材之謹嚴。且是編於清代閨秀選集之中，成書較早，其疏陋蓋不可免，亦未可以過事苛求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猶得住樓詩選不分卷 民國十四年乙丑鉛印本

清李媞撰。李媞字安子，號吏香，江蘇上海人，進士林松之女。從父讀書，工為吟詠。幼締姻桐城方氏子傳烈，其夫素騃蠢，弱冠不辨菽麥，性尤暴戾，與李媞結縭之後，視伉儷若仇讎，捶詈蹂躪，無所不至。李媞不堪其苦，乃歸寧母家。初李媞與中表兄黃選英，字香崖，為閨中密友，自是晨夕與共，誓為生死交。道光九年己丑，同遊獅子林，選英以不得於母，投水死。李媞亦自沉，卒年二十五。所著猶得住樓詩集三卷，自裁之前，親為刪棄，僅存詩三百餘首。後乃弟向暐梓其稿傳世。是編蓋近人朱益明字太忙，就其原本所選存者也。其書不分卷，次首汪能肅原序，次朱太忙序，次宋太忙等題詞，次附錄松江府續志、上海縣續志，次乃弟向暐所撰先姊吏香傳，次哭吏香姊三十韻。以下詩選共八十餘首，詞選十餘闋，祭先大人文一首，末朱氏跋附焉。按李媞之詩，格調力摹郊島。汪能肅序中有余讀其稿，竟以為女孟郊也之語。其詩內容，以所遇不淑，故每每以淒涼之音寄意，筆調摹擬寒郊瘦島，故全卷之中，酸吟苦語，大抵哀婉之

思如其述懷三十韻中有句云薄命何堪存薄俗長生未必勝長眠其中心之騷怨於此可知蓋其詩以情真勝天才次之工力造詣則尚未逮且摹擬前人筆法不能蟬蛻於無形之中故不免斧鑿之痕至味薄氣弱則大抵閨秀之通病耳

聽松樓遺稿四卷附錄一卷

清陳爾士撰爾士字煒卿一字懌廳浙江餘杭人幼承家學博通經史擅長古文兼工吟詠涉獵淹博不專一家及長歸錢儀吉為室家事之餘兼課庶子讀書嘗輯歷代后妃表又有述訓述禮閨門集禮婦職集聽松樓女訓清異三錄諸作蓋所以闡明為婦之道以訓育諸女者也董祐誠序謂卒於道光元年辛巳年三十有七則其生年當在乾隆五十年乙巳也爾士卒後其庶子保惠賴次遺文都為一集以付剞劂題聽松樓遺稿蓋即是編也凡為四卷附錄一卷其目曰卷一授經偶筆卷二序述傳記贊題跋十三首卷三家書二十九首卷四古今體詩五十八首詩餘十四首附錄論三首其董祐誠序及目錄則悉置編首焉按是編非其全集如聽松樓女訓閨門集禮婦職集等編皆付闕如所收除雜文詩詞而外著述僅授經偶筆而已考其體例蓋取諸經斷章取義加以詮釋意重女訓非詁經也故其治諸經不重訓詁字句惟意主借經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明立身處世之旨而於修齊治平之道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解經中雖為另體究足較諸儒之徒事異

同者，猶有稗於人事耳。至於文章詩詞，皆不編年，不别體裁，付梓者所以採精華。文章古樸，不尚浮華，亦殊少酬應文字，輯心而出，間有議論，亦尚平允。詩詞平易無奇，然能不事俗艷，典雅和平，雖利鈍互見，亦可以不必苛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畫遠山樓吟稿一卷　原刊本

清李華撰。李華字璐卿，自號平山女史，江蘇江都人，處士向榮之女，年十五歸徐邦殿字竹園為室。李華時伴夫讀，乃棄女紅，專事典籍聲韻之學，得邦殿之教極多，閨房之中酬唱詩詞，所作日多，久而漸積成至帙，名其集畫遠山樓吟稿。又李華因其父母葬於平山堂側，因自號平山女史，以示不忘其本，故其詩集一名平山女史吟稿。初乃夫邦殿欲為之梓行全集，未果而輟，後有黃氏為邦殿刊行詩集，邦殿乃選錄李華所作詩詞附刊於邦殿詩集之後，蓋即是編也。全編不編年，亦不别體，詩詞雜存，都為一卷，共存詩約六十首，詩餘約二十闋。邦殿之序則錄之卷首焉。按李華之時代，斯集既未著朝代，僅邦殿序中註年月為丙辰，乾隆元年歲次丙辰，而擷芳集於李華之詩則未見著錄，擷芳集為乾隆中葉刊本，搜羅極富，竟未著錄其人，豈斯時是編尚未刊行，李華之年代較後之故歟。而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已有著錄，正始續集鐫於道光十六年丙申，足見李華之年代當在正始續集梓行之前，或者斯集刊行之時，即在嘉慶元年丙辰，若所考不誤，其時據序言李

華楨健在，則其生年當在乾隆中葉前後，惟臆測之詞，未敢必也。至其詩平近流易，直抒胸臆，不以鏤鐫求工，亦時見秀句，惟氣魄品度似尚未臻妙境，且是編體例，詩詞雜存，頗見棼雜龐亂，編製上殊不免於粗率之譏耳。

凝翠樓詩集四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重刊本

清王慧撰。王慧字蘭韞，江蘇太倉人，王長源長女，兄妹七人皆擅文辭，一門風雅，可謂極盛。順治十三年丙申，歸琴川朱方來字雲集爲室，方來早逝，王慧茹苦含辛，簾櫳深掩，所爲詩文，不示外人。初，朱氏有葭莩親清河張羽卿亦嫻吟詠，自王慧歸朱氏後，與羽卿閨中倡和，極爲相得，酬答之作，爲數極多。王慧之詩散置篋中，久漸散佚，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其叔溪園爲之掇拾前後，點勘選拔，成凝翠樓詩集四卷。至四十七年戊子，乃弟吉武代謀剞劂，是爲原刊本。後二百餘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其六世姪孫王壽慈倩人搜求原板，重印行世，是爲重刊本，即是編也。方原刊本之印行也，王慧猶健在，吉武跋謂已屆古稀之年，則其卒年依此推之，最晚亦當在康熙雍正之間也。至其生年在明末崇禎中葉，庶幾近之矣。是編前有唐孫華原序，末附壽慈書後及乃弟吉武原跋，全集都爲四卷，不編年，亦不別體，雜存各體詩三百餘首，中以與張羽卿贈答之作爲最多，抒情遣懷者次之，至吟詠事物者則甚少見也。考王漁洋池北偶談著錄王慧，謂有雋才，所著凝翠十詩東言一卷，佳句極多，又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謂蘭韞一門風雅，

得所承受，故其詩清疏朗潔，其品最上。王漁洋祇賞其「一縷柳花飛不盡，和風搭在繡牀前」，猶以尋常閨閣待之也。沈氏所論王慧之詩，實為知者之論。王慧之詩，實以品高情摯見長，集中所收，又皆為選佳拔尤所得，故大抵琳琅佳作，美不勝收。惟春秋責備賢者，王慧之詩似於含蓄蘊藉猶有未足，吟詠之下，不免有不耐尋味之感耳。

含青閣詩草三卷詩餘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本

清屈蕙纕撰。蕙纕字逸珊，浙江臨海人。父茂林，為郡名士。蕙纕與姊茝纕幼承家學，又師事戚子鶴氏，學為吟詠，才名噪一郡，年三十猶待字閨中。後茝纕歸同邑葛逸仙，蕙纕歸黃巖王詠霓為繼室。詠霓光緒庚辰進士，曾隨使泰西，一經世才也。初蕙纕未嫁之時，與姊茝纕輯所存詩合為同根草四卷，皆光緒九年癸未以前作品。茝纕既嫁以後，蕙纕之詩乃別成含青閣集四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乃夫詠霓謀為剞劂，令弟子朱謙任校讐之責，與同根草四卷同時梓行問世，題含青閣詩草三卷詩餘一卷，蓋即是編也。其體不編年，不別體，詩集都分三卷，共存各體詩三百三十餘首，詩餘一卷，存小令約四十闋。按蕙纕詩才清雋，格調取法唐宋，亦尚能得其神似，而以秀逸俊爽見長。雖與乃姊茝纕同受家學師承，而風格各有不同。蕙纕之詩以才氣勝，故續辭造句新穎絕俗。如詠花態云「殘夢惺忪喚曉鶯，欄杆斜拂媚春晴。籠煙薄帶三分醉，背日嬌含一種情。香吐檀心仍蘊藉，紅依粉臉倍輕盈。天然豔軼神仙度，只覺丹青畫不成」，其詩清俊

纖麗，不蹈前人窠臼，頗得切題之妙，不惟詠物之作，貴於意深題切，備此二原則，始能躋於佳什之林，而蕙纕之詩，雖以吟詠物事為多，往往但以切題見長，而意境方面，無所寓託，雖詞清句秀，倩麗宜人，然嚼咀之下，則殊令人生嚼蠟之感。然是編所收蕙纕嫁後之作頗多，因隨夫遊宦，跋涉山水，故詩境較同根草中所作，迥然有別，意韻之間，已有進境，蓋人生經驗使然也。至於其詞，所存無幾，不足以見其長，就所收論之，似不及其詩之造詣，以餘事目之可耳。

道安室雜文一卷蕭閑室遺詩一卷戴花平安室遺詞一卷

光緒間鉛印本

清蕭道管撰。道管字道安，又號君佩，福建侯官人，同邑陳衍字石遺之室。自題其室曰戴花平安室，晚年又取真誥說顏所居曰蕭閑室。雜文中雙驂園思舊記自謂婉華喜為詩詞，而余喜學為文，列女傳集解序又謂道管少喜流覽，繼耽考証，是編所附陳衍蕭閑室詩三百韻中亦有句云頗耽五雜俎，不喜十香詞。又註曰罕作詩。蓋道管以文章學問知名於時，吟詠猶其餘事耳。據蕭閑室詩三百韻，道管卒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年五十有三，生於乙卯十月，即咸豐五年也。嘗輯元詩紀事，及彙集李易安詩文詞，所著有列女傳集注十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雜文詩詞各一卷，文集曰道安室雜文，都存序、跋、記、說等凡十二文，大抵以編年為體，未註明所作年月者極少，就其可考，起於光緒元年乙亥，迄十三年丁亥。詩集曰蕭閑室遺詩，亦以編年為體，起於光緒元年乙亥，迄於三十三年丁未，共存詩六十餘首，後附佚句若干。詞集曰戴花平安室遺詞，共存小令五闋。此外附錄陳衍蕭閑室詩三百韻，敘道管生平事蹟，以代小傳者也。按道管學

聞博雅、根柢較厚、精於訓詁疏證之學、所著列女傳集注尤稱傑作、固不以詩文而得名者、是編蓋其卒後陳衍為蒐集編輯者、意在存其手澤、故美惡兼收、弗加翦裁、未能盡選佳什、為其疵點、至道管之文、大抵簡潔樸質、不事雕鏤、深得古文義法、文中多有關於考證辨妄之作、如業集易安居士詩文詞敘、辨證易安再適之說、謂世傳再適事、據所竄上綦崇禮啟耳、而中有內翰承旨之稱、據沈該翰苑題名壁記、建炎四年、崇禮除徽猷閣直學士、且出知漳州、而金石錄後序乃作於紹興二年、又明年上胡韓二公詩、猶稱嫠婦、則其他尚何足與辨夫、考證精賅、言皆中肯、按閨秀作者、大抵以詩詞吟詠為宗、今道管獨能潛心考據、肆力學問、實為王氏熙園之後、罕見之才、至其詩詞、不務俗艷、不事鉛華、亦尚能得雋爽之妙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變餘吟草上下二卷　同光間刊本

清屠鏡心撰、鏡心別署掃花主人、江蘇宜興人、幼承家學、詩詞並擅長、歸任星咸、字拱辰、為室、星咸亦能詩、鏡心所作繡餘吟四卷、經其刪定、待梓、道光間稿本為盜所劫、遂無所存、晚年所作、復行彙集成帙、題曰變餘吟、未及編定而鏡心卒、稿本遂由其子保存、咸同間復數遭兵燹、其次子任治懷稿逃亡、終未散佚、同治三年甲子、任治就原稿編次成上下二卷、以待剞劂、至其刊行問世之時、則已在同治末或光緒初年之間矣、是編釐為上下二卷、上卷共存詩約七十首、下卷共存詩五十餘首、附詩餘二十餘闋、試帖詩八首、賦三首、兩卷皆不編年、亦不別體、有目錄、附於每卷之首、至序、題詞及其子姪跋語等、分別附于篇首末、不入卷次焉、按單士釐清閨秀藝文志著錄鏡心詩集不及是篇、而題玩月軒詩鈔、亦不錄卷數、考是篇篇末鏡心子姪跋語、述其著作、皆謂之早年所作有繡餘吟四卷、稿未梓而佚、暮年之作、即為是編、如其姪女任珮瑛跋詩中有初編繡餘吟四卷存篋几、忽為盜所劫、篋笥無剩紙、暮年集殘稿二卷、盡於此、題卷曰變餘、才名稱揚始之句、其子任治跋語亦謂先慈屠太宜人自幼耽吟、著作甚富、有繡餘吟四卷、曾經先嚴

拱辰公刪定待梓不意於道光年被盜刼去以後脱稿不復收存晚年始彙聚一束題曰贅餘云云餘如其姪道鎔謙吉鎔跋語中所述亦大抵相同初無一語述及玩月軒詩鈔之名足見鏡心詩集僅此一集別無刊本而單氏所著錄玩月軒詩鈔則不知其何所本也且未錄卷數或者單氏未見原本道聽傳聞轉錄之誤歟至詩集內容各體兼備而未能悉稱其詩樸質易入不事鉛華雖病俚俗亦往往別具自然之趣就其所長亦尚不無可取耳

涵碧樓詩稿初刻 原抄本

清黃雲湘撰雲湘字薌卿自號西泠女史仁和人陸瀾生室所著有涵碧樓詩稿是編為抄本題涵碧樓詩稿初刻不分卷次共存古今體詩八十餘首別錄元唱詩十餘首首頁有鈐印二方其一陽文曰薌卿女史其二陰文曰黃氏雲湘卷末又有鈐印陰文曰薌卿女史而較大於前章篇首無序文篇末有長白夢香居士跋詩一首小序有云乙未季冬容有以西泠女史黃薌卿詩稿見寄兼索余題者也

又云涵碧樓詩稿一冊亦不著卷數其所著年月為道光十六年丙申足徵是編之成在道光十五年乙未之前也按販書偶記著錄雲湘詩集題曰涵碧樓稿初刻二卷原稿本有侯官楊鶴鳴劉家謀梁康辰諸序惟不著年代不知其稿本成於何時其書二卷當與是編不同且惲珠所選國朝正始續集卷八著錄雲湘之詩凡八首曰手曰春曰書囊曰元夕遇雨寄外曰醃菜曰絲陰二首曰西湖踏青詞二首其中除手一首見於是編外餘者悉未

存足見是編所存僅爲雲湘遺詩一部夢香居士跋云一冊而不著卷數者蓋猶未見其二卷之稿意者是編或爲早期稿本其二卷之本始爲其定稿也耶第以未見二卷稿本刻本有無亦未見著錄不敢以臆見斷之耳至於其詩清逸俊秀琅然可誦實不失爲閨秀中之隽材性情韻有餘不足氣勢失之纖弱是蓋閨秀之通病亦未足深責斯人也

紅餘籀室吟草初集三卷附小紅籀室唫草初集一卷 靈峰草堂叢書本

清李端臨傳范淑合撰端臨字更生浙江烏程人歸德清傅雲龍字懋元爲室初端臨在室時隨父芝岩僑寓敘永適有寇警一日謠傳城陷端臨投環自盡遇救而蘇其後乃以更生自號焉平居好學嘗輯女藝文志小名錄未成而輟其女傳范淑字黎癡亦能詩端臨詩集之刻也以范淑詩集附其後焉是編蓋其詩集爲乃夫雲龍爲之編訂者貴陽陳矩以之入靈峰草堂叢書之中考靈峰草堂叢書所收諸書皆隨時付刻是編首有雲龍光緒十三年丁亥序總目後有端臨自撰敘目自注年月日時矩夫子作敘五年計時當在光緒十八年壬辰而是編所存詩亦止于是年故其書之刻刷亦當在光緒之十八年之前後也是編以編年爲體凡爲三卷首雲龍陳藩二序次題詞次總目其目曰卷一戊寅己卯庚辰古今體詩七十三首卷二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古今體詩五十二

首，卷三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九首。端臨敘目則附之于總目之後，題集曰紅餘籀室吟草初集。端臨敘自云，籀讀書也，毋亦欲補周官婦學之意云爾。是編之後，別附小紅餘籀室吟草初集一卷，為其女傅花淑所撰，不編年，亦不別體，都存各體詩三十餘首。按端臨之詩，沖和雅正，追步三唐，頗能蟬蛻於俗艷之外，大抵清快有餘，蘊藉不足，然適甚品度，亦屬勝流，且是編編訂甚嚴，選取精粹，編製頗稱有法，惟每於原詩之下，附錄評語，如即事一首後附必傳之作四字之類，果出自乃夫之手，則未免有自暎之失也。至其女花淑之詩，格調悉從乃母，而其所作，則不過略諳平仄，勉強湊泊而成，似出自幼女之手筆，而亦刻集行世，亦殊可議耳。

樹蕙軒詩鈔上下二卷 嘉道間刊本

清虞友蘭撰。友蘭字藹仙，江蘇金壇人。幼明敏穎悟，其父錦亭教之如男兒，博綜羣籍，喜為詩文。長歸劉文恪公之曾孫莪原為室，子女皆擅吟詠。長子劉嗣琯為嘉慶十三年戊辰會元，以詩文名時。女劉靄懷有問月樓草詩集等。蓋皆得力母教也。是編首翁方綱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序，謂友蘭年近八十，則其生年當在乾隆初葉。又熊方受序成於道光三年癸未，序中未有友蘭已卒之語，玩其語意，其時友蘭當仍建在，則友蘭之卒，或在道光中季也。是編首翁方綱、熊方受二序，次沈維鐈題詞，次目錄，皆不入卷次。詩集都分上下二卷，不編年，亦不別體，卷上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八首，卷下古今體詩一百五十六首。按友蘭詩各體兼備，而以五七言絕句為最擅長，其詩格調上追漢魏，兼取初盛之風，行筆頗雋爽，造句亦秀麗自然，不蹈纖仄之習，亦不為叫囂之音，頗得清新雅正之妙，如卷上新月

一首云涼夜纖纖影遙懸珀君樹隈吴娃愛眉樣一拜一低佪又殘月一首云依舊初三樣餘輝滄素秋姮娥卧雲帳寂寞下銀鉤詞意皆頗逸可喜讀之有沁人心脾之感而不流於俗豔是友蘭詩之特長其他如詠古詩數十首皆為膾炙人口之佳什惟其詠物之作多而抒情之作較少神韻情趣則似未免遜色且新詩情詩詠物之什不過如類書之排比字句而已殊未能見其性靈[illegible]第以友蘭年逾古稀不輟吟詠其造詣之精湛固已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者矣

瑤青仙館草不分卷詩餘附 同治三年甲子刊本

清任崧珠撰崧珠字瑞卿江蘇震澤人任蘇庵之女年二十二歸京兆張起鵬字搏九為繼室詩詞書畫悉兼家學其生卒年月悉不可考惟是編任本皋跋語謂歲戊午皋在花縣登堂請謁未及拜瞻慈範今與星如哲嗣遊獲讀遺集云云是跋成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戊午為咸豐八年則崧珠之卒當在咸豐八年至十一年之間崧珠卒時其子已成立依此推之則其生時最晚當在嘉慶初葉也所著詩詞皆崧珠卒後其子星如以點勘之事請於胡寶晉選輯成帙名瑤清仙館草因其舊名也同治三年甲子鐫刻旋事行於世時距端卿之卒約已十年矣是編不分卷次以體為別首五言古風次七言古風次五言絕句次七言絕句次五言律次七言律次五言排律都凡九十餘首以下詩餘小令約二十闋編首任晥蘭胡寶晉二序諸家題詞及編末任本皋吳廣藻沈秉成王斯恩匡為標孫福田諸跋則悉不入卷焉按崧珠之詩不事鉛華不近浮艷清新遠俗以莊雅恬靜見長尤以絕句為全編之肴如曉粧有作一首云曉

起臨粧對鏡鸞、青絲三尺不勝寒、卻嫌珠翠還多事、只愛幽香一朵蘭、其詩筆雋逸、情致清幽、頗能脫落塵俗、蓋閨秀之詩、多如紅儷綠錯采鏤金、櫛比字句、以綺麗為勝、故多工於排律、而拙於古風絕句、崧珠之詩、獨能不涉纖穠、取法乎上、實為晚近閨秀中不可多得之材也、其詞亦頗有秀句、情韻格調之間、似未能盡工、終不逮其詩之雋逸耳、惟是編所收、多吟詠事物之詩、情性之作極少、故情韻之間、稍嫌薄弱、且律體諸作、工力亦稍有遜色、蓋各體不能盡長、本非詩人弱點、而選輯全集、則宜以擇其善者為宜、必欲不計工拙、而令諸體具備者、徒為白璧之玷耳、

佩珊珊室詩存不分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刊本

清王紉佩撰、紉佩字韻珊、安徽婺源人、幼而聰慧、年六歲入塾讀書、稍長、針繡之暇、流覽書籍、旁涉相人術、頗精、學為韻語、不專一家、長歸同邑江峯青字湘嵐為繼室、峯青固邑中名士、夫婦感情甚篤、閨房倡酬、知者多傳為佳話、第紉佩未嫁之時、不多下筆、間及詞翰、亦不留稿、及歸峯青、有韻珊學吟草一冊、詩亦不多、後隨宦赴浙、為疾病所苦、所作益尠、光緒十七年辛卯病卒於浙、峯青搜檢遺稿、所得無幾、而韻珊學詩詩稿亦蕩然不存、深懼紉佩之詩從此湮沒、乃就其所存及昔日之作、而能記憶者、輯錄成帙、即是編也、既非其詩稿之舊、且未必即為其全稿、不過吉光片羽而已、是編不分卷次、首汪清麒及江峯青二序、次顧福仁等諸家題詞、次佩珊珊室詩稿、共存各體詩約百首有奇、別附牙牌詞三闋、次楊葆光等諸家輓聯、末峯青悼亡詩附焉、按是編不編年、亦不別體、惟其中所存以五七言絕句為多、律詩次之、長歌古意則尠見也、其詩情詞綺旎、悱惻纏綿、大抵閨房之中、倡酬所作、其清麗處似易

安其豔纖處有似玄機惟工力造詣則不逮二人遠甚蓋紉佩之詩純以才勝意淺詞清以輕倩見長不事堆砌不近鉛華而語句新穎具見性靈於穠艷之中兼擅倜儻之氣樂而不淫究無冶蕩之音迥[illegible]趣集中所附樂府詞三闋雖遊戲之作亦尚能寓寄至情其格調頗有近似管夫人之處晚近閨閣之中以天才論實不可多得第其詩造詣不深似尚不能得登堂入室之奧往往膠柱鼓瑟失之於矯且言盡意盡不耐尋味亦不免有失詩人含蓄之旨讀其集中詠物諸作則平

淡無奇較集中抒情之作不逮甚遠豈斯集所存非盡本來面目也歟

重集列女傳例一卷　昭代叢書新編本

清閨秀魏于雲撰于雲魏塘人始末未詳所撰有重集列女傳一書未見傳本是編蓋其重集列女傳纂例其書都為一卷首錄總序次錄凡例都凡十有一則按有清一代名閨淑媛以詩文著於當時者固不乏其人然柔枝弱幹終不脫女子口吻獨于雲是編就文字言則沉雄俊拔深得古文義法能一洗閨房金粉之氣其重集列女傳一書雖不可見然今觀其例言不惟筆挾風霜凜凜如有生氣即其論纂之體謂凡作傳記貴從寔錄見於稗官野史者往

往出於附會即有一二實蹟亦多毀譽過真名寔相掩至于傳奇劇本尤不足信凡有寔蹟見於古之傳記者亦雖可信理或可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凡古今傳記苟或類此俱以理斷即有姓名昭著不免登載者亦必從而辨之不欲苟同乎人又謂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古往今來忠孝節義或言再生或誌冥會或徵報應或傳仙去悉係傳聞附會舉不足信若斯之類皆深合古人史法此外如論古今女子矯異不情之非謂聖人不欲過為矯異使後人難乎為繼女子亦然凡失於配偶有小過則婉

轉以開導之，有大過則號泣以啟悟之，必至萬不得已，然後以死殉之之類，議論亦殊近理，雖其閒亦不免好為高論，而不顧所安，若謂周之興也以姜嫄，其王也以太任太姒邑姜，及論文君踰閑之類，皆不免失之紕繆，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在閨秀中終為不可多得之才焉。

隨園女弟子詩選六卷 嘉慶元年丙辰刊本

清袁枚選。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等縣，年甫四十，即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為樂，世稱隨園先生。時名閨詩媛多立雪其門，及為女弟子，知名者凡十三人，四方人士投詩文者殆無虛日，享盛名五十年，年八十二而卒。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是編蓋就其女弟子中遴選十九家，其中知名十三人並皆網羅，或有詩集，或無專集者，就其人所存詩詞

雜文拔尤選勝，各選若干首，輯錄而成。新安汪穀字薪民為之梓行者也。全編都為六篇，或各卷二家，或三數家，首視其存詩多寡為則，計得十九家：曰席佩蘭，字韵芬，洞庭山人，歸孫原湘為室，著有長真閣集；曰孫雲鳳，字碧梧，杭州人，歸程懋庭為室，著有湘筠館遺稿；曰金逸，字纖纖，蘇州人，歸陳竹士為室，著有瘦吟樓詩草；曰駱綺蘭，字佩香，句容人，歸江寧龔氏，著有聽秋軒詩稿；曰張玉珍，松江華亭人，歸金瑚為室；曰廖雲錦，字織雲，松江華亭人，歸馬姬木為室，著有織雲樓詩稿；曰孫雲鶴，字蘭友，雲鳳

之妹、歸金瑋為室、曰陳長生、字秋穀、杭州人、歸葉棰為室、著有繪聲閣初稿續編、曰嚴蕊珠、字綠華、江蘇元和人、時尚未字人、著有露香閣詩草、曰錢琳、字曇如、杭州人、歸汪梅樹為室、曰王玉如、雲南人、今宜康史選室、曰陳淑蘭、字蕙卿、歸鄧宗洛為室、曰王碧珠、字紺仙、蘇州人、汪心農選室、曰朱意珠、字寶才、蘇州人、汪心農選室、曰鮑之蕙、字仲姒、號茝香、丹徒人、歸張𦨶齋為室、著有清娛閣吟稿、曰王倩、字雅三、號梅卿、浙江山陰人、歸蘇州陳基為繼室、著有寄梅館詩鈔、洞簫樓詞、曰盧元素、字淑蓮、漢

軍鑲黃旗人、錢東選室、曰戴蘭英、字瑤珍、嘉興人、歸袁氏為室、著有瑤珍吟草、曰吳瓊仙、號珊珊、平望人、歸徐山民著有寫韻樓詩草、全卷都存各體詩六百八十餘首、詩餘二十餘闋、雜文六篇、別附金逸輓詞六章、其體例各人分存、題名之下、並附略傳、以下雜存各體詩、不編年亦不別體、間有附錄雜文詩餘者、惟不題其人專集之名、或有於其人略傳之中附載詩集之名、但未必盡然耳、至於內容所取、大抵就其人詩集之中、選其佳作輯錄而成、若十三女弟子之作、所收大抵皆選拔、情文並茂、精心之作、滿目琳琅、美不勝收、其中或則一人而收百餘首、亦有僅取數首者、足見其寧少勿濫之意旨、在閨秀總集之中、實為最謹嚴者、惟其中亦往往有選室侍兒之作、或則淺薄俗陋、或則未必盡為真品、亦兼收並存、殊不免有玷斯篇、為白玉之瑕耳、

雪壓軒詞一卷 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

清賀雙卿撰。據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所附詞人姓氏云，雙卿字秋碧，丹陽人，負絕世才，秉絕代姿，為農家婦，姑惡夫暴，勞瘁以死，生平所為詩詞，不欲留墨迹，每以粉筆書蘆葉上，以粉易脫，葉易碎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史梧岡西青散記載雙卿事甚詳，考西青散記所載雙卿事跡詩詞，但稱雙卿，不稱其姓，謂雙卿者，綃山女子也，世農家，又謂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山中人無有知其才者，第嘖嘖豔其容，以是秋嫁周姓農家子，其姑乳媼也，可知史氏但知其歸於周氏子，而未悉其姓氏也，又董潮東皋雜鈔引雙卿詞，謂慶青姓張氏，金壇人，而黃韵珊國朝詞綜續編則稱之為賀雙卿，此徐氏之所本，而汪啟淑擷芳集著錄其人，則本諸散記稱雙卿而佚其姓，按雙卿事蹟，各家所載大畧相同，獨於姓氏，衆說不一，蓋村女賤婦，名不出里閈，傳聞自不免於舛誤，竊意臆見所及，其姓氏既無可詳考，似不如仍從散記之說，稱之為雙卿，庶不失多聞闕疑之旨焉，是編都為一卷，凡存小令十有六闋，按雙卿為詩詞，輒以粉書於蘆葉之上，以其易脫碎，能不留迹，故所存極鮮，初無專集，是編蓋就散記等書輯而集之者也，散記謂雙卿舅氏為塾師，憐其慧而聽之，悉暗記，以女紅易詩詞誦習之，足見雙卿雖出農家，其所學亦頗有素養，尤以天才卓絕，而所遇不淑，境遇極惡，遂以悽愴哀婉之音寄悱惻抑鬱之思，而情真性摯，語工入律，實非身親其境，不能道出，是以知雙卿之必有其人也，而其詞在有清閨秀詞人之中，出其右者殆不多見，又擷芳集選錄其詩，而於散記有關雙卿事跡之記載，大率迻錄，惟未加輯錄編次，不能成為專集，[illegible]所存固多佳作，然較其詞，似[illegible]遜色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繡餘小草六卷附江右隨宦紀事上下二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石印本

清扈斯哈里氏撰。扈斯哈里氏佚其名，長白人，德誠齋之女，系出華胄，髫齡從伯父讀書，繼從父執楊世道學為吟詠，十一歲即能成章，詩書之外，兼通岐黃，時為人醫疾，輒應手而愈。歸瓜爾佳氏惠式堂為室。繡餘小草存詩始於咸豐八年戊午，自註年歲為十一歲，則其生當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江右隨宦紀事詩，止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其時扈斯哈里氏已四十八歲矣。扈斯哈里之詩，自髫齡迄於梓集，所存極多，惟其生平，多隨宦各省，車馬播遷，不無散佚。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乃夫式堂觀察袁州，從政之暇，就其所存加以編次，以石印問世，迨即是編也。其書都凡八卷，曰繡餘小草六卷，曰江右隨宦紀事二卷，皆以編年為體。繡餘小草起于咸豐八年戊午，迄于光緒十八年壬辰，凡二十四年間所作，都存古今體詩六百四十餘首。江右隨宦紀事起于光緒十九年癸巳，迄于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凡二年中所作，都存三百餘首。其陳鴻章等諸序，則錄之編首，不入卷次焉。按扈斯哈里之詩，皆直抒胸臆，不以文字求工，惟意所如，亦不可以格律繩之。詩中多吟詠景物，寄興陶情，無悱惻纏綿之思，亦無妃白儷黄之句，而其率由天真，亦別有風趣，要不無所長。如哭父母、哭兒諸首，摯情至性，感人至深。所存閨訓竹枝詞十二首，尤有關於女教。惟所作詩，往往失之俗，村言俚語，莫不入詩，且言盡意盡，了無餘韻，有如白話韻文。其淺薄實無可為諱言者。又存詩之後，間有評語，亦往往以眉批，未悉出於何人之手，所評太抵奉承阿䛕，無關詩品，所言亦往往有過分之處，殊不免貽笑方家耳。

晚香居詩草四卷詞二卷嘉慶間刊本

清張玉珍撰。玉珍字藴山，一字藍生，江蘇華亭人。張夢喈之第三女也。髫齡就外傅，課餘偕弟從父學為韻語，九歲即工吟詩。又嘗請正於舅氏，故玉珍之學實得之家學淵源。後執贄為隨園女弟子，詩境乃益精進。歸婁東金鋤，字綺園，為室，未幾而卒。玉珍扶孤歸依母家，親課子讀，冀其成立。既授室而殤。玉珍痛悼之餘，乃將詩詞稿悉投爨下，為弟興鏞潛取而藏諸篋。嘉慶七年壬戌，興鏞取而刪訂編輯為晚香居詩詞集六卷，梓而行之。據遠香序謂玉珍時年已四十有六，則其生年當在乾隆二十年乙亥也。按隨園女弟子詩及汪啟淑擷芳集均著録其詩，擷芳集於玉珍略傳之中謂著有遠樹樓稿，然考之是編序言及存詩之中，皆未見斯集之名，豈為早年詩詞集名，而晚香居者為寡居以後晚年所命名者歟。是編都為六卷，首吳蔚光、張興鏞序，及諸家題詞，次詩草四卷，次吳蔚光晚香居詞集序，次詞集二卷，共存小令一百一十餘闋。按玉珍之詩，以清雅為宗，清才卓越，矯然不群。孀居以後，處境艱窘，所作多以愁苦之詞寄意，而情真意摯，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婉欲絶，令人不忍卒讀。既贄於隨園之門以後，得袁氏薰陶，不徒事格律，以抒寫性靈為主，玉珍詩格乃益臻妙境，躋於隨園十三女弟子之林，為東南閨秀中有數之人材。所可憾者，玉珍之詩，情性有餘，氣韻不足，酸吟激楚，不免變徵之聲。至其詞，似遜不逮其詩，未能稱為作家歌也。

慈雲閣遺稿一卷飾性齋遺稿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王氏及其女詒端撰。王氏佚其名，號慈雲老人，幼工詩，歸湘潭周衡在為室，倡隨相得，吟事益興。衡歿後，遂課二女讀書。長詒端，次詒蘩，皆能為詩，蓋得王氏之教者也。王氏同治十三年甲子卒，年七十有五，其生當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按左宗棠慈雲閣詩鈔序謂慈雲老人詩少作為多，自先外舅撤瑟後，惟課女及諸孫讀書史及女工，雖作而已。余贅居周氏，常聞外姑說詩騷，多新解，獨未見所為詩，先室時為余誦數首，亦未得全稿也。足見王氏之

詩，向無專集，是編所輯，不過就記憶所及，攟拾得之而已。其長女詒端，字筠心，與妹詒蘩，皆秉母氏之教，工擅吟事，兼通書史。詒端歸湘陰左宗棠為室，所生子女，又皆能詩，風雅一門，洵為佳話。同治九年庚午卒，後乃子孝威請於其父，將詒端詩集飾性齋遺稿、慈雲老人王氏慈雲閣遺稿，又詒蘩與左氏諸女詩集，分別梓行，是二編即其中所存者也。慈雲閣遺稿一卷，共存古今體詩四十首，飾性齋遺稿一卷，都存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九首。二集皆不編年，亦不別體。按慈雲老人王氏之詩，以近體詩為多，

格調宗法三唐，規律謹敕，修繕詞句，亦尚能從容閑雅，不染纖之習，惟才氣意韻，皆未見所長，詩境平平，字句無奇，要不過穩妥而已。至詒端之詩，筆調風格，力摹乃母，而天才似較過之，故能於穩健之中，兼寓穎俊之氣，故其詩中雖所存無多，頗有佳什，蓋王氏母女之詩，悉能平妥無疵，而絀於才力，故猶未能登堂入奧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女學言行纂上中下三卷　影印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刊本

清李謹撰。李謹字晚芳，號萊漪女史，廣東龍津人。父興松字月心，篤學不仕，子女皆從父讀書。李謹於兄弟女居最幼，六歲受學於姊。十餘年間，註釋經史，評論古今，雅尚程朱宗旨，以聖賢之學自期，有讀史陔見之著。然未嘗示人也。年二十歸順德梁永登為室，相夫教子，動皆中禮。乃子煒初習陶朱之業，致富之後，復自課讀，成儒生。李謹年七十七而卒，時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也。所著有女學言行纂一書。初李謹生前，乃子煒數請梓集，卒以李謹之阻未果行。及其卒後之十九年，即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始就其原稿雕鐫成書。惟已有散佚，非復本來面目矣。是編則就其原刊影印者也。全編都分上中下三卷，首遺像，次許乃濟等諸家序，次自序，次乃子煒序，以下目錄。上卷曰總論，曰閨明去私之要，曰閨明敦禮之要，曰閨明讀書之要，曰閨明治事之要，曰事父母之道第一，曰事舅姑之道第二，中卷曰事夫子之道第三，下卷曰教子女之道第四，曰四德篇原始，曰發明婦德，曰引証婦德，附鄉俗居喪闢謬，曰發明婦言，曰引証婦言，曰發明婦容，曰引証婦容，曰發明婦功，曰引証婦功，自發明婦容以下闕佚，卷末壽序墓誌銘行跡錄評語贈言等附焉。按是編之纂述，意在訓育媳女以為婦之道，以補教化之不足。其敘述論議，反復闡明，不憚其詳，或援引古籍以足之，或舉例以明之。如事父母舅姑夫子之道三章，則所引古名媛烈女事跡極多，大抵因事制宜，體無定例，而所言率皆有本，議論亦往往有見。如論女子應讀書明禮等，皆頗有卓識。又如事父母之道一章中，論述生養死葬之禮，亦頗能得儒教之正宗，尤以鄉俗居喪闢謬一則，闢僂佛信道之誤說，辯鄉俗之謬，反復申辯，言之成理，出于巾幗之中，尤為難得。惟其書體例龐雜，條理有欠明晰，論議之中，亦仍不能盡免於迂腐之見，敘述亦往往過於瑣屑，蓋終不免拘拘於宋儒之見耳。

同根草四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屈茝纕、屈蕙纕合撰。茝纕字雲珊，蕙纕字逸珊，父璽林，爲邑中名士。茝纕姊妹少從父讀，學爲吟詠，又師事戚子鶴等，家學師承，淵源有自，故邑人咸以女才子目之。茝纕歸同郡葛逸仙，爲繼室；蕙纕歸黄巖王詠霓，字六逸，爲繼室。逸仙與詠霓同年入泮，同登賢書，同舉進士，茝纕姊妹皆以繼室受覃封，一時傳爲佳話。據編首朱謙序，知是編爲茝纕、蕙纕姊妹在室時所作，斷自光緒九年癸未。又謂年近三十猶待字，則茝纕姊妹之生年當在咸豐初際矣。是編爲光緒九年癸未以前茝纕姊妹在室時所作，蕙纕之夫王詠霓爲之梓行者。是編之外，尚有含青閣集四卷，則茝纕于歸之後，蕙纕所作者也。是編都爲四卷，不編年，不別體，各體秉備。其中蕙纕所作約二百七十餘首，茝纕所作約百六十餘首，都凡四百餘首，二人之作，雜存各卷之中，而於詩題之下著錄己名，以別作者。存詩之中，二人同題之作甚多，蓋倡和之作也。按茝纕、蕙纕姊妹同得家學師傳，學力相伴，而工力格調，則迥然而異。蓋茝纕體弱多疾，時與藥餌爲餌，故其心情抑鬱，流露於詩者，亦大抵垂婉淒清，憂思悒悒，遂不免失於纖弱。以是蕙纕之詩較乃姊之才氣清俊，青遒洒脫，實不無遜色，然哀而不傷，尚不失詩人雅正之旨。惟是編所收，皆茝纕、蕙纕姊妹在室之作，深閨相處，無所事事，縈懷無非花月香思、事物感興而已，故其情韻之淺薄、氣魄之孱弱等，亦殊不必苛責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亢愁集一卷 香艷叢書本

清拜鴛女士撰。拜鴛女士為沈宗濤室，姓氏始末未詳。其書摭拾史震林西青散記中紀錄雙卿事蹟者三十六則，勒為一卷，以雙卿詞有舊愁還亢、畫中瘦影之句，因以亢愁名所輯。按雙卿田家女子，才情明慧，秀婉無雙，顧以蒼昊忌才，締失其偶，遂使才人下配騃傖，夫頑姑暴，轗軻殆極，而雙卿不以騃傖怨其匹，纏綿疾苦，薄命以終。所作雪壓軒集，類多惻愴之作，與其身世相彷彿，噥噥絮絮似小兒女談情說苦，惟生平不以才情自露，故名不出於里閈，僅於史震林西青散記中得其一二，惜散記雜錄各事，稽閱非易，是編搜羅排比，便讀者無翻檢之勞，而於雙卿之遺事佚文，釐然可見，搴輯之功誠有足多。今以其書校之散記，殊無譌譔。惟散記卷四有條云：七月二十一日，荊振翔別余甘露山房，往綃山，以愁荷十詠屬雙卿和，告曰：疑雙卿者咸謂無田家女能識字且通文，通文且悉工，辭立亟，驚閭叔、懶窩、溪、饑渴啼笑，極眩亂而無以自持，何數數也。於是遂行。亦及於雙卿事蹟者，而斯集不錄，豈偶有所遺耶，亦或以其輕微而弗錄耶。然雙卿以才情自晦，時人多以能詩疑之，得此而益信足徵，拜鴛乃缺而不錄，未免可議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女學六卷 康熙間刊本

清藍鼎元撰。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父卒，母年十九，撫鼎元讀。長工詩古文，通達治體。嘗佐從兄廷珍討朱一貴於臺灣，著書曰平臺紀略。雍正時以拔貢生授普寧知縣，斷獄如神。從政之餘，時與邑人士講明正學，邑俗為之一變。後以忤監司削籍歸里。所著有棉陽學準、修史試筆、鹿洲公案、東征集、鹿洲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蓋鼎元深慨女學之書，典籍最夥，班氏女誡之外，若女訓、女史、閨範、女範之類，又大抵簡不能該，繁不能盡，鄙陋淺鮮，難登大雅之堂，以是有是編之作。全編都為六卷，前有沈涵、車鼎晉、陳天璣諸序及鼎元自序。以下卷一曰女學總要，曰婦德篇上，卷二曰婦德篇中，卷三曰婦德篇下，卷四曰婦言篇，卷五曰婦容篇，卷六曰婦功篇。其體例大抵採輯經傳之格言，摭拾史書之懿行，因其類而分別纂附四德之目，一言一事，別為一章，或有所引申論議，即於該章之後，以己意論斷之。其所議論大抵本諸宋儒之見，無於先哲經史諸訓，亦多本斷旨而取捨焉。按其書摭拾羣經，旁及諸子百家，兼採名媛懿行，以為標榜，其裒輯之功，殊不可泯。且所附議論詳明淺近，使人易入，所旨亦頗能成理，有稗閨媛，實非淺鮮。惟其立綱分類，率以一言一事，雜綴成編，有若筆記之體，又未能逐章加以詮釋，似與以前女學之書了無差別。且所論議，如自序謂他若詩媛才女，詠物寫情，雖極工巧，無關名教，概置不錄，是猶不脫腐儒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見。且其所選大抵皆從載籍中得來，雖涉虛誕，亦未加辯証，亦未免有失雜濫，此其可議者也。

蘐泣集一卷 民國十三年甲子刻本

明薄少君撰。少君江蘇太倉人，性聰穎有才，通經史，工吟詠，歸秀才沈承，字君烈，爲室。沈承亦有雋才，而文章憎命，屢試不第，抑鬱而死。少君作悼亡首以弔之，踰年值沈承忌辰，少君祭奠之後，一慟而絕。所著有悼亡首百首傳世，今所據本爲附于即山文集之內，與沈承之合集。民國十三年甲子所刻行者，題曰蘐泣集，都一卷，存七言絕句八十一首，即所作之悼亡詩也。按蘐泣集之名，不見傳記，諸家傳記皆謂有悼亡百首，足見蘐泣集者，或爲後人所命名者歟。按少君之詩，諸明代選集多有選錄，蓋少君亦有明之才女，詩名甚盛，惟其詞則不多見，僅衆香詞選載二首，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閨秀詞鈔續補遺中因之。少君之詩多見明代詩選集，清詩選集中則罕錄其人，而小檀欒室閨秀詞鈔亦清代閨秀詞選集，竟選入少君之詞，殊爲可異。或少君爲明末清初間人，徐氏援擷芳集等選翩若璞、商景蘭諸人之例而收者歟。少君頗富才氣，其詩質樸悲涼，雖詩爲悼亡之作，多悽苦哀怨之思，而吐屬雄快，氣機甚盛，非一味淒靡感傷者可比，蓋以悲憤之言，吐不平之氣，而扼腕沈承之懷才不遇，至情至性，感人甚深。惟文字之間，不事粉飾，頗傷于俗朴，豈所謂至情無文者耶。且情慨過深，怨天尤人，不免過激，殊有乖詩人怨而不怒之旨耳。

茹蘖閑房詩存一卷附畫紗室吟稿一卷 道光十九年乙亥刊本

清陳勤及其女符瑩合撰、陳勤字辛農、江蘇甘泉人、適書史、工吟詠、歸江都符大受室、大受早卒、陳勤苦志扶孤、親教子女、其子符葆森、女符瑩、皆以詩文名穀時、葆森所輯國朝正雅集、為清中葉以來總集之中、最為上選、陳勤所著詩茹蘖閑房詩存一卷、道光十九年乙亥、乃子為之梓行問世、其女符瑩字蟬青、早孤、性聰慧、從母讀詩書、亦善詩畫、未字而卒、其兄葆森于道光十九年乙亥、為母梓集、乃輯其遺

稿、都為一卷、題畫紗室吟稿、附刊其母茹蘖閑房詩存之後而行、即今所據之本也、考陳勤母女之詩、其子符葆森輯國朝正雅集閨秀門中、嘗選其詩、近人單士釐輯閨秀正始再續集、亦曾選錄其詩、其他總集則多付闕如、按陳勤之詩、集中所存雖為數不多、然各体兼存、而以古風為最見長、其詩樸質勁爽、風骨甚健、不事粉飾字句、不以文字求工、而洒脫渾成、尚具大家風格、如古詩云、人生最忌明、窗月亦多事、人生最苦暗、幽室不可置、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暗相兼宜、進退得大志、朝夕各有謀、豈能無一試、劍磨方露光、玉琢乃成器、天下有心人、不求能自至、其詩雖不以詞采見長、而意境之間、針勵兼施、亦不可以形式拿之也、至其女符瑩之詩、則造詣淺薄、未窺門徑、雖略有才氣、終不足躋于作者之林耳、

白雲洞天詩稿一卷 道光三十年庚戌刊本

清沈穀撰。沈穀字采石，浙江錢塘人。父沈江春，母許英字梅村，亦工詩詞，有清芬閣吟稿傳世。沈穀秉母氏之教，工詩善畫，尤工山水，徧臨宋元名家，號稱能手。歸閩縣曾頤吉為室。子婦范湘磬，又以善畫花卉人物得名。沈穀所著有畫理齋集及白雲洞天詩稿傳世。是篇為道光三十年庚戌刊于揚州，題白雲洞天詩稿，都為一卷，共存古今體詩數十首，其序文等則列之卷首焉。按沈穀畫名久彰，其詩名反為所掩，故近

世選集總集之中，於其所作，選者極少。陳文述西泠閨詠畫理軒詠沈采石序中，僅謂其善畫，亦未及其詩。其詩云，金綫衣裳白鍊裙，一牀湘管妙香熏。寒山聽雪懷卿子，淞水看花問宛君。仙女生涯餘翰墨，美人供養祇烟雲。羨他姑婦清談夕，未許秦聲隔院聞。所詠亦僅頌揚其畫而已。足見沈穀姑媳皆不以吟詠見重于時也。今觀其詩集之中，多吟詠事物，寄興託情，性靈之作甚鮮，尤以題詠之作為最多，蓋所以題畫者，故詞采亦多紀實，儷白以形容為重，而

其中亦不乏秀句，如白牡丹一詩云，素心畢竟讓花王，侍從多騎白鳳凰。富貴自然留本色，天人原不要濃粧。詞藻之間，不免村俗，而託情寄意，不無含蓄，亦尚不無可取之處也。

鬘霞樓詩軼稿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言氏家集排印本

清左白玉撰。白玉字小蓮，江蘇陽湖人。父左晨，母陳蘊蓮，字蘊卿，皆以詩得名於時，所著有信芳閣詩詞集。白玉秉母氏教，亦嫻吟詠，歸常熟言良鈺為室。白玉性至孝，因母氏及翁姑疾，嘗三刲其臂。白玉卒後，於同治五年丙寅，旌表其孝，建坊入祠。左氏一門，婦女能詩者頗多，如左錫璇、錫嘉，皆白玉從姊妹，各有詩集傳世，為一時名家。而白玉之子言家駒妻汪韵梅，孫媳丁毓瑛，又皆為閨秀詩人，洵為風雅佳話。白玉所著詩詞全稿，幾嘗燹變亂，散佚甚多。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乃孫敦源印行言氏家集，乃裒集殘餘，彙成一卷，與其子媳汪韵梅之梅花館集，同時排印成帙，題曰鬘霞樓詩軼稿，即是編也。其書凡一卷，不編年，亦不別體，存詩數十首，詩餘附錄其後。序跋題詞等，分列篇之首末焉。按白玉之詩，以家學淵源，薰陶有自，大抵以漢魏盛唐為宗。其詩多以爽逸見長，慷慨陳辭，不屑櫛比字句，直抒胸臆，無綺靡纖仄之音。如散步慈親韵七律一首云：黏天芳草襯波藍，泛宅浮家小似龕。聽雨深忘宵漏五，看花已負暮春三。詩欲求穩不知苦，畫尚初模便惹貪。鯉對趨庭多樂趣，何須惆悵憶江南。其情思之恬逸，吐屬之雅淡，亦自有自然之趣。惟意韵氣魄，猶有未逮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顧若璞詩集三卷並附錄 西泠印社排印本

清顧若璞撰。若璞字和知，浙江仁和縣人，上林苑丞顧友白之女，歸同邑黃茂梧字東生為室。若璞生具夙慧，尤好讀史，上自班馬，以迄列朝典故，能陳說或論著其大旨。又以其餘力自肆于詩古文，每夜分執卷諷詠良苦。嘗自謂曰：使吾得壹意讀書，即不能補班十志，或可詠雪謝庭。嘗于食頃作七夕詩三十七首，其詩才敏妙如此。茂梧早卒，若璞扶兩孤成立，皆若璞親教之。若璞先生已四世以詩名，若璞之子女孫媳等又數世皆有詩集傳世，誠為藝林佳話。

為清初之名家。若璞嫠居以後，讀書益勤，老而不輟，年九十餘而卒。所著詩詞古文甚多，有臥月軒稿。按陳維崧婦人集謂所著酒月軒稿，冒褒注曰：王西樵曰似臥月，至果見稿，傳聞之誤。臥月軒稿傳本久湮，西泠印社印行西泠三閨秀詩，輯若璞之詩集入其中，即今所據之本也。其書凡三卷，都存古今體詩百數十首，別有附錄一卷，附于集後，不入卷次。按若璞生當明季末葉，而卒於有清，故選明代詩文總集亦往往著錄其人，如宮閨文選中，錄若璞之[illegible]與張夫人書、與胞弟書，惟考其[illegible]與胞弟書

一文，刪去首尾，僅全文之一節，而文字與若璞臥月軒稿自序中一節無一字不同，殊為可異，豈即從自序之中割裂鈔襲而冠以與胞弟書之題目，實未可深信。清代選總集、及筆記詩話，如池北偶談、婦人集，今世說、名媛詩話、西泠閨詠等籍，以至縣志、杭郡詩輯諸書，或選所作，或記軼事，或評議詩文，于若璞之作，一致推崇，蓋若璞為明末清初閨秀中之典型作者也。其詩集為乃翁黃寓庸所刪定，學問淹博，根柢極深，詩格早年所作，文詞婉麗，格調多近西崑之体，自賦寡居之後，緣情靡

麗之作，概見屏斥，乃以風骨氣韻為宗。其詞林下詞選謂小詞字字婉媚，得花間之神者，至於文章，則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婦人工文者極多，即有能文之婦女亦多以賦風物為事，能長篇鉅製議論經濟之學者，若璞一人而已。

春雨樓集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乾隆四十七年壬申精刊本

清沈彩撰。沈彩字虹屏，浙江吳興人，為平湖諸陸烜字梅谷之側室。與陸烜隱居胥山，家有藏書甚富。陸烜詩畫并擅，沈彩得其薰陶，亦近風雅，嫻詩詞，兼工絲竹書畫。書法宗管夫人。畫以蘭竹得名。石瀨山房詩話謂虹屏為老友陸梅谷愛姬，梅谷家多儲藏，凡圖史鉛槧，紛置左右。虹屏以一身掌之，性明慧，工詩善畫，尤工小楷，得管夫人筆妙。沈彩之才，伉儷之風雅，于此可見。所著有春雨樓集行世，其書凡十有四卷，別有卷首卷末各一卷，不入卷次，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所刊行者。集中詩、詞、歌賦、文辭、題跋各體畢備，蓋其全集也。按沈彩之詩詞，諸家選集、總集，如擷芳集、國朝閨秀正始續集、皆有選錄，其採香詞，小檀欒室閨秀詞鈔，亦曾選入。其他詩話筆記，亦往往著錄其人。其詩華婉典麗，詞采清華，以秀雅見長。集中所存各體具備，而未能悉稱。沈彩以天才過人，兼得乃夫陸烜之陶冶，故其詩選詞摛藻，秀而不俗，然以根柢不足，陶冶未精之故，內容意境則不免淺薄，徒以風花雪月、奼白嫣黃，求工于文字之間而已。如湖上次主君韻一首云：偶然臨眺宴，花笑鳥能吟，曲水流清草，遙山映碧林，燕來渡節冷，雲去半湖陰，徙倚風前柳，柔情共爾深。亦尚能清雅秀麗，有恬淡之趣。且沈彩于詩文歌詞之外，兼擅絲竹書畫，就其多才而言，求之姬侍之中，殊為難能也。

挹青軒詩詞二卷 康熙間精刊本

清華浣芳撰、浣芳江蘇長洲人、華亭張榮字景桓、號空明子之妾也、浣芳父早喪、隨母居吳門、張榮聞其能詩、遣媒聘之、聘之日向試睡鞋一絕、嘗自述其學詩經過、謂九歲時、夢人引至殿上、朝見唐太宗、太宗問曰、汝欲學詩否、遂宣一代詩人至、袍笏而來者約百計、人各授詩一首、酬後每出口、輒五七字語、於是覓唐人詩讀之、遂能吟詠、按其說見張榮序文、荒誕不經、恐不足據、浣芳歸張榮之後、得其啟益頗多、年二十三而卒、所著有挹青軒詩詞、及挹青軒自怡錄、張榮挹青軒詩序謂乙丑歲、予至吳寓半塘、是時浣芳年十五、考乙丑為康熙二十四年、浣芳年十五、其卒當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浣芳卒後、張榮收拾遺稿、彙為二卷、曰挹青軒詩一卷、詩依体為别、各体畧錄數篇、別為挹青軒詞一卷、所存亦僅數闋、附刊張榮空明子全集之中、即是編也、按浣芳本為小家碧玉、恐未必能文、所謂夢中學得之言、似為張榮虛言造作、歸張而後、不數年即卒、即從而學詩、造詣自甚淺薄、今觀其集中所存詩詞、雖詞氣卑弱、而富才氣、綺靡艷麗、頗傷纖仄、其格調與張榮極為相似、或即為張榮所代筆、如和空明先生睡鞋原韻一首云、裁成三寸蔚蘭香、刻玉鏤金枉斷腸、點點輕塵沾不到、半鉤新月照牙床、其詩淫靡冶蕩、不類閨中手筆、而詞句之老練、亦絕非齠齡女子所能為、且集中有伏句曰、龍頭本是木來雕、黃口孩兒奪錦標二句、浣芳挹青軒自怡錄謂、午日同先生看龍舟、先生命賦一絕句、予應之云云、先生見之笑曰、更不許作第三句、觀此二伏句、既平仄失叶、又俚俗不堪、與集中其他諸作、相形之下、不啻天淵、更觀其自怡錄語、益見浣芳之詩、未必出自己手也、斯集既非盡可據、本無足取、惟張榮為清初名士、斯集附刊空明子全集之中、恐觀者不察、以訛相傳、故著錄其書、以為辨偽之意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綺雲春閣詩鈔二卷 咸豐六年丙辰刊本

清方芳撰。方芳字采芝，順天大興人，嘉善縣丞方維翰之女，適歙縣國學生程某為室。自幼隨宦東南，名勝之區，足跡殆遍，每有所至，輒寄吟詠，所得甚富。所著有紅蕊山房學吟稿，及綺雲春閣詩鈔傳世。按汪啟淑擷芳集於方芳已有著錄，其書刊于乾隆三十八年之際，則方芳之生，最晚亦當在乾隆之初葉矣。其所著詩集之紅蕊山房學吟稿，擷芳集方芳小傳中則不及，斯集之名，而別存金兆燕紅蕊山房學吟稿題辭一首、程孟梅

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及陳鈺小黛軒論詩，等又不著綺雲春閣詩鈔之名，且汪程二集所選之時大致相同，其所據者不同，而選詩相畧同，或者紅蕊山房學吟稿為早期集名，綺雲春閣為後所改集名，實二而一者耶。抑或方芳詩集，本有二集，以其時未有刊本之故，傳聞所得，遂致各有所漏歟。綺雲春閣詩鈔凡二卷，為咸豐之年丙辰所刊，計其刊集之時，當遠在方芳既卒之後，其書為鼠齧所蝕，已殘破不完，存詩以山川登臨名勝遊歷題詠之作為多，金兆燕序謂，閨秀方采芝為吾

友方蒲塘之女，年甫及笄，已窺古人堂奧，集中又有阻風敬步伯父原韻一首，自註時年十一歲，可知方芳韶齡即已能詩，其詩恬淡清幽，詞新句秀，頗具瀟洒之氣，無激楚之音，無靡麗之思，如留春一首云，韶光九十情時盡，送別匆匆限欲留，春去也知留不住，依細花徑思悠悠，一種悠閑之態，躍然紙上，惟詞氣卑弱，意韻淺薄，不耐尋味，難見性靈，頗病其平易空洞耳

兩面樓詩詞稿不分卷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刊本

清張芬撰。張芬字紫蘩，一字月樓，江蘇吳縣人，雲南學政學庠之女孫，書實之女，與姊張蘊、從姊張滋蘭並擅吟詠，歸吳縣縣丞夏清和為室，少耆從學女史許若璞之門，若璞字冰壺，著有小丁卯集茹茶百詠等集，門徒數十，張芬其所最契賞者也。張芬從姊滋蘭為名士任兆麟之室，與吳中女士十人結林屋吟榭詩社，規定期課吟詩作賦，而以兆麟任選題評定甲乙之責，張芬與江珠、尤瑺仙等皆社中名媛，時人號為吳中十子。張芬於吟詠之外，兼與方外居寂等參禪論學，青燈古佛，又儼然清

修之士，所著有兩面樓稿及別雁吟草，斯集初無刊本，張滋蘭梓行林屋吟榭合集，社中人各一集，斯集則張滋集就其兩面樓稿別雁吟草中所遴選刪定者，仍以其兩面樓稿之舊名題之，其書不分卷次，雜存各体詩數十首，兼有原作賡唱之什附存其中，詞十餘闋存後，篇首任兆麟序尤澹仙題詩存焉，按張芬之詩，導源選体，取法三唐，又潛心佛典，故其所發為吟詠亦多恬淡閑雅，無劍拔弩張之態，詞清句秀，多有可取，惟觀其詩雖力自矜持，而字裡行間時時流露哀怨之意，似別有傷心懷抱，青山落花和碧岑江姊作一首中有句云，落向紅塵空色相，飛隨之和懶情

癡，指來莫訝流光速，清淨偏宜綠滿枝，雖吐屬清婉，故為洒脫，終不免有矯柔造作之嫌，且其詩亦不事纖靡冶蕩之音，然詞界氣弱，實有愧鄉明人也。

瀘月軒詩集二卷詩續集二卷文集一卷文續卷一卷詩餘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重刊本

清趙棻撰。趙棻字儀姞，一字子逸，號次鴻，晚年自號善約老人，江蘇上海人，戶部侍郎趙秉沖之女，歸烏程汪延澤為繼室。烏程汪氏亦詩禮名家，延澤祖母金順及乃妹懋芳，皆以能詩名，各有集傳世。趙棻之子曰禎，咸豐舉人，為邑中名宿，著作甚富。女曰杼，亦有詩集，皆得自母教。趙棻所著有溫氏母訓附說一卷，及瀘月軒全集行於世。濾月軒全集七卷，凡詩集二卷、詩續集二卷、文集一卷、文續集一卷、詩餘一卷。存古今体詩數百首，文賦數十篇，長短調十闋。序文題詞等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咸豐末葉，乃子曰禎曾為之梓行全集，是為初刻，今所據本則同治十二年癸酉所重刊者也。按趙棻工擅吟詠，詩詞皆為時所重，晚近各總集多選載所作。徐乃昌曰彙刻閨秀詞集，趙棻之濾月軒詩餘亦輯入其中。其詩和雅雍容，詞亦清華，才力富健，詩筆縱橫，多長篇鉅製，如集中所存南宋宮閨雜詠百首，搜羅甚富，有擬謝七君子之遺風。又詠史詩三十首，多紀道光末季時事，亦足供史家之採擇。其和落花三十首，懷慨寄興，情容兼茂，洋洋數十首，求之閨秀之中，已屬難能。至於氣勢風骨，未臻渾成之妙，亦閨秀之通病也。其詞出入兩宋之間，不專一家章法，而音聲格調，未能悉中規律，似不逮其詩。所作文章，亦大致典雅樸實，不蹈摹擬之習，不以門戶相標榜，亦自有其長也。

臥雪軒吟草一卷 據國朝閨閣詩鈔本

清杭澄撰。杭澄字清之，號筠圃，自號定水老人，浙江仁和人，編修杭世駿女，堇浦之異母女弟。性貞靜，嗜讀書，涉獵極富。幼年嘗效兄為制舉之文，亦殊工。後棄而專意為詩。歸同里趙昱字穀林為室。趙昱亦邑中才士，杭澄于歸之後，與昱閉門倡酬，詩學益進。而深自韜晦，秘不示人。不數年，趙昱客死慶都，杭澄走數千里扶柩歸葬，寒涇辛勞，遂成風痺之疾。貧無所歸，遂依兄家。方芳佩在室時，與其合宅而居，日相過從，賡音唱和，芳佩頗受其教。而杭澄之疾日深，遂致不能履地，其後尋卒。所著有筠圃吟草、伏枕吟、湛堂吟草、及臥雪軒吟草，其詩集未盡梓行。今所據本蔡殿齊國朝閨閣詩鈔之臥月軒吟草選集本也。凡一卷，存詩僅詠蘭、壽母詞、乙卯孟夏堇浦二兄應詔北上值四十初度，聊作長句送行，且祝壽也、獨坐舟泊淮陰晚霽、夏日移榻讀書草堂、追感七首、汪啟淑擷芳集選載八首，是本所無者。書湛堂帳幃除夕、春日寄懷湛堂、燈下、秋海棠六首，其他詩詞選集多選一二首，亦間有異同，輯其詩詞總數亦不過約及二十首而已。按杭澄天才絕高，其詩風格蒼樸，無脂韋金粉之習，而學問賅博，造詣深邃，長篇鉅製，落紙千言，雖存數無多，頗具風度，實屬勝流。而才人薄命，所發為吟詠，亦多悲怨淒苦之音，然哀而不傷，亦尚不失詩人之旨。惟一代才媛，以其所著之富，而傳世者僅寥寥如此，良可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香樓詩集一卷 國朝閨閣詩鈔本 古香樓詞集一卷 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

清錢鳳綸撰。鳳綸字雲儀，浙江錢塘人，進士繩菴之女也。少承母氏顧之瓊之教，拈弄筆墨，品題花鳥，有謝家風範。歸同邑黃式序為室。其祖姑顧若璞，為清初閨秀名家。鳳綸為其曾孫婦，與其弟婦林以寧及表嫂柴季嫻諸人組蕉園詩社，時號蕉園五子。鳳綸亦其中之一人。才名久彰，嘗以揚雄作二十五箴不及女史，遂作彤管箴以補之。所著詩有散花灘集及古香樓集傳世。是本詩集，所據為蔡殿齊所輯國朝閨閣詩鈔中鳳綸之選集，凡一卷，存古今体詩十餘首，與汪啟淑擷芳集、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所選存者，互有異同。詞集則據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凡為一卷，存長短調二十有四闋。按擷芳集著錄鳳綸之詩，附載毛際可古香樓集序，略謂錢子安侯同余戊戌成進士，貞父先生之冢婦、和知顧太夫人卧月軒集傳誦海內，其曾孫婦鳳儀錢夫人，復以詩聞。夫人，安侯同母女弟也。歲癸亥，安侯墓木已拱，其弟石臣過余，請曰：姊氏少工吟詠，積成卷軸，今春秋四十矣，同里梓其詩，以繼卧月，而弁以先生之鴻言。考癸亥，為康熙二十二年，戊戌為順治十五年。毛氏與錢安侯為同榜進士，原序又為鳳綸之弟所請於際可者，則際可於鳳綸家世，當知之甚詳，謂鳳綸為安侯之女弟，自最為可靠。而擷芳集謂鳳綸為安侯之女，與際可所云不同，恐有誤謬。而國朝閨閣詩鈔及小檀欒室彙刻詞鈔等，因襲其說，亦未可據。僅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謂為繩菴之女，今即本其說。見山樓詩話謂雲儀錢夫人詩筆尚古，脫盡巾幗纖媚之氣，斯言以論鳳綸之詩，洵為至當。鳳綸之詩，骨格清奇，筆力遒勁，致力盛唐，取法乎上，不愧名家。其詞亦清新婍婉，本乎性情，不流於俗，猶不失元祐遺風。惟述其品度，未稱勝流，似不逮其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鳳簫樓詩集一卷 據國朝閨閣詩鈔本

清林以寧撰、以寧字亞清、浙江錢塘人、進士林綸之長女、工文章、善書畫、尤擅長墨竹、詩畫皆名重一時、歸御史錢肇修字石臣為室、初肇修母氏顧玉蕊、工詩文駢體、有聲南北、曾集合錢塘閨秀、組蕉園詩社、如徐燦、柴靜儀、朱柔則、錢雲儀、及以寧皆社中名媛、時號蕉園五子、後以寧繼其姑志、重組詩社、聯合張槎雲、毛安芳、馮又令、顧啟姬四人、又以蕉園七子得名、而徐燦、朱柔則二人未與焉、考所著有墨莊詩鈔、鳳簫樓集、徐旭齡綠淨軒詩鈔序中謂、亞清曰蕉園之社、作者數人、人皆有集、汪啟淑擷芳集著錄以寧之詩、曾附錄林西仲墨莊詩鈔序一文、可知以寧之詩已刊有專集、惟惜傳本久湮、今所據者蔡殿齊所輯國朝閨閣詩鈔中以寧之選集本也、是本都一卷、共存古今體詩凡十有二首、按擷芳集所錄、較是本多錢塘觀潮及初春二首、又落花詩六首、是本僅錄其二、其排比先後、則大致兩本相同、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所錄凡八首、如憶父爲都畫竹、哭柴季嫻、渡伊洛合流、柴季嫻索詩賦答等

首、皆是本與擷芳集所不載、至於其他選集、則大致不外於以上諸詩之中所選錄者、按以寧為蕉園名媛詩名藉甚、於有清一代名媛詩人影響極大、後來者咸奉為圭臬楷模、論清代閨秀詩者、於蕉園諸子之詩、實不可湮、故是本雖為選集、存詩無多、然吉光片羽、亦足以見其風韻、固不可因其所傳者少而棄之、至於以寧之詩、格調古雅清奇、韻致渾成、實為傑出之材、林西仲墨莊詩鈔序、謂其古風則濃艷刻劃中饒有清折渾成之致、近体則峭拔粹雅、中兼有豐腴綿邈之姿、斯語而論以寧之詩、洵非過譽、所惜者傳本已湮、無從見其完本耳、

湘靈集一卷 據國朝閨閣詩鈔本

清馮嫻撰。馮嫻字又令，浙江錢塘人，仲虞之女。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下筆文如風構，尤工繪事。適同邑錢廷枚，字然五，為室。廷枚為以寧之夫錢石臣之同宗猶父，亦以才名於邑中。與馮嫻奇文相賞，疑義共析，唱酬之作，至於盈篋。康熙十六年丁巳，彙以付梓，因以和鳴集名之。馮嫻與姻婭林以寧、柴季嫻等結金蘭交，以寧結蕉園詩社，馮嫻亦社中名媛號七子之一。其和鳴集梓成之日，林以寧曾為跋以彰之。馮嫻詩集，和鳴集之外，尚有湘靈集。惟據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謂徧搜全集未得，僅于雕華集中得此，姑錄之，足見馮嫻詩集完本久已散佚。今所據者，蔡殿齊國朝閨閣詩鈔中湘靈集之選本也，都一卷，凡古今體詩九首。考之汪啟淑擷芳集所錄，玉階怨一首，為是本所無；和中秋夕韻二首，是本題為中秋，而僅存其一；餘者大畧相同。其他總集所選載，則不出此數首。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閨秀詩選，亦嘗著錄馮嫻存詞二闋。按馮嫻為初清閨秀名家，詩名久被，蕉園諸子，與後來閨秀之影響極大，而詩集竟致湮

沒。今所存者，僅有選本，而所存詩詞十餘首，殊堪痛惜。而以其人之才，與夫其在清代閨秀詩人中之重要而論，固不可與其全集而俱亡，故於此僅存之選本，尤不可漠然置之。至於其詩格新穎，文采風韻，蕭逸絕塵，於所存詩詞之中，亦可以見其楷範。小楊場雜識謂閨媛馮又令之詩，清新雋永，風調如空谷春蘭，其和外雨阻探梅詩有惜花每每因花惱，不忍梅花共春老之句，幽雅令人可誦。此詩為各家選集所佚，雖斷言佚句，其秀麗俊逸，亦可以見其詩之風趣矣。

鏡閣新集一卷（據國朝閨閣詩鈔本）鏡閣新聲一卷（據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集本）

清朱中楣撰。中楣原名懿則，字遠山，江西廬陵人。明宗室議汶之女，通經史，尤嫻吟事。歸兵部侍郎吉水李元鼎，字梅公，為室。伉儷酬唱，瑤臺眉案，有鸞鳳鏗鏘之音。有文江唱酬一集，盛行於世。乃子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尚書，亦有文名。據此以推，則中楣之生年，當在晚明末葉矣。中楣詩詞集，向有石園隨草及鏡閣新集，行世。其詩詞各名家總集，無不著錄。陳伯璣、李雲田、壽遐選國雅、海內閨秀，僅得中楣與黃皆令二人而已。是本詩集則據蔡殿齊所輯國朝閨閣詩鈔中中楣之選集本也。凡一卷，存古今体詩凡十首。其他選集如汪啟淑擷芳集、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集、惲珠閨秀正始集等所錄之詩，與是本所存，則互有異同。至詞集則據近人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集本。凡一卷，共存長短句調二十四闋。按中楣詩詞集石園隨草梓行之時，錢牧齋曾為之序，於其詩詞，贊頌備至，推為閨秀上選。中楣之詩，規模韋杜，以雄渾方嚴為宗，不徒以風韻為勝，尤不事粉黛，殊無脂粉氣息。西江詩話謂每一篇出，藝林傳誦，稱曰遠山夫人，隱然香奩盛事云。至其詞清新倩麗，吐屬婉約，頗具風致。熊雪堂謂其詩餘濃纖倩麗，不減易安，雖不免有過譽之嫌，然詞采雅秀，語工入律，亦尚不失北宋之遺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柴車倦遊集一卷 據國朝閨閣詩鈔本

清鍾令嘉撰、令嘉字守箴、晚號甘荼老人、江西餘干人、處士志順女、歸鉛山州同蔣堅字非磷為室、中年而寡、子士銓、字心餘、甫四齡、令嘉斷竹絲作波磔、教之識字、尤能畫荻、備歷艱辛、年十五始就外傅、卒成進士、為有清一代詩文名家、有忠雅堂集、尤工南北曲、蔣氏九種曲亦為名著、令嘉隨夫隨子、宦遊甚廣、晚年士銓歷主吳越書院、迎令嘉於其地、頤養天年、年七十而卒、隨園詩話謂、乙酉歲心餘奉母出都、畫歸舟安穩圖、考之是本有自題歸舟安穩圖七首

中、有一生辛苦備三徑、六十新叨墨敕封之句、按乙酉為乾隆三十年、其時令嘉年六十、則其生年當在康熙五十三年左右矣、所著有柴車倦遊集、今所據者蔡殿齋所輯國朝閨閣詩鈔中之選本也、凡為一卷、共存古今體詩二十三首、考汪啟淑擷芳集、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等名家選集、於令嘉之詩、皆有選載、大致為是本中所有者、蔡殿齋別輯豫章閨閣詩鈔、令嘉詩集亦存編中、與是本則無所異、而令嘉之詩集刊本則頗為罕見也、按令嘉之詩、導源魏晉、出入初盛之間、典雅和平、而氣脈甚厚、詩筆老練、以瀟洒見長、不事刻畫雕

鐫、不近淒靡冶蕩之音、率意而成、不以文字求工、故屬辭造句、不免流於平易、而落落大方、亦自然成趣、令嘉之詩、流傳于今者、雖僅有選本寥寥二十餘首、而其名甚盛、為清代閨秀前輩、且其子士銓亦學者名家、多得母氏之教、故于令嘉、殊不能以其存詩之少、而摒棄之也、

凝香室詩鈔一卷 採國朝閨閣詩鈔

清柴靜儀撰。靜儀字季嫻，浙江錢塘人。明舉人世堯字雲倩之次女，歸同邑沈漢嘉為室。工詩畫，善鼓琴，與姊貞儀並擅才名。靜儀與閨友林以寧等結蕉園詩社，為五子之一，羣推為女史祭酒。湖墅詩鈔謂季嫻工書畫，與林以寧亞清、顧姒啟姬、錢雲儀、馮又令稱蕉園五子，詩存合刻。靜儀所著有北堂詩草、凝香室詩鈔，是本所據蔡殿齊國朝閨閣詩鈔之選集也。凡一卷，都古今體詩十有四首。汪啟淑擷芳集選載靜儀之詩凡十三首，與是本頗有不同，如夭夭樹曲、悼朱靜子、清溪叔璵姊小影屬題、漫成長句、悼顧重楣、戲答林亞清、哭母四首，皆是本所無。惲珠閨秀正始集選九首，如觀牡丹有懷長子用濟、長子用濟歸自都中，詩以慰之，馮又令命子中皐見過懷子江右諸詩，又為是本及擷芳集所未及。詞雅及小檀欒室閨秀詞選中，皆曾著錄其詞。蓋靜儀為蕉園五子之一，詩名久彰，亦為清代閨秀詩人中之先輩模範，故諸家總集無不著錄其人。按靜儀之詩，沖和雅正，筆力勁爽，氣魄醇厚，絕無閨閣粉黛之氣。尤以古体之作，深思古韻，矯然不羣，最為擅長。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集謂柴靜儀詩本乎性情之貞，發乎學術之正，韻語時帶箴語，不可於風雲月露中求也。至其詞則不逮其詩。且以靜儀之詩與蕉園五子中林以寧、徐燦相較，以才情風韻論，則不免略見遜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香室稿二卷詞附 抄本

清張聲綉撰。聲綉字蘭芬，湖南湘潭人。通經史，詩文，工擅吟詠。適同邑金宗山為室。宗山歷宦南北，聲綉從夫北遊燕趙，南履黔滇，足跡所經，輒寄吟詠。所著有古香室稿，全集未付刊刻。據近人孫殿起販書偶記著錄，古香室稿原稿本，謂首有衡陽曾傳薪序，為絲色墨格紙所抄，板心有古香室三字，其子金肇增所校也。是編為光緒間傳鈔之本，與孫氏所見原稿本，卷數相同，惟紙張格式迥異耳，內容存詩多寡，是否全同，則不可知。而其書若凡上下二卷，存古今体詩百餘首，末附詩餘，不另分卷。曾傳薪序則存之編首，而總其名曰古香室集。按聲綉之詩，以未見刊本之故，各家選集選錄其詩者甚少，惟近人單士釐閨秀正始再續集中選載數首而已。考集中有感秋懷次韻姨姪郭筠仙太史九日之作一首，筠仙為嵩燾之字，嵩燾於光緒間官至兵部右侍郎，今是本稱筠仙為太史，足見斯集之成在光緒以前，聲綉與嵩燾有葭莩親，於嵩燾為尊長，又有贈別沈湘佩夫人之詩，則其生年，最晚亦當在嘉慶中

晚之間，可証也。其詩多吟詠山川風物，蓋聲綉隨夫宦遊，足跡至廣，跋涉既多，閱歷自富，發而為詩，亦多雄贍壯麗，直抒胸臆，不事妃黃儷白，以文字而求工也。惟所作多緬懷風物，情性之作甚少，意韻之間，殊欠涵蘊，咀玩之下，不免乏味。至其詩餘，尚不逮其詩，所存既少，又乏佳什，似非所擅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屈安人遺詩一卷

明屈安人撰、安人名號未詳、華陰人、都憲屈西溪之女、安人夙秉慧姿、幼承庭訓、西溪起家進士、歷官四朝、政暇以子史百家教諸子、安人刺繡於旁、每有所聞、即得其解、西溪奇之、教以古文辭及三體唐詩、凡有所作、悉合矱度、及長適朝邑韓邦靖、字五泉為室、五泉髫齡即有神童之譽、不弱冠登進士第、累官至山西布政司參議、安人既歸五泉、雅稱雙璧、朝夕講貫、儼如益友、惜天不永年、夫婦皆早逝、五泉之卒、年始三十有六、後十四年、安人亦卒、無嗣、僅遺一女異、以族子仲諧為繼、是編首有萬啟蕓序、編末有康海及姪孫屈同字跋、據同字跋云、安人遺集、表姑異攜刻長安未果、甲辰不肖讀禮山中、念安人集久湮、搜之得二十首、暨康太史德涵序付剞劂、又據萬氏序云、庚子之秋、外子赴試章門、校讎韓五泉所著朝邑志、久已流播藝林、而余復取其配屈安人遺詩勘核、評論字句、畧加刪易、付之手民、使與朝邑志同垂不朽焉、則是編蓋安人卒後、其侄孫同字之所搜集、而豐城女子萬啟蕓之所重刊也、其書都為一卷、存古今體詩二十首、按安人遺集、為其女異攜往長安、欲刻未果、遂至散佚、今所存者、僅其十一、惟就詩論詩、傳世之作、本不在多、碔砆滿地、無人問價、崑山片玉、舉世同珍、是編風格蒼勁、辭旨悱惻、豪竹悲笳、蒼涼慷慨、雖感遇也蹇、有以使然、亦才氣所繫、有不得不爾也、惟集中聞書偶感一首云、碧紗窗下啟緘封、一紙從頭徹尾空、想是仙郎懷別恨、相思盡在不言中、一詩、為郭暉遠羈京國寄妻書、誤封白紙、其妻所寄一絕、見葉夢得巖下放言、是集乃亦濫入、僅彼詩第二句一紙作尺紙、第三句想是作應是、第四句想思盡在作憶人全在、殊為可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雪軒稿六卷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精刊本

清高景芳撰。景芳字遠芬，漢軍人，總督琦之女，詩賦兼擅，尤嫻駢体文，工書畫，以篆隸最為見長。歸靖逆侯張宗仁為室。景芳誥封侯夫人。所著紅雪軒稿六卷，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精刊本也。考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著錄景芳謂：夫人工駢体文，兼善詞賦，有集三十六卷。按是本都凡六卷，詩文皆以体為別。其目曰：卷一賦三十六篇、文一篇，卷二四言詩十六首、五言古四十七首、七言古三十首，卷三五言排律二十七首、七言排律十二首，卷四五言律一百五首、七言律六十七首，卷五七言絕句九十七首、五言絕句四十三首，卷六詞七十五首。景芳之駢体自序、及序文題詞等，概附卷首，不入卷次。復考蔡殿齊國朝閨閣詩鈔景芳選集紅雪軒詩稿，小傳中亦謂著有紅雪芳集六卷，八旗通志有紅雪軒集六卷，著高氏景芳撰，可知景芳全集僅有六卷本，與是本無異。惲氏三十六卷之說，實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景芳以天才絕高，學問淵博，故所作詩文瑰瑋沉麗，才力富贍，閨秀之中，工詩詞者甚多，而以駢体文賦見長者，實為罕見。景芳所作，文章典雅，詞亦清華，有文選之遺範，宛然名家之手筆。其詩雖各体兼備，而未能悉稱，以律体為其中之冠，古体中如四言白雲四章，情容兼茂，亦傳誦一時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刻官板舉業卮言五卷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繡谷周氏萬卷樓刊本

明武之望撰、之望字叔卿、自號陽紆山人、關中人、是編編首有萬曆己亥武氏自序、編末有武氏跋、按武氏序云、余嗜舉子業、戊子夏、省試伊邇、余屏居弘福寺中、獨與一老衲分榻卧起、鎮日不接人形、是歲秋竟薦鄉書、尋中禮闈、雅志雖酬、習心未化、即折節為吏、猶時與諸士子聚會品題、比卧痾里中、却迹城市、二豚兒總角頗甚、授句讀、間課時義、偶有發明、輒漫錄之、名曰舉業卮言、則是編蓋萬曆中之望卧病里居之所作、其書都凡五卷、釐為內外二篇、每篇之中、又別分子目、內篇凡二十目、曰神、情、氣、骨、質、品、才、識、理、意、詞、格、機、勢、調、法、趣、致、景、采、外篇凡八目、曰涵養、造詣、師法、擬古、讀書、統論、支論、泛論、又輯古今諸家文論、為會元衣鉢、太史真詮、名公譚藝、先賢文旨、集古文旨、古今名言六篇、核其所論、內篇皆根委極致之說、文之所以為文也、外篇則從入致用之方、人之所以為學也、至於會元衣鉢等六篇、則在示學者以先賢為文之要、大抵掇拾前輩者、約十之五六、出之己見者、約十之四五、搜羅排比、頗稱詳審、雖持論膚淺而不能窺其要領、考証疏陋、而不能探其本源、然文貴逢時、法仍循古、分條必顯、取証必明、洵墨家之利器、度繡之金針、初學得之、或亦少有裨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拙學齋論詩絕句考畧一卷 排印本

清廖鼎聲撰、近人朱奇元校注。鼎聲字金甫，臨桂人。奇元字善攸，柳州人。是編前有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朱奇元序，及同治六年丁卯、同治七年戊辰鼎聲自序兩篇，又光緒元年乙亥其子振喬原跋，亦移冠編首。按同治鼎聲自序云：余作成於庚戌之歲，比年復補遺數章，兼及其人之新歿者。又據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朱氏序云：民紀二十一年，吾邑修志，余承乏編纂，於鄉先哲事實，靡不搜討，一日得廖金甫先生冬榮室集中之拙學齋論詩絕句一種，內有論柳州鄉先哲者十二首，其他諸公，亦均未注出籍貫仕履，閱此書者，不無諸多隔閡，爰不揣固陋，將書中所論各先哲，悉考其籍貫仕履，附注于所論各詩之後，則是編蓋道咸間鼎聲所作論詩絕句，存之冬榮室集中，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奇元以詩中所論諸人，多不詳其爵里，因詳加校注，以付剞劂。其書都為一卷，原書蓋就粵人之能詩者，各為絕句以論之，元奇更于所論各詩之後，分別加以考釋。按論詩絕句之作，創始遺山，鼎聲仿其遺意以闡揚鄉先生吟詠之芭，上起李唐，下迄有清，凡詩一百九十八首，所論一百九十三人，搜羅品題，頗稱詳核。按粵人之能詩者，世不乏人，惜僻在嶺外，流傳甚少，不惟明人李壁、戴欽、張鳴鳳、張翀、王肯德、謝良琦諸子之集，多散佚不傳，即清人商盤、袁棠星、謝允復、蔣良騏、謝濟世等人之集，亦湮沒無聞。是編網羅散佚，品藻優劣，不惟足補方志之缺遺，治粵西文學者，亦可資為鉅助。至于朱氏考畧，取廖氏所論各家一一詳其爵里，考其著作，雖徵引不注出處，詮解或有疏漏，然宣通疑滯，終不失為廖氏之功臣焉。

經鈔一卷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排印本
清吳蔭培撰、蔭培字艮思、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光緒辛丑蔭培
自序云、古文有選左傳者、人輒譏之、近世纂錄古文、不復上及
六經、以云尊經也、童子束髮受書、存心立身、應事接物、無不欲
效法乎經、將由之以為行、本之以立言焉、獨曰不可、不亦怪哉、
王守溪云、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六經實文章之鼻
祖、而從入之途、要以童而習之為切近、爰取經傳若干首、鈔錄
成帙、名曰經鈔、俾知文字原本六經、慎毋為俗言所惑、數典而
忘祖、則是編蓋蔭培有感於世俗古文選本、多不及經傳、不

知六經寔古文之鼻祖、凡古文之體例、無不畢具於其中、而文
詞高古、筆法精妙、尤非後人所能幾及、因為是編、以辨世俗之
惑、而使初學之士、知所準繩、其書鄭為一卷、做曾氏經史百家
雜鈔之例、權為三門、又于各門之中、別分類目、而於其下、各選
經傳若干首、惟僅載篇目、不錄全文、間或詳其圈點、標其段落、
或論其義旨、或舉其派絡、如前人評點時文之法、今考其書、分
別類目、首箸述門、凡三類、曰論箸類、為箸作之無韵者、經如論語禮
記、三年問之類、曰詞賦類、為箸作之有韵者、如經詩經及書經五
子之歌之類、曰序跋類、為他人之箸作敘述其意者、經如易序卦
之類、次告語門、凡四類、曰詔令類、為上告下者、如書甘誓左傳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之類、二曰奏議類、為下告上者、如書
皋陶謨之類、三曰書牘類、為同輩相告者、經如書君奭之類、
四曰哀祭類、為人告鬼神者、經如詩經黃鳥書經金縢之類、
次曰記載門、凡四類、一曰傳誌類、所以紀人者、如書堯典之類、
二曰敘記類、所以紀事者、如書武成之類、三曰典志類、所以記
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之類、四曰雜記類、所以紀雜事者、經如
禮記投壺之類、按蔭培攄張古文之範圍、原本經傳、使為人
之士、知所先驅、其說未嘗不是、然其分門別類、則不免德業

不明分合乖理、如詞賦序跋與論箸絕然不同、論箸之作、其
德業在辨是非、定然否、而詞賦則在抒情寫懷、序跋則在提
綱挈領、無論德業源流、皆無同處、蔭培乃徒以有韵無韵
之說為界、而並為一門、豈不過哉、

湘上詩緣錄四卷 光緒戊子長沙刊本

清張修府撰。修府字悔齋，一字東墅，嘉定人，以名翰林歷守長沙、永順、永州諸郡，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戊子陸寶忠序，及修府同懷兄修濬附識。按陸氏序云，東墅先生以名翰林出守湘中，游履所至，雕績雲烟，動輒盈帙，又性樂與導後進，提倡風雅，簿書之暇，日與郡人士選韻徵詞，流連不輟，今距先生之歿已數年，其流風餘韻，猶有能道之者。是編爲同人投贈及歷官各郡時紀游酬唱之作，零篇斷句，未及編次，介弟坦齋世丈，彙而刻之，則是編蓋修府游宦湘中時，與湘中人士登臨酬唱之作，而其弟修濬之所編輯也。其書都凡四卷，或摘名句，或錄全篇，大抵隨筆載記，不分類別，体例略倣昔人詩話叢談之遺，就修府所撰游記日乘之中，摘其歷官湘中各郡時，紀游酬唱之作，彙輯成編，以全書所錄，多湖湘人士之作，故統曰湘上詩緣錄，至於修府詩詞，已別刊專集者，則不復錄。按湘省長沙、永順、永州諸郡，風景之勝，甲于全省，修府游履所經，雕績雲烟，寄情山水，分韻徵詞，

搜奇選俊，雖酬應之作，不足以言性情，然一鄉之風俗之良汙，文風之消漲，亦略見于其中，是亦不失採風之遺意焉。

作文法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艾暢撰。暢字至堂，東鄉人。是編蓋其道光十三年癸巳論文之作，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黃秩模以之刻入遜敏堂叢書中。其書都為一卷，大旨為時文程式而作。書中分列六條，論行文之法，俾操觚之士，知所步趨。雖其間持論，規模未免淺狹，不能窺見文章之体要，然其謂作文有本，先在積理。理者在平日讀書，時時求得其解於心，悠然若有會於書中，曠然若有觸於書外，今日得一解，明日得一解，久之而義理多，蓄積厚，其見於文，自根本盛大，無不氣盛而言宜。又云作文有要，首在審題，審題者，凡一題到手，必有一題關要所在。有關要在實字者，有關要在虛字者，並有關要在題之無字句處者。既知審題，則文章之要，在於命意。命意者，所以發題也。凡作單句題有題前二意，題中二意，題後二意，六意具而後文体成。命意既定，則宜善於用筆。有好意而不善用筆，仍不足以成文。而運筆之要，又在選詞鍊句，鍊鍊之功，雖為文章之末事，然雕琢藻繪，亦精心者之所不廢。若此之類，語雖膚淺，義實近正，器貴逢時，法仍循古，尚不失先正典型，而足為後來龜鑒。其愈於率意妄撰者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墨訣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費庚吉撰。庚吉字畊亮，武進人，以名會元佐曲台，公餘成墨訣四則，以誘掖後進，凡從其遊者，多擬巍科。是編前有道光二十七年黃秩模小引云：乙亥秋，秩模在金陵，諸城李方赤年丈出其門人甘泉黃靜則所刻費畊亭先生墨訣四則為贈，不欲久私枕秘，仍用活字板印而行之。則是編蓋秩模據甘泉黃氏刻本之所重刊，輯入遜敏堂叢書者。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四則：首看題，次製局，次鍊氣，次修辭，核其所論，大

旨皆為科舉揣摩之計，與舉業筌蹄等書，同為場屋之所資。雖体貴逢時，法皆近俚，然其間膚萃群言，亦間有足資準繩者，如論題外求異，恐涉偏鋒，論專務修詞為墨家之下乘，若茲之類，語皆近正，不僅為墨家度鍼之金針，亦足為作文之準則。又如製局一篇，謂製局以前，緊中鬆後實為六比文之正宗，乃當時風氣之最合者，要必有篇如股，股如句之妙，入手出落，相為呼吸，相為照應，而以提頓振宕之，以段落聯絡之，通篇

構局，不外乎此，亦足以考見乾嘉以來，時六比文構局之風氣，斯則有關掌故，正未可以其為科舉揣摩之作而廢之也。

論文瑣言一卷　排印本

清章廷華撰。廷華字綬雲，江陰人。始末未詳。是編蓋廷華論文之作，全書都為一卷，不分類次，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總計全書，都凡百有餘則，核其所論，大抵半由古人論文之作，隨手掇錄，半由一己平日探索所得。或考鏡源流，或品騭優劣，或論作法，或詳體制。大旨在闡明古文之真蘊，以為初學之龜鑒。惟學識既嫌疏陋，持議尤多膚淺，且詞多剽竊，語皆習見，寔不足以窺見古文之藩籬，甚至於小說與正史之別，亦茫然不得要領，乃謂小說與正史之別，幾不能言，學者可於俳與莊，輕與重之間求之。其識見如此，更何言論文。且其書雖名曰論文瑣言，寔兼及經史考據諸科，如謂漢書藝文志非後來目錄之學可比，讀其書可見當時盛衰成敗，與夫人心風俗之厚。又云王伯厚漢書藝文志考証，與困學紀聞皆指周書非汲冢之書，楊升庵則以周書為逸周書，故辨明汲冢周書非周書者，始自王伯厚，以逸周書為周書者，當始自楊升庵，若斯之類，往往漫衍而及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章之外，雖宋人詩話，於論詩之外，或間及雜事，然如劉攽歐陽修吳幵之流，於論詩之外，亦僅及於文章，與雜記叢談之類，固自有別也。

青溪風雨錄二卷 道光元年辛巳刊本

清雪樵居士撰。雪樵居士姓氏爵里未詳。考其書中所紀，多嘉慶時事，又考是編首所附寶持菴書末，有雪樵居士題識，知其書寔道光元年辛巳雪樵友人李雨亭所刻。據此以推，則雪樵之時代，約當嘉道之間。其書都凡上下兩卷，而以牡蠣園一劇附之編末。按秦淮河畔，自明太祖始設官妓，徵歌選舞，風流相尚，雖兵戈累警，盛事不衰。雪樵與友人李雨亭等，久居白下，而命運多蹇，頻年碌碌，壯志銷沉，每當春

秋佳日，輒把臂同遊，絲楊繫馬，遑問誰家，紅影當門，同看人面，及乎酒闌人散，興盡歸來，風吹金鐸，雨環簾旌，緬懷往事，輒多吟詠，或品題佳麗，或追述見聞，文章儇薄，固板橋雜記之遺意，搜奇選俊，亦各家詩話之流亞，雖文詞悽縟，導欲增悲，徒以名教寔乖風雅，然其間如紀針筵乞巧之俗，院中極戲，新秋月朗，曲院女兒，多炫服濃妝，意態娟麗，深深拜禱，同作乞巧之戲，既有關于北里風習，又足為談藝之一助。又如紀嘉慶十六年辛未七月，南京制府，逐妓甚嚴，十里秦淮，粉黛烟銷，笙歌雲散一則，亦有關史寔，治中國社會史者，寔可資為參考，正未可以其有傷名教，而束之高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見星廬館閣詩話二卷 道光三年癸未刊本

清林聯桂撰。聯桂字新山，吳川人。是編前有道光甲申其弟召棠序及道光癸未聯桂自序。據聯桂自序云：詩之有話夥矣，而館閣詩話絕少。余十年京邸，喜聯詩社，嘗與諸君子間月一會、每月一會、半月一會，會輒數月乃罷，存稿叢叢如束筍，間有輯綴入詩話者，然皆古詩雜作，非館閣體也。嘉慶己卯為夏課，迺近取館閣詩讀之，意有所得，筆存其說，時日帙積，遂釐為館閣詩話，則是編蓋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聯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二卷，凡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按館閣之體，肇始有唐，王楊盧駱、陳杜沈宋，並皆佳妙，運思綿密，敷藻整麗，信台閣之鴻製，後世之鑒矩。惜篇幅所限，巧力未騁，局於一體，未賅萬殊。明清以來，意境日闢，法式益細，鍾鍊必工，振絲必鮮，試體之盛，莫之與京。聯桂壯遊日下，朝詢英賢，品題藻鑑，別具慧裁。核其所論，雖取備登瀛，專資應制，然考鏡源流，品藻優劣，大抵推本李唐，以王楊盧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諸子為宗，使操觚之士，知以先正為步趨，與世俗之言帖括者，僅知效法時流，以推敲字句、摹倣語氣為能事者，固自不同也。

梅笑集一卷蘩香詩草一卷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慎餘書屋刊行

清周映清李含章合撰、映清字浣桐、浙江歸安人、歸安進士葉佩蓀字沅雲之室、夫婦皆以詩見重于時、映清所著有梅笑集、映清卒後、佩蓀繼娶李含章為室、含章雲南晉寧人、進士因培之女、所著蘩香詩草、其子紹燧紹本均為名宦、按葉氏一門風雅、佩蓀映清含章夫婦之下、三子三女三媳皆能詩、長女令儀有花南吟榭遺草、長子婦陳長生有繪聲閣初稿續稿、次女令嘉、三女令昭、次子婦周星薇、未有專集、三子婦何若瓊、有雙烟閣吟草、陳文述西泠閨詠曾有詩詠其事、隨園詩話亦謂吾鄉多閨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其前後兩夫人、兩女公子、一兒婦、皆詩壇飛將也、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織雲樓合刻行世、即合映清之梅笑集、含章之蘩香詩草、及葉令儀之花南吟榭遺草、陳長生之繪聲閣集四集而梓着、是本即其中之二種也、二集各為一卷、不事編年別體、各存古今體詩數十首、映清含章之詩、名家選集、多有選錄、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著錄四人、獨於映清之集名、缺略未傳、未審其故安在、二人之詩、各有所長、映清之詩、詞采清新、風格雅秀、如首夏一首有句云、花因辭謝偏多態、鳥為偕春已變聲、含章之詩、則吐屬典雅、風度自然、如常州道中一首有句云、路已近家翻覺遠、人因垂老漸知秋、惟二人之詩、皆病浮薄、未臻渾成、往往為格律所縛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姬侍類偶上下二卷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宋周守忠撰清福申重訂守忠字榕庵里貫無考所著作養生類纂古今諺及是編行世守忠編首守忠原序自註年月為嘉定十三年則守忠實為宋人而福申序謂明榕庵周公守忠者實誤也福申字禹門正黃滿洲人嘉慶翰林以是編原刊本世不經見遂就翰院謄講廳存書中求得其書乃據而傳鈔惟以其內容龐雜取材間及男僕漁童與姬侍二字未符因就原稿依其體

例為之調對人名諧和平仄增刪重訂惟卷數等則一仍其舊全書釐為上下二卷每卷之首各有目錄共存一百八十二人名計八十有八聯其福申自序鄭域序周守忠原序等皆附篇首不入卷次焉其書體例與記事珠選畧同以四字為句或人名一句或二人一句每句上二字人名下二字事實句必有偶偶必依韻故凡二句為一聯全書存八十有八聯蓋即一百七十六句也每聯之下節錄本事出處原文其所取材則古今姬侍韻事軼聞有見於史傳稗乘者概為蒐羅且是編為福申所重訂故有所增益皆於其聯之下附註原作原句兼存其舊之意也按禹門自序謂原本所存兼收女仙女鬼男僕漁童病其龐亂而重訂是編雖有增損然不除野史之言兼採稗官之說亦非盡信而有徵亦不無可議耳且其所調對往往對仗平仄似尚未及原本亦殊嫌其點金成鐵也惟其中偶記對仗頗見巧思平仄之間亦大致穩妥撰著之時用心亦良苦矣雖

未足林立於類書之中亦藝林之片玉也已

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不分卷 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印行

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清內閣大庫舊物，樓某移歸北京大學保管，特以此刊印傳世。卷首有海鹽朱希祖一序，述付印之緣起。編中僅存順治元年七月一冊，時多爾袞方攝政，初疏奏均稱奉令旨云云。疏上書但票華鈞勅，其留者但一二要語，蓋纂修實錄時之所為也。東華錄據自實錄，又彙沈惟炳、王鰲永兩疏要語，不是册所刪錄者脫令，可為印證。册中諸疏，多出貳臣手筆，如馮銓、洪承疇、龔鼎孳、孫承澤、王鰲永、衛周胤、沈惟炳、薛所蘊、劉餘祐，皆貳臣傳中之赫赫者也。有清入關，趨模仿擘劃，類用貳臣之策，而貳臣中又以北人先投誠，多振要津，儼有元代漢人南人上下床之區異。加意言清初江南奏銷科場數大案，實為北人傾軋南人而起，容若可信，是編僅陳經劃諸疏，多當時施政所仿，其舉人材諸疏，所列皆但及近畿晉魯，無一南人，縱有時江南尚在撫令，蓋實治此等之素習。二者同係政局要事，清

史鮮紀錄，為實錄正史所不詳，足以供知人論世之資焉。

屠光祿疏稿四卷 宣統[illegible]潛樓[illegible]刻

清屠仁守撰。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光緒中，轉御史，以忤孝欽皇太后，罷官，主講山西令德堂。二十六年，兩宮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祿寺少卿，尋卒。清史稿有傳。是編由刻匠編為之刊刻，初名潛樓疏稿。除奏未收者撫胡聘之奏設專通書院章程一疏，及起復時謝恩摺疏外，都為在諫垣時上。仁守少朱蓉生一新齋名，誼為直諫。居疏因天變請修政治，陳海軍由繫，爭請整和頤，又論茶錄官宗且興土木之論，諫阻頤和園工，太后覽之，怒極不能罪。及孝欽歸政，仁守慮命王護構兩宮，易生嫌隙，因請仿高宗禪位故事，內外要摺仍呈太后披覽，及請太后居慈寧宮，節省游覽，遂奉旨嚴責，革職永不敘用。諸疏皆在編中，足覘其風節嶒崚也。

英夷入浙事務奏摺不分卷 [illegible]依存原稿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所輯錄者，為自首道光二十年六月鴉片戰爭初起時，英人以陷定海，至琦善奉命赴粵議和，定海休戰，以及二十一年正月和議決裂，此一時期內，在浙當事諸臣之奏摺及所奉之諭旨，故有此名。亦偶錄朝中言官及兩廣等省與浙事有關之奏疏。諸疏皆備見首尾，較之始末中，所又及於未之詳盡。蓋當時秘其事，外間無從獲知。稍后乃在浙官中有心時務之人所為，書中除奏摺外，間有批牘，要是之件，如英人至定海時之照會，請求伊里布痛折並要約意，時浙撫為烏爾恭額，乃將原書呈奏，遂以擬退，並啟嘗請，烏爾恭額以獲重譴。又始末中上諭，此照會未見他書，近人劉彥著外交史，徵引所傳聞之詞句，亦比有不合者，當以此為據。他如當時所雜傳奸民口供，探得英人之情報，並員列莊但令書，英人依香港之告示及照會，浙省各官吏之咨札，欽差大臣諭議休戰時所出之諭示，皆未經見，且饒有趣味之珍局也。

欽差大臣伊耆與浙江巡撫奏辦夷務事宜不分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一冊

佚名輯錄。卷面題名為欽差大臣伊耆與浙江巡撫奏辦夷務事宜。內中除耆英伊里布二人會奏及單銜具（奏）外，有三人與兩江總督牛鑑會奏、及伊里布與浙江巡撫劉韻珂會奏之稿。要以伊耆為主也。清宣宗時，鴉片戰起，廷議有剿夷、撫夷兩派。漢人如林則徐、黃爵滋等皆主戰之魁碩，而滿人如穆彰阿、琦善、及伊里布、耆英為主撫之巨擘。戰爭失敗，伊耆奉欽命與英人議和，簽訂江寧條約，此其所議定各款，隨歷次彙述經過及請帝之奏摺，此諸奏咸備之矣。此與籌辦夷務始末所多出者，僅首尾文字，無關弘旨。鴉片戰爭起因之說，中英各執一詞。中國謂由禁煙而起，故曰鴉片戰爭；而英人則謂之為修改通商制度之戰爭。細紬其故，英人所苦者所以堅之通商制度，大加修改，而禁煙兩字亦數十年來喧騰朝野，寔促戰禍者乃其中不可少之導火章，蓋盟成城下，不遂變誤國虎，有賊之、當時宣宗情懷之悵，伊耆委曲之意，于此寥寥之九奏，可具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楚會奏變法三摺不分卷 光緒年鉛印本

清劉坤一、張之洞合撰。庚子變後，兩宮出蹕，破格振作，因詔更張。時劉任江督，張為鄂督，應詔陳言，約日會同，所上三摺，輯刻而有此名。其摺旨自謂守約而不變，何以為國，而欲大加興革，必須規畫周詳。首摺論育才興學之大端，擬四條，曰設文武學堂，曰酌改文科，曰停罷武科，曰獎勵游學。次摺擬中法之必應整頓變通者十二條，曰崇節儉，曰破常格，曰停捐納，曰課官重祿，曰去書吏，曰去差役，曰恤刑獄，曰改選法，曰籌八旗生計，曰裁屯衛，曰裁綠營，曰簡文法。三摺擬采用西法十一條，曰廣派游歷，曰練外國操，曰廣軍實，曰修農政，曰勸工藝，曰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曰用銀元，曰行印花稅，曰推行郵政，曰官收洋藥，曰多譯東西各國書。（以）出自之洞意者居多。其於之洞好興作，不問費用，當時頗又且諒于人，摺末附片力言節用，以自除不宜備虜、慶典之事必須從緩，應用之財必須用，欲自謀生財以西洋日本為法則。摺中上多見施行焉。

堅正堂摺稿二卷 光緒三十一年寫刻

清祿成博撰。成博，浙江錢杭人，光緒進士。十五年由編修擢御史，廿六年由給事中陞廣東惠潮嘉兵備道，中間除丁外艱外，在諫垣前後將十年。是集乃其自行編刻，名爲摺稿者，蓋自雍正十年設軍機處後，凡臣工陳奏要政，皆令專摺進御，于是有奏摺之定名。科道封奏例用摺子，故本制度以明之意，亦命名之意。卷端有自叙，首述摺稿之意，謂雖有不盡於言中，亦足後來之考鑑。對己不陳述，又思慮審，備其緣以奏陳休咎，欲謂當時廷臣言事，不免失之過激，因附錄以備建言之料。律云：編中主要爲論甲午戰事及新法諸摺，所陳極力主戰，痛斥李鴻章及中樞諸臣之貽誤國事，割地賠款，爭之尤甚。論變法則倡必先變心，人心又變，變法無用。其中數摺乃與同列聯名共奏，實爲當時言路共同之呼。

變法自強奏摺彙編 清光緒二十七年上海書局石印

清毛佩之輯。清廷自甲午敗衄，士乃昌言變法，及戊戌變起，當政者益頑，反甚於康、梁之維新。西狩迴鑾，始下詔飭議新政，於時京內外名大小臣工，無不援之變法，爭言富強之術，凡有更張，亦必第推現。是編乃輯乙未迄辛丑，會康梁一派外，言變法者之摺奏、函牘，變成敗一時之議論居多，擧凡略備。其序例自言仿賀氏經世文編之體例，去取之間，法其若語荒謬，涉近附和，及徒言不能行者，皆概以變法而不亂法者爲斷，蓋實爲書肆應投時好，藉供士子揣摩策對，以作選圍册子之需也。

黄少司寇奏稿二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

清黄爵滋撰。爵滋字德成，號樹齋，江西宜黄人。道光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擢編修，歷給事中、鴻臚寺、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刑部、禮部侍郎、户部侍郎、户部銀庫失察落職，事蹟具見清史本傳。是集為奏稿二十卷，首為謝恩奏疏一卷，餘均按歷官先後為次序，據張亨言所撰行狀稱奏議共三十卷，今按是集首尾完善已具備，考傳孫狀箋誤，所著尚有海防芻言二卷，文二十卷，詩二十四卷，什記若干卷未見刊傳。爵滋為御史時，遇事精銳發，無所迴避，宣宗深用其言，不四年擢四品卿。其所最大者，論禁煙各疏，方時鴉片充斥，漏及全國，而銀價高漲，論者以由于漏卮過甚，乃重申煙禁之議，廷臣有主禁之[illegible]術又如弛禁而自種者，爵滋首倡加重處吸者以極刑，宣宗以為然，下中外大臣議，多贊同，林則徐更主之尤力，張維屏南山集載爵滋與則徐結為詩社，蓋久已沆瀣一氣也。及則徐使粵，鴉片戰起，爵滋奉命偕祁寯藻

赴閩巡視海口，又屢疏論閩浙煙禁，及海運戰守策略，諸疏悉在集中，宜以林文忠公政書并讀參觀焉。

袁太常戊戌條陳 光緒二十八年排印本

清袁昶撰。昶字爽秋，江西桐廬人。以刻熙載演博通掌故。光緒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擢員外郎，歷任外官，內召官至太常寺卿，兼和園，以力諫拊民不可縱，使臣又宜殺，被禍。與徐用儀、許景澄並稱庚子三忠。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疏爲光緒二十四年時州事甚亟，德宗下詔命臣工，勅陳自強大計，昶以祉言官微，齋以太廣蕩，由錢州王文韶代爲呈奏。書凡分刻司郡，一萬八千餘言，上之巡撫，以奏于朝。以是立治術，推內轉，論中大臣，理速擇時庚，其禍急而不微，自西北至東北，小壤相接相錯，其禍行而大，策宜保甚援。結曰辭，練兵設守，八旗初制之弛不修，宜外五分，人兵官將，故人才密，因勢洽，承平久而文法繁，習于欺飾，故人才靡矣，廠因而患爲散，吏所屬其之濫，苟得其人，毋拘以之法，則理財使兵防海之濟之費可次第就之。其言以制之事六，官人之事九，理財之事十四，練兵之事四，外交之事六，附入德宗新書其細畧于冊中。下中外大臣議行。庚子齊陳蓮蓋殺先其子楷之性命，存日記四餘冊，未刻集四館本，先以此刊行焉。

袁京卿請勦拳匪疏稿一卷 光緒年石印本

清袁昶撰。昶所著已經條陳之著錄。此疏據手稿石印，乃庚子年六月所草，疏中言及十六七日事，自五六日之後，太后召拳匪入和園，遂一意崇其術，不足信，請責成榮祿剿捕。當時昶之三摺，係徐用儀(?)內外其第三摺則與許景澄合上者，此疏乃其首摺。據章梫一山文存云：梫在史館實錄館，適查各檔，自庚子五月起至七月初三日市，昶無一字入奏，許則有三摺，皆係對事。而光緒上諭中太后亦西安，亦不深究有此奏，故係中刪去三摺云云。景善日記則有太后讀其奏文，頗又係以而有譴其勇敢之言。以事理度之，太后于十七日御前會議之宣德仍是昭■會，一意主戰，昶復有請勦拳匪之疏，誠非可信。摺或草而未上，然太后當然之不必毀其疏於檔，要以見，亦或有之。昶之殺禍，實由于會議時辯論抗爭，觸忤於忌。其直氣淪，忠■■■，是疏之上■未上，固無以異也。

易順鼎勸李鴻章■■ 北平圖書館藏光緒年排印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龍陽人，字仲碩，一字實甫，自號哭庵(?)、懺綺人。工自寫眉伽，從署實甫。幼有神童之目，與樊樊山增祥齊名，以狂放著稱。是疏為其官河南候補道時，以憂時局上。當甲午戰役，李鴻章以相奉命赴日議和，係由清廷多不之憐。順鼎上疏，指斥和約之不當，一切爭訂約，一為議戰守。訂約一疏，于割地賠款，持理之是非，不亦有四勢之利害，不可者云云。自建三策曰遷都，曰守，遷都、遷都，守未守饗，又一疏議戰守，則主加兵餉，用地溝，以老寇，劉乎外勢，從外援得■，內應二疏信皆均痛斥李鴻章。次疏亦及孫毓汶，此之兩■吳伯龢、宋秦檜，以■非去此二人無以■國是。此冊本無題名，北平圖書館為定今名，其則■二疏主旨在于爭和約，戰守為重，而於李之誤國為輔，次疏且及孫毓汶，則是不如未足■董濟，似宜改題為易順鼎上奏稿，以較足以概括其大意也。

兵言 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不著編輯人姓名。卷面題兵言二字，書口則但曰奏疏。共錄順治十年兵部疏稿二篇，一爲右侍郎衞周胤撰，爲用畢和言，以在兵言兵，列陳五款：兵將擇官太甚、招撫賊寇假以官銜太濫、逃人設法太嚴、武職干涉詞事，及驛遞積弊太深。自謂皆於兵紅有關小民生最切，蓋皆初開國時之微弊。乃一疏則爲尚書噶達洪、王永吉、衞周胤請寬逃人之奏稿，於原奏各款皆請諭令督撫飭辦，於逃人一節則和有詳細條例，佔全疏十之八九。所謂逃人者，乃清初在關外時，本草昧之邊民，以擄集人口爲恆業，及至君臨中國，尚未有天下一家之見，奴僕不堪命相率逃亡，處理逃人之定律，爲當時之政治社會均有至大之關係。此奏前後兩疏，乃實錄則例之所未詳，足以供治史者蒐討之助，且而衞王均明官之階順者，尤可見清朝經制多出漢人之表徵也。

道光年奏稿 北平圖書館藏原稿本

道光年奏稿，不著具奏稿人姓氏，共奏摺本十冊，北平圖書館收藏，爲錫今名。今按其內容，十之三四爲奏稿，係雜鈔清代名臣建議及謝恩諸摺奏，餘則爲各種咨牌文告，或議稟，或告示，或札稿，或詳，或奏詳上行平行下行，又等亦有一二尺牘論著，而以出于粵省官吏者居多。其年分雖又限于道光一朝，亦有嘉慶時代之作，以嘉慶十餘年欽定各條撫按，庸不同爲分類，其中有無可從歸之文體，則從略。乃從此屢輯者當係粵省之紳民或仕宦，取見聞之所及，以資下筆之楷式者，而其中頗有一二珍貴史料，爲他書所未載，無從中獲藉保存者，如粵督英吉利之生事，以表曲求無事于英人之苦心，告之于以示讚張頑悍之百姓，又英不服琴撫夷論一文，實爲當時灼見形勢，而冒觸諱立言之文字，惟中肯之奏，至今無以易之。詳加剔抉，亦有披沙得金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感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張廣雅相國保存國粹疏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illegible]排印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所著張文襄公全集，已著録。是篇乃丁未年所上，江蘇存古學堂便司為之刊印成册，以付存古學中者。疏旨在于創立存古學堂，以存國粹，以息亂源。意謂今日宜重本國之文字，乃最擅長之學術技藝，名曰國粹，必能愛國粹，方能愛國。自學校成立，負笈留學者日滿，於是之人，世閥[illegible]付往之名儒，安有兩漢之學之博士，存古學堂之設，所以留學校之性質也。此後有書院章程，費之湖長跋于原文，推闡其意，以古即天地存古，所以存道，所以存國，所以存民，而力排種族異民之說。蓋當時革命之黨萌芽，論者多以為欲去亂源，當以人心不正，[illegible]必以正學為先。之洞言維新者，惟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乃其素旨，於滅亂黨尤不遺餘力。是疏及跋語，[illegible]清末君規上之懽恣情形，躍躍紙上。而暮氣之深，九年[illegible]無補于救亡矣

兩廣疏略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明林富撰。富字守仁，一字省吾，福建莆田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寺副、寺正，寧波府知府、廣東右布政使。嘉靖七年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十一年致仕。明史有傳，事蹟見廣東通志、閩書、獻徵錄、林之盛皇明應謚名臣言行錄，又雷禮國朝列卿傳。是集為富督撫兩廣時之奏稿，共奏議七篇，又為布政使論田州狀同揭文一篇，書之題為省吾林公兩廣疏略。其中論田州撫瑤，及請裁革珠池市舶內臣，裁革鎮守內臣，皆為明代兩廣之弊政。論處置田州事宜，則為承王守仁招撫之善後之策。論有司，而請通市舶一疏，明史佛郎機傳曾節其要語，為中西交涉史之要事。蓋其時葡萄牙直航來華已始，明廷本禁海外通商，而兩廣官吏懾于葡人船堅砲利，又貪其寶貨，厚賂其使，故多有佯禁而陰許之者。富奏陳互市有四利，請弛開禁，其所謂四利乃皆

內國家之利，而於外交更之鉅利亡當信一從其清末為丘田所請，未確許復經葡人一再努力始有屠白通商之明證。此疏為治史者所習知者。是集具其首尾，可資史傳之參詳也。

陳忠介公奏疏六卷 光緒庚寅重刊本

明陳嘉謨撰。嘉謨字顯甫，[illegible]人。天啟乙丑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甲申李闖破都，投[illegible]。四庫提要其集著錄詩文集十六卷，又中間又載奏疏一門，蓋從[illegible]稿[illegible]崇禎十一年黃東厓刻于閩中，流傳不廣。至咸豐甲寅年復[illegible]已不斷，[illegible]時始重刊，經兵燹散佚無存。今本蓋據[illegible]建光緒六年重刻者也。[illegible]之集，按提要論其以制奉知名，服官後以清操直節[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意。平生建白，如給事中時請屬三上，知縣列書[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直[illegible]論[illegible]言訣，中樞之職，[illegible]及清陽極諫[illegible]，說其[illegible]至[illegible]之性又見於此集，足以補其遺，[illegible]事[illegible]勤[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情[illegible]，無[illegible]如王者斷[illegible]以使人主[illegible]心動，[illegible]十清[illegible]行[illegible]其中[illegible]

除冗事者十居七八，于勳樞權[illegible]持[illegible]皆有真知灼見，其[illegible]國[illegible]言[illegible]切，自謂非亡國之君，[illegible]上之難為力，[illegible]集之論之剛毅，卒以身殉其國，[illegible]其言亦可哀矣。

曾寶子存稿不分卷 清末排印本

清存周用樸清末人士憤于外患危慶之事言

清自海圍開通甚中一日論中與下條陳[illegible]歷陳

軍制宜次第施行而求設學校因用以供才為之

條[illegible]年以上力陳前此之弊宜論邊[illegible]不先

[illegible]中皆不[illegible]在經畫改軍備與鉛路等[illegible]

而論開議院[illegible]開國會之先[illegible]論能傳之者

鑄私鑄之弊[illegible]及皇上親政宜與百用人[illegible]

條三諸[illegible]見其頗具彰識非[illegible]空言者可比[illegible]

[illegible]首[illegible]以[illegible]然后以為其傳矣

李忠節公奏議十六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

清李秉衡撰秉衡字鑑堂奉天海城人[illegible]

年之間屢時以軍功出身官至山東巡撫以膠州教案

為德使要求革職庚子亂作勤王殉難事具清史

本傳是編為其孫金鏞所刊有自序並跋白永貞二

序序中極言世人論秉衡者多以之主持

拳匪諸臣之內德人之惡秉衡因其力爭割

讓膠州德以秉衡之力戰黨衛主所以致是又

之禍也意其和議而德瓦德西典同其又得之附

直之不平之事故刊行奏議以闡其幽光云云今

按集中[illegible]有十四卷奏摺衡言膠州教案甚時之

奏牘一世所存秉衡為撫臣不能不有陳報

情形之章即所謂力爭割讓膠州之奏

[illegible]之見主知修其自刪掉後人所能刪試無以

知其奏表[illegible]等時罪[illegible]修行[illegible]

[illegible]惟其前一年六月奏[illegible]相[illegible]清[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加以禁割讓人之[illegible]因有自[illegible]

書之作昭切於勢之心然於重儒者無所證發
重儒黨受固蔽之指斥其論並世諸所見其過
而從容舉挺身無物根以重儒於體而用一從甚
若物德分之業曰以日張之意在學中者數見其
所時日甚中者老于是經經過日得小蘇之
者今書者顯為詳備書衛說民事甚明立言小
于張霖者名氏同有于書天鈔錄書之稱
今還收行之諸讀者是見其精勤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貞石山房奏議四卷 光緒十九年家刻本

清王邦璽撰邦璽字伯卿一字米玉以修
官御史是集為奏議四卷為光緒初年所上時
邦璽多所陳奏勵言革新邦璽所上諸多
於時政之物者其不憚于處是開科自默太
少其中疏陳更有自注初本欲上後旋削
擬力阻大臣薩軒為徐桐之子史裕相若年
懸西學如仇邦璽為其門下士且低謝之款
其主論之物勤固有自來如集中又多論法
皆之後事謂清人漢謀甚于慮而其長
技在是畏主動甚力尤為當日言路精萬調
者之所以邦璽并記其實以時言事特著多居
財大后良驕其言令其乃當人材舉證道
是第撒它後英奉遣之者謂章屢遵者
飭其有心病邦璽反欲上之諸所請作英之受道
者李鴻章和議小主戰者義相反故有此一事
今吾是從集中奏文云實有節當此者一
讀之則當傳於李氏他之和之根底要是供

治勝朝掌故及思湖者所快覽焉

張潛園書廣雅相國奏議一卷 民國十一年石印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所著全集、奏議皆已著錄。其督兩廣時，創廣雅書局、廣雅書院，故世稱張廣雅。是集為奏稿數篇，附以電稿，皆為光緒二十六年時者，為張潛園所手書。潛園名曾疇，初表母，初字望屺，江蘇無錫人，以善書法名，入之洞湖廣督幕，嘗佐校之某奏章，均手書之。之洞之奏稿，付光緒壬辰癸巳以後，之洞為人作書，皆由潛園庖代。潛園於辛亥國變時投水殉難，蓋不僅以書名人見者。其楷許以草，于其沒後十年，曾其遺著又可得，乃以此刊行，非僅廣雅、僅潛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文直公奏稿七卷 民国十四年家刻本

清林紹年撰。紹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以編修改御史，出任外官，歷遷至內閣侍郎，署尚書，充軍機大臣。事蹟具清史本傳。是集為其子謀屬提學使陳寶琛所刻。紹年為御史時，勇于言事，以諫阻頤和園工為朝議所重。及出官，奏納諫責鉞，出為雲南昭通府知府，為極痛恳之，以直聲震天下。是集首卷為陳垣諸疏具在，論為人所不敢言者。及在滇時，以平匪盜著，定知于滇省土形勢，宜疏其大用，畧推至此，撫署滇督，又調任黔撫、桂撫，甚著政績，是以至立祠而祀之。是集次第五卷為撫滇、督滇、撫黔、桂等奏稿，由如今剿匪，言皆撫內收伏事非便宜清末弊政，及請預定立憲政，以繫人心而救危亡等疏，皆以諸人所言者。光緒三十二年內召入軍機，時載澤密奏于王，奕劻子載振納賄通苞，被劾，紹年力爭不得，遂託病乞為河南巡撫。上疏請州縣吏免除本籍，及仕轉當道等，具第六卷撫豫奏稿中。旋調倉場侍郎，宣統紀元，任民政部侍郎。時載灃柄政，賞罰不當，紹年屢論其事，退又疏言之，今第七卷所輯奏稿所存者是也。文直為宣統遜位後所予諡。史稱紹年剛直，任封疆，治軍旅，多有績，而立朝不復有建樹，□詠消長之會之運使然矣。

兩廣鹽務奏稿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佚名輯錄。此冊係承據欽差大臣伊者在此凡七
廣東奏如壽摺迫言書直二事之後條例按訛
均自當先入之手稿乃私爭之後訂以當和外
律以歷門證廣英美諸商約于時洋商請款
摺例請求甚備乃欽差者案以憑便之價
之詳情以查光勒等由商務所輯錄者相同時
條為聯署照會於時代其佐民府內閣國內受大主教
佐之以整頓地方出來于通商之外加以傳教為請
的以求治于國內使民剩…尼大學好大吉地之
條挾以禮以援聲勢所求其飯如劇度門弦
球由外及許洪人入欽差留之換以便(詳)者留為牙
之條為欲長臨磨商僅許以為禁華人信教
了事折樽俎初非下聯之才而于當時無畏之
大勢甚惜其嘗時亡也知也

張文襄公謝摺四卷　清末排印本

清張之洞撰。許同莘編。之洞事蹟詳見前
多種。辛亥都章因故有因是(編)合為謝恩各摺
以詞采論自當書於翩翩之堂皇典贍。許氏之
昌兼以借入仕幕府所取資於範於之洞斯
其小道亦是觀者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楊須圃七紙奏議　宣統辛亥年鉛印本

清楊北岑撰。北岑字須圃，以名諸生習西文天算，隨許景澄使德，歸國後以候補道至江蘇，劉坤一督兩江，委辦南洋之務，兼督理各學堂。光緒二十八年，奉命出使比利時，為比利時駐使之始。是編即由自受命迄至駐比所上諸摺，中以本國交涉要務論中外，多例行公事，無關弘旨，惟請遣使歷聘各國以維大局一疏，謂外交形勢險惡，宜遣親貴大臣聘問各國，藉作聯絡之歡，實為當時所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萌芽，而北岑著善之績。觀其實時以□參查其事會，□于奏之寡，會通智慮，□為□較，故其疏中所陳，亦有足多者焉。

心師竹齋章牘存稿三卷　光緒丁丑年刊本

清楊樹秀撰。樹秀號聰亭，江西新建縣人，嘉慶甲戌進士，授編修，官至安徽巡撫，調湖北巡撫。事具清史本傳。樹秀歷封疆近三十年，甚著名績。是集為其子姚若所編，首奏議，附以詳要札諭等函牘文，具見其在官情狀，於理財、振荒諸政，皆實事求是之良規，於其當時者，頗為精到，尤多時務，使人由斷。丁錢以樹秀復勘大江，為設險周防之策，甚得宣宗之嘉獎。及和議成後，於上游力防要四事：一保地勢，以緩寇鋒；一設虎捕，以固七江；一用奇兵以擾敵勢；一備船筏以待圍繞。人多言之皆龍可令，具存集中，足見其謀畫之大略焉。

于肅愍公奏議十卷 明萬曆二十年杭州刻本

明于謙撰。謙字廷益，號節庵，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事具見明史本傳。土木之變，英宗北狩，景帝攝位，力持順復辟，石亨、徐有貞等坐謙以迎立外藩之罪，冤死。三□至□□景帝御位，其子冕始自戍所顧被召，冤故□贈謚，乃述其行狀，撰其奏議，以冤于天下。冕御乃表請時溫陽書之家為之正論，詩亦嘆□中未就，□序刻者謙諡肅愍，萬曆時以為忠肅，是編於書無□，乃成化之初謙子冕共奏議十卷，卷一至卷六為北伐、南征什行三類，謙當國內無君，擅專兵轉之時，所持大計，射然在安，任大遺艱，計有不可及者。按軍書交午，一日或上四五疏，一疏亦數千言，世不容細摭詳，算其世後之策，固史所以有限，間疏遺軼要號，今十北伐兩卷中具瞭其惟擇，殆非依上說，其可比南征什行二類，則論南方由禮，及兵部什事，與凡山川道路之險、郡縣兵糧芻之宜，亦

皆的然如指掌。明人有以奏牘書頌詳朱不逮陸宣公為疵者，試讀□乎謙書矣。

論之

水澄雲在館奏議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宋晉撰。晉字錫蕃，號雪帆，溧陽人。道光乙
辰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事見清史本傳。
咸豐以元太平軍亂作，東南靡爛，勢迫京師。晉
方由宗丞擢工部侍郎，值時局之壞由于用
將非其人，信明賞罰，嚴辨正之別，
以進退人材，尤以先赭君德，不遏民情，冒覺諸言。
時中興名臣多受其薦，又請合數省之
師，以清逆之兵，寬投首以解散脅從，一舉長圍
以剿賊，飭直隸各省通商，以清漢于險要
以守之計。蓋其揣悉形勢，深中竅要，時
清之號平定世稱，借賴湘淮諸將，功
上而晉之條策于廟堂之上，其功尤不可
揜。是編所錄為奏論，[illegible]並書[illegible]又當時所
條陳中外者，伸以論奏情，救其弊，嚴
頌徽，皆出仁者之言。晉以廉正立事
本末，故不用于時，位不竟其志，否則所設施
措置，當更有可觀者也。

御製大誥 明洪武年刊本

明太祖[illegible]高皇帝御製。凡四[illegible]卷，曰正續
三編，曰大誥武臣一編。[illegible]名編，始自序。正
編謂官吏承胡元之敝，多習于貪墨，故列犯
誥事以示之，凡七十四條。次編謂下臣溺于貪，殷不務顧候
不敘，若復條列誥。大誥三編以為猶有怙惡
者，故申命之。誥武臣一編則專對位武者言
曰。編中多引實事，而少大綱，近于則例
體。其中有無甚罪狀而遽極刑，[illegible]有如
不用脫而遽置重闢之案例甚多，[illegible]於古
祖精君以鞭撻，逞此良能，而備[illegible]安除但通
意情也。開國之君，亦自難于守[illegible]之主也。
[illegible]諸誥之白多不通適，書實出[illegible]太
祖之自手，非儒詞臣握刀者。告武臣一篇以
武臣多不識字，全用白話，轉見其情暢達
至於三書流傳甚希，亦足取資焉。

敬修堂釣業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明張煌言撰。煌言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舉人。清兵下江南，從監國魯王于天台，累官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兵敗入海，卒被執遇難，事具清史本傳。是卷為奏稿十五篇、上魯王啟三篇、致鄭成功及鄭經書各一篇，又北征紀略一篇，寄其算略小國粹學會宣統年所刊行蒼水詩文集中，影印之手稿相類，當係原稿，現歸北平圖書館收藏。惟該館編目未及細審，誤以著者為查伊璜，蓋緣伊璜字敬修故也。今以本書中所論述事，及所言有玄著之自稱者，定為煌言。蓋煌言遺著為清廷所禁燬，所存無幾，國粹學會所刊，多合數本而成，此冊今此冊所收之奏稿，多出原刊十五篇，以是王兩啟，更懷之瑰珍矣。卷首有自敘，敘行文，此函若非如，自乙酉九月至明年首，約三十餘上，論處海事，僅存十四篇，

至當日以為空言，至此日以為讖語，不知千載後當作一古謠看，四其意蓋（原文……）而為乎非時之鳴。前此更有無書五六百字，以擬於上諸公，並不中聽，為魯監國撰檄，為田氏撰一八武之悲歌，言乎，該中述其嘉境之艱，諸篇記語，所述手閒鳴，倘糟謁蹶，乞借世斯，而當日言而作者，但為兩字概括之苗一腔忠憤耳，紙上，令人讀之，其尤悅痛者，言自上句此臣易求，忠勛不盡一身之報事，中興又不則二百七十四年神京所筐祝，惜乎明末諸臣，曾無一足語此者。

趙忠定奏議四卷 清宣統二年葉氏觀古堂刊

宋趙汝愚撰。汝愚字子直，宋宗室。擢進士第一，紹熙初，召為吏部尚書，除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不得執喪，汝愚遣韓侂胄以內禪意請于憲聖太后，奉立嘉王即位。命朱子並侍經筵，遂收召士君子，及外貶，進右丞相，以侂胄怨之，章疏交攻，貶死。事蹟具宋史本傳。汝愚所著有詩文集、太祖實錄舉要及類諸臣奏議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有汝愚奏議十五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及明文淵閣書目均有著錄，自後則官私簿錄，罕見其目，其書蓋亡于明清之際。是編乃清末長沙葉德輝從明黃淮、楊士奇所編之歷代名臣奏議中摘抄，以意排比，附按語鉤考其時，於得其建言之先後，亦可當鼎窺[illegible]豹言也。忠定經國忠誠，及排某某之[illegible]，讀者時能任大任，成福不為[illegible]，中興之業或者可期，乃[illegible]之偽學之禁，遂以開

邊隙，驕武致大兵之結，不復再振。君子小人消長之會，若由有天焉，讀者積不勝其感慨係之矣。

毛尚書奏疏十六卷 宣統二年家刻本

清毛鴻賓撰。鴻賓字寅菴，一字菊隱，山東歷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歷官至兩廣總督。事見清史本傳。是集為其子承輯，分六冊，存其奏者為有十六卷，分諫垣存稿，則為御史時所上者也；團練存稿，則大學士與咸豐特命其回籍辦理時所上者也；撫湘、督粵二疏，係遷撫之後，雖以類分，亦依年月為先後。督粵存卷，多多以郭嵩燾會銜郎奏疏查覆，並毛以督臣主稿，郭知以撫臣會奏，據郭自注刪其手定，鴻賓小異同請●因事甚決從，為御史時●●直聲，當其手初起時，論大局形勢，及勦捻將帥又聯籌諸如林翼，諸謂二百年來第一等奏疏，因舊評謂亦謂皆切中事理，關係天下安危。今觀全書，除●●國事一○外，剿撫者政外，餘●●皆言兵事，史稱鴻賓當時漫吏盼卹之習氣，以團事為先，因諸中興將帥之九十●克奏膚功

者，當時督撫諸臣，輔翼之功不鮮，鴻賓疏稿意見其謀猷勤慎，及督粵後，合諸臣之破，諸合堵諸●之賊於南贛，尤為竟全功之大計，其疏人才，並具知人之鑒，如左宗棠、張亮基、丁寶楨、郭嵩燾，皆其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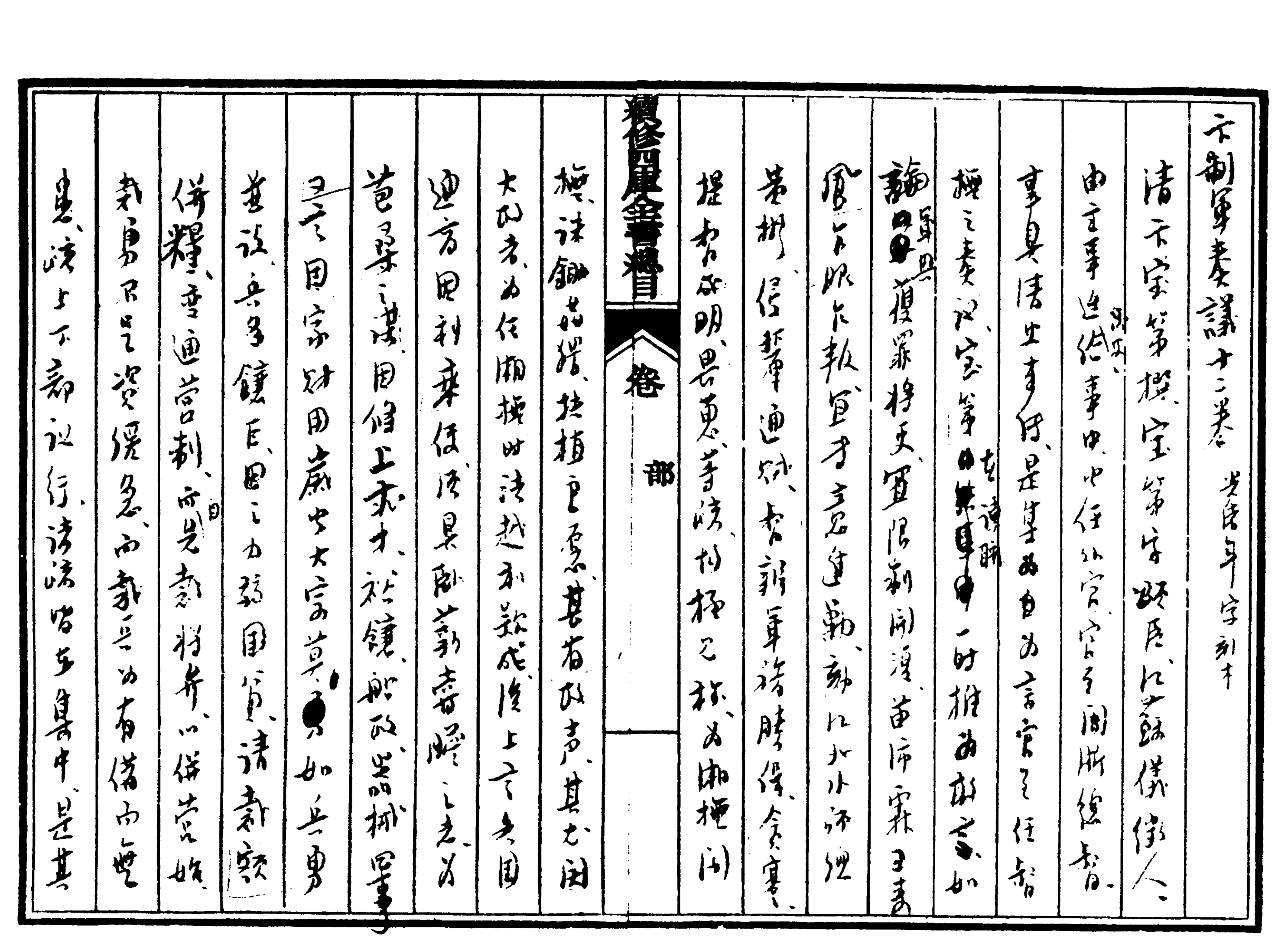
陸文節公奏議五卷　民國十二年古陵盧氏刊本

清陸建瀛撰。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陽人。之色目之後，由道光二年進士授庶吉士，編修，官至兩江總督。事見清史本傳。建瀛當太平天國起仿時，自兩江督，調度全方，頗受時詬，或謂其弱，或謂其突之敗者。薛福成書陸陽陸帥失陷江寧事，頗為平實之作。是編為奏議之本，多言河漕鹽事，皆清朝所謂三大政也。建瀛于漕務主平均，于鹽務、鈔法、淮綱尤以都中貴人，而實在改海運為陸運，海之始見諸行者。于鹽則淮北票鹽之法行于淮北者，推論於淮南，于河務則核實工程，杜隄等不肖之官吏一切前此所謂圓何次[illegible]士要者之所為，諸疏具於請而又蒐實中辯，而見之於政也。當時多謂[illegible]建瀛以書生自安官，少經戎機之略，所謂漕鹽著績，於治洪楊之事又不足道，而論者更責嬉建瀛之鷺高遠，而坐視其敗而及其

敗，長江隄而兵燹自後湘軍北迎讓中興，彌帥其中行伍，野由京兵外而者，是建瀛一身所係甚大，甚矣，薛記謂鬍眉趙時建瀛始自用，曹上願守四蓮，意詭稱日可平，以是之言始合其舍河漕等政而才節鈔，集中未見是疏，或從其策略機宜矣。

撫滇奏議四卷 清光緒十九年江夏家刻本

清張凱嵩撰。凱嵩字雨卿，江夏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雲南巡撫。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爲其在滇撫時所上，多中肯文字。如剿匪善後、撥兵及其細事實情形等，無關要旨者，更於敦高以爲全礦爲外人所覬覦，奏請招商集資合辦，設局蒐羅創辦。集中言多言礦事，如雲南自辦礦之理由，[illegible]。據湖北通志，張凱嵩有奏議二十八卷，而是集僅四卷，當僅爲撫滇時之奏稿，尚有未刻者也。



卞制軍奏議十二卷 光緒年家刻本

清卞寶第撰。寶第字頌臣，江蘇儀徵人。由主事遷給事中，任外官，官至閩浙總督。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爲其自爲言官至任督撫之奏議。寶第[illegible]一時推爲敢言。如論[illegible]蒐羅積弊，宜限制開濬，黃河霖主奏，宦官非仗，執宜予嚴懲，辦江北外帑經費，撥通賦，奏請等語，請[illegible]寒，提督明、昌惠等請撫之林，爲湘撫開撫，誅鋤莠猾，扶植良懦，甚有政聲。其尤困大政者，爲任湘撫時請越歸款，成陵上言無困通方因利乘便，係具既蕃籌辦之意，爲苗疆之謀，因修工木，於鎮、船政、出品械等是，因宗財用嚴出大宗冀，如兵勇並設，兵多鎮臣，因之力弱，因實請裁撤併糧，變通營制，而是裁將弁以保營伍，裁勇兵足資援急，而裁兵以有備而無患。讀上下諸議行，諸疏皆在集中，是其

特要者也。

祝大宗伯疏稿不分卷 光緒五年刻本

清祝慶蕃撰。慶蕃字晉蕃，一字蔚晴，河南固始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是書為其歷官所上之條陳，凡十二篇，內廣會館、詳考孟子廣言諸條、訓練兵丁等篇、多言遇變、保固城池、防弊則 (圖見) 之言，出自其人之身親歷，士民彈心積慮者。是書意在有備無患，備之得人，非但嗟之，空話而已也。其論厲臣在上下之請，謂以人主之好惡為轉移者，其論不得其人而無其事，不足以此事，法在先論得人。有經世之學，必先自立，然後自可信行，其所論之由法，原其本，因其時，以求其益。論實為經濟之士夫之上，其先時能是諸法為度支之用 (因) 所論，此書論其鈔法，並錢法，信銀者，要利於錢者，其事精錢，使錢法之舉，乃全能並行，(策)而足供民食貨者，所冀于政也。

歷代名臣奏議選 三十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諸承恩輯。承恩字儒治，一字有庵。

案歷代名臣奏議，明楊士奇、黃淮奉

敕編輯者三百五十卷，四庫有著錄，謂其

其名目太繁，臣代先後以上古以迄之文，盡目

為奏議，可謂無出輯。自謂之猶前輯之未備，

因博採史傳、原疏、名臣集等，變其義例，而

為之，又復臣劃以類，而以時代之先後為次

序，復論楊選後來所收之明臣奏議四卷，又

三十卷，其取捨之間，以有關於古今治體者

為主，其研詞藻摛麗無當大政

者，又略焉，加以批點，以醒眉目，斷自西漢，

蓋以奏議以前多的以對問之體，而散見於傳付於

體例為不合，而歷代名臣子孫述者

真，是編精於論者而以四庫提要所稱崇者自

漢以後，政體之備，典制諸等之史，所謂得其

之概，可以通鑑之通考者，然此之或有未盡，

而備中書載方國珍之淆亂，皆未見仰

真為熟之讀，詳淵自謂曰以其情周宗由真者孳

特存之，亦自違其體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撫粵條奏不分卷　清初刻本

清王來任撰。來任為康熙時廣東巡撫。康熙六年任于任，當順康之際，粵民遷界之後，田園家室，橫遭失業，流離飢餓，道路相望，兼之島寇未靖，寇亂相尋，舊鎮專主之制侵，未能照伸抽之墾，粵省義不堪命。來任上東，即請還賑濟，豁復陳六事，以蘇民困。此及傳播之時，能以民事為言，條奏附寫之數篇，可見其懷之手為斯也。是冊每篇多有重負編校，無可謂不慎矣。

原任通政司經歷司經歷王明德奏疏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

清王明德撰。共奏疏三篇，均為康熙六年正月十一日奉諭條陳言者。首奏大役累民之擾，請另許州縣徵集面敘，次言治水法未全備，宜為一勞永逸之計，三言督撫開墾甚重者，於本省出缺前議為滿末，奉旨之事為該部議奏，三則批有旨了。北平圖書館以明氏奏疏例內題為王通政奏疏，今仍其原題著錄之。

呂文節公奏稿二卷　清末懷福堂刻本

清呂賢基撰。賢基字鶴田，安徽旌德人。由翰林科道歷官工部侍郎。咸豐三年回籍辦團練，殉難，諡文節。是集爲其歷官[■]所上奏疏。蓋自粵匪以後，爭時政，其條陳于吏要務，言人不畏而重在[■]本固之道者，陳兵擇才節餉，于奏忠懇欺，蓋[■]之疵，挽[■]民[■]治之術，[■]尺知然，亦實[■]甚知已，爲當時所[■][■]倡，[■]勸其右所言見，其論以漕鎮八[■]之[■]臨[■]畏，稱爲新奇，于太平天國初起時設爲不次大舉遣將調兵，宜于任心推[illegible]勤，知竟以身殉之哉。

楊文敬公奏議八卷　清宣統三年四月家刻本

清楊士驤撰。士驤字蓮府，安徽泗州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宣統二年卒于任，諡文敬。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爲其奏議八卷，序[illegible]頗多，蓋爲山東巡撫及直隸總督時所上。其要撫任内以言河工者爲多，且要意于決口由是更利興修，爲近權之經，士驤奏請定歲工潮，實奏叙并其款如例，河決實嚴參，不得留工，[illegible]尺并其任律新，自是山東數年無河患。辛丑和約後，以遼實以尺拒財賂，[illegible]兵疾已[illegible]于時，其任直督，承吉吉凱之後，其凱練軍一事，款大多興革，士驤一切奉行，抗建言之多，請疏尺備集中，亦[■]以志付寫于卷首焉。

水西律諸□卷（□□刻本）

明沈漢撰。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至刑部給事中，事具明史夏良勝傳附傳。漢以正德十六年起官給事中，至嘉靖六年，以論□相之失，又以懷桂傳之勅，又下長吏，大臣不可辱，奸賊不可赦，毒藥殺人者論違奸狀，以仲郭武定侯振職自直於，受退故去官，是集奏疏三十四，皆正德以上所疏，曰畫初政，曰廣聖德，曰重朝政，曰終聽言，曰慎刑獄，曰朝伍老臣，曰振紀綱，曰崇先聖，曰存大體，曰甄正章奏，曰什勦，曰正國法，舉十二篇，皆切直爭國家要務，蓋猶于史傳書時大禮之議，喧曉朝野，漢是集特要一言救其七者，稱彼所追奏，則龍其較詳。桂所撰初成諸疏議曝之，從由明倫大典中渥又有三疏，均外他人連署者。是漢之□諫草見傳者，並此集所載有十五篇，亦足以闡其聲譽到矣。

工曹章奏不分卷（史料叢刊本）

羅振玉録。編纂官王無咎章奏舊編，順治三年五月初五日起，至十二月止，以何遷揚方興擢爲最多，出僕御史劉明偉次之。而何船糧糧關稅等，則尤當時之急務。蓋以漕船缺額，言題造行船，截留漕河，治將船之利，關抗關各稅者，無不立見施行。其旨順治五年問廣西北直蒲唐潘桂藩者在建昌，而何贖軽諸申亂美，於左雨湖□撥之利，又用兵以需，故儘量官船以此，又撥江陳錦議復舊制戰船，總督川廣羅陳錦請飭沿河撫鎮等官，凡楚之船不許私相收買，楚兵不許私相留隱，則皆爲西南各省戰備計也。又江南衛造明書皆以太監領之，爲害江南殿都甚大，至是工科給事中孫珀齡議請仍用道府，實爲革新之一，而歸于工部侍郎趙京仕題覆，則謂明制道府原有往覺衛造之任，無容更設，至監局各役，積弊諸今新設部臣以終釐剔，是則明以太監，清初則歸於部員，道府仍不過擁有虛名，雖珀齡之言，行而未行矣。工部尚書劉迪忠戴高啟心郎，設自天聰五年，至順治十五年始裁，故書尚有啟心郎之稱焉。

矩亭遺集不分卷 清末寫刻本

清吳日熙撰。日熙字矩亭，廣東番禺人。道光戊申進士，由庶吉士，歷任內官，御史科道，官至順天府府尹。著有碧山草堂詩文集，又有書奧義，皆未見傳。是集[illegible]名為遺集，實皆奏議書存之篇，為寫刻，每負[illegible]流行。所論皆道咸時朝野所見目之政事，如咪夷入廣州事，日新謂生長海濱，習知夷情，決其不足以成不勞，請罷持不攘之議論，而專設[illegible]雁[illegible]之[illegible]時大千大因舍田為未竟事，燭見，論鹽法謂宜與其以餉士大夫之參，以清餉而制錢[illegible]則多[illegible]時人[illegible]位，如論天主教教禁之懈，其誘人如何[illegible]華皆當時章奏中所屢見之問題也。

潘文勤公奏疏不分卷 清末黑口刻本

清潘祖蔭撰。祖蔭字伯寅，咸豐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勤。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為奏疏一卷，擇其所言之事，關係實學[illegible]七月大理寺少卿，光緒寺仰時所上者，[illegible]中所有事歷之事，外受英法聯侵，國步艱難，祖蔭疏言於時[illegible]，要在[illegible]命，收人心，明軍法，一兵權，飭吏治等事，應案為會文[illegible]，勵，累不[illegible]，祖蔭請[illegible]時，嘗枚且察其所得，乃求[illegible]錄一等，又英法聯軍圍[illegible]都，[illegible]將北行，祖蔭連上三疏諫阻，又複東[illegible]求直言，首陳好惡，上勤聖學，求人才，整軍務，利倉儲四事，並請免四路民田[illegible]糧，以[illegible]民生，快[illegible]以紓民力，廣中額以收士心，又先後[illegible]震勃請，集中所存者是見其有古大臣之風也。惟史傳所載，祖蔭為有[illegible]為者如[illegible]許[illegible]

子村園、後世人為為工部為書時未可讀因

尸諫與稗官之詞、清中又建儲葬訓說、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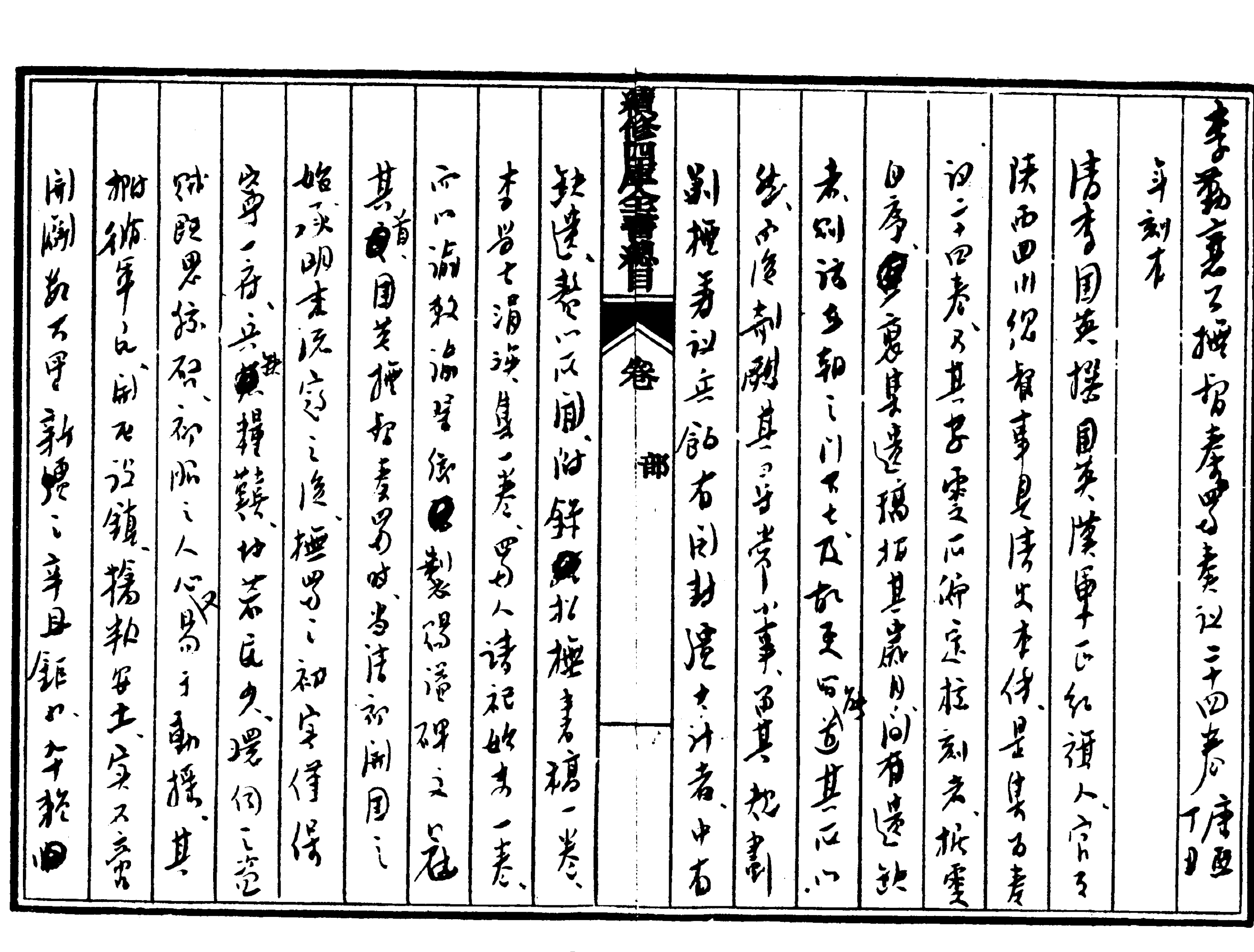
中外交涉紛爭時、勇善後、借外兵同治刻

饑饉荒、均未收入、甚[illegible]同治三年以[illegible]

[illegible]前者也

是集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忠毅公撫秦奏議二十四卷 康熙丁丑

年刻本

清李國英撰。國英，廣寧正紅旗人，官至

陝西四川總督，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為奏

議二十四卷，又其子雯所編定校刻者。據雯

自序，[illegible]裒集遺稿，拈其最有遺缺

者，別為多知之門下士乃敘其所以

然，而後刻輯其當事，而其規劃

剿撫勇議兵餉者，封疆大計者。中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鉄遠卷以及前，附錄[illegible]於撫書稿一卷，

李當七涓族集一卷，蜀士人請祀始末一卷，

而以諭教論旨像[illegible]製碣道碑文之後。

其首[illegible]國英撫秦蜀時，當清初開國之

始，承明末流寇之後，撫蜀之初，字僅保

寧一府，兵無擇糧，均若民久，還倒之兵，

歸附之人心易于動搖，其

撫循軍民，剛柔設鎮，墾荒安土，實不之

開創艱難，新境之辛且劇也，今于[illegible]

世祖聖祖垂佑之恩，信從之誠，積二十年
在西土[illegible]，今歸習此業，敗者歸之清室。凡
其設施布置，具在集中，不可以尋常
都護遷臣之陳奏等目而視也。

入告編四卷 清刻本

清張惟赤撰。惟赤號螺浮，官至給事中。
是集為奏疏凡四種，四卷，首三編為其所自
刻，而遺篇則經其子楠輯為一篇，又存目一
篇者也。惟赤以直節敢言，受知於世祖。濟溥
序之，稱其不近名，不修怨。今觀其疏，如仲勸
[illegible]臣工、杜陳奏、禁雲客行，亦清初
開事頗可參見。康熙初，議修明史時，顧命輔臣
整飭等事取，惟赤以上疏請皇上親總萬
幾，出於獨斷，副使尤足見其勁亮。康熙親
政以後，大名祖科給事中，是為丁先生三編，又丁量
守制寅七，再起，任刑科科，旋卒。遺文一篇，故謂無
印，最後所上者也。

明臣奏疏 殘存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殘存四冊，前無書名，只存為明臣奏疏，據北平圖書館目，冊中存者為四卷至兩卷，為四卷為東宮疏，為五卷則為宗藩議政。備三疏，均為萬曆時所上者。東宮疏即為建儲之爭論，宗藩則多神宗皇后無子，而意在新貴妃子，乃以長子並立為三王，命王錫爵擬旨，臣爭者甚眾，錫爵亦惜子以論所以其說，當時清者略得輯要，其明實錄，兩諸臣言論之始末，于此為詳，神宗情意之情亦躍躍于紙上中也。宗藩一疏，則餘論宗藩一面使之民，前後進對臣對之歷，紙對疏為為播州土司楊應龍叛時之定論，或備別言兵事，原合書為前後奏疏，又萬曆一朝之奏議，惜未獲觀其全，一翻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此堂稿 十卷 清初刻本

清魏際瑞撰。際瑞初名祥，字善伯，又字東房，寧都人。諸生。補弟子員，為郡守所沮，遂以名隸人，為寧都附貢生，清初依范承謨浙閩之幕。事見清史本傳。此集收其在范幕時代承謨所擬之文，為素題奏摺等公牘之文，凡十卷。際瑞弟兄三人，禧以文雄，是集蓋亦刻意為之者。其弟禧叙謂伯兄于陽明別錄之文，元王惲諸疏凡臣奏事疏札之疏，尤為精密，於三至，雖聯人臣之上，世人罕到，而文章雄肆雅麗，則又漢、宋以來大人所不逮。其他助健周切，使言無餘意，筆無遺言，則東房所作時，又每述之，是集無一語之不詳說，問有東房自撰，皆疏文主論者，而說其內容，可以見清初南定中原，凡浙一帶之吏治情形，民生習俗，及滇漢回人，初相處之形狀，所論浙人之風俗，語甚詳，亦

可與前記已多年室傳所錄者相參照也

李贊元奏議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清李贊元撰。贊元字望□，山東□陽人。是集為其順治十七年任鹽察御史也，祇兩淮鹽課時所上，專論鹽政者。贊元之謂鹽務之積弊由於下引等款：一曰行割沒，一引□目日增，一淮北餘引，一欠年額引，一報收倍價，一積屢私販，一三十鹽綱之積弊，一官引之弊，一臨守不奉之消乏力，一急制又前，一移制之起不前，一言貴宜禁革之。諸疏間見於鹽法志。蓋自贊元巡鹺之後，兩淮鹽政煥然一新，曰隆陶謝等以治鹽著稱者奉贊元之為圭臬，是集蓋宋元清代鹽政者所以不取材者也。其中兼論數錢糧及倚餉兵餉各附於鹽課，兵餉之用全遂，則以當時平西王吳三桂方追明桂王於緬甸，故軍需急如星火也。

信心齋詩稿四卷 清道光七年重刊本

清李贊之撰。贊之一名若李贊之，秦詔，已著錄。是集乃道光七年其七世孫其書所重刊，內容甚有不同。分括贊之、四美、尸垣、列憲、九哲、插九勢、[illegible]。插贊者，贊之秀奉命以前所撰詩之作也。四美者，則自以祀兩淮鹽務時之奏稿，以較李贊之奏記本，則尚為簡略。尸垣乃再入為給事中時所上，仍多言鹽法者。並附之集詩集，名以信心齋者，以奉命巡視淮鹽時，自謂惟此心可自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宮侍御奏議 清初刻本

清宮夢仁撰。夢仁字定菴，康熙庚戌[illegible]，揚南泰州人，官至貴州道監察御史。是集係其子孫為書所藏，清初刻本，僅有一冊，為奏議陳滅特半，原奏或已不可考。奏議中所論，皆康熙間之名世鉅作，以備採擇，可歸(?)合刻者。奏中所餘惟奏議之本、陳但聞優論、表題、補、山西河工、河鹽運閱復，乃謂得小惠，夢仁在當時有直聲之名，其祖有名久，又聞漢疆論奏，並為夢仁所奬，係其所謂夢仁疏或以字請責，或見採擇，惜此身時聚之空，以傳損，奉讀其言論所采也。

張給諫奏疏不分卷 清刻本

清張鵬撰。鵬字摶萬，號南溟，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為其官刑科給事中時所上。史傳所謂諫院四年，章數十上，世祖倚留，勅居張某，後有建白，一無所私，皆不由沽名者也。鵬立言多持大體，未嘗元舉細故，集中如論謹年宜一律丁憂守制，明史條例三十餘年未定；令典宜詳修，以昭所憑；翰林宜一律升轉等，皆均較然可見施行，有關掌故者也。

南宮署牘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萬曆刻本

明沈㴶撰。㴶字銘縝，浙江烏程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定，事具明史本傳。是集共奏疏兩卷，其官南京禮部侍郎時所上，時利瑪竇入京，備其從王豐肅輩三技，龐迪我等在南京傳天主教，㴶上疏連參，遠夷謂傳京教會不宜令異教惑世，中國之所謂天主，乃一女子，妖言已極，龐迪我長於曆，欲刻石以存等等，皆不可信，史稱㴶素黜其言，並以附傳寫之二疏。實足表見西洋之化初來時，士大夫所抱之見解，亦足備考證者之參，諸人書行相映成趣者也。

心政錄五卷 清乾隆刻本

清雅爾哈善撰。雅爾哈善，蒙古鑲黃旗人，官至戶部侍郎。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為奏議三卷，附□以告示章牘二卷，皆其官江南巡撫時所作，江西蕭曾為之刊行者。雅爾哈善勤于民事，才於水利、社倉、賑災、勸墾等項，尤盡心諸者要據最繁，不知撙節，每患無策，輒施行無益，又改不為之謀補救也。其論營伍之廢弛、窳敝、溺職之搢紳、老兵、弱卒之類，故以[illegible]頗似等，可以想見日後中州之多亂，乞於而鼎盛之時，早伏其根源。因又徵其遠而有中竅之不少也。□所論史書所又能思視，是集刊于乾隆□六年，雅爾哈善任中，於六年以後，雅爾哈善之摺奏，未及見收也。

乾隆年奏摺稿 不分卷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清雅爾哈善撰。是編為鈔本零卷，無書名，亦不著作者，卷面題奏摺，又附名片二字于旁。今考其內容，為乾隆四年至七年任江南巡撫任上，因知為雅爾哈善（清）。案清史疆臣年表，乾隆四年至七年江南巡撫係雅爾哈善，實誤。雅爾哈善撰心政錄之著錄，是奏摺類之多也。備查，謝恩、密史、早潦、私恣、西瓜奏[illegible]，勸課雨、西瓜[illegible]、保人[illegible]、請撥時價收錢，[illegible]漕收清理刑獄及錢□數等，凡二十餘篇，蓋雅爾哈善摺奏之原底本也。

諸逆將等奏令辭廣東等語摺檔　不分卷　人文科學
研究所藏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共鈔本十冊，所鈔為奕山楊芳
隆文及祁𡎴伊里布、果亨額、齊慎諸人自道光
二十一年春季至二十二年冬季之奏摺及所奉
上諭，寄示等等。當鴉片戰爭之初期，道光命
琦善赴粵，本以英人特恨于林則徐而已。琦善
至粵，不事練兵，道光又不以時下諭，然
懿旨行動備打，以奕山楊芳等至粵，將一戰，楊
為[illegible]名將，奕則近支皇族，而奕以一介部非石[illegible]
之敵，等相精銳，工相當強，算律甚深，責也。
[illegible]君臣切之大敗，至其所奏，[illegible]言英人情詞
倨傲，唯英夷犯罪之求通商，待其斯等之甚切，乃
再犯之後，協定屈服，工不敢明奏，語中但言
英人求和，孰足令其反攻，仍傳見又敢勸讓
其諱飾之辭，[illegible]達一兩年，屢[illegible]上
下之上箱可歎。諸說多載，道光朝奏語
始末，間亦有新聞，其無關所附拜者目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並可供參考史事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樞垣奏稿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朱學錫撰。學錫字午橋，自號二知，江蘇儀徵人。乾隆時官至安徽巡撫，調任雲南巡撫。事具清史本傳。是集□奏疏凡十冊，不分卷，為北平圖書館所藏鈔本。書題為樞垣奏稿，無序跋，亦不著作者，□□□奏中銜姓裴，由安徽通志考知蓋為學錫。史傳稱其為巡撫，以民休息，請存之言□今觀集中諸疏，附奏快陳，盤不少，其農田水利等事，學錫盡心，可謂於興利人功修，水旱無患之時，於利害可為訓，今則將相度形勢留為寬舉，其建工程，用如消陽之說，秋種既畢，相以好事渡河，諸渠之北荒由于土瘠民貧，然以今日之民户耕可亦如林，亦足見其用心良苦，集中所行諸屬之奏議甚多皆經國典要者也。

劉文莊公奏議十卷 光緒戊申仁和刻本

清劉秉璋撰。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咸豐進士，初從李鴻章，復自領一軍，轉戰江浙□□□，勤平髮捻，所向有功。光緒間官至四川總督。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為其子體仁編次，首其附授者庶子及川督任內凡十卷。秉璋于光緒初以浙江巡撫事，尤能任江西巡撫一時所奏，清聲與以奏二十餘年，時局事歎，凡追思窮究之，詳於中者，以徽未能周及。又奏裁十萬，可以見其在川時，實與田諸事七年屯田清理，條則戚儒將本色。太平天定，如議禮，兵加餉，秉璋諸論，頗□丁生殖法，歲十年後餉又不足，宜以此款籌海軍，法外患，所見實為深遠，秉璋在川籌款，業自持平以斷，又如當時安定之說編制，新士悟之，雖亡于京以下以上去聽其辦理之疏，或具存集中，亦備觀焉。

滇黔奏議十卷 光緒十四年家刻本

清劉嶽昭撰。嶽昭字荩臣，湖南湘鄉人。隨曾國藩辦理團練，積軍功官至雲貴總督。事具清史本傳。嶽昭爲中興名將，轉戰數省，善用兵，是書爲奏疏十卷，多用兵方略，及戰功顛末者。乃其子鶚所輯，石柱刻，卷首有郭嵩燾序，謂其近似明譚襄敏。奏議蓋譚綸之稿，亦詳言戰事也，而謂嶽昭有不同者，所論之戰功、兵略，多具是書中。[illegible]嶽昭則立功最著乃在川陝，其得力擬奏事，[illegible]自滇黔始，而前此之韜略，未能因此集而付也。覽書以後，嶽昭墓志，可稱其在雲貴時對于叛亂，務用懷柔，不尚[illegible]芟夷，亦誅[illegible]有負固不悛，則搶擊之。集中[illegible]奏，亦足備徒以戰功見也。

朱都諫奏疏不分卷 清順治十八年刻本

清朱紹鳳撰。紹鳳字葛六，順治時官吏部都給事中，十八年以鄭成功勢盛，上疏言利害，中又陳撫剿事宜，條目詳明，爲建寧府門樾將，此都門乃刻其奏稿，鼎爲介譬。鼎業之序，稱其篤悲[illegible]之心，扶寒微之意，亦俾讀者因之生吏治惆悵之[illegible]。集中僅十數首之稹，如慎選大府乃之親，用人心儲人材，銷兵、澳粱、革弊，頗爲名言。而其論蕭韡宜振，清兵撫兵之甚，以爲三藩未叛前之先見，而規鞏作序時，未能爲之表章者也。

綸扉簡牘草三卷 明萬曆刊本

明許國撰。國字維楨，歙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檢討，官至禮部尚書入閣，事具明史本傳。此集餘二三四計三卷，而第四卷末篇亦不全。考笠澤堂書目錄，有綸扉奏草、續綸扉奏草二目，為福清葉向高撰，與此書名相似。此書首著撰輯人姓氏，今考所存三卷，始於萬曆十三年，終于十八年閏三月，据明史神宗本紀，張四維卒，許國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十八年九月許國致仕，則入閣年月與集中入閣謝恩疏合，則首卷即十一十二兩年也。又据許國本傳，稱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疏救，帝為霽威，受，是集第三卷有論救馬象乾疏，則此三卷確為許國所草者也。本傳稱國性木強，數與言者為難，於士論不附，然此簡草所載，如論救馬象乾李沂及歷次請册立論經筵各疏，皆不失大臣之度，沈德符野獲編論宰相進退，其自為小手上書之皆有札，至許新安王山陰積拂聖意，許以三疏，王以五疏，俱得請，所謂積拂聖意即謂國爭執册立事，史稱申時行以論劾者，國以爭執者，即謂此也。

綸扉奏草三十卷 明萬曆本

明葉向高撰。向高謚文忠，福建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事見明史本傳。向高事神宗八年，刊是書列在手告存字時，今總集中，請補閣臣，凡七十六上疏，乞休凡六十二上疏，而請福王之國，東宮開講亦十餘疏，可以知其艱矣。史稱向高入閣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而以入朝，于慎行已先卒，王既辭不出，李因人言亦杜門，以乃獨相，此在他人亦以當

可然舒憤言之時也。然是時神宗久不視朝，前閣臣沈鯉、沈一貫、朱賡，皆以人言去，章奏不下，各省空署不補，祖禮而言多不納，史又稱帝優厚公，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之二三而已。大神宗之于向高，恩禮不衰者，則在盡心直王曰乾一案，侍郎王曰乾[illegible]訐奏孔學等咒詛皇太子，辭連鄭貴妃、福王，神宗得奏，遽欲行事，日半日，此大案事，及得向高奏，大息曰：吾父子兄弟得全矣。事遂寢，而此奏不入奏草內，然向高不欲彰明其事故也，其餘則係合其類，補救之語，皆可于奏草見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請存檔一卷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鈔本

不著編纂人姓氏。按書明刑部檔案中所抄存者也。此檔爲請代王邦寧之贖書。檔請代王之封，在洪武三年。太祖以封其姪孫字謙者，傳襲至邦寧，以請還祿米金寶爲巡按御史徐南金所訐，故有此檔。惟考明史世宗紀二十七年只載此事。請以王本傳，則載嘉靖四年，代靈王薨，子恭王邦寧嗣。以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訐，責奪祿米，罪其官校。然此檔內，並未訐及徐南金，僅由護衞趙相供報冒支得銀，侵害良民，據之事請而已。而于邦寧之奏請本色祿米及金寶事，均未提及。故刑部奏指出又及邦寧，只將趙相林士榮等枷號發遣，又未涉及野獲編載慶王台浤屢伸于寘鐇，嘉靖四年又坐不法，降庶人，止給祿米三百石。又衆陽王祐櫬請四同民業以安貧宗。且有祿糧是各藩共于祿米不給。台浤有罪，尚給三百石。則邦寧之請給本色，未必即有邪心。徐南金竟以違法上訐，自膺南金之遇。至寶寶印寶，明令典載之甚詳，請以王于永樂間給銀印，宣德間改用金冶之，是則本傳，是仁宗時已許用金。邦寧即請金寶，亦不能指爲違背祖制。世宗初亦查勘時動議，有若果於王事有干礙，請姑從一併與實，藩臺以湯臺，是意在蔽屬，而議之人，或因此乃不皆盡言歟。

左侍御公奏疏一卷 清刊本

明左光先撰。光先為光斗之弟，安徽桐城人，天啓甲子舉人，後官御史，巡按浙江，崇禎時。僅有入告自矢一疏，凡二十餘疏，則皆按浙以後所上也。觀其懲貪婪廉疏、遵守學紀疏、舉劾有司疏、薦舉賢材摘材疏，皆孳孳于地方利弊，以及事之宜舉。及武備、惟勤寇、剿撫二疏，則所言小修書鄉紳之興，紀年所載異。光先疏內屢舉許都平日之謀，備著其反謀，蓋亦有素者。而於興化紀年則謂都之舉事為縣令姚斐文逼激所致，且推官陳子龍招撫已成議矣，而被郡紳姜應甲必欲殺都，於子龍受其不赦，紀其事曰：激變之舍今不諱，受降之功績不敘，剿戮平民，亂平數月，於騰檮不得寧。而三朝野紀、綏寇紀略各書所載亦略同，但光先亦非無事激切之人，大抵都之亂迹，為其左右所誤，而光先為經請地方計，不能不出於剿之一途，剿撫之際，旋即去任，新撫按無以善其後耳。明史本傳，亦謂都及東陽光先閉暨疾迫討平之，可為證也。

即欽擇要六卷 清末活字版本

不著編者人姓氏。僅光緒廿二年正月宮門抄、及奏摺上諭等，第一卷最要之奏摺，為御前大臣奕劻那彥圖等奏、正黃旗滿洲都統奏、董福祥奏、奕劻奏、賢，不知何人假託，請飭查明懲辦摺。第二卷最要之摺為劉樹堂奏精練軍兵前調出關，以用事變，撤回河南本省。第三卷最要者為鹿傳霖奏查明川省并無邪教滋事摺，第五卷之最要者則為北洋大臣王文韶奏協撥各省水災算撥款目摺，第六卷則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往德長江砲台添派官弁兵勇細數清冊摺，而宮門抄之最要者，則為十六日召見李中堂為出使事，戶部侍郎張蔭桓則一月之中召見三次。此皆一時政治有關者，蓋李鴻章出使，非僅外交之斟酌，而為國策之所存，讀以李之奏議可知，至于張侍郎之進見，則其時南洋合辦台灣新林事，而康有為實被隱攫鬱，而張亦欲藉康有為自重，故康有為之內結，蓋張為之引援也。觀翁文恭日記、傳宗康某，翁必推張，而王樹柟傳宗選書記王照言，不南海為張所最親，則張是月之屢蒙召對，實為戊戌變政之鈐鍵也。

崇禎朝記疏八卷 明刊本

明朱東觀輯。首卷記諭，計四十二道，二卷至八卷，則奏疏也，附有奏疏姓名，計倪元璐等八十人，自崇禎元年訖十七年。崇書首刊宣示魏忠賢罪狀諭，考明史及通鑑紀事本末均未載此諭，蓋懷宗失辞也，此諭于宣魏罪狀甚晰，而独于忠賢侵盜內庫傳國珍寶，責令盡數投設，且責七錢，未徹數忠賢十罪，曰并帝，曰蔑后，曰弄兵，曰無二祖列宗，曰剋削藩封，曰無聖，曰濫爵，曰邀邊功，曰傷民財，曰褻名器，而諭諭一及之，是無以正名也，此外則懷宗之朝要典諭，文華殿親政諭，撤回各鎮內監諭，嚴禁臣工結近侍諭，勉群臣共濟時艱諭，皆說理之善者，懷宗自言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皆亡國之臣，後世悲之，然懷宗病不知人，諸臣亦有非亡國之臣者，用之不專，則猜疑苛細之心當之，此輯所錄奏議，以錄名衛金景雄之據遼事情長疏，御史祁彪佳之備陳群情疏，刑部主事曹荃之求賢治之原疏，最中懷宗之病，蓋懷宗十七年中，閣臣五十易，其中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柄政，而文震孟、倪元璐等不能時退，此全之所謂殺杖，祁之所謂迎合揣摩，曹之所謂縱生諸者，谷應泰曰，始于宮鄰，成于金虜，懷宗之迹則然，誠篤論也。

皇朝寶訓四卷 明刊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卷端有礼部尚書大學士呂本等撰之識，稱有宣廟四卷，前應有會錄漫，載諸宗兼化其事，今輯其略，以關于武備、皇遼、治國政，選擇，華輯以要，蓋宣宗在位，明興已甚六十年，正當彰謝，並然有治平之象，史稱其英明睿略，克繩祖武，故為請輯其超卻剛手，採摭遺歷，指寇重巖，今觀其誤紀擒虜，勸勤以固本，諸可以固保圉，是若治謨之處因于北虜，而十以是亡其國，黃自此以後，書意遵判，修文振武，弱化，付燭正當，請諭有

雍正硃批諭旨不錄奏摺總目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鉛印本

不著撰輯人姓名。雍正十年，世宗命將歷年硃批奏摺分別選刊，頒賜廷臣，及世宗龍馭上賓，僅成數冊，至乾隆三年，高宗始訖其事，檢錄所已定者，刊而成編，共後所錄諸臣共二百二十三人，都一百一十二卷，當時奏摺散存故宮博物院檔庫，其名已之上，有標已錄奏摺者，即硃批諭旨中所垂收者，尚有不錄奏摺者，則為硃批諭旨之外之[illegible]摺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特編此目，按已上呈者，上摺者姓名，由寬標目，[illegible]臚列成書，以供治史者之稽，今觀目中以陳宏謀等之奏，及名諭中以年羹堯、胥靜等有關者，以及[illegible]各省陳報案件，可窺當時政治、社會情形者甚多，文獻館[illegible]者宜再擇專家為之標點刊布，以廣流傳也。

長陵詔勅　京師圖書館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以書陵詔勅同一格式，自出一人之手，載明成祖御撰之詔勅，自元年至是年，惟非全具，末又有獻陵詔勅，別為洪熙一朝之詔令，此書宜以書陵詔勅，并目有一總名，或以下者有仁陵之詔勅，已散佚也。所錄者多為典禮具文，於政治得失，鮮有可資考訂之益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昭代經濟言 明刻本

明陳子壯編。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以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明亡後，隨福王、永明王，授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兵敗被執，永明王贈番禺侯，謚文忠，事迹具明史本傳。子壯典試浙江時，嘗策刺璫忠賢削籍。及以禮部右侍郎時，流賊而犯皇陵，崇禎帝素服召對，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下罪己詔，因令舉居上言調揭，請錄著十二事。書為塞諤男言之士，其輯是書，采有明一代有關大計、採擬諸論，指有深意，故是書名為經濟言，以明黃訓所編名臣經濟錄，體例相似。然黃書采名臣奏議，而間附論說序跋之有關經世之文，惟黃書一人類聚，此則以人編次，人名之下，附具小傳，亦較黃書之詳。並附傳諸行狀、僻錄時事，以供知人論世之資者也。是書卷首已佚，今所見者為北平圖書館所藏明刻殘本，僅卷四之五，及卷七至十四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不知原本析為若干卷，及其有無序跋也。

明黃榜並附諭西夏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光緒間鈔本

不著輯撰人姓名，所錄者為光緒朝明黃榜稿，每年一冊，今存者五冊，自光緒元年至卅四年，並附諭夏，內光緒庚子辛丑戊申三年原不全，丁丑戊子丁酉乙巳丁未五年各缺一冊，經共一百五十六冊，合訂為三十四冊，惟二十七年一冊不滿，內中專錄京旗漢軍、蒙古及理藩院衆之有關書諭者事，各直省均不在其內，書中有關滿蒙文字之處，故各冊冊首均有某某謹譯，某某參校之題識，今歸北平圖書館收藏，

慈禧皇太后奉安上諭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宣統元年十月初十日原諭

清宣統皇帝撰，所諭者為慈禧皇太后奉安陵及祔廟之經過，文為滿漢合璧，式例則一同前此各宮之諭，首述太后之功德，繼為十月初四之時日，及普陀峪定陵之地勢，末則在事官員之加級，者明執事之稱旨，便出恩賚，蹕寓孤獨之賻養，官獻此不得葬之瘞埋，無關大旗，惟奉安事及兩側，乃有玉魚金盌，重出人間之說，聽此亦所以為以紛亂，

皇明疏鈔 明刻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北平圖書館所藏，殘存數卷。卷三十五、三十六為撰直類，二十九、四十為財用類，四十五至四十八禮儀類，五十一至五十二為武備類，五十四為邊防類。度其全書，卷帙當頗宏大，以每類奏疏頗繁多，其中所錄多為不經見之疏，其人無專集，或未見傳者，足資考訂。禮儀一門，集世宗時祧廟、孔廟、祀典、學宮祀之疏，甚完備。武備、邊防，亦多有關大政者也。

宣統三年上諭不分卷 原諭 人文科學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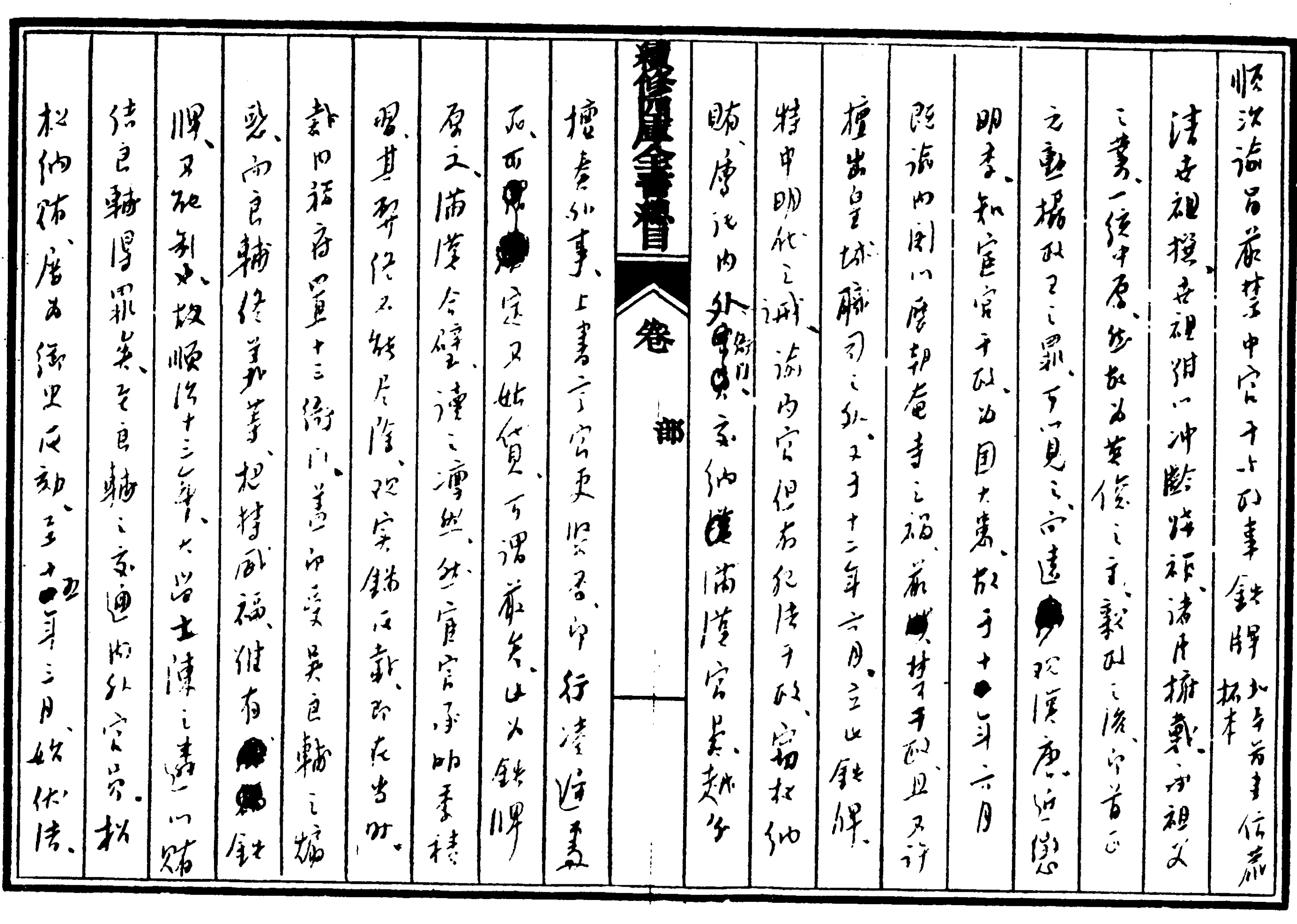
清宣統皇帝撰。首述有清歷代武功之盛，自太祖太宗龍興創業，以至乾嘉之威著恢廓，而以懷柔輯睦，喻道咸以降之中衰，前以摧陷，猶由列君偉造艱難，而方頗今日軍人之祖若父，尽瘁恥屈，尚以方方競進，非武莫揚，於特以六事訓諭軍人，曰宜尽忠節，守禮節，尚武勇，崇信義，尚樸素，尚廉恥。當時宣統帝親政，載灃王監國，而清廷國本已漸危殆，在上者亦有杌隉不安之覺，而軍隊紀律之腐惡，乃革命者事常以士兵為之事實，更為甚者，軍隊之遭整頓，在光緒季年，親貴有識者如良弼、鐵良等，曾思藉士官生以服漢人之北洋系，亦究未能由之而奠安大計，此諭所訓于軍人之名節，猶為數老生之常談，要之亦足清季當國者，倘懷前烈，以勝其

江河日下之嘆也。

劉光祿遺稿二卷 清光緒年刻本

清劉錫鴻撰。錫鴻字雲生，廣東番禺人。官至光祿寺正卿。是書為奏疏四篇，附書札五通。奏疏為論[illegible][illegible]請求洋務者，奏請目為革逆，記名撫我，又來去書，附勇力海防劃一章程，綜及火車之興利多害摺，並書同治初[illegible]政，曾為中興第一及文祥，在朝主持維新，曾國[illegible][illegible]、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在外省推行。[illegible]錫鴻曾奉命出使，請求制之礮之法，知有此之法，曾奏乞建其于砲台[illegible]法之之學為詳，居而言所中國不必用太大之砲，即小者可以供防禦，[illegible]備鎗亦不必求新式，[illegible]可備德國舊鎗不用者已足禦敵，足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時講求維新一般人心理，甘于落後，未有若是時所謂[illegible]近頑固之志，殊也。錫鴻力主火車不可行，亦然[illegible]以貴不足改制，不思[illegible]裝之國所用之意，而甚不笑者，則認為侵犯山川之神也。其書札係致李鴻章、丁日昌、及[illegible]郭嵩燾

專等者，多答諸人對于時務之詢問，其主旨所以為
今日之患不在外交，而在內政，■政對外人宜尸
之懷柔，而於共和之學說，■以書信內政，至于外人之
所長，皆本中國之舊業，固宗室太亂，又多隨
行政法之也。



順治諭旨嚴禁中官干政事鐵牌 北平前書信藏拓本
清世祖撰。世祖用以沖齡踐祚，諸王擁戴，其祖父
之業，一統中原，然故為英傑之主，親政之後，即首正
之動，據明季之弊，可以見之，而遠■於漢唐，宋之總
明季，知宦官干政為國大患，故于十■年六月
既諭內閣以歷朝庵寺之禍，嚴■禁干政，且又許
擅出皇城，職司之外，又于十二年六月立此鐵牌，
特申明祖宗之誡，諭內宮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
賄，屬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

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即行凌遲處
死，定不姑貸，可謂嚴矣。此次鐵牌
原文，滿漢合璧，讀之凜然。然宦官承明季積
習，其勢仍不能盡除，稽宗錫石齋，所在皆然。
新作諸衙置十三衙門，並即受吳良輔之煽
惑，而良輔仍等把持威福，但有■■鐵
牌，又犯刑法，故順治十八年，大學士陳之遴以賄
結良輔得罪，案良輔之交通內外官員，招
權納賄，屢為御史所劾，至十五年三月，始伏法。

因下詔誡諭群臣，至十八年，遂詔數吳良輔之罪，
令罷十三衙門，其聲於世，鐵牌之設，又以行。
▇▇▇至▇其書中之遺▇守之論，尤▇為
帝后當奉行，然至者欽以世主者政，寵信太
監李蓮英、隆裕太后之寺人得時，詳此時未嘗
公然言事，而宮府之家通宮苑，仍諸寺於
大政國政，其禍不可謂不烈，縱有丁寶楨之殺
▇諭以彰安德海，究不能使李蓮英之不再
有，吾祖宗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明典章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本無書名，北平圖書館為定
今名，共二十冊，各卷首有吳王令旨之標題，蓋當
時太祖為吳王未稱帝，有詔▇制之稱，以太祖擬國
朝詔勅，當為原輯人之題其稱，而無統名，稱國朝
蓋明人所書，中錄自龍鳳二年至吳元年
之詔令，原輯者亦為當時之留心掌故者，內中
于建文時詔勅，並書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
蓋遵永樂之意，以建文為閏位也，所錄詔勅
亦不完備，如孝陵詔勅及長陵詔勅中所有而
無者甚多，然大事典制，概多已具有，明代
國初沿革之迹，史實之鉅，良可資證，諸實錄
正史但載其事，未有其詔諭之全文，而四庫所錄
明詔令，明詔制，每無傳本也。

育德堂外制五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寫鈔本

宋蔡幼學撰。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試禮部第一，官至兵部尚書，事具宋史本傳。史稱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宏，根本非閎教化之大、性情之正者，又述溫州經籍志稱其所著有春秋解、國朝編年政要、國朝實錄列傳舉要、皇朝宰輔拜罷錄、續百官公卿表、質疑、辨備忘、育德堂集、外制諸集，而淵集等皆佚，又見傳，而此書亦久失見。宋宰輔編年卷二十，載幼學於嘉定元年擬岩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及嘉定二年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使兩制，董惠取材于此。以直齋書錄解題稱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今此集名稱卷數均見目，今按其遺款錄楷，叢書內有黃蕘圃跋是集，謂爲五卷，目錄後有割補之痕，豈是書原得此書時，僅餘殘本，故劃去目錄，僅餘四卷，以符內容乎。每卷首尾皆有印記，可以考見是書曾經蔡氏本字及毛氏汲古閣收藏，而士禮居所刊汲古珍藏秘本書別本錄及溫州經籍志所謂宰輔編年所引數制，見本集第四卷，史彌遠第五卷，又有陳自強誥切，當是書在流傳所脫者也。

傅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馬端肅公奏議八卷 光緒二十年福州刻本

清馬新貽撰。新貽字穀三，菏澤人，道光進士，以知縣發浙江，積功至浙江巡撫，後官閩浙、兩江總督，為張汶祥所刺死，謚端敏，事具清史稿本傳。是集為奏議八卷，附諭祭文、碑文、及■■審問刺犯諭旨，為閩浙總督譚鍾麟刻于福州者。鍾麟其屬吏也。新貽為■撫，承洪楊亂後，百廢待興，諸務草創，上疏條陳六事，墾荒田，興水利，減徵錢，定營制，而以育人材、飭吏治為綱領，甚著政聲。及督兩江，於捻匪肅清，籌辦善後，整理關權，應付外夷，亦具■見幹才，而壹生財賦，事關曉暢，未展其才。諸奏具存集中。鍾麟所謂甚亂于思勰方殷之日，則將才難，苟治于亂生極敝之秋，吏才尤難，讀者可以自得之。而叙浙江之情況，更可以■見為言■■■（漢興地方）者所取材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明兩朝疏鈔二十卷 明刻本

明賈三近編。三近字石葵，嶧陽人，進士出身，官（大理寺卿）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管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集書面又題■為重校嘉隆疏鈔，蓋所錄者為嘉靖、隆慶二朝之奏議也。蓋■當時古今之疏，宋元以前有黃淮、楊士奇之■名臣奏議，而明臣之疏有黃訓之名臣經濟錄，及皇明疏輯，三近特輯嘉隆以來言路得聞諸臣之奏議，自謂嘗諸撰棕錄，名在方者，未錄而弗載者，稍為擷摭，外則求之私家，或得之兩曹君書，或得之書肆，長安直廬，或得之諸太史及户部同列錄，分為三十五（三十二類）以綱羅文獻，可謂該矣。是集之近刊■曾有天雄刊本，則在入萬曆時新安之疏，三近不甚多為禪說，蹇責或彈劾，歲報，或適負哲遇，或陳列文律，而工下嘉隆兩朝之名及相副，因為刪去，另增以後所獲，故有重校嘉隆疏鈔之稱也。

考讀詔敕一卷　京師方長館鈔本

明太祖撰，所載自洪武元年至三十一年，遺詔并不完全，以蠲免各省之田租之詔為多，蓋開國之初小民生息也。餘如求賢開科取士、封建之後、平雲南、撫西域、戒諭百官等，亦足見經制之始，惟皆不出紀所載，無所增益，未足以考一代之政令。京師圖書館傳鈔一本，今所見是，惟未載其所從鈔之來源也。

拳匪上諭（不分卷）　清朱排印本

佚名輯，蓋所錄為光緒庚子拳匪和團亂作之始，清廷所下上諭，以至辛丑訂定和約時為止，未附和約全文，每篇之前，以時以從文標題，並附有節錄者，蓋取其時清人在京師者所蒐輯，以為史料者也。卷首特附袁世凱時禁拳匪之上諭三道，論者于此頗有微意，以為如此邪教亂民，本不容于清室祖宗之法，而以彰昔欽之昏庸先德者歟。編中年月次序有顛倒先後處，如三忠見殺之諭，載于聯軍入津之後，豈修編次時未加精審之事也。

維新奏議二十卷　光緒壬寅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清王佑康選輯。核其内容，不免偏之處。查清自强奏議窗編中采録者相同，似書輯成于光緒二十八年。自謂自戊戌下令，事事肇醫，一陆而空，幽禁阻力，從惡從誠，歸動之寶。庚子之一無所，今之新政結果未能逆料，但測其胚胎，實由戊戌數年間之奏牘。維大本奏而不行，行而不力，而不能之理，以御之於生。故凡讀本奏者，惟于悅者，庸而存之，得是書，亦時置座右也。蓋德宗戊戌維新用康梁，銳意變法，積成政變，以至反動勢力加大，乃有庚子之亂。西狩迴蹕，太后亦又得又言新政，謂當除是工為肘于庚子之反動，當時又作講時務者此等章奏之刊行傳布，乃盛極一時，究之皆書生改頭換面，藉以牟利者也。至考欽于新政已不諱言，然于康梁之徒仍深致痛惡。乃于辛丑之日，變法詔解釋康等之變法為亂法而非變法。以自明。故此編變法維新，自係王某議選本中採未舉一及康等所論列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小各官薦律捐輸劄文一卷　清咸豐三年刻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共文件三篇。首為總理巡防事宜專命大將軍和碩惠親王，乃辦理巡防事宜王大臣，致直隸總督桂劄文一道。桂蓋桂良也。內容為僅桂專奏請寬籌孔急，戶部議令京外大小各官一律捐輸，惟未捐者亦不久，以准令一體捐助，庶不致紛紛擾攘，請以官階之大小分銅銀之多寡，八奏上交王大臣覆議。惠親王等覆奏請一體一律捐輸，因以劄文令于桂。後附桂之覆奏，及惠王等覆奏之文。清初嵩計，亦有贏餘，洎于嘉道之間，一再以禁止，再定田價，又以鴉片開禁，經費于以告絀，故[illegible]遂開捐輸之例，此其之數低卑窮初起時困拮之狀，尺牘無餘，足為談時朝廢支者之謹佑也。

袁世凱說帖不分卷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原本

民國袁世凱撰。民國成立，袁獲得臨時大總統之位，而正式總統之選舉，則遲至二年十月六日。時為以宣布約法利而就之，計未集其能之進，而國會議員中有先選總統，後定憲法之論爭，袁見于國會之日甚紛擾，乃以公民團示力，以迫國會，從而終之。是各省都督選舉位，正由是于國民之反論也，剩留者有同辭總統者辭及開之第之姓名[illegible]時正是為不法，內閣者，袁世凱述此事之經過，本思辯解以回之，不謂其乃令人疑讀于今國國民者，首為宣傳以揭露其道德，次則根思教，寓以開發智識本，以講求實業，而發生于其道，則為倫了外國之主明，以財力、兵以知識不可復存，中外峙祖之見，孫陳情遺國語之實錄，其前此特外人之所重，而倒，德國其實因言，太晚日本，以為道德之學，並德重國，殖產，次之則為忠信，篤敬，以弘個，惟望國民力行此四者，並德以法律並進。國其能復古以復國，此五者補助內容而材料，袁云尊重倫內上之於利以免好于外人也。所謂備德宗法之學，袁氏論欲以國民共守，豈不至善，然袁氏德此之反為叙于晚一大，皆其言，矛智自相，說家天下，視法蔑如弁髦，而所用之術，則專為威脅利誘，論者謂之二十年來人之才之鮮聯，小主人之鮮耻，莫不由之，而不非其時過甚，讀此說帖之文，譚告國民以道德法律者，試有嘆笑曾非之感矣。

洪憲告示不分卷　民國四年原本　北平圖書館藏

民國顛覆擾攘，袁世凱以民國總統僭復帝制，而其醞釀之形，乃由籌安會偽造民意，由參政令而以民請願，使為國民代表大會，其籌備處則暨也為之長，是當乃時勢已熟，洪憲改元之始，所示諸本為籌備處之文告也，而帳復帝制之理論，則緣之以文，首所謂天澤之分，為歷代所尊守，今時所以亂，在于君統斷絕，北方人恒，非行帝政不可，而以是惠於之于民者，當代口志之主張，以明袁之總統實為不得已，復未別無國國民以新之瑩基，隨指政之[illegible]，共為以康，一自條決定於政進行，必有以慰國民之望之精神，一切則關于國家之久安長治，不為一姓之安富尊榮，三、典禮方制繁文，以洗君主私權積弊，四、國事艱難，實行立憲精神之精神，並若何明以從新之御以宣發人之意。洪憲之事，固為鬧劇，而考附共和，甚者[illegible]然以革固及一般人于袁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過於信崇，實有其自然而然之原因。君則換以個神，好[illegible]之[illegible]靚觀，吾人之所疑也。是為雖寥寥之一紙，而[illegible]言及國體所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及其所持以號召求成之說者，然具備，不得[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徒關籌備處之傳單而輕忽之也。

諭旨錄十卷 清陳甘刻本

雍正十年四川智巫鍾琪、巡撫許容、布政司孔毓璞、按察司李元偉奉諭刊刻，自雍正元年起至九年止，凡關于國計民生者，恐士庶人等未盡週知，故特選一刊刻，並可分書，以行各屬，以備披覽。按是書本有硃批諭旨一書，則是當時摘選奉本，俾其乙覽奉有批諭者。其中有硃批，有密批，有墨批，于地方官及行軍賑濟各官，皆綜核名實，批而嘉獎。不特為清代前此之上諭，即本之歷代，又屬大詔令、皇明詔令等，皆遠遜其切實。前仰所刻，則此就了民生日用而言，以硃批諭旨，用意自為不同。然至宣初政，承聖祖六十年寬仁之後，其于官吏一矯之以嚴，于歷民則仍不改康熙之舊，故于倉庾及兩耗羨之虧，則更倍治罪，而於包攬錢糧、侵盜擔奪等，則分別減等，又諄諄告誡大吏，勿為同侵隱佔之鄉愿，可以見其為治之綱要。惟雍正元年正月諭內外大臣特康熙間一應硃批諭旨呈繳，不准存留抄寫，則有不畏嚴者助制、歷朝發存呈

繳者行諭旨之例。惟此次諭云：今若不收，倘日後有之徒，將所有皇考諭旨妄行指稱生事，並無證據，大有關于皇考之聖治。是此意非違成例，乃為防弊計，且其前部原留有退任官員情為一概收繳，退任官員何以能存諭旨。惟自此次追繳之後，各朝遂沿為成例，此亦一朝掌故之[illegible]也。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十二卷 清刊本

清陶模撰。模，秀水人，同治七年進士，入翰林，改庶吉士，散館授甘肅知縣，歷官陝甘總督，調兩廣，卒謚勤肅。事具清史稿本傳。有清同光之間，甘新形勢，迥非前比，蓋自曾紀澤力爭俄約，新疆迆境，與俄界有重要交涉，而左宗棠勘定回亂，漢回之心又時形不穩，且新疆當行政省，其擾外安內諸大端，皆待籌劃。模亦任新疆巡撫時，有坎巨提之亂，有克什米爾之亂，皆能據理折衝，然其籌備守禦，合高壽何邊備，實屬胡編修傳陳邊務各摺，均能守其在我者，而不因人爲俯仰。厥後新疆請立專祠，該省紳士言之甚詳。然其功在民不可沒者，若林則徐自定限又爲新疆民官十年，而清初之成龍、陸隴其等皆由牧令起家，故其於地方利病，均能親切，模始終不官即以翰林部曹，田沒人才而已爲。歿後，今日吾人明民事而已。其右有林則徐陝甘調兩廣，上各摺，大率十之八就民生述行之，本傳摘其從多重於邊務，乃奏請之類，此固模之遠猷，但以不嫌美于諸公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賀之貞公疏議不分卷 明鈔本

明賀仲軾撰。仲軾，獲嘉人，萬曆庚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兩寧副使。明史無傳，事見鎮江府志名宦傳。此書內分三案：一鎮江水衝詳文，爲天啟四年事；一論禁事宜詳文，爲崇禎八年事；一鎮江封鑄銅之事，爲天啟六年事。按府志於仲軾崇禎八年爲兩寧副使，爲總督劾罷，罷西彭兵備，未嘗於崇禎八年任世宜者，其云崇禎，正爲天啟四年，足正府志之誤。備兵武陵，爲崇禎七年，亦正合。仲軾于水衝論禁之案，頗有言，亦以封鑄案末，則有一段言於庫存解部者，既不失上官裕國之本念，而具存抵飼者亦顧到本驛自動之初心，惟是開鑄是已所助，而人心未然其議，致所前論擬詳並本利兼收，備於一帙，付之梓人，是原案之有利本，而後之案則不知付刊於何，府志又稱書自序於開，仲軾頗有[illegible]及先塋，題辟[illegible]閣戶，率宗人闔戶自縊，死之日大風，書且明，歷之事具於所著有春秋歸義二十二卷，亦大全合人姓氏錄，則載有兩宮鼎建記，今其書皆已佚。

甘肅奏疏四卷　明嘉靖刊本

明楊博撰。博有奏議，已見明史本傳。是書目均稱此書爲殘脫本，今存自二至五卷共四卷，然據奏議奏疏二十二卷內有甘肅奏疏一卷，僅十一篇，而此卷見存嘉靖刊本，則此十一篇恐即此四卷之首卷歟。乞總兵節宣督司之疏，倣甘大典有云，畢思權則有才青画司之疏，膠黏飾則有修渠屯田之疏，給其故則有通款之疏，衛等西域則爲嘉勤三處之疏，關隘守則有保圍清野之疏，惠士卒則有撥給糧食之疏，今核其十一篇內僅有查復屯田及制禦西番之疏，餘四疏均在此編內，則十一篇殆不止四卷相聯可見而知。至于十一篇何以竄入今疏內，且嘉靖本與萬曆本何以混爲一版，則無從詳考矣。讀史方輿紀要云：自古州以北明時常爲宿衛往之設重兵駐此，保障西陲，誠自古扞圍之地，廣輿記亦云：全鎮之地，凡四二千里，一綫通道，西控西域，南山叛羌，北撫強寇，秋抄懸重鎮，是則甘肅之地勢乃備險之衝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此書可以想見。而博蒞鎮之時，又值倭寇之氣酣盛張，而博從容籌劃，其所措置，皆萃于此疏草之內，誠西陲之要錄也。

史拾遺一卷　北大文科研究所藏鈔本

明楊宣秋撰。宣秋字義叔，號臨皐，廬陵人，大學士楊士奇之孫，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司副使，左江兵備道。所著有臨皐文集，于所著書目未收，四庫曾著錄，提要謂其於家典型，所作大抵和平典雅，奏議尤委曲盡致，其西山紀略、平播紀事等篇，于皇明亦多裨益云。此本即史拾遺一篇，有宣統三年羅究齋備考一跋，云自臨皐文集中錄出為別本，集目後著錄，即四庫著錄之底本也。跋中乃列其祖歷事三朝、遭際盛美之事蹟，以備史臣所採擇者。士奇自著三朝聖諭錄，已著錄，見睿勅遺事萬記書本，即自述恩遇之隆。宣秋上此疏多即根之，以揭其祖型中事細微之事，明史士奇本傳則未經採取，可供以掌故者之談助也。

周忠愍公奏議四卷　明刊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以知仁和縣有聲入為御史，事具明史本傳。天啟初年，客魏孔熾，宗建于客氏之出宮而復入，嚴疏劾之，又于夏旱上言四事，攻魏進忠，謂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其時忠賢尚名進忠，未改名也。大未谷應泰通鑑紀事本末載此疏書忠賢，似稍失之。明史本傳載宗建初入朝，其言事數十，東林相友，追首疏劾客氏，請議出此重之，蓋宗建最論客魏，其事在楊漣二十四大罪疏之前二年，于時客魏之寵方未固，羽翼尚未成，鄉令陳道亨葉台閣公疏，不徒于楊疏之後，而于宗建初劾之時，則光宗維量朕皆屬，尚或有幾微之諫，乃宗建之疏也。舉朝猶為宗建危，而竟無繼之者，遂令楊仲偏天之禍由此而始，而大聲錄、同志錄、點將錄皆復續起，捃摭宗建于三年之間，若叔文郎而宗疏所大下大勢，疏論邊事各疏，皆關有明全計，而主皆屬，今不能用，最後乃為孫欽程所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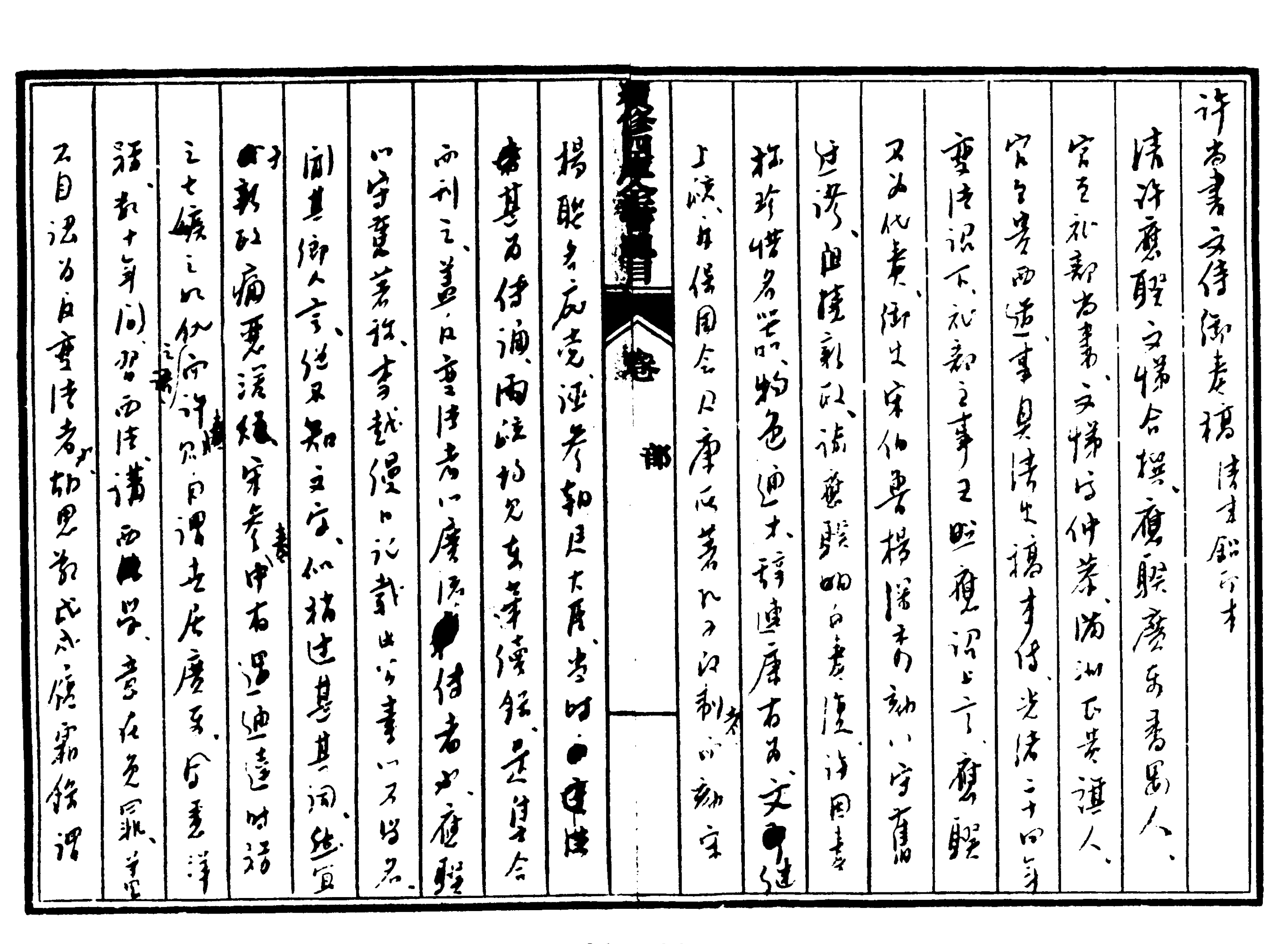
俱在，張廷玉為宗建傳云：先是時閹以言官宗建閹楊椒山竹書
為事大聲曰：何物楊公，大好死，彼書為在哉。
是宗建之樹立，出于天性矣。宗建宗忠間於追
謚忠毅。本有周秉玉奏疏請代以林某書補輯
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恭肅公奏疏 忠毅公奏議 三卷 清嘉慶年徐滿書室刊本

明周用周宗建撰。用謚恭肅，宗建謚忠毅。宗
建用之曾孫也。此三卷為其玄孫孫龍云。清嘉慶時
官安徽知縣所輯者。恭肅宏治十五年進士，歷官吏
部尚書，卒于位。忠毅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官御史，
以劾客魏，下獄拷斃。恭肅官南給事中時，諫
武宗迎烏斯藏活佛，又劾江西中官黎安罪，縱
華亭謂以身引而南。其所論列，俱出北台諫
上。有以其忠毅為御史，亦有若客魏之奸，卒以
是死。讀其疏者，先朝任直剛健其人，謂昌朝填，
然章言路清明，居傳偽從，故己之信賴，今乃有郭
鞏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於瑞之朝僵，乃借
言官以使，而言官之背勢，又借中涓而重，乃
嘆恭肅之獲全，及忠毅之不免，此數語不意
自為寫照。恭肅疏稿不全，明史本傳，于烏
斯藏等二事亦未載。其疏餘主于八例內秘拾待
蒐羅。宗建之疏，則開之搜訂本共今四卷，此編
合為二卷，但其中頗有增損，以陳遼事無疏，

皆未收入，可悲解禁網以崇禎本論焉。古易義
蒐之作，胡氏陳子靖見盛唐之理，忠毅則論書
史，胡氏論多指陳唐朝之衰，然忠毅之志節，實
開原于崇禎，而其學所以為祠堂祀，足以證
矣。



許尚書文侍御奏稿　清末鉛印本
清許應騤、文悌合撰。應騤，廣東番禺人，
官至禮部尚書。文悌字仲恭，滿洲正黃旗人，
官至貴西道。事具清史稿本傳。光緒二十四年
變法詔下，禮部主事王照應詔上言，應騤
不為代遞，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以守舊
迂謬、阻撓新政，詔應騤明白回奏，詳陳康有
為挾詐借名器，煽惑通大，請逮康有為，文悌遂
上疏，亦條陳康氏著作之謬，刺劾宋
楊聯名庇黨，誣參勤臣大臣，要時□建陳
其為傳誦，兩疏均見東華續錄，是時合
而刊之，蓋以重法者以廣德付者如應騤
以守舊著稱，李越縵日記載此奏書以不為君
開其御人言，然又知文字，仍稍述甚其詞，然宜
新政痛惡滋深，宋參中有遲延違詔
之七懷之以從命，許日謂去歲康有為，今素洋
諸數十年間，習西法講西學，意在見寵，幸望
不自認為反重法者，如思前此論霸術謂

粵中自陳澧朱次琦諸儒開門戶，有為猶出入其間，宗
與人殊，漢學者所不滿，及著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持
士夫輕長，粵人推手以首，即康也，粵人亦多知者
以評為最著，故凡為梁啟超之所推，康自訂年譜謂
指家時未經釋評，以為非所本紙，若其七書出來凡
應聘赴滬怨較，是評之日本並有私怨之故，屢
所對撰楊深秀傳，及著鴻書傳史紀事本末，均
謂其操初情太后手橫，間從者有門人擁弘方
書七千餘，敬用之以教太后，康摘錄敬業撰之甚
繁主始四句以激怒者，又不有為曲意承，既採其
意白，其在臺居中，賴福從直，右日在帝前詳其
新保國會，乃家產財所糾，或為有徵，今
從之奏中保國會，保國會重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語
實為當時滿人母后要語者之真意，無怪于剛毅所
謂，寧與外人，勿與家奴之語，許之兩院合利，因是見
其為忌疑之矣。

征邪教疏不分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館藏心室鈔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
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事見
清史稿本傳。書為嘉慶初年，川楚教匪猖獗，廣
堂所宣時，勢勞民工，所自思擇處，無一不求，
唐時觀計，時三年吉大考翰詹，亮吉乃上此疏，大
意分四目，一曰吏治，二修倡從，三事責守，四信
賞罰，當時人爭傳誦，以其切中時弊，致東華
錄所載，僅首王三槐供詞所謂官逼民反
亮吉此疏及和珅當國之積弊，亮吉之
言，或信而有徵，是疏未載于卷施閣詩文集，
據本傳及年譜叙是年事，初謂亮吉因教匪
上疏遣戍，實則亮吉上成親王書，投
丁部同僚上書不報，王著陳言時事，于福康
安之奢費及附和珅之人，皆有所指摘，未須有
康安奢費、祝融、稽安諸語，乃指其未聽，大不
敬之議，不去諫無誤，付諸法司明晰，正月宣辭
及此差當即當時傳鈔者，故單行一本，其

中詞句下諸字錄別者，旁附有異同，以謂點

者之苗裔不譜，□及韵者，除於加圈，樣亦照

廣，爲都者之歎，附卷末，詞字皆從延，以下句双，

自當作派，了□自古禁香聚，以漢之時爲晉時，爲一

句之下，□多出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諸

之米賊，宋之傳教、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

鴻儒、唐賽兒等類，載十□，而于文之爲是，当

係欽據原稿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宮保公奏議六卷 光緒七年六月□蘇□署刊本

清吳其濬撰。其濬字瀹齋，河南固始人。嘉慶

二十二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山西巡撫。

事具國史館列傳。是集爲奏議六卷，乃其

子承恩、洪恩所編，由侄子健以鉛印輯刊者也。首

附本傳及諭旨，卷一爲江西學政時所上，湖北方

之責，所言振興文教、整飭學政，次爲署湖廣

總督一卷，蓋以荷主知，特令查辦，所奏多據

直不阿，□因權授湖□南巡撫，是爲卷三、四

兩卷。時方整頓漕事，所陳奏者，以此居多。

且云，卷五爲湖撫雲南，卷六山西，川陝查銅

廠、辦滇鹽政、黃苗、土司苗者也。陸樹棠序

其書，謂其以文學取仕進，而能通達政體，

中窾要，爲封疆之良然，據其經奏記稿本

日久多散失，所存只此□侍□出於時，借以摭

能宜播者畫力執厥，請母書其名于册籍，

以令任其事子敷宣之疏，所以□□較要而本

存書又按陸總例書稿不錄外，亦錄其要

者、惜宮詹升轉謝稽徒後人首而考、亦次其一編、
別編次頒為六通各者也、

乾隆皇帝歸政上諭不分卷 北京人文科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清高宗御撰、滿漢文字合璧、鈔本、高宗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堪稱極盛、于時海宇晏清、民物熙皞、固有清一代之至盛、亦前史所罕覯、高宗昔臨宇之初、嘗焚香禱天、若得御極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聖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於乾隆六十年十月、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以禪位皇十五子嘉親王、以明年為嘉慶元年。因為此諭、首述所以傳位之故、次申言前此所以未嘗立儲之由、蓋以歷觀史冊、儲貳一建、其弊百端、而以之自成為為永遵之法者、繼論付位諸細節、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端、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蓋乾隆雖禪位于嘉慶、并非頤養南宮、優游無為、[illegible]特以其告之言、勢順屢行、以見諸躬、直至嘉慶四年、仍實理萬幾、蓋子之不傑如高宗之世、而今[illegible]雄才大略、實有不務、[illegible]康雍兩朝[illegible]次[illegible]嘉慶[illegible]於今賓事功、徒耆遠略、無備財用、以耗民隱、加以修[illegible]

觀、寵貪黷、均諸化中惡之薛朱、實萌于正詣
中自謝六十年間曇運麗洪、徽方五廓十全
紀績、至化朋學之精、於聯翩（讀者）不竟有滿足
拍損之嘆也

對揚休命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

又著撰輯人姓名、共兩冊、所錄為乾隆間之奏
稿、京內外均有、筆跡前後三種不一致、第一種
數篇均為謝恩賞賜文字、中有任直隸總督七
年以來之語、按清史稿督撫年表、當時任直督
至七年者、只有李衛一人、李既受恩寵、宜其
賜賚周數也、第二種多論河工各類事、有府庫
年一語、亦知乃係當時總河之高斌勤習以下
則什劄御史部費及智撫廣泉之奏、人只一
二屆、事亦無異、中間有硃筆圈點之處、並及標
注典故出處之釋文、當係當時為文案幕友
隨手鈔錄以作文式及條例之參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家奏議合鈔五卷 光緒癸未八月隨山館刊本

清汪瑔編選。瑔選輯者為林則徐、曾國藩、駱秉璋、胡林翼四家之章奏。選輯之旨，別自敘略云：文期于古，奏期于今。此四家一並合[illegible]鈔，錄以示門人之學為章奏者，又謂初非以四公之外無可取者，特以限于聞見，不能博擇，且非選定當世之文，故以四家為斷，即四家之作之工者亦不盡于此。是其選輯之初，並無成見，特漫錄隨鈔，以為之章之軌範耳。四家中或指見書，或於遺集，或稱奏稿，或概以標以奏議，其中章奏附片未標題者，則代為擬標，其篇幅太長之篇，間有刪節。四家原集具在，此實無足觀焉。

金川奏稿八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傳鈔本

清溫福撰。溫福滿洲鑲紅旗人，筆帖式出身，官至理藩院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集乃其當乾隆三十八年時奉命為定邊將軍征小金川時之奏稿，為鈔本，但四冊原編奏，以時事考之，蓋為[illegible]福初於乾隆二十年準回兩部之役，開拓二萬餘里，用兵五年，帑三千餘萬，而于兩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滿三萬戶，用兵亦五年，費具倍，並以其地扼險阻，碉堡守距歷，而每時多雨雪，而少晴和，士人又同要擊死，禎憑負固，切論者謂自雍正以來，未有鑿山開路，賦目難覩，及此役者。是集所奏，艱苦之狀，十九述之，亦可以想見。方略以溫福為大將，儒轄未諳軍事，無之竟謁，而日置酒高會，遂延失機，又不知兵備要隘，觀其奏中所言，揆度情形，安知謂剛愎自斷，又終久為其抱殊，其聽於滿假之章，卒以身殉，亦可哀已。

駐法請置便時政奏稿附甲辰年立憲條議 光緒二十四年排印本

孫寶琦撰。寶琦字慕韓，山東所州人，仕清光緒、宣統間，民國後亦任國務總理。是書乃光緒二十八年出駐法使時所上奏稿。自謂奉使以來，考求彼都之政術，旁證其得失，說行政、用人、理財、練兵四大綱，諸條貫見。仍政之要，曰定國憲，曰勸顧問，曰貢議事之員，曰改制度。用人之要，曰培養宗支，曰整飭學制，曰飭吏治，曰御官。練兵之要，曰兵部宜任轄天下兵權，曰重武員，曰改革裝，曰定軍樂。理財之要，曰驗鐵，曰銀行，曰鈔幣，曰捐稅。奏稿之後，附以上政務處王大臣書，條議立憲，要在仿傚英德日本之制度，並言當時值日俄戰爭，日本以三島之地，自強行立憲政治，國勢日振，致收勝大俄之利，中國數千年以為強國，收勝大俄之利之帝國，於是立憲之為強國救亡新潮，深入乎士大夫之腦中，以為一紙憲法，可振百萬雄兵，在戊戌時有非議變法立憲者，于此亦已戢口。至日俄和議告成，主張變革之議愈熾。思書尤為主張立憲，有啟發衣廣之言論。鼓吹憲政之上奏，亦在此時。書所議中心主旨，要乎救國於權利，對外亦不能不有所表示，故其文國力大臣以爭奏奪政治，將以預備立憲印此奏之效果。然□之憲實無誠意，□從立憲者不過以阻革命潮流之蔓延耳。

歷代名臣奏議集略四十卷 明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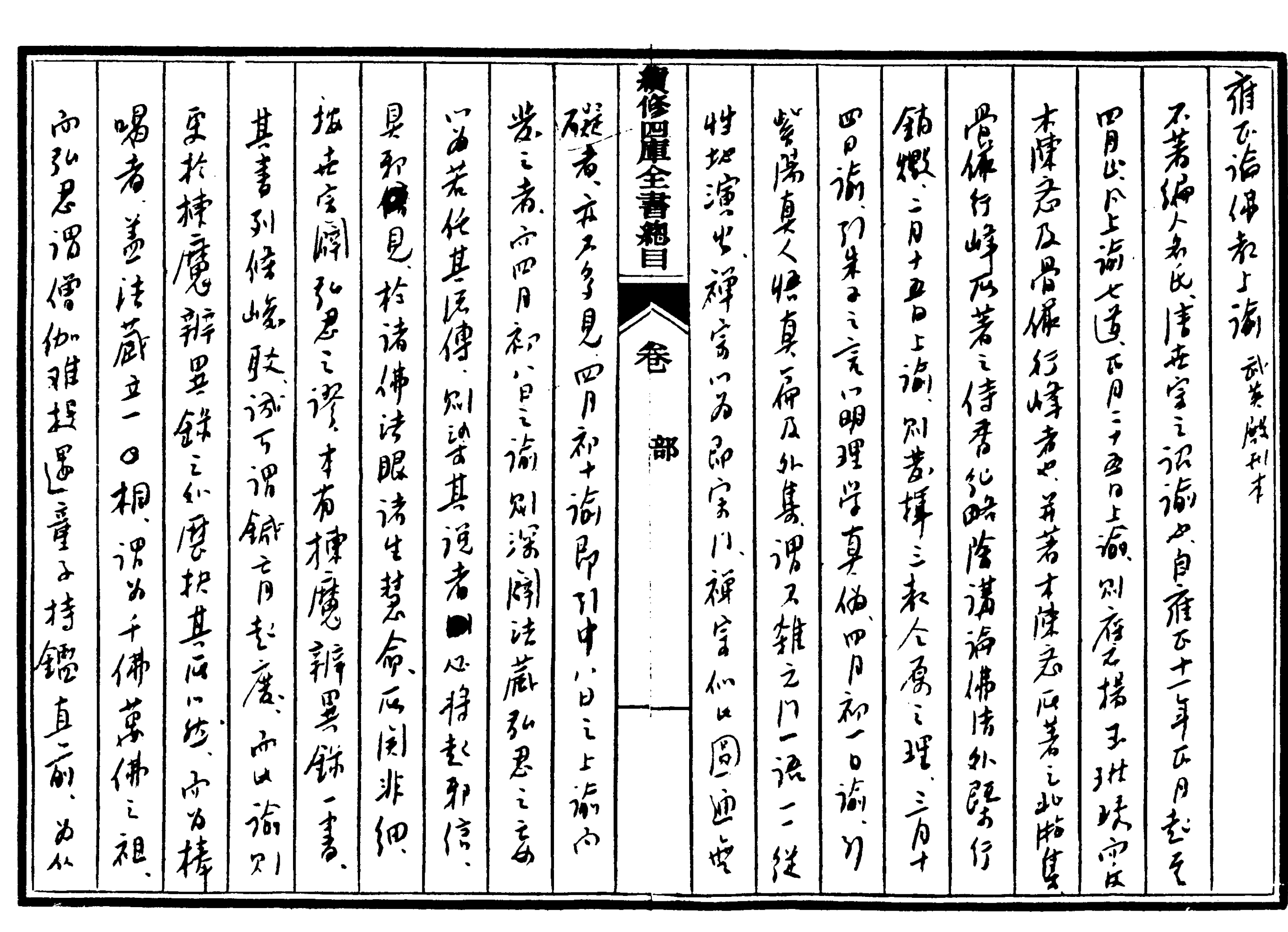
明歐陽一敬、魏時亮合編。一敬彭澤人，官兵部都給事中。時亮南昌人，官戶部都給事中。

所選輯自上古迄宋元，據黃堪序，謂歷代奏議舊本百卷，攝其要為四十卷。所謂舊本者，係黃淮楊士奇等所選之歷代名臣奏議，以其卷帙之相同，內容亦頗見從之，所取者不惟原書僅三百五十卷，非為百卷，即序者筆誤，即張傳亦錄，本亦為三百五十卷也。四庫提要謂黃楊之本有懷刑一門，張本無之，則本書出處，選一門，不知為陳所改移，抑為傳本互異。此本則合于明本，有陳選一門，然黃楊本六十四門，名目未免太繁，且分種之失當，一則咨問之語，意同之為奏議，此本則例其失，未更改易，所去者亦同于明陳，不采裁去，及精要也。

余肅敏公奏議一卷 明刊本

明余子俊撰。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事具明史本傳。是集為奏議一卷，題以巡撫類、總督類，無序目，當係殘存之本，尚有他類已佚也。名為類，題相銜接，無標題，觀標目為不便。中為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改移撫陝西時所上奏疏。名巡撫類，即其時奏疏，亦未全收。所巡撫類為有他奏，所入之他類也。其計處戎情一疏，論山陝災荒，供餉足又堪命，又早其計，總仍志未平，內有[illegible]又[illegible]識[illegible]約見日後該處之遠，因其中腹懷糧米草料之價，人工之數，往返川資之額，以和作擔，數字大中傳所載，後有又同，足資參證。史稱弘治元年，子俊上邊備七事，明史未詳，謂防，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陰謀，四曰屯兵，五曰選將，六曰守隘，七曰善後，且獻今昔之集中有是疏。核其內容，則為陝西巡撫時所上，當在成化十二年時。史傳日未詳及年，史傳所記又為他疏。以是疏姑誌之目也。論衛國事，亦為[illegible]副

僅讀水、事無在是年，所謂余以集者是也。



雍正諭佛教上諭　武英殿刊本

不著編人名氏，清世宗之訓諭也。自雍正十一年正月至乙卯四月止，凡上諭七道。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則序名播玉琳琇宣木陳忞及晉僧行峰者也。并著木陳忞所著之北遊集、晉僧行峰所著之侍香紀略，陰譏詆佛法，外假行銷燬。二月十五日上諭，則發揮三教合原之理。三月十四日諭，則朱子之言以明理學真偽。四月初一日諭，則發揚真人悟真篇及外集，謂不雜之門一語一從性地演出，禪宗以為即宗門，禪宗似此圓通無礙者，亦不多見。四月初十諭，即則中八日之上諭，內歎之者。而四月初八日之諭，則深闢法藏弘忍之妄，以為若倫其臣傳，則謂其從者[illegible]必指為邪信，是邪[illegible]見，於諸佛法眼諸生慧命，所關非細。按世宗闢弘忍之說，本有揀魔辨異錄一書，其書列條曉駁，識可謂鍼肓起廢，而此諭則要於揀魔辨異錄之外，更抉其所以然，而為棒喝者。蓋法藏立一〇相，謂為千佛萬佛之祖，而弘忍謂僧伽難提遇童子持鏡直前，為從

未有象，可當以證其師一口之象為不悟，此等皆以限量心為分齊相，亦弱而不近，心至由妄入邪，而于真知真見，不啻去之千里。初無宗命將弘忍法藏語錄，并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銷燬，而其門徒有剖去者，不問，概去鐘版，不許開堂。無宗自謂眉毛拖地，則誠當之無愧者矣。

撫延疏草八卷 明刊本

明涂宗濬撰。宗濬明史無傳，延安府志載：宗濬，江西南昌人，萬曆進士，表其事績，萬曆三十四年以大理寺正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其防邊大略，見于謝恩疏內云：虜誠納款，則宣皇上之德意，而勤加羈縻；虜苟生心，則揚皇上之明威，而大彰撻伐。加其蒞任之後，修墩堡，除積欠，儲糧通鹽，而其最要者，則在于慎邊材，修內政，此等要政，皆于此九十餘疏可得考之草，歷歷見之，並無所謂能戰而後能撫者也。大抵有明邊防，嘉隆萬之間，以西北為急；啓禎之間，以東北為急。宗濬撫延之時，俺答之勢，業已衰，故得于其間經略布置，悉應奏紅本末書。萬曆四十一年冬講成，但習涂宗濬以兵部禮請，是宗濬於時已進總督，蒞邊凡七八載矣。延安府志又載：宗濬嘗建書院，置學田，撰摩錄，設社庫，刊聖學源流，是亦備以文事待焉。鄧安龍序是書，謂宗濬于軍書羽檄中，有易義虞說之作，是亦侍持之著說也。

息齋諫草五卷 息齋刊本

清金之俊撰。之俊字豈凡，吳江人，万曆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李自成陷京，之俊不死，被拷責，降清，仍原官。清生不錮，租之訊于鐵，由官至秘書院大學士，康熙元年致仕，卒謚文通，有金文通集，已著錄。是編乃其居官所具諫草，分五卷，第一卷曰伏樞諫草，在兵部左侍郎任內所具，計十篇；第二卷曰總憲諫草，在左都御史任內所具，計十七篇；第三卷曰中銓諫草，在吏部尚書任內所具，計七篇；第四卷曰綸扉諫草，在秘書院大學士任內所具，計二十二篇；第五卷曰山中諫草，在致仕家居時所具，計四篇。之俊以一死而降身辱志，其三朝事業，具載貳臣傳中，無足論已，唯觀其山中諫草一卷，夫致仕在山中而復許具諫，此自古以來，君臣相遇，未有如是之隆者，唯明之葉向高一人而已。清朝開國，其待之優厚若此，不次所例，亦異聞也。

徐氏庖言五卷 鉛印本

明徐光啓撰。未入禁書目錄中，其裔孫宗澤抄自巴黎國立圖書館，刊于光啓社。上三卷奏疏，第四卷書牘，第五卷文移。光啓謚文定，上海人，鄉試第一，万曆二十七年進士，授檢討，事具明史本傳。有清一代曆法，昉于光啓，而光啓則傳自其師西人利瑪竇，凡曆天文水利火器諸學，今存其書。第六卷本有言曆諸疏，但存其目，奏疏十之七八皆言兵事，而光啓選練則重營儲，以其持風盡，逢大變之時，首疏敷陳末議，以詳處前中之用兵之要，今在選練，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前有選練之兵，則又須別求進步，詰出其上，否則強弱相懸，以卵投石，至則糜爛矣。實論至實，其言為千古不易之論，本傳載擢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此十議即恭覲新命，謹陳急切事宜四，近今讀之，皆知其練兵衛京，而其言忠實在邊事，其時為万曆四十七年，迄懷宗三年兩

朝，尚有中明初意，錄呈原疏一疏，足见光啓把
畫一實行于此疏，而應奉紀事本末傳錄其言
限之一班，而於謀国大計尚略，論者惜之。又本傳
於崇禎初年上書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墾
善策，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私
販，本書未見此疏，知其採輯尚有闕也。

大司馬奏疏二卷 清刊本

明王家禎撰。家禎，字祥長，垣人。万曆丁未進士。天啓四
年，以左僉都御史出撫甘肅，於山郡長撫西郡二十
餘年。家禎至三紀三郡之，擢户部左侍郎，攝部
事。是編乃其歷官所具奏疏，合二卷。上卷撫
河南時所具，起天啓六年七月，迄七年八月；次卷
在户部時所具，并附奏分呈時記言三則。蓋崇
禎初年，其撫甘請餉一卷，則天啓四年御隊，下
撫身月，叔精達九，且撫甘時，三郡於山郡，疏
朝，疑有闕。家禎為人，蔚龍精核，但其三撫之年，於
經度支，餉不以時發，遼東兵封嘆，巡撫畢自
肅自縊死，因是剖辯理算語，以告方危急。
奉命不敢擾，不据守中州不出一步，後周李
春貴等戰歿，遂聯川府，李自成陷京師，
家禎自縊死。事見明史本傳。

續綸扉奏草十四卷　明天啟刊本

明葉向高撰。向高有綸扉奏草三十卷，已著錄。皆相神宗時作也。此則相熹宗三年所作也。按傳，天啟元年十月始還朝，四年七月得請罷歸，計凡二百餘疏，而亡佚疏共六十七上。聊據張公謂公之初疏，時政異，故疏累上，而不覺其複。本傳稱公知事不可為，上疏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以墨眯實紀也。史稱公再入相，事沖主不能塞責，以神宗時。今考疏內陳時事論得援，救侯震暘二給事、救刑部王尚書、救之鄒雨史冤、救蔣侍御文名、儀部諸，乃奉侍論周一爍之勝事，則寒直叔為昔日，且其時寧璣方撲，楊仲之禍日亟，監臨錯亂也，而七之有者以印者，皆以閣林黨羽之目，不別寇法負魁也。且公意中謂閣臣七大夫不宜以一人為角力，李傳載御史楊漣二十四大罪疏出，公曰，事且決裂，此物此志也。自序奏草云，當有溫國敬君傳八寶物相相仰煩，於闇躍王殿前斟酌不得者，皆又叔為，可見其未嘗有易合之蕃也。

鄂爾泰摺又八卷　守山叢書本

清鄂爾泰撰。鄂爾泰諡文端，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康熙三十八年舉人，歷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著有西林遺稿，此摺則存於內府者，無刻本。前四摺論石哈私李衛全鉷時廣泗武臣徐成貞等，次則論西藏事宜三摺，次則料理進藏官兵摺，次則復論西藏事宜又覆奏進藏官兵糧馬情形三摺，凡十二摺所論李衛、張廣泗等，舉其所長，亦不沒其所短，至用兵西藏為本朝一大事，世宗於是不得用兵，其始極其慎重，像用漢羅卜藏丹津相抗，又決用兵之策，世亦從諭鄂爾泰自因曲折，獨有莫逆于心之妙，此其君臣相得，可謂深矣。考世宗之重鄂爾泰，不自雲南保督始，李之歷回朝先正事略稱公于廣西以摺累雲貴總督，世出獨面肆逆必表，欲不負世事非以大相臣又可，欲以大相臣，非大用兵又可，世宗大懼，自為其臣自岳鍾琪用，此府凡四年事也，平蕃藏之事則在五年，世宗以為公實西南疆情，故于兵者，猶屬岳鍾琪，而書一文則取公為進止，惟其摺皆謀議，又見聖鑒，于歷特私字化述，又聖武記、武功紀盛諸書無從紀載，即清史稿公之列傳亦不能詳稽始末，又考公為摺類屬公誠而謙慎，雄精又世宗，然加優禮之。

李勤恪公政書十卷 清刊本

清李瀚章撰。瀚章字筱泉，安徽合肥人。道光乙酉拔貢，官至兩廣總督，謚勤恪。事具清史本傳。此編乃其歷官奏摺，始同治四年，迄光緒二十一年，凡十卷。瀚章初官湖南永定，值粵匪竄長沙，援守有功。曾國藩調主餉糈，在軍積勞，擢用監司，從曾經畧寶。三為巡撫，湖南、江蘇、浙江，而江蘇不至。四為總督，湖廣、四川、漕運、兩廣，而四川、漕運，至皆數月，輒引疾。唯在湖廣凡十有七年，在兩廣凡七年，為最久，故摺稿最夥。其犖犖大者，則以覆陳總理衙門，會籌海防一摺，敷陳六策：一練兵，二簡器，三造船，四籌餉，五用人，六持久，尚為根本辦法。設當時能使切實施行，一轉移間，中積弱之勢，何至不足。其議覆李鴻章請廢科舉試士改試一摺，言清貴本於安靜，而患其未然，以粵匪之亂，而因當初起時，辦理因循，馴至于不可收拾，是為殷鑒數語，尚為通論云。

周愨慎公奏稿五卷 秋浦周氏校刻本

清周馥撰。馥字玉山，安徽秋浦人。官至兩廣總督，謚愨慎。有易理匯參、易[illegible]聞語、詩文集，及通商約章、類纂，治水述要、東征日記、海軍章程等書。是編乃其歷官奏稿，分五卷：第一、第二兩卷，自光緒二十八年九月迄三十年九月，撫東時所具，計四十二篇；第三及第四上半卷，自光緒三十年十月，迄三十二年八月，督兩江時所具；第四下半卷，督粵時者。末附電稿一卷。第五卷，含代李鴻章所擬各摺，已刊于李文忠奏稿內，照原例文，不應重載，殆初隨李鴻章行營，主辦軍需，累功進知府，留江蘇從移直隸，擢監司，任河工多年，計劃精詳，故鴻章諸河務奏疏，皆出其手，後自擢魯，乃刪于河務，所陳勘河築隄及補救辦法各摺，次標次本，言之甚詳，可供治河之參考，非以便新軍建學堂，創巡警，各局摺，皆新政創辦之舉，尤具苦心云。

袁文誠公奏議六卷 項城袁氏刻本

清袁保恒撰。保恒字筱塢，河南項城人。道光庚戌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諡文誠。此編乃其歷官所具奏疏，同治二年至光緒四年，分六卷。保恒以佐其父甲三勦捻皖豫，由翰林自為前驅，立功者屢，加按擢至卿貳。今觀奏中首陳宜治弟兵舉行者六條，一稽內、閑其老一年，議不可行。保恒復抗疏言其無可又可緩，請飭諸亲帥以旦夕自議，乃以又請體制議處降級。設當時朝臣能顧全國計，依議興辦，則其費一節，亦必收實濟之效，誠可安之利也。不此之行，而反坐以罪，此非所謂寡言終者耶。後復原官，返京調刑部左侍郎，疏陳兩廣情形一摺，請以福建巡撫兼兩廣巡撫，駐兩廣，而以總督辦全省事，兼專責成，所見亦既存稽，旋屢採行。時值河南七譴，奉命回籍幫辦賑務，所陳兩摺，中有救荒以救樹救，失今不救，將有不勝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及兩省等語，詞旨迫切，通一省賑款，且借兩湖、和浙利源以備補，用其不可謂不苦矣。集中以安瀾不多，請考。末附函牘二卷為一卷，上書等前蕭軍務，第二卷以前有前借賑款，非尋常函札可比，堪與奏摺並傳也。

袁端敏公奏議二十卷 項城袁氏刻本

清袁甲三撰。甲三字午橋，河南項城人。道光乙未進士，官至漕運總督，謚端敏。此編乃其歷官所具奏議，起道光三十年，迄同治二年，計若干篇，分二十卷。甲三由郎曹入台諫，歷參直督訥爾經額、相柏鄭祖琛、龔擬陳折數人，直聲大振。而所陳救時急務六端，嚴法紀、固根本、審時勢、明賞罰、慎抽簽、廣延攬，尤人多頌之。旋隨呂賢基到皖幫辦團練，遂權了皖廬，甲三勸諭辦團，專理軍務。自是駐軍淮甸，採風所隆，筆臣股，克復鳳陽各府縣，戰績甚著。其奏中，於守鄉印信、條陳四事，先於聖旨，奏奏陳於用人聽言之要，又謂訓兵就民，當寺力籌務，詞尤剴切。後因病乞假回籍，又以前陳條款，論令在籍辦團募勇，年以不起。贊同肅忠其墓云，以以非軍執謗壞，以當其時餉餉無措，賊焰環伺，諸軍聲勢不相及，無可恃者，徒以忠懇感激將士，人無

離心，卒合長淮眼屏賊不得合縱，諸軍得倚力，年以南無北顧憂者，以公在淮為之障也。數語足以盡之。末附書牘二卷，皆當時與諸軍商榷剿辦情形，是足並存云。

太宗文皇帝招撫皮島諸將諭帖　史料叢刊本

羅振玉輯。計諭帖十三通，一諭毛文龍，一諭劉興治，一諭陳繼盛，一諭祖大壽，其八則諭劉興治兄弟。又附載劉興覆宗信五封，劉興治覆帖四封，祖大壽字信，魏相公覆一封，又劉參將覆一封，考明史袁崇煥傳，祖大壽錦州總兵官，袁崇煥初殺大壽擁兵救援，天聰四年，守大凌河城降，旋復間仍用國史所傳，劉興治與陳繼盛為毛文龍舊部，文龍為袁崇煥所殺，皆相建州，崇煥使言島無主帥心懷撫貳，其後遂有救者京，即指劉陳及孔有德耿仲明諸人。毛文龍我便兵守，設鎮於皮島，太宗日錄載文龍據誘遼東人民，使富者皆為毛姓，且殺我逃亡首級，又載文龍復從而與滿州訂和，遣使來，是文龍與滿州通使，稍為實證，但明史袁崇煥傳載崇煥數文龍十二罪，斬罪，僅有擅開馬市，于皮島私通外番之語，而不及私行遣使事，其罪不明。故北殺後，其下皆有離心，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崇煥之過也。太宗諭文龍諭帖，有文訂和奏此最為史料之要者，其餘各諭帖則皆招撫備黃律之言，甚有指天誓日者，可見同國之款橫。又劉興治覆信云，袁督師殺總兵郭廷題他了，擇約會了，將袁督師拿在監中，祖總兵夜間逃回，其言與明史所載皆合。袁崇煥京，此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私約，是興治字廣之言，皆同撫慶帖之説，尤為確證矣。

清世祖諭旨十二道　李放叢鈔本

許寶蘅編。據寶蘅題識云：此冊底據彙殿，冊面署曰上傳諭旨，乾隆元年奉旨收存本房，又不可擅自開看，又云僅七十六道，茲錄其一十二道，又見于東華錄者著之于編，是全冊有七十六道，除此之外，皆見於東華錄，錄者也，凡於東華錄者，皆天下人之所共知見者也，無所謂不可擅自開看，即此十二道之內，首道為大赦事，次為諭令譚太監帶有功小民一例納糧事，復次諭把免晉王知罪事，復次諭馬光輝任直隸總督事，復次諭佛教清淨理宜嚴飭事，復次諭徐勇捷奏事，復次諭固山額真果毅勒根蝦掟奏事，復次諭京畿水澇米價日貴事，復次諭三春不雨，以上事自責事，復次諭考核名宦事，復次諭臨雍延致化事，復次諭麻勒吉推補事，統兆名諭旨七皆可示天下人共知共見者，且小潦不雨二諭，及譚太一例納糧諭，尤關宦寺更宜示天下人共知共見者，竟不知當時何以諱之之故，後讀宮中現行則例中，歷朝訓諭雍正二年上諭刑部，朕登極以來，不時教訓宮內太監，并外廷大臣，凡事無得欺隱，有鑽營者，斷不寬恕，乾隆元年，諭太監蘇培盛、日輩，無得與隱，爾等各宜遵制度，恪守名分，如違奉旨宣諭之時，朝廷自有儀刑，疑為宮庭以戒開看者，或為太監也，清宮當時苦於太監之嚴，于此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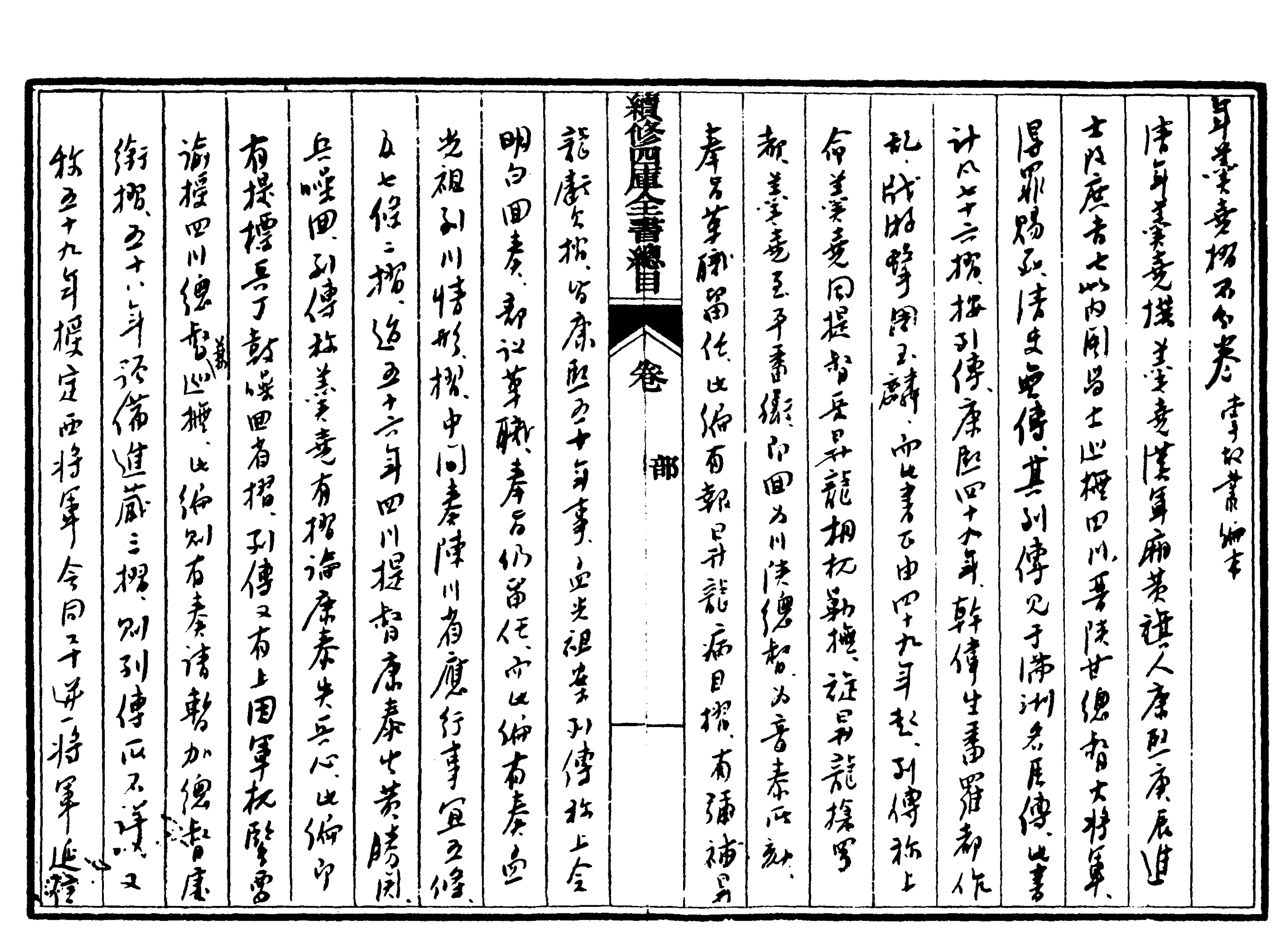
洪文襄公呈報吳勝兆叛案揭帖　甲子年刊本

清洪承疇撰。羅振玉錄見史料叢刊初編。敘勝兆叛案始末及其招狀，謂勝兆從戴之儁之說，令之俟求陳子龍書，以海賊黃斌卿相倚，先取蘇州，再取江寧，又構合澱湖賊先存周大等謀變。考三藩紀事本末，謂說勝兆者為周謙，徐鼒小腆紀年謂為長洲諸生戴之儁，儁係言華孫同邑之後，為確。但小腆紀年云，中軍詹世勳、都司高永義偵之，海師之潰，登城望烽火寂然，遂率忠兵相向，殺諸親信，之儁乃奔死。執勝兆，是謂擒勝兆者詹世勳、高永義也。而招狀則云詹世勳率各標頭領泣諫，勝兆不從，又召合高永義等劃去辮子，高永義、沈等堅不肯從。十七日黎明，遂率守丁等擂鼓吶喊，一擁直入，殺李魁、戴之儁、吳著等十六人，勝兆隨同被擒。故勝兆臨死有不服詹世勳之言之憾。是擒勝兆為高永義、沈蘭，而非詹世勳。小腆紀年反載折誤。又明史陳子龍傳載子龍結太湖兵，欲舉事，事露被獲，乘間投水死。所謂海賊即西黃斌卿也，亦可正明史之誤。又此案涉者孫為明富平伯名振之弟，實始終其事，而小腆紀年有缺者載，是有此案，可以補諸史之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皇清奏議四卷 寫本

羅振玉編，其第仁之內府存舊本由順治訖嘉慶五邸鈔之補闕，嘉慶邸鈔五年至十六年，十六年以後邸鈔十二三年，十五六年及十九年，此本自四年訖十六年，皆屬完好，自可寶貴，惟仁宗初政，內政之大者為誅和珅，外政之大者如川楚教匪，此本皆未收其奏議，即洪北江之疏亦未採及，是盡美矣，而未盡善也，桐城姚鼐氏嘗言奏議類者，唐虞三代賢聖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周衰列國君臣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從前之言奏議者，大抵皆守此意，於其危明是處之言久而補於伯敎之意多，此本自有不循踰此以為例，故所採自河桂以下，所言正同于康政，而於漢國大計略焉，加賀耦耕輯經世文編，其中亦曾言政，然如一大備，而於嘉道間遠獻良告，視此本體例反覺宏廓，大約存於史家者其例狹，而編於私家者其例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年羹堯摺不分卷 李根叢編本

清年羹堯撰。羹堯漢軍鑲黃旗人，康熙庚辰進士，以庶吉士入內閣學士，巡撫四川，晉陝甘總督大將軍，得罪賜死，清史無傳，其列傳見于滿洲名臣傳，此書計凡七十六摺，按列傳，康熙四十八年，斡偉生番羅都作亂，戕游擊周玉麟，而此書不由四十九年起，列傳稱上命羹堯同提督岳昇龍相機剿撫，旋昇龍擒獲都，羹堯至平番衛，即回為川陝總督，為音泰所劾，奉召革職留任，此編有劾昇龍病目摺，有請補昇龍缺摺，皆康熙五十年事，並光祖墓列傳稱上令明白回奏，部議革職，奉召仍留任，亦此編有奏並光祖列川情形摺，中間奏陳川省應行事宜五條、又七條二摺，迨五十六年四川提督康泰以黃勝關兵噪回，列傳稱羹堯有摺論康泰失兵心，此編即有摺標兵丁鼓噪回省摺，列傳又有上因軍機緊要諭授四川總督兼巡撫，此編則有奏請敕加總督康銜摺，五十八年設備進藏二摺，則列傳所不詳，又稱五十九年授定西將軍，令同平逆將軍延信

自青海赴西藏會勦，並命吳秉堪署總督之人，此係別有陣歷，又未多熟，盡進勦只以塞責兩首署總督之摺，凡此皆未明發之摺，史家所不存者也。此外又有岳宗琪硃批四摺，其摺內全為從來奏摺所未見，羹堯竟得此宜可保全始終矣，但其第三摺則甚異，略謂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之罪了，又云主子若欲赦活臣的罪，必不論那一等那一件，皆可以開豁罪而有餘，臣又何國奏得來。此摺在寂寞久潰行事之前，乃曉其故。又岳宗琪題汪景祺西征隨筆有悖謬狂亂至於此極，又有留待他日無使偏綑之語，是羹堯之死，乃為景祺所誤，二人弄筆，為害又是之烈，觀此可以鑒矣。

禮曹章奏　不分卷　史料叢刊本

羅振玉輯，係順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其中以奏請頒給各省府州縣司儒學印記關防者為多，次則湯若望奏請管理欽天監及奏請頒發七政曆，而最可異者，則有原任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奏為無端擬謗，據實剖陳，以昭國是以明心跡一摺，奉旨曹化淳無端擬謗抱屈，心跡已明，不必剖陳，該部知道。其原奏則已亡佚，考谷應泰甲申之變載十八日，命曹化淳守城，又載王承恩礮擊賊，化淳飲酒自若，十九日化淳獻城者王承恩飭內員備戰，征申刻彰儀門忽啟，蓋曹化淳獻城之賊，大眾見之入，是獻城者為曹化淳，此摺云以昭國是以明心跡，當即為此事。按順治十六年六月立鐵牌，不許太監上摺，曹化淳此摺係在順治元年，是以仍沿明制，但此摺明言禮部，或其時宮中則例未定，抑亦示章奏一例交部也。又考化淳本末載上傳首書御筆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是司禮監非曹化淳，而此摺書原任司禮監曹化淳，蓋化淳入順治朝又為此關城，當賊將入城時，太監杜勳語守陴王則堯諸閹書章輩曰：吾党富貴自在，此輩真是別具肺腸者矣。

刑部擬議一卷 明鈔本

不著編纂人姓氏。中分五案：一、子女供擬父母讎案；一、何錦擬為寘鐇黨類案；一、時傑擬為戮辭刑六刑之案；時鐇擬亦同；一、劉瑾擬為擅權謀反案。考齊召南文集，有易儲十論，力辨于謙之冤。召南初入翰林，以修明史綱目，任英、景兩朝，嘗參述諸開皇史宬，得見保諸本著此論。合觀本通鑑紀事本末，其載景帝不豫，謙與小臣民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惟明史謙本傳則謂不載。僅載定議之時，王文不勝，其誣辯之疾，謙曰：吾等意耳，辯無益。是又保初無易儲意也。而此擬竟云：謙與王文等同黃竑建迎唐點。謙從不自言有請立東宮事，亦豈肯自承等同之事。劉瑾之誅，據明史瑾傳：武宗初，為劫陽瑾反，遂藉沒，瑾見扇內藏二匕首，乃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磔于市。是獄具在藉沒後。瑾初擬時，亦何至有不合於刀二把暗藏扇內之語。且瑾受訊問，為大言脅朝士，仰當時門下，誰敢問我者。是瑾自不承服可知。寘鐇叛案，紀事本末載所了何景文一人，而於何錦、時欽等服從之迹為略。今此擬所言，足補本末之闕。而時傑、時鐇兩擬則無甚出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他有可異者，刑部奏當女侄案云：依謀反律，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凌遲處死，祖父子孫兄弟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歲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婦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寘鐇案奏當亦引此律。是明制謀反叛逆凌遲之刑，別有定之，蓋仍元之舊制也。沈德符野獲編載太祖晚年嘗訓子孫曰：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等刑，敢有請用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則凌遲之刑，自太祖時已有之。此外劉瑾案，亦凌遲梟示之者，兼用，皆大明律有出入云

廓爾喀檔七卷 文科研究所藏本

不著編輯人姓氏。上下二卷，為廓爾喀案。末一卷為歷任駐藏大臣姓氏、任期，及所領人員、駐藏日目、達賴喇嘛印文等。中四卷，一為福康安平定廓爾喀後善後事宜，及藏邊博窩部落事宜；一為商上諾們罕致駐藏大臣來往函件，及駐藏大臣靈海等各摺；一為駐藏大臣和琳奏覆詳議藏事摺；一為文蔚廣福奏覆博窩頭人搶劫詳慎辦理各摺。計凡七卷。惟前兩卷係廓爾喀案，第一案為廓爾喀老王子由瀉妻北方小披楞分手回振陽布，其小王子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函致駐藏大臣英善、福寧請示辦法。第二案為廓爾喀小披楞搆釁，請給銀兩以為戰備。老廓爾喀通考不載，魏源聖武記稱自古不通中國，其構兵則自乾隆五十七年內犯西藏始。此書二案，第一案嘉慶十九年事，第二案嘉慶二十一年事，距歸順之時，不過二十餘年。披楞在廓爾喀西南，其部落甚強，福康安征廓爾喀時，曾檄其兵，而披楞不應；迨廓爾喀納款，披楞亦相聯。二案，則因廓披兩國之交涉也。廓係小王子服闋，而第一案結；披廓和，而第二案結。最可異者，廓爾喀之地，居英俄之衝，雅乃勤事者，廓爾喀屢請出兵，所慶以為聲援，宣宗拒之，魏源稱其事，若有不可思議者。此亦一備之史也歟。

南疆新疆通志四卷（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傳鈔本）

不著編纂人姓氏。第一卷第一篇爲軍機大臣會議覆奏喀什噶爾善後事宜，其下五篇爲軍營奏事摺，凡六篇。第二卷上三篇爲葉爾羌籌置軍台事宜，後三篇爲巴爾楚克追附事宜，亦六篇。第三卷前二篇爲和闐軍台事宜，一篇，爲庫車以西應援事宜一篇，爲哈密糧台事宜一篇，爲烏什糧台事宜一篇，爲吐魯番修補軍械事宜，亦六篇。第四卷第一篇爲阿克蘇撤兵烏什防堵事宜，以下五篇爲台站糧台裁烏什銀糧及軍台有餘撥換各事宜，亦六篇。考清通志，乾隆二十七年，伊犁復定，設立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路，此書所云，定西將軍，即伊犁將軍也，其葉爾羌、巴爾楚克、和闐、庫車、哈密、烏什、吐魯番、阿克蘇，皆屬天山南路，故謂之南疆，魏源聖武記稱南路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于喀什噶爾大臣，并受北路伊犁將軍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制。嘉慶末年，張格爾之亂，歷道光中，迭命那彥成、楊遇春統兵征勦，始行勘定。此書所錄章奏，則戡定後之善後事宜也。故首篇之軍機奏覆善後事宜一摺爲綱，以下各章奏，則皆其目見，此可以知籌置南疆之大概矣。

雍正朝年羹堯奏摺 文獻叢編本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按年羹堯奏摺見於掌故叢編者，自康熙四十八年起，訖雍正元年，計七十六摺，此編則自雍正二年正月起，訖三年七月，計八十九摺，其中以謝賜物及謝恩摺為多，以二十四摺，是有兼報軍情者，則為特例。考滿洲名臣傳，年羹堯傳，雍正元年，值西藏甫經平定之後，為授羹堯調度，二年八月，青海羅卜藏丹津之事又起，羹堯進駐西寧，是此兩年中，安寧之績，羹堯之力，故奏摺舉若，其他如兩年謝恩各摺，於奏謝叙述摺內有寫者以君之心勞功忠四字，惟互相勉一定勉做千古榜樣●人物之批，於謝賚包并報軍情摺內，有真不愧大將軍之批，於謝賜天王補心丹，有何深要緊情，乃值勞心者，何必用盡之批，於謝鹿尾摺後，有爾等出一番勉力，足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是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於情而言，皆朕之恩人等語，其寵眷至矣盡矣，及青海功成入覲，賞賜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

三年正月，在廷班事者，山西巡撫伊都立、西安巡撫范時捷、湖廣布政，即設杭州將軍，工田逗留儀徵，屢奏以後，遂得自裁，不及一年也。

諫垣存稿不分卷 求在我齋刊本

清陳濬撰。濬原名霖，字華諸，號心泉，福建閩縣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湖北武昌道。事具縣志本傳。著有論語話解、易象講訓、易義晷覽、諫史集覽、養性齋經訓、性理闡說、求在我齋詩文集。是編乃其在諫垣所上者，計二十六篇，不分卷。每篇末均載明年月並原奏論旨及本事始末。濬初以編修入諫垣者四載，所上以陳闡時中緯禁防鐵錢流弊、查辦官錢局名稱、出舉各省稗政、陳滇省回務、陳粵省夷變、陳天津夷務及閩浙全勤情形各摺，有關軍國大計。而爭和議諸務，和戰相須、辨明直紀明正典刑諸大端，尤能言人所不敢言，且事後所言皆驗，時同指其有先見云。末附密陳舉明經及於恤刑兩篇，係知縣未上之稿，亦併錄存。

天聰朝臣工奏議三卷 甲子年刊本

羅振玉輯。其中所錄最著者為范文程、甯完我、佟養性、馬國柱、李國翰諸人，清史稿均有傳，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則均入貳臣傳。而于清室定鼎，實關運佐命之臣，要推范文程。一生事業，皆在世祖朝，其於元來入關及勾引叛人之計，實為有清受命之券，不識漢高約法三章，但非在太宗朝，故此書未採入，而見於太宗朝者，如甯完我、馬國柱、楊方興、陳其新及管見之疏，于兵哈喇山海之輕重，故有甚的。魏源君所記載紀以征明、取朝鮮、撫漢、動先、撫漢兵文臣喇如者言，今入腹地，腹地深，則此處此邸自北順，其言與此之疏同。甯完我之奏，乞定書者最多，凡十五摺，而其是開國規模，可補紀所未取者，則莫如更定大明會典，立六部，通事一疏。有明典章文物，實為漢唐宋元之冠，有清入關，一切用明之舊，史家皆歸於其未議；實始於此，楊可謂能舉其大者。其餘如請立言官疏、請譯四書通鑑六部疏、收撫人心疏、勸諭及酌量善御兩疏，則其有益於計畫多矣。此外各疏大抵用兵進取之計畫多，而往往於大計者。李之歷固朝先臣事略，於太宗朝僅著錄范、甯、佟、馬、李諸公，而其他諸公則只有見於碑傳錄者，亦從略，亦知所去取矣。

王鴻緒密繕小摺三十摺 文獻叢編本

清王鴻緒撰。鴻緒華亭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官至工部尚書、調户部。康熙二次南巡，鴻緒從行，此小摺即作尚書時所上也。計凡十三摺，據原摺後之藏懋勤殿。原摺尺寸極小，長約二寸，寬約一寸，每摺祇奏事二三項，然則小密奏摺也。自康熙四十四年二月至二十七年五月止，前十九摺即係密奏京中事，後十一摺則查訪蘇非之，所奏者東南事，考李元度鴻緒事略，康熙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尋以憂歸。二十八年服闋，將赴補，為郭琇所劾休致。三十三年，大學士王熙疏召名士來京修書。三十八年授工部尚書，四十七年調户部。四十八年以附合允禩等議立皇太子失休致。五十四年詔召來京修書。雍正元年卒。核其生平，此其暮年祀寵者，又知何以十餘年間屢寵以耳目之任。今觀各摺，四十四年起，訖四十六年止，其言京中利弊，皆實原自供所業，其食庫虧空案、及收霸私鹽案、及揭奏某案，皆有關國有所影響得失，而四十六年起訖六十年，所言類多細故，惟六十年三月第四大學士王掞私議建儲為其時重事，摺中以此摺關係最重。清史稿鴻緒傳，康熙四十八年兩次集王大臣議諸皇子諸同國維，鴻緒與于是時休致，時大學士為王掞，豈此事乃掞有疑耶。七振各摺論事者多，而論人者大，猶是祖述之。然鴻緒於此奏摺儘其私矣。

奏摺類鈔四卷 芸亨七字若壽佳藏鈔本

清吳達善撰。吳達善，滿洲正紅旗人，姓瓜爾佳氏，乾隆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官至陝甘總督，謚勤毅，事見清史本傳。是集為奏摺四卷，首三卷為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官甘肅巡撫，中間署陝甘總督時所上者，末一冊則為乾隆三十四、五年官湖廣總督所上者，中間官雲南巡撫，召回後再官陝甘總督之奏均缺。其首三卷所言，初為辦理軍糈之事，蓋是時方命兵撫伊犁回部，籌辦軍需，周折迭次，于陝甘之經理，達善實宦戶筭常執要，素契。其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諭云：軍糈由甘肅到達至哈密，驛運軍營每石需費十二三兩，而事勤旗官兵塞業，糧長交者給口糧，其餘者按日補給兵丁，糧以難賣，製辦之使，諸所從到，以二成本息，酌以折價支給，應得運對者甫方可稍省運費，下部議行。是其經畫，亦多所未及者，即為報西陲倡議，勤體所謂曰借，殷繁甚矣，本傳于此未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留垣疏草不分卷　清刻本

明徐憲卿撰。憲卿字小完，號泰崧，松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
卿。是集乃其官南京工科給事中
時所上之奏章也。開卷陳時事之始
憲卿於李可灼進紅丸之案，力斥其非，以為案未
為史獻。又論元世叔，繼其疏以劾忠賢之宦
氏。除貴寧然，明史紀事本末於三案，詳列其
時之事之論事中，證史者凡數十人，而無及
憲卿焉。憲卿名不以言論顯，嫌於拾錄，而竟
未見於禮。忠賢附逆，汶陽云實，不若其名有所
初，惟賢辯等皆未及。是集為刻本，版存
毀，今所存者乃其八卷，殘本缺等，故列之附
存目，為時為、中多但存目而缺其文、卷之
非全璧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奏案彙存　宣統三年陸軍部油印本

宣統年陸軍部編。共三卷，首卷自宣統二年
十二月至三年二月，附三年七八月，次卷為三年二月
至閏六月，三卷自閏六月至十二月。卷首題正堂缺
大臣壽右堂蔭、堂缺，壽山、蔭昌、陸清人也。所
奏多軍國大政，其睽、多為瑣屑之談，兼保舉也
奏，傷病痊愈、勳賜及陸軍富興學
堂，如各號旌，表生之記，紀風，剔之遣派人員之差
總事之，為陳病請假等事，非陸軍部所轄，惟
其各有傳存其殘，故由陸軍部呈請中所得
將人員，多得異常勞績呈請，其亦足見清
末代建日舉遲之際，力反郭亂事之多，文
不書，為革命前夕之寫照，軍校與廠，用人行政，
知綱之亦為取以參，實其要錄新報館之況，足
未足有裨於史云。

宮門抄九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訂為九冊，冊為一月，自九月至次年五月，以內宮所作史事者之東華錄，其為道光十五年至十六年間所採者也。宮門抄不錄朝之類，昉自宋代，至清末之京報，為中國新聞紙之前身，重在官吏之遷調任免，于政事則略而不詳，然為當時日記實聞，亦可以考訂史書年月之事實，前後之異同。是書僅為九月，為時亦復較短，于以校考，所補者不甚大，而細微之處，亦略可參考實錄所未詳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年禮部奏稿六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編撰人姓氏。所錄者乃清代宣宗龍馭上賓之後，宣宗即位，禮部所上各種表禮儀注，如服制、登奠、擇官、哭臨、儀仗等，[illegible]附宣宗之詔諭，[illegible]加登極禮詔告臣民之文，亦昭表禮中之節文。此書附世宗于改[illegible]典大故，而紀載各種儀注極甚詳盡，亦足備講明朝典掌故時閱者之參助，後世[illegible]亦可見此前此禮儀典制之形之色，然修用詳，此等之處以為禮文形式之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靜讀庵記六卷　清初刊本

清黄士英撰。士英字鼎宗，澄峯正口領人。亦於遊京師，孝廉七年，假館士奇序稱其經籍八閩，宗乙以西北經、北漢、達孤賓、所著有經說、集，並為經時所見，以論若干及諸家之各科解，精當，皆有利于士心思，書末兒侍，日表其為卷讀五卷者，附碑記及跋文一卷。其書已覽，時所上者也，士英之兩任漢學，又喜讀漢書，皆在漢之漢專，士英側所得漢書記稿，其時值漢西極解之後，且論之以初請，瘴癘未起，西北之要領，以飯兵南之轎將之因之，所以表紀今單兵遷請依次而於轍，皆屬權科以剿用之周，用，所并倉庫之宗，錢根據了之捷，請緩剿無也世。及請兵之設兵，移駐鎮以防，以至雲貴邊疆經餉，核開支，款，皆考諸談，皆于根本上着眼，而指陳便宜，中明確當，深切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洞若觀火，實可傳取，開後之資

狄梁公九諫一卷 黃氏士禮居刊本

唐狄仁傑撰。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以明
經，官至文昌右相，諡文惠，事具兩唐
書本傳。是集為記事體，書諫武后欲廢
中宗立武三思為太子之事者。唐室之再造，
實賴仁傑之忠懇，使武后感悟不失，以集九事
為梁公之撰，採其付託，別為後人紀其對答
之語，即宋趙時所輯於堂者也。讀書
敏求記有著錄，黃氏士禮居得舊本校

錄本因以刊刻傳世。其書（原本）九諫以鸚鵡折翼
之夢，黃丕烈謂唐人小說，論以姪祀姑，古所未
有，小唐書所載同，其中武后夢上天而墮，
雙陸不勝而醒，仁傑諫謂二子者廬陵王必
雙陸不勝不定之言，則小唐書未詳歷記
后夢雙陸無子之詞，僅有及見，未得其
言有九諫之多，此或為後人附會以足三九
之數歟

芻蕘小言一卷 桐城方氏家刻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有周易時論，已著錄。是集乃撫
楚時請撥兵之書錄，是集乃崇禎癸未
其以右僉都御史時所上六，一曰定剿之計，務
兵食為天下先，一曰分兵之向，先從鹿慢遷七
將，一曰更化之法，免餉一撥，曰分兵，代客兵
為主兵，一曰遷民之策，內外民之宜因勞逸
一曰清全之策，筆較人情，在于取剩之先，更有
姚理，一曰撫拊之餘，令多不使之困其餘

向治政變遷，一曰中使之遺害，一曰，至
將之權，惟在甚民以剿之，一曰刑罰之法
體用三法同之又相輕，一曰生財之制，在清
兵餉以抗賊之說，一曰斥損之術，用人必宜當
其，一曰官頹之本，全在和爭和庸物之同
皆為切中時弊者。庶乃崇禎勝傳各之
然熟知者公與聞矣。史稱思宗自謂非亡
國之君，而諸臣皆亡國之臣，吾人惘之然
思宗疑忌，更在事前之先慮之形，有以

惜楊憲之處，而又能於細故斷振作有為，謂之亡國之君固非，謂之能振國之君則殊未然，而又非昏，何非亡國，徒喪細之，而主能行其一二，則材事班迹，宴佚之氣，論者又未足以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楊虞類鈔不分卷　燕京大學藏舊傳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所錄者都為光緒末年及宣統年京内外諸臣奏疏，而分門別類，每一事附首為財政類，次吏政類，選務類、學務類，刑律類、憲務類、軍政類、憲政類、學務類，皆時大政，纂述備具，蓋自邸鈔中摘錄者，記中多為民慶奏議已刊行於世者，而並有書不經見者，蓋以下只見付而其門類之所分，于新政清末時政者，亦有所助，又立憲而律財政，詢為當時史實之大者，深以尤足見言論之重要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奏疏類鈔六卷　盛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編纂人姓氏，為滿漢合璧本。所錄奏摺

自嘉道年至宣統時均有，當為清末鈔存者。

共六類六卷。一為謝恩類，為謝賞舉人、翰林一秩

官等之奏摺。次為陳詞類，僅有數篇請

筆之奏疏摺，多為光緒末者。三為什存類。四

為萬壽類，則為慶祝萬壽時之奏摺。五為盡心

類，為奏呈當中之盡心者。四五兩類，固有[illegible]題

為鑲黃旗、正黃旗等奏疏存稿，多六又什

奏類，即第三之什存類相類，均為零星奏摺。是

書所謂各類，實為無名，亦似非有意分類者，

特隨手錄存，聊備以類存之。其奏疏皆為滿文，

而有漢文無譯。書中自謂人之手，中多細之字

訛，不足以考取全之實。

會奏請停科舉摺一卷　清光緒年鈔本

清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

方六人會奏。是時袁為直督，趙為盛京將軍，張

時督湖廣，周兩江，岑兩廣，端則以巡撫湖南。

此摺為光緒三十一年所上，並附上諭，皆允之。

光緒季年，鑒於大局，拍摺奏存，時方科舉風氣，

外人論難，時艱日迫，至若論相求亦停科

舉，推廣學校，又可言之相並非未為儲才，

乃以開通民智為主。[illegible]科舉之要在十目

此科舉之士，仕各主心撲滿，學堂之中，正

經限定讀經，科舉之七，但隨心之，學不同品

行，以學堂之中，可以隨時考核之，上諭准其所

請，自丙午科始，會試一律停止。是為數千

年教育及行政制度之一大變革，不可謂

不重要。此請人中除奏外，皆各有奏稿刊行，

是諸均見其。

胡麟若奏稿二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清胡麟若撰。麟若，漢軍正紅旗人，乾隆出身，官至鎮用大將軍，兩廣總督。是集上奏為乾隆三十四年為湖北提督時上，所云不限于軍政，兼及吏治、捐收，後來為江西巡撫時所上，亦多條例，以見風俗，考其時所采擇，是年諸撫臣為吳總督，于此所作應經濟指陳，是奏，時所采擇，其詳隆行者為諸，清文獻但年表、撫諸章者，為海明，而江西巡撫近無胡麟若其人，湖北湖南亦無，殊為可異也。

寶徵奏疏不分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清張師載撰。師載字又渠，號愚齋，諡懿，河南儀封人，官至河道總督，事具清史本傳。師載為清恪君臣，其女子偕西巡，是卷乃其為經略戶部大侍郎巡撫安徽、協辦河務時所上奏為資倉錢糧，准戶部咨覆，前經湖北撫臣所徵，以來奏呈，照例行於徽郡，兩淮鹽務，又各省如此，定例兵米，向以本地招買，分別造冊奏請，因將乾隆十七年前各項未完本折，俱本折米麥分別除豁，定例各款，照數撥定倉谷之款，分一石帖，並足以為地土之整齊，錄從輕重，為淮南之助也。師載于奏章，有題為整頓十三府所營務，部議以裨漕務之議，而卷中無關于漕務討論之言，而各省名柱清冊，分別存留起存之經費，兼有古時漕政之利弊也。

清季各省督撫辦理實業及保存人才奏稿不分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內容可分為兩部：一為辦理實業者，乃宣統之年之奏稿，僅存者督撫所奏；一為保存人材者，乃光緒三十四年之奏稿，不限于督撫，有各省書大臣之奏。今合而不分。辦理實業之奏，乃各省籌辦農林工藝情形，由農工商部審核，直隸奉天黑龍江山東四川廣東等省為最，其林江蘇湖北湖南福建江西陝西湖北安徽河南廣西山西雲南甘肅等省次之，新疆吉林等省又次之。中以奉天農林之墾荒經之款數、植樹之株數、農林經不易常不明白所屬試驗場農務總分各局之多數，亦無數無以考但可考廣之盡數，誠為中國近代經濟史實業史之極重要史料。至保存人材則由各省舉呈其保用之奏并存，可以考見當年通新之速，時務之士，尚遺未盡之時，辦實業以學人材二事不為政治乃經濟上相連之一種辦法，意甚

實厚重大，而辦之實業，但求有所以資富民國以強之政者，日事內爭，並此而遠，其所舉之人材，多年常為日後以政之名人，讀此書乃勝重有感矣。

甯澹居奏議一卷　光緒年桐城方氏刻本

明方大鎮撰。大鎮字君靜，號魯嶽，安徽桐城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大名推官，官至大理寺卿，乞休。事具安徽通志、任林傳，陳仁錫子傳。生平撰方大理傳，大理著述有田居乙記、又荷薪義，載四庫全書存目，易意、詩意、禮說、新經義、老當語、居業集、居業論、問斷錄、野同錄、出思錄、應靈昌言、陽明錄、荷薪別集、字史、山居仁事、野志錄、奏書，則皆佚不傳。此集為奏議，其卷首合摘，為請錮兩言寧遠撫粮議、白楊充御史樹議、查勘白楊請旭議、考之傳文，則四萬曆丁未，為劉元升所上，言民之便之者也，又請復陳某章，拟四居任議，則為有明一代布衣講學之始，又慮咨詢之，福寧花田，進行丰款，則為巡撫所兩淮之上，花田清石第二議，時以福寧花田四萬，虞奉旨查，大臣劾奏，意闋其事，待中反移請餘議，請經筵，為請留用理學正人，則

皆不見傳焉

沈侍郎奏稿一卷　稿本

清沈源深撰。源深字叔眉，浙江山陰人，近祥咸豐庚申進士，授主事，累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督閩學政。是集乃奏疏稿本一卷，乃其光緒年間所上。共奏疏五篇，乃某擬呈院帖一篇。首奏請天下大本首在正學術，乃移學院頒典學要言，學三端曰立志，曰居敬，曰窮理。原奏並請以安心集學一書名頒學官，有專門閣臣士，請建書初。此疏可見其論學之旨。次乃奏舉人林紓、陳奉文治等內行敦謹者。次為執南閩諸紳知材私議者宜明於諸司，遴選人才，煙瘴邊徼為中法構釁之秋，朝中清議多主戰，原疏所奏謂法欲耗息甚鉅，將罷法戰據礙，心以稍展之物相將餘路一事，為害尤大。且法人新獲基隆，兵煤礦，俾閩為窺伺全省之計，且據險作伴，要挾非僅其之計，不可因之揆畫主戰之說。當時言路之聲調，並多以原疏者，並一回補正之

之政策，或定其文化所因襲者之大政。清書附之外交國勢，多為文化之衝突，所謂士大夫者，謀為訓，倡勤夫，日知說，皆由其于閱有文化修仰道德，所以為此心智于事理，得新之益自西洋發源，溝通其中容錯從之勢，一為論其學一為立新相映成輝，求之書與學中此二者宜常通

識此書者於此宜易有所會心焉

黃學程奏疏四卷 清乾隆四年杭州刻本

明黃學程撰，其子[illegible]儒正儀、正儒輯。學程字希明，台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官至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事具明史本傳。學程直諫之名，由于請建儲小諫但封得禍最酷。[illegible]神宗寵鄭貴妃，有易儲之意，諸臣言之諫者均奪職，因于此事[illegible]而得罪者不下數十人，封儲之事則由于勒鐔之事，因沈一貫言之，以李宗城擬方之事也。後來日本相戰不斷不斷，學程乃奏劾，擬罷救援，次年又救[illegible]使，學程抗疏爭之。神宗大怒，杖斃。督撫十二年，遺戍寧遠衛，遇赦歸，學程之死以謫戍，由于神宗必欲于建儲之事假之以困儲之之而適于此時發其科道諸臣之疏，以此坐其有閉之罪，或謂碌碌之士，指藉是以相言，實之以奇不得剝血書之飲以死，嘗被時稱為孝子，是集所收其先正儀所輯者，計學程之疏，從出四為之建儲但封及請禁冒救[illegible]親與貴之疏，餘乃付德碑序一卷，凡十篇，抄軼，遇赦時

諸臣當救之疏乃學程行請代四不之疏，其妙行慶之請，蓋[illegible]學程之代諸救疏尊之本也

奏摺殘稿不分卷

[illegible]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写本一册，原用紅格直行紙，首未鈐有張之洞印章，各摺後有[illegible]二字印章，似为抄摺者署名，各行另有墨之筆之塗改，亦隱約為奏稿爲新算及興辦皆壹等事，皆屬一奏，乃奏請光緒廿九年七月擬設學事者，時之洞以軍事辦新政，正[illegible]卷首之洞名章，註七真手，紅格之洞未言于官撰年有擬設一事，其光緒二十八年時正任湖廣總督，可見此本實非之洞奏稿，皆為之代為書奏所作者。考論者每有光緒廿八年七月十九日設施處新擬作湖，當時擬設為陳寶箴，後擬奏章，此本蓋湖廣之宗旨，正月，此本寫為陳之革本，中間塗改者為其手筆，而首章有紅筆題明，請師改填者語，亦有請師填寫之處，其中原本字當小塗改後者大有出入，細考之可見當時史實之一端，亦有補于史料者也。

度支部奏稿不分卷

[illegible]鈔本

清度支部編。所錄者為光緒三十三年十月至三十四年三月之奏稿，多為不見他部令奏者，要為關于津貼等餉之事，又附奏附條形正[illegible]，應請撥補俸費，仍照原所擬，同前商辦，聊備呈請，不敷之款無力認籌，仍照前奏，不要改作，其款湖北[illegible]亦有用款之請，照予敷請，照原案辦理，中有便之籌餉，乃因前款[illegible]需之繁，無論財政如何寅延，實不能不設法補苴，請奏下以免辭理之清理及其有諸賑之情形，度支部以下之核撥如此，而其[illegible]從各省奏不以新軍餉項為慮，請撥款數倍息，雲貴總督奏鐵路營餉無定，請撥好款，東省一律一限，核撥以此，又另向度支部借撥者，當時財用艱難之狀，可以概見焉。

陸軍部練兵處奏稿二卷（光緒三十三年印行 藏鈔本）

清陸軍部編。所奏為各省新附陸軍、蒲騎做新軍之建營制各事。兩江湖廣閩浙陝甘諸省籌費以及東三省新建論旨所編新練陸軍之費。本附同辭陸軍各省需之經費預籌籌度事宜暨費用所經費各省速即籌議之款、並請本年內限期日報者。兩人中亦其若存者之由本部學生以備咨錄、暨選其情籌請而以漢人中之知兵者、專司軍政、故以陸軍部之尹、滿兵任事、多舉西書之、因將以蓄為用其設貴由學堂之章則、於任將帥之分者亦限于貴由世身、而惟滿人貴由得以擢軍政者也、當時滿洲所籌、本非深知軍略所財以見、況滿洲之官以革者、其選尤不精、再又歷以請此以奏中附有震、御史請飭蘇之奏請設貴由特定、此曾經行陣（贻）有所擢拔之平日所得于學堂者亦不足恃、附作將領、是以素未嘗一日之大夫、對于練新軍之實、難、亦

見其過、然以請奏論者、似人、徒數政毛七十年以之大扶其化然又整者、一旦有事、未必可恃之證、附為書生章程、宜從中劃一切新政之病、又練兵一事、宜（加）用人之才培□事之得其人也、

長文襄公奏議全稿不分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清長齡等撰。長齡字懋亭，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由筆帖式出身，官至大學士，諡文襄。事具清史稿本傳。是集為其孫所定。時於兩軍機之奏稿，乃小楷選吏所繕，令奏者。回疆自乾隆二十年勘定後，日久倦弛，多用侍衛及內外駐防，多取于行伍，不伯者，伯克因之鈐制于回戶，及嘉慶二十五年，有禁其隊之回人心乃有張格爾之變，旅歐陽

是包圍探錄，張格爾之叛，乃回于將軍長其女情而叛，將軍慶祥以叛關，乃激而不變，張說澤實求瓜州由大回戶予不甚耳目，臨時什嘗兩其卒仗馬利閣四城，長齡率兵合征討其中所奏為軍機之策，性且未親歷者記載大軍而征，塞孝于前軍事之後，而四城不復。土司不封之例，令將軍參贊駐紮，長齡奏帶有數名回商博羅尼都之子，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回疆總轄回回城，上即青者

時有深是注意其中，長齡條擬舊明於西新疆利害甚詳，約略簡明，但有回亂之紀錄也

奏稿存一卷 吉林公署圖書館藏鈔本

清希元之撰。按是書為無卷數舊鈔本，吉林省圖書館藏鈔本。

奏與奏四但署奏稿存卷二十五、無作者姓名，

以所論述多為吉林事，其時則為光緒十三年八、

九月之間，據光緒十三年吉林將軍為

希元，奏中並有欽奉冊文，因知為希

元之奏。其行誼無可考，此奏稿則軍務三年計典

此奏請留山海關守邊撥、造新式甲艦及購置多為何

行之事，惟中以吉林移兵請撥後費又與請撥撥

鑲黃旗之一族，良可深念，甚光緒七年吳大澂

于吉林創建機器局，以吉林為陪京根本之地而俄

俄羅斯與根為界，近防甚急，于時與參者，機器局

所設者有奏請經費，有兩要情，若只及時籌備

隨各營訓練得力，然軍營未竟，防邊後兆民

策，請每年撥撥回五萬兩經費，俾得撥充製

造，大增加經費，一舉，實失本多籌之所能

者也，尚為國家之利益，希以奏之動機實

未可知，然所云吉林宜增防衛及重新之造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言，則識為當時為政之急務，當時情形與其經營

新舊，達圍密之大用，而所謂各省之勢者為

實之所有甚者，而于[illegible][illegible]龍其意也。惜其未嘗

據何者所撰為之

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摺稿一卷 宣統二年影印本

清孫家鼐撰。家鼐字燮臣，又字蟄生，晚號澹靜老人，安徽壽州人。咸豐己未，以第一人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正。事具清史本傳。是書為其臨終時所自書遺疏，意謂受恩深重，欲進一二言以報。帝王之道惟有方誠，而引宋臣司馬光之言，其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四，人君之道，仰在用人而已。附以風常理，而清末當時，實深于天得擇人而用。此疏見當君為老臣深宮見真之言。卅九年乃八十有三，此摺文字加點，而書法華采，足見其神志鎮靜，方不易及也。

譚中丞奏稿十二卷 光緒壬寅仙山攝署刊本

清譚鈞培撰。鈞培字序寅，號序初，貴州鎮遠人。同治元年進士，以庶吉士由御史外任，官至雲南巡撫，擢總督，卒于位。事具命擢所撰奏疏，是集為奏疏十二卷，附以詩序凡諸碑文等，為其子啟瑞所刊。卷一為陳謝類，二三四五卷為撫蘇時所上，卷五為滇北，以下皆為撫滇時所上也。鈞培一生治績，先在蘇，後在滇。蘇有亂之後，民力疲敝，鈞培疏請減蘇省漕，定寶山二縣額米，請減全境錢糧漕米，皆于太平天國亂後，咸豐奏定之後，所請特是蘇。其整頓祠堂經費，尤于吳俗有裨。于滇，則勤辦軍需，剿辦大理一帶匪諸疏，皆足見其方略。工以奏定厘課，以杜私鑄，嚴禁官私侵私，以安滇利；再建經正書院，博廣興民進類，以安滇黔，通商田畝，向來列入韜黃

者，仍請緩升科，以災旱頻仍，蠲免幾何，
留存，另據名冊鈔釋，隨時請免，以蘇
積困，亦禁中叢弊，書辦脫欠
積，以挽回積欠，皆大有造于漕者。其諸
疏奏具見集中，可與覽焉。

清聖祖諭旨　[illegible]

諭宣旨，輯為一冊三十六道，第二冊八十二道，第一
冊皆寫頒大臣名刊行佈告之事者，皆
藏版云。第一道康熙二十二年幸五臺時寫，第
二三道為是年奉太皇太后巡五臺時寫，
第四道以下，康熙三十六年親征噶爾丹時寫。
第二冊則實錄、聖訓所未載者，每月皆無可
考，略以類排比者。其親征噶爾丹書記，稍
三十五年春，上將再親征，令將軍薩布素
出東路，令大將軍費揚古出西路，上親統
禁軍出獨石口出中路。上以三月十六日諭所
親見，惟蒙古記多，命田無方略，以諸論則詳
山川水土風俗所宜，並一切揣勘情，一切紀
行程也。第二冊首之道，每但詳宮中事，
自一道始，言易，言論語，言靜坐，言晴雨風
雲，言節省，言員屬，言繫遣，言潮汐，
言曆稱，言克己，言曲，言醫術，言算術，以
至出邊花果，而廷臣于山野何說，知似而

此時論講、亦論易之論頗詳、有朕亦理數易
根、件件要細審、圖說有錯者、若全書者、令
御園內事多、有年紀的人照看着、是以大園
亦兼論易、老皇親而患志大學之說易者、
一傳以淵有御定易經通論四卷、奉敕撰
但傳為睡論知大學士、一為李光地有御纂周
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且
論易下有二論、一論辭應內上大學士李光地
一論玉泉山小大李光地、別論易之語、以為先
地曾無疑、王以下經文多論、別為訓論原之人
言、其因何事與何人俱不能詳審矣、

康熙諭旨　無卷數　舊鈔本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據原摺諭旨敕存內廷各檔
案中、為曹寅視摺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
曹寅及其子織造主事曹顒、曹頫之奏摺、曹寅
筆餘氏未見者也、曹寅、滿洲正白旗人、侍從授摺
內務府以兼為巴衣、康熙二十九年蘇州織造、
摺衙門中為江寧織造郎中、是年寅為蘇州織造
三十一年之前、今於各摺前後年月頗遠禮、盛京
並不限織造事、蓋為王所需之摺之類、以曹寅
四年卒、嗣後曹顒、曹頫繼之、故各摺中、除用
于蓋務摺則從曹外、於及地方民事奏報、
其情晴雨錄、亦著、而論康熙五十年江南秋
審案並寄挽三評案、則及六摺之多、按清
史傳及李之虔清以為事略、皆以便其嗜禮
以清帝以為評事、由秋審再舞弊案、以
曹摺頗異、甚有下異者、則亦嗜禮實無已
摺奏筆之事、解任之後、並有人在保薦、
以下字又於摺尾曲全、隨無其真實報之

者、此摘取所行實用精選自此詳譯、非為抄撮精華之錄、雖有人名係為、並多秀才、亦由抄錄、其子目均又復重之、以至金史聖祖之點一讀札、從取所行、又宸章紀斷、又書經鴻翮而獻是錄、毫無新見、實宋本之、不為傳時所言用、其語記而此掇節自極簡要取所行摘字有未經特編、多疑其何之語、皆選見者時編漢譯及之意見、亦非全祀別清終斷無可見、要殿後、為方略諸以其子類備終斷進、皆存實業取多諸、此為可見實之存實云、

戴鐸奏摺　文獻叢編本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編、據原序、稱世宗嚴諭有戴鐸十摺合鈔一帙、以戴鐸獲罪時、命補寫者其札以前非原札、疑舊底條由海所作、以抗告天下人耳目者、此言實太過、如舊底欲抗人耳目、只將原摺進呈其燬之矣、何必別作、且舊底上諭原有此條戴鐸乃朕藩邸舊人、想從前無知之詐編恩亦所懷朕有君之語、見年羹堯奏摺以處其形之是戴鐸為人、舊底書知之、以其言僭亦輕、故且不欲其在外生事、特為有得、故於所告誡、亦用在情理之中然事大摺事先世本召進京、戴鐸疑為立儲事、竟舉以家叩、先以並言於四王前聽明大從才懷萬全、大人又皆和睦、將其宮寺書無之、先世書本理皆此論其語、言之取私處、豈能私予、又考康熙五十年、大學士王掞因請建儲獲罪、先世定執見之、先世於世宗之詔從以[illegible]、實在康熙五十六年、其祖宗皆以立儲事君先世、先世又言郎于本之摺不費用、道其私論立儲之事、舉此而言、知戴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想生婦恐詒有實迹矣。其釋另一摺以三事進言，一請王府官僚宜大度包容，一應祖大有，破格優禮，一如果本門人才，俾作東南來清，此皆寬仁府下東屬急欲其成事者，即在福建且以武令其山道七來占之言，其心可見矣。至其權霸，則以一等策其實要，小此摺又足用隙矣。

年四奏稿不分卷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鈔本

不著纂輯人姓氏，係乃年四奏稿，而內容皆指事實先後，而以人為綱，計張存第一、二、三、四、九、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及又知分錄者十五冊。其第六、三、四、六、九、十六、十七、十八諸冊，卷面有標題，曰「北京將軍年四奏稿」，曰「多忠勇公年四奏摺稿」，則為欽差大臣隨同所上，附以上諭，自同治元年至三年者；以曰「欽差中堂奏稿」，則陝西巡撫張集馨所上，自二年九月至三年十月者；又曰青事卿、魁、標、隱、祈、諸將軍年四奏稿，則欽差李云麟、西安將軍穆興阿、署將軍穆騰阿、綏遠城將軍德勒克多爾濟、祈瑞等之奏，自同治二年至七年者；以曰「刻本卷」中丞書奏稿不分卷，陝西巡撫劉典，同治七年至八年之奏；以曰「劉訥生中丞年四奏稿」者，陝撫劉霞仙，自同治十年十二月至十三年七月之奏；以曰「前陝甘總督楊仙內奉部勒辦旧原奏頭摺稿上諭冊」，則為楊岳斌自四年

九月至六年十月者，曰前署陝甘總督寧夏
將軍穆和藺內奏，欽勒新疆回疆軍務捐輸
上諭，別為欽奉諭旨，嘉慶六年三月至七年正月以上
上，餘四冊無卷帙，題陝甘奏摺，其內容，按之史
冊，知第一冊乃為陝撫瑛棨，第十四冊乃陝甘
總督長麟，第十二冊及不註冊者乃陝撫蔣兆奎章
按史稿，陸有仁陝甘總督，嘉慶十年乃陝撫，同治
亦其署陝撫之年七月遺理蔣兆奎章，別自
八年至十一年十一月，按此俗例，應歸前者
考校 當由同治時陝甘總督及陝西巡撫及彼此總督
西鄰，因審諸長齡、秀松年、公同自霑
諸人之奏，是其宜，上下文義奏稿、衛擬
爭戰，則同治新回亂始末，可具見焉

盛京將軍奏稿不分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所輯為光緒十一年至十五
年盛京將軍慶裕之奏稿，冊首有題為盛
京奏稿，原不分卷，奏摺者所鈔寫，中多例行之
事，其要者為邊防佈置，論海口砲臺，練軍
事務之情形，餘則為捕盜緝匪，剿辦之事報
中有一奏，言讀新修，蓋有請人盛京大內文溯閣，閣書計
件，中有四庫全書目錄四種，備得正本，書為之校
見門懂影書得以身入，閣則不知所寫者乃以為
四庫目錄無二目，乃四庫目錄非以卷為而為
之東北書時有此以前行銷上之者，以供
檢覓之便於，惜未之見也

徐公奏議二卷　清李翊輯

清徐文達(文達安徽南陵人，太平軍起，倡辦民團，後入曾國藩營中，籌餉得力，官至漕運總督)撰。

漕藩使智福建按察使，是編為奏議二卷，多

言河務者論水勢，並古潤註於歷形勢，曾國荃

之屬力薦，文達材堪專閫，請另以封疆之職，

而文達九十餘年矣。同之任，未獲大用，今於集中所請

者，利弊分明，又可傳所群佐國藩幕中，

餉籌運之佳。詞亦幹才，而不能於中興名臣之

列，亦有幸有不幸者矣。

禁煙奏議附條件一卷　宣統年間刊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收民部奏，指之內容所述，

外務部之奏案，並自光緒三十三年禁煙以後，

外務部乃商於英國，外交部並酌為六款十又

為善後之宣佈，又屢于印煙銷路之中，乞所請

者光緒三十三年初定辦法，自次年起，三年之內，

中國若將土藥減種漸銷，英國亦自減運印

藥一成，又是者十年至及一七也，此時禁吸禁

種既著成效，至宣統三年五，乃根據前訂辦

法續有條約，所以奏所奏請者也。其要點有四：

一、七年之內，土藥概行停種，印煙亦同時停止入華；

二、行有土煙絕種絕禁，印煙亦不運入，惟廣州上海

查為最後輸入之地；三、煙稅每百斤加徵三百

五十兩，四、英國禁止印煙輸入之數於中國，以任稽查

此約成立後，英國商人始煙大受限制，直至清

帝遜位，禁令者能維持，至民國二年，英國廢

除條約，禁運銷乃止，聯以內政問題矣。

思補齋摺稿偶存不分卷 吳縣潘氏家刻本

清潘世恩撰。世恩字芝軒，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加太傅，謚文恭，事具清史本傳。是集為摺稿四冊，不分卷，子曾瑩等為謝恩之摺奏。世恩一生之際遇，其書之應所摺，古今行質備之福者，卒有未全之處，從乞恩大夫，任極人臣，直在廷之十年，賞賚所生加太傅，兩賞賜壽，予告優游，罕有相擬。卒志賜林，子孫科第蟬聯，自清常祀以來，極人臣之榮，無媿不備，以世恩者未之有也。此集可以備見之矣。世恩自入相廷，其蹟所陳，多見於章疏，其所建白，惟于當日獲聞，今其固無見其▲▲為臣言論之本末，惟詞藻之足觀，思榮之足羨而已。

諫垣奏議一卷 刻本

明李維樾撰。維樾字思一，號大樸，瑞安人。萬曆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仁和令，擢戶科給事中，事見溫州府志。維樾所著有諫垣封事、招衡紀述、仁和縣志、林下集等書，俱已不見傳。其奏議惟瑞安縣志中存者四篇，是書乃前紹棣黄氏得自餘杭，重加校印者，共十九篇。膚見者，甚有風骨，崢嶸之概。書中有張氏序文，謂黄氏自漢書作字得諸田之說，又云悉之疏，詳合通之法，其疏者二十餘章，惟疏宜存之正者為扼要，亦維樾之疏足以顯旅。之維樾有疏未獲從傳，黄氏附之續得數篇刊為補遺，亦非全豹，以

諫垣奏議補遺一卷 前綴樓黃氏鈔本

明徐樾撰。樾有諫垣奏議已著錄。是集乃黃氏子孫得其遺稿，因另刻為一卷，從假鈔自錄。所署者，總題奏曰疏草，輯十九篇，宜列之正卷前六篇之後。前六篇，存[illegible]佚，清傳奏遺者也。前集七篇，題奏年月不具。其中落毛文龍[illegible]疏諸，據[illegible]崇禎十五年正月也。

勦匪疏牘摺奏抄稿不分卷 少年莊書作石抄本

清曾國荃撰。國荃字沅甫，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封威毅伯，事具清史本傳。太平之亂，國荃克金陵，功最高。當時國藩於章以金陵之役，國荃力持不可，謂若金陵無守，又以將士記戰而意怠，功必毀弛，一過城而起，每足以致僨事，勢難免，頗不亦不合，只十八起奏奮功，其所置方針，用軍策劃，寧定其所方略中畧見之，而此集則摺奏之[illegible]於翼附互九告示、筆文，於其時官所之政，勢乃互[illegible]，聊曉，要所發時[illegible]，胤廣一策，截所之要，概收，此集中于據[illegible]匯錄所[illegible]，所謂奏中但係傳武筆陳奏甚詳，足以研究近代秘密社會之重要史料。此編初為他人所有[illegible]之名，為曾氏幕中章奏之續者，輯為是編，度原稿出其手筆也。

杭防●●都統奏議十二卷　光緒壬寅毋自欺齋刊

奎廖(?)撰。奎廖(?)字●●，蒙古人，由理藩司員外郎官至杭防

都統。是集為奏議十二卷，卷一至卷四為撫署

奏(?)議，自光緒十年四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卷五至卷八

為撫署奏議，自十二年十二月至十六年四月；卷九至卷十

以下為統制(?)杭防奏議，自光緒十七年十一月至十九

年(?)止。所奏多為例行公事，無甚關要(?)。

●●(?)道咸同光奏議六十卷　宣統元年●記書莊石印本

清王延熙、王樹敏同編。延熙字翼亭，●●

●人。樹敏字●●，●●(?)其始(?)也。編是書之體例，是

以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而加變通。經世文編

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所隸事為八類，是書則(?)

六部之前加以治法、變法、時務、洋務四類，自謂(?)

張之洞有云，欲●求時政，須讀近十年來奏議，

故輯為是編。是以●●以前，已有此書，故斷

自道咸以降。以其書治法類中，又分通論、君德、

用人、臣(?)職各門；變法類，又分(?)學校(?)、●學

兵備、國用；時務類，則分商務、理財、礦務、鐵路、

電報、船政；洋務類，則分通論、交涉、教案、出洋

諸(?)類。各部之中之細目，則略同于經世文編。

其門(?)類略有之，蓋為供當時講時政者之

助，而在後日觀之，則道咸同光四朝，為清朝

興衰轉變之會，亦為中國有史以來之變局，

此時朝中與地方之政及應付變局之

思想，實為今日歷史之基源，此集頗可參考也。

備此種資料之大成，而分門別類，讀者一覽了
然，亦可稽究其損益得失，並記其討論之所
以而歸於至當，[illegible]特以迎合時尚，[illegible]變遷之跡
之奏議，界限分明，以類從，而二者之間，寓多
及於六部所隸事，未能盡知而分類，或重複類
之科舉皆定，禮部中又有皆核奏章，兵備、刑
用戶部之理財、兵部之兵制，又豈有二，且多
為當時之要事，作一不為[illegible]可謂之時務書，至
詳諸一門，試為當時各部之務之外，然一其卷餘
然為教案、洋務、交涉，又通論四類，以至交涉則
一切指交涉之事，何以別為異類者，交涉
之中，又援引，並述勝算，以及中俄、中法、中日諸
役，更需奏議為多，皆無遺餘，所取者多為
小節，其他內政上之大事，以問答中異數定諸紀
之名臣奏議甚不完，[illegible]收，取其書名以勸章
奏之之便覽者，詳未見其得當也。

海銘奏稿不分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清海銘撰。海銘，伯佳氏，滿洲正藍旗人，嘉慶
十三年由繙譯生員考取內閣中書，官至湖
廣總督。是書乃其官江西巡撫時所上，其為
陳奏地方政事者，中以舊存重大十餘二者，以
核實並吏治，各省設善局士農，以西洋十
二州縣官吏以外，經由建設，海銘請于附郭
府州各設一所，其資出于各府州縣倉庫
息銀，奉旨允所議行，是亦仁政也。又前代是
錢法遵照，皆以買十錢，海銘請從其時買十錢
二十萬錢銅二十八萬餘斤，以禁私錢，開私錢後則
制錢貴，私設局以開庫存錢平市價，為宜
嘉慶之，查時私鑄時，制錢價貴，由于禁銷
之力，于此可見，至道光時錢貴銀賤問題甚
生，論者多歸咎于鴉片輸入，因之漏卮甚鉅
耳。海銘所條，皆實心庶吏者之奏，亦有

寒松堂奏議四卷　康熙年刊本

清魏象樞撰。象樞字環溪，一字庸齋，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歷官刑部尚書，謚敏果，事具清史本傳。象樞以居官清正，爲當時所推重，聖祖御書寒松堂額以寵其行，故自號寒松老人。生平崇尚理學，講躬行實踐，所著有行實錄、知言錄及詩文集行於世。象樞爲清初名臣，初改化卩陳仕各省積弊甚多，請嚴懲貪吏一疏，請嚴輔臣，人皆謂攝且不測，而有其去舉焉。五日以九卿會議之，舉題例其言輕重論之，諸侵欺，自請令於九卿科道會議，以時小臣大臣拉爭，百官反覆論列，多圖肅政，是在其中，自言康熙時，奏請分明諸事取一日於廷，象樞入對，備陳之二相植黨，於朝，排擠良則因命之，以劍薦歸之疏，明年壹罷，二十七年明珠等欽罷，至四十年，聖祖於以象樞面對，洪諭屢及，山西列名，有先憂之見，勇決之識，誠足以當斯名。至二公之易名，以後日對於其中未□之，有見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兵垣奏議不分卷 光緒二十三年松江府刻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命甫下，京師不守。入事福王于南京，未任去。事見明史本傳。是集乃曰是時所上諸疏，光緒時松江知府存(?)諸臣(?)陳遹聲請■得而刊刻者，蓋子龍詩文集久已流傳，而奏議多未得見，明季事，于清且有諱，故久秘也。子龍書時疏言防江之策，募選水師海舟，以不可緩。請者(?)兵營主事何剛訓練，其說已行，然明廷之(?)敗之已，所用且泛非其(?)非人。繼有十餘疏所(?)，要求是救危中興也。其論軍政，請兵以廣足餉，乃布置標營，助福王(?)備及四川，及用兵必爭襄陽，均極有見地。性皆(?)甘(?)乃以其疏中所言人情世態(?)，南都(?)……手，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不知其所終所始，皆由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用循蕩著，宜為可嘆。又其諫選宮人疏，中使四出，擾甚，凡有女之

家莫(?)能安(?)，輒搶之而去，甚至以見所謂今無(?)也(?)。時君以子龍不能行(?)留(?)宏傳，其文才英卓奇(?)禁(?)，任(?)直(?)御史時，因於■華以為偏，身中諸疏，無不據然可觀，非但有益于南明史事而已。

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一卷 民國四年鉛印本

梁啟超撰。啟超有時務學令、國民書局，有目。是民國肇建，袁氏帝制之意，而稱袁氏心所歸，以示其出於欽定者。是書所載內務部通電等之密電，以證所謂民意者，皆袁氏及其黨羽所一手製造，一手包辦，以欺天下者，以告於國人。是書第及於袁氏之士，假託勸進之文辭，自醜態，有如鼎鑄奸之形，保存其文獻之價值。是書並以備他日修史者，考民國時政者之藉鑒。

所謂民意，自由投票，如何一手包辦天下人耳目？蓋為袁氏帝制計，倡導其謀逆，非其所見，且袁氏帝制之所由來，以見擁戴籌安，在其所謂民意密電上呈於大總統者，實即前此袁氏帝制之濫觴，載之此書者，袁氏帝制之所由生者之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僧格林沁奏稿六卷 蕉亭大學士寄存石印本

清僧格林沁撰。僧格林沁，蒙古人，初封郡王，為不至咸豐以後，命督東營事，以剿捻匪，追諡曰忠，事具清史本傳。是書為其奏章之留存者，未見刊傳，蓋其大學士以鈔本，惜所載僅為咸豐四年一段，蓋奉命為參贊大臣，督辦堵林鳳祥之北竄者，而其防英法，征捻匪諸役之奏，均未見此，幸此等奏摺，本定捻匪方略，日事辭未詳，始末中尚可見之。是時僧

詳以及英津又紛下，乃南臨靜海，堅壁壘木城，分踞於獨流楊柳青以備，故辛卯以之至有塘兵，時日既久，天氣寒冷，慢于溫暖之地，以雪文至，又據作戰，清兵則視為畏途，山東軍固能以僧固以圍之，以□之策，自正二月，林乃突圍走，小雪塞陰也，賊奔竄，乘行者多是瘦損，其三月無鈸，則是役之得，實由于天時之所為，此則奏中所未得者，但統其叙戰勇為多，亦可見文之尊，則如僧奏者源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粗事，因並其武之本意，以吳外律。但其法

之疏，本大而言，亦近乎失律，此古人所皆知者也。

戒煙會議禁煙章程一卷 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又名禁煙章程，清人撰。此為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所上奏者。

據稱外國煙前後，自印度輸入之鴉片，每年約二三萬石。

光緒四年增至八萬二千石，歸於備入者尚不計。自

光緒十四年，外土輸入者減少，蓋因中國種植

之地益廣也。以四川宜昌為領事估計，中國西北產

鴉片有十萬石。是年此處者估全國產額約三

十七萬餘石，實可駭人。國人有為之大患者，實多

之思。實乾隆以後，此值吸食自行，為大害乃有

禁煙之議，有七六項者。凡太后限期十

年禁除，除限吸食章程十條，即是書。

是書其十條為：一、限種罌粟，以絕根株；二、分

給牌照，以杜新吸；三、勸限戒煙，以蘇痼疾；

四、禁止煙館，以清淵藪；五、清查煙店，以資

稽察；六、官製方藥，以便醫治；七、准設戒煙

會，以宏善舉；八、責成地方官督率紳董，以

收實行；九、嚴禁官員吸食，以端表率；十

商禁洋藥來源，以遏來源。十條後又議法。

有詳細說明，無人讀之，殊見其思慮之縝密
方法之周至，切實且易于行，十年之限，原為人民
官員別限時斷癮，其意在杜漸之後，煙禁雖加
嚴，屢經稍有疏失，乃清末江蘇中嘉貴之一
種也

太常公奏略二卷　安徽省藏抄本

明舒常郁撰。常郁字口俞，號秦道，萬
曆丁未進士，授中書，歷官御史，巡按湖廣，
事具《江南通志》。所著有《同畏堂日抄》、《律呂實紀》、
《諷書》、《醫書》行世，今罕流傳。在陳經時所上者
奏疏乃餘佚存，刻有全性遺安，以致殘缺，
存四十篇，計其卷，其七為其所刊刻者也，其
為御史時上之奏疏，曰廣以原，其留在於擇相
其後之遺，錄別刻，智擇用而存者，立門戶別
勛臣，配享、諡春等，曰甚剴切，歙州存志
節使及點將新志，史烈、伯，新輯以諸為被宣
末年而上，擬之集中，則為秦呂之年，廿而
沈也按湖廣，甚奸猾伏，貴竹之司較，復而不通，常
郁代請事甚勤之策，乳豬以年，其諸使者又
載，理其察官同，常郁密謀于楊漣大史并
將建名諸勛之，以丁又艱歸，故苕惜之，然
將其為此張，是諸情事，與其別集中更有
損益矣

撫松之詩稿一卷 桐城方氏刻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原名□，方□□□之若孫。是集乃當崇禎戊寅刻時，孔炤奉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上，附以招撫等文。時文燦初用，撫剿楚降，畢之激變，孔炤釋獄者不久，馬士英、阮大鋮以才，乃復大，以謀入撫。其上疏所奏議，皆言之撫之失，未受採納，孔炤乃陳請七事，備敘守之，而獻忠果叛，又孔炤之言，是故熊文燦未能者。今錄將其思罪與於卒，所謂入於獄，然之撫者撰而易以孔炤撫議因是已。又收其言事，並錄孔炤速下獄，以崇一編從之。其中陳情行理揭，陳情可原揭，請陳所明狀，自白其冤，由於川院未合之兵不至，羽檄恐誤，■明末將領之甚困，當於軍時，事有所非必不可為，而但兼主撫主剿，莫衷一是，而楊嗣昌又各持意見，未能和協，卒使賊勢益熾，坐大，若

孔炤之在楚一年，兩剿以先，陵寢無恙，以只以一貴持之失，僅召擒責，孟重以黨禍為之，可以見當時朝廷之意旨。讀是集，有餘悲矣。

聯芳齋草二卷 柳蔭方氏家刻本

明方致勲撰。致勲字階夫，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太原府人。聯芳其祖郎，曲靖守至右僉都御史。明亡，自殺，年七十餘。門人私謚貞毅。事見明史本傳。所著有周易古義、春秋考略、論合編，兼入四庫全書，今遺時兆翰明史藝文志、諸家集載此兩種書，錢別傳，是集分在卷上下卷，卷首有方氏家譜序，時所上，如名，上卷乃在朝時所上，凡二十篇，爲經略奏，謂清大砲合江教戰，宜擇清將，以論遣事者五，時熟籌攻圍，條先使其主力爲甚奏留，上諭爲保存學術等事，而其疏若干，疏請擬輯不罪，工以迄補救人（事案陳報）日始畢，歷成功如階一級，曾於謫居其第奉擬者，皆爲致勲所撰，以是傳於忠於本朝諸人事什之諸疏中及所附年譜紀事，大卷則奉詔之年，彭澤原官時所上送吏部而上，以論清查信師，言流兵穴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助御院，藉持風紀，立明周旦政之實，凡格諸蕃合以撫綏疆廣，釋原疑，所上疏則具于所著撫楚疏稿中，茲不贅。

佳福將軍征服台灣勦匪紀事本 無卷數 舊鈔本

清福康安撰。福康安字瑤林，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三十二年授三等侍衛，游擢至户部侍郎，前後征金川、平甘肅回匪，克台灣林爽文亂，討廓爾喀，服黔苗，軍功冠時，封郡王，謚文襄，配享太廟。事具清史本傳。是書備記其台灣之役，所載為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迄五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凡所錄有上諭、信以及奏疏、大臣往來奏章者。皆佳福將軍者，蓋其時福以平[illegible]甘肅回匪功，封嘉勇侯，故云。是役之後，晉封一等公爵。台灣之亂，由于民風[illegible]悍，為吏者又不得其道，啟民怨于生番，以啟爭鬥，故林爽文乘之而倡亂一呼，旬十日間，聚眾至[illegible]十餘萬。此大亂者，特以傳播之至，福之奏功，蓋藉天恩眷之助，而亦兼旌之言，亦信之所有異術之謀、綢繆之部署，亦足其功矣。奏中匪氣呈情，亦實錄中未載。此書甚足以補正史之闕，而所言皆實，而福康安等以仗鎮大臣，計其戰死、賊竄之極多情之實，情足以見其民情，不致事過境遷，特令建祠等生祠于其地，以為林目賞心，悅乎其後，傳說於外，未嘗加以徒誇也。

普天忠憤全集十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本

清孔廣德編。廣德，山東曲阜人，號魯陽生。是編乃當馬關和議告成之後，時人咸有悲憤痛哭之心，廣德因以三月之力，蒐輯十餘年來憂時之作。上自公卿，下至布衣，外及西洋人士，凡其言論有關于時局者，輯為一書。以章奏為主，附以議論及詩歌。自謂或憂憤而上奏章，或感憤而形諸議論，又或蓄其孤憤而形之于詠歌，無非憤也，亦無非忠也。而當時僅言之論，悲憤痛哭，中有忠憤之實，故以名其書。是書雖生于外患之深，而其意不在于復仇，而在于自強，故猶重于言改革言新政西法者。實為戊戌辛丑變法之先聲。然若就其所自謂依有切時局者而採取之標準，則所蒐羅者自難去是以外，而尤自感嘆，其間外交大事有關之章奏，去取之間亦無一定之準繩，惟所載之書札多篇，頗為未見刊傳，可為談史之助。當時悲憤自強之心，非不具奮，其奏編之忠之熱，雖亦無以手挽回清社，屋而國勢之積弱，讀之有餘悲矣。

譯學編八卷 光緒二十年廣東臬署刊本

清顏勒精額撰。顏勒精額，字莊如，滿洲正紅旗人，咸豐八年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是書所輯，為其歷任督糧通州，分巡天津、河間，都轉長蘆，署理直隸臬使時之書牘、稟札、章奏，卷一為通坤講摺記，卷二為津河義學記，卷三為天津梵燬壇記，卷四為牟海盜記，卷五為平反叔盜記，卷六為辦鹽七案記，卷七為長蘆鹽乾隆偷記，卷八為天津振災記。則就事類而冠目各以其名，名為譯學編者，則自謂以進士迴翔戶部二十餘年，挈戴公部，先日學習，繹闕之始，朝命慎終矣，所歷各任，皆天下之繁劇職守，仍繁不與設施，洪水若何，應錢譯以師公部時之所學，大今按其書，良有古循吏之風，未一新政之所謂，何其立言能篤而至誠惻怛之意之發於不自已也者，其其文辭則多出其幕友吳虎臣、吳康臣、君文炳，是編之刊，吳已前卒，顏志以悲之，重足見其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于風誼者也。

敬慎堂公牘六卷 清光緒乙亥刊本

清沈秉堃撰。秉堃字幼嵐，湘西人。官至四川知府。曾宰川省各邑，甚著政聲。是集乃其歷任江安、成都、安岳、綿竹、彭縣、巴縣，所書牧令時所出之公牘，要於告示等，彙為一集。其中興利剔弊，事有鉅細，多質樸可行者。尤于風土人情，瞭如指掌。其自叙有云：嘗讀陳壽三國志諸葛武侯傳，至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稍懈，疑以似其專，陳書其細，當季漢賢良輻輳，何自苦若是。及膺民社，乃知不若是，實有不自安者。可謂由衷之言矣。其名為敬慎者，則以古之論敬者曰：火滅修容，動止必恭。論慎者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故以是作自勗者寓之具，亦可以見其志尚矣。

諫垣七疏二卷 清初刊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山陰人，萬曆進士，官至給事中。事見明史本傳。洪謨初官延平推官，時周順昌為福州推官，有二周之號。後內調入戶科，歷刑科，所上諸疏所見者以為言，竟忤魏忠賢，削籍。是集七疏之首疏，餘為參秋卿失職疏、失律之臣不可不誅疏、閣臣崇禮疏、論兩淮兵事疏、論時局疏、參閣臣疏，中以失律之臣及閣臣二疏為關最要，蓋為劾熊廷弼、楊鎬合昌兵發者，必欲置之死地。然今年論斷，史繼廷弼任，稱其才既能兼一時，氣又凌厲一世，招辯紛紛，然據其怨，要其抗敵，然當時之言路，好為高論，責人無已，以致為[illegible]廷弼者，每不能竟試自壞長城也。今觀洪謨之疏，亦都轉此，不脫書生之結習也已。

曹忠達奏議十卷 福建以版刊本

宋曹輔撰。輔字載德，福建沙縣人，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道光福建通志云：見揭邑山[illegible]曹樞密奏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以娓集謂嘉祐中以為諫諍時上書論時事，請康王拒金，指曹輔實有二人，一字子方，以蘇黃游，若論事為拒金者，字載德，乃邑山為編者，以應麟之誤，若乃合為一人，非也。是集可以併王氏之失舊題諸注之時政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溪先生疏草一卷 公昌印務局鉛印本

明薛宗鎧撰。宗鎧字子修，揭陽人，薛侃之姪。宗鎧嘉靖二年，以從父僑同成進士，授知縣，官至太常少卿，事見明史本傳。嘉靖中吏部尚書汪鋐肆奸植黨，宗鎧劾其擅主廚福，鋐疏辯之，帝不許，而給事御史曾溥、曹逵等又相繼劾鋐，鋐乃抗辯，且極詆宗鎧等挾私，宗鎧死於廷杖，至今悲之。宗鎧又及叔侃學王陽明之學，致良知者於湛若水，銘其墓謂其東溪子之學，日如其良知矣。是集共四疏，首為明賞罰，次為復黃册舊規疏，餘二者，大即皆劾汪鋐之疏也。

恭敬大訓一百卷 明刊本

明張岳撰。岳字惟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太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書以大訓名者，取責難陳善之章，皆古賢聖所以告君見詩書中者，類為人所常見，秦漢以下，名臣章奏，素不采錄，惟獨收漢董仲舒天人三策及宋代封事，亦未言所取舍所偏愛之故。

薛中離先生奏疏一卷 公昌印務局排印本

明薛侃撰。侃字尚謙，揭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事見明史本傳。侃所著有研幾錄及圖書質疑，刊行是集，此奏稿一卷，為嘉靖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侃蓋篤好陸王之學者，見明儒學案。嘉靖十年，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亦慎其舊，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時帝方祈嗣，諱言之，大怒。時張孚敬與言有憾，侃同年彭澤附于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先慫恿侃上其疏。侃獲罪後，鞫訊得實，因罷申補學。二疏並見集中，是其大者。若有明正學以安聖躬疏、復古制以新七廟疏、敷大重化疏、化發北道任憲副草請祠疏，皆足以見其學焉。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明刊本

宋呂祉著。祉字安老，福建建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釋褐，官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死于全安之難。是集為所上書狀。時方官大朝奉郎直龍圖閣，权發遣建康軍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首為東南利害總論，次江流上下論，次江淮表裏論，次建康根本論，次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共撰為三卷，於當時東南形勢頗有瞭然之概。然南渡君臣，但存苟安之念，靡有恢復之志，如祉之究心險要，明之於心，了之於口，而更秉忠義以捐軀者，誠不多見也。

林貞肅公奏議七卷 明刊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是集一卷為西曹稿外官稿內官稿，卷二為西巡稿，卷三卷四為西征稿，卷五為新輔新政稿，卷六卷七為秋官稿。俊決獄精審，而于律例尤為諳熟，要以己擬，皆通乎法理，而兼見於是編，亦為■究心明代刑法者之稽助焉

劉中丞奏稿八卷 光緒乙未上海刊本

清劉崐撰。崐字玉山，雲南大理人，同治進士，授編修，官至湖南巡撫。是集為奏稿八卷，首卷為內官時所上，以為戶部侍郎，敘子論漕掃海運事。次卷以下均為巡撫■任中所上，時值洪楊回亂及雲南苗亂及湖南各匪，會匪作亂等事之狀，湖南為西北兩南各邊省糧餉之所供給，故甚為衝繁，而握筆之策應，更有不勝其疲者，當時傳奏，多為中興舊將，崐以文人而主守，而從事其間，亦有所措施者矣。清代有劉崐二，其一為乾隆時循吏，傳見國史館列傳及國朝耆獻類徵，此劉崐為中丞者，于史無傳，惟是集之見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琥奏疏一卷 古墨齋本

明董傑撰。傑，涇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至江西巡撫，事具明史本傳。此卷僅二疏，一劾經筵講官疏，一劾王欽、吳宏、提督勇士操練疏。二疏皆切指時政，而經筵疏尤有名，史傳皆本之載。其經筵疏略云：如伏想林泉之下，加之以師保冢宰之職，又進而言于經筵之列，乃不以太公周公傅說責君之心責陛下，而徒以婦人女子之忠責陛下；又言：恐不能守太祖太宗之舊章，致太祖太宗之憂勤，乃徒欲陛下循天順成化事例，以為安逸。又言：恐又欲不須親御經筵，但令講官進講章，是誠何心。又云：伏望陛下取王恕章奏，摘之于庭，詰其欺罔之罪，並修經筵之禮，俾命講官捧無逸、說命諸篇，讀于前，使在廷之臣知陛下講學堅定之心，屢持不易之志云云。考明史湯鼐傳，載吏部尚書王恕以言忤者請罷經筵，鼐上疏諫。傑傳附于鼐傳，云：傑亦抗疏爭。適是時大傳劉吉惡湯鼐、中書舍人吉人根等事起，嗾御史魏璋劾湯鼐及傑，欲罪之死，頼王恕疏救事得解。是恕實有古大臣風，而傑之直，乃鼐亦不見矣。至劾王欽、吳宏疏，則因科道請追從王欽等提督之命，得旨任說的是，但前命已定了罷。傑乃疏爭命已定不足慮，天下之諫慕天下之善。又以紬其以遏上陳言切直，逆後傑撫江西，值宸濠亂，遇赦而卒。見孫燧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傅忠簡奏議十卷　福建晉江刊本

宋傅伯成撰。伯成字景初，福建晉江人，淳熙元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是集為其奏議，凡十卷。當寧宗之時，韓侂胄始用事，通掌相，排斥大臣，遂假朋黨之名，以空國之善士，中外震懾，莫敢觸攖其鋒，伯成以小臣進對，獨毅然言之，其風節有足多矣。按真德秀撰誌，以公之先正獻同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伯成在諫垣亦五十餘日，所上疏十有三。大抵其欲修君德以正化本，崇尸以墨品薦，合異同以銷朋黨，辭言和平，直而不激，以調停有祖之風，至解羅織之禍，近東都侍郎，不敢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以此一轍矣。

曲臺奏議十卷　明刊本

南唐陳致雍撰。致雍福建莆田人，仕閩為太常卿，在南唐以通禮及第，除博士，遷秘書監，致仕。明文淵閣書目載此書有徐鉉序。南唐建國之初，典禮多諸國之舊，馬陸書皆無志志，故此書據蘇規以集有從卿表，然其書四十傳，有此書以祖宗配郊位議，四郊及義祖神主合出太廟議，太祖之廟不遷之主議，俱足考南唐之祀典。博士高遠奏請顏子祀之議，南諡正顏子兗國公祀之議，足考孔廟祀典。初中書不許，後表封州孝子瞿處瑾筆疏，詳瞭可觀，諸臣謹議，可補史傳之缺。大唐郊祀錄志有南唐郊祀，亦致雍所定，致雍循實不愧議祀之儒臣，在五代十國中，實有其匹矣。

御史中丞林公奏議二卷 明刊本

明林潤撰。潤字若水，福建莆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應天巡撫。嘉靖中嚴嵩當國，以刑選給事御史，滿朝皆以寒蟬仗馬，潤獨首發世蕃罪。又論嵩所任李遷、寀、都御史鄢懋卿品惡萬狀。嵩必庇之，則又劾嵩所受十萬金，為排擠而完者伏王。嵩不為庇之，及嵩為鄒應龍劾而敗後，潤又持嚴子傳印世蕃及其私客羅龍文大逆狀上之，詞有不畏強圉之風焉。王世貞弇州山人稿稱潤前後多上封事，又請寬恤疲困，計民運，清化田諸積弊，表忠義，恤孝指，黜唐徵，君賢輔田擊之，為黜首祝序者也。

陳節愍公奏稿二卷 新昌胡氏刊本

明陳泰來撰。泰來字岡長，江西新昌人。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事具明史本傳。泰來於明末奏議，應陶兵、清庭撫之役，不屑。此集為其在諫垣時所上奏疏及起義時所上書，附錄遺稿及唱和雜撰二篇。係胡思敬氏從紫源陳氏宗譜中錄出刊行者，內中於閩粵用兵利害，切形除要，言之最詳，其上宏光及遺揭撫二書，尤見忠憤。當時陳氏子孫，龍蕊藏之秘，茲幸未遭禁燬之厄，表明末遺老史事者，亦當列以為慶者也。

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二卷 明刊本

明楊漣撰，胡繼先編。漣字文孺，號大洪，諡忠烈，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追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事見明史本傳。繼先字育山，廣陵人。是集（書）為記事體，而聯綴以各事有關之疏稿而成，雖為創格，次卷則全為奏議。漣以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聞名，史傳所載較為節略，此則存其全豹，忠義之氣，凜然若見。以是恨之，必欲置之死地，所謂忠烈一實錄者，即載其所以致禍之淵源，及[illegible]受害慘酷之經過，事跡詳盡，足補史文之不足。而楊留楊氏抗直之奏稿，[illegible]忠憤之遺表，令人讀之，不自覺其悲且敬也。

晚聞齋稿一卷 雲南圖書館刊本

清竇垿撰。垿字鳴謙，雲南大理人。官至[illegible]南道監察御史。事見國史館本傳。是集卷內題為侍禁錄，乃道光三十年五月所上二疏，一為請注議政大臣疏，略言國政有九病，臣知其病，而不能言所以治之之道，請皇上簡用議政大臣，其富國足(?)，所舉堪任其職者二人，一為林則徐，一則唐。又附一片言，林氏為穆彰阿所忌，必加阻尼，望勿為所惑。外一疏則論英夷久已經請，從前辦理錯誤之大臣，未一字譴責，所參劾者不甚實，琦善、劉韻珂諸臣外者，乃穆彰阿懷去思之衣內者。自記：上疏後，所舉俱後因林唐召用，耆英等或降或休或革職，是良以朝局有關者甚鉅。及戰事初起時，主戰者勝利，及戰而屢敗，又轉不言和，是時戰爭退後，又為高調當時也。未又附一疏，乃當次疏上後，未見効果，欲加參奏者，未及上而存其稿者也。

復廬奏議一卷 民國元年刊本

清許珏撰。珏字靜山，號復庵，無錫人。官至候補參贊大臣。是集為奏疏一卷，中多論外交及憲政者。珏於外交上之主張，則以為在華各國仍有野心，惟美近為友好，惟有通商往來之利益而無他，故中國之策應當聯結美國，于日俄戰時，則力爭土地主權之不可失。於立憲之籌時，則斷斷以為斷不可行，謂各國政令之間，根本有所異，又能舍己從人，之論獨不時人相反，察之當時外交情勢，中國已成積弱，非聯一大國不能為人，而內政腐敗更非有徹底改革不可，清廷本之于立憲，而當時並未曾真立憲也。

台灣奏議十六卷 清鈔本

清孫爾準撰。爾準字平叔，嘉慶十年進士，由編修出知汀州府，官至閩浙總督，卒諡文靖。事具清史本傳。是集所奏乃道光六年台灣彰化縣械鬥情形，由于匪徒李通等挾黃文潤搜贓之嫌，糾眾尋鬥，黃文潤集眾抵禦，而提鎮遂執民自械鬥，官兵止可彈壓，又便加誅之說，以致附近蜂起，合台震動。爾準布置之方，由疏中所見，則先遣將遏之，而親帥兵渡洋，時台民惶懼，爾準首誅盜首六人以徇，奏請禁救有搶者始坐辟，餘從末減，是附從而即解散者，置弗問，數日之間，人心大定，復簡將調兵協助，奏此之識，可謂有鎮定應變之具者矣。

宣宗成皇帝聖訓一百卅卷　武英殿刊本

咸豐七年文宗顯皇帝御，分三十二類。宣宗以恭儉仁慈，著稱史冊，有漢文不逮處治之風。而即位之時，值中衰之去，重以歐風東擲，開前史之變局，乃致兵甲不競，城下盟成，其情懷為如何哉。然其衡石不殘，宵旰加勤，蓋事必躬親，兼留自決。觀之其語始末之跡，於以見見非由虛飾，而實施于時勢，使然也。以其詔諭周詳，都合時弊者，固無法於前謨之勵精，當須理繁治劇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宗顯皇帝聖訓一百一十卷　武英殿刊本

同治四年穆宗毅皇帝御。文宗之世，清室危而復安，亡而又存，當是時髮捻擾于內，英法侵于外，幾難乎其為人上矣。猶是謹于近之謀勤，晉賴漢人湘淮之子弟，然文宗知人善任，首尊一身，固屬大于聖明，有以致之。聖訓所講求者，雖不出于前代之常款，要足見其望治之殷勤，有清一代，無其德之真，適成以偉，固力之不武，實時勢所使然，集觀乎歷代聖訓所以然，留其標著，又非名言高論，恭陳愛民，亦前代之所未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穆宗毅皇帝聖訓一百二十卷 武英殿刊本

清德宗景皇帝編。漢以前，周大禹謨中，人心惟危四句為帝王之心傳，謂約之為危微精一四字。及唐以後，歸納至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八字之明之備。有清聖訓自太祖至同治，莫不以敬天法祖為聖訓之前提者。蓋聖訓之所以作，即由此觀念而來者也。清室之視祖制，較之任何前代，尤為鄭重。故後宗之毅然重法，實昌其大之不肯而要之不敢。故此同治聖訓，可謂聖訓之總局，亦聖訓之末路也。穆宗初政，值中興之局，事有可為，而受制于太后，抑鬱以終，[illegible]亡自取，今之不能行，何有於訓。則此編聖訓之[illegible]于前代祖宗之出于勵精圖治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乾隆諭旨不分卷 舊鈔本 北平圖書館藏

佚名編。起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二年。其中缺十八年一年。所錄者語多簡短，但以人事之標題而已。然其中官吏之調補升降，政事之施行，盡置有為實錄所不詳者，亦足以[illegible]為考史者之參考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上諭擬稿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

佚名輯。所錄者為嘉慶五年至七年所發與額勒登保、那彥成等之諭旨。時額勒登保方從事于征剿川西之教匪,勒保剿次南[illegible]所患在其東窺楚境也。嘉慶初任時,川楚教匪為腹心之大患,自軍興以來,諸將中戰功最著者,無逾額勒登保,考實錄所載福寧、勒保[illegible]帝亦章其知大體,深七年亦盡力。是集未錄其見額之謀畧。惟多載朝廷論功行賞之語,此上諭中屢之贊許額那二人之能和衷共濟,謂非他臣之所能及,亦可以見額之不愧為名將,而仁宗之能知人善任,是以卒奏膚功,擊庭殲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年奏稿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

佚名編。卷首鈐有御賜忠勇清剛小印,當為當時章奏原稿。所錄者為嘉慶十二年正月至二月之奏稿,署名為臣德勒等奏。考之史事,為德楞泰勒保等所擬[illegible][illegible]。川楚教匪亂後,清廷既以演滿籍兵後,若又便之收,乃屢募鄉勇,依循時之形守。又以三省邊地形勢阻異,記增兩驗營汛。乃即以各營隨征之鄉勇,挑補各地塘汛之兵額,謂之新兵。但餉不足以養兵,乃於月給鹽米銀人五錢,以三年而減一錢。至嘉慶十一年六月實行減給,陝西有兵便朱勒以未奉部文,借口餉價未發,新兵譁變。德楞泰即以是時奉命為欽差入陝平亂者也。是年十二月,四川有綏定府新兵之變,翌年正月,陝西復有石泉新兵之變。均旋踵而定。即是集之所載者也。當時撫兵驕悍,寇相智,將多道突,奏議川楚[illegible]

宗撥揚芳以誠拔擢，芳後以從宗遣戍，宗由德楞泰所劾，卒以罪物議五年，復宗者由雪之，亦以見輿論之足多，亦不啻此作為石梓，方以諟史文之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諫止中東和議奏疏四卷 光緒乙未寫稿本不分卷

不著撰輯人姓氏，所錄者為中日戰後，反對議和時反對和約之奏疏，卷一為文廷式奏，及江蘇上翁叔平計相書，卷二為御史安維峻，及江督劉坤一爭和議奏，四川舉人劉蕃等之具呈，[illegible]及河南候補道易順鼎之奏，卷三為易氏代作奏稿，壽耐安六書，又書某獻策一則，卷四為康祖詒等舉人等之具呈，申陳康之意在于變法，劉坤一但為反對和款之不可外，餘均集矢于主持和議之李鴻章一人，謂日國人如為商調，實有意爭指責，即翁李之主戰及帝后之暗爭，當時帝黨光緒上諭主戰，而太后及孫毓汶李鴻章主和，李尤漢和不足以戰，而又敢主和，妄意保之于時，而忽且情勢，又使其不能不戰，既戰而復掣其肘，李所以謂以北洋一隅之地，當東瀛舉國之師者也，既敗而又使其負議和之責，故天下之盟，方無理利之理，諸說所之備至苛虐，亦可悲矣。和議既為虛實所不備，后黨之勢融以此而試殺。

古之言改革自強者於是昌行，此中關鍵，實由戊戌政變使宮廷受禍之所由來，是其所關不僅關于外交上之爭議而已也。

邸鈔會覽十二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不著撰輯人姓氏。是編輯錄者為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及二十六年三兩月之摺奏。第一卷為二十五年六月初一至初三日，第二卷自初四日至初七日，第三卷自初八日至十三日止，第四卷自十四日至十八日，第五卷自十九日至二十三日，第六卷自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第七卷自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至初三日，下俱做此。全書當不止此數，度為每月皆有者，此特殘存者耳。中皆例行之事，以尋常官吏之升調、職銜之陳報等等，不足以考政令之得失。

皇明留臺奏議兵防類一卷　國學文庫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卷首注於係據明刊本十行二十字重印者、按四庫提要有留臺奏議二十卷、係朱吾弼、李雲鵠、蕭如松、孫居相四人合編、取正嘉隆間南京御史所上奏疏分二十類、中所載四人自撰者為多、今是卷有蕭如松三疏、而無朱李孫三人之稿、然核其內容、較其名秩、當即擇之留臺奏議也、所論者為南倭北虜御寇播酋四類、有明中葉心腹之患也

奏對機緣不分卷　新安張氏輯本

清釋道忞著、廬陵聶先校、道忞為天童僧、其被宣召也、在順治十六年九月、臨侍者六人與見本書、其書尊道忞曰師、疑為其侍者所錄而非道忞自著、道忞本有北遊錄一書、此集內皆奏對語、全仿傳燈錄、諸法陳義皆自禪宗出世祖所問、蘇州瑞山諸僧亦多從傳燈錄出者清世宗亦有專論佛學之上諭、藏于懋勤殿存檔中、其所指斥之木陳忞、即指道忞論中措語詳略、與世宗自著之揀魔辨異錄中所載不同、而其所指斥、則謂北遊集誇張恩遇、違宗名譽、闌入禪錄以外之語、而此書載然則之尤偏筆事亦非禪宗門內語、獨為諭禁所不及、亦有幸有不幸也、然世宗所惡者在其誇張宗門譽語、而於其正知正見者、亦謂其於法門尚無大過、此書對於世祖所陳確具正知見、此或其見原之故、然又是書言王之請、通佛理之事、亦足以補史傳之缺云、

岳鍾琪密摺一卷　文獻叢編本

清岳鍾琪撰。鍾琪，成都人，歷官至川陝總督，封三等公，進封一等公，事見清史稿本傳。此密摺共十一摺，不見于奏勤奏議之內，係藏于懋勤殿諭旨摺者。各摺中除謝恩摺外，其要者爲奏報剿過爾楞台吉逆番緣由，爲奏報南坪擒獲番劉梅完結二摺。此二案俱清名臣傳年羹堯傳未及之，但不甚詳，而摺可補其缺。而其最有關係者，則爲參奏年羹堯延信對質一案摺。考其時在雍正三年五月。年已調降杭州將軍，世宗以諸陵陪見時，面奏允禵于聖祖大行時，曾對延信說，我回京磕頭歷，不過叩謁梓宮，向皇太后請安而已，諭令鍾琪及石文倬兩人傳集，質對允禵爲皇太子其時爲撫遠大將軍，正與世宗爭立之人，世宗令年羹堯對質，實欲坐羹堯之罪，鍾琪自亦知之，然鍾琪自授四川提督，即隸年之麾下，相欲輕其罪，此摺雜言措詞，而立言多爲年地，滿名臣傳羹堯傳，亦載世宗以羹堯罪之，然前督撫將軍論奏時，鍾琪亦史文清首先上奏，之人皆非其名下石之人。其進言自為另有意見，上奏還此案，用意亦在因以

高忠憲公奏疏一卷 千頃堂刊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官至刑部侍郎，崇禎初追諡忠憲，事具明史本傳。此書共奏議三篇：一論遼事，一劾淮揚巡方崔呈秀，一論三吳解糧一害。明史於攀龍本傳上疏凡止數，傳中所稱者，劾張世則所著之大學初義，論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劾罷，鄭養性，論方從哲，最後則劾崔呈秀，而于論遼事及三吳解糧二疏則未之言。按萬曆時遼事初起，能及其時而補苴罅漏，調之于宗社宜若有益，攀龍爲曲突徙薪之謀，其遠識實度越諸輩，疏中遂舉孫承宗、鹿善繼二人，實皆名德，華亭陳卧子謂非門戶之見，誠然。至三吳解糧之害，有關於國計閭閻甚鉅，而本傳皆不及，所推者僅崔呈秀一疏，然亦不詳盡，殊有滲漏矣。

馮恭定公奏疏一卷 千頃堂刊本

明馮從吾撰。從吾，長安人，萬曆十七年庶吉士，授御史，事具明史本傳。從吾于萬曆二十年上疏請修明朝政，即此疏是也，惟史傳所載與此稍異。傳有戊子以前，諫乃揚；己丑以後，諂諛成風，北宗諭盟天吏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若然怠歡之容若此云云，而此卷無之，大抵此奏劃留捴詞之甚婉者，而本傳則兼載其激切者，以上据本傳。從吾爲有因給事中朱童蒙疏詆而自辯一疏，又有給事中郭允厚劾鄒元標因而求退一疏，此卷均未錄入，蓋事關一人之進退，不若此疏爲神宗朝政亂治消長之所關也。從吾與鄒元標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意實欲自倡陽明，乃竟因此見畏于羣小，退居後又遭陝撫之据攖以憤慨，亦可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淵閣奏疏一卷 華亭陳氏進鈔本

明文震孟著。震孟吳縣人，天啟二年進士，官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謚文肅。事具明史本傳。此編本氏輯奏議一卷，皆其在文淵閣時。蓋者僅氏輯時震孟方值經筵，內附奏疏四篇，一得陳時政中央得正論，勸政講學諸疏也。一震孟勸皇帝陳本付兩錄三，一付正宗、[illegible]，一付中正，所謂用柄議，傍之老實實錄，總其只事皆震孟摘其尤謬者以六，經筵進規，見其本付又不傳實也略述[illegible]

虎臣事之東輩日衆，杭郡復，從此以之逝槪方大任弱內龍東林，震孟抗疏極陳其謬，此疏本付日議惜出本來末吐，故因其涉及上祿事以四疏中勸政講學一疏，當時尤盛傳之。實則震動宮闈諸疏且積之亂源，所陳尤關思宗時政要[illegible]本付震孟宮[illegible]閣學，正祈閣學為指主閣大學士[illegible]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議處安南事宜一卷 明鈔本國朝典故叢書本

又書撰輯人姓氏，僅存據安南書及一書而來，書請議討安南，以臣議及協而撰，而安南進表莫登庸乃畏威上表，又不之降，此議使安宗書此予望外宜[illegible]其罪者有加矣。此奏則莫氏乞降時兵部尚書唐胄等所上議處善後事宜之疏奏也。內述受降之經過，及處理其無詐，及此奏登庸之言詞，並為其陳情，奏請奉聖旨所新設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其十三許先後宣撫司，仍以中國制度等，今明史安南傳華林因惟付等有錄，以大德曆及三年一貢之請此則無之，而[illegible]華此本為兵部尚書所擬議中所錄初佐擬之議，今考嘉靖明史仁事本末，謂太祖平雲南，以沐英世守其地，成祖平安南，不以張輔留其國，平年後，平吾還黃福，祝黃于中官禮司于庸所，至是三方平年，位治王化，蓋為稀有邊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南奏議一卷 明鈔本國朝典故叢書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所錄者爲明嘉靖十七年安
南內亂時兵部議征討事宜之奏本。時世宗皇
子生，李時請詔安南，禮官夏言言安南不貢已二十年，
兩廣守臣宜聲討，整慮將應之。詔查
其逆臣莫登庸、陳暠所犯情狀，有征討之議，
下兵部集廷臣議之。此即兵部所奏力主征討之
其稿者乃尚書張瓚之。明史爲張瓚也（奏中）主用兵甚
之由過爲持，並言用兵方略甚詳，未付兩日後

所奉聖旨意謂朕聞仰士大夫私相作論，謂其忌
督理，依都奏二三次合議，不見力主何事，有臣
與都不協心，因事且避。再詞以明史所（昔未詳）載者文
詞稍異，蓋此旨係本俚俗，修史者加以潤色
此奏爲嘉靖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所上，得悉當時
爲十五日，亦足以爲考史之助

培遠堂偶存稿四十八卷 清道光年桂林陳氏家刻本

清陳宏謀撰。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
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兵部尚書，謚文
恭。是集（陳氏清史有傳）爲其歷任外官時之[illegible]以牘，分年刻
成書，都四十八卷。起自雲南布政使，繼以天津道、
江蘇[illegible]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湖南巡撫、陝西
巡撫、湖北、福建、甘肅、河南、江蘇諸巡撫，及陝甘
兩廣諸總督（任）[illegible]等之處。因知先生事略所
謂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歷任二十一所（其）

之政績悉在其中矣。李衍其所到之處，每咨
問久暫，凡實心于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
當與革者，以條斷爲次第，行者有與作
人事以爲措施，大就理。其窒中甚嚴然所
勸以擇其尤者一二人任，更懷然就法。今觀
是集，如在雲南時創建書院、講法，使軍
需利民，聲新礦，三數者，以富以教。在天
津之講水利，在奉粵之講荒政，在江西之設
族正之法，在福建之劇米藥，在江蘇之開河

屬，負如張孝書所稱能以民心為己心，視官事為家事者也。宦規諸有四種：遺規及在官法戒錄、仕女、往昔為從政者之常資，若此集則可見其有實地之作用，非徒尚空言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國史館移咨札并彙送文一卷　清光緒年抄本

不著編撰人姓氏。所載者為光緒八年、八九間國史館為重修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傳移咨各省[illegible]學使請助其蒐訪咨文一道，並附原奏，竟謂自嘉慶時修此四傳，距今已七十餘年，儒林循吏孝友傳增補十餘人，故有續修之舉也。以下則為江蘇學政黃體芳之咨文，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及札文札各府廳州縣者，內容與[illegible]本館所藏欽本黃侍郎官書大致相同，惟黃氏多出名存縣所呈報先賢姓名、著述者目等甚多，此則無之。意亦為黃氏所刻，以分示各州縣者也。其黃侍郎官書則為厥後并錄各處之呈覆者也。二書名目大異，而內容實同，惟相同之間又有差別，然黃氏官書未有刻本，有別此卷亦無所用也。

石封宦書二卷　宣統庚戌年石印本

不著編撰者姓氏。考其中所載，作者時官安徽廣德知州。書中無年月，而其事則為光緒三十二年以後、宣統二年以前。因稽之其人，于縉紳錄知為江蘇江都人于家慶。書中章牘所開，多為辦理當地中學校、戒煙、勸學[illegible]賢及籌備憲政等事。蓋當時新政伊始，各州縣所奉行者，多為此類之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塵牘叢鈔二卷　光緒丙申排刻本

清姚錫光撰。錫光有吏皖存牘已著錄。此集乃則自謂自乎役之律、銓選任守令、及從事于陸軍部著有當設五種學堂章程及日記數種，而有一時一事間抒私臆以陳當道不可以類者，則刊為是書。蓋亦吏皖存牘同時刊刻者也。又言甲午庚子兩役事前規劃、事後補苴、內政外交之更革、兵餉國防器械之經營無役不從。當其任者則為李鴻章、李秉衡、張之洞。書中凱切之集中尤以甲午以前所上李鴻章議要賈朝鮮事宜之說帖、于其事所關甚要。李之朝鮮政策[illegible]頗有採姚之所建議者也。

吏皖存牘三卷　清光緒戊申年鉛印本

清姚錫光著。錫光，江蘇人。初任書館章京，寄存後銓選知仝，又以道員官直隸，是集乃其任安徽守吏時之章牘。時值庚子拳亂，東南復接革命合黨等于湖漢等處，祕密部自■立軍。錫光以佐■上憲，定機宜及辦理團練，有功于東南之保障，著稱于時，其謀畧殊異，悉于此集中可見之。中第一卷為佐石棣條廉影，令第二三卷則為守和州■者。鴉片戰事，前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至廣州，于觀風諸生題紙中，密令舉其所知販賣鴉片之人及住址，所獲頗多。錫光此集中觀風懷寧府全諸生，第條內不之肖官民以告，蓋其師林氏之故智者也。

欽議或問一卷　明抄本國朝典故叢書本

明世宗肅皇帝御製。按明世宗有御製或問，四庫全書已著錄，而未及此卷。今此二書乃刻于國朝典故編中，以為御製正孔子祀典祀及正孔子祀典申記。大略謂以王者服飾祀孔子，祀■孔子，實非所以尊孔子之道。孔子生時為王，其生平所深惡者為名不正而言不順。今以王者之祀僭祀其，正非孔子之心。末附賜諭一通，而■仍復此意，并以群臣之不以為然者。世宗自大祀議起後，慨然有制作之意，于祀典多所更正，而易孔子為先師，用木主而不像，大為正當。史傳所記，但為群臣之議，此書則純為帝之見解，諭旨貴也。語言尤切直如話，當出自手。按四庫提要謂此御製或問（僅勅諭）之年月為嘉靖九年十二月，乃與史不合，疑為傳鈔之誤，而其序乃辛卯正月則不誤。今按此卷敕議或問為九年十一月初八衙揭于御製或問之前，則此敕諭之為九年十二月本為非誤，且此製或問因為十年正月（十五日所作），而所附敕諭

而為前年十二月之勅諭，以勅諭中但言以水齊多，論，未必不為火燹應之論，且有火燹數開之語，乃合為兩一卷云。

李忠武公遺書四卷 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清李續賓撰。續賓字克惠，號迪庵，湖南湘鄉人。從曾國藩轉戰大半，於中辦安徽軍務，陣亡，謚忠武，事具清史本傳。是集乃其子所刻，為奏議一卷、序啟一卷、書牘二卷。奏議中所奏者多為克復各城之戰績，如太湖、潛山、桐城等。序之者為孫右之。序啟錄乃錄紹碑傳、清廷之上諭、諭祭碑文、典等。序之者為劉坤一。書牘所載皆為與當時將軍諸人論行軍形勢機宜等等。序之者為張濟名，傳之章言其時非無諳西之才，但少救亡之心又腎耳。今觀其集中，謨國之■衷，撫亂之志，詠無絕甚，就事之從容，視死生如鴻毛■矣。清■代太平之亂，本能平定，雖曰天命不厭，亦人事多識，而湖湘諸子之受理學薰陶，有此仁俠之懷抱，實足以風百世者■。續賓雖不以此是書傳，而是書亦足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總督河南山東宣化錄八卷 清乾隆年刻本

清田文鏡撰。文鏡正黃旗漢軍人，官至河東總督，謚端肅，事具清史稿本傳。文鏡有撫豫宣化錄四卷，四庫已著錄。此書蓋繼之而作者也。內分河東宣化錄、河東河道宣化錄、總督兩河宣化錄，共八卷，中收奏疏、條奏、文移、告示數類，一如前錄。序之者亦為前錄作序之楊紹曾。按前錄有河南布政使費金吾、按察使彭維新等會詳刊刻詳文一道，謂文鏡所辦各案，行之有驗，典守有素，附請匯纂成書，居然未便，請加刊刻，俾大僚僚佐，分于各府，以供君身。附之鏡擬詞，則是出于屬吏之請，而是集之序者亦如文鏡擬謂，其刊名駁正，悉係對傳之文，針砭對章，應有隱惡之意，所刪存者，僅十分之一，此集則未言所存者若干，想當與前集相仿。佛如四庫修書時，此二集皆已并刻，乃收前集而不及此，未知何所斟酌矣。

禮部典制司奏案 北平圖書館藏禮學館稿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為稿本，六冊，書面題為典制司奏案，頁口有禮學館稿本印樣，所錄者自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元年禮部典制司所上各奏案之目，及案擬之文，而無原奏之內容，中多禮制異文，不足以考政令之得失

石雲山人奏議六卷 清光緒刊本

清吳榮光撰。榮光字伯榮，南海人。嘉慶四年進士，官至湖南巡撫。是集乃奏議六卷，首卷為御史時及護理貴州巡撫時所上，餘悉為巡撫湖南時者。榮光為御史時，奉命巡視天津漕務，對于防衛盤詰及糧船積弊，以驗錢索子錢等，多所建議，有名于時。其任湖南巡撫時，值江華猺匪趙金隴滋事，榮光蒞任勤剿，派員指示機宜及籌辦軍需，於平定亂事，亦為有力。諸疏皆在集中，可見概焉。

集錄道光時格爾滋事奏稿三十四卷 清鈔本

不著纂輯人姓氏。所錄者為道光四年至七年回疆張格爾滋事時內外之奏稿、上諭等。外，如伊犁將軍慶祥、參贊大臣永芹、大學士長齡、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參贊楊芳等用兵征討之經過，及附近各省運兵供應之情形，內則兵部、戶部調遣軍隊撥給軍需之呈報，均是修史料中之資源。按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本屬相安，其後駐防者視為利藪，所由滋變。張格爾本回酋大和卓木羅尼都之孫，清廷向對款(?)甚(?)使監視之。適參贊大臣斌靜以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乃藉以生事。據歐陽昱所著見聞瑣錄，則謂張為將軍某所愚，張弟敘之部將詳其事，以自救聞，張遂讒而為變云。是集所收諸奏，僅至道光七年十二月，時張尚未就擒，至是年一年秋，時始為布魯特人所執也。

三賢政書三十二卷 光緒七年江蘇書局刊本

清湯斌、宋犖、張伯行等撰，吳元炳編。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以大臣子弟列侍衛出身，官至吏部尚書。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清恪。事皆具見清史稿本傳。三公者皆為河南人，而書[illegible]撫江蘇，為一代之名臣。吳氏繼生後百年，而一秉貫官轍相下，故取三公之奏議、公牘合而刻為是書，以志景仰，其自[illegible]比附之意也。湯祠在吳，吳人戴之以天，生藉尊彥，宋犖文集所謂江南大夫士頌公之守下節，睢州湯公同[illegible]清聖祖嘗稱宋為第一，然總而張伯行則為天下第一清官。今觀三人集中所陳奏牘，亦名為國為民瘼，周惠民隱者。吳氏繼事業聲譽未能追蹤三公，而以此為表其而勵治，亦足多矣。

黃侍郎官書二卷 清抄本

清黃體芳撰。體芳字漱蘭，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進士，授庶吉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官見清史本傳。是集乃其督學江蘇時所為官書，未見刊本。今藏國立北平圖書館，首為錄禮部奏疏奏因為辭付林文苑循吏孝友四傳請為前碑查舉報一疏，以下則黃氏江蘇督學之任[illegible]咨飭各州縣所列來為學者應山林隱逸之文牘，而中所[illegible]所列文人姓氏及其著述，有為史傳所未收者，有為志乘所漏缺者，皆足以為考徵文獻者之助。黃氏在當時為名諫官，有清諫之目，所著有全集及奏議之刊刻，即此集亦只同于此一事，所為可惜者也。

趙給諫集一卷　清初刊本

明趙時春著。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嘉靖五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事具明史本傳。是集首為主事時所上[illegible]日疏，其言為言者今之病最大者四，最急者三，曰崇治本，曰信號令，曰廣延訪以勵廉恥，曰惜人才，曰固邊圉，曰正治教，曰出獨斷大聖之怒，擇治術，為民者如上一疏。為清惠官衙敕吳勃賀疏，乃彰復工以是值羅欺一方之民者，然不失為敢言者矣。後事乃為巡撫山西時所上請疏。史稱其慷慨[illegible]質，有志善騎射，好談兵，論議戰守甚悉，而遇寇大敗不成軍。又稱其讀書善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今閱疏中論兵事，固為有識，不蒙其果，但為文人紙上之空談，抑言之易而行之難也。

蘿石山房奏議一卷　清初刊本

明左懋第著。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官戶部給事中。國變後，以[illegible]不屈死。事具明史[illegible]傳。是集乃奏議一卷，多其立朝時所上，所論陳民病兵弱，及已推舉、固計虜耗，責備諸臣，而於當時四方之飢饉顛仍，尤為言之，主在救荒災，救饑荒，免徵、勤節，禁將剽掠。懋第以言過切直，遭時所忌，因而辭職，然其性固甚清退，不以功名為志，卒以其身許國，其所為詩文皆有華采，傳于後世。是集所刊奏摺，首附召對記及祀郊試所收策問，列之奏議之中，亦為可見。惟其於福王時之條奏，則缺而未收，是不能無憾者也。

徐巡按揭帖一卷 民國庚申年蘇州滿樓刊本

明徐吉撰。吉天啟中為直隸巡按監察御史。是時魏忠賢當國，以私憾逮捕文選員外郎周順昌于吳門，士民公憤，聚眾數萬人，共毆緹騎。道、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言吳人盡反，復誅為首者五人。顏佩韋等，即吾所傳之五人義也。是書即為徐巡按揭帖，即端力論顏等為亂民者，題為仰遵明旨備覆所為，正犯正法以明國憲以輔安京志。後附墨蹟，故得而傳之吳中，因以刊傳。末附吳門郁點致正小韓黃君氏手札，並當案初年覓得依法係，吳人欲其遺祠而葬殺民五人。吳氏請韓之題墓碑之札如，末又有樓命樓氏一歌題詠其事，足為掌故，謂史乘之良好資材。五人義之人，名為人所習知。然揭帖中所載，則五人以為有是時信刻度文丁奮之人，皆挺擊之事。又有戴鏞、楊某、秀印孫、許尔成、馬庭祝等，入國彭淞提騎，譯解于丹門外，公犯其成事，少同日，並逆黨為一案者也。從此案暗中意在沛頌，很合實多。帖中可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郵傳部奏議類編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清郵傳部編。所存者為路政類一卷，起自光緒三十四年七月至三十四年十二月，為奏議廳所(?)彙料編輯。其中要者，如議覆籌辦公債以贖京漢鐵路片，暨陳公債辦法章程、續行小票(?)公債，查勘各省鐵路擬訂新奉吉長鐵路借款續約摺、奏報滬甯鐵路二路(?)摺，皆為交通史上之良好資料。又如查勘福建潮汕、新寧、惠潮鐵路及滇蜀、廣西路款，皆為當時計劃之主見，實行者亦可供識別。書中有原陳奏贖京漢鐵路情形摺及擬訂匯豐銀行借款摺，則僅存其目，原文已不復見，度其中必有所諱，未克秉(?)，則良為可惜者矣。

賈長沙陳政事疏考補一卷 景紫堂全書本

清夏炘撰。炘字心伯，當塗人，道光乙酉舉人，官教諭。是集為賈子考補漢書賈誼傳政事疏佚文一卷，括(?)班氏疏，史記未載，班書始著錄，而首尾綱目，不出原疏者二，今僅存其一綱。姚鼐謂後人因論而有所添(?)，原句(?)遂誣一為二，至下為長太息者六，實則其一，或(宋)其傳寫文章不完，因新書等各篇有長太息之遂取以補之。姚鼐又以為即食貨志之積貯疏，炘以為新書實漢唐間淺人所竄亂而成(?)，且顛本為惡者(?)，長太息句，不能獨舍彼而取此；而積貯一疏，乃上于文帝之二年，志中敘次甚明，均為未當。惟以大戴記參之班史，甚能(貽合)益史傳書其大略，記之保傅一篇，後半文字，改其辭義，於保傅既不類，於此疏若相貫斷，因采以補之，不惜根據而確，抑亦文之相類，可謂善于讀書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公啓事一卷附山公佚事一卷　長沙葉氏觀古堂刻本

晉山濤撰，清葉德輝輯。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官至吏部郎，事具晉書本傳。按直諸臨之隨啓，謂西晉時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巨源在吏部尚書中所發令，內則選授，外則方面，則晉時之吏部尚在周官天官冢宰之列也。山公啓事原本三卷，見于隋志著錄，書久已佚，是卷乃葉德輝從諸書中散見者輯而成之。其中如侍中尚書令御史中丞太子保傅左衛將軍、平南將軍、河南尹諸職並當時顯秩，濤悉舉其選，則馬氏之言爲不誣也。觀濤所啓上而尚書黃散，下而郡守縣令，未嘗不謁其人，誠有過人之識，而所以舉其職者，良不易也。原注世說、晉紀之山公表注，亦引一書，是書有葉氏門人劉肇隅注，自言未可考者載之。其有存疑又明引山公啓而實爲濤所啓者，亦錄于卷後云。

浚川奏議十卷　明刊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歷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肅敏，事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奏議十卷，又古本集、小司馬集、金陵稿及最後者四種。廷相爲御史時，疏言大璫必由于精稽，輕不能除弊，其於疏不能據院有詔悉從其議。及南京兵部尚書時，請濟運夾帖般都柳中官征榷，良爲有益。其後掌院所有年自定六條，考察之後不專黜一人，有教讀者，史稱其風力未著，按其時爲之。廷相博學善著書，然多承儒之說，集中諸疏則殊平易之言也。

明周諸書函牘帖黃真蹟一卷 石川書店影印本

明周若谷撰。若谷字子佩，吳縣人，事具明史周順昌傳。順昌具史卷二百四十五中，為魏忠賢所捕，死於獄中。崇禎初任若谷制函書牘，翁同龢題寔，又見姚文敦學士、學士以崇禎中初之際中有將瑚寫題為磁頂易貼黃、若谷十指已枯，乃破舌取血更書以進，是其血書也。原稿存若谷自書，跋記鳴乎可謂孝矣。末為附錄一卷，錄明史列傳及諸家題跋詩文，迄於光緒時者，●跋上溯以後賜祭、指及其祖父●給三世誥命，建祠賜祠，且命先後修孔諸臣咸祀此祠，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歟。

輕清門奏對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湯斌撰。斌字孔伯，一字荊峴，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授國史院檢討，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事見清史本傳。是集為奏對聖祖之詞，乃記其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奏對聖祖之詞，末明聖祖御乾清宮，命斌呈所作詩文，斌以舊作進呈，並以聖祖論經義、論學、論詩、●謂奏秋奏呈函，當從夏正之說，宋何之學最為純正等，退因書記。聖祖稱其古文雅有其手不釋卷，斌言碩學行原，直其居所相得。始從文史，求之前史，蓋又多正之。斌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及詩文集，多已著錄。奏對未有專集，僅一卷此記。

柳帙軒文集正編四十八卷、丙編十六編、丁編九卷

清鈔本

清高澍然著。澍然字雨農，福建光澤人。嘉慶辛酉舉人。按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課餘偶錄云：文分■乙丙丁三集，而無甲者，蓋澍然嘗著春秋釋經、詩音、論語私記，欲以當甲集，故文集無甲也。謝文節言其文以美勝，其律嚴，其氣粹，平淡出之，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其于韓户韓子，所得和易乃出于歐曾，於歐者劉去曾者滯。又云中如揚古録序、上李甲書、答書黃世杏華人、周封公、揚太淑人等傳，皆極用意，倣仰權柳，倩摯神遠。卷首建寧張仲仁、和陳善富、富陽周凱三人序，張序稱右嗜韓昌黎之文，其文必扶以行，陳序稱其為文，又務才辯，不若其自爲者清微淡遠之旨，淳茂淵雅之氣，周序則推極太過。陳衍石遺室書錄謂其文極似柳子厚，工於碑志傳狀，短篇尤工，使節行之不易表傳者各有以見

其面目精神之所在，而可信其無溢辭，亦以維矣。惟凡作多含意味，而又全存者，紆曲而陳寶琛所藏諸本中，選其文尤稚者若干首，名文鈔云。

韓文故十三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高澍然著。澍然有抑快軒文集已著錄。此書乃太守何長聚為之付梓，藏板其祠。庚戌（閩什記云）祠燬，板亦僅存，得本僅少。澍然自有序，稱治韓文三十年，有得于心，就全集刪其偽竄者，因時代者，脫誤不可讀者，未醇者，存二百九十八首，加評注焉。名曰韓文故。所許多發明文以載道之旨。其注（例）有資論世，乃考證者特詳，而於古文所稱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者，不及蓋韓公之出。澍然文集中銘、樊紹述墓誌言之，而申之曰文從字順，要必同所自出，易之元亨利貞，書之欽明文思，又誰作而述之者乎。是書有總評，有旁批，有眉批，有夾行注，注者注事實、音義，或有後加附考，多個要明哲，如曾成王碑之曾誅任畀，為敗則同，曾並誅有獲，則同任分畀而無能解，不違定書。錄之以書與李習之文讀，學古文家皆當置一編云。

李習之文讀十卷　同治十年福州刊本

清高澍然著。澍然有抑快軒文集已著錄。此書自序稱昌黎之文，廣博易良，余于韓文故言之詳矣。習之先生其廣博精微，易良則似有進焉。蓋昌黎取資孟子而匯其全，先生取源論語而得其一至，故於昌黎猶為公好，於先生若私嗜。然先生之文，平淡又見古性，要集舊讀所得評於是書，無進古資發而得同好。先生今集存者凡若干卷，其未為人所刪者並錄之，亦加評焉。廣好而知其惡，斯私嗜因不失為公好也。畢習之文固易良，然如昌黎行狀則廣博，欲其昌黎澍然之文則周旁習之之易良者。總評外，旁批極詳，皆曲當直捷，足以啟悟後人。凡九十九篇，卷末十一篇乃初刪者，無評語，亦自序乃云亦加評，並鈔者漏之，非評稿已佚耶。

惕園先生合集十九卷 清道光庚戌刊本

清陳庚煥撰。庚煥字道由，號惕園，福建長樂人。嘉慶貢生。陳
衍石遺室書錄於其見聞廣博，讀書時有得間
處。尤熟于經世之學，故此書乃庚煥殁後，林祖翰取
其自訂文稿，印請取正於版。至道光庚戌，二十餘
年間迄付通甫。庚煥之孫垣為刊刻。庚煥於
子林齋並補輯其書札、筆記、所著及詩集。而
以事實附焉。庚煥學甚博，尤篤信宋賢五子
之書。務實踐而恥為空言。生平從說往論史
隨事糾摘，必使親切體認諸其身。其於手囊
學稿，有所論持，今已無傳矣。

雲寮山人文鈔八卷詩鈔四卷 清刊本

清薛衡撰。衡字未齋，福建甌寧人。嘉慶己
卯舉人。始志讀之當，集中以自書毛詩正韻凡例
後、後來讀周氏刊本、鄭氏詩譜兩書，三書皆
抉擇頗當。十丁林大論古韻書、陳蒼南先生
亦有加擬，而謝夷偶述建州古二欠，刈游記上二
首並以詳於史別傳等作，皆譚元春鍾惺
之風。其為詩筆娟雅，春游憩，詩中加注明
有足補紀載焉。如宏光鈔、砌歌、黃山歌、
仙霞嶺、和園樓圍韻、甲午紀事、各雜越
銅鼓歌諸篇，皆是也。

鄭墨林遺草四卷 清光緒年刊本

清鄭翰蒼著翰蒼字墨林福建連江人、諸生、是集乃同里張仲居陛夏為之刊行者共古今体四卷、牧亭文集云墨林于清含清和明秀之氣其為思之耀深、其為言也安雅、為人介介自持、有志宋儒之旨、每為詩閉户終日、過其門外、寂若無人居者、柳快軒文集論其詩謂之專而思遲、見其請易于詩易言之、或得之速輒又謂然、及其既已也惟見冷冷清絕、不類艱苦之為者、而晤不竟其業、然亦就其已至據其所至、何詩人之多薄命耶

劍虹初稿 劍虹續稿 各四卷 清刊本

清吳文煥著文煥字玠侯、福建長樂人康熙辛丑榜眼、吳國朝詩鈔小傳云玠侯落拓不羈、喜讀書性嗜酒、一月不數日醒、詩最豪爽、大致于蘇陸為近、居鄉以户從吟與林胖翁高典雅為鼻祖、聲調風歌以所謂委婉雅者劍虹詩而闢之獨標雄健、盤空硬語、傑出于柔筋脆骨之間、固未易為一二俗人言也、有句云於覓相知定交者、近來沈歙以江花、蓋指同里江雨熙暨同年沈珊友而言、可以想見其為詩之所尚矣、

林薇集一卷 清鈔本

清林古度著。古度字茂之，福建福清人。此本乃王士禛所錄。康熙甲辰古度積其二十年之詩，屬漁洋刪定。漁洋序以為大指是江左初唐之體，後一變而為幽邃鉤棘之詞。今所錄皆辛亥以前之作，僅存百數十首，祖君山熟為真面目復出云。蓋漁洋論詩主神韵之說，喜清華而惡幽僻，故云爾也，而古度後日之詩遂不得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茂之賦一卷 清初刊本

清林古度著。古度字茂之，福建福清人。其詩林銘集已著錄。是卷為賦鈔一冊，雖所存無多，皆為可誦。書末寧序之云：茂之賦草以九龍賦為甲，余讀之驚心動魄。其他小賦亦皆有陶謝之致。陳建儒序之謂其組醞釀風華……詞鋒景煥，非溢美之詞也。

張文厚公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家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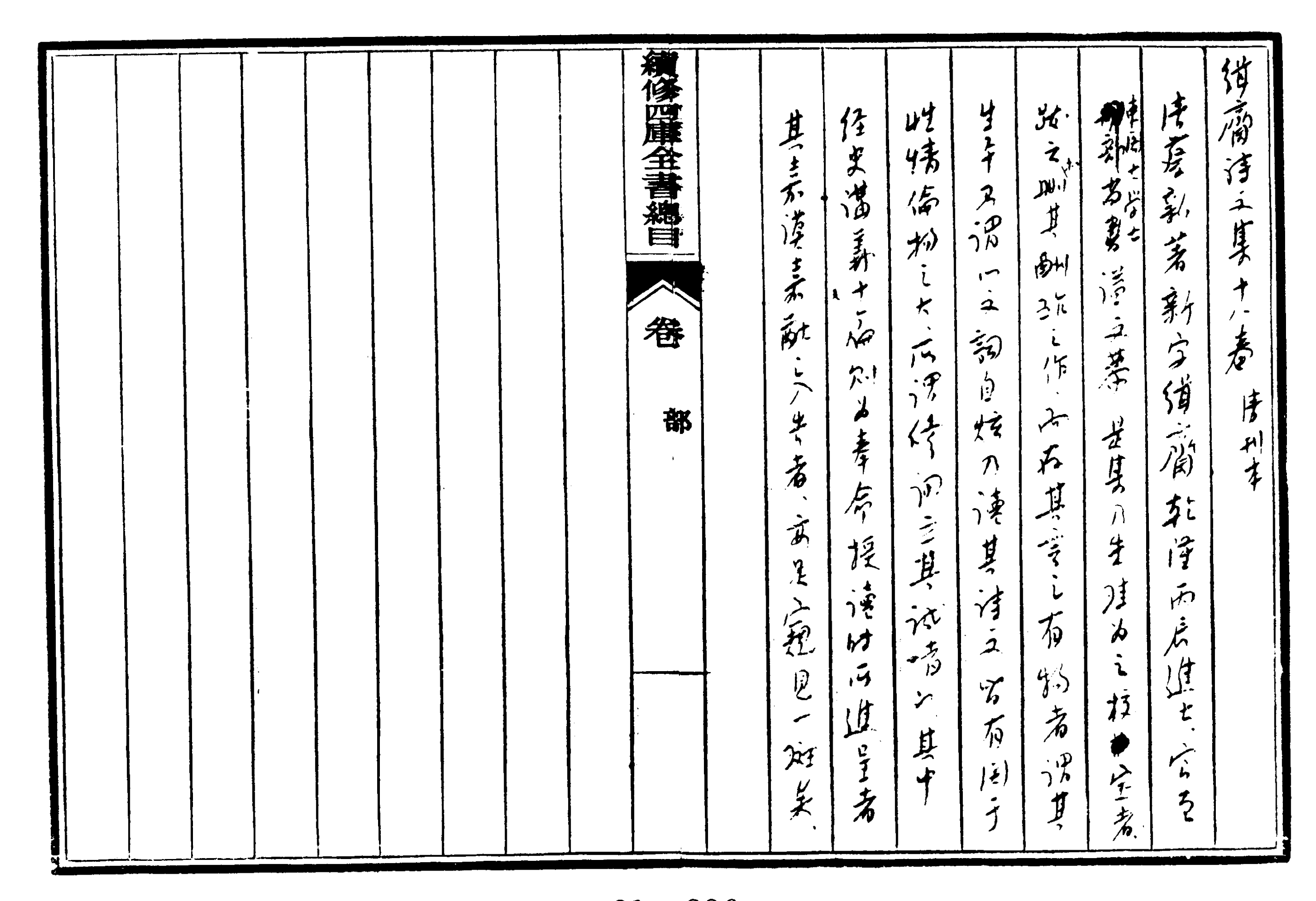
清張亨嘉著。亨嘉字燮鈞，福建侯官人。光緒九年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禮部侍郎，謚文厚。是集卷一經解、策，卷二論說、辨、考、[illegible]，卷三書後、題跋，卷四冊文、祭文、奏摺、證帖、告示、記、序，代宗神道碑、墓表、墓誌銘、傳、書、[illegible]序、擬吳曹祺前序、予君序、跋，為曹祺所編定。卷一二及附錄皆亨嘉未試之頃經用而業院之作，其詩次間有誤者，如題下江吳氏西安孝行紀實冊，乃書後題跋之類，而名之曰紀實[illegible]，又高氏二節母墓誌云節母姓凌氏，江西新淦人，而篇首有[illegible]懷家居時，父老行之道高氏二節，因轉事游沿十餘年，心狀識之，今以高氏同里用因緣[illegible]等詩，則作墓表者明係新淦人，亦非文厚，何以編在此集，以其為人代作者，而缺注代字。文厚文章根柢經史，尤熟與故之學，惜其律賦參駢語，且間用典，以太阿文略相似。

籀經堂類稿二十四卷附看經堂鐘鼎彝器銘釋二卷 光緒刻本

清陳慶鏞著。慶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此書原為其門人何秋濤所編，詩頌、什文凡百三十首，共十四卷，其後門人龔顯曾附[illegible]，卻得其舊稿，別輯二卷，用子臣排刷百十部，付之書代。慶鏞書有三家詩考、穀梁通釋之作，則已失傳矣。光緒[illegible]本門人陳肇仁序，此集則孫公嗣[illegible]再見弟[illegible]登仁，愛付原刻[illegible]為二十四卷云。集中有不傳者，異補二卷，皆古聖行者。書稿中有附錄意仁而例目提要，六十四文章，都侯之信[illegible]，亦備點史作料，記傳以六宗生氏首章易林引詩者條，皆有獨見，奏疏[illegible]，釋事間用典，袪化名字只單一字，不無可議處。

退菴詩存二十五卷 清刻本

清梁章鉅著。章鉅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巡撫。其詩學于翁覃溪，卻不似覃溪，殆於小異也。七十相伯仲，集中有古研齋所藏歷代書畫作詩九十六首、同郡書畫作詩二十五首，皆有自注，可於論書論畫諸印名蹟為外間一大觀。首集有翁覃溪、曾賓谷諸序，皆不免推許太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儆齋詩文集十八卷 清刊本

清蔡新著。新字儆齋，乾隆丙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部尚書，謚文恭。是集乃其門生弟子為之校定者。詩文則其刪訂之作，而存其言之有物者。謂其生平不謂以文詞自炫，乃謂其詩文皆有關于性情倫物之大，所謂修詞立其誠者。其中經史講義十二篇，則為奉命撰擬時所進呈者，其去取漢宋，融之又考者，亦足以窺見一斑矣。

晚翠軒集一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清林旭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為詩力學山谷、後山，宗尚蘇黃，辛勤力避流易，寧可憎勿可鄙。后山學杜，其精者實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與而暾谷學后山者殊少韻致，在八家中多把致力艱於，聽之使人厭苦。然論其身世之悲，陳衍謂旭湘淮北年饑民漂蕩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苦澀之境。方乃之嘉，而暾谷遂陷不測之禍，使假之以年，造就定更可觀也。是集原刻于上海，後商務印書館重印於戊戌六君子集中。其友李宣龔又為印單行本，今所傳者是也。

黃鵠山人詩鈔十八卷 清光緒年福州刊本

清林壽圖著。壽圖字穎叔，道光乙巳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是集自序云：冰雪之民，聞道華下了弱小性甚般，貫年月蕩乎大澤而地塞，欣諸震聯斜霞島，別而見清溪浅瀬怒聞，萬附雷動，兵驚奇觀，遂而上燈斷舵抖率，成久之不能自抱，陵夷者笑之，夫非不自悔也，顧久若其故居，以小為家矣。此其自述其宗旨小經歷也。蓋壽圖為詩，大北時講學于張亨甫，後自謂學山谷，殊不盡然。集中工力最肆者，在由京兆尹外放以後。詩鈔共十八卷，惟其中第十一卷■■則獨缺一卷。石遺室書錄言■聞當刻時已作，故特未梓。然十三卷以下，已在花而日近也。

偉附草堂詩集六卷　清嘉慶年福州刻本

清陳壽祺撰。壽祺有左海文集已著錄。是集卷首有翁覃溪、宋芷灣、吳山尊、吳蘭雪、鮑覺生、廖檀河、姚石甫、高雨農、張亨甫題詞，皆推命甚至。實則七古多平仄拗韻，七律中兩聯多填滿，不用虛字，如鼓枕雪瓦，謂才略才雄尚富，遠不敵子梅村桐伯仲。近則擬于搓杭、檀河，序中以王阮亭、朱竹垞擬之，則似為非當也。

六亭文集十二卷　清咸豐年刻本

清鄭兼才著。兼才字文化，福建德化人。嘉慶戊午舉人。是集共分三種，宜居集三卷、愈癡集三卷、竹庵六卷。宜居、愈癡二集，皆紀事之文字。宜居者，取居卑居賤，惡乎宜之之意。愈癡者，取居下對客異云，所無言則謂之癡，士無聞則謂之豁之意。竹記則各種竹之字絕，非邑中人物，素具先民矩獲，惟時有先輩兄若其人之里居，小傳中著人里居，而稱吉以名者。集中附載詩話，蔡世陳恭甫筆諸先生評論。是有非議者，不諱。小去倍賢列詮詞者，迥不侔矣。

何吏部奏疏一卷　華亭宋氏刊本

明何起鳴李案撰。起鳴嘉靖間進士，累陞侍郎。案宣德五年進士，正統廣西天順中分十，宋比於起鳴疏，僅選侍議宗室事宜一篇，於李僅選卷戊重臣經略皇遼議一篇。案有明宗室，厄大又掉至万歷時最甚，沈景倩野獲編於宗臣篇內述之甚詳，但其經劃利弊，自不及有職掌者，於其升降尤為深悉。起鳴此疏計分九條，自祿米以至綿翠皆為要策，並法以期持久，而其中尤以查革冒襲、議請存第二者尤為根要。蓋宗藩冥錄之亂，其始由于玄孫內壓，希圖冒襲，其後遂致存第不清，則成亂階，故起鳴于此二者言之尤為痛切。李案之認皇遼事，在皇從嘉道市之後，板升未收之時，此案關鍵在於趙全之叛服，高拱于皇遼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中，言其籌略甚詳。此疏計分六条，一曰修皇遼，二曰足兵，三曰足食，四曰理財，五曰用人，六曰重任，並多明李言皇遼事者之常談，然天順之間，當經土木之變，故其言頗見遠大也。

順治四年奏議稿本　文獻叢編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張[illegible]本，共四十一本，藏內閣大庫。文獻館按語謂此卷首擬有刪或抑刪字樣，似為清奏議之未定稿。然皇清奏議卷中此四十一本皆未收錄，則為當日所刪者之稿，可為斷定。其中要者如給事中楊時化請定守令久任，大制都御史徐起元請定寶泉規制，給事中孫拱齡請罷留者示乎，應急設撫按等奏皆是。然其於當時統一事業有關者，則最推總督兩廣佟養甲請進取雲貴並與滿兵總督江西兩廣一奏。考東華錄，兩廣底定在順治四年正月，而四月養甲即有此奏，蓋其時唐桂二王，陸續破敗，魯王在滇，最為僻遠，故養甲欲乘勢舉雲貴，而吾家所謂迎刃而解者。然其請於江西兩廣置督，則其用意，似別有在。考十腆

化年。是年四月，何騰蛟尚在湖南抗命，而江西則由佟養甲李成棟據守，故養甲特欲於贛廣設督，其意在自為也。

明兵部崇禎間邊情塘稿 文獻叢編本

文獻館編，計二十二種，藏清內閣大庫。原編目明兵部關于奴患事件，實奏稿也。其中猶有題稿、奏稿、行稿、科鈔之分，然此為部中通行之程式，每案皆有之。其前數稿，大半為太監高起潛奏請到部者，其時高起潛總監關寧兩鎮，均得自行上奏，此為明代特制。其後又據盧象昇塞奏者二，據賀鼎材奏者二。大抵崇禎七年一本，十年三月六日各一本，其餘十九本皆崇禎十一年二三月間所奏者，而盧象昇兩塞疏，則為十一年三月。考明史盧象昇本傳，十年九月，大清兵薄京師，象昇入衛，都城解嚴，而宣大總督梁廷棟卒，象昇代之，以此奏時日合。惟傳于是年但紀西部之歲告去入邊求市，無東部用兵事，此題本內有奉聖旨據報既係東奴，則開市何名，又插部負夷，能與奴構貳，我以自效，僅

昭虜例市賞之語，是象昇塞奏雖又見于本傳，而其策劃亦可於此數語參稽而知之。至於鼎材兩奏，則為尋常哨探軍情者，其抄要自不及象昇之兩奏矣。

科舉試卷 不分卷 呈冊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鈔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原書首題名為抄本莊存與存稿，蓋即書之底稿。其中第二件上諭未有前標題，右上係奏一件之前據其內容為宜令各省中額，自乾隆十年至嘉慶十八年之上諭及記錄奏案。卷首有浙江等省承宣布政司呈為科舉事，今將鄉闈試錄暨中名數樣同落卷各款理合造冊呈送核行須至冊者一件。其後分為歷來關于此等之諭奏。蓋取所依據之標準，足以為研究科舉史料之用。卷末書嘉慶十三年七月布政使伊朴扎木素，經歷張志浩。未知其所呈者于何人也。

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輯要 三卷 京華印書局刻印本

不著輯撰人姓氏，唯卷首列核勘者員外郎唐瀛等三十餘人姓氏。中卷一為金銀錢料，卷二為金銀幣材，卷三為銅幣材，卷四為紙幣材，卷五為銀行材，卷六為廣務材之奏案。金銀材所奏多關于向銅礦開採問題，金銀幣材則多自審及銀幣之兩合行用章程和鑄銀之罪刑例及金銀用金幣制，紙幣材以為奏宣日本紙幣情形，銀行材則研銀行和章程擬，大清銀行第一次第二次奏案。以其款目標皆為研究近代經濟諸史之良好資料也。

紫來山堂詩鈔十卷文集二十卷 清刊本

清徐時□作著。時作字竹舫（福建建寧人）府學丁酉進士，為臣牧，所至以廉能稱，以母老告歸。亡歸年未及艾，沈酣翰墨，其集謂杜門息軌，讀古人書，歷時久而信道篤，其所得者不止于語言，而即以語言求之，其詩與□若文具在，要未嘗有所竹揉于其間。黃莘田任評其詩凌駕意氣，陶寫性情，與酣墨筆，雲翔風馳，不厭行事相類，而逸思遠韻，仍歸蘊藉，可以見之。

嘯月亭詩鈔不分卷 清刊本

清徐時作著。時作所著紫來山堂詩鈔、文集已著錄。是集於黃任莘田序謂偕其季因稍竹亭小家□子叔朱碧峰二廣文大家書。碧峰論詩之源流正變最詳備，持論亦最嚴。今春為竹亭選嘯月亭詩鈔，家于叔為之請序于余。蓋刊行之所自如此作詩話內所存僅為紫來草堂詩鈔十之二三，時作詩格及事迹詳紫來草堂詩鈔提要中，不贅。

疏影樓稿一卷 清刊本

清許德瑗著。德瑗，福建侯官人，字素心，早寡無子。詩自悽惋痛切。如其七夕云：相逢莫灑臨歧淚，多少人間永別離。樓居感懷云：惆悵晚瑯孤雁過，浮雲無際碧天愁。贈蘆杜齋大姊云：舊事話來腸斷累君為我一沾襟。偶強自以寒松云：勁節原同天地老，堅心不怕雪霜緣。霜菊云：絕好以君稱晚節，有誰同此耐霜華。雪梅云：鐵幹豈能堪顛倒，冰容無那自低細。懷方芷齋夫人云：薄命同知天下有，才子自惜受此人情。亦可傷矣。前有林葵莊、汪新、黃惠三序，後有方芸瑜一跋。

二句齋文集六卷 清刊本

清謝金鑾著。金鑾，字退谷，福建侯官人。乾隆戊申舉人。高雨農序其文，稱其論決道妙，善觀正情物變，協于治体，能使讀者愈思，柔者起懦，淺者革薄，元者釋於，文理切實，不愧為名者。回思出集中各種散文外，第五卷為詩鈔十餘，前有肖卷附錄像贊、題詞及事實。

雲坡集十二卷 曾城集六卷 明刊本

明曾楚卿著。楚卿字南雲，福建莆田人，萬曆癸丑進士。是集詩話記其幼時夢入一寺，鐘聲如雷，輒驚寤，有詩云：九月秋霜鳴以降，依稀猶記舊時鐘。一從名利作相累，頓使仙凡隔歲重。通籍後惟以山林隱逸相往還，始以鶴踏剎歸，繼以鷗鳥程之休，其隱居之致，恬介之操，可以想見。其中警句，又如半床殘帙蟬正飽，一雨疏簾燕正忙；鵝黃及上楊飛絮，鴨綠江頭杏自花；杏防鳩鳴春催變，芳階鹿臥晝無塵；近日照繞山紅入寺，飛香蘸水白迷舟；均饒清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勞薪集不分卷 稿本

清吳運昌著。運昌字曼叔，福建長樂人，原名雷，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一生致精力于杜詩，著有杜園說杜，而自爲詩則又只宗少陵者。此冊無卷數，有自跋，謂二十五年間，僅得詩百首，中塗改之處甚多。以題金樓子後七古一首及贈黃蘗僧道暹、讀孟東野詩五古兩首，爲全集之冠。中嘉慶聖德詩長至七十韻，洵爲七古之最長者。

東巖詩五十卷 傳刊本

宋趙彥侯著。彥侯，福州人。後村大全集和閣趙公行狀云，彥侯字[illegible]起，今上登極，賜進士第，既安居以東山巖上北山，陳公、馮碩往還最密，功力微妙，深入詩家閫奧。道光福建通志云，福州趙彥侯有二，其一嘉泰二年宋子正奏，此則寶慶二年宋子正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臺陽什詠一卷 光緒年刊本

清何澂著。澂字竟山，山陰人，福建候補同知。光緒初年，嘗隨王文勤凱泰渡台，辦理文案。是集凡七律二十四首，皆有自注。上馬教授請枉倡和之作，記台灣之[illegible]物，[illegible]頗詳。詩亦清麗可誦。

宋詩拙玉前後集十二卷 福建莆田刊本

清林茂春編。茂春有集已著錄。此編選刻之意，自謂欽宋詩前集[illegible]選者，自元之以下，得一百一十家，其去取略備。宋人之詩，不虛存雜合問，而詩人之蘊，祝(?)虞道之。自明末陸諸子，野宋尊唐，宋人之集，之業若束而不用。及唐先生，虞(?)余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家，而以其逼肖(?)云宋人，以詩變化，才廣而出，其所自得，以見毛髮所精神猶存，此其所取宋詩者矣。云云。其推崇宋詩，可謂備至。前集所錄，大抵皆名家得意之作，歷之所同，所謂歐梅盛矣，大海回瀾，則以蘇黃為主，後集所錄，則諸家兼收，不名一律也。

嗚劍集一卷 清鈔本

明徐英著。英字振烈，福建侯官人。少亭健，以樓(?)未爲業，折節讀書，晏擊劍、談兵，畫一邊劍勝之策，皆本司馬法。御先生曹學佺訪之，遇諸塗，二人相之曰，此徐五也。學佺攜手去相視，因之爲(?)倉園入社，刻其詩于十二代詩選。明亡，學佺里居殉節，英伏尸哀慟，嘔血數升，三日而絕。先余曾所撰傳其詩

清(?)鄭澹二居，有山林隱逸之風

紡授堂文集七卷二集十卷詩集八卷 明刊本

明曾異撰著。異撰，字弗人，福建侯官人。崇禎己卯舉人。其詩前有李之仲序，稱其排挹沈雄，能序孫叔(?)詩人之驕盾風概，既不少於出人睹古，又在山水之志併奉母至孝，壯年患偶不娶，著書之業云云。為人、詩文似之。今其詩似學香山、放翁，古樂府似傳青主、鄭湛若，文字簡曲，推同用故實耳。

穀音集白雲集各一卷 鈔本

明安國賢著。國賢，字[?]卿，福建侯官人。萬曆間福州左衛府安甍(?)指揮使。紅雨樓題跋曾稱其轄門安貴，世負美才，好結交賢豪長者，刻意力學，喜為古詩，有景宗題，無古不俠，翩翩乎有大雅之音。詩不多，亦無可觀者(?)。

寄林巖閒草一卷 明刊本

明周薰所撰。薰所字雨竹，福建莆田人，萬曆間太學士。黃伯達稱其詩清真閒靚，多率性抒情之讀。黃若木云：雨竹詩有青陽吐蕊、斜月掛樹、擇香徽芙、舞叙貞迴，才若趣致，蓋有之

義溪世稿十二卷 明刊本

明陳朝錠編。朝錠，福建莆田縣人。裒集其祖父四世之作。莆田黃鳴峯序，稱其支李貞夫為先進，其尤精者纔為一篇，命以是名。捺城詩、詩文，莆縣文獻，以陳氏為最。合刻義溪詩集，見于石倉詩選。外為僉事性後世有文集，性子僉都達，著唐商文稿。布政遷著捧劍集。達子摩生翰之，翰之子摩生竹夫著招隱樓稿。竹夫鷹于，著水明樓集。道光年福建通志云：是書編錄次序曰封御史遷，曰翰林侍讀叔剛，曰按察副使叔紀，曰贈御史叔進，曰布政使偉，曰贈郎中燁，曰侍進士煒，曰太學士焞，曰隱君域，曰按察僉事性，曰按察副使焯，曰加贈副使壘，曰封君璟，曰御史達，曰助經進，曰布政使遷，曰參政全之，曰大理評事嚴之，曰戶部朝錠，凡十九人。義溪乃其聚族之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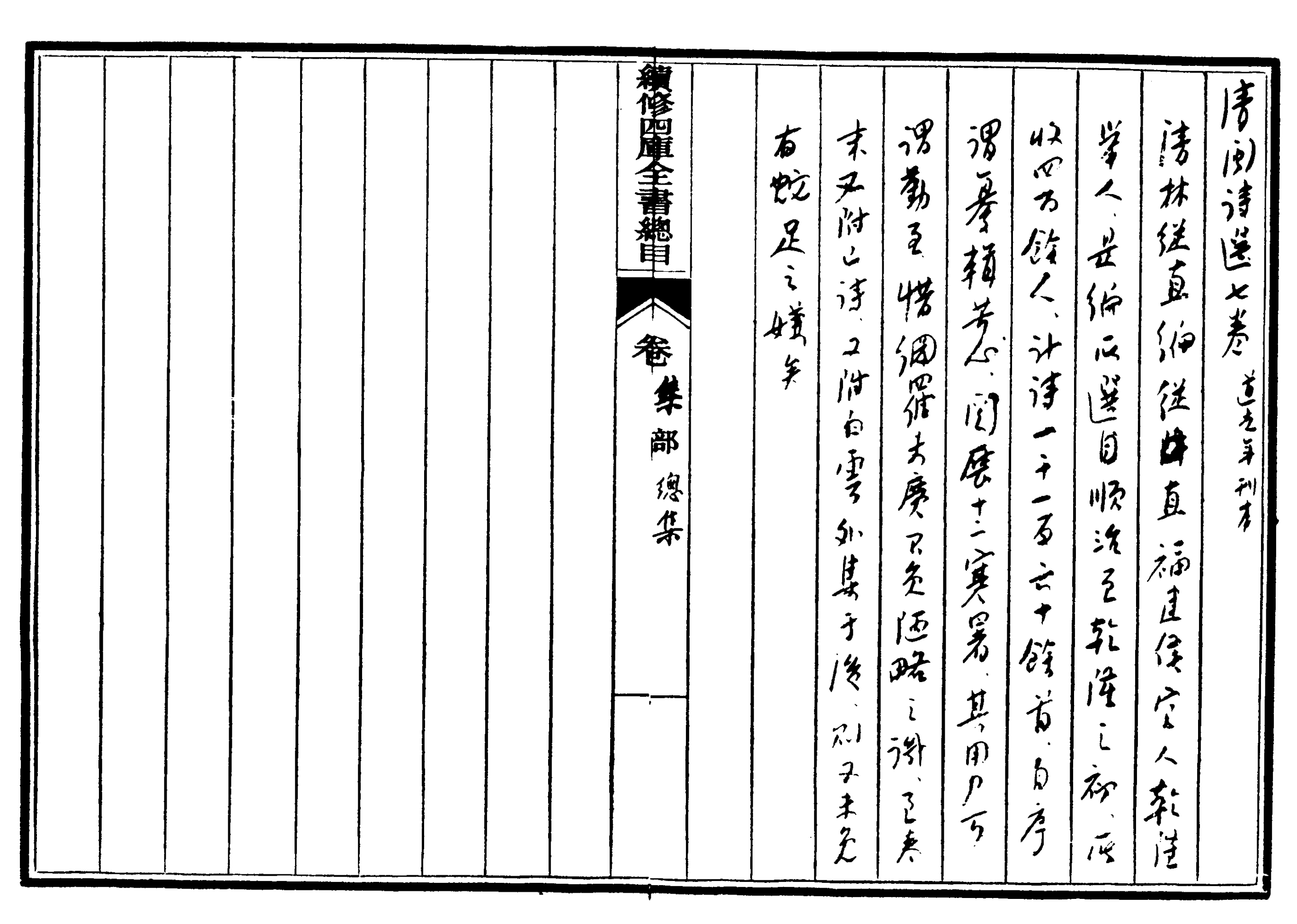
崇林存稿五卷　莆田刊本

明林茂達撰。茂達字冀庭，福建莆田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都御史。此書乃刊爲其先世四世遺稿：一、林業字樸庵，洪武間廿辟；一、林環字佩齋，業孫，永樂丙戌狀元；一、林瑛，環子，號葦軒；[illegible]，號□齋，楷宗州刊集；一、林佐，字思承，瑛子，景泰甲戌進士，知冀州。林大輅撰後序，謂其上下二百年間，世德相承，林之澤長矣。樸庵集本多散失，僅存者錄之，佩齋集曾有刊本，葦軒則錄自叢匯，靜齋存稿，錄其存者。茂達刊時林大輅及其友陳宗本乃從恿并以其本人之集入，其季文錄詩附之，其詩以世次。抒情合事，拄物達辭，亦有風世之音焉。

文選章注四十六卷　福州刊本

清郭章鉅著。章鉅所撰文集已著錄。此集前有阮元、朱珪二叙及自序一，叙稱采書計一十三百餘種。凡例言注義以李爲主，五臣有可李相證之下之，其史傳各注爲李氏未採而不有異同，凡他書所論，足以補李所不及者，亦附焉。間有鄙見折衷，則加按字以別之。又書中有鄭明未詳二字，悉以所見他書及所聞近人之說證之，無可證者亦按次產刻一條，注明出處。按書中考證頗爲精博，如南嶽山名，據漢書郊祀志正東京賦注南散之之誤；雉水出大非山之陽，據中山經正注合陽雉二字爲水名之誤；據尚書正義引論語作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證注引論語文倒，此類不勝枚舉。惟其中誤者亦殊不少，是見■條下陳衍所著石遺室書錄中。又按謝章鋌賭棋山莊集課餘偶錄，稱林暘園先生身後著述，頗多

郭氏之徒所著，以三國志文選諸種近日皆見刊行，
實其采葉之弟子也，益可證畢氏所言矣。



清閩詩選七卷 道光年刊本

清林從直編。從直，福建侯官人。乾隆舉人。是編所選自順治至乾隆之初，所收四百餘人，計詩一千一百六十餘首。自序謂蒐輯芳志，閱歷十二寒暑，其用力可謂勤至。惜網羅未廣，不免陋略之譏。乃卷末又附己詩，又附白雲外集于後，則又未免有蛇足之嫌矣。

虛受亭閣重刻詩鈔二十二卷 清道光年刊本

清鄭開禧撰。開禧字雲麓，福建龍溪人。道光間作鐵學詩鈔二卷、野航詩鈔二卷、雲巖詩鈔二卷、樗雲詩鈔五卷，而自以知守齋詩初二集十卷、別集詩一卷附後日鈔。雲侯官許玖號餘石，龍溪人，扁仙黎字太乙，著野航。康熙間諸生，林禹、開禧稱其詩之于言情，其韻常宛轉有餘，安如為於鍊，生新語，而能不掩其意。林夢斗字子牛，號雲巖，亦康熙間諸生，蔡世遠序稱其長于樂府，鄭亦鄒序稱其近體宗王儲，開禧序稱其源出于陵。吳字安田，閩諸生，歷於律，遇多崛岏，然骨氣清疏，樸健無靡優俳巧之習。鄭珍字亮卿，號樗雲，開禧序稱其文章學于大興朱文正公，老無所遇，則居屏山，學李肆為詩，詩集博不可極，開禧清刪有若錄。

詩已著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朱子論定文鈔二十卷補編一卷 福州刊本

清吳震方編。震方石門人。此書所集者，乃采取朱子平生所論之文，鈔其全，而以朱子所論之言，依三格，錄于文之前題目之後。其篇中有許注語，則夾行注于各篇之後，皆冠以文公曰三字。采取頗詳，不盡合朱子自定選本然

閩南之雅五卷　清刊本

清徐鍾震編。鍾震號器之，為徐興公之孫，家學淵源，藏書多善本。是卷所輯皆元人詩。卷一陳旅，莆田人；卷二洪希文，仙遊人；卷三黃清老，邵武人；卷四王翰，先唐兀人，後入閩居永福山中；卷五黃鎮成，邵武人。人各一卷，冠以小傳，前後無序跋。諸詩本集鮮傳本，得此可稍見其面目焉。

郎广詩存四卷　清刊本

明雷燦垣著。燦垣字惟衡，號郎广，唐王丙戌御史，明亡之後不知所終。集中卷一樂府；卷二五言古；卷三七言古；卷四五言律。大概宗仰明七子，為兩浙之錚錚者。據府同姪孫之陛跋云，詩稿僅止四卷，其六四卷為族人借鈔，厄于兵燹，五言絕句、七言近體，僅存一卷留於草稿。今多係選體，間有七言律、七言絕句，並附錄其胞弟惟久之作。惟久字祖訓。

滄浪詩選八卷 明刊本

明陳鳴鶴著。鳴鶴字汝翔，福建侯官人，萬曆間布衣。其詩為明叔強氏所刊，謝肇淛序之。集於其樂府歌行，如寒軍鼓角，激揚悲壯之音；律調通適。七言絕如上國秋懷、倚斯宋林、贈細柳舒、秋獵並陳，留足騁目騁心。又如千里黃河，渾涵無地。五言近體及諸絕句，以繁縟為宗，時哲時雅，各極其致。又如女郎連袂、踏歌，秀色可餐，而無倚靡鄭衛之態，可以見之。

余太宰疏稿二卷 手稿底本

明余懋衡撰。懋衡，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知縣，擢御史，洊陞吏部尚書。天啟間削籍。疏稿兩卷，其按陝日，嚴參稅監梁永，則有罷璫殺毒乞正國法疏、備陳邊圉情形；則有邊防要務疏，擢大理寺卿，則有秋防戒嚴酌陛營將疏、營務整飭疏，而防守薊鎮京師一疏尤為剴切。考其時神宗高拱深宮，不親朝政，而京營廢弛，尤非祖制，懋衡內外兼顧，獨能申明規制，洵非喜事更張，如正德、天啟宮操之比。至其邊防要務疏，則自積錢糧至定經制，計十數款，於民情軍制，均當籌畫盡善。陝撫楊一清，自蒞任之後，虎旅捍邊有功，較其創制顯當，尚不及懋衡之心精力果云。

此宜樓文鈔十二卷詩集二十卷 浮翠軒本

清劉存仁著。存仁字炯甫，福建閩縣人。道光乙酉舉人。此集詩、律文、劄、碑志、傳狀中書札居十五六，多言事之作。其上李欽梅制府書、辯陳恭甫先生修志五事、條達允當。論高雨農、上鄭方伯、王双寮書，所言盡。上王雁汀侍郎、林穎叔方伯諸書，真情誼溢於詩悱惻，又炯甫自謂生平詩古文喜任質自道，沈痛入情，亦由自少至老，備嘗艱苦，憂勤之言，務以宣暢者矣。陳衍石遺室書錄論其詩謂爭帖排比，皆乾嘉諸老家法，以第二集較勝，然其中亦多激昂慷慨之音，飄然不群之思，蓋如其文如其人也

謝在杭文集二十八卷詩草二十卷續集二卷游燕集二卷小草齋稿一卷 東吳謝氏家刻本

明謝肇淛著。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曆壬辰進士。游燕集為萬曆己丑北上時所作，小草齋稿為己丑還山至辛卯復上公車時作。據靜志居詩話云，在杭漫興詩云，徐陳里閈久相親，鍾李湖湘非我鄰。泥丸久已封函谷，怕見江東一片塵。徐指孝廉惟和、山人興公，陳謂文學汝大、孝廉幼孺、山人振狂。是所竟陵而已盛行，而在杭排拒之，又云不貪衣鉢自竟陵，大都從風赤幟高，若問老夫成底事，雪山銀海洒秋濤。此則在杭自任雁陵矣。明詩綜引李本寧所謂在杭寧府樊以文質，通得其中，五言瞭乃不俳，華而不靡，七言亦節鮮明，气韵沉鬱，五七言律、長律，比偶精嚴，絕句意在筆先，韻在言外。殆于古，在杭蕾膺于建安，騰聲于萬曆，希躅于大陵，於賞于長慶，兼綜條貫，頓契陶韋，既美才情，尤長寄興，可以見之矣

稍歌堂文集二十二卷外集十二卷 清鈔本 [illegible]

清徐經著。經字燕詒園，乾隆間一老諸生，號賸埒居士，福建建陽人。文集又名慎道堂文鈔。經深于經學史學，文亦具有法度，不落卞行說。經如以洪水之鴟為鳩，不以之母為生母，庶民之母並非子思之母，最為的確。他如讀鷗鴞東山諸詩，又知管蔡庚武，何得還稱為罪人，僅知流言為管蔡，何得為罪人斯得，何待居東二年，讀斯未章，不知五字非誤，殷泊震何引曹子問，近於武斷。論史則多精確，如讀孫讓傳、讀楊雄傳、書審邑傳、論出師表、論蘇文忠答劉沔書、序朱子楚詞集注之類，皆見人所未見。外集為大傳兵法、左傳兵訣、孫吳兵訣、春秋禮經、春秋書法凡例、胡氏釋例、大傳歌謠、左傳精語、外傳精語、公穀精語、國策精語、讀左存疑、詩說匯訂、朱子事類、夏麥言、朱梅崖文譜、賭梅棋、山莊餘集，稱其私淑朱梅崖，其古文之學，詞清而無懈作者。

史村漫稿二卷 明萬曆年保野堂刊本

明蕭廷用著。廷用字汝中，福建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在翰苑二十年，閉戶著書，屏跡於門人，繼其拙，仿拙庵對以述志。其陵詩話稱其詩有「白髮多情催我老，青山無地是吾宗」、「庭堆白骨人蹤少，鬼哭荒村日夕荒」，岩專懷可誦者。是集詩及文各一卷，文史而詩多，文體崇漢魏，間多偶句，而未免于有明末派之習。詩近于香山劍南，以七言律、絕居多，而亦以此為勝。古體則多率意而成者。此本乃萬曆年中其孫鏡松錄，未有鏡松跋。按初名史村居士集云，初謀鋟刻而力未逮，既歷年月，為蟲鼠所殘，剝風雨所侵蝕，稍有損失，於間有斷句落字之處，未敢臆補，以存其真云云。

離垢集五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上杭華氏家刻本　光緒二十年重刻

清華嵒著。嵒初名德嵩，号新羅山人，為名畫家，福建上杭人。嵒生于閩，家于浙，不忘桑梓之鄉，因自号為新羅山人，以言其悽懷故里之意。新羅者，閩西汀州之舊名也。新羅詩阮雲台相國于輶軒集中書林登載前，是集為古今体詩五卷，無長篇鉅製，大略可分三体：一為選体，古意盎然，有齊梁遺韻旨；一為昌谷体，雅不及其奇詭僻秘，不得幽雅之言；一為宋之人題畫詩体，居集中最多，大都平適澹靜，有如其人。每前有徐紫山、厲樊榭諸人題詞，尚備當推之。跋又有顧修竹、翁康昌、羅嘉杰諸人序，蓋嘉杰依舊刊本為之重刻者。後有其好修時中徐序，徐述其自吾者林南樓璞錄云：新羅山人畫境意造神會，中出古詩之外，亦人皆于古詩，詩亦如之。所作多五言古体，力追大謝，得其清遠之趣，絶俗高立，殆不食人間煙人語也，可以覓之。

知守齋詩初集六卷二集四卷　別集一卷

清彭開祜著。開祜字雲蕉，福建彭澤人，嘉慶甲戌進士，由吏部郎中出為廣東糧儲道。卷首各序言集分閩粵、吹劍、畫舫、吹蘆、嘯方舟諸名，今卷中皆無，據其卷修序，係自刪定為十卷也。別集乃試帖詩。東溟外集有序云：君詩用力魏晉以迄唐宋名賢，持格甚正，妙理清才，都掃有別，有明代諸以學古之弊而無其失，而處時胸俗之心，時露於言表。然觀集中諸作，苟未脫明代七子摹古之習，殊失性靈之作，而所作試帖詩獨甚清新切貼，則良以用力于中晚唐者深也。

綠筠書屋詩鈔十六卷 嘉慶三年福州刊本

清葉觀國著。觀國字毅庵，福建閩縣人。乾隆辛未進士。此集為其晚年所手自選定付刻者，分台江集、瀛洲集、滇南集、瀛洲二集、蒼右集、黃臺集、瀛洲後集、浮槐軒集、蜀道集、江右集、浮槐軒後集、人扶集。觀國之子孟祁庵先生在當時有二庵之稱，詩亦相伯仲。評韓屋詩話謂毅庵扶齋什詩有云奈何來答偏，本來大取欲，巫崇及祖禰，高曹午又陸，鄭箋及農疏，高閣生塵埃。又云上來生好悟，抒律嚴且詳，使事紀指歸，大儒來謗隱，偶然浪記論，嫌以性情妨，玩其辭意，蓋以宗嚴滄浪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之詩說者，可以知其為詩志趣之所在，而集諸作，每皆本此求得者也。前後無序跋，分卷數而已。

琴山遺稿一卷 清康熙六年刊本

明謝宮錦著。宮錦字珂月，福建甌寧人。明末諸生，鼎革後，遁跡琴山，凍餓以死。卷末附佗燕士詩，詩旁注燕士即珂月叔嫂氏，始知此編乃其姪手錄，因細加釐訂者。內什文為一集、古樂府為一集、古今體詩為一集、甲申以前之作寥寥，甲申以前則皆危言苦詞，豐庭咎一首未有驕語，只著時窮，撫知宮錦終于庚寅十一月，是為其絕筆。然考首和者數篇，題下注順治十年，宮錦既終于順治七年，則此非其作明甚。當時僧答以王昕公暮吉人、昕公不知何許人，寥皆遺民之有志者。寒公則南山嶽和尚退翁之徒也。

正氣堂集十七卷、近稿一卷、續稿一卷、洪海近事二卷、餘集四卷、續集七卷 明刊本，萬曆二十二年序

明俞大猷撰。大猷，福建晉江人，嘉靖乙未武進士，謚武襄，事具明史本傳。集中皆關繫兵事之作。卷一為會試論策及在千戶任、卷二在汀漳守備、廣東都司，卷三在廣東都司、卷四在瓊崖參將，卷五六浙江參將、卷七八南直隸副總兵、卷九十浙直總兵詔獄附、卷十一、十二大同鎮之作、十三、十四南贛參將、十五、南贛汀漳惠潮總兵官、十六奏疏及什文、又十七勦古田事略、近稿什文、鎮閩迎稿附。卷首有嘉靖間閩李杜、揭陽鄭旻二序。李序稱是集乃公嘗其編次以遺後之考其事者，使有所考。鄭序言公嘗欲存所蒞西書正氣堂以見志，書以遂以名其集。又有明史及君山藏本傳二篇、功行紀一篇。洪海近事則僅于二三年在廣

東迎擊剿平海寇，及有文移書札，以有自序。續集、餘集，則詩與什文，大關兵事者。

王給諫草疏一卷 三山陳氏藝文鈔本

清王命岳著。命岳，晉江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歷工科、兵科、禮科給事中。其對策時，雲貴尚
未入版圖，世祖以本庭雲南貴州命策，命
岳對以為臣又慮功之不集，而患急于收功
反以害成，中國歷言孫可望、李定國二人不
相能，急定國則二賊之交合，予三楚之形
成，緩之則定國從而可望內患，非徒爭
急而已。又因以行吾間，使二賊日相疑忌
則吾事因之大濟。二盛言兵之利，世
祖異之，立擢工科給事中。考策始之
制，始于漢，盛於宋，史冊所載，又董仁
叔、賈長沙、蘇文忠、文文山，皆以對策
傳之當時，垂于後世。有清一代，對策之
見于紀載，其題、命岳此對，能純樸切
時勢，法度彼之。後李之救熙，其後九十
如所言。陳壽祺作東越儒林傳，取此篇
付弁本傳之首，以顯給諫一生忠讜。故言

此為最知之始，可隱以董賈蘇文許之。
又考給諫奏疏見于皇清經世文編者甚
多，儒林傳所載，僅有恥躬堂文集二十
卷，而無奏議，兹刻僅存已。

石幢先生遺文五卷 同治二年思伯子堂刊本

清鄭方坤著。方坤字石幢，號荔村，福建古田人，徙居建陽，舉雍正壬子舉人。是集乃建陽張際亮為之搜訪刊刻者。石幢與其弟方城字荔鄉者，並負文名，荔鄉為古文，穠麗溫雅，尚有六朝金粉氣；石幢則恪守唐宋八家遺軌，不懈而及于古，俯仰中若太子丹、呂不韋諸論，葬灶論及答劉九曉書、哭亡姪文諸篇，極深行健不迫之致，洵歐曾嫡派也。上諸大憲條陳事宜諸宜，說明時弊，語多中肯，足徵其經濟韜略，非徒文人之筆而不實者也。末附駢文數篇，雖居為壽序、酬應之品，亦吐屬風流，不同凡手。方坤生前曾自刻行蔗集十卷，此集第四卷又按懷草已附刻于行蔗集末，更標題。際亮序謂並見有石幢先生自序，故不嫌另刻。行蔗集今久見傳，際亮刊此遺文，實不僅有功于方坤而已。際亮序中又謂荊州先生遺文，僅錄得數篇，有獲時再為續刻，荊州方其弟也。

杜詩層律四卷 明萬曆二十二年刊本

明謝杰著。杰所著白雲集，已著錄。千頃堂書目有杜律詹言二卷，是編才注七律。三山魏惟度加評點，序稱晚賦歸來，嵩目時艱，鬱心六家閱，取注杜律一行，懷述情，與泥花同情云云。每首詩後低一格注釋事實，頗簡明，另行署言曰志諦、解通首詞意，書眉評曰云云，則惟度所加。謝氏自序稱其為斥歐虞注而作，斷虞注為贗書。前有杜少陵祀，亦惟度述，末題乃說杯子美飲醉江上洲中為水漂去，玄宗詔求之，已全置空墳以葬，唐史因之遂有大醉一夕卒之語，杜以代宗八年始五十安，得者玄宗之安，兩見在杜集，從杜之生也，可謂讀其書能知其人矣。

費能始先生小品二卷 明刊本

明費学信著。錢塘陸雲龍評選。学信字石倉，萬曆乙未進士。此書名翠娛閣評選費能始先生小品。卷一序、引、記，卷二碑文、傳、啓、書、疏、引、墓志銘、祭文、跋。以序為引，乃蘇老泉避諱之稱，今既有序，復有引，卷一有引，卷二又有引，其体例之駁可知。前有陸雲龍序，稱某不佞輟僅披其小品之佳者。實則僅有千百言之作，不足及鍾伯敬所選古文，經所有真為小品者，以按能始書板之在石倉者，遭海寇焚掠，片板無存，海內藏書家所傳，亦少完本。其曾孫能華搜輯二十餘年，文集者十三分之一。雲龍所選，蓋即就能華所輯者。尊水園集云：石倉文以初刻者為最，歷落落，直寫胸懷，老气橫溢，乃古文場中霸手。總而言之曰真，後來應酬覺繁，本色頓減。集中所選小品文，正足見本色者也。

青野詩鈔十卷青野讀史什咏十三卷 清嘉慶元年刊本

清郭大漢著。大漢字孝顯，福建侯官人。乾隆庚戌進士。讀史詩由周至隋，皆七言絕句，每首下皆有自注，惟多不載出處，有時又第書名。詩鈔多自序，多有敘，可覺孝謹。以寧陵呂貞烈張節婦氏一首，則詩史也。自序云：青野詩係家，故無俗詩，工不工弗計也。近來又多俗，非本來面目矣，俗詩無俗也。俗仍付刻，惜吾家學之墜也以聞。詩人文谷子九安謝自序。然其詩格固不甚高，不學古之習，大抵老皇庚人，而多割裂餖飣之學，古風尤學長慶体，為所最長，而有嫌文之板重動之弊，詩如其所自謂，未免于俗耳。

蹟山遺稿十卷 明崇禎年周氏十德堂四川刊本

明周天佑著。天佑，福建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諡忠愍。鄭邦濟序是集，謂天佑沖素樸茂，若不勝衣，及臨利害，定是非，截然不可奪之節，最著者陳言一疏，以閩批鱗觸忌諱以死，亦足悲。是集刊在蜀中，乃其子有融尹四川時所刻，而邦濟為之詮次。集中首四卷為奏議，所謂陳言疏者亦列焉；中四卷為雜文尺牘，文字則雅紆徐，似歐、曾；後二卷為詩詞，詩體類七子，詞學草窗、夢窗，皆亦見長。惟尺牘所往來多為東林人、一時俊彥，于朝政之得失，臧否所見，間多所論述，足為考證當時史事之參證。按明史楊爵傳附天佑事略，天佑以救爵之故，與浦鋐同以身殉，以與爵並無生平交，其疏中之語如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罪爵，果合于天心否云云，誠未免過于伉直，宜乎當時有民哭之慟，謂嘆其冤之至，而死之酷也。

西江日譜二卷 麟峰黃氏刻本

清黃璂著。璂字基玉，號崑長，福建永福人，黃文煥之孫也。考道光福建通志載璂順治間膺辟，官至僉事，但以為黃文煥之子。今按麟峰黃氏家譜所載，璂為文煥孫，自以從家譜為是也。是集卷首又載叔虞稷，虞稷非其同宗，蓋文煥在南都時，與虞稷之父居中友善，又同姓，叔之也。自序稱前通謫章，往反俱在秋冬之際，景愈佳，興愈遠，因之日記數語，系以詩題，曰西江日譜。今觀此集，大概詩皆長題，篇在百十字以上，寫景敘事，明白仔細，直即游記之文。其中登滕王閣一首，尤為長句，至千百字。詩頗幽咽。上卷為自白下至章貢，八十五篇；下卷為由章貢返白下，六十三篇，而末首題抵副家，殆以謫寓金陵既久，因以為家，不作還鄉想也。

遠峰詩存二卷 清嘉慶[illegible]年蘇州刊本

清林泰著。泰一名寶，後又改名鎬，字遠峰，福建詔安人。初學詩于袁枚，後與吳錫麒、洪亮吉等相倡酬，[illegible]擅七言長句，聲調鏗鏘，尚時有林七古之目。是集為其姪炳辰所刊刻[illegible]于吳中者，序謂旅叔遠峰，僑寓蘇閶，江左名流推為作手，然負才氣，不修邊幅，年六十三卒于吳，葬庚邨之西。詩稿久存虞山孫子瀟太史家，余與太史互相精擇，得古今体若干首付梓云云。是集本以刊于吳會，故閩中少傳本，而林氏後又物故，吳中之板，亦不知安在，[illegible]以[illegible]故見傳者甚少矣。此本舊為長樂謝章鋌先生賭棋山莊舊藏，中亦不盡以古風見長，亦不盡以古体見長也。

榕園五鈔六卷詩鈔十六卷淵經堂自述字書六卷 清[illegible]咸豐[illegible]年刊本

清李彥章著。彥章字芝卿，號蘭卿，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又另以道府事著，不久以不滿又辭。著有義法者，什斤計較，詩多楊柳吟草一卷，有榿竹詠一卷，都門蕙草一卷，榕園詩鈔一卷，江山文選稿一卷，惠春園詩草一卷，出山小草二卷，嶺不齋詩草一卷，載石堂集二卷，又不署集名詩二卷，饒有才華，近体十之八九，古体十之一二，以楊雪椒先生律賦小房集可相伯仲，而自注中時有足資考證者，柳中軒文集六書局芝卿自輯學案思思所作，校于遠者附焉，其述人事神思，按者七頗詳，据律七司戒于此可考，盡君經書之書也，又云芝卿經世之書，章程所思周詳，盡而之學，前無意于為文，凡有所作求信于後而已矣。

無悶堂文集六卷詩集七卷 清嘉慶庚午年刻本

清張遠著。遠字超然，福建侯官人。其詩文集均稱無悶堂集，各有前卷首行，不標明其為文為詩。文集首有自序一、康太均序一，諸體文極雅潔，不愧明人宋派以來說文字為體。詩五古多學韓，近人弟子尹作極相似。哭母、古達溪諸作最佳。七古卷亦以太白才筆，與要類，足以執長此而論新類。五言律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四庫全書錄有超然詩集八卷，而未及其文，此為合集。榕城詩話云張遠領康熙己卯鄉薦第一，游京師以竹枝詞和白諸人倡和甚富，和奇揆東游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閣題詩一律，官嗟賞為之延譽，詩名遂振。其詠松濤有月明何處雨，風定數聲鐘，亦佳句也。然若滕王閣詩豈無詞臨賀閣帥指閣，公為閣帥則卻為疵句矣。

松址文集三十卷詩集十三卷 清道光年間屏山草堂刊本

清林孫吉著。孫吉字不飛，福建長樂人。康熙甲戌進士。是集有陳瓊序云，先生既釋褐之二年，入遷耀飛諸楷臨，竟不予理。閑斯集多獄擇，毫伸紙而就。此以居平既叙作雜體後，自馬府別成史記文何前後也一熟年之詩韓居詩話云松址樸智修飾，即律令登第後，未調選，家居不出，掃書，屛文中僻之，以為所搆，祕饒，據此則陳序所云者為聽直矣。詩集卷首有屏山草堂自記言律詩以少陵為宗，古詩以十九首為宗，顏謝之五言直可不作。君房逐唐人七言歌行諸體雜收，久已所作七言古悉付一炬，後之任者惜五言古詩以五七言近體，由董株守明人何李等之說也。能免僞盛忘之誚哉。其言文章能從經學出，即十品以什說，一二語筆人亦有閑者教，則為確論矣。

北溪集觀海集十卷 明刊本

元危德華著。德華福建光澤人，元末隱居北溪，以學業教授諸生，不求聞達。值世喪亂，故其為詩興懷悲憤，激烈。其所以疾奸邪、崇節義、尊君親上之心惻然若見于言意之表。卷前有金川妙伯和序，云予由國子生來守是邦，得卓行之士一人曰危德華，因取其詩集命其鄉人刻傳，俾次錄諸泮宮，以補一邑之缺典。

按千頃堂書目載有危德華詩，亦當從此為名。又誤危為明洪武間人，蓋以伯和作序時為洪武十五年也。茲從其姓從諸作之人為是。集中諸作近體出以雅健，古體甚得排奡之勢，雖時有頹中之習及嫌一瀉無餘，亦含蓄又盡之致，良由其身世懷抱，實使之然。然較之元代纖穠之習，固自超然塵垢之外也。

黃漳浦遺集五十卷 古海陳氏鈔本

明黃道周著。道周所著石齋集已著錄。遺書初見于其門人石秋子洪思收文序，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富於著述之大業如其經解九種。康熙癸酉年鄭翁亨嘗刊刻于浙江，今板存于福州，文集十三卷。嗣康熙甲午年龍岩鄭康甫取石秋所藏編者刻之，首先時又重刻于漳州，非全集也。是集乃福州陳大海壽祺所錄。壽祺原自言嘗得漳浦文集一部，既相異，始聞遺書重藏漳州一士人家。嘉慶丙子假得，乃海陵鄭白麓中書所編，文二十六卷，詩十四卷，較唐丹本多數倍，字句間有小異。乃取唐丹本所遺，得文集十餘冊，又鈔得石秋及莊起濤所撰黃子年譜各一卷，又購得易本象二冊，鄭山講義一冊，近體五七言詩一冊，逸詩一冊，又駢枝別集二冊，及道周早歲所刻大滌函書二冊。其附嘉興沈鼎甫督閩學，得全集鈔本數十冊，壽祺又取校對，則倍唐丹本而不及唐丹本四之一。其文有刺取已刻者，題有點竄者，亦有五十一篇為白麓所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用憲補錄，而益以佚時所見零冊遺文遺詩數十，彙為一編，重定目錄，而仍存鄭洪二家舊次，讀詳古海文集，可以見裒輯之辛勤矣。

閒山堂集十卷 晉安丁氏爽籟軒刊本

清丁煒著。煒字雁水，號問山，順治間由廕辟，杰家福建晉江人。按存堂文鈔稱雁水先生仕並孫，田翻即罷，按節江南，所歷名山大川廣興叢祠，與其故鄉珍禽奇樹之致，丹青現刻之異，皆一一于文發之，更之于有韻之章，錄為續稿云，大而鉅章，閒見層出，令然如鐘呂之鳴，煌然若燎火之麗，洵乎其為詩人之雄也。曝書亭集云，其詩直者不佹，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古人者矣。魏季子文集云，吾讀雁水先生之集，見其政事為向著堂集云，為文本于天而成于學，記序碑志諸作，在近代文章四金溪埒，此非所及。漁洋詩話云，丁雁水五言佳句頗多，如青山伏後夢，黃葉雨中詩，賞帝殘夢後，花發獨吟時，花柳看棋埒，江山侍被陰，皆為可吟。綜諸家之所論述，則其詩文誠為足傳者矣。

句吳集二卷 明刊本

宋林合著。合，福建福清人。據後村大全集云：寒齋簡遠，合合於明時，祝之曰：謹勿失墜。合所著曰句吳集，皆過庭付授，對床講畫者。其間五言妙義，非今世意度所儒中之家山、傳中之大慧，直字者泥之則高尚也。是集中四個二論，高簡深嚴，欲追唐子西、王逢原。其銘序贊，切要用者皆中窠臼。後村大全集又謂寒山子何嘗學為詩，而詩之流出于胸臆者數十百首，一一皆從匠所斲，良治所鑄。讀寒齋之詩，當所以是理云云，可想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灉溪四家詩鈔八卷 清道光三年沙岩峰堂刊本

清朱仕玠編。仕玠字梅崖，福建建寧人。四家詩者，為同里何江村先生梅、李先生榮英、仕玠之族父樸亭先生肇璜、其季父曲廬先生霞正。集四家詩而冠以灉溪者，紀其地也。仕玠有自序，謂四先生詩，祖禰兩宋，雖視大家製鯨碧海，正馬有待，而詠沫靈存，自出新意，固皆不愧于士今者。以[illegible]集中四家以何李較勝，有清新幽逸之概。按注韓居詩話謂杜玠生平以古文詞自大，不喜作詩，而所作亦滿大清澹，今觀所論四家之詩，至為恰切，未嘗向其所好，亦足見其詩學[illegible]之一斑。四家詩中惟何江村嘗有刊刻，今亦不傳，餘三人者皆未有所聞，實由仕玠是鈔得以流傳。後世仕玠自所著有梅崖居士文集及梅崖詩偶存皆已著錄。

崇相集無卷數　明李禎丙寅年刊本

明董應舉撰。應舉萬曆進士，福建閩縣人。是■集分二十冊，每冊一目錄，一付二墓志、三碑、四什文，中有缺葉，目錄亦有缺數行，五祭文、六志祀錄頌、七壽文、八疏、九啓、十書、一十一書、二十三書、二十四書、四十五序、一十六序、二十七記，前後無序跋，或疑為不全之書。其實非也。詩無俗態，似南宋人語。文字縱橫宕宕動，因大致宗劉曲而精。英速無■明人放為古奧之習，惟傳志載人里籍，皆用別名。或書其鄉鎮之名，仍是明人習氣。並光福建通志稱集十一卷，與此不合。抑當時另有擇刊本歟。

第五居士文集一卷　清■咸豐年光化軒刻本

清何長載撰。長載字序庵，號彳石，福建光澤人。嘉慶戊午舉人，溫雅淡仕進，以兄弟行第五，又字第五居士，即以名其集。性喜文事，稱序庵大時有志古文，既既而自謂非其性之所近，遂以習偶體。柳快軒文集云，序庵詩不金門相■伯仲。今其詩未見，集中盡為駢文，傳寄學儕者稱，蓋為偶體而備極有自得之樂■、諸游記小品之作，尤為倩麗可誦。考末自跋謂生平所作，刪存者不能太半。閩人擅古文者多，為駢體者少，而駢體中專追六朝小品，如長載者尤不多見也。是集本為長載所自刻，流傳不廣，長載沒後，其族姪源熙為之重鋟，悉依原刻編次版式，並為之後序。源熙每能為偶體，惜亦見其集也。

唐詩別裁集箋注四卷 百川書屋合刻本

清黃叔燦著。叔燦，福建龍溪人。是選本為沈歸愚所手訂，旨在一洗歷下竟陵之陋。書首有湖南朱景英序，文云：黃君博雅士也，文整以書，海內承學者翕然宗之。其書今得叔燦詳疏而曲暢之，細其心力之勤，援據之贍，標以之精，足勝斯雅韓、高、韓、儲、殷者矣。惟集中箋注書義山諸詩，多襲用馮注之說，未能取新舊唐書參訂，于史事補有穿鑿。注杜律則極精到，前人所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者，幾盡得之。是集本刊于湖南，學使罷後復刊于龍溪。今唐詩別裁甚見流傳，而此集知者蓋鮮。叔燦自所著有夕照樓詩，亦罕傳。唐音辨香、書史清玉、籍者、射鷹樓詩話、照林之云未刊刻，稿亦無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杜詩注 壺老詩集不分卷 嘉慶年福州刊本

清陳烺著。烺字士輝，號東村，福建閩縣人。舉乾隆丁酉舉人，官德化教諭。不半載，謝病歸，課徒自給，多所成就。道光福建通志謂其年老病目，問業者紛集滿戶外。年七十餘，子登瀛嘉慶辛酉進士，官中書。孫庚郿，博士弟子員，俱負儁才，善承家學。烺文法莊列，詩宗杜韓，兼工傳奇，早歲著有紫霞中花月痕傳奇行世，有聲于世。是集注杜自記為畢生精力所萃，而未成書，僅及其半。中亦間有新解，而大體則未出前人之範圍。所為詩則盡刪少年諸作，故以壺老名集，亦多學杜，律絕則尤近于劍南，類皆清婉可誦。烺子孫猶賢，頗以早年所著多散佚不全，其晚年詩文集，皆門人為之輯。是集後有門人徐心宇一跋，謂搜集叢殘，年月次序皆無可考，因以杜詩注合刻，不分卷焉。

建寧耆舊詩錄十四卷 清光緒年福州刊本

清張際亮原編，李雲誥續編。際亮有集已著錄。雲誥字曾儀，福建建陽人。其凡例云：是錄原備同邑前輩詩人五十餘名，未成而病廢，雲誥續訂，並以明嘉靖以來迄今時人，計百六十餘名，詩九百餘首，其亨甫先生詩，亦略采附是錄後，總十六卷。先生原有耆舊錄記之作，稿具數頁，殘缺寄存姚石甫先生家，亦發遺失。今按此本只十四卷，並無亨甫詩，殆十五十六兩卷即附亨甫詩，而未刻歟。前有彭蘊章、楊瀚二序，及亨甫自序。楊序有云：建寧詩，國初仍鍾譚明習，至何雲芳吾為秉雅，李千人吾為幽濬，李云舒吾為奧渟，黃奉大吾為跳脫，張牧亭吾為俊逸，張亨甫吾為激壯云云。

閩詩錄四十一卷 稿本

清[illegible]鄭杰原編，陳衍補訂。鄭為乾隆間貢生，備有全閩詩錄之刻，未惟國朝詩錄，其自唐迄明，稿百餘冊，光緒中，鄉人官京師者謀付梓，衍乃任編訂之事，据石遺室文集云：殘剩縷複，舛誤失次者居多，並無搜集未成之書也。原稿于唐五代宋數遺漏尤大，至于宋，則一代僅百餘人，補備至五百餘人，元一代僅十餘人，補備至百餘人，衍為定今名云。又本書凡例云：是錄一代作為一集，唐為甲集六卷，五代為乙集四卷，宋為丙集二十三卷，金為丁集一卷，元為戊集六卷。原錄于土著流寓名宦什錄一處，而宮閨、閨閣、道士、釋子，亦未分析，衍所補訂者名宦不錄，流寓者另編于各集之末，而並以仙神鬼怪什歌謠之類，所補者于各詩下注一補字，〔編〕詩話軼事，于書名上加一某某字，

溫陵先正文藏不分卷 清刊本嘉慶二十一年刊

諸九鼎輯。九鼎，福建晉江人，乾隆進士。此集所錄，由明成化至崇禎凡九帝，自蔡文莊而下，凡一百二十有二人，共為文二百七十有三篇。溫陵為泉州別名，九鼎生于其地，故朱梅崖序謂九鼎不忍先正遺文之棄于灰燼，有所見輒錄藏之，積數十年而成此編。漳泉二府人才于閩中稱極盛，泉州有明人士，除自文莊公外，若陳紫峰、張淨峰、王遵巖以儒行政事文學稱天下，而傅錦泉、李九我、許鍾斗、錢蓉相繼為名會元，其後七業風行一時，士習為變，迨于末造，而黃太稚、吳宣伯、曾鼎人諸公以所業聯驅，操者號為極盛矣。今編中于諸家皆取其最為世所傳誦者，其餘則廣搜博採，猶人所鮮覯，僅一二篇亦闡幽之義也。

侯亥垣疏草 華亭徐氏刊本

明侯震暘著，徐氏所收僅二篇，一劾客氏疏，一劾沈㴶疏。據徐氏編語云：先生曾督江南水利一書，為先生長公子豫瞻據往江南，故所據只此兩篇。先生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啟初擢吏部給事中。明史本傳，先生建言凡四事，兩論經略以撫不和，其餘即此二疏也。以遼瀋關係言之，則論經撫兩疏為重，而尤為切至之言，則此二疏以事為魏忠賢所逐，本傳具錄之。按明史紀事本末魏忠賢亂政篇，首劾客氏者為方震孺，為在客氏出宮之前，而既出宮之後，復詔入侍，則首劾之者為御史王心一，而震暘實繼之。惟紀事本末謂震暘以劾客氏降職，而本傳則稱考位，因再劾沈㴶，兩者紀載稍異，惟案震暘之劾沈㴶，即論其結納客氏及諸中官，劾沈㴶不置，仍劾客氏，是其所言亦無

不同。本傳又云：震暘滿後，徙南論之者烈
為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熹宗怒，斥
王志一俱謫。給事中未倪思輝，係倪思
惠，當從本傳云云。

繆李二公疏草　全書堂刊本

明繆昌期、李應昇撰。昌期萬曆四十一年庶
吉士，授檢討。應昇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推
官，天啓二年授御史，事皆具明史本傳。此
本所存僅昌期一疏、應昇一疏。考本傳，繆昌
期歷官不及建言之事，而此疏則請綜核
名實，剖判是非，編者以為係在神廟時，故
以沈默為規切。考沈景倩野獲編及谷
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云神宗末年
各疏留中不發，諸疏所及，至天啓間
並為權璫所留宗切。昌期此疏，意極規切
而言極委婉，乃亦不能用，殊可慨惜。至于應
昇之疏，則于楊漣劾忠賢時，繼之而抗爭
者，本傳已摘采之。然按本傳，應昇授御
史所論列極多，有還朝之疏，有復諫時
政之疏，有劾王永光之疏，有陳外籌海及
四八三事之疏，有請罷之權之疏，有論廷
杖不可再之疏，有論魏廣微之疏，而茲

所取僅論忠賢一疏，且在楊漣劾忠賢後，
不足以盡應昇。然應昇本有論忠賢
十六罪一疏，其兄止之，未上，而僅存此疏。
其為當時朝士所注目，可以想見。修書之
例，以隸於吏部周順昌同時，聲施至今，
則亦以為不死矣。

太平軍事件內各摺 文獻叢編本

清軍機處編。共七摺，皆平定粵匪方略中所未載
者，坊間刊行之髮匪紀略亦未採此各摺。內有庶
子馮譽驥之摺、御史周有箎一摺、王茂蔭一摺、安
徽巡撫蔣文慶一摺、河南巡撫陸應穀一摺、署理
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摺。以馮譽驥請以曾國藩
為統帥摺及葉名琛奏報勦辦凌十八摺為最要。蓋
此七摺皆咸豐二三年時事，于時曾國藩守制在籍，
朝廷尚未倚用，文宗命其帶兵出境，大學士李
鴻藻尚疑其事，以為遲重，而譽驥特請以國藩
統帥廣總理軍務，是為中興時大局一大關
鍵。至凌十八之猖狂，是為洪秀全東出揚粵之
大隊。考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起事金田，凌十
八于二十九年與洪秀全在金田共立上帝會，拜
會之後，至咸豐元年正月併約大夥佔鬱林，入
信宜，據羅鏡。此股若得勢，則兩粵皆為秀全
所有，然英國視聽即為之震動，厥後卒有西人
登借兵之事，故曰最要也。又御史王茂蔭之

賊所破之也。皆棄而不守。論者以為無大志。不知此正賊之志有所在。如至江南。度必其守亦不走。其言順蹂于後。然秀全北向而不守。其志固有在。而不守兩粵亦一失著。則兵事固不能一概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察記檔奏摺　文獻叢編本

清軍機處編軍機處有察記處一所。所記皆為各大員各行議罪認交銀兩事件。故該處各奏摺皆係存于軍機處。是為軍機處應存檔冊之一。此卷所記自乾隆五十二年起至六十年止。凡內外各大員有自行議罪應繳銀兩數目。由軍機處王大臣諭交察記處辦理。所謂自行請罪者。例如卷內載和珅據布政使鄭源璹承審譚體元控案不實自請認罪銀三萬兩。又如浙撫李穎奏請寬限摺內謂在任不參王燧。情願罰十萬兩。閩稅盈餘短少。部議賠銀三萬兩。審理廣東鹽案不實。情願罰銀十萬兩。西寧請代奏摺內稱在長蘆鹽政任內。辦理不善。自議繳銀八萬兩。請限八年。每年限二季繳納之類。大概皆由軍機處查追交內務府廣儲司收交。或圓明園造辦收貯。或特旨交某省充公。其辦法亦有多種。清制各官員罰俸。或議罰。其權在吏部考功司。其承追在戶部。惟此款查追

舊軍機處而承領者由內務府等處，而自清課四刻，或本各全其課四刻，則以漬色為多也。

存素堂儀御奏稿四卷　光緒六年校刊本

清錢寶琛撰。寶琛，武進人，嘉慶十年翰林，歷官浙江布政使、湖南江西巡撫。道光二十一年自贛撫以病歸。是集為奏疏四卷，乃其孫湖蓀刊行者。據湖蓀跋云，本藏三卷，後鈔于江西藩署湖南撫署者，合成四卷。其中例摺尚多，湖蓀以其有關掌故存而不刪。內要政如清查苗疆邊防事宜酌議條款摺、遵旨覆議勸防管見摺、劾議覆御史焦友麟摺、覆奏御史陳文翰請禁各省積習並妥議章程片，皆係國家大計地方要圖。又其敷陳管見摺，則為議覆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鴉片之摺，其注重禁煙，謂見九年。考道光十八九年時，條議禁煙而持之最力者為林文忠公則徐，寶琛此疏雖不及則徐之剴切詳明，兼籌利弊，然亦足以自抒所見也。是疏曾刊于籌辦夷務始末中，文小異同。

王司馬疏二卷 平露堂刊本

明王象乾撰。象乾新城人，隆慶五年進士，由聞喜知縣歷官至兵部尚書，中間歷邊至三四十年，故于夷情甚諳。此二卷中諸疏，皆言東夷西插事。其言東夷者，清初起兵在建州，即東夷也；其言西虜者，謂插部諸部，蓋即西插也，見明史本傳。象乾蒞邊計四次，一在萬曆十七年，一在萬曆三十二年，一在天啓元二年，一在崇禎元年，此數疏則為崇禎間事。其時清勢已盛，而東勦西撫之議，則象乾實主之。觀疏中屢言撫之未必，既抒欵識，非之撫之，自宜賀取，又言乘暇而練兵實，期以剪滅逆奴，雪恥除兇，酬百王而顯千古之基之矣，則其用意所在，顯然可見。其後崇禎十一年，盧象昇兩察撫仍存主此議，奉旨略謂如插部虜夷，能十奴摶噬，或殺奴自效，則准舊例市賞，事見內閣大庫校兵部奏稿，是下此疏亦同一機梧，惟象乾康建此議，而清臣祖臣屢阻撓之，於撫賞糟賞諸疏，皆徒託

之空言，而不能收其實效，卒至西插為東夷所併。至崇禎十一年，則其勢已不可為，而象乾已先歿，不及睹之矣。

張漢儒疏稿一卷 初園丁氏排印本

明張漢儒撰。漢儒常熟人，初名景良，後改漢儒。是書計兩疏，皆攻訐錢謙益、瞿式耜二人。第一疏數二人可斬之罪有六，第二疏陳謙益惡狀計三十款，次陳瞿式耜惡狀計二十一款。夫謙益固大節不修，而在崇禎之時，爲廣江南領袖，忠宣之烈，列名炳史冊，豈其鄉里之間，容有遺議，故妒毀而疑之。讀閣訟紀略，始知漢儒此疏皆出自溫體仁、周延儒之授意。其言曰：其時適當枚卜，廷臣共推謙益，而延儒等外于風眩鄭養性，一經會推，以學點用，又曰體仁疏訐謙益神姦，不宜濫入枚卜，疏內云謙益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因而中式，正用漢儒疏中語。不然漢儒以一常熟草書，向非內有所援，何敢公然訐及朝廷大臣。又漢儒疏出之後，常熟仲良顧仲恭等亦有公疏，力斥張漢儒之謬。蓋明代枚卜用會推之制，其敝爲廷臣互相援引，各立門戶，比德符野獲編論之甚詳。而漢儒之誣錢瞿，幾于体無完膚。寧於叢編載崑山民控徐乾學徐不過小地方官不協，南北枚卜大政不與比，則江南民風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奏定陸軍營制餉章一卷 鉛印本

光緒三十年練兵處編。其時慶親王奕劻領練兵處，而北洋大臣袁世凱為會辦，然袁二人實不時到，主其事者則兵部左侍郎鐵良。故有清一代兵制凡三變：國初之時，索倫最強，而兵制所規定則《聖武記》一書紀之最詳；中興之時，索倫已衰，湘鄉提鄉勇，踸踔十數行省，於是有鄉勇之制，則《湘軍志》紀之最詳；逮至光緒末葉，只特索倫制敵，即各省防營係當各制亦無不敗，於是乎始有練兵處之設，而奏定營制餉章乃應運而起。未陸軍部左丞朱明壽筆記云：當時新軍制度悉由處訂定頒行，各省咨奏，為金科玉律，即其後時有增損，顧根基所樹，終未能出其範圍。五子一切經畫，大都參考東西各國新制，于部寺事務兩不相謀，合文武新舊為一爐，薈萃一堂，頗難融洽調和，配置經費經營，此自其功真確之現象，然新制與舊制絕不相蒙，各項制略，皆已不同，即營制餉章新舊，亦絕無融洽之地。夷考此奏，可得大凡，此亦有清一代得失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蔡忠烈公遺集一卷 續編一卷 康熙四十四年長沙刊本

明蔡道憲著。道憲字江門，福建晉江人。崇禎十年進士，為長沙推官。張獻忠犯長沙，執不屈，遂殺。是集道光福建通志作八卷，射鷹樓詩話作五卷，今所見本為湖南鄧湘皋所輯，共詩百餘首，詞二首，補遺詩一首，斷句一，文四首。續編詩百餘首，詞六首，賦一首，文二首，外年譜、傳志、序跋。詩故峭拔，如孤雲行空，如幽泉漱石，如絕代佳人，天寒倚竹，如入秦壯士，度水生悲。趙亨鈐跋語云：其琴句如斷碑有苔生春草，古致無痕，編紫煙，植眼有路無心得，傳志今年常雪物華，皆愛，獨遺。後來集自序只百餘字，大略謂今日作明日悔，心之虛，有才之大。鄧氏跋語謂刻于長沙既成，陶雲汀先生復寄示公副傳八書四同獨雖諸公及幕本各小傳兩墳刻，因復披一統志、通志、郡縣志名宦傳、名賢傳，來輯博入，補輯佚事，叙則

給事中傳一，小祠堂像，並列卷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綠滿廬詩鈔十卷 劉氏自怡悅草堂刊本

清劉士棻著。士棻字周有，號心青，嘉慶辛酉翰林，出宰蘇南，性耽詩酒，所至輒有賡唱。是集凡十卷，曰抱膝吟、紅棉吟、擁鼻吟、封蓬吟、芹訊廬集各二卷。寧化伊秉綬墨卿嘗贈詩，士棻有玉臺才子貴，珠浦長官清之貴句，其詩又名自怡悅草堂詩鈔。謝章鋌賭棋山莊集云：其所為詩，雜書十硯老人，大乾嘉之間，老隱園以通覽亭為名，其于十硯欽佩句，漫所謂唐以後原中晚佳者，如先生嘗游于唐山唐錄者之極，其所有所推挹，尹未，清初閩詩人自以秋江一集為巨擘，閩人後來效之者寡，繁有徒，然多學其隸事用典，對仗餖飣擺弄，士棻此集頗能得其俊筆清妙之處，亦唐附能可貴矣。

閩詞鈔五卷 清道光年刊本

清葉申薌編。申薌字小庚，福建閩縣人，官至知府。是集為所輯詞鈔五卷。閩中自宋柳耆卿以歌詞名，纏綿綺旎，善言情者，小清者大晟士並推，至使西夏人重之，謂凡有井水處能歌，可謂盛矣。其外蔡伸道友古詞、黃思憲知稼翁集、張仲宗蘆川詞、趙用濟、盧貢、葉府、劉潛夫後村別調，亦纂清海瓊集，皆卓然名家，備之蘇黃晁秦，未遑多讓。而陳忠肅、李忠定、朱文公、真文忠以外，郭儒宗碰麝，又清新婉麗，無讓其勝。申薌本善為詩，兼工倚聲，嘗編詞譜及詞韻二篇，暑為詞家之圭臬。其輯此集，始于宋之徐昌圖，終于元之洪希文，附以方外閨媛，凡五十餘家，為詞逾千首，以存吾梓詞人之梗概。其後村詞則取于陳大海所存大一閣大全集，多至百三十餘首，蓋諸家所未及見，亦足徵網羅之富矣。前有陳大海序，亦盛稱之。

謝景山詩集四卷殘存一卷 鈔本

宋謝伯初撰。伯初字景山，福建閩縣人。當天聖景祐間，以詩名。六一詩話云：予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章蜀錦張。予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云云。又云：景山詩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于唐諸賢。按道光福建通志云：泉州府志謝伯景、謝伯初均有集。八閩通志選舉表：天聖二年進士謝伯景，寶元元年進士謝伯初。八閩通志伯景傳：字景山，六一詩話作謝伯初，字景山，為許州法曹，則天聖二年進士名謝伯者實則一人，若寶元進士謝伯初，注云：徽之姪，官終知府，當別為一人也。是卷為殘本，詩僅數首，題謝景山詩集，以此考之，當為謝伯初也。

樗亭詩四卷 康熙年雙鶴亭刊本

清邵樗春著。樗春字是龍，又字雙九，福建閩縣人。按其集中有乙酉送陳克亨謁史道隣中書、門二先生詩，附有自注，注云：甲申秋，予從陸岫青侍御提旅勤王，與克亨相值建溪，於篇中及之。集中又有哭黃石齋師相七律諸什，由之可知樗春亦明末遺老。其行誼大節雖從未見，但就詩中所寄託及交遊往來之人物，自可想見其為人矣。詩四卷，古近體不分類。按之以前諸作，皆刪不復存，斷自甲申。蓋睹國遭厄，紀天崩地坼之變，其自號雙鶴道窮，亦以寓君亡偷生之意也。其詩古體篇者清蒼無枝葉，今體婉約清新，多可誦。詩以人存，人亦以詩存焉。

蘭雪軒詩鈔不分卷 陳氏暢園鈔本

清陳學稼著。學稼字秋圃，號聖湖先生，福建長樂人。明末諸生，入清後隱居不仕，專意吟詠，所作至夥。是編為長樂陳氏康煥暢園所手錄。據暢園初稿云：學稼所作，自順治十四年始，絕筆于康熙二十年，為詩凡二千餘首，未加梓行。康煥惜復散軼，乃錄其尤所心醉者若干首，為蘭雪軒詩鈔。其逸詩零落人間者，儻於得者別為鈔合而附之。學稼全集已不傳，康煥是輯，洵有功于文獻矣。學稼之友高雲客兆，詩亦有名。陳仲桓騄，皆老于諸生。雲客有才名在天下，仲桓獨不甚顯，詩亦未行世。而雲客詩刻本亦斷湮失。康煥因又錄所見一二，併學稼之子蔚若、孟客詩附之于後，則尤為揚潛闡幽之舉者也。

偶游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五卷別集六卷後集二卷 一作暘谷詩文集 南安傅氏家刻本

清傅為霖著。為霖字商揚，號石游，福建南安人。初從鄭延平王成功于海上，繼納款入仕清，官至知府。是集為所自輯，有吳梅村序，謂石游手裒所著詩若干首，屬其友趙雙白鋸相度詩余所言同端。石游原本家學，好以郡之先達者將其為詩也，於體制風格既講求斷續之有素，又能擥萃薀蘊，爰刻後之以自植性情之所獨得云云。蓋為霖先君錦泉先生大思天下以詩文名，為霖為刻遺編行于世，見注韓居詩話。文集多酬應之作，亦頗淵雅，無明末習。而別集收居官文牘、敘事傳記，皆能曲暢其辭。要之，集中以詩為最勝，亦其所最致力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心泉集十卷 明隆慶[illegible]宗林氏刊本

明林樹岑著。樹岑字直卿，嘉靖甲辰進士，官廣西布政，[illegible]福建侯官人。是集乃同里王應鍾所選，其十東(?)崇所刊刻者。首為奏疏，什文，後為詩集，末附姑蘇以上黃門跋，門生玉陽丁元復祭文，及洪世文[illegible]所撰行狀，魏文焯墓志銘，子東崇行略，及王應鍾銘，擇詩處東崇書札。其中以奏稿為較有可論列，多關國家大計，如條邊防疏，陳凡防疏，什字邦楊，發其良法，請酌當議定十款，詩則以忠義自許，至其古風歌行有漢魏體，五七律宛似元和人句，記序諸作亦還純雅，頗可愛可傳。黃門跋謂以所重者奏疏，此又其緒餘者矣。

南岡詩集六卷 道光年福州刊本

清朱敏求著。敏求字南岡，乾隆辛酉舉人，比于仕進，一切為詩。未仕時謂其嘗為詩，其思刻苦，一字一句必求合于唐人，自貞元元和以降不論也。每成一篇，必數易其稿。南岡論詩謂當如化昌學射，先學不瞬，使則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蓋取于孤往而專精，至大字則謂究之以其死斯畦畔，將至窮大而失所居也。蓋其為論之高，大都本于鄉先賢嚴羽滄浪詩話之說，而祝厥所言，則又加嚴焉。仕璜[illegible]序其集，謂所自著規模既久，漸近自然，見者謂有當建王昌齡、韋應物、劉長卿諸人遺風，然其病仍在人力多而天機少，模擬勝而獨造稀，而其音響究大屈於高華之盛，固亦不同于俗手矣。

二酉詩稿不分卷 清鈔本

明鄭瑺著。瑺字翰卿，號二酉居士，福建閩縣人，萬曆間布衣，大略邊塞，故集中率多悲壯之語，其狀物繪聲，亦殊精善，集中如馬邑吹笳烽子急，雁門獵火健兒相，霜色(特砍)閑樹折，河聲如帶戍樓斜，馬行空磧關山斷，人度殘冰道路喧，沙磧到天相見少，朔雲連海遠鴻低，劍戟已銷兵後火，髑髏猶泣戰時瘡，回中燒竈炊霜飲，磧裹穿衣帶(幽)月行，磧上陰雲連塞黑，閑前落日帶沙黃，亂山獨馬嘶殘月，遠磧高鴻叫曙霜，胡騎久營來漢家，蕭關隴水到秦川，等句，令人讀之有封狼居胥之志。翰卿詩文，正無刻本，是卷僅一冊，首尾已殘缺，皆在塞時之作，度其晚年詩格或有變異，無從窺見矣。

唐賢絕句五卷 清鈔本

宋柯夢得撰。夢得字東叔，福建莆田人。是集為其所選唐人絕句，據直齋書錄解題，標名為唐絕句選，實即是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所選詩僅李白止四首，杜甫六首，韓愈八首，宋之問四首，惟杜牧二十五首為獨多，直齋書錄云，所選僅一百六十首，去取甚嚴，然人之好惡，亦各隨所見耳，已然。今按所選共五十四人，李白、杜甫、元結、王維、韋應物、賀知章、岑參、靈徹、張繼、郎士元、盧綸、司空文明、韓愈、柳宗元、戎昱、竇群、賈島、陳羽、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杜牧、竇鞏、張祜、徐凝、王建、王鵠、朱絳、許渾、雍陶、李播、劉商、羊士諤、楊巨源、司空圖、薛能、鄭谷、王涯、李涉、楊凝、崔櫓、劉昭禹、陸龜蒙、狄歸昌、章碣、劉得仁、許稷者、師老、張顥、杜荀鶴、吳融、韓偓、李莊。是集今刊見無本，今所見本，為清人影鈔者。

劉後村千家詩選二十七卷 徐氏曾氏二種本

宋劉克莊編。克莊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事見後村大全集。是集分門類纂唐宋前賢千家詩選。按藝風堂文續集云：宋刻本徐積餘得之日本，校曾楝亭刻本校之，行款字數均合，尚存卷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為前集，又卷之三投獻門、四人事門、八錦鏡門、九謝惠門、十謝饋送為後集。前集只五、六、七、十六、十七五卷，後集只一、二、四、六、七五卷，十卷以後不知有無缺佚。曾楝亭刻本共二十二卷，二十卷為前集，止此合後集只存二卷，均人品門，又此本所無。但不知當在何卷耳。又前集後面有傳送一葉，今亦無此門。前集皆物類，後集皆人事類。曾刻本書依此合，據其前後集定以完全帙。徐氏所得只二十卷，曾氏所刻則二十二卷，以兩本對校，則為二十七卷。今所見非全書，若照福建通志亦作二十二卷，必據曾刻而言，不知其實不全也，故實不能定為若干卷云。

東南嶠外詩鈔初集唐十二卷宋三十卷及文選 退庵□氏鈔本

清梁章鉅編。章鉅所著詩文集及文選旁證等已著錄。是集初集卷首書唐詩志一冊，唐目，想當更有宋卷，不可見矣。其體例仿列朝詩集及明詩綜，首詳其人仕履，旁采詩話什記，條理明晰。此本先為楊雪滄所得，後歸于陳石遺，寫手清楷，似當時將以付梓者。宋詩三十卷，據陳石遺文集有東南嶠外詩文鈔序云：由五代上溯三唐、六朝，攄摭殆備，又參其鄉里事迹，儀曾既為斯編，由兩宋元明而至我朝，次第排纂，以匯山淵云。然謝枚如課餘續錄云：自題三十卷，然目二十六卷以下，未分卷數，中亦於詩文鈔序云之，蓋生平得意之作。然文鈔既絕少傳本矣，詩鈔亦只得唐宋兩朝，尚不及注釋居之賅備。據此則並未有文鈔，所有亦不在三十卷之內，石遺說亦未實見其書也。

清源文集四十卷 清道光年翠屏樓仿宋刻本

宋李方子編。方子佚其名，福建光澤人。是書前有真西山序文，述其編纂之經過，蓋清源郡志成於嘉泰初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悉已具備，惟其士君行能仰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前見於國史於家集，以大碑碣所志，楹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眾多，風物之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嘉定中新安程伯謀來鎮清源，乃命從事李方子為輯選探剔之，舉凡切於書之事而出於程之意者，網羅所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為四十卷。而附以程公所著括田廣士之本末及郡人所編之書者為別一帙焉。據西山序稱其纂集之例，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皆十之七八，欲主於關教化，存典法，不則詞雖工，弗錄焉。

清仁宗實錄館奏摺一卷 文獻叢編本

據該館今其書藏內閣大庫，摺凡二十二件，各具年月，則自嘉慶二十五年九月至道光四年四月止。蓋嘉慶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奉上諭派大學士托尚書伯麟等為總裁官，初八日又奉上諭派曹振鏞為副總裁官，自十月開館，以至道光四年四月告成止，計歷三年零七個月，進傳仁宗一朝，而歷朝辦理實錄，亦可參考。而得清代歷朝纂辑實錄有關紀載本者，則尊藏於大內皇史宬內閣盛京四處，有用黃綾本者，則係纂呈御覽之本，但尊藏大內皇史宬內閣三份中，為份均繕清字蒙古字各一部，尊藏於盛京之本則例不繕蒙古字。仁宗臨御二十五年，得書四份，計四千一百餘卷，各奏摺之中，以議敘勞勤者為多，其繕至千四百餘卷時，曾請旨議敘一次，摺內引纂修高宗實錄為二十年議敘一次為例，又引御史奏糾劾參奏之文及仁宗兩次折衷諭旨。

蓋其時留任總裁官為曹振鏞，素以謹慎著，故雖照例議叙，亦必不踰舊例。綜觀二十二朝之中，凡修國總協纂乃供事等五皆必援舊修高宗實錄舊例為言，是其證也。

張文襄電稿二卷 財政部印刷局排印本

清張之洞撰。計上下二卷，自光緒二十七年六月起，至二十九年八月止，皆以筆札寫外務部及各省督撫商議免釐加稅電文，亦文襄政書之一也。當時人言文襄電稿皆手自刪定，一字不苟，躊躇經久。今讀此稿，其於外人謀議，必詢其始末，而於內外諸大臣商酌，必徹其中邊。蓋事雖免釐加稅，而用意常在其外，然是議雖始於光緒末年，而其實行則遲至民國二十二年，蓋各國情形不同，而入口出口兩稅，利害常有不能均等之處，故紛此乘彼，旋合旋離。集中最要之電，為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文襄以江督劉坤一會商大臣呂海寰、盛宣懷所發致外務部之數電，其中所言之銷場稅等，皆中國最扼要之保款。其後英使馬凱到鄂，又往文襄於銷場稅外復商三項，以抵內地釐金之失。文襄電內嘗引馬凱之言，謂非國人深知江鄂兩省之情形，不能議至于此，此亦當時實在之言，非文襄自詡也。

蘇州織造李煦奏摺、文獻叢編本

清李煦撰。煦由包衣擢內務府員外郎，簡初蘇州織造。自康熙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十一月止，摺凡一百五十一件，舊藏懋勤殿，亦係拟奏繳之件。江寧織造曹寅同編者，原擬請移計數百件，至康熙末年止。今所載年份及件數皆不符。後因刊載未竣，而叢編中止，故只此數云。又考清制織造有三：一江寧織造，一杭州織造，一蘇州織造。而叢編僅載江寧織造曹寅奏摺及李煦奏摺，編者原擬請又據所奏及尺[?]関聯於事，致為耳目計，以此言試然。惟江寧曹寅之言較為公正，其對王鴻緒、張伯行等，彼不固左袒之之言，亦要下石之語。李煦則于督撫至許尊極指[?]嘯札而抑伯行，似亦不無滿漢畛域之見。其餘如太倉盜案、四伯盜案、浙江海盜案等，皆關地方要政，而四明盜案摺內，有地方文武不能教化于平時，又地方文武諱忽所致等語，是直認言地方官之失，而又無補指之事

實。但託之于公人之評論，是其言似皆別有用意。伯行奏以李陳常兼理蕭[?]司，李煦乃密請不允所奏，是直侵及地撫職權及地方政務矣。

長蘆鹽務奏稿一卷 稿本

不著撰輯人姓氏。奏上于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八後，以疏首有英瀛是年十月十九日御批之諭，自稱為奴才，當為旗人。內容為安籌經費整頓鹺綱，通盤計畫，裕國利民，請派財政鹽務大臣通籌督辦，每年可撥餉一千六百萬，現在所籌經費已定三百萬，請先試辦長蘆，並擬章程詳陳。其整頓之法，則以長蘆之大弊在于中飽、斯利之徒，小運司吏為之，設立買鹽公司，勒買無附灶戶，又設豐盈官棧，杜絕病民蝕款，不可以數計，俾籌鉅款整頓方可責成，設別用之，實保甲團練，計按戶口人丁，攤丁加引，以蓋其時，請延息于借款，自然重在練兵，而最著者安餉所謂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之上諭，即責戶部悉心經籌也。其時之臣如姚舒密、杜本崇、鹿傳霖等皆謂籌餉開源易生弊端，而戶部尚書和宗辯法十條，內有關及鹽務，甚實較所奏，尚時如張謇等

亦有關于鹺政之奏，但未載此奏。今觀此奏體恤舉政，頗有見地，所以未見施行者，當以先籌鉅款以為整頓之資本，在當時未易實現也。

清季陸軍正加班奏底彙訂四冊 北平圖書館藏原本

不著輯錄人姓氏。是書其內容則為陸軍部之奏底，皆宣統元年者。中有正班奏摺件及加班奏摺件之分。每冊首書謹將某月某日何班奏摺件開單呈覽，此等摺件奏上後所奉上諭，則依件再錄，加以案語論旨開單呈欽閱。蓋為陸軍部司中所錄以呈堂官覽閱者。其中所奏各摺件，亦錄其標題，而無內容，均僅以資考證繙閱。然但就奏件之標目及所奉上諭之結果，合而鈎稽，亦頗可助知史績。如其中官職之升降，具其人名，詳其月日，各項章程之規定宣布，亦見其經始等，於瑣屑者多無關宏指耳。

丘中丞奏疏一卷 華亭陳氏本

明丘禾嘉撰。禾嘉貴州人，由舉人歷官遼東巡撫。大凌之役，以與輔議不合，大凌九十日不守，尋遷太僕寺卿。疏僅一卷，議收降真夷事、真夷事二疏，議遼事二疏。其議收降真夷事在崇禎四年，鎮哈兒打哈喇等率男婦約一百五十餘人自三山營來降，禾嘉容其議，安插于三山營邊外，以為以夷攻夷，即寓以夷治夷之法。考真夷為西虜白奴部，其時東虜與部西侵，該部為其所逼，故率眾來奔，思宗恐其不往時受虜夷相同，每依奴營，故諭令再議。考此為奴夷叛宋始末論，則是時奴兒哈赤已死，留則是時禾嘉畫置未及，即為擾者。至遼事疏則於四衛海此已凌廣義皆有條奏，並原奏請撤東江事，思宗復諭令回奏。大抵當日居遼諸臣皆坐飾然兵謀，歷任撫臣如畢自肅、袁崇煥等皆受其累，而畢自肅至以自剄。禾嘉於回奏力闢大凌之議，以為

心固廣寧，自得用兵要道，惜其時廟堂之策如弈棋，言之而不能行，坐令岩疆一失，全遼之勢遂淪于不振矣。

左宮保奏疏一卷 華亭徐氏刊本

明左光斗撰。光斗桐城人，万曆三十五年進士，由舍人選御史，歷官至僉都御史。明史本傳光斗于熹宗初盡力于移宮案，與楊漣並稱楊左。其後魏忠賢定三朝實錄，以楊左為罪魁，中間辨選侍移宮，劾魏忠賢、魏廣微三十二罪，請召文震孟、曹學佺等，皆見于本傳，而本傳所錄疏語僅屯田水利及辨移宮二者。此本所選者又有急救遼東、禦寇及開屯學及建立武學，計共四疏，則本傳所未揭者，以志其生平事蹟。屯田水利及開屯學二疏，自在屯理要時；建立武學一疏，則慮在胥畿輔皆改時，而其利民利國，尤在水利及遼東邊事二疏。蓋明季邊事之壞，其大本在餉，然道遠彌累，自屬等，屯田所以無功，均與餉源不足有關，而特仰於將略，則王化貞以下皆是。今人讀其立武學疏，猶想見作人經武之謨焉。至于水利，則利在畿輔。本傳稱光斗下獄坐贓，容城孫奇

益定四庫正以光斗有德于戴籍，倡詞醇金以應，則可知此諭感人之深矣。

洪化告示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原本影片

不著撰輯人姓氏。計為示諭一張，上署洪化二年七月初五日。洪化者，吳三桂之孫世璠僭位時之年號，即康熙十八年也。示中具名者為建極殿大學士兼部尚書、威遠大將軍、總統胡[illegible]，蓋為胡國柱也。如建極殿及總統之稱，皆不用清制，史所未載，可供考證。其大意謂川中撫師不遠勞瘁，勞者猶待師，望上於念民生，特令進剿，先定全蜀，次取三秦，秋毫無犯。凡此維難[illegible]之百姓，俱出無[illegible]，須只為胡，惟須為王師預備糧矣云云。下書仰都字營、滿洲大小田哈字津一營。是其時貼之處。據于定三藩紀畧及耗源蜀記所述，則清之定蜀，首由將軍[illegible]察哈替接進漢中，聖祖不許，命諸將接連進，宣力作戰蜀。漢中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謀兼日亂，漢中餉援不繼，實為清速成功之由。此示所用意，正可互照，則此示亦可為三藩

從中一重要史料也下有忠剛才眼及悲公跋
昭二謝誤、二者未知何許人

高成齡蔣炯奏摺一件 史料旬刊本

此摺原存三所文獻館、其內容須以旬刊第
九期澤州妖言聚眾案合觀、蓋此摺乃奏
報之蔣倫倡創九蓮供而妖言聚眾案始事
之文件、該犯習神仙新虞[?]等不過借術愚
人、比白蓮教獄尚不及、則未及以事而被捕、固
亦宜然、惟此摺錄供中有已向到陝督岳
鍾琪等語、則又無關係、其後世宗命高
其倬赴晉審理而為此事特諭高其倬侍
諭高成齡蔣炯時謂岳鍾琪股肱大臣乃從此
等之人妄行誣衊、其實又謂高成齡蔣炯
若係無意、是無知識、如何覥顏人世、若係有
心如此、則是喪心病狂云云、足見世宗之用術處
蓋此案始于雍正五年三月、時年羹堯被誅
不久、而岳為陝督、新貴重鎮之奏、世宗極
倚之、故此諭係明知岳之和[illegible]誣而故宣之于諭
旨、一以慰岳鍾琪、一以曉譬高其倬亦、此
蓋亦清史稿李紱傳所載欲殺李紱以謝

田文鏡同一用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秋江集注六卷 道光癸卯東山宗祠藏板

清黃任著，王元麟注。任字莘田，號十硯老人，福建永福人。元麟字芸田，福建長樂人。莘田為清初名詩家，詩集一名香草齋，致力于唐人五言，而生平博綜賅洽，貫穿群書，故下筆如杜詩之無一字無來歷，為百餘年中閩人作詩者所宗。然莘田又不以博而見長，集中如箬基賦、潮臺歸詞，有三百篇之遺旨，其試五台而屢卿、過紫剝墓、懷古意門，李陽冰殿若文篆書及三君詠諸篇，居為傳令稍律句山左君所譽節，令人與上下數千年綫掃數万里之思。絕句尤饒有神韻，足抗漁洋。元麟注此書，病原有之懶窩者所注為未足，因謂謂為十年心力，專心一志以為之，益以其子亨權所參訂。同為蘇廷玉序，謂十研翁以史為詩，芸田則注詩如注史，後學則讀詩如讀史。元麟于是集，蓋實為功臣。然注家通病，往往拘于作者無一字無來歷之見，務以字字求其出處，以

孫舍近若遠，只成章經之趣味，如乾谿謝宛秋橘之屬，
鄭女、弟之惆悵，宋家東，于句下引宋玉事已足，而
又引鄭谷詩杜甫芳名絕舊鄭，以為舊鄭之注，諸
如此類，多為蛇足。又如東門憶古篇，于之瞞也托疏
術陀侍句下，未載侯生事疏，而首題下亦不之及，是
其下以于今茶市人員方引史記信陵君一段，使人
既知此事，則不必注，不知此事，則首見時即當注明，此
為不當之最，亦多有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閒止書屋集抄二卷 集成館鉛字排印本

清陳夢雷著。夢雷所著已見松鶴山房集，已著錄。是集
為其戍遼左時所作，凡為賦三首，書二首，傳二首，
什文三首，古今体詩一百十七首，前有同里黃諫
未序，後有舊僚楊明跋，中有與安溪相國絕
交書，約二千餘言，大抵謂李耿之叛，出于首義，
而相國負心冒功，陷其投荒萬里，詞意淒絕。
舊傳是書初出時，李氏子弟，懼人四處收燬，
卒不能盡滅，相國坐是名望大損，不能記食
所歷云。楊明之跋，亦極言悔，有云：汗不至阿其
所好，物不得其平則鳴。又云：心意方回之倒，當
奴雁白知文，神依穎士之傍，曾才又能自立，此
自斯養，更可悲矣。陳壽祺集中有安溪擬
丸誌辯，大略謂蟣丸實小有齋戒，乃陳瀚
忌安溪之才，故有齋戒由誣訛，冀以脫罪
也。蓋從而下石焉。閒止集中所收諸文，乃此書
留漬未詭辭耳。然蒂意蓋欲為安溪□全
其令名諱之，非篤論也。朱竹垞詩云：君看

蘇子卿李少卿之贈答李寶期、即詠安賓書齋之事，
而左海詩中所謂陳君齋詩有行人休擬李陵台
者，本此事而自用之。惟中有九原良友執無負
一語，未審于安賓無還誤也。

李升之詩草七卷 稿本

李升之著。升之閩縣人，未知其時代，亦未詳其表
字。書僅有五峰偶集、五峰十集、青字堂五
峰其字也。中所稱者，以古新體六者，今天地人物
四部，部各分門，所采多取新穎，前無陳因腐
套，蓋從未學作格調。先去作古，作者作解，其論
古者，詩賦詞章，士子多手披典故，諸格細字
以為帖括。五峰想以詞賦見長，道有此作，以
此御自行凡例，殆欲為付梓計。其餘尚有周
官備要、國語菁華，又什餘古書，自夏至正
至甘澤謠凡十四種，國清朝西域聞見錄，亦摘
錄焉。末附什記兩本，是其所謂近時文，亦足
以供談助。想升之在日，亦場屋中之耆宿，因
人必且其舊其博洽，僅從此抄錄綴飽
亂字妍，時分相遠，亦可念已。

秋竹齋剩集十卷 吳氏芷亭刊本

清吳雷著。雷字曇雲，號菊隱，改名逢昌，福建長樂人。嘉慶進士，未時負之檀奉，專力經術之學，然其學實有過人之處。閩中自紀文達、朱文正相繼視學，嘉慶中始言許鄭之學，而于經文為才名者，則自吳之讀說文解字始也。雷於宋元以來詩文，著有唐詩風格集、陽春白雪集、韓詩細、東坡詩鈔，謝枚如於其見解、議論，皆能自出手眼。此集為自訂詩文，為其弟子王去之所存積者，逢昌之弟吳芷亭鋟為之刊刻者。詩文均雅正有法度，而時亦有偏宕之氣、嶔崎之語，蓋其平生性情狷隘，胸中無合意之人，於政又能容物，物自不能容耳，故其名亦未甚彰著。吾閩侯林文苑傳中，亦不失一席地也。

辨香堂詩文集二卷 賜棋山莊鈔本

清林正青著。正青字洙雲，福建閩縣人。清康同時任十梅場大使，有惠政。既去，民為立廟，且作歌曰：柳花飛[illegible]，使君來[illegible]，願使君如柳花兮，不要民之家兮，神兮神兮，歌喜哀兮。是集乃其詩文合集，兩卷，長樂謝枚如所手鈔者。其文若未足名家，而進退頗有法度，蓋乃失正軌，而尚無俗調。詩則較文[illegible]為遜，間有一二佳句，如悼亡云：四十二年餘一夢，三千里外兩棺停。過顏云：桂樹村邊慣吠人，山太驕嬌，清切可誦。餘則未及。正青之父吉人，中書，亦存[illegible]集，詩有集（樸學齋稿）刊行。此集鈔本，現藏閩縣鯉陳氏，蓋自謝氏後所蒐，書乃手積多，蔚之以正青者有積德閩，積德詩作皆佚未付梓，十梅場志已付梓，亦罕流傳矣。

壹卓齋集二卷 道光三十年刊本

清魏本唐著。本唐字又峰，福建侯官人。嘉慶□解元。是集為文上下卷，樸茂淵雅，多有物有序之作。中尤以罪言數則，慷慨言時事，蓋效小杜之體，極為當時所傳誦。其論漕運，意謂大利莫如水，害亦如之。漕運為水之利，而決斯為其害矣。于是有為海運之說者，然風濤不測，盜賊乜狂，莫有處之剝弊之患，倘行海運，當早防●於海為當。其力金陵小修以衛漕者，則不但足以資上方者，生黃有相同。漕丁水手，亦可送地為良。惟海運但生把關，鐵船似須添備以水利。粵西之力，則可稍舒，乃才意謂河，河患從可冀復漕運矣。論鹽法意謂天下患在銀荒，其病在于銀貨之漏卮，而白耐時人行楮幣、鈔法之法乃自禮銀貨之說，以為前者適與為楮，後者則為自踏短垣也。然仿何自傳漕運始，傳漕自漢西北倉帑。而相傳在于水利，此明徐貞明潞水客談言之甚詳，而此事從勞從怨，亦歷次推以為功矣。楚梗圖為東南之謀，而又知砥寡綢繆，非根與安業為又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月雲室詩錄一卷附春雨樓影事一卷 民國己巳年排印本

清陳元凱撰。元凱字陀庵，福建閩縣人。光緒戊子舉人，官至知縣。是集為詩一卷，影事一卷。詩集為其族弟陳棋琴及同里何梅生所編定，而其兒子駟聰二人為之刊刻者。前有陳寶琛及鄭孝胥序，元凱為寶琛姻子，行詩學亦得自所親炙者，故為序。寶琛序稱其辭旨宗賢，高爽無纖翳，而性情特篤。良然。集中如悼亡念舊諸作，皆極沉痛摯切，出自肝膈。自春雨樓影事則為追念其姬人江氏者。元凱初以姬系出楊家，欲名其所居曰蕭蘇館閣，姬曰要蕭人耳，江則假母之姓也。顧名思義，又如遇雅春雨江樓，斯則樓名所由起。自謂暮時因辟讀影梅庵憶語而作，想見冒氏當日圍城案之之後，寔有無窮之幽憂感憤，乃一託傳之悼逝之說，以寫其悲，因而仿此，以自寫其哀。數十則中情文相生，以視冒氏纏綿悱惻之意，殊不多讓也。

簃存草一卷 民國十一年油印本

清孟應奎著。應奎字浣峰，福建閩縣人。光緒甲辰進士，官河陽知縣。是集為詩一卷，首為在湘時所作，後為在開封時者。詩雅潔平實，但大都率爾之作，如大伾山、石佛碎、諸君未見自輕肥、輕許本何為健者、却教盧懷取禍兇等語，則殊寡情致。■選後，卷首有其同年林紀先生題詞及題詩，謂孟君寄之信，非其所志，蓋以時局蜩螗，抑鬱以終，其境亦良可哀矣。孟氏歿後，詩文所存，只此小帙，其友鄭葉中初為梓行，蓋先油印若冊，初為底本，以私為■世之序，然鑒定，從未正式付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碧棲詩一卷 民國甲子年鉛印本

清王允皙撰。允皙字又點，福建長樂人。光緒戊子舉人。早歲負神童之譽，為詩詞清新雅麗，皆眼前常見之字、習用之典，而一加點鐸，戛然入妙，蓋近于易安甫之流也。石遺室詩話謂人有稱碧棲為詞人者，又點怫然曰：彼只得為詩人耳。蓋固以詩自許■。其詞積稿多未校刻，是集為詩一卷，體不多，皆清健可誦，尤以與所知老人酬唱者為多。所知老人者，陳弢庵太傅。集中尤以題李辭清花影吹笙室壇同看三絕，辭清為李拔可之妹、又點之女弟子，其詩極為哀婉，一唱三嘆，極為傳誦。又點暮年生涯清貧，例多依附顯貴，陳氏既詞中有憑弔故日親炙題之語，益甚哀其乞食之感云。

賭棋山莊文集七卷、文續二卷、文又續二卷、詩集十四卷 光緒戊子福州刊本

清謝章鋌著。章鋌字枚如，號江田生，光緒進士。福建長樂人，為清末福建名儒。章鋌于學無不窺，蓋少負奇氣，自命李元禮、范孟博一流，今時局如，蓋肆力為經世之學。于時風眾勢之所趨，漠不為意，是以窮老不遇。年五十始領鄉舉，越十年始成進士，因祖界不仕，其學以立誠為本，有用為歸。論人先志行，論藝先性情，論詩稍稍參以名理，蓋閩中自朱梅崖以古文鳴，陳左海以經術倡，言接自都經師人師，章鋌殆兼之。其自言為文之旨曰：凡文論識尤論心。又曰：古文寬無書不讀，胸中羅有萬卷，而下筆不若無一字，無字之字乃有萬千。蓋自明其得力也。集中諸作于百年來相傳之文家正派軌度未嘗不合，而閎實朴厚，讀之滿乎其量。續集為癸未迄辛卯意境之作，益臻綿密。又續則辛卯以后，更以沈摯悽慨、蒼涼蕭散見長，蓋由時事使然，尤足見其性情

之真也。詩則陶寫彪辭，一發其抑塞磊落之氣，如魚龍秋嘯、風雨宵鳴，而格律謹嚴，無弗意之作，亦如其文如其人。是集本由陳寶琛為之刊于南昌，光緒戊子，其門人又為之重刻于里中云。

小草齋詩話五卷　長樂謝氏家刻本

明謝肇淛著。肇淛所著書不下數十種，明季兵燹之餘，所傳頗寡。詩文集及五雜組已見著錄。是集乃其論詩之作，五卷，一為內編，二三為外編，四五為雜編。內編詳于源流升降，外編雜編則評騭古今作者，而綴以瑣事。其中有詩有七厄之說，最為切中當時通病。所謂士子習制藝，不讀詩，為第一厄；少其才遂足，固有師承，誤入惡道，二厄也；里兒浪子，粗習書史，妄談雅道，三厄也；少者達官，效顰染指，不聞道者之言，四厄也；以清貴公卿，假手他人，欺世盜名，五厄；九原見謀猾，攘剽于人，以款紙為嚆矢着手之資，六厄也；文人積習，非以評別標榜，七厄也。其言實為切至。肇淛之在閩，隨章鉉于所著稗收雜錄中，又補述二則，一曰老撓，二曰附幕。老撓得其雜博，為有說之注疏，附幕厥之口頭。本竹油為家祖，謂當雪糕者造團宴之言，齋中皆昔。是集所載甚閑適語，尤足供掌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文析義四十卷　道光乙未年福州刊本

清林雲銘選。雲銘字西仲，福建閩縣人。康熙諸生。是集選上自左傳國語，下至明末之文，凡四十卷，名曰析義，加以評點。自序謂精神所寄，或可為學古津梁，然西仲書不知古文義法，誤作解事。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中引田雯之言，謂今之作古文者，率學唐宋八家，於八家之中，斷不學柳，直學歐曾，以小時文之，以前後照映為局法，以開合為起承轉合，唯手文章喪矣云云，而謂若西仲者，更有甚于田氏之所訶者也。且文微之運昌字詳，自青山琵琶、成文山之歌，皆詩也，竟然入選，伯又何謝焉。陳壽祺掌教鰲峰，手定條約，課人句讀，然其行世久且盛。近至清末民初，閩中學塾，莫不以此為教本，流行遠過于姚氏類纂，蓋以雜欽也。

節孝林文集十四卷 康熙四十九年塔江樓刊本

清林涵春著。涵春原名曼春，福建侯官人。人謂之林顛。嘗為耿精忠建生祠于西，曼春為之尸，及精忠敗，清兵將至，乃說將欽其，卒不死。已而離髮入林雲銘遁之建寧山中，及事平清廷罷不問，乃改名涵春，有塔江樓文集傳于世。是集意在表闡明臣，上自遜國，下逮末季，用意良美，然其中蹇然是非，純乎一己一人之心，如彭心明、祝欽從相、懺懷碧寧變姓名遁去，楊璉草詔歸而自經，李同校注同原自而後員土葬莊烈自刎臺前，張家玉為文祭獄，而後抗拒清兵，此足謂之節義乎哉。薛嵩蘭以北兵卒不殺，既而新君召見，諭粵西判，遼大經令來昭、崇禎間墓，既而入清為太原知府，二人皆登臣，焉得在節義之列耶。李賓之以依默持全，擬之溫道、夏桂洲、嚴訥于公宜，不知富退可謂之庸鄙，不可謂之節義也。康對山救空同而犯清議，歐南塘樹戰功，而不能不納賄巨奸，此種節而直入非節義如，況一無偏頗正誠

沈鯉才非右節，丁仕變從後從而見經，又可以為節義乎。何仲默、王弇洲、唐荊川、羅念湖、焦弱侯，文人之雄，以吳明卿列詩矣，斯嘗抗言忤權幸，然皆不必歸之節義。且何以遠陳南巖、諸大紳之薛君采諸人，又至如薛敬軒、章楓山、席文襄、羅念庵之倡道講學，葉文莊、商文毅、劉忠宣、費文憲、林文安、楊文襄、王文成、墨文康、楊文忠、俞大猷等之政事勳業，卓為名臣，又宜專以一節義者乎。

長樂陳氏詩系十卷 長樂陳氏順治年家刻本

清陳驪倫驪宗、伯驌、順治間嵩去重，福建長樂人。著有雪鴻堂詩文集十卷。是集又名四朝詩系。為陳氏集其先代一家之詩以傳于世者也。其所錄也，自書某集以下四十餘家。其敘系也，自信州公以下二十餘世，終明之代，成進士七及舉于鄉者百有餘人，凡兩尚書侍郎、禁近方面若干人，又多賢而能文，幾于人人有集。然見于本者多散佚矣。考其淵源，則三忠實始基之。所謂三忠者，宋景炎中詔天下勤王，陳氏之祖曰宗者，率子弟起義兵，以行軍司馬知福清縣，與元兵力戰而敗，崇及其子宗傳姪某氏皆死之。陳氏之族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其後人遂無仕元者，多隱居教授，躬耕于家，至有五世同居者，其德之所培甚遠。至明初，沖進首膺偉、仲定繼入翰林，漫昌、漫大進于明之甲科乃絕。觀是集所載，可足見其盛也。

千巖擇稿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 小雲齋抄印本

宋蕭德藻著。德藻字千巖，福建閩清人，寄寓烏程，後遂家焉。誠齋文集謂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谿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所畏也。瀛奎律髓載千巖小詩花次韻，傳惟有一聯，肝腸與世若相反，巖壑嗔人不早還。諸公並不能及。起句向竹間蟪蛄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間，最為奇峭。姜堯章蓋其婿也。集中佳句如：乾坤生長我，貧病老尤諶。湘妃危立凍蛟脊，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據子推窗窺過雁，數峰乘隙入西窗。眼冷寒猶明數點，知他是雪是梅花。秋鴻直為田家計，賺得漁村一抹紅。皆超警絕倫，風格似在誠齋之上，而後人知之者殊不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閩汀文選十卷　道光三年乙巳福州刊本

清周維慶編。維慶字雲叢，福建上杭人。其撰輯是集之意，自謂吾汀康熙以前及中葉以來，人皆未自才學問肆力于文章，時則文詞有若鄭仲賢，氣節有伍正己，理學有楊澂軒、童尋梁，其餘瓌瑋卓異不可一二數。考諸郡志，其著述所傳不下百十卷，而得自故家訪之耆宿，斷簡殘編百不獲一，因命諸子方偉，旁搜遠攬，搜求山之藏，訪故舊之遺，求諸衣冠華冑之家，凡經因之詩詞、奏疏、書、詩歌、古文、辭賦、碑銘諸体，亦足以見何地無才，如云云。是為表彰其鄉賢而作。長汀一邑著述刊行者頗多，而流傳[illegible]又屬維慶此集，搜殘補缺，不第有光于鄉邦文獻，其裨益士林亦不為小也。

聚紅榭詩詞錄十一卷　光緒年福州刊本

清謝章鋌等著。章鋌所著賭棋山莊全集已著錄。是集乃其所刻社集之作，凡分目四種，曰雅集詞六卷，內和集二卷、二集四卷，曰過存詩略二卷，曰游石鼓詩錄一卷，曰黃劉合刻詞一卷。枚如為社中巨手，詞入能品，徐雲汀、李星村亦高也流輩。陳衍石遺室書錄謂社中詞多近龍川、龍洲一路。同社凡李應庚、徐一鶚、謝章鋌、劉紹綱、宋謙、陳文翊、梁鳴謙、馬凌霄、陳遹祺、林大齡、劉三才、[illegible]高思齊、梁鳴特、王彝、王廷瀛、劉勷、黃宗彝十六人。黃劉合刻詞者，劉勷、黃宗彝二人。是集雖為社集之作，而舒寫性情，流連風物，又全可傳之作。章鋌于所刻酒邊詞集，凡所作已見是編者概不復登，蓋有並存之意，足見其重視之也。

玉洞稿一卷　元刊本殘卷

宋張仲節著。仲節字持聖,福建建安人。隱居不仕。其詩律體清麗,有元白材情。閨思云:蝴蝶似知春夢短,穿花飛度畫屏東。宮怨云:庭庭月明宮苑裡,如何照不到長門。古意此殘,有盧仝、樊宗師風骨。征婦怨云:數歇回面動北來,新得名王獻捷聞。一朝驛騎先論功,封侯仍印授前鐵。不知當年征戰時,幸宇良人已先沒。格調尤為高遠。劉後村大全集中曾徵引及之。是集各著錄家罕見記載,是本亦僅存殘卷,為侯官吳崖林中丞舊藏。謝枚如曾有校本,謂正零篇斷簡,而幾吉精金美玉,要為天壤之奇珍也。

雲思館詩鈔四卷　[illegible]抄本殘卷

清陳德著。德字聽仲,福建侯官人。雍正間貢生。弱冠游京師,選擢國子監教習,與王梧邨、張臣門、顧秉野、鄭于宜、吳宗彥相唱和。其母夫人亦能詩,嘗訓子以作詩之以下製詩,執帚者數百人,奈長歸里黨葬貲,復出,適楚,依與試李安山,適粵依纏戎裴君某,並卒于惠州,年僅三十二。唐雲集於其詩又在林鴻、王偁以下,其一雲思名集者,蓋取秋思白雲親舍之意,不忘其母也。集中所作以近體為多,類由苦吟而得,爆惜倚靡,而低迴宛轉,大致古體不如今體,大篇又不如小詩,惜又竟其年,如足壞之。集無刊本,殘存二卷,首題四卷,亦僅存其半矣。

潯江草堂卷南寧集二十卷 寶賜堂刊本

清祥安綸著。安綸字南棠，福建晉江人，祐娘之子，以官至漕運總督。蓮坡詩話謂其詩如璞玉輝春，蟠珠潛羽，琅然可誦。集中以五言詩為尤工，如愛山移舫對、源小開花多、寒火潛魚躍、沙鳥宿鳥飛、看雲生硐戶、聽雨過檐梢、孤根侵海角、銅柱出天涯、飛花點瘴煙、行春上宮階、風塵雜遊市、心語寄多聞、海氣運吳趨、秋聲入鼓鼙、山氣流疑雨、松聲濕似濤，等句，知之姚文醫郡郡俗不多讓也。安綸以將門之子，從政作，自可造詣于詩乃如是之深，有足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潮閣集六卷 上杭丘氏刊本

清劉坊著。坊字鰲石，福建上杭人。生于雲南永昌，實順治十四年，自丁國難，家族殉焉。浪游四方，不仕以醫府可悲矣。此集初刻於康熙間，再刊于乾隆嘉慶時，據道光福建通志載，其內容共十二卷，今本為光緒末上杭邱復又為重刊，並補年譜者只六卷，不知是否有所刪節或合併而成者。卷首有序、傳、年譜，卷一文鈔，卷二以下皆詩鈔，[illegible]卷六之末為詩餘。前有李世熊序，推崇其詩甚至。其詩似學杜翁者平多悲壯哀涼之語，無意求工而自然堪味。良由其身世之感，實使之然。間有一二粗直語病入鄙俚。

木庵先生詩三卷補遺一卷 民國三年排印本

清陳書著。書字木庵，光緒乙亥舉人，官博野縣知縣。與弟衍俱以詩名，在里與陳弢庵、葉損軒等常為石州倡和。衍所著石遺室文集謂兄天才超逸，無所師承，獨自拔于閩派之外。有詩二千餘首，不專宗一家，晚年略與宛陵、放翁、誠齋為近。此集先刊六百餘首，蓋山谷精華錄之例。以集中多和韻疊韻，長大屢戰，要之才力縱橫者。隨園所謂險韻能耐苦者。書之詩工，詩學均在衍上，而世多知有衍，而鮮聞書之名，則由其多在故里，僻處海隅，不如衍之常走南北。又是集乃歿後衍為之刊刻者，傳本亦已無多，惜未得見其二千餘首之全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二十五卷 皕宋樓藏宋刻本

宋陳宓著。宓字復齋，福建莆田人。以父俊卿蔭補入官。是集前有淳祐戊申鄭性之序，謂公之立朝，以位卑居卑，而讜論事，言人所不敢。其和閩以年學士及，而門庭告志，為人所不能。然其為辭忠誠惻怛，和緩明白，而無一毫矯亢激迫之意，至于詩詞補正和平，既足以寫性情之真，又有以窺先人之妙，讀者味之，亦足以崇，此皆有德之言也。集中有跋傅君文稿一文，云涵古今人之文，雖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而書之紙，自以為可矣，閱歲踰時取而視之，謂無一言之能于道，遂盡取而焚之，可以見其用心之謙，而實有所悟者。以皕宋樓藏書志云是集為藏書家所罕見，惟福建通志著于錄，卷一至卷五詩賦，卷六至二十三文，別以輪對七會所載御書堂報紛等為拾遺一卷，附錄則宋史本傳、同時諸名人往來書札、贈送詩以史稱

宋嘉定七年封事九年封事對劄子、慷慨盡言、指陳剴切、晏多采其銘、辭理欲何才之考實、今具載集中、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傳鈔本

宋劉克莊著、克莊字後村、福建莆田人、此集為虞山張月霄愛日精廬抄物、蓋傳鈔天一閣本者、錄藏書志者、舊藏三山陳氏帶經堂、後歸祥符周星詒、閩中傳有鈔本、前有光緒辛巳傳以禮一跋、於莆陽劉渼齋上舍為後村二十二世孫、所藏先集乃五十卷本、未見此書、是歲借鈔既竣、復以字來所載而序增入、並摽五十卷本補正脫文誤字甚夥、後有道光元年月霄跋、云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此其合編之本、又案隱居通議、後村集、其字蓋萃其生平所著、別刻小本為大全集、別是書、即此後村集、宋時嘗有刻板、天一閣書即從之傳錄者、凡詩文詩話内外制長短句一百九十三卷、其餘則行狀諡議志銘各一卷、以諸家所有林希逸序五十卷本比較、無著錄者、將之瑞閩書目有刻後村詩二部、俱五十冊殘缺、卷帙繁重、或即是書、後村所得極

其間博詩文皆為宋元以來集中所載，計無一不有關于鄉邦文獻，誠可謂之瑰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壺華集五十卷　莆田宋氏家刻本

宋宋廣業撰。廣業字壺華，福建莆田人。莆中南渡以來，名輩鉅人，首推二宋。宋棐字材成，為思陵侍從；廣業為阜陵朝士，位減諸公，而以貢名。始貢辟雍，四上春官，大加賞而近，以布衣進十論，補官為懷集尉，復以豐薦權戊午第、棄道而呂見，既而由浙東常平使者羅相道又復出，鄉人尊之曰壺華先生。集中如論東晉曰，不無擅節，不亦疏揣蛙所先立太學之官、行親蠶之禮，又會中原所居于螢師南碩、標鼎重鈞者不同心秋書擎楫者有遺恨，情慨激烈于瓊庵無據矣。藻事兩朝，居陽對奏，皆不見于集中，惟年譜畧記其道處對語，謂江上諸死、趙宗正無，乞用藝祖命李漢超築守邊郡策，令諸將帥各以其兵分屯淮郡，此大議論也。零居詩尺，惜哉。廣業尤長于詩詞，名定卯閏折東松之，有歌者

後府丞忠定欲讎之，山屋乃序有吟詩傳
宿草詩宴損名花之句，忠定笑而止。道
光年福建通志記此集名烏山集，而內容
實一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境集十三卷 十萬樓仿刻本

宋方信孺著。信孺字詩境，福建莆田人。以蔭
出贊人，以試看於節不知，移新安章亭
一卷，信孺以倘師劇嘿，初筮仕有南海百
詠及論清江有南北遊卒稿，收款匯有曲
江九嶷稿，歷廣西一書灣淮東牧，有桂林
淮南諸稿，坐以邊事不出圍，不合危詠臺
大肆才鞠，卒於嘉定六年，而九十，後四十年孫香
山令草萃稿刪刊，從敘語錄，以因文本
傳附卷末，請劉後村序之。此集名為大
全然追後村，序而稱五言古體長篇
自謂得意者，已選。後村序中言之，其他
選詩者多，信孺尚有北蔡壽陶擊南
南轅雲台五種詩集未見刻本，此田留
未收，劉後村又稱其四六多警策，亦未
載，而盡不勝滄海遺珠之感矣。

退齋遺稿一卷 舊抄本

宋劉彌正著。彌正字風子，淳熙八年進士，劉克莊之父也。據後村跋云：先君生平為文甚多，嘗手選初登仕時所作為兩帙，工命小史鈔所選什者十帙，留克莊遊宦寢藏。克遊第殁，藏書散軼，遺斷爛不可讀。克剛于所藏偶錄得一卷，皆初登仕之文，暮年之作皆不可得而見矣。克莊書以此卷付之刊刻，今存全所傳之本。此抄本共詩[illegible]十五二十五首，文如建寧福寺碑銘、退庵記、楊七公墓表誌等，篇皆奇偉，詩以七律為勝，于退齋最為近似。讀之可知後村之學實有所自來，什著度更必有所可觀，而未獲見傳，亦藝林之一憾也。

游受齋集二卷 宋刊本

宋游九功著。九功字受齋，[illegible]福建建陽人，以蔭補官。劉後村七合集中于其之極致推許，謂以自一命至三命，自弱冠至九秩，素履一致，壯老一節，故君之于文，窮下者七推越居之，北揚前者劉向、周堪之忠，宗庭者郎陵太守之訓，郡國者召伯、周侍之愛，里社者二疏、兩龔之歡，以人占一杖不足，以何以能包眾而備全美？此豈非積之厚，其胸中無窒礙之可愧，故筆下不絕前自合歟？蓋九功宗王，自論史事心得伊川學法，點齋之法以為南軒高弟。九功師其祖而友其父，百年文獻在焉。點齋名九言，著有點齋遺稿，見四庫著錄。九功詩文亦之極相肖，合二集什觀，殆不能辨。真後村又稱九功于經史一言一句，悉用記之，不忘其本。先有如此者。

竹齋詩集二卷 小蓬瀛館刻本

宋方元吉著。元吉字文甫號以齋，福建莆田人，官俠城令。元吉之叔祖方信孺、從伯方大鈞，皆為名詩人。信孺有詩境集，大鈞有煮屢集，皆已著錄。而元吉亦以詩知名于當世，誠一門盛事也。劉克莊于後村大全集中論之甚詳，謂君字詩境，以天才奇逸，筆力宏放，亦書卷撐腸拄腹，英華發外而然，又周游天下，而轍湘粵，北轍沂燕，縱覽祖廟、杜甫、太行、黃何，牧羊庵若有神助，故於詩得于天賦者，于書者，足歷而目擊者，皆又如此，直以冥搜精斷有所悟解，以上小序，今踰三紀，於是海豐令君元吉亦搭為詩，大率飄逸者學詩境，輕清者學武成，取三集而並觀之，洵為翁許碍論，而三人之詩品高下，亦自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瓜圃集二卷 宋刊本

宋翁定著。定字安然，瓜圃其號也，福建建安人。集中率為近體，尤工律詩，古體不一二見。劉後村謂其有同病之感，然工謂取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疏直之氣，傷時閔黨之作，有忠臣孝子徹慨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負背之意，盡而所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作善類之氣，其言多有益世教，月儀慢蠹卿、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深少之耶。蓋定既為後村所賞，故所已以云，其學於大為真德秀所知，其詩有自來矣。館林下露載，摩挫湖李昭為大理寺評事，摩挫上書言齊郎事寵豪邦，翁定送之詩，摩挫書間僚述行，摩挫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椒天地，下日何期畢第見，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益清明，危言在國為元元，君才從來宣顯名，足以概其詩格矣。

蛣蜞集三卷 清和[illegible]刻本

明林嵋著。嵋字小眉，福建莆田人。嵋字小眉，崇禎癸未進士。是集前有晉江黄景昉序，序云：小眉登甲第，游宦吳閩越間，歸遊若江文君曰起。今以班子圍中小眉之詩，自其存古調歌行近體，皆其意力才既，可以並駕古人。而繼墨者超乎於律之内，銖寸以取勻大，磨不琢研，以達竟達明素遊而雄長，而閩中鄭海島陳白雲黄於於林蕃字諸人，聽云：自小眉以後，其詩其人遂不有明，而修好[illegible]盡。其明人閩人之詩必以集存作十卷本，今未見之。閩游詩話云：林嵋蘭白集，漁洋山人推重之，前有十序，蓋即十卷者也。

樸齋文集四卷 晴雪堂刻本

宋徐明叔著。明叔字樸齋，福建莆田人。係定四年進士，事具宋史本傳。其時閩中文章宗匠，以樸齋及莆田劉後村、福州林竹溪[illegible]同郡洪陽岩為齊名。陽岩、樸齋後并不幸遭燬叔，嗣子以生伏庵奉請，遂集久之，菓克合梓。履子其子壽老踰時甚久，始以付門人余謙一為序而刻之。集中多為其孫壽老所綴緝之，自所作，蓋其生平所作詩、輒裒輯，子之長於經學，欽服得之。以其中所論著文則含之，長短[illegible]詩則考之，高不如大抵為恣律，亦為奇恢，尚典雅，又為衡行，讀書極博，而不務才，不使氣，料飽而思敏，每下筆輒千言不加修飾，若不經意，而實慘淡經營者。西山真德秀守泉州時，明叔以翰墨受知，付以斯文之事，則可見其淵源之所自矣。

聽蛙集一卷 碧山堂活字刻本

宋方富楫著。富楫字達故，号芸軒，福建莆田人。与刘後村友善。富楫初以诗呈後村，一编之中，纯唐律，後村跋以之首，有初開其眼鏡於祖之句。後又以別集五十餘首示之，皆大篇滂談。後村謂婉情前衛如壹印子以杜屏杖亦香風，如韓退之歷麓幢又使時議見者，任後悔嘗於之未定。後村盡隱恨世時小字數又過題所風月花鳥，脫換前人詞情園思以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數迄幅窄。万人一律，而詩害於之作，以為中古太膚化為詩，于古今治亂，南北分合，世道否泰，君子大人勝負之際，當者驗盛衰，為此學而抱廊廟之志者，於嗟歎而作，而食之應者也。然詩者有七不能偏其一。以景餘風花月露詩問非詩之極軌。春色然照，亦足呻吟無病，而不知謂此類之作，皆可以廢。若後村反撲之語乱之当如过于以文為詩。前清人古在風氣，此偽

人人之詩皆如此。嘗又辨其不為陳言濫調無所取矣。

覺是先生文集二卷 元刊本

元林泉生著。泉生字自清，號東巒，福建永福人。是集爲子永輝爲之刊刻者，共爲文八十九首，分爲上下二卷。據閩通齋集云，泉生前後所作文，輯錄以爲全書之，約二百首，其遺札失去，今與家所存僅若干首，刪以竟意，則其一二。詩凡三百餘篇，皆直學宋適逸，其四言益渾厚近古，以才元英邁，不易出人下。其見諸所著已然，亦其文存焉。今此集殆行家中散失之餘，而詩則莫可見矣。泉生之文實俊拔健，其敘事明潔，類太史公，以達由精深，得柳子厚，其遣辭不滯，類蘇子瞻。皆有其體而備之概，以視元朝諸大家，蓋不多讓。閩通齋集又載，昔公嘗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予謂河東，公乃自以爲何人，公因稱爲東坡手，是猶一時戲笑之言，亦其中有自所信，而人又未喻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前郎生行已外篇六卷 明嘉靖二十年刊本

明傅汝舟著。汝舟本名舟，字木虛，號丁戊山人，福建侯官人。據靜志居詩話云，大谷郡姜夫所數龍峰北從之游者九人，鄉貴自爲十才子。高瀫所著亦汝舟次之。是集首有郡姜夫序，謂前郎生詩，端雅瀟灑，多嵬之性情，其道江湖林壑神仙隱逸，直陵其窔奧，蓋本風人以卒生志不爲詭章飾其爲詩，實上下魏晉，枚卢子風懷天寶之間，大歷以還又論如王安石以之言詩。唐華作風語凡多唱也，然奇峭畫處頗能往造，特當門曲徑，又入于宋耳。大抵當時以郡姜夫者多喜爲荒怪詭譎之詞，其名爲行已外篇者蓋謂嵩之性情，故曰行已，其見之文字，故曰外篇云。

臥雲集四卷 明章正刻本

明傅汝舟著。汝舟所著傅山人集，已見四庫書目。又前耶生行已如命，已著錄。是集為別付刊本，內容與前二種多有同者，未詳其刻時前後。據王遵岩之集云，南衛章居好文，傳丁戊之為人，又刻其詩以傳之。則可見章氏與汝舟為同時，故但取其所見者為之刊刻，所以與後來重刊者之有增補刪削為不同也。今閱詩冊，云汝舟詩學晚唐，如野人臥雨勸荷露，山鬼縫衣傍筍廊。又如汐陂學書尋鳥跡，林間會意解禽言。又如，錢塘姓名留舊序，十年鄭笠作令煙，皆佳句也。按濃新檢之，汝舟詩林叢花朝居，山谷穀雨來茗亟春睡足，妙喜午煙殘，皆佳句也，並見于此集中。按汝舟有弟汝楫亦能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傅錦泉文集六卷 崇禎十年刊本

明傅夏器著。夏器字錦泉，號穎廷，福建南安人。事有明全當，于嘉靖二十九年禮部試第一人，及廷對，授直指於朝中松密，因之不能擢御史館，除儀制司主事。錦泉以子易學為宗，著述甚富，沈酣于六藝百家之言者二十年，平生所作序記碑銘四十卷、古近體詩一卷，殁後四載，同郡何鏡山為之刊之。今所傳本是也。其梅村集述及錦泉，頗為推重，今其文，深得蔡之中射之法，簡潔不縟，而寄託遙深，足為大家。而寓意皆多高遠，良由其窒學精理，而豐時古而混，未免其長，乃一揆之于文辭，字句之間也。詩所作無佳，皆有意之，大善于格律，長於發揚，所謂以文為詩者，在明代七子之流，迥然殊趣焉。

摩玉山房文集四十二卷四十二卷 詩集十五卷

西岩精舍刻本

明陳經邦著。經邦字建常，福建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謚文恪。神宗在東宮時，經邦為講讀官，乃登大寶，日侍經幃，寵遇甚隆。居常命詠，御前筆墨硯匣立致。千秋歲、萬年歡、慶春澤、賀聖朝、四園竹、定風波諸詞，今集中不傳，蓋未收詩餘，以經邦以此為神宗所賞者書。陳著責雅四七字以寫之，緣與棲居論事不合，年四十即相罷，築西岩精舍，不異中諸名士唱酬，其意之異，不同外。今集所載，多晚歲之作，論經論史，頗有特識，詩亦自喜，然不如文之自然。其病在于不脫七子窠臼，又雜李王擬度，其意之作，依說之說，亦近于小家數，以首先年福建通志載摩玉山房詩文集，又著陳文恪公遺稿四卷，遺稿久未于各家著錄，然即此一書亦兩載之誤也。

南海百詠一卷 雙紅柳樹館鈔本

宋方信孺著。信孺所著詩境集已著錄。是集乃其官番禺縣尉時所作，取南海古蹟，每一事為七言絕句一首，各題之下，各詳其事之顛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志，近多不傳。廣撰輿地宋詩紀事載劉後村序，信孺詩文宮羽協諧，綺密麗于此亦足見其一斑，而可資考史之助。劉後村大全集詩文之作，又信孺所著尚有好庵游戲一書，詩境集中亦未附載，亦不見于他書，附其目于此。

碧岩林屋堂集一卷 清林氏家刻本

明林如楚著。如楚字道茂，嘉靖乙丑進士，官工部。是集前有其孫林慎三公詩集合刻敘，稱高祖大守□公詩，所謂人瑞集者是。曾祖司徒公、祖司空公，俱被散失，今存舊篋得詩若干首，雁隣曹七生收之在倉詩選中，並合刻之。司徒、司空集因所居曰峰草堂，曰碧林屋堂，亦命名。惟司空公名有奏議六卷，所存之集亦數卷。太宗公陳南巡疏、司徒公疏草各若干篇，亦未梓未遑，云之異日云。是如楚集若干首存者，詩及文未傳，安而此集原為三公詩集合刻之本，而二人之集亦已無存，獨此集零亨獲存。其石倉詩選，畧加甄録，又序之，頗稱有章又章，如楚詩以雄麗高妙為宗。曾湖之於歷代七子，然人品既高，不全為所局。廬。益恆仁全勅薜荔園集內。

紅雨樓集無卷數 鈔本

明徐𤊹著。𤊹字興公，萬曆間諸生，福建閩縣人。所著有鼇峰文集、紅雨樓題跋等。是集為鈔本八冊，約可八十餘卷，似係未定原稿，而有圈點。多有各不存者，凡曉所無序、跋目録。人謂中以曹能始沒、浙在杭林茂之諸人作多。按硯緣緣録云：徐興公未梓文，以春暉陳某甫生世宗，其文如布帛菽粟，言之遍者十惝弟之言於宗庭而言之大真摯，似即此八冊鈔本。然八冊者無集與鼇峰集，鈔本二冊，則皆為七律。所云陳某甫藏，猶雪瓊得，而似等雨所存者為另一本也。是集現藏陳氏不甚完、闕中多有錯訛者。

海國生還集一卷 舊抄本

明蔡景榕著。景榕字以善，福建寧德人。嘉靖諸生。辛酉正月，倭寇破縣城，擄之而至海西道。既其首，以僕之，困苦備極，求死不得。閏五月，賣于肥前州商，得錢八千文。至十一年八月，隨往橫瀨山廣林寺。[illegible]僧僚不見而異之。景榕述書大明年月[illegible]。僧詰以吳蓉詩，景榕擬賦之二，有曰：風來翠蓋動，露滴霞杯傾。不少春芳競，秋江能住容。僧乃留之寺中，命錄經典及太平記。僧因丞相等書，念其年少，知其切，僧小心識，欲盡之且給田。景榕題硯詩于硯面曰：全憑筆[illegible]碧天秋，淺水平沙有雁影，萬里青霄終一去，野鳧無計漫相留。僧知其意不復強之，徒無使可歸。癸亥春，乃附倭商舟歸。甲子秋，有漳州通商，冊舟至，懇于僧，得附舟國十定，仍復諸生。後以歲貢任隨州廣文。是其事奇而其詩可資談助矣。

臨安館集二十卷 康熙六年重刊本

明黃景昉著。景昉字東厓，福建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著有東厓詩稿四卷、制詞六卷、燕楚游吟二卷、宦游草錄四卷、讀諸家詩評一卷、屏居漫詠一卷，見福建通志、泉州府志。晉江志著錄，留余見，居仕，榕城詩鈔，引其屏居詠自序云：往以身叨禁從，此乘官有言責，慮欲斟酌人情，增附于昔人和合朝野之誼，採其言足為館閣之詩之法，乃以名其作詩之室為靜老居，詩話稱其詩者，陳言，未為新警。其近體太閑，僅集中如侍楚王宴云：隆準衣冠高帝後，醉顏宮闕大江濱。登太和絕頂云：大野呈遲亡雨戒，國朝嶽瀆祀三公。煙方云：大從雲國移男子，字正茅山得異人。北高峰亭云：誰家子孫神仙宅，日帝清歌菩薩蠻。答友云：枚叔獄中梁上苑，伏生書重漢西京。皆不作沿襲之語也。

東溟奏稿四卷 江西刊本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歷官至臺灣道，加按察使銜。清制道員得專摺奏事者，惟臺灣道。其所以加按察使銜者，蓋清初隸閩省二司，所得專摺奏事，故特加銜以資控制。瑩自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擢臺灣道，篆至二十二年十一月罷職，前後凡四年。在任之時，與內地外勤，防備甚至，略可於奏稿內見之。有清中葉論古文者，多以石甫之文，比藍鹿洲、汪龍莊，謂與公情相近。鹿洲、龍莊兩人均諳幕事時久，其文或有相類。若瑩則親聞從祖惜抱之緒論，且由甲科以身，揆其淵源，實不與汪藍異趣。觀奏議指事類情，曲達得體，亦足見其素養。瑩少所與張際亮為金石交。詔逮下獄，際亮從至都，及瑩百日出獄，則際亮病且革矣。國朝先正事略於瑩以處臺被誣論，所謂誣論之過，具如此集自敘及卷末請旨查辦摺，可得其大概云。

諫垣奏議遺稿一卷 稿本

清邵積誠著。積誠福建閩縣人，同治乙丑科翰林，轉御史，擢給事中，官至貴州巡撫。此卷則在御史給事中任內所存者也。其黔撫任內所有奏摺，未入此卷。卷中凡十八摺，以劾王慶祺為最錚烈。慶祺為王之翰子，故詞連文韶為軍機，奏較容之，有琉球之目，積誠初非不之言異，但其雲南奏銷案，右庶子張佩綸三摺劾文韶未終劾，積誠覆其老倦庇好，為戶部堂官既未終之于事前，復迎之于事後，特疏嚴斥，以肅綱紀。文韶亦知之。其後積誠薦廷西道，他文韶適為雲貴總督，亦未敢加不為難。積誠生平謹慎和易，乃在諫垣以骞直稱。論者謂當時清流風之使然，然宦摩官內外數十年，無不稱其為人，則非書有所樹立者，又曷克臻此耶。

阿里袞明德奏報陣亡官兵摺　史料旬刊本

故宮文獻館編此摺為乾隆三十三年征緬時最關重要之摺。考是役於乾隆征緬而稱督臣楊應琚移駐永昌，騰越喜功者爭言緬甸可取狀。又言賊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據請將戰之關外，殺傷相當，而以大捷奏。又言李時升復新街，阻于賊，又收進。楊應琚五檄總兵朱崙進攻木邦、蠻暮方興，而賊大集，軍潰，為時三十二年四月也。阿里袞明德奏覆，即是疏。是役官軍傷亡及陣亡者也。蓋緬事初興，諸將皆有喜功之心，凡所奏報，每多諱飾。迨楊應琚李時升逮訊，朝廷始知其隱情。是年五月十六日之上諭，即為振作士氣計。大抵高宗一朝，征廓爾喀、征安南、征兩金川、征苗，皆以賞罰嚴明著，而此役始事即有諱飾奏報之弊。於高宗特嚴為通諭中外，所罰者，又僅在楊應琚李時升也。所賞者，亦祇僅在班第江紀也。賞罰明示，陞七十四員參。故翌年明瑞殉難、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爾登額之置重典，皆本此意也。

李文忠朋僚函稿二十四卷　蓮池書社本

清吳汝綸編。汝綸桐城人，直隸深州知州，始參曾文正幕，後入文忠幕。此編則文忠致書之一，以自同治元年起至光緒十二年止。考同治元年文忠由上海而來，奉撫蘇之命，迨後籌畫蘇鎮，與金陵之曾軍聲援。上曾相諸書，大勢瞭然，此文忠甚戰之始也。撫蘇之後，調署兩江，至光緒十二年，則在北洋總督任。大抵文忠治軍善鄰，多得自文正，而外交之道，則自在滬時刻苦艱難磨練而得之者。然此習文忠之大節，而最可注意者，則在變法。觀其復王闓運書，謂處今時勢，外須和戎，內須變法。若守舊不變，日以削弱，和一國則增一敵矣。自秦政變法而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敗，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中土以守法為競競，而卒至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此言蓋文忠於光緒二年臘月，而其後甲申甲午戊戌庚子諸役，直若燭計者。然文忠當之于生而不刷印行，康梁議之于後而敢于逆行，此新進少者之異也。

陳玉壘奏疏一卷 華亭宋氏刊本

明陳于陛撰。于陛字元忠，南充人。隆慶二年庶吉士，選編修，万曆二十二年入閣辦事，以為太傅，文端公之子，名門峻望，明習掌故。此卷僅疏二篇，一陳時政六要，一請纂輯本朝正史。其六時政六要，一擇見大臣，二銓用人材，三功懋外吏，四清查邊餉，五儲養將材，六推用邊吏。詳，方徐言不遠于王安石上仁宗書，而義淳樸實，則過之。此疏上于初入閣時，蓋神宗亦改得張居正之振厲，固屬舊勞，至二十年，以後縱逸已萌，隱患尤亟，入閣即致重于邊防，可謂遠識。至請輯本朝史，則具見忠恕之識。所引宋王思撰道兩朝正史，呂惠卿增訂三朝國史，王曾纂輯宋訓，范祖禹纂集訓典，以為本朝君臣所日修本朝正史之證，可舉宋私名著錄可據為紀傳表志者，勝列上陳，至末又致慨于百司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以為在朝廷為虛設之官，在人臣有素餐之愧，神宗雖予採納，而其

後万斯同纂修明史稿，實用其言，以為纂輯蓋自具有三長者，陳卧子先生讀此疏，以為明代諸公請修史之作，條目皆不及，以良非虛誇云。

道光朝留中密奏五卷 史料旬刊本

清宮文獻館編。共掇以一百餘通，原存永壽宮木箱。編者按語謂皆道光中晚年各疆吏密奏之留中者。時值海禁大開，外侮日亟，而國情朝政秘者秘密、表於棄擲至今，足備參考于宣宗。然夷患者據以所陳，則於鴉片有關者，備首列諸疆吏如鄧廷楨、林則徐、黃爵滋、琦善、耆英、奕山、楊芳、裕謙、劉韻珂等，各有陳述。又末期所引廣東戰時諭旨、探報諭示等項，皆可證官私紀載之參詳。其餘大率皆宣宗密交各疆吏密查者、屬員、以各疆吏據情奏報者。甚則學政亦主督撫密查，請飭督撫本可密查學政、惟實行者甚少。第則一再見之，如林則徐之密查簽錄泉、琦善之密查徐七穀皆是。蓋宣宗為政素尚明察，而淵鑒不及世宗，寬容未及聖祖。往往寄耳目于疆吏，得人則尚無害，不得人則貴罰適得其反。故倖或庇軟之羽。又先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止疆吏，即卿貳亦律地有之，而其言無非件動人物，則當時之時尚可知矣。至謂秘密錦譯，尤非其實。清制密旨密旨累朝皆有之，非自宣宗始也。

蔣世南史館奏牘不分卷 光緒二十二年鈔本

清蔣世中輯。世中字味霞，江蘇上元人。咸豐通判。是集乃其所輯其父事蹟。世中之父師轍，字仲由，官安徽無為州，殁於官。按同治三年上諭，大學士曾等奏，請將安徽已故循吏請令列表章錄用一摺。所陳各員，著大吏確查其有政績官聲、遺愛在民者，奏明寶付史館編入循良列傳。仰觀跋後，刑科給事中吳照，因為觀思之傳，極應亦為其請，是錄首列呂鈺原序，次列述授奏摺，未著其名，奏其年月，則為陳寶龍。次為吳照原奏，其下則列鄧嘉緝所撰墓誌銘、陳濟然所撰祠碑，乃廬州府轉詳藩司文，無為州詳呈履歷事實清冊，無為州詳覆藩司文，鳳陽府詳鳳陽縣詳請文，師轍一生事蹟，是未題著，亦此冊可以稽見清朝守吏自從入傳史館之種種手續經過，兼以史傳相較，亦可見其著作之情形，均取之標準也。

陳忠肅公諫垣奏草二卷 明鈔本

宋陳瓘著。瓘字瑩中，號了翁，所著了齋集，已見著錄。是集乃其奏疏稿之專刊者。按宋史本傳：瓘邃於書志，元符中瓘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崇寧初移廣州，又移郴，及楚州，仕黨碑，乃復自便，請居郴，贈諫議大夫，追予謚。其季子正為密院檢詳。宣和因秦對，許刊其字集。云瓘為諫官一劾章惇，再劾曾布，六劾者，以寄及引薦者而劾蔡京，初用之時，尤大聲疾呼，以痛斥之，究其行事，固無些人無涉，特以義之所在出死力以爭之，風節凜然，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餘烈矣。是本從宋槧本傳鈔，而此之明以來，無復刊者，亦天壤之秘珍矣。

林邵州遺集一卷 福州王氏刊本

唐林蘊著。蘊，福建莆田人，貞元四年明經，官至邵州刺史。是集原名邵州刺史集，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均云一卷，康熙癸巳裔孫錫周輯。本林氏集有書十，序十二，記九，表六，銘五，文十四，賦十一，風十律二十六，說三，志五，碑二，今皆不存。邵州之後人、宋大昭、梅卿、光朝、文軒、益之、謙甫、明成化初宇敬齋、先復之錄是集，梅卿錄者曰仁集，取宋高宗忠經三仁之義以命名，亦名邵州遺文，即據後所作所見一卷之本。久益散失，則僅掇拾遺文為上卷，附史傳、什記為下卷，即明成化及康熙重錄之本。上宰相書三，諭橫海將士一，泉山銘一，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文一，宗譜序一，續广篇一，答顏太守詩一，過秦松巖詩一，凡文詩十篇。惟書見唐書、唐文粹，而互有異同。唐文粹上書宰相有張宏靖名，唐書無之。此本又多出遺句一，附睦州詩一首，附江陵碇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首，賦二首，詩六首，附錄一卷。此本為侯官楊文杖得自福清郭誠僅，福州王氏守甫文杖而以付梓，其父遐春序之。此本前有九牧同墓、前邵州遺像各一，蔡池序一

陳先生集三卷　明萬曆年建陽重刊本

唐陳黯著。黯字未詳，福建泉州人。據書中所載羅隱序及郡齋讀書志，皆稱潁川陳黯，黯舉其郡望也。言如按閩書，泉山西北有大嶼，黯居大嶼，薛令之自長溪徙居大嶼北，時號北薛南陳，則可知黯實泉州人。集中有感通也。羅隱黃滔二序，稱陳先生集者，據羅昭諫集序題也。唐書藝文志只稱陳黯集，晁氏郡齋讀書志只稱陳黯文集，皆三卷，當為一本。此本為萬曆中建陽重刊者，共為文二十二篇，賦十篇，皆博而沈雄，以淵雅見長。

畫錦集二卷　舊抄本

五代梁翁承贊著。承贊字文堯，福清人。黃御史集云翁文堯員外補闕禮之外，一路有詩名。畫錦集，右遂初堂書錄云據唐書藝文志作宣什錄畫錦集外尚有詩一卷，只稱翁承贊詩，並宋詞前後集凡二十卷，俱軼。又傳括道光福建通志作翁謙詩云，廣磁窩唐詩百家集名字合集，有此本。宋史藝文志及李文淵目、通志略、直齋書錄並無此書。惟書錄稱有前後集者，蓋即括據新檢所稱宋詞前後集，而此集為舊抄本，共古今體詩四十五首。詩才悅所有韓冬郎之風，承贊與黃滔子昆善。黃御史集中遺詩多得自翁氏家中。二人詩格亦為相近似者。

陳嵩伯文錄十卷

宣華閣仿宋刊本

宋陳陶著。陶字嵩伯，福建劍浦人。唐詩紀事云：陶居南昌之西山。宋齊邱守南昌，乃有蒲安之觀。因自詠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水曹郎中任畹友善，寄畹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里弔靈均。又自詠云：自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江南後主即位，知其遁跡豫章，以修養為事，故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五代詩話云：蟬聲將月短，草色與秋長，此唐歐黃所稱，何人摘句攄在此，為取作之一寄，前是陶雖以隱逸終身，而其志實在用世，惟當五季作亂之時，亦不得不自晦，藝文詩如上引皆淺露而又隱嫉，是集名文錄，亦以詩為多，文亦寥寥，多自寫其不得志者。

文園詩文集六卷

龍溪書院叢刊本

宋洪文用著。文用字良甫，號文園，福建龍溪人。按十國春秋云：文用為主簿，十族人擇隱泉州文園山，悠游自甘，人咸多其高尚無仕。考龍溪縣志，宋熙寧有石黃共華者，正作詩文集，亦以文園命名，邑人楊志作之序，亦用黃及唐謝翱西蜀何啟一為之記，蓋翱正居於文園山，文用及黃先後隱此，故均以文園名集也。是集首四卷為詩，正作同遺出。雅近言咸陶謝韋柳，律什甚多，雖傷於哀時而憂憤殺之音，七古氣力精弱，七律頗致力求新之漸，南宋人以後，文二卷多紀於之作，寫山水極擬小住浦及柳柳州，亦有近似處。如人書五首，感懷身世，亦極意之作，惻惻之致。

許鐵堂詩鈔四卷 臨洮吳鎮選刻本

清許珌著。珌字天玉，號鐵堂，福建侯官人。本
籍山西平陽人，入清官知縣。鐵堂以詩名于清
初，今安定因寓家臨洮，卒于官。其遺詩並
時有張晒者，得為臨洮令，解官患貧之刊刻
而子政總成，非全刻，以其刻本今亦未見。其
後臨洮吳鎮乃取而增之重刻，據吳序稱南
合集謂錄張晒本為備，而倘存錢遹、殿負
亭南當時錄其尤者一百五十餘首，岸
之前中，可以見其寄嘯之至矣。吳氏許其
詩謂自骨沈鬱，聲兼北雅，蓋鐵堂能一
空依傍，摹擬卑易，出性諸習，特具神
妙，自謂目用之真。謂其尤工于館土邊塞
之作，衍石齋記事、傳稿云天玉之詩，新樣
極於其沈雄孤峭，僕諸家之論，其律格聲
價，洵足多矣。

阮疇生詩集四卷 順治十五年北京刊本

清阮旻錫著。旻錫字疇生，號大夢山民，
福建同安人。明末諸生，嘗師事曾櫻。
及甲申變作，曾氏死于難，旻錫並隱於
遠遊，歷吳越燕趙中州，隨處登覽題詠，
自謂大半之用，歷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法
淵信之有本也，作詩之道，誰又知同，所
至必有紀游之作，時觀歡七千不足于集所
西山之翠微，吳錫題之，為序焉。此詩稿
之為序，而相小朝夕吟詠為集，集中共四
卷，曰行吟集、夜壑中西作，曰湖北集，附各
地時紀游者，曰中州集、往燕京諸稿，有吉、曰
燕山集，則最得旅食京華之作，以詩雜
多為紀游、兩抒情寫抱，言近旨遠，從作
者作者之遺意，吳錫旋卒于京師，魏敘
士為之刊刻焉。

東山集二卷 平遠堂刊本

清林佳璵著。佳璵字衡青，長庚亦爾，福建莆田人。順治間諸生。其詩從衡赤大檀詩名，有鷓鴣傳恨、蘿龍同夢、杜鵑對月悽病自之句，為人所傳誦。遭三藩之亂，避地吳越間，與善如、經吳、梅村、全孝章、朱錫鬯定交。梅村贈詩有云：夾陰草落書滿庭，遼江人去棲風田後，佳璵竟死遼江，人以為詩讖云。是集佳璵之子重聰刊于建陽者，所收大令體詩一百餘首，蓋非全璧。其重聰跋稱其父所作稿多散失，尤以在吳中與諸名士唱酬之作零落為甚。此乃掇拾燼餘，所得以晚歲為多。尊聯詩名清逸可誦，論詩之深處，亦足見其詩學淵源之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臏園四草一卷 康熙庚子刊本

清李道泰著。道泰字肩安，福建德化人。順治辛丑科進士。是集命名之意，于其自序有云：予既自序僊草，■于梨棗，為仕次四草，又歌哭之餘，名廬之勝，為區用叙，古人歌詠，欲以叙在余歌詠，欲使人見叙知，又叙存，如垢面人常思拭鏡，人嗟其醜，吾亦自嗟其醜而已。集中共分為四草：一曰林草，自謂如樵牧山行，樵指皆是，非重塵聽，信手無嫌；二曰杜草，則如石衛尉揚翔，另欺王公，僅僕知為陳宿，如厭人物，見以叱喝；三曰詠草，如村大歌，語不轉語，口錯古傳；四曰塊草，則為淚之家，以筆代哭者。可以見其性然堪檢矣。

冷鷗堂集二卷　漳浦王氏刻本

清趙璿著。璿一名兆宗，字鶴白，福建漳浦人。順治諸生。康熙中僑寓雲間谷陽門外，嘗匯其詩，顏其室曰西樓。是集共二卷，上卷曰草窗集，下卷曰荔民集。草窗者，係寓松江時所作，如集中五言如小雨蒲衣素、東風並子材、春花知月令、坐雨檢楚書、七子如孫寄、晚枝紅葉寺一僧寒、定白雲樓，雅健可喜。荔民集中如橋南及肩山並出，月方書午客庭眠，一江雁影半溪潮，饒取千山紅葉雨，綠浮一道白蘋風，紅樣綠舫空江路，亮柳寒郊野樓臺，小巷風真漁市散，芳汀煙砌佑艇同，雁影度殘孤嶂雨，皆極熟妙。王慶年名道立，漳浦人，為金山令，極愛其詩，為之刊刻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滄霞詞一卷　晉江丁氏家刻本

清丁煒著。煒字瞻汝，福建晉江人。其兄煒有名，有二丁之目。按煒序稱戊亥，煒居寧晏，童自楷為仕宦，每填一闋，兄聯詩詞同作，煒因從焉。遂與富無第二人，必相庚和，其業可知。甲子秋，煒有閩嶺後，乃並探討全卷、蘭畹集，家宋元名家要刪之旨，間以悟憬從俗出，憂楊樹之意，黨為依高麥微之音。煒因檢其可存者得二百餘十闋，用進煒所語之曰：詞為北宋柔舊南唐者，是蘭次之言如姜虁美善，得玉田白石之旨者。陳繪雲之論，以徒自今無狸于詞之媚，而消其辭，先煒于括之嚴而窮其思，故取以登雲詞並觀，兄弟二人師友淵源之雅，可以見焉。

南宙草存六卷　福清薛氏家刻本

清薛鎔、鍈著。鎔字子燮，一字依南，李穆同貢生，甲寅間寇起，山海不靖，鎔以重名劫徵，鍈授徒自給。福建福清人。以林西仲稱其為一代史才，抱道真隱。凡吾黑三四十年間，節義軼事，輒為傳述。即其所作序記，及言將往來書牘，亦往往摭於其所聞知，足資揚推。故是集前一卷，惜無多，而其中可資●卿邦之獻之取裁（徵），實論之楷之實紀，以論風氣之模楷者，在所留是卷。末附詩一卷，亦以詠誦時事者為多，●自勵于大陵詩史之作，要骨力尚句，以及事績同傳，未絕不並時之（宋）梅村並論，然實亦可為里乘之所傳也。

楊侍郎集五卷　福建浦城刊本

宋楊徽之著。徽之字大隸，福建浦城人。周顯德二年進士。涵水燕談錄，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數百篇，得獻詩以謝，其九十韻十年寧落今何幸，即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之，以詩拜禮部侍郎，摘集中十聯寫于御屏，皆用翰詩之誰似全華。楊世士十聯詩在御屏風華，徽之實為浦城人，浦城居閩西極北，以僻遠境故，用翰以之為全華。楊世士以徽人不遠陽西界為吟侶，最友善，見詩語總色，是集五卷，為其全稿所在。太宗所錄之十聯亦不知出于何首，徽之詩格承晚唐遺風，開北宋詩徑，足以名家，太宗之鑒賞，良為有識也。

頴睎集七卷　福建通志局存抄本

宋楊億著。億所著武夷新集已見四庫著錄，外有楊文公刀筆集十卷見福建通志著錄，今罕見傳。是集據陳衍石遺室書錄云：文公集自序結銜稱柱國頴睎縣開國子，故集名頴睎。李文德目無此集，字通志皆注楊億撰章表。道光年福建通志云：宋志又有楊偉頴郡文肅集五卷，浦城縣志引之，注曾華陰年集作楊億云，疑亦是書。而書名卷目互異，惟億有四弟，名倚、偉、備、傑，偉尤有文名，則頴郡文肅集為偉所作之集亦未可知。但頴睎累縣以郡以億詩文大致宗法李商隱，而時際昇平，春容典贍，無唐宋五代衰颯之氣，四庫提要已具論之，亦可存其館閣之大手耳。

姑蘇百題詩三卷　華亭陳氏刊本

宋楊備著。備，福建浦城人，為楊文公億之弟。兄弟五人皆能詩，以億為著，偉次之。中吳紀聞載：楊郎中大年同為長溪令，夢中作詩云：月佛(?)姣(?)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煙波在，欲同行人買釣磯。明道初，為華亭宰，俄丁內艱，遂家于吳下。因悟夢中所作，幾于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無疑是釋其事，則是集之作，乃由于備之踐如吳中佳山水而作。詩清麗翩逸，似吳體。備兄億為詩學李義山，得西崑[illegible]典奧，而久在館閣，為禁体總裁。備則辨香白傳，以雅淡為歸。平生踪跡，見宦仕不出，寄江湖，錢筆所況，如話如珠。兄弟兩人殊不同軌，然各有千秋矣。

夏餘集一卷 清抄本

宋宋咸著。咸字貫之，福建建陽人，官至南劍監郡。是集前有余靖序，稱皇祐四年，以儂寇干化，侵軼郡縣，時靖自喪次中起為桂林守，兼總師政，咸則自曲江守移倅廣西漕事，暨平，寇事平息，二人者相與還郡治，劇談之次，貫之乃出其報時所著文集，命曰夏餘，而乞靖為序，因謂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敢餘事亂哀思，以其不幸轉而之表，不得終其哀，遠墟墓，去几筵，馳驅疆場萬里之外。貫之表中所著，則政府議及廟文、青詞、雲谷、校定序。貫之有延平集十卷，已見著錄，所此書歟。蓋稱之曰，蓋緣于政事之暇，兼其學問者，是編中葬禮持言平易，從經典以上之見，最為可取，餘雖齋祭焚告之文，而文采殊有可觀，蓋宋人素以此道為重，以

延平集十卷 建陽宋氏家刻本

宋宋咸著。咸字貫之，福建建陽人，所著有夏餘集，已著錄。咸于余靖及李覯為友善，覯最不喜孟子，有非孟者，輒加非責，有生於詩云云之語，何有二書，都字公得許多辭，當時尚有用其何人俗之說諷刺，覯為之大悅，咸集中所排論政多不滿于子輿氏者，故覯序文有云建安宋貫之仕途二十年，用謝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序，有政事之勤，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所謂要諸仲尼，其外鮮取者，蓋即深許其不尚孟學云。咸慶曆六年以南劍監守假守時武始編，諸是集，其中論政事者為多，咸蓋不惟以文人自居也歟。序中又言嘆今人之異乎古矣，而貫之之異乎今，殆告吾君而大用之，蓋又曲勝其悅惜之意矣。

田曹文集三卷　謝氏賜書山房校本

宋吳輔著。輔字弼唐，號擇齋，福建甌寧人。中歲棄官，以隱逸終其身。是集為其子儀所集錄。儀以遺逸被召，除大府寺簿。音律踵其所好，以詩終，有和志。蓋公子因一高尚焉。是集前有楊龜山時序云：嘉祐治平之間，渾之人從矣，曾是時學士大夫遠而從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足配前賢。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以之俟不克其志，而固不究其才，故未光而和，其居中昭日有勤于中，而形于外者一見于詩。其偶儀庭因之文，亦有典則，深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略可見。輔文章清遒，精美涯理，尤為明白。詩質樸淳切，風清調深。古風歌行，尤渾厚簡淳云。

惠崇集十卷　佳雪堂重刻本

宋僧惠崇著。惠崇，福建建陽人。以詩僧名于當時。清郊什志云：李洲但紙詩，西亦有名。世稱惠崇小景者，以湘山野錄，稱其嵩山延詩僧惠崇于河亭，探闔分題。嵩山得河上柳，青頻崇得池上鷺。明鷺野渡時往，馳心書冥以據之。日午及晡，思以二指點空微笑曰：此何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其詩雨從中方塘澄還迴，反復滿腸，鋼吹日暖，川光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主人池上賞見南燈蓮廢，業以因笑柳汀在青。四押得不悵且嚴，是詩無明韻外合律實不見佳。而苦吟至此，可見其平昔作詩艱難之勤。集中諸作多類此，偶有一二佳語，而今有保存，則未見精奇，良由其苦于用心而天資所限，有以致之也。

米友堂集四卷　康熙年紫藤軒刊本

清許友著。友字有誠，福建侯官人。明崇禎間廩生，國變後隱居不仕，肆力為詩。自謂數十年間，以一身置九人集中，窗几塵掃，無地不留詩集，丹黃未嘗一日去手，以友其負才名，為當時名公鉅卿所推重而交薦之，寡合，不事干求，其情操絕俗，有足稱者。按錢牧齋序其集，于並時作者，悉加甄錄，而取舍極嚴，人只選一二首而已，獨于友選至十九首，可以見其推挹矣。靜志居詩話論友詩，謂其篇章如俊鶻生駒，未可禦以[illegible]韉勒，特欽其天才橫溢而言，而又知友于格律字句之間，尤研磨研鍊，斤衡尺細，實不僅以馳騁見長者矣。

顏長官詩二卷　朱氏惠思堂據龍尋志輯刊本

五代閩顏仁郁著。仁郁字周文，福建德化人。十國春秋云：仁郁仕閩為判德場長，時苦民散，仁郁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田萊闢，三年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道人情，邑人遠頌，歌楚唱之，是顏長官詩。朱繼芳龍尋稿云：龍尋邑東有顏長官仁郁祠，長官五代時，能撫循其民，使不見兵革。龍尋志所刻詩百餘，皆道民疾苦，豈不給之狀，令其三百年後，官亦邑謳於下，因次韻以寄其思云。其中如七絕云：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只謂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足見其一斑。蓋仁郁為詩，務近樸實自然，所謂老嫗能解，而歎處田間，備知並甚中甘苦，誠如近人所稱之田園詩人，民間之作如是也。集者刻本朱繼芳為之，從龍尋志中輯錄而校刻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無隱文集三十卷　明嘉靖年福州林氏家刻本

元代閩林元彤著。元彤字無隱，福建閩侯人。遭元季喪亂，隱居不出，以著述自娛。子鼎字煥文，化吳越為正相，是越備史之。無隱嘗為詩云：雪消前江湖潤，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為無隱必生貴子。是集為無隱孫淮鼎所校刻，年久散佚。明嘉靖三年其裔孫璣、瓚、瑾等重加編刻，內五卷已佚，存目而已。無隱文辭樸明快，曲折盡意。古詩尤清高秀，不襲蹊徑，所往多什禪語，蓋和尚之旨，人多具清淨寂滅之念也。

了齋集三十卷　石遺室藏明鈔本

宋陳瓘著。瓘字瑩中，號了翁，福建沙縣人。登進士甲科，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上惇，又追用。曾布為相，薦為諫官。五以為惇黨之。瓘為諫官時，力言蔡京不可用，京深恨之。後竄徙，例用赦放歸，謚忠肅。學者稱為了齋先生。所著有了齋易說，已見著錄。是集直齋書錄解題作四十二卷，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俱作三十卷，已應后不依集序，以為出於其孫林婿者，不止一人所已常往來書目云之明以來未有刊本，明鈔本從宋槧本。是集卷首為帶經堂所藏，今和閩縣陳氏石遺室首為文集，次為詩集。文之法度，詩才亦迥肆，奏劄諸疏，亦具在其中。是集又名尊堯集，蓋了翁所自命者，了齋則李子刊家集時所名者也。

一燈書舍詩草二卷 光澤何氏家刻本

清何秋濤著。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人。道光乙巳進士，少即淹博，讀書過目成誦，十三經注疏及皇清經解皆能默記，尤精輿地之學。嘗撰進呈朔方備乘一書，爲當時言西北史地者之所宗。官刑部，例案爛熟于胸，同官皆倚以爲神。顧其爲詩則安帖排比，皆能本諸忠厚，不矜才，不使氣，亦爲其學所累。間附長短句十數首，其細膩頗爲書卷。蓋願船一生本致力于鈎稽考證之學，于吟章琢句，本視爲餘事，未甚留意。及其在日，未嘗自加訂輯，卒後十年，其從子敏●爲校刻問世。願船所長，固不在此也。

陔南山館詩鈔四卷 光緒■■十年刊本

清魏秀仁著。秀仁字子安，福建侯官人。道光丙午舉人。所著以花月痕小說書最爲知名于世。其生平所致力實以在經爲大宗。其訂顧錄二卷，是爲亭林譜左，而尤以陔南詩話十卷、附咄咄錄四卷、擬羅右時未靖論倫、宋太平檢歷諸故實，惜皆不傳。今所見者，小說外，即此集耳。集中多游晉游秦游蜀以及取道荊豫吳越之作，緣情綺靡，儘其大本，懷古思舊者次之。前有己巳自序，略云：詩靡諸作，有本事，有寓言，不能删薙，以存真也。謝章鋌序于書，論其詩謂：詩境後勝于前，前半時有空帘伸縮，亦不盡如意，後則沉鬱蒼茫，倩俳雄俊。第近體高于古體，五古高于七古，七古參因長短句，音節似有未叶。又詩是不如文之謹嚴，然其優于應試，亦于急就，則在所不去。可謂深知子安者矣。

林述菴遺詩一卷 民國六年石印本

清林崧祁著。崧祁字述菴，福建閩縣人，光緒乙酉舉人。是集前有林紓序，謂述菴雅善北地，好爲高抗激楚之音，願亦不附作。余謂述菴詩在儕輩間，亦一時之雄傑，曾自裒一集百餘首，爲同人竊取去，今存者皆其散落未經修改之作。崧祁早世，其集爲其友人醵資石印，而由林氏爲序者。流傳未廣，僅及戚友之間耳。今觀集中七言古風如老將行、鐵都護騂馬歌、渡河曲、張將軍歌、颶風嘆諸作，筆法浩瀚，有奇氣。七言近體如送李孝廉少都、偕張王諸三君登烏山作、有酒不能飲作，亦如林氏所言，高唱宏詞，是不免有粗獷之處，要自無俗態。五言不多作，亦不見長。

金雲如來龕詩集四卷 民國十二年福州刊本

清翁時稺撰。時稺字蕙卿，福建閩縣人。石遺室文集云：林敏歐齋布政著有榕陰談屑，丞稱蕙卿之詩，並謂遺稿存于書樓，槐火稿盡，引爲至恨。畏廬文集云：先生既年于詩益邃，雖松寥之高，然不可一世，先生未嘗自足，祈師青蓮，間以昌黎之濃艷。余昭生先生從孫仙橋上舍，同副本存其火，手定全稿，親校南司馬先生從子婿大鐘先資刊之。是集之幸有副本，而得以不亡，人相見也。名體大抵才氣奔放，自抒胸臆，以七言長句爲多，爲最工

聽雨樓詩鈔一卷花韻集一卷　舊鈔本

清張繩武著。繩武字績庭，福建詔安人。光緒癸巳舉人，歷主嶺南榕陽、榴陽、鷗汀、蓮鷗各書院講席，年四十而卒。生平刻意為詩，所作皆七言近體，石遺室書錄謂其性想慰幽，出筆殊秀。蓋繩武為詩，初學小李小杜清麗纏綿之體，繼而鍊以昌谷之奇譎，冬郎之偏艷，亦復纏綿于務抒石湖之作，故篇所造未深，自異于俗手。花韻一集，別含寄題之作，兩情傷語，風致翩翩，而實一寫其生平侘傺，讀其詩者良生惻焉。繩武生時出處山麓，所以當道鮮通聲氣，故其名不彰。沒後亦未稍刊其集以傳名，此鈔本亦非全璧，應為其門弟子所錄存者，今歸陳石遺室，宙中之律缺者亦僅有數冊焉

陳刑部雜文一卷　螺江陳氏家刻本

清陳寶璐撰。寶璐字叔毅，福建閩縣人。光緒庚寅進士，與仲兄寶琛、其子懋鼎同榜，一時傳為盛事。生平言行服膺望溪，治古文詞兼治經學，散館以部曹用，丁憂後遂因退職，家居，專意學術，師事長樂謝章鋌，文則近宗望溪，而多側枝，如先生楊鍾羲題其家贊云，廣洲侯官澤何梅庵健者，翰其柢，三百年來文有數，不論名位君獨古。此卷一名鬱蘭室文存，乃其子懋孫刊藏于家者，雅而俗無多，而皆精金美。前有妹婿高向瀛序。內如亡女事略、皇母張太宜人墓誌銘、媳陶氏閨學七地公墓志銘、及沈伯光寶琛撰南皮張公墓志銘，皆精心結構有數之文，餘多訓應壽文墓文，及致用書院應課文

秋影庵詩一卷　宣統三年刊本

清王景著。景字蘭生，福建侯官人。光緒辛卯舉人。所為詩專學宋人，多近幽峭一路，出語奧衍，得意處近于鄭子尹、莫子偲。而苦于拗硬屈曲，不無風致。後半卷為游蜀時所作，縱覽名山大川，故時有筆力雄健者。以上卷詩格迥判，可以見詩之有關于境遇間見也。斷句如萬翠堆巖出收怨，洞天呀豁欲無具，溪下髮寒，灰滑步頂陰且燒屋出度，如萬瀑入蒼都化酒，一寒若故尚溫詩，如寒蟲無嫁語屬樹，有奇香如林月涼移隱，海雲催雲或出峭，或高空，皆可誦者。只梅子園一首，万細摩大梅子開，開前七十二屋環繞，人為招邑亭縣，斷片殘雲無定間，二十八宿，一氣盤下，知賦有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之筆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葉侍御詩鈔一卷　稿本

清葉在琦著。在琦字肖韓，福建閩縣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湖廣道監察御史。其為詩落筆清峭，用思曲至，蓋服膺于黃陳者。故而推及觀媄之語，偏多恍若之辭，如孤雁鳴秋，哀猿啼峽，是乃其不求于身之明徵矣。在琦在都日，與郭春榆、陳徵宇等結為律社，以詠物為題，此集限韻，助爭遊刻為快，世人之見在琦之詩者，多由于此，然以律蓋非其所長。此卷則刪削不經意，存于宦宇中凡古今體八十餘首，五言通體宰柳，七言深窺后山，同齋堂奧。惜早逝，未竟其大成耳。

夬庵文鈔四卷 稿本

清宋謀書著。謀書字彥民，號夬庵，福建政和人。光緒丙戌進士。是集一二卷為經解，三卷為漢論說書後，皆在會城致用書院應試之作。大經長于議論，為院長鄭虞臣先生所激賞。第四卷什文稍加删節，多可存者。內以第一卷經解數篇多所發明，如論儀禮殽淆二字之別，以張氏淳、吳氏紱、金氏日追、盧氏文弨、嚴氏可均、阮氏元、彭氏之琇諸家校勘，皆未言及，謂當以說文玉篇廣韻有殽無淆為斷。經典釋文皆作淆，則唐初本固如是。說甚精闢。謀書生前自輯其文，殁後稿存于家，未加刊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天遺詩四卷 民國十年鉛印本

清林蒼撰。蒼字天遺，福建閩縣人。光緒甲辰進士，官江西知縣。征解後歸隱，卜居西湖大夢山，刻苦為詩。石遺室詩話云：天遺詩十首近體居十之七八，窮愁者十之五六，為西湖而作者亦十之五六，然不失其為詩人之詩，則其故也。集中所作，多以宋人為宗，蓋道咸以來，湖樹之傑，詩文字皆私淑江西，鄙下既變其宗尚，閩中亦不如前此之倡南張言之首之風。天遺生于江西，既于其先鄉吟游，生產慕之心，而值此時會，故所作力學濟剛，雖未免槎枒僻強，而自覺清新拔俗，足為當時所傳誦。天遺生平論詩以陳衍友善，卒後五年，衍為醵資刊印其詩，今所傳本是也。

無辯齋詩一卷 福建通志局排印本

清鄭容撰。容字國容，福建閩縣人。布衣，教授為業。其為人跳蕩不羈，嗜飲，及為詩則出語新穎，出塵俗之表。陳衍石遺室詩錄謂其足不出里門，能有詩百十首，足吟諷者亦已僅矣。集中如詠茉莉詩，有句云：「東郭種花南郭賣，碧荷簇蕊伴蕉遮。」蓋閩中種此花者，多于榕城之東門外，清晨則擷集于南大街，蟹留之地，若其色香之變，則承以荷葉，而覆之以蕉葉。又云「橫釵架重如排玉，背枕香多不見花」，蓋北里中人多簪花成列，夜則卸之向就寢，可以見其巧心。借思體物入微矣。容家貧，不能自刻其詩，福建通志局樓羅之獻為之刊刻。陳弢菴、鄭蘇龕為之序，皆稱之。

山與樓詩文集五卷 民國七年鉛印本

清林翰著。翰字西園，光緒壬寅舉人，福建莆田人。勤學，嗜詩如性命。初為昌谷體，詭說老怪，繼致玉溪生體，沈鬱富麗。及入說詩社，與沈愛蒼、葉損軒、陳木菴、石遺先生等游，則盡棄故技，一變而專為瘦硬盤鬱之辭。平生所作甚多，自加刪削，存數百首，合內外集為四卷，附以文一卷。其文雅健，無一長語。為人序記宛轉，尤娓娓動人。年未五十而卒。歿則所存新者，尚不足以知西園。卒後積久散佚，陳石遺忽于市中獲之，因代為排印，加以序跋。印本無多，流傳今亦寡矣。

嶺雲軒瑣記四卷 ■■姚氏刊本 日照丁氏藏刻

清李威著。威字畏吾，福建龍溪人，與姚瑩石
甫友善，學于蔡世遠，刊是集于贛。威撰
學易隨錄、從心錄，著述甚精確，而所寄全在此書。謝
章鋌謂予主講漳州十餘年，士子往來，未聞
有道先生之名者，其著述更不及言矣。按漳
州近刻新志，鄭雲麓輔材尚有傳，而先生一
則無，甚矣其陋也。然此書不刻于漳州，而日刻
于江西，亦果能自立，不患天下之無知己，又何
賴其鄉人哉。第惜其所謂四十一卷者不能
全見。嗟乎，若先生之積學善性善猶者，
又豈但漳州之所也哉。集中創論皆學所自
得，明心見性，深揭病源，語語精粹。其名嶺
雲軒者，蓋取陶貞白山可自怡，不堪持贈詩
意也。觀其所言，獨攄胸臆，而于不與昔人雷
同之見尤諄諄焉，亦似有甚不得已者，視以
著述為君子之士，蓋不相侔矣。前有自序、
方植之東樹後，並附文及姚瑩石甫刻書序。

經武齋遺稿一卷 稿本

清陳成侯著。成侯字仲奮，福建閩縣人，光
緒乙丑舉人，行年早世，此僅為其身後所
遺，未得見其工力所至。而皆其在致用書院
課試之作，老學諸篇，時有心得，如李穆
老論邵晉涵爾雅正義相異，泰僖■下所
辨泰稷極詳，北方學者亦以其說為精，乃
皇清經解本，則不載此說，而採郝蘭皋所
言，則邵氏尚有疑義，後又自為，是■則去之。
但其畢所引程瑤田九穀考，以稷為高粱，而
其畢則謂以今北方驗之，黍為大黃米，稷為
穀子，其米為小米。又及從程氏，而不邵氏，殆因
程謂邵氏之說不容其非，是見明辨慎思
者。今雅釋山首稱華山嶽然恆衡，本又云泰
華霍恆嵩為五嶽，邵氏主前說，以後者
為漢何所附益，郝氏駁之，謂前五山，後五嶽，
固不相屬。案書典言四岳，周禮稱九鎮，而大
司樂則曰四鎮五嶽。明大州大山，其五相承稱

蘇餘別稱錄，無玉山之名，謂邵氏之肌也
不如邵氏為長，所論小李花宮相同，所論
說筆意明同，亦作手也

寫經齋詩稿四卷續稿二卷 武昌刊本

清葉大莊著。大莊字損軒，福建閩縣人，同治癸酉舉人，少負才名，以院試會昌一品制集序賦，風聲才景，下筆二千言，一受知於學使錢溪，光緒初年，以中書舍人稱詩都下，時時往來吳山浙水間，所為詩心摹力追於石湖後村，集中西溪之卷最為幽秀，溪堂閒居六首之一云，微波無力不生鱗，啼似精春尚未春，祇好入詩休入畫，畫來愁絕水邊人，此即從司馬公絕句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從見渡頭，辛是丹青不能畫，畫來瑞合一生愁意來也，大莊嘗以詩稿請鄭蘇戡去取，鄭時方為大謝柳州所■致微詞，旋悔之，因小葉書，特舉此詩首二句為問云，足下近來尚能作微波無力不生鱗否云云，其大莊乃釋然，石遺室書錄云，所稿損軒自刊手寫，樊榭頗長于幽尋，未用今其字冷僻無所聞近餖飣，續稿才筆較從刊自

如像余氏刊于武昌者

冠悔堂駢體文鈔六卷詩鈔八卷 楊氏二酉堂刻本

清楊浚著。浚字雪滄，福建晉江人。咸豐壬子舉人。浚本晉江人，冒侯官籍，御參，以舉人援例為內閣中書。又援例為候補道員。家開一書坊，因饒藏本。所有著述，頗饒于鄉邦掌故。平生善于記誦，而所作駢文，則多用習見故實，且極其塵穿。體格亦近律賦。自謂于國朝江左諸家財力甚贍，然終不近于駢文正軌。惟以視其古近體詩則較勝矣。詩所作極多，至千數百首，不甚持于時。大抵五言律為最，而作風語言，乃甚近于詩怙之派，未足以登大雅之堂。前後序跋甚多，有自序、自跋，記其作詩文所歷艱苦。然于文之義法、詩之派別，皆未能道其所以。書為其在日所自刻，之後有所作，尚為續集。今無見，良以其不見重于並時也。

平遠堂遺詩五卷 江西刊本

清許賡暐等撰。賡暐字壯史，福建甌寧人。是集爲詩五卷，前四卷爲其所自編，補錄一卷乃其門人錄之者。賡暐趨越以喜吟詠，天資清婉，往往有中晚唐人佳句，至乙未而律境一變，五言出微淡遠，具有王孟韋柳四家神理，至戊戌[illegible]詩境又變，然醇而未肆也。逮庚子辛丑，則汨汨然來矣。其集曰苦悟，曰刺船者，蓋乙未以上其所居亭曰游藝，且諸成康之契也。曰梅巖者，蓋戊戌始尋得劉屏山梅岩別墅，思卜築未果，因亭曰南愛天湖山宋雲山黃水心真隱，自號天湖山人，遂以梅巖相印合。如曰賓雲，則己亥入武夷之作，曰天風海濤，則庚子秋登鼓山絕頂觀日出云，獨辛丑出里門，題爲岩扃，意初無所指，乃翌年二月登仙掌巖，墜而死，殆其讖耶。

秦川焚餘草二卷補遺一卷 鈔本

清葉平章著。平章字琴庚，道光癸巳拔士，福建閩縣人。是集前有奉祀名宦祠錄秦安縣志自序、謝章鋌序各一首，後附刻蔡志等一卷，乃琴庚歿後，其孫元度元亮所校刻者。平章爲令棲九之徒，登第後筮仕秦隴，所作多于是時，[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未四十即解組，因居閩中，劉燐南至秦，刻其舊集，載平章之詩，及爲詩話以述之，于是閩中始稍見平章詩。平章既久寓秦，故所作名爲秦川焚餘草，紀其坎壈。謝氏稱其詩自抒胸臆，然于地方利弊及時事，不厭再三鋪陳，居人云微旨矣。

烏石山房詩存八卷文鈔一卷　雙驂園刊本

清龔易圖撰。易圖字藹仁，福建閩縣人。咸豐己未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使。大才敏捷，文字皆下筆立成，後歸罷官卜築于會城烏石山，為一時文酒雅集之勝地。為詩近袁簡齋，以性靈為主，白描傳語，亦自見風趣，與並時酬倡諸君子多學宋人拗澀者不相同，亦不相忤。文則自視甚輕，中多條陳時事之作，詳洋瀏灑，並方伯因熱心用世，又當時所為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者也。傳記外什文惟自序詩集雙驂園記、碧四館記、淨名庵銘數篇而，末附楹聯數十對，則平日書之以遺，而閩中當時亦以此相尚，楹聯之有聯墨之稱，易圖自以■■此為得意。文鈔未刻，因錄其詩存，並及之。

果祇堂文集二卷　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清果鳴謙著。鳴謙字祇堂，福建閩縣人。咸豐己未進士，少學于其族父，以大挑訓導，擢南宮，以取老功，既而相尋為諸羅政，改官書，以終君于時。少長學謝章鋌室字。章鋌于其所論議詳於，甚推許之，而祇堂顧歎息歲月銷磨，學無所就，其所深究于詩歌，亦咽咽有不自得之音。章鋌時以文章之甚識相勗，祇堂後從同鄉沈葆楨之台灣，又之江南，聯升司，隨二品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方賚，謂為得意，乃忽棄而歸，就聘鰲峰為諸生，朱章鋌日合而後拜閉門以求吾詩矣。未幾卒。其子伯適為刊其集，今觀集中所作雅無多，而進將之猶，才華之富，信有可傳者。悼作數篇，尤得曆氣內轉之法。蓋其家並于謝氏，而刻其遺作者，有明徵矣。

壯懷堂詩稿十卷 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清林直著。直字子隅，福建侯官人。湘賦廩(?)生(?)。從之子，實隨宦游四方，官知府。是集前有儀徵張其鑒序，謂林文忠公稱其近梅村；謝枚如稱其當以曲勝，擅何似；林茀溪謂以定問為近，可以見一時名流對之備至推許。直詩雜近明人，雜其中不乏清新俊健、深入宋人堂奧者，所作近體勝于古體，七言多于五言。林小銘齋銘謂直倡為南社之會，與者十三人，為楊叔懌、楊仲愈、楊濬、陳適祺、陳錦、馬凌霄、郭尹昃、林有韶、龔易圃、黃經及直，出有丁未，詳見壯懷堂詩注。之數人，詩格頗相近似，而推直之才調高華焉。

林學士遺詩一卷 鈔本

清林天齡著。天齡字錫三，福建長樂人。咸豐庚申進士，選庶吉士，授讀弘德殿，追謚文恭。■天齡在里中時，與小陳子駒、楊雪滄、林子隅、龔藹仁諸人建南社，然早入詞林，廢與詩友，無暇以詩自鳴。此卷由其弟天經掇拾手鈔者，七帙，近體多而古體少。近體學香山放翁，有極近似處。天齡子開蓉，官提學使，亦能為詩，尤重放翁，嘗得陸放翁所繪一樹梅花一枝為便面，圖中形容酷肖其貌，因大喜，自號放■廬云。父子相承，以藉此傳名，解之深，亦佳話也。天齡詩開蓉曾謀梓行未果，今僅有鈔本。詩無多，類可誦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夜識齋賸稿一卷 沈氏家藏抄本

清沈葆楨著。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乙亥舉人，官至兩江總督，事具清史本傳。所著有沈文肅公政書，已著錄。葆楨為當時名督撫，為政精密嚴毅，善謀決，生平初不以文字見長，奏議外罕有所作。此卷為其孫翊清所掇拾哀輯以成帙者，未經付刻，僅多錄副本，以貽親友，蓋備故實耳。亦非葆楨之所欲也。然其中如與周副貢書、饒莊勇遺像題後，皆有關時事之作，尤以後者為甚。方葆楨守江西廣信府時，太平寇至，葆楨奉命他往，夫人為林文忠女，率士卒守禦，以刺血書乞救于饒，兵至而圍解。其語所述，皆當時之情事，有資于史實者也。葆楨一生為吏，以清廉方正見稱，故齋名夜識，蓋取夜讀不貪金銀之意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耕村姑存稿二卷 信懷堂刊本

清余潛士著。潛士字叶纘，福建永福人。道光癸卯舉人。樸學潛修，足跡不出閭里，而清望盛名，為時論所宗。是集為其未著經史所得積久而成，中如論史之作四皓、魯兩生、道學傳、任林介傳等篇，皆有特識。解經之作，如纖文烏章祖禍辯、亥有二首六身等篇，皆有心得。惟喜據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傳，如周官之三六年五服一朝、仲虺之誥之錫王勇智、湯誥之上帝降衷，不一而足，則為其疵。然大體皆據實事求是，議論通允平達，為不可多得，亦惜其僻處海隅，未能躋見洽聞，故有散佚未讀，已為前人集中已加定論者，然貴精神筆墨為之。然其沉思苦慮，暗合古人，亦不可及也。積為潛士前所自擇，自序其為學之經述，良可資經學之津梁焉。

毛西河奏疏一卷 蕭山凝瑞堂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字大可，蕭山人。康熙十七年舉鴻博，授檢討。有奏疏一卷、史館劄子二卷，奏摺僅三篇，曰進呈聖論書之疏，一進呈古今通韻疏，一進呈樂書疏。直呈聖諭者，今錄疏者，有進呈竟山樂錄奏疏一篇，以不果呈，並佚不存。西河於樂章新語有神解，以奏內所陳五音二變四清七調九聲十二宮之說，並屬精當，其論然定出純得之說，因初出正事略。本所云進呈之古今通韻時上諭，奉南海子揚書覽之，稱善，有旨宣付史館。其後屢面揚斗，進沈約原韻十六卷。上命於內重史宬，取奇齡書校之，當時以為異數。奇齡告相後，康熙三十三年閏月欽奉上諭，屢言以律一圍三隔八相生之說，遂應而作皇言定聲錄、竟山樂書。中惟其奏中所及李中其見萬齡告以二八四上樂之經，別稱進進。奇齡著書滿字，合之刊行者有西河合集行世，其中已佚者不見奏疏，並原不止此三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松善舉聚眾阻糶奏摺 史料叢刊本

此案提督譚行義一摺，兩江總督尹繼善一摺，江蘇巡撫安寧四摺，尹繼善安寧合奏一摺，共八摺。均有三歷，此案為乾隆十二年四五月間事。其起因係是年雨多，米貴，沿海各縣奸民藉口渠米出洋，遂聚眾行兇，出要挾歲，而蘇郡顧堯年自縛與同，蘇州府知府姜順蛟撫諭不服，姜遂奏控，饒良公隨之，毀轅經持，備提拿收處，其時民間稱快，有老屋如來天有眼，禮山不去，地無此之語。指尹繼善每察以為寬宏，寄諭尹繼善則嚴詞痛斥，寄諭安寧則力加獎勵，論者謂為寬嚴倒置。不知此為清室歷來習取地方官之法，蓋對於百姓所稱恭者則加嚴懲之，知畏而姑所指目者若未理未遂執則寬假使之知恩。康熙朝嘗諭曰：案聖祖之措置亦即此意，以意安寧各摺亦正有持大體意。高宗因刁民滋事，擬于蘇州增加駐防，既安寧密議，安寧奏明斷之，又安寧並不因人民聚眾有嫉民之心。高宗批摺且謂其矯枉過正也。

老官齋教案奏摺　史料叢刊本

全案計二十摺，載之所刊于史料叢刊。老官齋之始，實即羅教。羅教有三祖，曰一字無為羅因，二祖殷繼南，三祖姚文宇，因名羅教。至乾隆十三年，老官齋教盛于福建建寧，其教聚徒吃齋，其聚衆之所曰齋堂，下齋堂者無論老幼男女，納錢三錢，其始只以吃齋祈福，其後乃有奸徒倡之，遂致內亂之策，始於建寧。僞託宗傳者，別其名于浙江處州之姚正宇教祖，姓姚，爲無極老祖，入教者以普字爲教名。此案于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甌寧、建寧二縣鄉民衆集擁進建寧鎮，游擊劉啓宗會同二縣擒拿爲首齋堂會首李文章、陳光耀、陳亦發、李順即黃茂竟等五人監禁，而魏現、葛朝蔭等遂以朱錦標等起事由來之處，張氏法名普少，降神以迷衆，入府城爲名，定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入城打官劫獄，旋于今首陳光耀等乃於事不密為布商所告發。知府徐士俊、游擊孫義、建寧鎮劉啓宗立以札總兵胡貴等往剿，撫其在建官兵攻剿殆盡，論者謂此案爲嘉慶教匪之先導，按其情狀實非其倫，特以光緒末年黃巖教匪相類也。

光緒朝紀名摺 又遺漏摺所未

此諭并附錄主事前御史吳可讀一摺 王大臣等錄

尊處秉一摺 尚書徐桐翁同龢潘祖蔭一摺

侍講學士黃體芳一摺 司業寶廷一摺 御史李

端棻共六摺二月 按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穆宗

賓 皇太后頒懿旨 醇親王之子入嗣為光緒謂

大行為文宗嗣子 不為穆宗嗣子 光

緒五年 惠陵永安 吳可讀於其傳時服毒

自盡 遺摺由直隸督轉吏部呈奏 於是由

太后諭交王大臣議奏 此諸摺乃則覆議所上

者 如其時王大臣等以吳可讀未明本朝家法 請

勿庸議 徐桐等則請申明懿旨 宣示中外 俾

知將來承繼者即嗣子 並請明宣手

李端棻則請補諸臣請皇太后明白宣示

諸摺片之中 王大臣之議自有遺漏 而以寶

廷黃體芳摺為最切周到 並以言繼統則

類建儲 且言入嗣又非建意 此事之所難者

也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言吳侍御之非

在致書潘祖蔭 力斥之 翁同龢日記於李慈銘

旨中明將來誕皇子 其建大統者即為穆宗嗣

子 繼統嗣皇太后懿旨 其說實則寶黃時之

人皆持此議者也 吳侍御以為建言 本非不知

本朝不建儲 實欲本朝未經子之無窮

擇賢之心 為文宗立嗣 又為穆宗立嗣 而所

立者又非長君 則是本朝之制並建 為

穆宗立嗣 即隱示兩宮擇立之非 寶黃

黃三摺 乃于此處最能剖顏周到云云

史玉池奏疏　華亭許氏本

明史孟麟撰。孟麟事具明史本傳。先後為黃世寶等疏數十上，今所行者僅二疏：曰吏科任內事，一爭大學士趙志皋事，一爭建儲事。如閣臣趙志皋恃位令朝臣難責，故曰上亂意在削部臣權。孟麟則以為祖宗制度務中書省令設六部，於中書省惜其專，于六部惜其不專。今則反之，以六部不專，小省事之者，以不可以云云。其言于祖宗制度關部典則極有關繫。明史本傳言疏上，件旨奪俸。至其爭建儲事，則本傳僅云又建儲，聞一篇則自左乃以此疏是也，以合閱為傳。在奏疏中則為一格，其最痛切之言：一則曰以子孫而承祖宗，非寄之也；再則曰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祥而緣子？又曰祖宗朝長子又多數年即立，時中宮俱在盛年，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也。兩疏俱非當時諸疏所及也。

王都諫奏疏一卷　平露堂本

明王德完撰。德完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歷半載章數十上，皆關于軍國大計，旋遷戶科都給事中。此卷所載五疏，皆都諫任內奏也。一爭輔疏，二稽計費疏，三理財六事疏，四川改土疏，五請春遇中宮疏，而春遇中宮疏四大關神宗之忌。蓋其時神宗寵鄭貴妃，諱皇后乃皇長子，而貴妃內璫內外交煽。明史本傳言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知鄭其情，語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且不測。德完乃屬輝具草，奏入，詔下獄，拷訊，廷臣論救者於責奪俸，旋賜杖百，除其名。于是德完直聲震天下，然夫考其實，德完不過因此奏得杖罷，而其奏疏之因于明宮諱記者，實在于稽經費及理財六事疏。於時神宗二十年礦稅為害，行內璫為害大橫，而德完陳說利害，若逆睹有似年之害者也。

缺峰集四十卷存廿卷 鈔本

宋林適著。適字述中，福建福清人。元存三年進士，歷官龍圖閣直學士。其集宋史傳本也，本係明隆慶時閩人胡榯庵所原鈔，有林吉人先生手跋，蔔記見常從安書目。今本係由其仔鈔者。卷一二爲制子，卷三四表狀，卷五六進故事，卷十一十二啓狀青詞，卷十三十四什著，卷三十至四十詩詞，外餘均散佚。爲制子、啓狀多論時政、論和議、論武備，可見其立朝丰采。什著中論理之文，辯析明快，曲折具意，無南宋人語錄之弊。詩風格高秀，不襲陳開，七言近體頗宗江西，詞亦清麗婉約，惜未存全貌，爲可惜也。

林少騎集句二卷 莆陽刊本

宋林震著。震字東生，崇寧二年進士，福建莆田人。生平好爲詩，尤善于集前人成句。所用詩凡三百、十字有宗峯陽閑詞，地君更盡一杯酒，今當三震日小雨同清，万古愁如山光寺晚春，六青山有恨花初謝，綠水無言草自春。皆佳對。又集中所集多宗詩句，都偏多天衣無縫，不露斧鑿之痕，而尤雅在切題，見意緒，細細仁跡，其集之負盛名，餘生色綠世間，爭謂百家衣集中有以復青誰遊中梓居士吳敏爲之序，拙山集據莆陽以事及開書所若錄，公作七卷，今所傳者爲莆陽迪行刊本只二卷，撰之事理其句之作非此作者自爲其原二首者貴不在心思，此二卷中所得一百餘首，疑係有此書而七卷者或爲二卷之誤，或其中有少，原自作之詩在也。

巖野舫詩二卷碧梧菴詩一卷 龍溪蔡氏刊本

清蔡仙蓀著。仙蓀字太乙，號野舫，福建龍溪人。康熙間諸生。以詩稱，亦擅丹青，畫筆蕭疏，每作花卉，大有名于時。其詩若性冷靜，時以苦思以自吟，鍊詩嘗居山中同齋作，不輟作。每以[illegible]掃[illegible]上，苦吟而得。題畫詩尤多類，不取工鍊，寄託空靈，亦才士也。野舫詩生前未加刊刻，殁[illegible]後裔孫百于字共三百餘首，分為兩[illegible]集，并是時同郡鄭雲林蔭題，寫搜求得之，以屬建陽張亨甫為之選定。亨甫因就其三之二，存二百餘首，並為之序。亨甫才氣蹐蔭，一時無兩，于野舫詩則頗推許焉。

彭元亮詩一卷 學稼軒刊本

元彭炳著。炳字元亮，福建崇安人。留心經學，所著有味青廬經說、論孟集釋等書，均佚不見傳。平生慕陶靖節之為人，詩仿陶、柳。惟為學未仕，僅以海內英修醉歷齋青春之鄉，下闈邑爭聯詩者，所得之處，造歷經論，以之鄉東南，是知名于時。於京師不得志，殁其同里蕭承緩為刊其遺詩一卷。詩無多，皆閒適沖淡之品，味之彌長。佳句[illegible]如明河夜無聲，茅亭四椅真，不減紫琴思溪品致。[illegible]集中以五言為最多，最為擅長。七言近體則格律有未工云。霖

靜方詩集一卷 抄本

元李智貞撰。智貞，清源人，為鄭敗之母。敗字從甫，田陳旅婿。旅所著安雅堂集，感於其在闈中時，時聞敗之母李氏聰慧而靜淑，能書，子亂而義，子大又曉藝術，以併學為女師。蓋許明雌、宋文寶之流亞也。敗至京師，以其母靜方集請序于旅。旅謂何其言之簡要而溫厚也。集名靜方者，蓋取坤之文言傳意云云。集中雖為閨閫吟咏，然其命意遣詞，蓋不同凡響，非徒吟風弄月，踵為雕章者所可比。集原有陳旅刊本，身久失傳，謝氏枚如於榕垣市中見有殘藁，因加校錄，以傳其人。今所行者，皆傳鈔之本也。

釣磯詩集四卷 唐氏板本

宋邱葵著。葵字吉甫，[illegible]福建同安人。早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徐經信、胡吳平甫授春秋，又從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末科舉廢，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事蹟具見閩書。儀顧堂集云：集中有辭御史馬伯庸及達魯花赤卻聘詩，蓋宋之遺民也。是書著錄家所罕見，顧太史選元詩、錢詹事補元史藝文志、紀文達四庫未收，大書皆未及之。康熙中，西閩好園班拾殘賸詩一百九十四首刊行之，題曰釣磯詩集。此本四百六十八首，乃足本也。福建通志[illegible]作一卷，或[illegible]有別本，或作釣磯軒本也，今于釣磯軒詩集在宋民傳。

東山集十卷 嘉靖年重刻本

宋吳紹著。紹字仲舉，福建甌寧人。生平始末編字內，刻苦為[illegible]詩，有名于時，[illegible]尤長于七言律句。好語如珠，集中如春風留棧青山發，曉日秦川綠樹平。煙拂林梢留深白，雲蒸山腹出溪青。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上下星。玉座煙霞春寂寂，石壇星斗夜蒼蒼。手攜西山聊復爾，角巾重帶定何時。竹院鳴鐘疑物外，西林流水似江南。數樹殘花春在，一聲啼鳥覺山深。玉雪自知癖不淺，丹青難畫兩儀醜。四海蒼生謝安石，一言宣室賈長沙。海風從樹皇華使，天上仙官碧落卿。紅柳款扶春，風雪打窗時。清響晝晝。獨造未臻前人室嶺者。[illegible]集刊于宋代，嘉靖中閩縣陳熙高為之重刊。

方秋崖集十卷 莆田刊本

宋方惟深著。惟深字子通，福建莆田人。崇寧五年特奏名。直齋書錄解題云：其父龜田宅于莆，遂為莆人。嘗舉進士，屬其卿不[illegible]第，晚得興化軍助教，年八十三以卒。王荊公最愛其詩，稱其詩精絕。直齋嘗得其詩二卷，乃其姪孫莆山宗翔所編，今所見者為莆田刊本十卷，首載於倪道所作墓志，曾幢浮無一性隱為姑蘇人者，誤以詩無文言刪之，爰其舊也歟。歟一從手書之，遂載入臨川集中。曾紆南游心書放言有以一事但[illegible]其詩則為客店牧帆者，今錄於集中二詩，皆不在臨川集中。山谷之於郎惟深詩風格獨高，意在言外，極一唱三嘆之致。多近體七言，于臨川諸作亦有相近處，宜其混淆如此。

青山別墅藏稿一卷 傳鈔本

清謝國楨撰。國楨號右屏，〔福建建寧人〕，康熙間貢生，仕進不達，歸老里門，為人立方正，所才游者，皆一時賢士大夫。生平致力為詩，所作五言如草蟲篇寺前人在夕陽樓，七言如天空鐘送故峰翠，野曠寒生落葉悲，極為當時所傳誦。書為詩，李兆廣意所作一格調騰，以國楨詩未刊刻，其名僅偶見于《榕城詩話》及《長崖》。謝枚如于市上見一舊石詩冊，上署《青山別墅藏稿》，後見其中詩句見于《榕城詩話》，方知為國楨之集，因付鈔胥，為之傳布，今所見本是也。蓋文字之獲傳，實有幸不幸焉。

原本黄氏詩集〔十二卷〕 正德二年刊本

明黄仁、黄智著。仁字靜之，智字性之，福建建安人。所著〔十卷〕芸山集、芸澗集，已入四庫存目。此本前有正德二年丁卯八月翰林院大夫禮部右侍郎陳璉序，洪武庚辰歲在辰日文學西江吉水傅伯文序，雲松樵者時簡序，《椿山集》還有薛易序，計詩六百八十餘首，凡六卷。芸澗集題曰友生程翊祖喬遠編，前有至正壬寅名戊子進士户部尚書西夏時和序，張錕題，張易序，計詩五百餘首。案兩集自正德後無重刻本，故流傳甚少。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所要入進呈館中，从永樂大典錄鈔出本，芸山集多少一百五十餘首，芸澗集多得一百五十餘首，較大典本約增三分之一。芸山集誤收芸澗詩五十餘首，芸澗集誤收芸山詩二十餘首，此非館臣之誤，乃永樂大典諸臣草率之故。況桂諸錄二兩集，以其在內搜羅庖大全，因一並見之。每集分上下卷，與四庫目錄不同，得無即佚

遺亡尚待蒐補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邨逸稿一卷 余不遠遊草一卷

清余思復著。思復字不遠，號中村，福建將樂人。生平小篆諸書，正楷最為本友所重。思復極許帖楷之文字，謂其長盡在一句。廬如黃貞父之論孫雲門，而正模為思復作序，亦爲推其詩。因而集有遊草序云：余之曾圖余于沙縣，出其所作詩相示，誦若而竟沒，蓋甚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也。可謂余子宜以出游，余子辭以親在未能也。予為作余不遠字見贈之而別，別二年矣。余子親殁，距今乃由諸章丁黃湖[illegible]浙居鄱陽之北山樓，下過而請序去。今然訪我于田間，出其遊草，其力益堅，其詩益老，其氣益厚，其詞益古矣。蓋思復懷才[illegible]不遇，窮蹈孤身，托其吐屬，多為愁苦之辭，而易工也。

後知堂文集四十四卷 將樂葉氏家刻本

清葉正模著。正模字[illegible]樹，號潏谷，福建將樂人。康熙間拔貢，官教諭。是集又名葉潏谷文集。自序中以余又達思復、李郁向者序。絳史章先、吳此雲、日新、林壽人、佶、鄧未有拔萃爲至友，外有劉純田、陶秉鏗、戴田有、君奇、葉卓史諸筆力兩者，各集文皆兩峙。詩古朴中有優容，逐順似謝皋羽。末附錄二卷。須桂樹云：今中材極嘉潏谷文序，至問其佳處，中材曰簡。陳衍石遺室書錄云：今讀其文，汪汪千頃，而論理敘事，必中乎法，如數中材爲知言，而黃貞文之以扃校定，蒼川有以也。[illegible]正模選有儒異人文之萃錄，可以見其善情性中人也。

蒼霞草二十卷詩草八卷續草二十二卷餘草十四卷 福清葉氏家刻本

明葉向高著。向高，福建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事具明史本傳。是集前有門人江寧顧起元、同郡董應舉序。詩草有莆田林堯俞序。續草有温陵何喬遠序。董序謂其爲文特以策撰，秋序之暇，搖筆伸紙，咳唾之餘，大作小篇，長言短牘，隨物賦形，無不斐然，一一具可傳。其不知其勢之所以然，其杖神之所合。其性有獨至焉者，静者存。詩冶古泪日衡，大相之宰尊，睹東山之棋墅。詩品在山林台閣間，愛鼎老堂云於詩，則沖朗高華，法律俗律，布格以王楊，字高而不凡，造調以雲璈，而篇法而不麻，命意以搖珠穿蟻[illegible]，工而不厲，擬王維之秀麗，兼李頎之風采，雖指直其情而自高，才華自[illegible]，亦其懷也。今安千頃堂書

目另有十葉偶一卷 陽物偶一卷 道光通志

另有宮詞四卷 記游偶一卷

安塞篇一卷 抄本 蕙文宗刻本

清蕭正模著 正模字君楷 號諾庵 福建將樂人 所著後知堂文集已著錄 是集據其自序謂七午秋 既兄叔復以公事覊三山 北相至郡 又有亡兒之痛 寓向城北山 挾子姪來寓 從求道學之書 因以鑿拒傳令名 遂古諸凡一月 得文若干首 詩若干首 或曰子之哀甚矣 古有悲風苦寒者 子又何若是窮也 余曰是予之意以寒予悲也 夫長歌遠望書物 余之揚揚其外 非風風其中之甚者乎 今乃以雜寒其所以塞也 亦以見其窮騷之甚矣

蛟湖詩鈔四卷 寧化雷氏重刊本

清黃慎著。慎字恭壽，號癭瓢，以畫名世，為名家。福建寧化人。此集為其邑人雷赤彰重刊者，前有雷鋐、王步青、馬榮祖三序，許齊卓所撰小傳。集存五七古律不繳，又犀照似傅青主、鄭谷雪、許傳言山人。自不重惜其畫，而于詩則私甚矜許，長篇短什，偶有所作，樂以示人。馬序謂其五律尤清脆可喜，實則七言絕句，尚甚似之。人之譽亦唐。蓋謂其頗擅格調，如雷鋐序謂余同里有癭瓢山人，好山水，能以畫工書，其詩如巉巖絕壑，煙凝雲積，總非凡境。其字亦如渴驥奔鉅，蒼藤盤結。然則謂山人詩中有畫如可，字中有畫亦可，括是並先。福建通志著錄作三卷，閩汀文選則題為蔗蒼集，今從雷氏所重刊題名卷數，取通見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白山先生詩一卷

明李奇英撰。奇英號白山，萬曆諸生，福建清流人。論畫簡文集謂其大諸生，負俊才，謂取富貴功名如寄，寄中道偶以推文細，遂謝中行，卧窮山著書三院，不復通人事往來。但其命名立字，亦可以知其結想之無聊矣。所為詩出自性情，不屑屑摹擬，五言如羅敷詞，示子讀篇，皆可想見作者。至長行短詠，信筆攄懷，陳古刺今，歌以當哭。卒于丁山戊午間，年八十三。是集舊有刻本，前有雷鋐序之詩，沈痛繁情，令人不堪卒讀。其全集載之下，然于見其為人[illegible]其今穿。係此本為舊抄本，未歷年詳，中多缺葉，豈白山遺迹于世者，而自後遺集在鄭子所選歟。

石齋集十三卷 康熙四十年鄭右和氏刻本

明黃道周著。道周所著[?]庸集已著錄。是集前有鄭玫序，謂先生為文章源本六經，取裁左國秦漢，不之靈(?)唐宋，要博洽渾奇崎高古，自為一家，流傳宇宙，與日星同炳，河漢同昭，豈非千秋不朽之文乎。惜乎歿後，編帙散失，幸先生門人與石齋編訪見聞，垂三十年，而遺文始集。玫生也晚，不獲覽先生之容，聆其微言緒論，自淑其身，猶幸見不鉅(?)，得讀先生遺文並聞遺事，何為厚幸。乃與同志重加校正，編[?]次付梓，陳青祺(?)右海文集六[?]四庫存目無之，蓋當時外未進進非刻本之故。詩傳見近代五七言刻本甚多(?)，從人借錄得遺文一卷，年譜一卷，然篇甚(?)流傳頗少，今集外並譜述論[?]宗生平，又先在君固，馳驅江湖，未暇編輯，此本十鄭白葵(?)石齋門人為量搜羅，而其艱辛搜尋，功不可沒也。

續異人文一卷 抄本

清葛正模編。正模字君楷，福建將樂人。其集以錄之意，見其自序所言：蘇子信(?)所刻異人逸譜，余從貞雪磯得是編。正模居坐以讀之，讀蘇子瞻、楊誠齋、陳君舉之文，想其磊落瑰奇之概也；讀文信國之文，想其壯心填海，北面再拜時也；讀謝疊山之文，想其上書相抗，哭痛哭時也；若夫劉誠意之文，讀之見其思王之偉略，于忠肅、王文成之文，讀之見定亂之經綸，諸雜諸序有文，讀之而痛諸先生之不幸，情文皇之殺戮，大快而悔懷(?)，諸序有文，讀之而怒髮衝冠，恨不得借上方劍斬信序頭而快；瑞諸忠序有文，讀之而悲其類之已去，明室之將亡，不得起諸公而從其窆，以爰取其題名為文以續之。凡得四十二首，可以見其選錄之旨矣。是編其後未經刊刻，今所見者為傳鈔之本。

平遠集一卷 康熙刊本

清林衡卿偕守在璇，福建閩縣人。康熙癸未甲申間嘗與郡守顧焯、都督吉臣大原王爽駒、太倉楊坤、長洲陳鳴典、嘉平孫世禧、延石白長庚、山陰鍾芸孫、雲間張恆、邵武楊鏖翰、閩中陳祖虞、林鶚、鄭燦、新林瑤香、林紹勳、林偉、陳林儀、龍人麟、朱位宏、鄭佳光、鄭鵬、芒健、陳祚廣、方京、李馥等四十餘人倡詩社于平遠台，一時稱盛事焉。備見匡韓序、詩話所載。是集蓋社中唱酬之作，選刊其尤者，中多題限韻，未見性靈。顧李諸人皆附宦閩中者，其所作頗往往以閩士見列，諸人詩多不傳，得此亦可見其一斑。瑤香有於地文集、詩集，陳祖虞有南雲堂集，鄭燦有世南集，皆亦有聲者也。

史館劄子二卷 蕭山陸氏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事具清史稿本傳。是集乃在史館時所上劄子，共三篇，一論四川知縣黃贊等事年月官銜異同，一論明大學士畢鏘草制遂歸理居守非謹銜四事，以上實錄所載互異，一論大禮議主繼統仍繼嗣，並無分別倫序二統，應列明定閣宋濮議敗之，以為楊廷和因浮張璁，亦不明繼嗣之說，而桂萼霍韜等偏之，其謬益不可收拾。今按畢鏘本傳劄書遂叙沮居守兵謹銜三者不載，而草制一事尚仍野史及名山藏李氏藏書之舊，言者奇齡所草之畢鏘傳稿已屏不錄，現行明史則橫雲山人底本也，而史館又據奇齡之言，轉有草制一事耳。至於大禮議則奇齡所擬議者，正為精確，惜當時史館諸公不能盡採其言，以正一代之大典，明紀于大禮議偏取言者屬門戶之見，不及奇齡。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亦采奇齡之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取四百以相見清德宗丁承文宗之説，備訟延和之諛而來，莫可讀之疏，只求爲穆宗繼統，而只言丁承文宗之非，殆有曲護徐偉之意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徐中丞奏疏一卷　千頃堂本

明徐學聚撰。學聚，蘭谿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知縣，十七年擢給事中，三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此奏則撫閩時奏上者也。一報紅毛番疏，一報取回呂宋商人疏。前者爲紅毛番求通互市，而學聚阻之，其事在取回呂宋商人後，據諸中特述呂宋慘殺商人，爲前登者即史稱紅毛番，係於萬曆末紅毛番泊舟于此，因事較登設澎湖，然亦僅是然。又云求互市之時，大約因學聚此疏而罷，學使亦給事中何柏陳請通之東，則言及閩民互市是朝廷不許，而民間自通于如呂宋一帶也。明史呂宋傳，稱明呂宋爲佛郎機所併，佛郎機應矩彼此疑，言呂宋有礦而採，佛郎機疑明啓取其國，而商人爲內應，故收其鐵器而殲之，移書閩中守臣，謂華人將謀亂，請令反者家屬往取其孥，其時商呂宋者多浮泉民也，學聚乃告變于朝，神宗爲[illegible]將疑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據按語已定罪，亦得繫此疏，又特不敘其罪

乃仍許通言，毋爲失於之甚者哉。

曹侍郎奏疏一卷　明刊本

明曹時聘撰。時聘，獲鹿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此卷奏疏，皆其河道任內所上者。先是隆慶四年，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皆淤。萬曆二十七八年間，內外臣工無不以漕運為慮。至是河臣舒應龍、請開韓家莊以洩湖水，劉東星繼之，大開侯家莊以行運。最後李化龍上開李家港下開直河口，時聘則繼三河臣之後。此第一疏言泇運完工，第二疏言泇運善後事宜，計劃推行等六款，于會泇事宜籌劃周至，末叙御史李化龍佐役之功。湣陽山麓，書三才奏開泇河，由諸河入泇口二百六十里，而未及開濬事。劉東星侍則言東星繼舒應龍開韓莊渠，加工十之三四，以暫李化龍修其遺緒，以李三才其事之倡而俾焉。是則泇河之開，其力全在東星，但三臣中東星與化龍工以畢去，而時聘即承此三臣之後以竟其功。故疏中特提三臣為言，亦足以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功讀經之意焉

河南青陽教要集撮 史料叢刊本

此要計彙集二撮、荣桂二撮,收藏三所、未署著。
覺衣乾隆四十年河南沈邱縣樊明德教案
之證。教首為唐縣人、楚文安、劉星多人在
家誦經傳教、知縣沈某清得信、即令營捕,獲
其家中藏有青陽教經一本,訊係王安其先人
手抄本、王安于文出脫一行時取回書其歌詞云
壽母親命祖萬萬古,天言憑收元,教分文定
修之後者,真命子也,係固圍向太陽禮拜,今
生而免災禍、來生托生好人,由是沈邱縣各
縣民時傳授入教者甚多、中間傳樊明德之
獄之轉傳以、後經解行、給續等據各撮大略
相同、蓋乾隆時有名教匪之極黑者,安徽
有指天三乘二會、江湖有長生教、江蘇亦有
大乘無為二教,而主此匪者、又有山西懷等等
教乃以安某然以羅漢非老官齋,又羅教之屬
之以在下川陝諸省教匪同、川陝諸省教匪則
白蓮教,被為宗穴、樊明德及此事未知是

否白蓮教之別支也，但其未黃，空往撲滅，傳教者乃隱經教人，律辦而已。

陳正獻集十卷 光緒庚子年重刊本

宋陳俊卿著。俊卿字應求，福建莆田人。紹興進士，授泉州觀察推官。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檜死，召為著作局王教授。孝宗時擢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推忠保，卒諡正獻。是集據莫雨山題跋云，正獻陳公道德風節，以莆陽名相第一，為五十卌卷，已泯傳，第存此集殘篇，是為其僅存之編。於正者之言，集中所作詩文，似均未經意，而皆有七義稽中於外，自不可掩。書傳正獻嘗弟詩咸有詩，其以太畢者，公日與時佳靈婢就嶇可刪乃佳爾，舊府侍講，以配太祝，有即廳事，今猶在其南。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大渠渠。即此詩時所作，可以見其風旨矣。

秋坪詩存十四卷 方竹齋刊本

清陳登龍著。登龍字秀明，號秋坪，福建閩縣人，乾隆甲午舉人。是集爲詩古近體十四卷，皆仿前明閩派，不力求鮮新，從剔以自異。李之叙言曹能始吐納漢晉，謝在杭兼綜徐陸，朱竹垞謂其能繼十子風，閩明詩七變，閩詩又爲秋坪所宗，花是云云，諸確論也。秋坪詩集中，門人倡和者頗多，其弟之女謝曾刻爲律秋坪先生遺集，因並刻其集。自登龍之後，閩中詩派學七子者，遂稍爲時賢所訾，乃注澤留歸，一時風氣爲之一易。秋坪山集足以爲閩詩明派之殿也。

廖元善先生遺集二卷 明刊本

宋廖德仁著。德仁字元善，福建海澄人，隆興進士，爲太常少卿，陞封首陳，以七主恩之説。者宗廟，章同列抗議請賀諸，由上葉宗廟。宗登極，天下思治，德仁上諸賢密贊哲世恩之。爲知是集卷上語錄，凡事傳行狀，卷下詩文，以傳狀付于卷首，内者，摭朱熹鋭語之善著述如幾教儒義，唐昌存，應十辭此之歷傳，是集就其後人所修族譜，乃者書中錄出者，故編輯不精。又西山真德秀奏以元善詩稱先生博學羣書，爲文莊不經意而明白發達，根于理趣云云，元善爲朱熹之徒，以存誠慎獨爲主，故其文章自有本原之旨也。

毛詡集一卷 白華樓刊本

宋嚴參撰。參字少魯，號駁(?)，福建邵武人。

宋理宗時邵武名詩家若嚴氏之屬，其群從九人皆能詩，世稱九嚴。滄浪其最著者也。曰粲，字伯陽(?)，號蠙山(?)；曰嶽(?)，字景衡(?)，號三麥(?)；曰參，字少魯，又號毛詡；曰仁(?)，大字季海(?)；曰奇(?)，字子穎(?)，號昆齋；曰若讜(?)，字子野。以上六人合羽、仁參(?)、參九(?)，而粲不少焉(?)。豈以九人者皆以布衣終名，而粲登第授官，故不少耶(?)。吾林見嘉(?)滄浪詩話序，有若半山者、少魯(?)山下野叟、秋是(?)九嚴之外，又多三人。諸人集多無傳。羽論主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挹(?)性靈，操[illegible]其[illegible]，與大之作亦頗相似也，特格(?)遜其十九，少(?)肖(?)力耳。

華谷集一卷 嘉慶年刊本

宋嚴粲撰。粲字坦叔，一字明卿，邵武人，宋清湖令。精毛詩，著自得詩(?)，名曰嚴氏詩緝，朱彝尊詩傳(?)稱其詩。粲與嚴羽為從兄弟，又如雲(?)樓初集，詩如「秋下白蘋風浪生，蘆(?)雪未初落七晴。青山湖外知何處，雲中有斜陽一段明」，「晚泊湖心共伯(?)船，一天星露宿寒煙。朝來極目無洲渚，知在蘆花何處邊」。又易餘極曲(?)，愛其有唐人音節。贈李雲(?)詩云：「海上寄字號滄雲(?)，少滄浪號華谷，少滄浪有宗務之道(?)，詩而相似」。戴石屏贈二嚴詩云：「前年得嚴粲，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鐘呂」，可以見之。

澹靜齋文鈔六卷外編二卷詩鈔六卷 閩縣龔氏家刻本

清龔景瀚著。景瀚字海峰，乾隆辛卯進士，福建閩縣人。全集以林昌彝所校定，外有鄉聞從三卷、保儀考四卷、從種一卷、四離騷箋四卷、衛化廳志稿八卷。其原稿本分書者凡左綿、祐安、澹書、錄若干卷。皆從往之書，其以海峰為建寧朱梅崖之弟子，又以考證名，而其為文師法暢達，由論辯、傳史，往往得其精要。閩有方志從淵源所取者，其論時事如論台灣之措施、論甘肅鹽法，切中要害。論甘肅省垣宜建於蘭州；其記川楚軍事杖宜設刪，設撫、堅壁、清野，皆實事切要，按劃合度。其從川楚寇亂、六十以後堅壁清野成功，奉金川跋。其集文以歐陽子之心情，見蘇長公之風力。其方又瀉錄亭還把于純篤，詩性真激昂，諸律畢備，可以見之矣。

鷗井集一卷後鷗井集一卷書屏文鈔一卷

嘉慶己巳年福州刊本

清鄭文鎔著。文鎔字可典，號書屏，福建閩縣人，乾隆辛卯舉人。集名鷗井者，乾隆戊申自記云：西湖鉗姐勒鷗鳥祖飛謂之鷗井，余奉差由海出閩，四時取道建溪，歷豁往濟，周轉如環，寄中紀程得詩，因以鷗井名集。後鷗井者嘉慶丁卯自謝云來錮于滇，往返二萬，甲戌又鷗鳥之倦飛而前有朱珪一詩紀昀一序，皆文鎔之受知師也，後有沈元李廣芸、伊秉綬各序跋，秉綬以為可小謝在杭書林，始諸前輩，援行者亦

南陔集一卷（傳鈔本）

清林謝蕃撰。謝蕃字香海，福建侯官人。乾隆辛卯舉人。謝蕃少而孤，母鄭氏為荔鄉御史生女，教以經史，及漢魏六朝唐杜韓蘇諸遺帙。眼輒不忘，九歲即能為詩，出語即驚凡俗。卒之年僅二十八歲，其身後所遺詩凡數百首，大抵一氣呵成，無彫琢之迹。五言勝於七言，古體勝於近體，其根柢蓋得力於唐以前者為多。又注釋原詩話亟稱之。謝枚如課餘偶錄謂其詩排排有靈氣，惜未竟其年一展其才也。南陔集無刊本，謝枚如云舊有鈔本，今亡矣。是集即從謝氏所錄本傳鈔者。謝氏自記未言其所據鈔者又為何本也。

林希五先生文集四卷（光緒二年重刊本）

清林雨化著。雨化字希五，乾隆戊子舉人。本工時文，而自力於古文。文筆清矯，能洗時文之窠臼。惟此集文自為古文而集別時文而言，似古無此例也。前有數七泉一序，云希五以罪遣戍關外，在戍所數年，遇赦得還，如未了所撰古文數十篇悲北沢胡口有詩數百首，如其文。文以附後，而並工也。今集中未收其詩，訒之而詣于所遭之厄，遭餘患以謫謫以宦也之遭於抑悲傷，有是稱者。集為道光時刊本，久不見傳。光緒中，同里林蔚春重為校刻，以行于世。

竹佃詩略二卷竹佃閒詠錄三卷 道光丙午福州刻本

清林芳著。芳字楷笙，號竹佃，別號乾隆庚寅舉人，官建安縣丞，因辭不仕，進退居設帳授徒，一以力于為詩，所作近體清脆在香草齋、小倉山房之間，五古則屹嶒橫絕，從鬼亡首，頗似梅宛陵集中之作。閒詠錄以詠詩為主，而意在搜羅鄉邦掌故，凡前輩之嘉言懿行久已遺佚者，皆極力訪問以求之，其有功于文獻者甚非鮮。詩所作本極多，晚年手自刪定，所汰者十去六七，故稱為詩略，自序謂一篇一句，苟從古有險而善者，于願已足，初不以多為貴也。

愧瘖集二十一卷 嘉靖壬辰重刊本

明林大輅著。大輅號二野山人，正德甲戌進士。是集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若錄皆作十六卷，是本共二十一卷，蓋為陳行石遠室所藏，前有嘉靖辛酉柯維騏及嘉靖庚申族人希元二序。卷一至卷十四為詩，卷十五至二十為文。其文渾厚典重，無艱澀聱牙之語。維騏序其詩謂古詩不下魏晉，而諸作則諧于盛唐。今考其詩，古詩頗為蕭弱，律詩則諧暢，差有唐音，然亦番安一派，而不甚精詣，其近于藝苑之倡和集。大抵文勝于詩，而詩中近體勝于古體云。

宜秋集二卷 明鈔本

明周玄著。玄字微之，福建閩縣人，為林子羽高足，一字又玄，永樂間以文學徵，授禮部祠祭司員外郎，為詩瓌奇悲壯，當倒掘天漢諸數李長吉，其存作縹不辨盛唐聲調。萬曆初袁景從、馬用周選刻十子詩，僅收微之六十首，又以子羽一絕誤入。此本古近體及詩餘一百七十餘篇，視袁氏所取且倍之，古風之大雅之音，信可傳也。微之少龍門高匠禮義，今廣頸肩書為千卷，以匠禮家讓之，無何別去，盡棄其書，曰：已在吾腹中矣。微之生平不可考，據王應陽挽微之詩云：早歲擅芳名，中年一宦成。賞花千日醉，煙月放山情。吾愧孤中敬，偶狂阮步兵。可憐埋玉處，芳草傍誰生。應揚卒於永樂十三年，微之則前卒於此矣。黃集氏經籍志作祠部集一卷，又李道光福建通志題有宜秋集，閩縣周玄著，又有宜秋山堂稿，閩縣周佑著，閩書玄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樂間知㳌水縣，官禮部員外郎，未知是一是二也。

炳燭齋詩集無卷數 鈔本

清鄭光澤著。光澤字彤卣，福建霞浦人。乾隆己酉進士，官□□□□（旁注：任十八年言事去官）知縣。謝章鋌賭棋山莊餘集云：先生詩磊落有奇氣，俯仰其儕，先生手寫，讀其詩頗以去官為失意，然則志士思有為，小沮設施，時而暫望富貴者不同。章鋌亦抱經世之志，而謬躋科名，僅得一第，又以業問不合時宜，投于光澤所選諸相之。光澤有子名大璟，字湄郎，亦能詩，擅為禾常作詩，續小記，並計侶過姑蘇有所眷戀之作，數千餘言，讀竟，抒其不咒不覺隱君自秋方少年，章鋌亦盛秋，今其書不傳，並老于此，以付其子之一日，並擅文學矣。

留春草堂詩鈔七卷 道光十八年刻本

清伊秉綬著。秉綬字組似，號墨卿，福建寧化人。乾隆己酉進士，工于篆隸，甚古雅，詩文為書名所掩。是集前有法式善、吳嵩梁序，謂其力作多出衛之倫，宦西曹多雍容之作，居粵多清峭之詞，隨境展變，益詩亦隨變也。要則重經前修，學詩所宗宋代，亦不一派，正如其學書所歷，一生之中亦各不同也。石遺室書錄論其詩謂筆情娟秀，而時作渾厚雄逸語，則曰固不甚出于工整方嚴之中，寓以婉娟者為尤近也。

隱菴遺稿四卷 光緒庚子年刊本

清劉三才著。三才字壽之，福建閩縣人。同治丁卯舉人，以大考實衡御為陳大德高足，詩名藉甚，著隱茗吟還編二十四卷，忍而不梓。其母書此，失於樞机，因以壽之之嘗相考寓而不壽。西言如其名，不常出月取，此名十不壽之之所由來也。壽之與子孫後為學官，不謝辛鈺高文地宗乙用黑禮老林錫三等游，時謝植讀書刻蔡新宗[illegible]，刻[illegible]嘉堂詞，因撰諸人共事凡十五人，此集所載，以當時唱和之遺居多，惟未極精整，而自見性情。三才卒，其子龍生從謝氏游，吳搜羅遺著，勒為一書，謝氏為之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留白窗詩四卷 道光九年刊本

清劉永標著。永標字次北，福建長樂人。乾隆丁未進士，官江南知令，解組歸，隱居不出。所與游者多一時詩人，是集前有陳壽祺序，謂其詩最工之集，為游姬齋諸作，鏡刻獨造，于文清石屢閩鉄老峽諸篇為近。五言近體所謂秀奪天工，妙于繪難狀之景，達難顯之情。其他皆清隽可誦，可以徵之。當時林竹佃、鄭西屋、鄭鳳山各以詩名，為永標所友，常與往還者，所為詩亦上下相角逐，才情各逞，如越王石樓聯句，足窺一斑。石海自謂余卯始知先生，老而終不及識，從由詩以想見其人，甚深致其景仰云爾。

蜀行偶草二卷 懷素堂刊本

清溫恭撰。恭字益堂，號茄坡，福建永定人。乾隆甲午舉人，官至安徽甯國府知府。嘗以運餉入蜀，自陝而踰漢中，抵成都，往返而歸。道路之所經，大抵與王漁洋相等。王和序其集有云：文簡奉使典試時，蜀道之平已逾二十年。若明府之行，兩川烽火甫熄，從戎于幕，往往塵道路之梗，而明府辭裝而出，談事而歸，乃能摭拾蕪落，筆歌嘯自如，往來半年，得詩一卷，而從容閒雅，絕無瞻前慮後之意云云。集中諸作隨遇景物，抒寫性情，大抵清新婉麗，而乏奇氣，未足以副蜀中之山水也。

轂音集二卷 柳快軒刊本

清高騰蒼撰。騰蒼字迦楫，福建光澤人。乾隆丁酉舉人。是集前有周凱序，曰：轂音是取莊子齊物之言天籟之最初者，謂真之之作，渾純而未瀉，惟最初為然，如騰之之謝然為古文大家，十歲著柳快軒文集，有云：嘗聞之先人曰：五古宜法漢魏，以達盛唐，其餘則從其材質所近，並中晚唐及兩宋，學者可以有成。以其所言，蓋自道其用力之所自，切其甚中。所作直以五古為擅場之格，淵雅真有所謂真氣強純者。近體不能●一格，不專一字，而其意常積積。觀其詩性情忠懇，可以想也。

素村小草四卷 素村自刻本

清吳玉麟著。玉麟，字素村，乾隆丁酉舉人。集中自序云：弱冠以來，宗涉鞏鉅篇，不敢年片數七。壯歲以來，縱游西極玉關，東臨碣石，北極出井南，窮吳越，浮江淮，登泰山，渡黃河者五，經滄海者三。以廣文徵官迟御，每直取忘遠涌隨之，雖大，因似体寫，偏付剞劂，俾後之覽者略知梗概云。集中近体詩口吻輕倩，有時黃等田往迟諸作，宜其詩筆之相近也。古体亦不下千等，田性京略太寫詠物詩太多，若南臺竹枝詞、今譚竹讀、百車竹詠一百首、西湖絕句唱酬，亦可采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官志齋文鈔一卷 傳鈔本

清官黻著。黻字述之，號志齋，福建侯官人。乾隆己卯舉人。初學古文于朱梅崖，得其許慎，出所志衣乃行。初又欲以文集見長，如其所為文，實多而華實，既又欲多作，或有後無之多屏棄。集中為其擇存之餘，僅二十八首，而其文亦迟之，性情志趣，据可觀也。文中如張烈女傳、黃孝子事、贈官志齋記、答論人參辭、義利辯諸篇，皆有數之作，非專字擇辭者所能望其項背也。李文子衡病錄入而又改之，錄論中而又錄伸，嗣之者時有晉錄在後又改一此為快之處，所作未能求刻本。是本為謝金鑾之句甫所舊鈔，為雨集鈔自謝氏，而傳行于世者，謝氏于其文頗有相評者也。

潤園文集六卷詩集八卷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清余春林著。春林字穎原，號潤原，福建建寧人，乾隆乙酉舉人。是集前有李保序，謂潤園集詩爲名，辭意六朝及唐韋柳兩家，次亦時中唐音，不落南宋雜家之習。故其集中以五言古體爲最勝，而依西最多。文集卷一多頌賦之作，其餘序一卷、記一卷、傳一卷、論說書啓各一卷，大抵用時藝之法，不能得古文之原本，蓋遠不逮其詩也。其詩如綠以黃方伯家傳、送柳李雨生序、薛金園詩序、石映亭記諸篇，極得行餘之致，亦維解可貴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和陶詩一卷和紅蕉山房詩鈔一卷 建寧朱氏家刻本

清朱仕玠著。仕玠字筠園，福建建寧人，乾隆拔貢生。所著詩集已著錄。山木居士集云：其生平習風騷，自漢魏以迄三唐詩人之體無不備，暇日更事更著和陶一集，雖其爲詩之旨不必字字規倣于陶公，而其懿而摯，婉而多風，實足繼陶公而追三百篇之作者。和紅蕉山房詩鈔有自序云：乾隆丁亥戊子間，僑寓榕城，觀察晚南垞出示紅蕉山房詩，余讀之，因取其中五十調次韻和之，別錄之。和陶詩，選其逸趣矣。和陶詩原見于谿音集中，此則合刻爲一本者。

竹均園詩稿三卷删稿三卷 建寧朱氏家刻本

清朱仕玠著。仕玠字碧峰，號筠園，福建建寧人。為梅崖先生之兄，兄弟三人，仕玠、仕琇、仕韞，均以詩古文著。仕琇序其集云：筠園先生馳騁風騷之事，僅者十餘年，而後擇其言之精，自定上中下三集，其餘擇存畀諸火，今甚惜焉。筠園既以奇逸之氣，用存歷代之體，又謂者性情之端，今持讀之，不自于世，無筠園性情之合不出，因撿其十之一二，附于正集之後，命曰删稿。仕玠之詩，備源漢魏，上由唐駸駸下逮三唐，轉益多師，不專一格，遺貌取神，要皆古意，彷彿若梅崖之古文為閩中大巨擘，而專作者林間之中，固亦能出高手意矣。

谿音十卷音別四卷 建寧朱氏家刻本

清朱仕玠著。仕玠所撰筠園詩稿、和陶詩、和紅豆山房詩餘、心荇錄，是集前有入弟仕琇序，謂楊林谿水出百丈嶺，縈于建寧南豐之間，筠園家谿上，擬從谿西之草堂往來溪側，執間谿者或而寫之，于是其詩愈富。仕琇所作筠園詩稿序，謂其兄之●詩以為得高寧深否之理，而論正集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正軌，致諸節諸什知世懷萬天之遺風，非有存者。同時詩話則云朱廣文工詩，鉄浮原上草，可稱古調獨傳，今以此集與筠園詩稿相較，知詩境之進，自不待言，良●以溪聲山色日與耳目相謀，所以特多遠世獨立之深意矣。

陳秋坪先生遺墨一卷補錄一卷題詠一卷

道光年刊本

清甘澍輯。澍字雨蒼，福建古田人，為陳秋坪之門人。秋坪名登龍，字在朋，所著秋坪詩存，已著錄。是集前二卷為秋坪先生遺墨，門下澍得和者，後七卷為朋友題詠，澍所徵集編輯所書者，中附有雲御水曲山房篇、水木清華園律詩篇、小照承歡篇、小照前有果堂題序、陳壽祺撰傳、秋坪手書詩四首、門人何登驥跋記、錢塘陳鹿麟記、李水成作等南陽縱樣，跋名一首，秋坪詩學明弼之是論，澍蒼之于師門風義奉奉之有足尚者矣。

留庵文集十八卷外集二卷留庵詩集二卷島噫詩集一卷 鈔本存文二卷詩三卷

明盧若騰著。若騰字[illegible]，號留庵，福建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事唐王閩中，兵敗後退居海島，終其身。所為詩多睠懷故國，悽惻之音。自序謂詩之多莫今之島上若也，而愁之詩、痛悼之詩、憤怨激烈之詩，無所不有，無所不之。島居以來，猶屢有感觸吟咏，未嘗作詩，狀未嘗作之詩想，如病者之呻、哀者之哭，噫氣而錄之，積幾，寄之同志。異日有欲注念者曰：此當日島上之病人之哀人也，其詩猶存，其其之然黍離麥秀之音，足供退序文存殘缺。本為收錄正於南部彙編，多有所補，更關者。今依舊鈔本文多關，依其卷首目錄以志之。

榜村集一卷北征集一卷 付刻本

清昌齡晉著。齡晉字稺西，乾隆六十年舉人，福建詔安人。為古文詞有法度，生平所著存者相繼散佚，知字寓情事，婉洽之中寓悲憤于無窮。集中如榜村記、秋花老人生壙事略、亡弟墓表、亡妹哀辭等篇，皆極意擬歐曾。其神理似之，所為詩清雋閑雅，得唐人風度。詩之習不苟作，故其數剿寥寥之作，篇不一見。北征集為中年以後應試來北所作，紀華景物，遺逸嗟嘆之，如懷境界為之一變，詩雖為之一變，集自有自稿，未入思集，殆經後人選錄者極為之校錄，付鐫晉駕勝力為刊刻也。謝以其兒之手書中，攜歸度藏，從而刊行者甚眾，猶流傳于世云。

須菴遺集二卷 乾隆二十年刊本

清鄭際唐著。際唐字大章，號雲門，極七，福建侯官人。乾隆己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以詩名，一榮高宗之知，頗蒙寵賚。集中第二卷多恭和御製詩、奉和諸皇子詩，可以見之。詩宗唐人，而取于漢求杜律法度。際唐有兄際熙，著浩然遺集三卷，四庫全書著錄之，而未見其書。集中有杜律句法考一卷，又摘饒詩者未嘗先言其向自中法，且碎而明之，要法以目同其法者，有按一定之科，条而講之，合其性情才力，條首以從法，如際唐之論詩，數一何再主以意。然其所作，予曾未嘗精熟于規矩準繩之外。際唐既為之刻遺集，又自刻其集，際熙之書多不見傳，而此集則閩中多有行本，亦有幸有不幸焉。

觀瀾堂詩鈔十一卷 眙棋山莊舊藏兩淮人文本

清郁栝甫撰。栝字紹侯，號鹹山，乾隆乙亥舉人，中歲游幕四方，北之直隸，西入甘陝，南游吳越湖湘，所至輒有詩紀之。畧上國序其詩，謂古近體雄厲風發，而骨積之遠，實驚于山谷，近則與吾鄉鄭少谷之所翼也。上國字九山，富于著述，所有兩淮人文叢書之作，對侯弘尺、謝枚如先生得稿本，所存者即此集，又上國書小四庫提要之體，以集中裁者取多之標準，如若清而有兩淮人文之稿，而以鹹山而行，取謹故首及之。鹹山詩原本雖刻未精，此兩刻，兩淮人文中其他諸本，則又不可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恥虛齋集二十二卷 閩鄭氏家刻本

清鄭傑英著。傑英字虞來，福建閩縣人，乾隆庚寅舉人。生平富于詩，與其達花晨月夕，登山臨水，必有所作，脫稿者至千餘首。朱仕琇作序，稱其直者蕭然，得古人之神理，餘不屢辯和，當有才傑于其間，所謂能自見者歟。生言蓄散脫落者幕，一以真性往來，豈亦真合其才者。然其中年後專致意于古文，更問業于朱仕琇，朱氏又謂詩不古文雖異，業實全體，未有不一者，故其晚年之詩益加選鍊，於持風骨，融然益有得于古文之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鄭西邨詩稿一卷 鈔本

清鄭洛英著。洛英字彥青，福建閩縣人。乾隆庚寅舉人。所著恥虛齋集二十二卷已著錄。是集係何時未知，在本集之前或後。中多恥虛齋一集中所未載者，有不甚佳，或其刪汰之餘，亦一時興中之所作也。詩不過數十首，間以賦一首，餘試帖及詠物詩，居其十之四五。然集中所未載者，中如然與以首及老梅詩一首，次老梅原韻，今鈔錄原詩合之于後，是亦可不必者矣。

白華樓詩鈔箋注四卷 嘉慶刊本

清薩大年著。大年字若文，福建閩縣人。白華樓者，大年之父檀河之詩集也。大年既為刊刻其集，又以其中廣用故事，世多未識，乃復為箋注以行世。大年字開博，嗣(?)。其所為注，嘗搜博采，幾簡寫遍中，如他隱王讀，既引魏武帝紀文，又引田崇仁聞之魏之晉漢，晉之晉魏，山陽陳留紀蘇孝經亂職之心，秋者肆如，宋之晉書，論年而叛寥陵，不知大道靚旋，且日及如又如吳島清詩，旅盧氏著譯，但陀尊曲府，傳述于矣。大不及詳載，實有以發明詩意而又至于穿鑿附會者如，大年所為其箋所為集，諸有公風之著錄，亦不具論

薌影老詩鈔四卷（同治十年刊本）

清薩大文、大年同著。大文字黃坡，道（福建閩縣人）光庚子舉人，屢再上公車，即閉門課徒。詩分上下卷。大年字子蘭，名庚，號迪稼，後小都不諱，以不時倡和，詩合一二兩卷。其名檀河先生子，並名玉瑞子，檀河老姪詩云：檀河子者，謂如其名兄弟二人相同，詩之多寡亦相當同，才筆亦相似。仲、黃坡詩學漁洋、樊榭，風華靖麗，蓋頗有獨其名而依附其父、兄集。生前有刻本，以餽贈友朋者，多已散佚。同治十年，其老姪再檀重為刊刻，今所見者是也。

白華樓詩鈔四卷林下餘稿一卷（薌影老刊本）

清薩玉衡著。玉衡字檀河，福建閩縣人。乾隆丙午舉人。以為詩雄俊飽滿，小陳大海並賀齊驅。大海序其集，稱其驍俊廣博，嘆如快劍長戟之撞擊，萬鐘大呂之鏗鏘。又云遠出與虞楊范揭四家揖武，不遑定書。餘云所謂與四家中，以楊最近，似虞則僅似其七律，范揭則並不似也。集詩鈔本為六卷，燬于火，只存前四卷。後掌崖林中丞抄丁藤花吟社，新從日譚出存前鈔之外，詳見退庵詩話。檀河有子大年、子其名亦能詩，甚有檀河家法，其從兄大文合刻薌影老集，亦藝林之佳話也。

敬亭甲乙詩集三卷 道光庚子年刊本

清馮軾著。軾字未瞻，號敬亭，福建寧化人。乾隆間貢生。是集前有雷鋐一序，略謂：余嘗夢游一亭，竹林陰翳，蔥翠交映，一人坐而彈，視之則未瞻也。余訝甚，曰：聞子已物化，今竟在此耶？子于詩何宗？曰：無所宗，宗吾心耳。以詩爲我序，何若一言。余曰：近爲文甚艱，非中有醞釀，自然而出之，求一詩又不可得，子之宿諾久矣，從此碌碌，顧無暇執筆乎。覺而友朋間重索序，錄以多覺而知爲夢，畢書以書之，卽以爲未瞻詩序。論其字畢藏其詩若干卷，是其文字因緣，若有神助者。如鋐所記未瞻之詩，字字心之語，是亦未瞻手生平以杜陵爲宗師，是似師一語爲之如鋐西未瞻辛苦攢集遺稿，且刊刻，風義耕亦有足多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閩南集閩瀧集四卷歸來稿隨稿樗庭稿 天啓年刊本

明鄭七恆著。七恆字居貞，以字行，福建侯官人。洪武中明經，著閩南、閩瀧諸稿。千頃堂書目作鄭恆撰，一載懷安人，屬洪武朝，一注歙縣人，屬永樂朝，考七恆父潛，本歙人，而遷于閩，故先後互歧如是。七恆生平好爲汗漫游，足跡所經，南自閩粵，北至大行，西度隴阪，山川名勝之所，一發之于詩，如所作殊有跌宕之氣，古風近王孟，近律則甚類石湖。初稿閩南集、閩瀧集四卷爲其裔孫所自訂，曾孫有刊本。後三種則其後人所裒輯，以附於全集者也。

居易軒詩鈔六卷 嘉慶五年重刊本

清鄭三才著。三才字□□〔希真〕，福建侯官人。
康熙癸巳舉人。按詩鈔大傳言乃祖子
三才為求其全，以嚴牌亭岩軒從游
越三十年存者，曰常於吟詠，至以星
蓀看杏花、酒甜印廣賦七言古詩
一章，臨川李穆堂先生見作序，見
之驚歎，嘗與時為莊其雲，終此不
相顧而散，後十年臨川總制閩粵，輔
參序言羅宮廣拓，編例侈謂，刺入
遺近見前所未有詩，皆謂不遠一字
同記情李生君、參序既然久之而有
情，其後方棲臨川力以完風雅，論
者以為詩人奇遇。三才詩宗中唐，風
華贍麗，而無剽竊七子者之習，
近體尤楚楚有丰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望七集十二卷 柳月堂刊本

清鄭方坤著。方坤，福建建安人，雍正
癸卯進士。所著蔗尾詩集，已見四庫
著錄。大公題為，記誦尤廣，如其詩
下至文休，有書處一切之竟。是集
卷一賦，卷二三詩及騷詞曲琴操歌
謠，卷四詔制表上書啟牋，今啟，卷
五書檄奏疏人傳論考述辨解說，
卷七序，卷八引記，卷九冊付，卷十記
揭判銘贊，卷十一銘箴考對設論文記游
疏著述，銘贊，江祭文哀文，卷十二擬作
著，蓋諸體悉備，中以儷體居多，
四庫提要所謂其根柢在六朝者
也。四庫錄其詩，而遺此集，既以方坤
在當時以風流跌宕詩又閑學之非滑
者而未重視其文，實則方坤所為文
游雅嫻如其表裡，較其詩之妙
博為尤勝也。

古崖集四卷 萬曆八年刊本

明陳鈇著。鈇字古崖，福建仙游人。天順間貢生，以母老，無意于利祿，隱居不出，肆力為詩。詩學王孟高岑，淡澤清曠，微婉之致，蘭陵詩話甚稱之。集中佳句五言如「流年雙鬢短，永夜一燈孤」、「鳥聲春樹裏，人語白雲中」、「荒村連古渡，落葉滿空山」。七言如「芳樽有酒頻留飲，孤館無書漫借看」、「明時去國難行旅，遠道還家萬里心」，皆琅然可誦者也。

大江集二十一卷 明刊本

明陳衍著。衍字槃生，福建閩縣人。是集前八卷為詩，九卷以下為文。卷首有衍自序，云自壽讀書京口，追復輯草舍于先隴之下，顏所居大江，即以名集，此其集名之所本也。自序後有四明楊德周一序，云槃生少嘗受業董李相先生之門，稍壯以事知於李本寧，焦以弱侯高揖大業，互厚善。集中詞章之外者，續修史，擬古喬今，往往于楮墨之間，默見其尚友淡心，用茲英略。槃生詩學中晚，而無七子纖穠之習；文沖淡有意理，無多琱飾之作，而標潔佳者陳言務去，亦未嘗以是以傷格也。

陳德飛詩文集 卷 正德丁卯年刊本

明陳遷著。遷字德飛，天順甲申進士，福建仙遊人。早歲讀書草郎，聞窗外有人語曰：讀參議，不讀亦參議。後登第，年方強仕，遂強相來。鄭東園[illegible]以詩勸之。德飛答詩有鳴因多甚醉，鶴羨近林飢，福薄宜安拙，不閑非。德飛蓋安止知命如此。所為詩多宣激之音，藹然之思。文亦雄健樸茂，深言中時有至理，見道之意。德飛所作詩文極多，自不愛惜，殁後所存不及十之二三。其友劉石居又輯二卷加以鋟刻，如答鄭東園之詩見于其懷詩話者，即無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復集二卷 莆田林氏家刻本

明林圭著。圭初名璟，字信玉，号信齋，福建莆田人。洪武中薦辟，授寧國教諭，永樂間召修大典，賜冠帶致仕。其懷詩話云：信齋寧國罷歸，舟次江岸，見他舟棄一病者于岸，嘆曰：生死未可知，奈何棄之。命納之舟中，其人得甦，與同飲食，[illegible]諭坳給資遣之。其所為多類此。是集為詩二卷，作者不多，而皆精粹。古風浸淫漢魏，近体雅近中唐，七律尤為擅長。前有同里黃守序，其評推許。圭行事大略見莆風清籟集。

林文安公文集十卷 守白堂刊本

明林瀚著。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進士，授編修、歷中書舍人，因上疏言事、被旨詰讓、乞骸骨不許。時與林俊、章懋、張敷華號留京四君子。正德中累官南京兵部尚書，忤劉瑾、謫以參政罷。於瑾誅，復官、致仕卒、謚文安。是集為其遺文十卷，計分奏議、序記、志銘、各體，以奏議為最要，其未為全豹、可觀其經國大計立朝法度，見事爾僅其與泉山先生文一根于理，氣度嚴整，動應繩墨，如輕纜便體，嘉穀之有實用，蓋泉山文猶治當周之體，而醇實淡正，實有本源，固不同于觀聽而為之素者也。

小石渠閣文集六卷 射鷹樓刊本

清林昌彝著。昌彝，福建侯官人。道光乙亥舉人，以所居為射鷹樓，蓋昭以敵夷英人有侵佔福州烏石山者，昌彝憤之，射鷹，射英之度詞也。其為文愍發往容南，故同舟居間數論，似仿廉情對，而以評書中不得得累，其文者但繼貫串而成，似學術，似歌訣，似三千字文，餘如論謝安肥水之捷，有成算，而又明其所存之有利害也，魏晉數人於窮取天下，而僅責其風俗之不善，論古未為特識，而傳習韓劉女而宗用生得其遺補，女具焉，真形畢見，僅代樊姿，則大似說部之言，有傷文格者也。昌彝以射鷹樓詩話得名，是集則為其所撰也。

雪巌詩集四卷　景壽堂刊本

清林夢斗著。夢斗字占午，福建龍溪人。梃之弟。靈棠集云：淳樸有古進士曰鄭白樵處載孝村、白樵處倒傳有史才，負不可一世之槩。孝村之於席勝，晚年詩尤工擅。當是時，二人有名于漳。後有論著武高確事實，皆曰必者占午之。康熙癸巳，余修郡志于漳城，鄭敬已云：占午每助成之。武君就之章，余家迎照以龜者，占午從旁私以其稿授余。占午之詩，昧古推時，悲壯清峭，今讀者峭然以思。蓋夢斗為詩雅近高岑，不同凡響，不益去遠，乃敢未知亥也。

夢秋館詩鈔四卷　刊本

清劉建庚著。建庚字西塘，福建建寧人。道光乙未進士。天懷坦處，而奇充諸人之優。是鈔詞意不求題而識聊俗，不求似而入于古。柳次軒集西橋一詠序甫其疏云：而李嘗人之夾石於不人亦可出，芳若舊雅，久而不衰。其發之為詩，如大山老林，茂■得踈異，氣骨渾出，最而出早崩為庸■融。渾于鮑謝，中年寝渾于韓杜，晚乃直塘山谷、後山、東山而翁諸作。於其有所作遣諸遣詞，皆不落尋常窠窟，所謂不食人間煙火氣者也。

雲悅山房偶存稿六卷 排印本

清楊繼昌撰。繼昌字翠巖，福建侯官人，自號連城樵子。嘉慶己未舉人。其為詩，此雲樵詩話謂其取徑於黃山谷之間，須言雨懷人詩有云玉溪嫁摯詞仍摯，山谷清樹詩愛吾。別門併序，自謂書處玉溪生近體詩讀山谷古風，開小玉溪，其說固姸以實，則為陳衍石遺室書錄所謂信置安焉中，時復能高自崇，兩年一時風趣，似無也。其存者，如集中共二卷，言八十餘首，近體多于古體，而七律僅千絕作如

小山詩文集十二卷 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清莊拱照撰。拱照字東麓，一字小山，康熙癸巳舉人，終衡湘溪，為古溪書尤嫻所賞。此本卷凡十三經注疏、曉擇平庭教論以史疑辯，非專著一書者卷首，另續題之作，其餘序一卷，記一卷，傳一卷，論說書共二卷。表讀銘行狀共一卷，祝文祭文一卷，什著一卷，詩三卷，小山文學書南堂賦有行條又近之體詩古體近文古近體別為石湖劍南詩，其近具章奧，而此序辭多是雲畫。蓋學人之作，如小山尚有說經著作甚多，皆佚不見傳，是集論說中亦多解經之作，可見其一斑云

履堂遺稿一卷　射鷹樓刊本

清姚懷祥著。懷祥字履堂，福建侯官人。嘉慶戊寅舉，御榜大挑一等，揀掛浙江。道光辛丑英夷竄定海縣，縣在海中，與居民不及千戶，援兵未至，大令倉皇投北門外之梵仁塘殉難。詩草焉其手所自訂二十卷，身後遺逸，僅存一卷。詩學王漁洋，神韻韶致，傲嫌近于試帖也。此卷未有刻本，初為林昌彝射鷹樓所存，因之傳鈔于世。懷祥以卑官臨難，從容殉節，烈足多，即此寥寥斷篇之保傳，亦足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席赤亭古文集二卷　舊鈔本

清席天霄著。天霄字作舟，號赤亭，福建建寧人。乾隆戊午貢入大學。建寧僻處閩西，無能為古文者，天霄好習宋文，兼楊文貞之遺，並從經工書為古文，朱仕琇稱其言樸深有遠致，時人不識之。天霄之文，初未見謝于世，其子萬斯年始大學，以示憲副寧化雷鋐，雷畀之為作序，于是始見知。文多攻經考史之作，實事求是，無寄託之作，蘇訓康之作，雅氣猶弱，未足以舉之，從勝于章甫操觚者萬萬也。

杞上人吟一卷 康熙五十年刊本

清蘇嵋著。嵋字依岩，康熙間人，仕履未詳，福建莆田人。集前有劉彥威序，謂杞上為子房還老人退隱之地，余曾躡屐過其處，行並敘之，未獲瀏覽其勝。依岩蘇使君以行河駐此，山川在眼，士事填胸，輒為揮毫，動見名章。如與唐宋大名人抒相悲歌慷慨於今，吟諸萬間，可謂何蘊情高星斗氣壯者矣。詩以德為底，多依岩手自刻之。今閩詩錄甚稱之，然大抵精於寓懷，未獲溫柔敦厚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明府集四卷 鄭村書舍刊本

明蘇志乾著。志乾字惕予，福建莆田人。女有集才，崖寄兆園蕃，年方北向，其人為粵西小官，罷歸，退歸禪化，除知蘇州新會縣，未久以讒謫，竟屬家，寄中寇從金陵亡匿，從此村所游，從自閩粵外，並贈有粵吴越山川名勝，弘演，海內文章家，嘉隆遺老，以復來之考，無不拉手締交，所為詩要本古選，漢魏六朝，近體律詩唐。嘗集唐人所句為七言律數十首，以出一手，大似山房集中。其作其詩，大抵老乾所為詩，明白坦易，偶然信筆，非刻意為之，一家也，而秀語天成，固不能自掩也。

許戶部詩二卷 敬光堂刊本

清許鋐著。鋐字元孟，福建閩縣人。由翰林改戶部主事，陞寶坻知州。詩集前有陳古漁序，謂君少令日課雜六字，才無錫，其詩幽秀閒婉，得風雅之正。其體源所自，若源康樂，在唐則劉希夷、綦毋潛、常建、劉昚虛諸家為最近云。雖篇目叢殘，所存不踰百篇，然其尤者可以傳矣。可見其推許之至。鋐所為詩甚夥，不甚愛惜，故復散佚殆盡。同里方龍文篤好之，為多方搜輯，以付其宗、西隱，今集得付手民也。

白雲集二卷 乾隆三年刊本

清李崇英撰。崇英字豐侯，福建建寧人。康熙庚子武舉人，年十八以武舉御試，君日蒙雲公之知，既以尺得為著書，而世以武級罕有錄者。崇英每言之，輒憤惋呼嗟，其書不自顧惜，散佚略盡，見子依收淨付一命曰白雲集。白雲，崇英所自名也。朱仕琇為之序，集中凡詩文各一卷。詩文雅均未有家法，而多本色語。蓋獨造，讀者如見其為人也。文如祭之光文、李知州遺稿書後、其寧淋隱戲論之，又細細及人伸中胸中人讀，惜其平生所作未經悉數付存為足憾也。

愚若老人遺集二卷 賜葉山花黃蘗堂本

清葉詔封著。詔封字紫泥，福建建安人。其書與其父文欽之詔封同為詩，刻意冥搜，珊瑚肺腑而出，詔封朝苦吟類郊島，而饒有神韻。五言如「未風山中夜雨，忽露一天星」、「野水全春響，寒雲忽夜山」、「無聲聞折竹，有色但樓松」、「僅有疑竹雪，開門未是雲」、「高深自然闇，入右水之穿」，又以深蕭靜中韻、山空物自韻，又影之元篋。詔封生平所為詩，□未甚愛惜，致役林者為捃輯遺稿，存者刊刻，是集為家藏稿本，由附收如所得而傳錄者。詔封之詩，所能懸于天壤間者，亦止此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葉學海文集一卷 道光年刊本

清葉廷推著。廷推字學海，福建海澄人，嘉慶十九年進士，官榆社知縣。是集前有林繩武序，云葉君學海少余之文，其遺其所著地理原說，窮理精而信道篤，吾然不惑于流俗，所居葺大觀山房，環湘叢帙，其書為文章以原本六經，旁及子史，不為鉤棘峭廉奇僻詭怪之習，務自道其所得，而亦有當于世用。其中如對中和說、二貞女事略、重修文廟碑、花司農墓表，敘列可採者，著為事見道之語，不徒以文字見長而已也。

夢竹[illegible]齋詩草　光緒癸巳刊本

清王式金著。式金字子南卿，福建侯官人。道光庚子優貢生，以教諭有名于時。詩得性情之正，而筆足以舉其氣，言清而韻遠，情深而工細。謝枚如課餘偶錄及餘集亟稱之。[illegible]勝吟館隨筆云：王南卿式金明經以詩一卷見示，錄其擬肩吾中四字若懷東[illegible]南齋宮同遊詩，序由山左之中州[illegible]名云宋則諸作非南卿集中勝品也。南卿少時經意不張雲雨，後乃肆力于後山簡齋，其實亦不盡然。集中工力最肆者，乃五卷末諸作，崎嶇[illegible]盡直追山谷，而蹴昌黎矣。惜天未假以年，未蘊以竟其所長也。

晚笑堂詩集三卷　晚笑堂刊本

清上官周著。周字文佐，號竹莊。工詩，尤精于畫。以[illegible]士[illegible]畫一幀，行[illegible]著[illegible]。晚笑堂畫傳一集，盛行于世。上卷畫心目所崇拜古人，有像始自漢高祖，迄霸王。下卷則悉為明太祖以後，始于馬皇后，終中山王者。如是集為其所著詩集三卷，大概詩皆長題，紀遊及詠史之作。紀遊百十字，直是遊記；詠史詩則議論新奇，往往有卓識。詩頗[illegible]于古，而不修飭渴其格律。蓋刻意有為，而限于無師者也。文佐生時自刻其詩及畫傳，而世多謂畫傳實有知其詩者矣。

茉根堂今集八卷 清抄本

清李文山撰。文山佚其名,閩中人,佚其里居。按毛西河合集云:周侍郎櫟園每稱文山為五言長城,宛平王文貞之五言古詩,太倉吳學士之歌行,山原彭禹峰方伯之七言律,而文山五律可以頡頏,閩書(?)侍郎所稱文山五字句而慕之,可以見西河于文山推許之至。其集為文山所合輯其序記、論説、詩歌為一集者,而子孫存錄有漢魏遺音,宜為西河所推服。詩二卷,亦大抵宗漢魏,其格不群,踰而自成一家之詩。其篇什有物之言,固足以謦欬也。日者罕矣。今所傳子集,為虞(?)抄本。錄者於文山之行履亦略以表,然其詩文之價,固無以磨滅于天地間也。

涂川遺稿一卷 明鈔本

明郭居賢著。居賢本名應,以字行,福建晉江人。按何喬遠閩書云:居賢弱冠知名,博學有奇節。洪武丁卯乙榜,授寧武教諭。念不得迎養父母,不樂學之官,日夜思慕泣下,形諸詩聲,無非忠孝懇惻之詞。今觀其集,大抵邊幅稍狹,氣味稍含蓄,限于才弱之故。然近體出以雅潔,古體出以清醒,亦復善用其短,如亦持龍楚楚,無元代纖穠之習。涂川遺稿未有刻本,其孫鬼精叢殘無付剞劂,同邑蕭在朗為之傳鈔數本,錄于後。今所見者,是即為後人所傳鈔,而弁錄蕭氏之跋語者焉。

樸巖集二卷　傳鈔本

明林欽著。欽字叔敬，號溪隱老人，福建莆田人。洪武間薦仕，不出，隱遁終老，蓋有道之士也。欽自髫齡即以為詩，丹黃大人詩集日不去手，于晚唐諸家致力尤深，為其詩源之所自出。集中以近體諸作為最勝，七言佳句如「崖底古塔多春樹，白水人家半夕陽」、「空城落木春猿嘯，斜日西風疲馬行」，皆高唱也。集名樸巖，蓋自標其志尚。前有黃遂源揚銘之序，曰溪隱抱孫字欽，所作多散佚，其子襄輯為一帙，黃揚為之付梓，則是集本有刊板，而久乃無存，蓋傳錄于板佚之後也。

薊門稿二卷　求在我齋校印本

明方元淇著。元淇字景武，號浮麓，福建莆田人。嘉靖間布衣。元淇善游無事，新安汪伯玉開府閩中，辟為記室，隨居戚南塘幕中，屢出奇計，從南塘平倭，亦豪士也。元淇雖在戎馬書生，而性耽吟詠，輒在軍中亦手不釋卷，所為詩，蘭滄詩話稱其工于近體，蓋其近于陸放翁者也，其磊落無元代纖穠之習，亦無宋末江湖蔬筍之氣。前有同里黃大令一序，大令素與元淇同時同客南塘幕中，嘗謂其華實相副，詞達而意到，非為朋好推許之詞，而核其所作，亦無若何之溢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潮青曲集二卷　棋青閣刊本

明黃甘廉著。甘廉字元軒，號蓮塘，福建莆田人。負不羈之才，北遊四方，無所遇。沈仲雨寉、李本寧俱校閱其名多歎賞之。後客顧少保所，達宗、多草顧襄恪平章雲岩布擺筆立就，詞義瑰瑋，所達大喜，酬以金百鎰、縑千匹。之軒分贈負京三尺、沈仲雨羅相相，近居西湖大顧菴吳存。甘廉所為詩宗唐於晚，乃出入黃山谷、陳後山，而視之若有隱澀，讀之而咀嚼，然有餘味焉。是曲文傳本，光緒八年朱正棋青閣得明刊板本，為重刻焉。

黃山人詩文集四卷　明刊本

明黃天全著。天全字葆真，號逸陀，福建莆田人。與汪伯玉、王敬美最契。又嘗客戚南塘幕中。其論詩以漢魏為宗，不作近體，謂深有于古風者甚久。入本朝吟社，社中促其作律詩，猜猜為之，輒矜閑異。是集為詩文合刻，詩多而文少，文皆酬應之作，柏重其機要。詩皆古意，畫然，然惟著于摹擬，而無新意。前有陳景庵為書一序，則盛稱其律作，謂可與唐之大曆諸子並驅。芝陵詩話，亦稱其詩，然究未足以躋大家之列也。

蔣赤山詩集一卷 抄本

明蔣德勳著。德勳字廷爽，號赤山。其先壽州人，為金福所千戶，因家福建晉江。赤山嫻于文學，詩倫遠有致，王慎中擊節稱之。其詩刻意學鄭善夫，如為英悟諸論之詩。其類傳世者，集無多，共古今體六十餘首，前有同里許維材一序，後有其子燈書一跋。赤山生時嘗以己詩付刻，殆傳本無多，故後其子又搜輯遺稿，刊為詩集，年月既久，亦鮮流傳。此集乃舊抄本，未審為何由所抄，亦赤山原作得以傳見焉。

酒邊詞四卷 詞話八卷 光緒丙子福州刊本

清謝章鋌著。章鋌所著賭棋山莊詩文集已著錄。是集為詞及詞話十二卷，其詞于光緒己亥年重刪一過，僅存其半，自謂已見聚紅榭雅集詞者不錄，閒情所寄，皆非閒適之言，多有不如其存，也有不如不存，而亦不忍盡棄者。又自謂得詞多自登覽既默所於諸風雅，實觸然感而為，故其多天籟清音。其學初宗昌黎，極似蘇辛，而悽緯惻惻，嬋媛多姿之語亦時見。僕官刻存，仍將其詩如老鶴孤唳，出于豪宕狂笑，更足況之。詞話搜採遺聞，旁及近代，于詞道更實，實能窺見，而尤以性情為主，足為後學之津梁，足備尋常拈風抹月之作等類。

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八卷　鈔印本

清劉家謀著。家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道光壬辰舉人。其集初稿名曰外丁卯橋居士，衆多又得其解。芑川嘗謂吾居夢至一橋，有外丁卯字，過橋精舍十數楹，或字予曰空空子，留酒請，視其對屋，花木幽深，門扇虛掩，或曰此謝枚如所居也。故芑川見枚如，如舊相識，自謂有夙緣，枚如于芑川亦深加推許，沆瀣莫逆也。石遺室書錄論其詩格，以心摹力追者，似在薩檀河、張亨甫諸人。所著尚有觀海集及海音一卷，已著錄。尤美倩鈔，亦以與謝氏酬唱者居多。

竹窗小稿一卷　紅雨樓徐氏刊本

明林景清著。景清號竹窗，福建連江人。紅雨樓題跋謂景清倉塵錄，以試不第，援例入太學，歷任河間、樓湖廣典、同州判官。雅善草書，閩中自永樂中王大史孟揚工於八法，繼孟揚者即竹窗，故其手跡於今僅存名姓，印于香押，雖有一清新詩，多散詞。手書一卷，向藏徐氏家中，謝在杭嘗其風流韻致，字法精工，從而索去。陳世翔采其詩多晉安逸志，而全稿無從得。如尚餘燉世時，有志搜究，特竹窗手稿，欲貫于徐氏，因其當優為未之備，歷三十年，燉偶於友人但柯古談及，柯大乃尋出家所購之書，加甚讚，詩得未甚奇，譽而書法之妙，又關其無，燉乃選其雅馴者，錄為一帙而付剞劂焉。

梅叢軒詩集四卷 佳白新刊本

清黃帝臣著。帝臣字敬亭，號秀川，福建莆田人。康熙間諸生，與同邑康董莊、蘇依巖、曾建瞻等結社吟嘯，不入城市。善書工畫，宗法倪吳蘇米，零縑斷墨，人得之以為寶。詩早歲學高青邱，見稱于時，晚乃發揮陸放翁閑適清秀，得其神似。集中佳句七言如半空鶴陣疑雲影，一徑松濤作雨聲。愛閒未覺詩添署，助興從來酒有功。老去情多棋欲罷，靜餘神似夢初醒。買山之劍，雨集中皆可相埒者，惜初為集中，不特以閑適擅長，激昂悲壯之作更有深厚之氣，由于身世使然。帝臣之觀櫂，則尚僅得其一端也。

柴陵精詩略四卷 乾隆八年重刊本

明吳文階著。文階字元翰，福建莆田人。萬曆間布衣。蘭陔詩話云：元翰詩為曹能始、林茂伯、林孟鳴所稱許，嘗語洪中孚曰：余詩似鷓鴣。中孚問故，答曰：所謂似鷓鴣者，啼于人間，征神渴，使人續唱，單首低以其幽情逸韻，依然晚唐遺響。自評亦當矣。姚園客所謂元翰詩如吳兒度曲，手韻可人者，亦近似然。文階是集，初又僅以幽韻清音見長，其憂時愍亂之作亦錄之而有，蓋致力于少杜參印者頗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槐庭集四卷 莆田林氏家刊本

明林垠著。垠字本完，福建莆田人。成化中布衣。蒼陵詩話云：槐庭家烏石山中，植槐于庭，因以自號，子孫相繼登第。是集為詩文各二卷。文多記敘序跋哀祭之文，又假塗飾，自饒清趣，如槐庭小記、虛齋集序、祭老大人文諸篇，皆斐然可誦。詩則不多，亦宮瀨之音，幽秀之韻，亦不居凡響。集中律句如老態呼雛芳樹下，黃牛引犢小溪南；桑麻短短陰連巷，花雨蕭蕭暗入池，皆足傳者。然集為孫其茂宜、茂賽所刻，有槐庭自序及茂賽跋。

香雪齋集四卷 三山刊本

清陳一策著。一策字爾忱，福建晉江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生平寄于詩。有讀禮經隨筆、讀易筆、三筆數種，皆不見傳。少與杭世駿友善，世駿榕城詩話甚稱其七律清婉可誦，有訪友詩云：草堂新築傍苔磯，地貌風光到此稀，背閣夕陽鷗鳥沒，度村晴雪一僧歸，石橋水色虛欞檻，板屋梅花亂撲廊，今日似將人境外，小君相對欲忘機，甚饒逸致，足覘其詩格。是集刻于榕城，前有一策自序，謂少嗜詩，步自視材質所近，而擇古人為師，不欲強以高論為宗，亦為轉習而以為成，足見其宗旨所在，乃本源所自矣。

宿言堂集二卷 萬曆刊本

明黃樊賓著。樊賓字君暘，號七山，福建莆田人。嘉靖間諸生。蘭陔詩話云：七山萃吟舫成，自題云：西山辰水際，百年莊生云天地貸我，素琴、濁酒、瓣言一室坡志回風月同人，可以見其逸趣。所為詩頗學大陸右丞，五七律得其形似，而尤以七絕為擅長，清切渾脫，能出明人七子之宗習。集中有同郡范伯駪、林惠博萬序，皆推許備至。後有自跋，歷言為詩之艱苦，自病用意太直，說意太盡，則誠有自知之明。然集為其子南丞所刻，遺佚已多，非全豹矣。

靜宇逸稿二卷 [illegible]刊本

明林萃章著。萃章字爾需，號靜宇，福建莆田人。萬曆戊戌進士。蘭陔詩話云：爾需飲外茹葉，嘗過嶺北，見界亭題句云：相來共飲度南水，遇去同攜嶺北雲。感而賦詩云：上流一水靜界嶺，家山依，去手摘大去白雲也不攜，清介之志可見矣。是集古今體二卷，詩雖不多，皆清雅可誦，古體近李青蓮、李昌谷，近體學王孟，頗有似處。集前有同邑黃順吉序，順吉著集若干卷。

耘芳亭吟草二卷 傳鈔本

清何青芝著。青芝字玉田，福建閩縣人。弱冠舉嘉慶甲子鄉貢。張亨甫集謂其詩多月旦胸臆之作，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云詩不多作，然出于性情，不失其為風雅。青田年僅四十一，賚志以殁，否則其所就豈不止此。是集乃其卒後，張亨甫為錄詩十六首詞二首，藏之者閩中多傳鈔本，無刊刻之本。[illegible]亨甫之筆削，幽存逸[illegible]矣。[illegible]集名作耘芳[illegible]亭，名字著錄，有作耘芳亭者。集中佳句，如若向狂猶高位置，雅將譽毀各思錯。六月松聲涼几席，五更詩夢梅仙凡。一塘乳鴨亂菁荇，幾樹雛松[illegible]筝簌簌響，皆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嚶嚶軒詩集十卷 樓軒賦二卷 莆田林氏刊本

清林鳳儀著。鳳儀字始威(?)，號樓軒。福建莆田人，順治間諸生。與從叔嵋、從弟向哲相切劇，以詩謁黃道周，道周謂嵋之有二姪，猶王之羲矩謝之覽，半如嵋著作不傳。向哲有臨離之集十卷，已著錄。鳳儀之詩質實而不[illegible]佐嵋藉而不靡，風華綽約，音調鏗鏘，為著唐人者。近體情景清切，尤近于岑嘉州。賦二卷多為律體，雖為小道，而因物見志，借古中情，亦不愧于作者。二集均其子楨所刻者。

律陶集一卷 佳白樓刊本

明黃槐開著。槐開字以瑞，福建寧化人。萬曆甲午舉人。恬淡於仕進，築室山中，放懷吟詠。寒支初集云：槐開生於萬曆諸節之，為人作律陶集一卷，取陶詩翻敦而儷偶之，即起陶先生自讀之不辨之。蓋槐開潛泊之懷，實有深契於陶集者，寢饋至久，故能以己意驅使而不失本來面目。陶詩古體，而槐開易為律式，而能不失古意，斯尤可貴者矣。是集又名陶集，則不及律陶集之副其實，足以思表者也。

頤甜子集十二卷 莆田林氏家刻本

清林向哲著。向哲字君十，福建莆田人，為林嵋從子，林霍儀從弟。叔姪三人互相琢磨，見稱於黃道周。霍儀所著詩集名嚶嚶軒，已著錄。是集著道光福建通志著錄，一作玉巖閣詩集十二卷，未知是否即係一集二名，抑為有所不同。向哲為詩專主少陵，通志謂學杜得其神似。向哲嘗論學杜當由山谷、義山而入，庶免麤直，故所作風骨遒勁，非徒襲皮毛者之比。以後步趨燕劉，周覽山川，下筆益為雄肆，以霍儀集中神韻風華之作，各極其趣矣。集為向哲從子楨所梓刻，即刊嚶嚶軒詩集者也。

浪柳讀書堂存稿四卷　咸豐四年還亭刊本

清何日浩著。日浩字紫來，一字梓峽，福建建寧人。嘉慶間貢生。與李古山並出于朱梅崖之門，李甚膺服其□，為古文得朱太史之真傳。居為言于高雨農，故柳快軒文集中甚稱之。梅崖之文，最善于狀物情，重古雅者，而出以渟古沖淡。其教人習文，始自由於周秦兩漢，攬摶當居楊馬，然後導而溯之韓柳歐曾姚雪以下若干家。而李遂如日浩，謂文體昌熾未遠，乃降而取法晚近，用力亦勤，亦能澄心斂氣，得植柳蒼涼之致，作雖不多，皆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者也。

自寫意思集四卷　道光年重刊本

元劉遷著。遷字近道，福建建安人。少同邑虞部虞廷碩、毛直方四人齊名。月泉吟社分賦春日田園雜興詩，近道有句云：耕□鋤曉雨有餘切，應接東風無暇時。今觀其詩，純法宋格，於元末年等之風、明中葉臺閣之體，迥然不同。故吳明良序其集，謂其抗手古人，清通瀟落；林壽峰詠之，謂象荊布釵裙，自饒風韻者。如其集刊于近道生前，歷久湮失。道光中復古，同邑許建材為之醵資重刻，共古今體二百十八首，以七言律絕居多，為最勝焉。

秋樓集二十二卷 西花集一卷 漁洋精舍刊本

清林賓王著。賓王字樸之，福建莆田人，順治間諸生。蘭陔詩話云：樸之遂友游雲中，詩有「先朝綺麗二十年，行事凄涼十六州」，為人傳誦。是集前有王士禛序，甚為推許，又即為刻其集。集中分為白雲草、渡江草、掛劍集、嘐于集、紅樹草、京國草、懶吟草、玉露吟、蕭軒集、眉小稿、碧瑚稿，共二十二卷。又西花集一卷。其詩源出溫李，柑艷清新，俊逸處置之晚唐集中，亦幾不辨。宜乎阮亭為一代詩宗，推賞不已，亦為之剞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意山堂集一卷 原鈔本

清楊齊鯉著。齊鯉字登龍，晚號南野，福建莆田人。順治壬辰進士，宰青陽。羣盜夜劫之，挾弓而出，射殺數人，盜驚駭散去。歸田後，囊橐蕭然，賣文自給。手編詩集，卒後散佚。是卷乃石璞、淡庵二長老所輯者，僅五律一卷，餘均不可復得矣。集中諸作，虞秀沈鬱，取法王孟。卷以宰柳佳句如「一樹蟬鳴寂，羣山夕照秋」，「風雨孤舟夢，江湖十載心」，「四山峰樹月，一曲寒夢蘆秋」，「紅葉樹秋山點，黃花村酒濃」，皆琅然可誦也。

楚湘剩草二卷 靜怡齋刊本

清林衡瓚著。衡瓚字長宸，號庚生，福建侯官人。乾隆間其伯父惠瓚作宰湘南，迎養其父官署，衡瓚隨侍，故以是名其集焉。集中如梅影詩三十首、雁字詩十六首，皆步其季弟端瓚枕上初聯首衡齋一家酬唱之作，亦佳話也。其前自序謂湘楚十年，觸事吟咏，今夏雨窗取所存稿，刪削編綴，得若干首，都為剩草。其詩初不甚工，好使典，好疊韻，一疊再疊不已，殊未脫小家之習。然亦有隸事精切，刻劃細微之處，惟格調終苦不高耳。

巫進士古文一卷 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清巫逌漢著。逌漢字碧瞻，乾隆二年進士，福建寧化人。當時閩中學者以寧化為盛，如邵方坤、雷貫一、謝啟南、伍仲蘇輩，皆學問淹博，詩文典雅，逌漢與貫一師友淵，所得力為不少。既成進士後，擢為咸安宮官學生教習，三年，課最，擢部主事。主選者謂內外兼用，乃授樂昌令。其文有高識，有篤論，蓋皆道其心所得者。穆堂初稿甚稱之。是集其友孫萬瑞所選刻，不稱其官銜而稱為進士者，傷用之為文人而不為官吏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枚園四籟偶集五卷　明崇禎年刊本

明鄭潛著。潛字巨濟，萬曆間諸生，福建莆田人，以薦官都督僉事。甫從詩社云，以喬遠又四籟，其謝霸王之略，北魏之業，業縱游湘漢之間，作之歎，記見推于屠赤水、王伯穀、余公亭諸公。集中多與譚友夏酬唱之作，亦又集其習云。是集為其隱于枚園時所作，為詩三卷，文二卷。詩清淡柔婉，不落畦町，文亦平遠整潔，不事浮靡艷麗，信有聲才之習。前有王伯穀及譚友夏四序，頗致推崇之意焉。

宜脩居文集六卷　三山刊本

清林潭著。潭字問川，一字爽達，福建莆田人，康熙乙卯舉人，官至太僕寺卿。生平篤信程朱之學，硜硜自守。繕齋文集謂太僕寺卿潭川林公以自詩歌古[illegible]文之外，若師曾廣義、字訓、筆論、思復廣詳必顏氏、涑水呂氏諸訓，並傳。是集以文論者，宏深肅括，不斤斤于彫飾雕繪，亦自擴映有致。言之有物，自異于輕佻媕同者矣。文多經理之作，間作小品數記，亦隨類附錄。所著詩集六卷，號古處書屋吟草，今不見傳。是集前有陳學齋、范啓揚二序，皆其弟子也。

四近堂集不分卷 四近堂寫刻本

清鄭仁質著。仁質字青重，福建莆田人。順治間諸生。是集為詩文合刻，不分卷數。其古文多雜偶句，不古不今，甚類陳咸之晚廉集。詩古體學陶，近體宗王孟，五言尤長。嘗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作閩風十首，包括總概，有一唱三歎之音。集前有林史威一序，謂其詩一洗明季積習，以擬而反古。又謂仁質于詩初非求援，其或試由于一生致力之深，可為眩味。集為仁質生時自加編訂，手寫付刻，書學鍾王，頗為有致。亦刻同生前者也。

北游草一卷崴真館集四卷 順治年龍溪重刻本

明張燮著。燮字紹和，福建龍溪人。萬曆甲午舉人。博學多通，所著東西洋考，諸傳于世。浙江採輯遺書目、黃虞稷皆錄其文。汝瀾北游而作，以色萬曆間一作于少葉漳浦集。世思匡云紹和晚憩茗石山只憩，以平生多所著書。遺集亦刻十卷，但未有刻本。海內無復知者。今所刻百二十卷，亂後亦無傳。據燮所著尚有群玉樓集八十四卷、續集六十六卷、霏雲居集六十卷、續集六十四卷，皆不見傳。是集為清初重刻，亦錢同縣本。詩清真雅致，文淵博沈麗，皆屬瑰珍，惜所存者未及其什一耳。

瓶城居士集一卷 五常堂刊本

清林喬蔭著。喬蔭字樾亭，福建侯官人。乾隆乙酉舉人。多聞博識，為文皆言之有物之作。所著尚有詩集若干卷，未見傳于世。是集中如擬東巡御試土爾特全部歸順頌，皆有序，謝枚如課餘偶錄稱為足博採王道宏抗漢京之作，根柢盤深，駢儷中能手也。其福州石塔碑刻前後二記、考核史部，詳審無間，注韓昌黎郡邑考，採取以下其業刻，小暑契非進士書、論文尤為中肯。謝枚如又嘗錄之以資探討，謝為古文大家、碩學通儒傾倒如此，可以見之。其他諸作博雅，益人學堪及於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嶽山房集二十卷 萬曆辛丑刊本

明鄭造卿著。造卿字建初，福建福清人。嘉靖間貢生。李相集云，吾鄉以布衣顯者無如鄭建初先生。所撰著深沈辯博，一經一緯，要歸于實用。今據集中卷一卷二為論議，卷三至卷五為序跋，卷六至卷九為記，卷十至十三為傳誌，卷十四至十六為雜文，卷十七至二十為詩。其文自謂不襲唐宋八家之習，由史漢、溯源六經，言窮周秦諸子，而一折衷于道。所作渾厚典重，無塾後聱牙之病，可當典雅之稱。詩談亦雅淡而有味，亦異于明人之株守盛唐者，以紀敘諸作為尤勝云。

柯亭集四卷 明刊本

明柯茂竹著。茂竹字堯典，一字維藩，福建莆田人。柯維騏之孫也。舉萬曆癸未進士。茂竹幼承家學，復請業于天目徐子與，手摹心追，於七子詩派稱其所作雄偉，視青蘿館何多讓焉。柯亭之名，為茂竹七世從祖柯竹巖潛景泰辛未進士第一，在當時負詞林宿望，所居風篠蔭映玉壺，號後圃，結清風亭，一日植雙柏，以柏所兩之古蹟也。茂竹之詩沖淡清婉，又庶幾有其風焉。是集道光福建通志既載有柯亭集四卷，又出柯亭詩文初稿無卷數，必係一書而兩載也。

與圃詩存二卷 友竹齋刊本

清林崑璜著。崑璜字醇叔，福建侯官人。乾隆乙酉舉人。與從兄同璜、春璜同游京師，先後主大興朱文正、河間紀文達家□。二公皆名噪都下，一時推為圃中大山林云。□射鷹樓詩話稱其詩矜練健。崑璜論詩嘗謂當先體物態，審人情，自驗於心，推原其理，然後即小求大，大徹之顯，乃能有精於識，會象入神，若大家之渾然無當，先居莫得，正不必作竹竹。如其之論，蓋推轉于嚴滄浪之說，而尤與邵子、朱南閣為近似也。

榕庵集無卷數　李禎家刊本

明韓錫芳著。錫字晉之，一字廷錫，福建閩縣人，明末諸生。集乃詩文合并，不分卷而分集，集分甲子乙丑等名，一年一集，起萬曆甲寅。全集皆手自寫，書法皆照篆文為隸變。全集又名韓子。蓋殊字見其不主■。眩絕不一，有光怪陸離波譎說奇者，有沖淡素朴和平中正者，然皆多累累相犯，襲而乏精義。詩亦各體均備，各家雜出，有隨意抒寫不求甚工之作，又有真趣很露。前有自叙，倡為陸離，轉益多師，其師之旨。然就大體而論，錫之詩文，■亦又外明人好怪之習也。

漫游草八卷　三山刊本

清黎良德著。良德字懷古，福建寧化人，官至州同知。是集前有然為霖序，謂懷古好游，士如攜一琴一劍，以名山巨川為緣，如五嶽太行之雄偉，瞿塘禹穴龍門之險，蕭興大成陽燕趙之感壯，胸中口中時復吞吐也。設緊託之于詩，所至息然成帙。良德游蹤既幾遍國內，故其詩英華煥發，頗有奇氣，而詩筆婉淨清婉，又無劍拔弩張之概，寫景含情，思古懷遠，蓋亦僅以紀游自適之。自跋有云：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猶未全到，亦庶幾未可以見其良德自負也。

湖舫集不分卷 耕心齋刊本

清林嗣環著。嗣環字鐵崖，福建晉江人。順治己丑進士，官廣東瓊海道。僑居西湖，自號微笑子，為風雅人士。是集但名湖舫，集內又分畫舫詩、湖舫閒吟、湖外編、鐵崖詩、鐸音、榜歌詩、回雁草、海雪偶存不分卷。鄧漢儀謂其詩多奧異不可讀。蓋其人性詭訐木強，居官直介有聲，以細事與上官忤，力爭不屈，拂袖而去。詩為心聲，蓋足徵矣。然嗣環因其詭雅，漓壞名用事僻典，宋子切點不移，遣語令讀者更不欲讀。廣人寧富者，福建亂有鐵崖詩文集若干卷，今未見其文，以詩屬之，想亦有可觀者也。

梅南詩文集十卷

明唐梯著。梯字雲卿，號梅南，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福建莆田人。梅南集中文六卷、詩四卷，文分書、序、記、論議、志表、雜著諸體，駢散不分，而散文雅潔整飭，學歐陽修、曾子固，頗得紆徐之妙；駢文則近于李義山，用典精切，轉掉空靈，是其所長。梅南腹笥甚富，觀其駢體之作，可以備見。而及其作詩，則超脫清靈，絕不以堆砌飾之求自見，一洗明人館閣之習。集中佳句，如「風吹帆影急，人語檣歌喧」、「悲笳急柝樹根暮，疏雨寒雲塞樹秋」，皆琅然可誦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溪詩稿六卷 道光十二年重刊本

明魏時敏著。時敏字惠給，號竹溪，福建莆田人。成弘間邑諸生，屢試不第，因隳于仕進，肆力為詩，手錄唐宋詩為百卷，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故所作格調高古，風華絕世。五言擬韋蘇州，七古近白香山，五七律得少陵摩詰神髓，而尤以七絕一体最為擅長。林樾揚謂其絕句如千載桃花開不斷，年年流水武陵溪，何減于王昌齡、祖亭之唱歎。集六卷，前有自序及林樾揚序。嘉靖中刻于福州，年久板佚，道光中其裔孫洚方介為之重鐫焉。

黎生詩選不分卷 花雨樓刊本

清黎良行著。良行字復生，福建寧化人，為黎良德從弟。良德著有漫興草，以復生風雨聯床，酬唱為樂，識一以詩事。以黎氏當世能詩，復生之祖楚有，以池上一集著稱。復生能繼祖武，復受詩業于鄉先生李文仲，文仲為楚有摯友，持論濃从迎。復生能并擷其長，唐宋集成。閩汀黎生良行，予同學化龍之所著詩名左淦錫山當評之曰宗尚近體，五律學杜陵，七言則是學而雷錢所選刻者，序謂其秀韻出塵，得古人之神理，可以見之。

集芙詩稿二卷 明刊本

明黃順吉著。順吉字吉甫，號樸岩，福建莆田人。嘉靖間布衣。蘭陵詩話云：吉甫性好樸拙，以自號。後過錢塘，寒月亭，祝髮，同有蒼雪亭字林貞甫，方手摹以歸，因更號蒼雪。方奮山從律體吞吞歌贈之。有秀句膾炙，戲將寶鳳音保亮棹動虬龍舞之句。其見推者若是。是集為其所著詩稿二卷。是編稿精快之味稍薄，蓋限于才弱之故，未能閎肆。然近體也以雅潔，古體也以清醒，亦復善用其短，故按録其之，亦又可多得。集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刻。

牧亭文集二十卷 咸豐年刊本

清張伸著。伸號牧亭，福建建寧人。嘉道間諸生。文筆淵懿，肩隨高雨農，亦較厚。前十六卷為各體文，後四卷為福建通志稿。古海聘充分纂時所作，凡宋代列傳二十六篇，為楊時、羅從彥、李侗、游酢、范如圭、魏掞之、胡安國、胡仁、胡寧、胡憲、謝德林、黃中、姜朱震、何兌、葉表、陳、鄭樵、黃中、鄭寶龍、上官凝、上官均、上官愔、上官涣酉、杜穎、杜杲、杜庶、危昭德。今道光通志所載，皆非其稿。蓋古海十十後，果章鉅推翻其局，各人纂修，收回原稿而去。今通志乃魏敬中等修之稿，以析快軒文集云大概言之，誠得有餘，不敢尺之意。周凱序云：學韓文，以從隱秀。沈裕文似李文公、歐陽文忠公，則許近于溢美矣。

慧明居士遺稿二卷 鈔本

清周衍巽著。衍巽字僎言，號醉蟬，又號以者庵。周楳倩歸付古愚為媳。餘杭諸匏陵序其詩云：吾姊僎言遭際風之暴，賦載馳之章，授經養母，以猶教弱弟，性行之懿，非徒以文字鳴也，然其靈光慧緒，固可于文字中求之。郁元昭序謂其才性靈敏，詩詞清機內含，遠趣周流。會于山萬歲寺記事言吾宗僎言女士寄以近事，叩余為言。鈍石鈎樹請法，多所解悟。大姥山瑞雲寺高僧楞根上人駐錫于山萬歲寺，女士皈依為弟子。上人為開堂授戒，錫法號曰慧明，慎雙房(?)光。言其謂居士之為教，虔誠寓神，每附雲光大難，凝思若忘，遇蒼景寒林、幽澗古澗，皆依稀有所默喻，而得之於象表。所為詩詞此音怨咽，而韻品特分之溫雅，亦於斯見焉。

呂西邨類稿十四卷 同治呂氏家刻本

清呂世宜著。世宜號西邨，福建同安人。道光壬午舉人。陳慶鏞序其集，謂吾友西邨耆學好古，讀書自東發謝(?)，字寶錄(?)，凡四五十年。說經先以聲音訓詁，其于一詞一字古經有異同者，必明辨而綜合之。讀史則博綜上下，判黑白，別是非，故其操筆纚纚數千言，其間霸(?)則又一語不苟下。余觀其論讞之論與吏及擬呂黎伯吏公頌、吞(?)李翱術中行、呂璧山人諸作，滿見高卓，即起唐宋諸賢，亦莫不鎖(?)至。所撰碑志及傳記，動于古今史丁經史，而不自知所言因植近于謹(?)義(?)。生西邨諸作，切為言之有物，與小慶鏞籀經堂類稿內容正復相似者也。

藹亭詩存一卷 鈔本

清何振嵒著。振嵒字善銘，福建閩縣人。清末布衣。蓉庵詩話云：善銘乃友心與從弟，少多病，而苦吟不輟，吐音清冷，列鍼自遣，祖述四靈，慎坎齋文集先弟藹亭詩敘云：善銘十餘歲已篤于詩，二十後連丁內外艱，遂謂徙侯官學宮，僧大暇，梵香瀹茗，沈思覓句。予以其善病，嘗嘆此之別，慨然曰：弟之病與生俱生，而詩亦與病俱，哀正如哀蛩逢秋，不已于聲，初非有意于以名且大。病不攖心，外雖苦，別中恒適。苟還其所欲，宜特其中之適，而刻之集，畀試不得，藉然而傳，年未三十也。陳蓉庵紫瀾之偏宕，其詩得三十九首，吐音酸咽，此想冥觀遠，真所謂風蟬泣露，病葉吟秋者也。

倚竹閣詩一卷 稿本

清邱瓊姿著。瓊姿字伯馨，福建侯官人。張秉銓之室。如指張氏家譜，秉銓字帥雨，以進士官廣西，伯馨通文墨，明事理，多所匡佐。暇則彈琴寫畫，賦詩填詞，具有雅人清致。是集為瓊姿所作詩。大抵清逸見長，絕句多于律，古新詞多了末。謝以庭聞讀書聲云：林花散影半簾明，董尺爐煙勝未却，倚欄風聽不虛，吉祥一片讀書聲。花影云：一片庭前清夜景，最憐風靜月明時。定知花影如詩句，濃淡蕭疏各異姿。寫別有會心，不落凡響者。至其秋蟬云：西風吹處一身輕，世外人間濁又清。欲從此心千萬遇，種斜陽碧樹之無情，則悵惘雅賦之概，亦七所宜因盧以省者也。

碧琴遠稿一卷 稿本

清龔在臺著。在臺字子鳴,又自號碧琴子,名所居曰改庵,福建閩縣人,附學生員。而增項錄云:子鳴房于游幕,終一室左右圖史,埋書默坐,從日本寄釋卷,所依只規規一字,而澄遠清摯,自抒懷抱,蓋其詠遠也。陳紫瀾默存文集序其詩,謂子鳴篤者友,天資沉邃,才趣淵雅,於詩無所旁拘,遙遙洋洋,得其字法。鄭容序其詩,謂其性情深至,固有其君子磨礪者,詩猶然,而心光耿耿,固長而于天地間如在臺。子生自言,願閉戶讀書十年,出游名山水十年,歸而著書以老,而九十時年僅二十有八,易簀前數夕作聯自輓,旋自憤悲,盡燬其稿,家人不及阻之。殁後十年,其友陳紫瀾、鄭容、何振岱等搜得數十篇,已亡其十之八九矣。

集虛堂餘草一卷 乾隆乙未年刊本

清鄭雍著。雍字仲穆,一字書禪,號約園,福建福清人。所著約園詩,欽見四庫著錄。榕城詩話云:雍康熙癸巳舉于鄉,工詩,古體學陶,近體宗王孟,五言尤移,書法規摹鍾王,人亦高潔。四庫於其詩惟五言律頗有所褒,餘皆平平。是集為其孫裔刻。讀目錄後,有乾隆乙未桑葉請子跋云:約園詩特夫子全詩之半耳,而其末亦經手訂,癸卯後欲為傳刻,今乃付梓云云。陳衍石遺室書錄謂雍之詩清淡有餘而無他長,蓋所謂不沿溯于古,而先求于偶儷格調,從不足採其本而振其氣者也。

甚德堂文集四卷詩鈔一卷 道光十年刻本

清吳賢湘著 賢湘字清夫號惠亭福建寧化人嘉慶己未進士高雨農抑快軒文集序謂吳傲君清夫男子名不蔽于利令集中載兩漢君臣論讀書化其諸篇析義利之介以翼經衛道而裹于身耕村世而稿有序言或刻峭奇恢為周秦之諸子或紆徐依細為史漢之論贊或疏明訓詁抉摘理蘊為經師之箋疏為古賢行之粹語格態不蔽氣局不懈可見推許之至矣詩集一名秋風紅豆室詩鈔目訂本如龔駿輝序謂其初學漁洋繼變而為山谷再變而為香山玉局晚乃浸淫工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聽鸝館詩四卷 稿本

清劉崧英著 崧英字文又號墨泉福建侯官人光緒丁酉拔貢生癸卯舉人廣東駐土使陳叠庵序其詩謂墨泉孝友工書好飲余與梅生倡詞社填[illegible]白石暗香疏影因以名之寄隱寺秋盡殘一闋墨泉極為余人所同香易老衣紅似漂儘飄泊之語特呼為陳同香梅生以語近萬論止之[illegible]去廣墨泉於梅生來數十首以示余因為勘定並書經事以存猶云云集中如野菜自蒙款暖雨桂煌失色特寒燈無酒而佳饒我醉有書雖罟愛人藏有郵傾壞客我有寂樓夜樹待君吟皆清新可誦者也

怡廬詩草四卷 原鈔本

清林有慶著有慶字仲良一字怡廬福建閩縣人光緒丁酉舉人官河南修武縣知縣心小詩所謂怡廬大性篤厚少兄伯瑜至相友愛之為制舉人日能八九藝詩其餘事之作僅馬駿之入古所著怡廬詩草四卷者加利刻其友人時輩爲欽錄得轉中如詠東裕云東裕何人無顏色誤后年生是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篳寒童淡遠立宿旅舍之載入夢叔朋忘在路見人兒如信思客眠前誤非人所依道客夜云篝芳春未到客遠夢半明鐙馬龍江過雨云急雨翻江收海勢轟雷出峽門江流出布帛人意境者也

應候蟲吟一卷 稿本

清僧福慧著福慧字幻菴福建閩縣人俗姓劉自幼出家歷主長慶雪峰双林諸大寺後棄方丈不為駐錫于螺江之華嚴精舍小陳橋與其嘗謂橋與今弟相繫何以不作山長向家居橋與相以其弟之不為山長亦猶君之不為方丈也以與詩所謂幻菴者行詩僧雅在禪門而時寓意于文字嘗見其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點漢書又選用功又儒生集中如古詩路出羊城欲尺老僧樓月宿孤村野徑偶逢來樵者夕陽初見古僧人照心古訓三千卷傳座難松十萬株湮艇泛臨紅蓼岸禪燈深巷白頭人又蕭蕭葉伏三徑兩雲庭半間之句皆超然絕塵不食人間煙火氣者也

養碧齋詩集一卷 鈔本

清沈復蒼撰。復字復軒，一號墨齋，福建侯官人。為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官揚州鹽大使。嚴州府雄祠中，即許氏清園故址。大約數年又七□卒于京師。□□□□詩。詩云：「……」等語，予將來未見其為詩，余竟只知所作可存者竟有百十首之多，皆有思致。今錄集中佳句，如「松蘿香夢占年號，鶴星斗送天明歸；肺腑樹陰深院鳥啼久，風捲庭階花落輕」、「孤坐仰標山窗寬，不風彌覺氣清冷」諸聯，皆意獨造，不落窠臼者。復軒殘編所為詩未加刊刻，其友人陳崿翔、何振岱為搜輯得數十首以傳焉。

木樓詩一卷 排印本

清姚錚若撰。錚字木樓，福建侯官人。諸生。善畫，才思敏給，旁及金石、人籤、髹漆、雕鐫、相古器、玩種花、養魚、旗鼓，莫不通曉。慎觀齋文集謂所居負城垣，有野梅數十株，隆冬早發，吟咏其下，意不異合，知花之與身，是一是二，其意趣如此。錚何必與弟子□年□世何為遂刻其詩。其詩平淡清適，得閑雅之致，如「居著詩兔雨孤燈殘，幽花幽遊者情」、「即事之人靜存背隨燈在雨餘，魚沫上清池寒」、「心之師之奇書，楯几古香，承老樹橫窗」、「積條幽夜，碍之偶見，原竟入瓶花送暗香」，皆可誦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軒詩二卷　燕華書局鉛印本

清林鍾欽著。鍾欽字孝軒，福建閩侯人。馬江船政學堂學生，心興詩法，謂孝軒此清集乃少時獻之于馬江，以念祖荔園詩稿見示，中有詠傀儡云：絲絲走漢聲，陽後桂壁相看，總踏空心。甚愛之。吉左貞弼言君久客山西之石家莊，志亦讀書不倦。集中自叙故人秋葉，久書味夜燈，多有以存千點忘憶散。百齋吹燈見霜痕，春聲常少，簫聲等語，均有神理。所存以五言古今体及七律為多，亦較擅長者也。

聽雨亭集二卷　紅雨樓刊本

明陳以選著。以選字化卿，萬曆間諸生，福建閩縣人。閩中甲族，明中向推薪溪陳氏。化卿乃孫文伯孺、幼孺，暨時名于布衣，肆祖先之遺軌，凌轢詞場，標標藝苑。以徐興公方善化卿，為二惜，然子向年較長。壽閩之東，不售，棄去，放詩，時時纏逼，隨從文虞部得和張世唐，日結一室于湧山之中，所往还則園留溪友，所吟咏則魚鳥煙霞，久之成為此編。化卿妻種芭蕉，每夜雨則聽而忘寐，以名其集，蓋從其所志云。其詩多閑適之作，然得王孟高岑，近体則有南宋遺音，至石湖之作，則多可誦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曉齋詩一卷 鈔本

清王壽昌著。壽昌字子仁，又號曉齋，福建侯官人。湖北候補道員。改革後任福建交涉員。子仁以與林君暨首譯茶花女遺事得名。心下詩話謂其守世業，任多所讀，談游學海外，不廢古書，所至以數十卷自隨。壯歲瞻馬尾關，慨然有建樹之想，晚乃以宦爲隱。繼性善寫，寄興無論，動合古韻。集中如壬子四月題高穎生瓔珞樓什詩、病起題嫂辛夷樓圖意六十、挽嚴幾道諸作，皆不同凡響。顧生平以長于西學，掩其詩名，鮮有知之者。是集爲其友人何心如所存鈔本，僅一卷，四五十首而已。

清安室詩一卷 民國十年鉛印本

清張清揚著。清揚字凝若，福建侯官人。張秉奎第三女，林芸宇室。母鄧瓊姿，著有綺雲閣詩。凝若穎慧過人，大承母教，通文翰，善律琴，尤精填詞，得白石玉田之妙。所著瘦玉詞一卷已刊行。詩尤清峭有韻。年四十有二卒于蘇州。四十時皈依佛教，長齋誦經，終然有悟。臨終神明湛然。心與詩俱靈。綜之集中如聽心和尚彈琴之微尚難忘千載新，聽心並寫七條弦，橫霄軋軋未鳴鶴澀，石冷冷送晴泉之韻，蕭然有塵外之趣者矣。

韓文起十二卷 光緒戊戌翻刻本

清林雲銘著。雲銘字西仲，福建閩縣人。順治十五年進士。西仲生有損齋焚餘、文集、吳山鷇音，又挹奎樓文集，後二書見四庫著錄。耿精忠之叛，雲銘方家居杭，不從賊，被囚十八月，及清師入閩，然後得釋。其氣節有足多者。然四庫提要於其學則頗而每譏所評注選刻，大抵用時文八股之法，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故其中諸文皆不入格。此集有自序、附凡例一卷、韓文公年譜一卷。用力頗勤，然于韓文之奧旨，却未能剔抉明言，但為四圍模稜陳腐套語，於古文義法，實未有所知者也。

乙丑度江草一卷 莆陽叢輯本

清彭鵬著。鵬字奮斯，福建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耿精忠叛，脅授偽職，凡九拒偽命。後授三河縣知縣，官至廣東巡撫。所著有古愚心言八卷，見四庫著錄。是集有自序，云回首二十六年來，錢塘揚子不記幾度渡江。書乙丑紀年，以書乙丑而仍渡江，傷遲暮，以遲暮何以有草，人老而壯，文老而勁，此一度也。如破釜沉船，以示必濟，驢背風雪中信手得四十餘首，皆繫以度江，不忘擊楫時。甫詩多率臆成句，如四庫提要所云者，要以人傳，不以詩也。

思易齋詩文集一卷 鈔本

清謝萍薌撰。萍字青士，号化菴，福建連江人。由拔貢。錄云：萍立身清介，平日精于星算之學。有足疾，每年夏間北門謝家獨處一榻中，閉目不語，至秋乃出。常所作多性情真摯之語。五言古詩出入蘇陸間，大抵才學相并，天人兼至之作。七言近体間學涪翁之拮据排奡，亦時有出人意表之思致。文不苟作，所存只十餘篇，然必登陳玉平文，孫子楊哀誄諸作，皆至情至性，聲淚俱下者。萍詩文皆經手定，蓋自以六幽羸弱早作不久于世之想。殁後其友人龔存昌、劉衣英等為之排印者。

天下草堂集五卷 傳鈔本

清邱世璜著。世璜字位坤，福建寧化人。居泉下，去泉上李世熊居甚近，好讀書，以激發其志氣。老于諸生。所居曰天下草堂，因以名集。同里雷鋐謂其詩古文皆脫町畦而自立，產序論史尤有特見。世璜集為生前所自審定，詩文刪棄者十之四五。殁後雷氏為之校刊，越數十年板本散佚。是集乃薛龍光氏從舊藏家中得之而傳鈔者。共詩二卷，文三卷。詩多近体，近于誠齋、石湖；文仿徐袁嫁，得歐陽公、曾子固之遺意。雷鋐所謂論史有特識者，亦皆和平中正之論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瓻言詩集二卷 嘉慶年刻本

清賀果著。果字建瑊，号無墅，福建莆田人。康熙間布衣。爲賀威功子，威功本河內人，授福建驛騎將軍，因留居焉。游齊魯燕趙間，福建將軍吳公慕其賢，延爲上客。大參林麟焻寄隱北村，日同觴詠，嘗贈以詩云：「鴉青黑紙頻揮墨，蛺蝶綵箋紅數朶。莫嘆沈郎清瘦甚，幽香相伴有寒梅。」注韓居詩話甚稱之。無墅詩深[illegible]東坡、山谷，中年後變爲晚唐，濕深于樊川、玉谿，參郎之壺，吐詞合意，甚有高華之致。集爲嘉慶初年刻本，存古今體八十七首，蓋手加删定者也。

韜雲草堂詩稿四卷 民國四年鉛印本

清黃梓庠著。梓庠字洣菴，福建永安人。光緒乙酉貢生。早卒。梓庠所遇不適意，故集中多羈旅感懷之作。此稿以體分類，作四卷，雖似經審定，亦實類未加删存者。其詩所患在于氣弱不能舉其文，規橅宋人，力求清新，亦終近于淺語。如斷句「以知玄鹿無官樂，守約還期得句工」、「往事夢痕無可覓，重來滋味不堪論」、「偶[illegible]寸哀腸常從節」、「誰招缺月續零歡，別殊有櫳柳哀濱」之感矣。

歸田稿四卷 碧暢齋刊本

清陳珩著。珩字玉衡，號屏丁，福建惠安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潮州知府，以親老乞終養。名其集為歸田稿者，志罷官後作也。集凡四卷，第一卷、第二卷為詩，皆詠古人事績者，蓋仿黃氏讀史吟評之体例，以人各七言律詩一首，詩後輒系以跋語，始自賀知章，終于王朴。其中不乏時詩，清穩無疵，論人觀物亦恰如其分，惜亦無精警處。第三卷為論十三篇，中多論封建井田溝洫■事服等，頗見其規模之弘闊，然亦因襲者多剿說者。大第四卷雜著若干篇，則多應興之作矣。

偕嘯篇一卷 康熙五十年刊本

清葉矯然著。矯然字思庵，福建閩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其詩五言取法魏晉，七言祥香康而行雜宋詩，似稱其為饒有氣力。矯然好論詩，著有龍性堂詩話，標其生平為詩之宗旨，謂作詩須生中有熟，熟中有生；又謂作詩高手，首在鍊意，而格調次之；又謂予最喜昌黎、長吉、義山、子瞻四家詩，而有所得，輒標舉其上。其命意所在，可以見之矣。然矯然集中生氣每失于詰屈聱牙，殊未得其所謂生中有熟之致，蓋以其為才力所限，非可強求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甯雲堂詩一卷葛亭草一卷 鈔本

清陳祖虞著祖虞字子篤福建漳浦人是集前有張若化序云子篤從予子士楷游雖遭坎壈而泥想塵外其胸懷上[illegible]雲梅爭芳比潔詩亦有似注韓居詩作之甯雲潛心程朱之學字質嘯歌自樂蕭公慕其名延為子師以耿介教延誘之遂逃之江中宿界鼻處其節義於可想矣祖虞雖篤守宋儒之學制行方謹然於詩則清警蕭遠備經塵表無塵頭巾之氣習所作以近體為多絕句佳處甚有蘇陸甯雲堂為其初作葛亭草則晚年所寄興意筆力較老蒼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恬亭詩集六卷 咸豐年刊本

清張伸著伸字恬亭福建建寧人所著恬亭文集已著錄是集有自二蘇州潯其平淡處前有高澍然一序何長戴將隱亮二序則駢體也高云恬亭靜者也其於詩寧能篤狀相予自得無所近而悠然與之會無所拒而泊然與之忘無所係而浩然與之俱則所言似有道者伸詩長處亦但得[illegible]蕭然閒遠之趣[illegible]而非足以當此譽也何戴二序為駢體[illegible]好未有具體之論評伸頗工為隱秀之文詩格實出其文下以文為較勝也

小儷軒詩一卷詞一卷論詩詩一卷 鉛印本

清陳芸著。芸字書儀，福建侯官人，陳
壽彭之女。學詩詞于母。石遺室書錄謂
其意筆均輕清，新詩及小疊紅牌書
恨重，斯借酒盡佳良，向寒無情鐙影
瘦，蓬人如夢月光微，憔悴花開簾隙影
等句，尤為斷腸之音。所作清稚有致。論詩
詩則專論明末及清朝婦女能詩者，為絕
句二百餘首，詩筆清穩，所論評亦公正
平允，不為諂情之累。芸以女著稱，
未嫁而卒。其父壽彭為之搜輯遺稿，
都為一集，而自為序焉。

榕南夢影錄二卷 民國丁卯年排印本

清何心與、陳黻潮輯。所輯者為龔九鶴、
何善銘、姚未枝、沈復軒、劉學溪、劉琴耕、
釋福慧、林仲良、鄭無辯、劉墨泉、莊貞
丞、王曉庵諸家及陳秀卿、伯馨、張凝
若、周繹言之作。諸家詩有已刻，多未刻
者，以此廣其傳。前有何序，謂予弟姜銘
生而鐘病，獨耽為詩，友人龔九鶴深嗜
古書，其于詩若風契。二人者年皆不及三十
二人逝，後予小舍庵各不遠游，寓宛相依，
後得無辯，自是吉梯、復軒、章甫、墨屏
間有酬唱。十餘年來次第凋零，並卿、
無辯、墨泉、貞丞亦各以病逝。柳南
舊游，于是十九亡矣。因覺萬感所宜，惟
有文字因緣，不生無間，是所悲也。玄
所幸兒因為搜輯以存，欣會之懷焉。

西山真文忠公全集一百八十三卷 道光乙丑福州重刊本

宋真德秀著。德秀所著西山文集五十四卷，已見四庫著錄，指文獻通考載文集五十六卷，四庫提要被所缺之一卷。是集為道光辛丑年重刊者，共分七集：一集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二集文集五十五卷，即四庫所錄者；三集文章正宗三十卷，四集正宗續編十二卷，五文忠公年譜一卷，六集心經政經各一卷，七集讀書記四十卷。大學衍義有自序。文章正宗以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四門，取來文則國語、左傳、公穀、戰國策、史、漢、三國志，以及韓柳李習之；詩則自虞衛擊壤以至漢魏六朝陳伯玉李杜韋柳而止，及呂黎不收近體，有自著綱目並條。〓要因隨經史百家雜鈔，體例即本是書，但門類頗多，所收較廣，未及六經，有猥無詩前不同耳。續正宗為晚年續集，宋朝文，分論理、敘事、論事三門，采歐曾王蘇以及時文，曆晁無咎、秦少游、李泰伯、曾文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劉貢父諸家之作，所未及者蓋十二卷，末又有闕文一款，有錄無書。心經采集經書中関于心學語，政經采集經史中関于政治者，末附錄文忠政績、讀書記皆經經之言。

西山文鈔八卷 鰲峰書院刊本

宋真德秀著，清張[illegible]伯行[illegible]選。德秀字景元，福建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謚文忠。始者於西山先生所著文[illegible]集，見正學者錄[illegible]。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康熙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崇樸朱之學，其政績以在福建江蘇者為著。是集有祖望之跋，謂此本乃伯行所選，刻于鰲峰書院以課士者之語。跋意謂西[illegible]山文集中無可推揚二氏之文，殊不可解，故以清恪此選為簡擇精粹云云。不知西山本文喜釋典，後乃翻然為醇儒，正不以是為害，初無庸為賢者諱也。刻先正遺集，似不應以意為去取焉。

唐察院文稿 康熙十一年福州刊本

宋唐璘著。璘字伯玉，福建古田人。嘉定進士，權御史，歷官極能言，嘗請罷召士寮經理荊襄，急擇帥臣，安集淮西，又兩疏論鄭清之當罷遣國，累官太常少卿，後母喪以毁不食卒。劉後村跋是集，謂璘論著若干卷，平生章疏集作粗言細語備焉，自太學生至為御史，自吳興至為方伯連帥，一以同如一體，守如一議論，少者歎服于三十年之前，今猶擊于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書，未有奇文異語，前輩謂龔彥和為王界人，合於公否云。今集中首列諸稿，主鄭大節，可是見焉。

靜春堂集十卷 莆田刊本

宋龔茂良著。茂良字實之，福建興化軍人，紹興進士，歷遷吏部郎官。以浙大水，論陳闕失。茂良既請先去心腹疾，時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淳熙中累拜參知政事，尋求去，為御史謝廓然所構，責降安置英州卒。後復官，謚莊敏。直齋書錄稱黃公度以莆人大魁天下，陳正獻次之，以事辨黃甲，推最老者一人，最少者一人，是歲茂良年最少，前人以為盛事。茂良風節凜凜，為世名臣，集中具存諸疏，霜稜風錚，肅人穿襟，他銷文亦沉毅清峭，如其人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嶰雲詩集一卷 新月山房刊本

宋蘇灃著。灃字時父，福建晉江人。嘉祐二年為博羅令，忽厭騶從，將羅浮山，因酣睡覺，題詩石壁，遂棄官，相開門坐道，隱居終老。故有風塵者，其詩以鍾唐之風格，出入唐李，緣情綺靡，小草齋詩話稱之，如羅浮題壁之七律云「夢來舊館到仙宇，侍女風流魏月華。曉日松傾千載，瓊琚瑤序，擁四時花，金玉藏錦文孔玉，石壁題名篆點砂，一枕北窗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可以覘其風格。餘所作亦多■，有黃羅之七言絕句，尤饒■此遐之思。

錢司諫集十卷　道光庚子年重刊本

宋錢熙著。熙字春臺，福建南安人，嘗進四夷來服賦萬餘言于太宗，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酥，當世推為精絶。玉壺清話稱熙為泉南十雄之七，其卒也，鄉人李慶孫為詩以弔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酥文舉世傳。是集十卷，今所存賦、文、雜著、擬古樂府，而四夷來服賦不與焉。文有昭賦作，妃嬙優白之中，具綽約悱惻之致。其三酌酥之中，警絶之句，如渭川凝碧早拋鉤月之痕，商嶺排青，又匝眼雲之似。又如年年落晚，春風徒綻于邊鴻，盡盡羈遊，夜夜空傷于斷雁。其文數千言，率類此。所作擬古樂府，亦皆哀艷清華，動人心魄者也。

廖勳翁集五十卷殘存一卷　鈔本

宋廖勳翁著。勳翁字遊叟，福建順昌人。七歲能詩，弱冠入京師獻詩文，太宗覽而異之。其集徐鉉為之序，儀又獻通考載陳希夷謂勳翁曰：子謫仙人也，恐塵世不能久留。果早卒。道光●福建通志著錄其集作五十卷，未詳刊本。此內容是卷殘存拙帙，未有題名，內署順昌廖勳翁撰，共文兩篇，一為白雲賦，一為明河賦，商麗堂皇，而神韻飄逸，絕一鱗片爪，亦足見珍矣。

南華集十卷 道光乙酉年重刊本

宋林垌著。垌字仲堪，福建羅源人。真宗賜號南華翁，是為集名之所自。據陳郁藏一話腴謂：真宗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檜，然橫磔飛舉，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掇其枝，因以為瑞，題詠者甚多，惟垌之唐律最為稱旨，因賜號南華翁，詩名由此大著，特表名第一。是集古今體十卷，以五七言律為多，皆規橅唐人之作，以禁體為工，詞藻紺縟，聲調叶諧，是固其所長，惟多沿襲窠臼，殊乏風致，即所詠御愛檜之作，亦惟極揚溢體物制典例，固無質人之書。帝王之右文度士，自非籌于文人之精警，時俗之好尚，亦未足為千古之準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傅景斐文伯十卷 道光乙丑年重刊本

宋傅景斐著。景斐其字，名未詳，福建晉江人。是集前有真西山序，謂景斐樞密公嗣子也，予昔從樞密公于建安，時景斐纔六七歲，今得寅景斐所著述之盛如此云云。道光[illegible]福建通志云：樞密公指伯壽，父案伯壽字景仁，弟伯成字景初，而有弟三人，伯詳、伯瑞、伯拱，未知其字或其一即為景斐，今以為景仁之子，恐亦有誤。集中文多而無律，不尚悟悠，而典雅又尚纖巧，[illegible]所存十卷，非全豹也。

蕭挺之集無卷數　道光庚子年重刻本

宋蕭國梁著。國梁字挺之，福建永福人。乾道二年擢進士第一人，事具閩書。宋稗類鈔於聊峰蕭公登科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律草第七，凡孫屬稱桂仕版者，傳書遴選，唱日逢陛，蕭為榜首，故蕭對御吟有傳玉陛星辰曉，澤金枝雨露春之句。是集為詩文合刻，不分卷數，詩固矣清遒，渾然不見刻雕之迹，文以駢體居多，擬古体物，宏肆博麗。其舉榜首謝啓最為當時傳誦者，而如頌飛龍之選，猶古論次以當光，無汗馬之勞，鄉國何功而居上，蓋用宋宗及蕭比事也。

王子直文鈔一卷　愛日廬輯刊本

宋王向著。向字子直，福建侯官人。按曾文定公集稱向為長樂人者，疑有誤。文定著文教書言，以其兄深父、容季，俱名聞于天下。曾集中謂其可稱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而可喜者也。且謂讀其書，知其超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于理者亦少矣，蓋甚加推重焉。子直集久不傳，陳氏愛日廬篤嗜容季弟昆之文，輯得數篇于宋文鑑中，為之平刻，以闡其幽焉。

王深父文鈔一卷 章日慶輯刊本

宋王回著。回字深父，福建侯官人。案同時閩人同時有二王回，以爲侯官人，其一爲興化仙游人，俱著有文集。元豐類藁有深父文集序，謂其辭反覆辯達，有所開闢，其卒蓋特出于百氏，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于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于將墮，回學者于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推許可謂備至。據類藁，深父文集共二十卷，者不在大觀，今已無傳。是卷乃陳氏章日慶從宋文鑑中輯出，以供誦讀，雖未有新得，亦以廣流傳之意也。

白石丁稿一卷 排玉樓刊本

宋黃景說著。景說字仲懌，號巖老，又號白石，福建閩清人，乾道己丑進士。鶴林玉露稱善白石黃巖老，與其詩於黨中。巖巖老亦號白石，詩與時人號雙白石云。千巖之詩以奇峭見長，楊誠齋謂若石湖之清新，尤梁谿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乃千巖之之徵，以全所畏者，蓋爲其峭而詩格未極全有。巖老奇峭之徵之處，實得乃師法乳。是集積僅寥寥一卷，然皆精粹之作。以直齋書錄解題稱三山黃景說，景說實閩清人，以千巖爲閩人，排校恒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秋客窗詩草二卷 兼新和齋叢刻本

明陳大琳著。大琳字撫山，福建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官以清節著。既罷歸，家居田間，蹤不及城市，愛陶淵明高致，取其詩和之。蘭陵詩話謂其恩趣間有似之。是集二卷，以和陶者居十之七八，如和歸田園居三首、形贈影、影贈形、和連雨獨飲五首、和飲酒五首、和雜詩五十二首、和擬古四首、和桃花源詩諸篇，皆渾然淡厚，真樸處，雅者語亦覺婉摯。餘所為七言，大體間似青山放翁，亦得閑適之趣云。

薊門塞曲一卷 鈔本

明陳第著。第字季立，福建連江人。嘉靖間諸生，官至將擊。所著一齋詩集，已著錄于四庫。中為東番記、寄心草、五岳游草、兩粤遊草，缺是集。四庫謂其詩質而樸，雅而有味，非有學問者不能，蓋明人之不樸。守壘者第十二游，蓋於泰山、次兩粤、次浙東西、次溯大江、齊雲、九華、匡廬，次兩廣、豫章，次汴梁、嵩高，次入秦，次晉、荊、閩、恆山，終洞庭、衡山。自恨惟蜀滇未及游云。是集前有沈有容序，謂季立先生遍舍，謂塞曲多得自馬上，粤草多得自舟中，音節弗類。余曰不然，大詩統畫也，山川之形勢在焉，余特拊而附者共疑不可乎。

頤吟集四卷 舊月山房刊本

明陳元藻著。元藻字雨鎬，福建莆田人。萬曆庚戌進士，官禮部時，值日食，疏言陽極于陰，利歸之人，豈可使預國家事。觸璫見之大恚，欲置之于死地，葉臺山力爲營救，得以僅免，因削職歸。晚結茅梅峰，以詩畫自娛。蘭陔詩社甚衆云。其詩本十四卷，乃邑曾楚卿爲之删存，得是數，以付刊焉。大抵墨守七子流派，言必宏壯而切響，其稱七言律最多而尤六五律間近唐賢。附以四六小序一篇，似頗工整。

景湖詩稿二卷 鈔本

明陳其志著。其志字公衡，號景湖，福建莆田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司副使。是集爲其遺詩二卷，蘭陔詩社稱其清真雅淡，規摹王孟。卷首有同邑林堯俞序，謂其風骨珊珊，如晉人小品。其志爲詩初從鄭善夫，已工得七子一味摹古，要以唐賢爲鵠者，晚年乃洗滌鉛華，力删縟靡，故其味名言。其未存者，所爲詩不愜意，亦並除殘盡，於今存者僅寥寥此數。集生前曾有刊，日久湮滅，此卷上署聽鸝軒鈔藏，亦莫詳所自矣。

居俟堂存稿二卷 萬曆年刊本

明鄭大同著。大同字景平，福建莆田人。嘉靖己丑進士，居諫垣之日，弋取似宜所宅，傳漏一檣，未寄通一刺。揚忠懿又為大同之門下士，往來甚密，冢宰李默為趙文華誣奏繫獄，大同有意護之，公宜遂指為李黨，罷職。是集為其所著詩文各一卷，詩質而雅，淡而悠遠，非有肖善者不易領此。至餘既株守縣庠之習，文亦文從字順，無明人僻澀艱滯之(?)。集前有孫仁壽序，謂其詩文多原于忠孝大節，蘭陵詩話亦亟稱之。

靜觀軒集八卷 清初刊本

明黃鳴俊著。鳴俊字盛英，一字彥耆，福建莆田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知縣。鼎革後，黃與其鄉里諸君會，作假悲歌，聞者悲之。其詩多眷懷故國，誹議新朝之語，故書久佚，罕見知者。卷前自序謂少耽吟咏，幾于廢寢，精研窺淵古人意旨法度所在，晚乃參究奇變，窮然出處，一以此為陶寫抒鬱之資，然苦思之，或有當作者于萬一，千載之名因此取證，百年之遠，合此焉依云云，可以見其志。其詩思致清深，才藻亦復足以佐之，間有近似之遠山處。

白雲集二卷遺詩一卷 陸基山房刊本

明謝杰著。杰字漢甫，號繹梅，福建長樂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是集名為白雲集，蓋取狄梁公白雲親舍之意，乃官南京刑部右侍郎時所作也。詩一卷、文一卷，卷末附外編，則制義以外遺詩一卷。杰詩格之格並明白坦易，大抵得法唐筆，非刻意欲自一家者。然詩格韻狹，三質適潔其中，文亦有質齊腴膄之致。制義最為善著，所謂清真雅正之極則也。杰詩文久未刊傳，是編由其裔孫章鍵、仰東參謝文明詩時搜輯，是以鋟板流傳亦未廣也。

一龍文集五卷 百葉書屋重刻本

明伍晏著。晏字一龍，福建清流人。弘治乙酉舉人，澹于仕進，以安宜山中，種樹養魚，奉親以老。是集為文四卷，附以詩一卷。文皆序跋傳狀雜文數體，從容恬適，不事藻飾。詩所作無多，辛清雋可喜。佳句如草根蛙鼓吹，花裏鳥笙歌；閒階秋掃葉，茗後晚桃蔬；隔寺聞僧磬，徹樓話釣舟，俱可誦者。前有孫無存、柯瑞春二序，皆謂其鏤意鑄詞，不淺矯作。然其長處則尤在其閑雅質朴，是其難耳。

虎山文集六卷　光緒三十一年排印本

明王應槐著。應槐字汝旦，福建同安人。嘉靖戊子舉人，授太倉州學正，方正為士林表率。郡守嘗因事辱及士人，應槐叱守，白其冤，拂衣歸里，以窮約終。其硜介有如此者。生平刻意為文，其詩文尤雄偉軼宕，清峻之語，迥出塵表，見所南思所為序文，然詩已失傳，不可得見。是集所收文約百首，詞意警拔，語不雕鏤，氣無脂粉，出于性情之正。六十三[illegible]足以御之。集舊刊于有垣，傳本甚少，光緒三十一年，螺江陳氏為之排活字版重印，以傳于今。

青霞山樵集三卷　翠屏樓校刻本

明林敏著。敏字好學，一字漢孟，福建長泰人。讀書過目成誦，居鄉不試。道光福建通志稱其詩清新，其以盛唐為宗。是集古今體共三卷，古體宗杜，頗有排奡之概，六言精弱，近體五言近王孟，七言亦學少陵，佳句如禪歸雲隱寺、鳥宿月銜山，夕陽村外度人影，廟前墟亂葉，賀礙雨孤舟去雁風，山淡秋光慈月，里鳥背殘，白頭樓舊事，黃葉攬秋聲，如行明月三千里，春[illegible]庭前風一雨簾，月色靜添秋水碧，中蟬聲低咽庭風晴，皆可誦者也。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道光庚子重刊本

清朱仕琇著。仕琇字梅崖，乾隆戊辰進士，福建建寧人。福建人以古文名家，終其先生。勤精力為古文，在閩中千百年來，當首屈一指，次則高而蕪，若遵巖散体中間以駢語，柳子其次也。朱珪序云：始力抗周秦兩漢，以荀卿、屈平、司馬、揚雄諸子攖，必伏而臨其對，然後尊而匯之韓、柳、歐陽、王、曾、姚、虞以下，若有戾，而喜逆以乃其晚，而反覆于震川、遵巖諸家，心愈降而字亦居，於是奇辟奧曲，不合于道者鮮矣。如其氏文，善狀物情。雷鋐序云：其文章變化甜苦，一以渾古沖淡出之，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朱筠志墓云：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于自得，要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為清穆者惟夫淡泊者惟能含之咀之，得其妙，以為文者惟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聽秋山館詩鈔十卷 鈔本

清林楓著。楓字芾庭，福建侯官人。道光甲辰舉人。是集古今体十卷，前有謝章鋌序，稱其晚年勤著述，精閩之地理掌故，留勤有成書。詩品特其緒餘，然存詩近千首，必非無意為之者。其清淳什詠，容中雜述所資掌故者，如集中古体多學白香山，清雅平淡，惜鮮新意，近体略近放翁、石湖，饒閒適之致。章鋌所謂近千首之作者，今集中僅及半數，蓋其晚年自加芟汰而手繕校如刪定者也。

鄭大理遺稿八卷 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清鄭開先著。開先字蘭石，福建莆田人。嘉慶己卯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禮部侍郎。以工八法著稱，善畫墨蘭。所著有樗野巷遺集、配芳館題跋。是集有硯農林跋，云：先輯其詩二卷、散體文二卷，儘校付梓，徒又遴其駢體文二卷、題跋一卷、補遺一卷，陸續付鋟。適蘭石門人陶蓮生方伯開府林，刊其遺集，以所錄稿見示，內有林所未見四、並為刊入所附刊。時甲辰至乙巳冬而竣。石遺室書錄稱其詩多七言近體，氣韻清穩，良為恆者。駢散諸作，亦多饒情氣。

玉蕤詩選二卷 漁洋山房刊本

清林麟焻著，王士禛選。麟焻字石來，福建莆田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貴州提學僉事。所著玉蕤詩集七卷，已見四庫著錄。其詩■法受自王漁洋，詩集中日中山竹枝詞，以前明戴漁洋詩選者。是集為漁洋所選其精粹者。序謂石來久有聲於閩中，以詩名。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議入館閣之選，已乃屢以才謫，■推擇為中書舍人。儤直禁中，日休沐，則偕二三同志遞相唱和。其詩溫潤縝密，學尹窮達，扶疏而直上云云。

林研莊詩集不分卷 康山胡氏振刻本

清林研莊著。研莊佚其名，研莊[illegible]其字也。為林遠峰之姪。遠峰名若遠，峰詩存已著錄。為春隱園弟子，有林七古之目，以其觳人洪[illegible]北江相渊和者也。遠峰僑居吳中，江左名流推為作手。研莊自弱冠時自闡之矣。皆詩于其叔，即亦丁當清逸。詩壇旗鼓，僅其座人已而自謂無以易性情也。乃益肆其聲律排偶之習，急時鋼縮，一以自抒其情志。而於思歎懷友之作，尤纏綿悱惻，一唱而三歎焉。康山孫子瀟既以研莊合選校刻遠峰之詩，因并擇研莊之作而付梓焉。大真閣集于研莊之詩，甚為推許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灣亭詩略二卷灣亭偶存一卷 莆田林氏家刻本

清林壽英著。壽英字斐伯，福建莆田人。順治辛丑進士。林堯華之弟也。堯華號澄亭，亦著澄亭詩略，已見四庫著錄。蘭陔詩話稱壽英詩藻逸思深，體備衆美，少乃兄之力。書前叙然四庫提要即謂壽英[華]之詩早年刻意雕鏤，未造渾成，晚年又縱筆頹唐，纔筆太早。其詞有南宋格意，而卒賭新譜，亦擬議。壽英殆有懼于乃兄者。而四庫收堯華而不及壽英，或正以其弟足睹盡相埒歟。兩存異同，蘭陔所評，猶有溢美之詞矣。而王阮亭選並壽十子詩，灣亭亦預，則是見當時固見重于名公鉅卿者也。

畏軒詩集一卷 康熙年刊本

清洪士銘著。士銘字伯新，號畏軒，福建南安人。順治乙未進士，洪承疇之子也。華亭田茂遇論其詩謂唱酬攢簇之容，振玉摐金之奏。董俞謂其才情嫺穆，泉湧雲興，殆將伐靈鼉之鼓，撞萬石之鐘，非僅調笙擫阮，操一音以悅耳者。以士銘得為貴介公子，然能究心經史，學有本源，故所作大人備至。二人所言，要甚過譽。特其纖麗雕鎪之習，既有類於七子餘習者，所以可惜耳。承疇得為貳臣傳首，然其經綸材略實有可觀，而僅獲漢奸之罵，功未可沒。觀野史所載及其自著奏對日記，可以見之，宜其克家有令子也。

類編標注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 明嘉靖婺源刊本

宋朱熹著，滕珙編。珙字德章，號蒙齋，婺源人。少見璘並游朱子之門。是集據黃氏千頃堂書目稱為馬季機編，乾隆間程恂則稱為珙所編，善本書室藏書志所考以珙之行事相較，似以滕編為是也。明正德辛巳初經雕板，楊一清有序。此為第二刻本，有萬曆丙午朱吾弼序。尚有續集二十二卷，已闕而無存，其內容係取朱子語錄文集分類編次。前集論學，後集論古，續集則補二集所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畫餅稿無卷數　李古花氏家刻本

宋范師孔著。師孔字尚可，福建李安人。咸淳间以薦，肆業武夷書院，三司偉充講書，横經析理，從得要旨，日以新得異訪者甚衆。偶鈍于子之業，字又號木澤讀，遺世畫福建通志載其集一名梅谷集，有杜清碧序。言先生名集曰畫餅者，豈蘇子瞻所謂日喻者耶。徽亦其意而序之，知以聞鍾聲而語者矣。詩散于兵間，僅存杜序，而花氏子孫執詩藏惟謹，則適存畫餅之義■矣。後有陳道潛跋云：杜公叙見先生之詩，使嘗如聞鍾聲見。今先生詩既不存，因杜公之詩，以求作者之意，則又若■莊子所謂罔兩問影者，其求愈遠矣。然子孫不忘其祖之意，為可尚。此集無內容，而但存序跋，■可謂古今人集中之別開生面者矣。

雙溪澄碧集二十卷　雙翠閣覆宋刊本

宋張雪著。雪字正仲，福建浦城人。幼讀孝經，李父問之曰：有何好處。對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李父大奇之。後登大觀三年進士，累官司門員外郎。晚棲隱于雙溪，因以澄碧自號。是集端平二年李儀章刻之，楊垣方嘉篤序之。嘉定三年劉彧大又刻之于汲縣，鄭僭萃序之。此本蓋由宋槧繕錄者，計詩古文詞二十卷。凡詩三百三十六首，為九卷；雜文經義九十三首，為七卷；詞為四卷。皆本博洽，發之於文，亦多清麗雄贍。詩詞皆閑雅可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汾陽集二卷 舫石齋刊本

宋郭勝著。勝字明齋，福建惠安人。性輕脫，嘗夜出，為醉人所詆，太守詰其情狀。勝答曰：「誠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者。」乃勝是也。太守怪其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勝操紙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時公之飲也，乃李者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大笑而釋之。其行事詼奇，又拘小節，多類此。所為集中，亦時多嬉笑怒罵之作，顧其詩則才俊逸，語多滑稽，不襲前人窠臼者。作雖無多，皆可誦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墅集六卷 傳鈔本

宋劉克遜著。克遜字無競，福建莆田人。劉後村先生之弟也。以父任補承務郎，歷大府工部郎官，積階至朝散大夫。後村為撰墓志，稱其工詩，為水心葉公所塘趙公所稱。是集有葉水心序，謂克莊於劍南詩，字一偏，對一聯，必整切深穩；克遜繼出，少上下，然其閒淡寂寞，獨自成家，悟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極許備至。蓋無競乃讀、深于格律，嚴于格律，而不為所拘，真克承家緒，以擅瓊流，顧世人知之者殊未多也。

靜默詩集四卷 雙翠閣精刊本

宋葉朝瑞著。朝瑞字鳳昌，福建建寧人。是集前有劉後村序，謂其詩多佳處，而自號靜默，則所未喻。自昔詩人高者，仰天摹星，深者入海求珠，如蜂之採，蛛之織，蟻之經也，如之何而可靜默。如蜩蟬，如蟪蛄，如蚓之唱，如蛩啾啾達曙，如之何而可默也。又自謂余平生有吟癖，知此癖能殘生害性，並剷之，業不可得。後百骸大寧，七竅免鑿，並曰靜曰默，若者之業。然朝瑞之詩實能婉而不迫，雋而多味，于靜默之旨，良有所得。詩之為事，固非靜默所可該，而詩心固非由靜默無以養成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友我集四卷 雙翠閣精刊本

宋王太沖著。太沖字元遂，福建莆田人。仕浙中，官至太守。是集有劉後村跋，云：元遂使君長余二歲，三十年前相遇于衢，歷寓舍中，示余詩卷。歲月幾何，相視鬢髮無異者。一日餉余橐本，暗自譜年，每歷一官，賦詩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過一帙。蓋其楊柳光怪，而趣味深遠；默庵能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權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從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如此。

心游摘稾一卷 傳鈔本

宋劉翼著。翼字躔父，福建福唐人。是集有林希逸序，謂翼少希逸，用事崇軒先生。翼早從劉夷場居之技，於力于詩，自晉唐而下，至本朝諸公遺集，掇擷數百家，所作只主一律，大抵以崇軒所爲云。崇軒有道之士，其詩初爲唐語，後爲晉語，晚而傲世自樂，尽去繩墨法度，自爲崇軒一家之言，蓋取丁令人古人寓以其乃門弟子獨得又丁[illegible]此三昧。心游之稿，本爲甚富，今乃其自摘取十之一首，以寄于希逸者，希逸謂其極能得吾師初時詩法者也。

溪翁集二卷 傳鈔本

宋劉淮著。淮字溪翁，福建建陽人，朱文公弟子也。大耽吟咏，所作湯麗清新，以陸録依胄齋居得名于時。樓田朝聞見録記韓侂胄三箇之齋，後山爲園，有堂，有園，有泉，桃坞、雲[illegible]峭諸勝，又有亭專叹中如此。韓敗後，有呂氏信遷寧壽，復為禁地。淮遊詩云：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沉沉深鎖許。主人飛頭去和戎，編戶雕墻鎮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之誅魏公辱。後來不信有前車，突兀眼前看此屋。古調蒼涼，集中所作多類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雋集一卷 大德七年刊本

宋鄭震著。震(字叔起，號菊山)，連江人。所南翁鄭思肖之父也。是集詩四十首，皆跌宕不傲，時有古哲存真意，為元山村仇仁近所選。前有大德五年鄱陽道約叟老道序。[illegible]謂其詩"端莊流麗之中，[illegible]古意盎然，自然流露"。吳應舉宋詩鈔所選者二十五首，皆有異同者四處，常往壹七書目云附錄之卷，思肖所撰者，所南所作家傳云，得詩十五篇，蓋流落之餘，所南所未見者。震子林處齋圃仍弱為行峯，[illegible]其詩原名侵游稿，山村所選乃定今名也。

間諸緒餘二卷 光緒廿四年排印本

宋林今著。今字子真，福建福清人。林寒齋之孫也。寒齋著有間諸一書，究心于性命之學，不以識語出之，渭溪湖契齋之骨髓。到後村舍謂惜身山未及見之耳。是集乃今接緒前書之作，故名曰緒餘。有後村序文，稱其孝友慈祥之言，又謂福勝翁陳善之木拱矣，而子真之言論風旨，一則曰祖德，二則曰父訓，筆之書，至于自題壽藏以前，勝之旁依祖乃惬志焉。世之能言者不必能行，子真析理雖極於微妙，刻行又甜乎平實，其微妙者易能，平實者不易能也。

武夷集二十二卷 道光年福州重刊本

宋胡安國著。安國字康侯，福建崇安人。紹聖進士，擢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以提舉湖南學事，遂不往請。靖康時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兼侍講，罷。紹興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置給事中。卒謚文定。事具宋史本傳。安國以春秋為先聖傳心要典，而王安石廢之，使人主不得聞，學士不得聞，乃潛心專講春秋。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安國本喜為文，後篤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又耽諸妙，晚捐華藻，僅取明理，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直齋書錄解題謂其文集止此數也。

寄情草一卷 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朱珊著。珊字珮軒，福建建寧人。家甚貧，常閉門餓，清坐無計，但吟詩度日。補郡學生，授徒自給。生平坎壈侘傺，無一歲之獲安。有妻操作甚力，教其子且讀書，竟思萬間而去。林好亭甚稱之。其詩格頗輕靈，寫方于諸人，與世不相入。稱其為人放好之者殊少。沒後所作多散佚。是集乃同里陳龍章為之刊輯者。作雖無多，而清鍾欲合之性，侘傺哀咽之音，皆足令人沈長思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亭山集一卷 嘉靖翻刻本

宋李丑父著。丑父又名亭山，一字艮翁，福建莆田人。先名綱，字汝礪，端平進士，歷官太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忤丁大全意，遂罷。後祀部郎中，爲人篤實清修，胸次灑然。史稱當文為方鉄庵、劉後村所器。國子博士鄭協以■科試第，同師道一登酒不悦，台評及之。亭山送之以詩云：諸生幸不笑揩鎗，官長何因置郑虐。一時傳誦，王伯厚極賞之。所作詩文皆渾潤清新，詩今俱不傳。其後詩話載上列二句而已。是集之僅存而留有物有序者■蕭荻中有輯存者也。

山居存稿一卷 道光十五年重刊本

宋陳必復著。必復字無咎，淳祐十年進士，以字行。■■福建永福人。宋百家詩存小傳云：嘉定時卜居梅崗山中，結屋數椽，題曰藥房，吟所有山居存稿，俱五七言律詩。自為序云：余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閒雅，如幽人野士，沖澹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大隱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今讀其詩格調工穩，饒有清蒼之色，皆之一逸人。蓋是知仿者於而能得其一體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眾仲詩集一卷 傳鈔本

宋陳必敬著。必敬字眾仲，福建同安人。閩中理學淵源考云，必敬宋末一第不遇，又與隱佚終老，究心朱陸異同，甚有心得。泉州府志云，必敬詠釣台詩云：君為名利隱，我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台。又云：已上桐江台，又尋桐江釣，不食桐江魚，又怕嚴公笑。此二詩人多傳誦之。眾仲晚年專意理學，于所讀頗所作多相散佚，且家貧無力付刻，久不見傳。是集乃清末謝章鋌于榕垣舊家見有鈔本，從而轉錄，已無專名，姑以其題之。作無多，然含意深微，寄情幽遠者。

謝參軍詩鈔二卷 長溪祝氏遺刻本

宋謝翱著。翱字皋羽，福建長溪人。所著晞髮集已見四庫著錄。生平[illegible]托遠遊，乃名晞髮子。又文天祥開府延平，以布衣諮議參軍。天祥卒，亡匿，所至輒感哭。扶酒登浙江子陵釣臺，設天祥主，再拜痛哭，詳西臺慟哭記。此集為其邑人祝昌泰所鈔古近體各一卷。皋羽詩兩集俱佳。石遺室書錄謂昌泰所鈔僅此兩卷，似仿刻鄉先生遺書之例，畧有不合。吳之振宋詩鈔謂皋羽所作古體頗類昌谷，近體則典鍊沈著，並非長吉所及，良為得之。

龍峰集四卷文錄二卷　陳氏家刻本

明陳玉著。玉字世良，號龍峰，福建長樂人。嘉靖辛丑進士。按明時長樂縣有兩陳玉同姓名，一為龍峰，其一弘治十五年進士，官成都知府。是集據千頃堂作四卷，並無文錄，殆當時互有詩。玉所撰其一、夏允彝所撰長樂縣志言玉為文如泉湧，詩則沖淡和平。以其集觀之，其行文之度，浩瀚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而微患過於才便之積，有駁雜之病；詩則諸體俱佳，無噍殺之音，古體轉折，更極自然，俊爽無促迫之態。

耕隱集一卷　光緒十年重刊本

明鄧定著。定字子靜，福建閩縣人。洪武間布衣，隱居不仕，自號耕隱，以負詩名，一時賢士大夫皆欽重之。嘗題明君出塞圖云：傳呼莫射南飛雁，欲寄平安到漢家。四方傳誦，以為詠此題之絕唱。然如草齋詩話云元人陸平方所為昭君詞亦有勸君莫射南飛雁，欲寄鄉思萬里書之句，已先道及矣。今觀集中所作，多清新隽永，不襲古今人窠臼，蓋以無心暗合，非有意剽竊者。集中多作近體，如白湖道中、不赴山村詩、詠梅、詠畫心蘭諸作，皆長於獨造，馳騁古澹者。

翁海邨詩鈔　道光年福州刊本

清翁時稺撰。時稺一名濤,字燕西,福建侯官人。補博士弟子員,不甚恒學子業,喜山水吟詠,家無儋石儲,壯年喪妻不娶,撫幼子客于琅琦海嶼,閉門二十年,乃自號海邨云。幼從其舅陳照薰學詩,集為謝金鑾所鈔,謹謂其詩格律、五古要多本于性情。所鈔皆五七言之一云。今觀集古體曲折有致,五言寫海濱村居尤為清雋,雅摹擬儲、韋,遂其含蓄,加推力法,亦其蘊藉。要之花石湖田家諸作,實為正近。近體稍為近熟,然一二警句佳聯,亦均可見其自然流溢之處,異于無病呻吟者也。

周天益詩四卷　傳鈔本

宋周天益著。天益佚其字,號溪翁,福建福州人。生于眉會,而傳于劍浦,崖歸隱以居,偶多水患。李溪疏至冒城郭,草廬數焉。林攄其詩積而出之,亦序于劉後村。後村謂傳君之家,宦族漂搖,依括而未定者。溪溪之如使君之身世,栖栖然浪走于江湖,見遺于場屋者,詩溪溪之如雨。君為君溪又君去,躬詩不輟吟。人固有嗜好,以世如是之相見者。建陽劉和迪老亭、弃亭溪翁隱村田,引天台林景思者雲巢,因人刻其詩,號雲巢為喻,謂景思和迪詩皆行世,以勉天益焉。

分類杜詩無卷數 康熙鈔本

明徐㮙編。㮙字子瞻，又字火城，福建閩縣人，徐𤊹之父也。𤊹所著紅雨樓題跋，博洽精覈，為鄉邦文獻之藪。而家學淵源，手從庭訓所親授。世傳杜詩不下數百家。其箋注者十分之七，在求詳意逆志；編年者十之三，重於論世知人；分類者十之一，便以觀覽摘摩。此則分類而無注，而易於利讀。蓋㮙於時所摘誦，以資學詩之軌範，初未嘗欲以此名家也。紅雨樓題跋謂藏余家將六十年，有火城東山之印。蓋先君舊號火城，而東山者乃薛廣文欽之別號，當時曾共讀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青蓮集四集 壺華館未集十二卷 莆田林氏刻本

明林兆誥著。兆誥字樾楊，福建莆田人。嘉靖間諸生。少負才藻，以謫仙自居，與姚文燁、余翔結詩社。其妻陳蕙卿亦能詩。青蓮集為其所自作詩集，古今體二百餘首。詩多宗前後七子，以雄麗峭厲為宗。壺華館未集乃其所輯莆田先輩遺詩，始洪武迄嘉靖，搜錄凡六十二家，附去取評騭，未介洽當。而鄉先輩之遺編湮沒者賴此而傳者亦不在少數，功亦不可沒。嘉靖壬戌倭亂陷城，負母繼遁走，兵棄珠玉，獨懷此書。已而被執，賊見其負母袖書，義而釋之。事見蘭陔詩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蔭園詩鈔二卷 莆田林氏家刻本

清林蕃春著。蕃春字蔭園，福建閩縣人。乾隆丙午舉人。所編著有宋詩擬玉之詩類選、國朝詩選諸總集，皆能博覽精擇，已見著錄。謝金鑾二勿齋文集謂其質近魯而好讀書，視經史子集如性命。是集即金鑾所選刻者，謂其詩沈博弘肆，其七言古体，时出入于韓蘇之間，存稿頗多矣，為擇其尤者。蕃春選詩雖尚性靈，而所作良未如金鑾所言，蓋人力甚淺而天才有限，摹習古人，既得神似，亦自運機杼，未有特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蒨居詩集六卷 惠古堂刊本

明吳公布著。公布字大生，福建龍溪人。崇禎間貢生。詩學荊山，後邃于博鑒山，一變而學李昌谷，鏤刻雕空，峭厲幽僻之氣，不謝翱晞髮集，極為彷彿。集中大率為傷亂感時之作，五言佳句如「玉淡仍苦體，望無印煮枝，烈心明山水，入眼豁青天。亂離無逆旅，老大惜年華」。七言如「側身塗海難為客，歷影於陵有畏人。棄子無知還是草，謂予旦知有如何。狂緣已斷猶耽酒，病債難償未廢書」諸句，則尤不卑邪，為近似者也。

松寥山人詩集八卷 道光甲申福州刊本

清張際亮著。際亮字亨甫，福建建寧人。年十八，梓其詩曰馨鉢緣集，才氣無雙，當之者偉焉。所作以為李青蓮、蘇玉局復生。柳仲軒文集謂其善學太白，兼古樂府，至慕其才而又利其崇露之早夭。又言當同松寥山乃在山一年耳，何取義而名之，則曰是早謝之，所以託高，所見者遠，並在山之勝也。言之甚取以自策，固所貴不凡矣。自序云自嘉慶乙亥年十七始，迄道光甲申，凡六百首，中多奮才使氣之作。名傳道姚瑩以其人奇言偉，大都言可所論送送之，至為陳慶鏞代草清稿，知其於持風骨，千秋不朽，又以詩人見也。

鄭都司文集十五卷 晴雪寧廣宋本

宋鄭寅著。寅字子敬，福建仙游人，僑之子。以博習典故，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召為對言濟王冤狀，指斥權臣，謫知中。召為太司郎中。權相恐沒，陵副都承旨。又請為濟王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宜罷未除宣取僞化、柳倚偉，裁減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所著有包蒙、中興綸言集、仙游縣圖經，云王邁騰軒集有祭鄭都丞子敬文二篇，極其推重。中云淵藏群書，律呂典故，不但多聞且多世錄，可謂能承其家學者矣。集中諸作，均見其學有本源，奏議數篇，尤侃侃鑿鑿，有聲有色者如

劉尚書集三十卷　道光辛丑重刊本

宋劉[?]著，[?]字[?]庵，福建莆田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肅，是集前有劉克莊序，[?]云於禮部尚書時之屬，自奉大對，展館職，從諫方面，凡所建白，多者萬言，少者數語，皆條達懇切，自大律詩至駢儷，記序，志狀之屬，出典實嚴重，自朝廷大議至交親小往復，皆告吏民入誤，如弟者，皆忠信誠懇，訂正之文，意在乎厚，非天資質篤者所能道，措詞極其平和，雖極奇峭者，豈以加之以後村之語，良非過譽之詞，集中諸文有關大節，立朝正氣彪炳，足以史冊爭光者也。

謝昭卿文集四卷　百[?]合[?]宋本

宋謝[?]著，[?]字伸中，福建政和人，紹興二年進士，生平疑意為文，每取古人集中所快意者，手加欽錄，加以丹黃，口不輟誦，皆不記憶，行之數十年如一日，朱文公之晚年序其集云，君生平為文甚多，合體均備，莫測其所至，予來鄉士能讀其書而孤於其遺集多散佚不全，所得止予此間之若干，綴脫落，不敢輒改，惜失其真，隨意補足可以七卷，其立辭是固洋洋肆之致，而於才使氣，不能潛斂于規矩準繩之內，特其一二議言高論，亦殊有出人意表之氣

自唱集六卷 雲左山房藏鈔本

宋黃行之撰。行之字叔通，福建浦城人。生平力學好修，隱居不仕。平生經諸史，以終探其淵源，雖不求聞達，而一時賢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家居，是集前有自序，並序云：東巖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洽而文，多識前代舊聞，其為文閎麗爛亮，若便于速取者，顧二諸之無所偶，貧賤不能容，今年七十有八矣，嬉戲、翰墨，筆力未衰，然皆其平之倡和，大抵皆詩，所採剝蕩後理東坡小谷硬語盤空之習，雖積為鋒銛未亡清派，而喜出不亭韻，喜淵又喜謂語之論求勝人之概，初又以坦懷而易其志趣也。

臞翁詩集二卷 百靜精舍影宋本

宋敖陶孫著。陶孫字器之，福建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登甲第後，文集云：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法，其評詩最精當，自云此評兩漢以前書，一貶蔡謝、劉潛夫，一貶同舍朱仁叔，其自負重如此。是集為門人之所自訂，一為明性集，一為心窗集，皆自為其序善之旨，詩中五言皆陶謝，浮艷遠自得之致；七言得杜之佳慷慨激昂，而換折凝健又近似乎韓昌黎，作雖不多，然以約敵繁，密勝疏，而或偶涉粗率，而其樸之真，宜亦能自舒其性情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柯亭文集一卷 玉屑樓中箱本

宋柯亭文■著。亭文號儆齋，一號松窗，宋(?)福建莆田人。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古古刻深，本色人讀十遍方解。劉生有高名，殺不減寸祿。亭文則評本義，使人易曉，或謂其興乃翁機軸相反。劉後村跋其集云：使人人■岑寂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清之李，少(?)倉首陽之薇矣。克莊既表抱瘦翁之窮，又特贈亭文之遺■，道光通志云：亭文為夢得之子，其名未詳。集中猶之格精論，今(?)衍而非游談無根之詩。昌(?)蘇東坡萬(?)山谷頗有媲美者，不翩只(?)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旦翁詩集一卷 傳鈔本

宋林昉著。昉字旦翁，福建福■人。嘉定十六年特奏名，嘉(?)莊正平(?)福建通志載閩人宋時有二林昉，一為淳熙十一年進士，一踣(?)閩縣，一為嘉定十六年特奏，■名，縣(?)癸(?)無考，■(載)福州府志、進士之林昉，字子揚，是則字旦翁者，當為特奏名之林昉。不(?)是集但署旦翁之名，未詳其行略。詩僅五十六首，詠史諸作議論有特識，而不流于怪僻，最為可誦。作近體近于大曆十子，古除(?)效擬陶謝，亦有清致。集久不傳，此為陳太(?)冶(?)正(?)傳鈔者也。

記過集一卷　道光辛丑重刊本

宋方崇仲著。崇仲名澄孫，以字行，福建莆田人。淳祐進士，知邵武軍，以最聞，官至秘書監。始以文字見知于眞西山，乃以道相，崇仲獨見外擯，從其自，是其名為記過者，蓋存其困于秋試，別從首試大廷甲科程墨之文，所以受知于西山者也。崇仲處玖齋言，伊始從鄧君子以像困之元脈，明以詩以添困之精神，故刻在花坊謂此編非直一時業名之標，實兼蓄世毒備之案。欲傳存得手跡，一其以記過為名，正如日月之食，初不待文飾。其文向論亦清真雅正，足為干祿之楷式者也。

麻沙集八卷　觀過堂重刻本

宋劉圻父著。圻父字子寰，號篁嵲，福建建陽人。游于朱文公之門，為入室弟子。是詩據福建通志著錄，作劉圻父詩。前有劉克莊序，略謂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守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律，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騖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獨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如寫鳥之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遒斂，非深于詩者不能也。故許其精有造美，然圻父之詩實能深得轉益多師之旨，頗具奄有衆長之致也。

滬廬詩集八卷 道光辛丑重刊本

宋朱復之著。復之字錢仲，福建建安人。開禧元年進士，端平中使北，展謁八陵事。具江湖後集。復之之一時名卿之業底善薄劉過、趙師秀、周文璞、蘇泂等，皆有師友。所作詩鏡刻淬自然清新，劉後村詩話謂其詩纖麗可集。如初夏句云：忽見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花。秋月云：紅葉老去蓋明鏡，桂懷朱棠上蓼花。其枯枯多類然。集中謁陵北征諸作，亦殊言深宏潤密秋軟。是信乎詩隨境易，才力時進。如集前有周文璞、蘇泂二序，以李長吉、杜牧之相比，稍有過情之處。

潘邠老文集十二卷 明刊本

宋潘大臨著。大臨字邠老，福建長樂人。大臨與弟大觀皆以詩名，從蘇軾、黃庭堅、張耒游，特所推重。是集有張耒序，謂余友潘邠老，鯉子，故閩人，家黃州。余寓黃州，邠老為鄰。後予去黃，居淮陽，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為之出涕。頃邠中邠老子懸以其先文章來，予序之。其勢力易足振邠老于無聞，其心足尊邠老之文而並葉之如云云。大臨文附近似●于蘇氏諸，其激本殺辭之云，固有所以自立者在，固非依人籬下者之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一鶚文集五卷 百石齋刊本

明王宣著。宣字一鶚，福建晉江人。弘治甲子舉人，一赴會試不第，遂以親老不赴。雅明斐，屠隆之不可，林希元序其集，謂方之徐孺子、蘇雲卿，相去不甚遠。以宣為廓落直學道，俯視一世為莫請，有名弟子嘗謂學者若泥朱陸為一，便非真知，可以見其旨趣。集中行文明暢，遂似朱子語錄之體，無明人好為古奧之習。極近于蔡文莊集，好論心性微旨，雖似但有抒陳之書，而足徵其用力之深。後修詞之誠，非淺學者所易望其項背也。

雙湖集無卷數 秉齋謝氏家刻本

明謝廷柱著。廷柱字邦用，福建長樂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大理評事，歷官湖廣按察僉事。謝士元之子。士元知建昌府，蒞事明敏，為良吏所服，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廷柱能世其家，亦負郡國望。宦白蓮花峰，以長樂所居有湖山之勝，因自稱雙湖居士，後人呼其地為謝坪嶼。此固堪與西湖名勝，是集為其存留詩章，道光中所重刊者。集雖無多，清出淡雅，多可誦者也。

效顰集一卷 明虹樓刊本

明林枝著。枝字昌達，福建閩縣人。耿濛又化自號古平山人。明初閩有十才子以詩雄，而並時作者，未與其列為人所稱道者，則有趙迪景哲、林紹詩裕、鄭文霖汝眾、林敏漢孟、陳本知固及枝數人，而枝名最著。朱以恬靜志治詩，治其格之。枝性本樂于山野，所作又多在田居之見，故吐言清拔，不染俗塵，得大曆十子之遺意。至言古諸田園雜事山居即景，尤彷彿有儲柳風致。惜篇有時摹擬古人語之太甚，正難免集名之自號效顰集以。

樸寄集四卷 雙臺詩選九卷 林氏家刻本

明林欉和欉撰。欉字惟介，福建閩縣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常，以禮部有廉能擢少詹楚學，歷廣東布政使，正相。欉和致歷中外，手不停披，藏書萬卷，因又窮究詩文，考覈典則，並集為文四卷，號為樸寄；詩九卷，其為雙臺詩選。文多讀書論古之作，王道思序之，謂其議敘之精，直可點雪臺，而因物見志，藉古伸情，殆味尤甜人。但屑以詩學高青邱，輸其不羈。律絕諸作則閑似於劉石，田雅淡和平之致。

梧初詩集六卷平園詩文集十卷　丁氏家刻本

明丁啓濬著。啓濬字哲初，福建晉江人，萬曆進士，丁魁楚之從子，以崇禎時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以楊嗣昌之薦也。嘗督師討賊，任事專制，無能為計，李自成圍開封，督兵赴之，避賊入城，被詔逮責，出戰而潰，徵下吏，釋歸，福王時定事，事以脫身歸里。啓濬于吏治時略所非所長，而詩筆清健，出語幽深，林茂之最賞其五律一首，謂楓落吳江冷，古人以之字傳不朽，余錄此詩，亦可以酬哲初于九京矣。詩云：古驛一燈清，蕭蕭車馬臨，薄寒添暝色，入夜動鄉心，戒寢頻驚夢，占晴翻暈淺，首塗覺此夕，思漫話家林。可以覘其詩格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恥齋詩集四卷　國學扶輪社石印本

明林潭著。潭字鏡清，號二恥，福建同縣人。崇禎末諸生，明亡，棄舉子業，構室走隱大象山中，時山窗曰大痴古字者作虜，屋宇被擄，妻陳氏有殊色，不受辱，罵賊不絕，以寸磔之死。潭感其節義，終身不再娶，寄居文殊寺僧房，以終其身，自號二恥者，恥己之不忠不孝也。生平耽吟詠，是集乃山中歲月排遣憂憤所作，綢繆故國，黃葉山河，詩■近而旨遠，聞為悲歌，寄慨之音，大有初節鉄耳鉄溪碧雞夢遠之致，子孫寶其詩，而其稿于家，屢經禁錮，清末始行于世。

敬翁集六卷 道光辛丑年重刊本

宋黃子信著。子信福建長泰人。嘉定四年特奏名，以文學行誼為學者師，調新會場監官，請分不得，改調監場。時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欲易之，子信投以詩曰：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山白上頭。飛鵲無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枝投。明知若脚尚未決，轉欲抽身不自由。要得有錢可官使，便無三徑也相休。遂拂衣去。長孺得詩，恨相知之晚，乃招入作詩云：笑倩西風拂舊裳，相時行者何如來。也知三載清貧好，博得抽簪移徙興。全閩詩話甚稱之。

閩浙付呵未成壹稿二卷 國學扶輪社重刊本

明黃斌卿著。斌卿字明輔，號虎痴，福建莆田人。大言醜，好談霸王之略，人多笑之。為舟山參將，甚得民心。福王時，升江北總兵。及在戎間，屢殲巨寇，威名大著。南都亡，道拘，退保舟山。唐王封為威虜侯，鎮舟山。銳意力保疆計，欲叙土司之兵，為魯王王舟山，不納，張名振陰進等合謀殺之。以二女俱赴水死。斌卿猶一介武夫，而之于文詞雅擅吟咏，雖不屑拘調偶未合，時于大法，而悲壯激昂之氣，蕭條靈徹之音，固一本于至性真情，自有其不可磨滅者。集中作雖無多，皆極可誦。而感時撫事，尤足資摭抗之助者也。

穀城詩集四卷 傳鈔本

明周金湯撰。金湯字憲球，福建莆田人。崇禎庚辰武進士。蘭陵詩話云：金湯好談孫吳兵法，每以少擊衆，所向多捷。後奉使海上，歸至潮州，被執禁獄中，半年，諭之降，不從，從容就義。監刑官授以紙筆，問所欲言，舊然書一絕，他無所請，監刑者壯之，給還其尸。金湯雖出武人，而風骨耽吟詠，雖戎馬倥偬之中，未嘗或輟。詩則有意奇放，縱筆揮灑，不復裁以古法，而磊落自饒奇趣，固更後無為危言苦詞，如猿嘯意，如雁嗥者。其子孫忌于文網，久未付刻，清李於補補見之，傳鈔焉。

安蒼集六卷 順治年刊本

明黃起雄撰。起雄字應傑，號子華，又號安仙，福建莆田人。天啓甲子舉人，歷授潮州推官，歷官僉都御史。生平喜山水，擅作畫，筆意於倪大癡。田夫野老求無不應，至達官顯者，具雖尺幅竟不可得。晚遭國變，居既其發，自號無山老衲，其懸蒲席為門，賣畫自給。詩清勁如其人，蘭陵詩話甚稱之。是集為其子乾所輯，同邑黃祥楷素重其畫，因為刊刻。五言律得孟浩然，七言律得白香山，皆有高致。題畫諸作，尤高雅自然，不同凡手。

小草齋三十卷續集三卷 萬曆謝氏家刻本

明謝肇淛著。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曆壬辰進士。所著謝在杭文集、詩集已著錄。是集乃全集中所收小草齋稿丑寅、丙午遊燕下旅居東齋，凡諸集正續集分古近体詩，惟第三十卷合為詩餘。大概五言古仿漢魏，七言古仿岑高，近体仿盛唐，下至大曆，穩練有餘。首有李維楨、張獻翼、王穉登、邢侗諸人序。按肇淛為長樂人，而此集卷首乃署陳留者，蓋著其郡望也。集刊于明末，是本乃其裔孫章鉦所重刻者。

剡楮集一卷 玉福堂刊本

明鄭葵著。葵字與垣，號紫巖，福建莆田人。弘治間貢生，寓楷江右，好古吟詩，邃于經史之學。所著經訓偶採、名理論略、八史剳記，或未成編■或成而皆佚。為詩多宮徵之音，鏗鏘之致，如梧桐葉上三更雨，蟋蟀聲中一點燈，古道夕陽人影淡，荒村鐘小鳥啼痕，青山送客憐無語，流水銜星照一村，佳句未易多得。是集前有林燧揚序，謂其鎔意鑄詞，只淡遠經高疏宕之間，自見風骨。集初刻于嘉靖中，此其裔孫所重刻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寒谷集無卷數 靜修堂本

明林有年著。有年字寒谷，福建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生平有孝行。母殁廬墓，為野燒所及，忽反風滅火，以免。四方傳聞，以為神助。為御史日，武宗遣使往西域迎生佛，寒谷極諫，逮繫累年，直聲震天下。所作詩文，多不存稿。卒後友人周天錫為裒成此集。但分詩文二類。詩多憤激之音，諷諭之體；文則所論則多關人倫大節，下筆洄洑，有不能自已之勢，其積鬱不伸，尤有關國家大政，乃至[illegible]身風骨之稟。末有天錫之跋，述其纂輯之經過。

蜆草一卷 閩芙蓉館鈔本

明林日光著。日光號平山，福建莆田人。崇禎庚辰進士。庚辰上第時，有莽紀十論，莊麗和平，儼然唐人應制之作，一時稱頌，傳誦以為極則。迨兩都告變，日光避地龍江，所藏詩草出自燼餘，自編為一集，因名曰蜆。是草無卷數，僅一冊，前為詩，後為雜文。詩宗七子，緣事增華，特語多因襲，其清新之氣，乃勝于館閣之積習。文則音節宏壯，附制藝之作，亦用證中矩。前有林宗聖序，謂日光乃幸而遭叔安，否則劉及陳揖頑，出又數燕許手筆也。

黃元杜文集殘存二卷 鈔本

清黃衍著。衍字元杜，福建邵武人，大貢。不羈，所讀經史子集，一覽輒了了，文欲不古作者。康熙戊子歲，儀封張清恪公撫閩，開鰲峰書院，延有志之士修書講學，其中元杜侍其尊公右菴先生來與是選。瀆誦奎文勤，甚稱之。集中多館課之作，律賦尤為見長，辭旨麗則，亦具典章。按其序目，篇幅頗多，今所殘存只為首二兩卷，首卷序、目、賦六篇，次卷制藝文三篇，論、說各二篇，皆才氣充溢，功力湛深，翰苑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古山文鈔十卷詩集無卷數 同治六年刊本

清李祥賡著。祥賡字舜廷，福建建寧人，邑廩生，隱居篤學，詩文皆足名家。石堂穆書鈔謂其文集中傳志諸篇多為質結無甚表見之人，而言之能委曲有情味，時時透過一層，殊有得于李習之、曾子固之用意用筆者。六亭文集謂其詩皆自道所得，無憤激語，所抒于性情之正。大抵祥賡詩文與同邑同時之張仲怡亭極為近似，文隱秀而沉裕，詩平淡而幽澹，然怡亭之名則較顯，著則由陳左海騁文修志而見表彰也。

餘事齋文稿二卷 嘉慶年刊本

清黃惠著。惠字心庵，福建永福人。黃莘田之從子也。乾隆間舉人，官至部曹。有文名。是集前多擬作謝表，後多神廟碑記、壽序及代作之文，駢散不分。所作筆足以舉其意，詞旨樸暢，運典使事皆不落尋常窠臼，惜幾盡為應酬之作，無情性之可言。莘田為閩中詩宗，其族人多能詩，多似莘田者，而從子之中，惠獨以文長，而不以詩。集為方亭衢所刊，方氏即刊惠之從弟黃廣世詩集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飲綠詩草三卷 道山書屋刊本

清林中芝撰。中芝號紫巖，福建侯官人。順治間諸生。註韓詩話謂其曾孫芳嘗述紫巖讀書道山，與鄉人薛桐溪官通政，一夕忽相思，畢即命駕，遠涉五十餘里，既見旋返，其倜儻風流如此。固不亞山陰訪戴之舉。如是集為詩一卷，詩如其人，清越絕俗，古詩獨得其意味，須長篇尤有事遠致。五古最多，如秋樓餞謝上丁、章柳紅曉游訪睹之作，與景亦庵之悲遊，所謂秀語能奪千山綠者，無愧其以飲綠命名者矣。曾孫芳亦有詩名，集見著錄。

耕雲詩草四卷 寶佳日齋刊本

清鄭甚著。甚字鉛庵，福建侯官人。康熙甲午舉人，官至浙江鹽法道。乞養歸，與謝道承、陳治滋、黃任、劉敬與輩倡為詩社，久之裒而成集。詩最高爽，大致于蘇陸二家為最近似，雅健特標，硬語盤空，與同社諸家風格皆迥不相侔。詩稿日加刪訂，古今體各以類分，以七律之作較多，亦最擅長。前有黃任序，謂其詩天人並到，興會所至，時流行輩無以抗手者，可以見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章齋詩集六卷 草綠亭刊本

清余敏紳著。敏紳字書慎，福建建寧人。康熙乙未進士。富於詩名，所為欽與八章，當時傳誦于都下，因之以求文者大有人在。集前有沈旭思序云：欽與八章，固為時流所欽慕，然余尤愛其澹興詩：客中重作客，春盡不知春。意味隽永，傳誦口作。章藉樸誠，逢聖世肯關逗飽，媲前賢，忠愛合節，流露庵論：大抵集中諸作多宦饒于韓杜諸家，間以錢起、杜牧為宗，格調高渾，音響宏亮，相思所論，亦非阿好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愛廬詩稿無卷數 百石齋刊本

清劉文謨著。文謨字愛廬，福建寧化人，乾隆間諸生。與兄文賢、弟文謨齊名，當時目爲三劉。弟文謨序其集云：予兄弟四人，皆從先君學詩，仲兄愛廬才最敏捷，積二十餘年，見詩日多，雅而鍊，婉而多風，頗頗有餘，宜其傳也。其詩集中最工者，爲湘山水諸作，鑱刻狀造，能寫眼前之景，而爲人之所欲道而不能者。游覽軼近似于少陵諸作，五古尤能達難顯之情，他亦婀娜多姿，不同俗手者。

鵑愁集一卷 抄本

清倪氏撰。倪氏佚其名，閩中人，其夫名號亦軼不傳。婦人集賞選載其詩，是集有本序，蓋其夫所作，而亦未署名，謂內子爲閩中巨族，依其舅氏于白門，孟夏歸余，一病不起。家有善李少君術者，爲余招內子魂，叩生前事，歷歷如繪，復作詩章數章，因錄以存之。其詩纏綿悱惻，一往情深，風格在疑雨集之間，如云已作蘼蕪離恨草，莫看荳蔻並頭蓮之類，皆出媚可誦者也。

張玉詞遺集一卷 傳鈔本

清張膽蛟著。膽蛟字盈詞,福建寧化人。乾隆癸丑進士。注韓氏詩話云:盈詞生平不多作詩,作亦隨手棄去。卒之前一日,乃自訂古近體二十餘篇,鄭郎全闌唯先悌持去無副本,後從楊二樵者廣收得數十首。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云:古文詞源出秦漢,駢體文追近燕許。今集中文傳五篇皆為駢體,胎息六朝,瀟穆淵遠。詩長于五古,大抵主大謝,旁及齊梁諸家。近體高手有從杜子美,亦具見工力。

星臥樓集二卷 道光十年刊本

清鄭金臺著。金臺字燕禮,福建閩縣人。一字元九,號仙客。乾隆間貢生。喜山水吟詠,隱居不出,事母至孝。為詩奉之獨造,不古時名,張際陳照、葛林遠峰、謝士驥輩為友善。是集有照藹序,謂其五古學漢宋,七古宗四傑,五七律宸倉錢劉,五七絕則出入元白間。要以唐賢為指歸,不雜宋元以下。集為金臺手自編訂,自謂取舍甚嚴,故所作雖有數千首,而所存不過數百篇而已。是本乃道光十年長樂梁氏為之重刊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藤花吟館詩錄六卷 光緒十六年恭近樓刊本

清陳棨仁著。棨仁字鐵香，福建晉江人。同治甲戌進士，于陳慶鏞為姻親。慶鏞長于考据金石之學，著籀經堂類稿一集，為海內所宗仰。棨仁幼受薰陶，長益沉染，復祖述家學，專心于金陶、金石、掌故，著為閩中金石略一書，博洽該核，迥出前人之上。是集則為詩集，亦以金石考據之作為多，類似潘蠶巢、李越縵。集中諸作，似所為詩例，亦喜用冷僻字面、僻典，時近于餖飣。五古特清幽可誦，極饒雅之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繡萊學步一卷 福州刊本

清薛上翔著。上翔字繡萊，福建閩縣人。康熙丁酉舉人，官至刑部郎中。林芑鬱序其集，謂繡萊總角時，便出質人句，弱冠登賢書，供職西曹，余讀其吊古詠物感懷諸作，恚有高曠之致。是集名曰學步，蓋上翔自謙之意，然其格調高古，詩意清新，雖未足躋于大家，亦自能獨樹一幟。五古諸作，尤為婉約，集亦七律亦秀雅出塵。集為繡萊手自校刻本，於序外尚有侯赤孟、謝道承兩跋，稱許皆如其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杜律篇法二卷 裴氏刻本

清鄭際熙撰。際熙字大純，福建侯官人。乾隆丙子舉人。所著洪波遺集詩文三卷，已見四庫著錄。龍庵居士文鈔謂吾友鄭君廉大純，晚出，磨礱灑脫，獨慨然以少陵爲師，其志專，其心苦，其所言又出乎忠孝仁愛之旨，足見其于杜詩致力之勤。是編集自序謂說詩者未嘗先言法，而自中法，且神而明之，變法以自成其法，未有按一定之科條而譜之。余其性情才力所有而從法，如集中諸咏名篇，亦皆有獨到之處。

朱子讀書法四卷 正誼堂重刊本

宋張洪、齊熙同編。洪字伯大，熙字充甫，皆鄱陽人。前有二人自序，略謂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者也。嘉熙後出，可謂至矣。已而度付郎正厲遂寓于和之役，校而刻之。外舅双洞張先生宗範刊本，熙因得借觀，但其間疏略未盡，雜亂無倫者，間亦有之，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哉。切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故借于曜日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漢卿未錄者，相與披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所當讀之故，以讀所當務之說，復于中撮為樞要，暨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條下焉。

萍齋詩集八卷　復思堂鈔本

宋林象著。象字商卿，自號萍齋，福建仙游人。被薦三尺不赴，乾道間特賜進士，為興化軍教授，未一考卒。象幼孤，鞠于外祖陳次升家，讀書習典故，師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諸人。與僧仲先、惠先兄弟為忘年友。奉母居彥寶洒龍華寺，徒業彥榜所居軒曰聽雨，圃曰意足。一意吟詩，清幽絕俗。集中如雨行云：風搖麥隴來西浪，春入郊原遠近花。閒題溪源到村：曲斷垣喬木兩三家。即事云：草上濃霜泫未乾，曈曨初日破郊寒。林中樵葉隨風去，紅柿枝餘鳥啄殘。最足見其風格者也。

靖逸小集一卷　書業館刊本

宋葉紹翁著。紹翁字嗣宗，福建浦城人。按宋詩紀事稱紹翁為建安人，處州府志紹翁之先因姓人，從浦城，後又近龍泉。福建通志紀為浦城，今從之。其學出于葉適，尤與真思齋善。所著四朝聞見錄為朝野什記外，南渡以後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晚號靖逸，因以名集。詩清雅閑適，興會悠遠。其佳句如云：古柳無多樹，新蟬第一聲。西湖秋晚云：愛山又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隨鷗鷺過殘年。北闕云：脫衣命僕浣塵埃，雜居人家未見梅。半深城門林斜岸，船頭便有白鷗來。

冰廳集一卷 平岡堂刊本

宋傅諒友著。諒友字直齋，福建仙游人。政和間進士，寄通判興化軍。此集乃其四子厚理所編，而族曾孫內翰觀為之序，共文十一篇、詩五十三首。據序謂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奇偉麗，十駕十韻。觀公之詩，灑若大呂震越，洋鏗歌向吹萬。厚理跋謂其父本嘉為文，晚年篤志為學，不輟不復作，并其前作亦多焚棄，伏收所得只以歸以大抵。諒友詩文均長于頌揚應制之作，典實切要，其他持論亦皆醇正。據序所云，猶有迄揚之事，要亦足見其特色也。

梅山詩集十卷 道光十八年重刊本

宋劉褒著。褒字伯龍，福建崇安人。十歲能屬文，淳熙進士，除司門郎中，才高見忌，遂歸隱，自號梅山老人。詩人王盾記其名許相望，時有詩云：老日春醒吐書錦，歸來黃金刻食花，此鷗不入賢鳴隱，依舊滄浪遠釣磯。然而不無怨之詞。此集中諸作大抵皆綺麗又雅，溫柔敦厚，清淳風雅之遺。其五言古詩紀山水題詠諸作尤有韋柳佳韻。集為褒所自輯，從子翻踵成之校刊。道光中葉，侯官方良均依明刊本為之重刻，今所流傳者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所吟稿二卷 東甌刊本

宋徐集孫著。集孫字義夫，福建建安人。理宗時仕于浙。宋百家詩存小傳云：好爲詩，所至輒有題詠，兩浙諸勝尤多，每一詩脱稿，即相傳誦。切其詩言，律度李無餘誦傳，寄刪都有意。詩通也。是集前有林石山序，謂其爲詩有超異之才，能[illegible]而致，有獨到之悟，非思可得，有獨會于心，而應于物，而意落之手，復契于心。推許備至。集中多五言古詩，狀聖湖青嶼，時有人所罕見而又能道者。七言律句，亦饒真趣。末以逍自遣什事，有意無意，尤得哄恬佳趣不少。

東齋小集一卷 百歌小房刊本

宋陳鑒之著。鑒之字剛父，福建閩縣人。淳祐七年進士，游宦吳中，改仕和溪，無意爲宦，蕭然自得。是集爲古今體詩一卷，多雅切里情所作。佳句如端鄉芸深石，梅花又滿林，桃花深小紋，慶鳥啼人意間，清淳好往徹雲雲，小小溪橋深深雲，畫簷云沈抓不待，前谷殿異于蕭然前何心，清風相挿自多事，錄曰深雲香滿林，又有西磨其復出者，如前有行景那黄間兩序異謂剛父之詩，深渾靜中之趣，殆所謂不食人間煙火之者。右易錄，並載剛父佳句，亦甚致推許云。

況亭詩集六卷　豆花精舍刻本

清黃應灼著。應灼字炳然，號況亭，福建龍巖人。康熙間貢生，入粵佐進壺君幕，為評選始足跡所歷甚廣。集中為粵嶠草、湘湘集、入蜀草、吳會集、楞園集、赤城稿，共六卷。多紀游載勝之作，樸詞真擬秀詩[illegible]絕凡而體勢勁健，有奇氣。尤精于七言近體，排奡穎拓，鎔唐宋為一家。前有黃香良一序，謂其詩有深遠之音，列附贈言詩。有得雲東望中原色，落日西照萬里愁之句，即此二語置之前賢集中，何多讓哉。

左海文拾遺一卷　緒基山莊鈔本

清陳壽祺著。壽祺字左海，福建閩縣人。嘉慶己未進士，所著左海文集、駢體文、絳跗草堂詩集已見著錄。是集遺文為廣東鄉試策問五道、蘭州知府龔公守仁刑部為書派並墓誌銘共三篇。兩首謂古人兼問多入集，今體制不能如古仍不必存。又謂守仁歸儒，既失風神強遺其行文有收有放，有節制，並取法於史漢，而取捨予奪於優游有餘，如此諸篇，或已刻集，謝枚如先生鈔入快者之謝氏課餘偶錄謂或言左海文不錄墓相見，以此徵之，不為無見也。

青谷集六卷 百甑山房刊本

清袁一生撰。一生字秋峰，福建建寧人。康熙丙貢生。家藏雙石，一黃一白，玲瓏欹疊，尺體具華山嶽勢。一生嘗作雙石賦以娛之。及其殁也，不言析櫝，惟件三年乃復光輝異常，為其子自賴利。前有謝用拔、王炎貴、黃慎三序。此一時以詩鳴者謝曾讓兆為序傳。集中樂府、五古、排律凡又作凡體，大律近于陳青蓮、王孟，則形其五言律詩尤清雋，不著纖塵，宜列七古及七言律從李，饒有絕唐風味。黃序謂青谷初作調其內意渲，十年不見氣力益渲，風骨益蒼，之存指高駿之作者之林，蓋為近之矣。

蒼初詩集十卷 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

清謝玉蓮若玉撰。蓮字秋槎，福建侯官人。道光戊子舉人，官至宜昌知府。小石集、閩之集云：謝秋槎刺史從政有年，其於政治之課，民俗之瘼，無不了然于心，故其于詩能治其性情以感發志意。是集共十卷，曰為騷音錄、瀟湘草、黃鶴吟、楚騷詠、五嶺集、羊城稿、擊磬音、大白遊、蜀行卷、倦居什，共古今體三百六十餘首。其詩自抒胸臆，不主一家。于所至風土民情、山川名勝、感時弔古、慷慨淒遠，而尤于切方利弊、政聞民間疾苦所係，及時事之怵心警目者，一展諷詠，足以作詩史、箋記，且得以補人遺，與所關目者之。

蘭山書塾詩文草一卷叢草一卷 油印本

清何則賢著。則賢字首道，原名□，福建閩縣人。道光乙未舉人，受業於陳恪園之門。道光癸未，在鰲峰書院隨陳左海先生。從高雨農舍人揣摩古文，而浮其總異也。文品雅馴，並集未付刊刻。其孫子俊用新法油印以貽同好者。耕心姓而稿甚殘，其後得之雨農世丈高先生中著堪翻繆者，謂其叢草蒼葬率言未能思兩執手，近為後學之津梁，但史傳之扶擇，詩亦雅瀆謹飭，一如其文，于信置者咐中，又據其歐蕩從逸之氣也。

晚晴書屋詩鈔不分卷 油印本

清莫友棠著。友棠字君異，號明亭，福建侯官人。道光間布衣。嗜酒耽吟，任氣自負，家貧課讀以課穀，所入奉寡嫂撫孤姪，終身不娶，為士林所景欽。早歲肄業鰲峰書院，山長鄭光策待以國士。當者生平致力於群經，所著有禮前釋、七經字義折疑、尚書今古文通辨、讀禮日札、惜四書成書，所存自號晚晴書屋，以著平事業自期許者是。集為詩又不分卷，多談撲作理之言，而意筆新穎，而又俳撫，撫漾而不肥，五言律絕尤為集中之冠，衣為付刻，從子某為油印以補廣其傳焉。

定齋集八卷 百甓[illegible]山房刊本

清鄭吞樞著。吞樞字定齋，福建莆田人。順治辛丑進士，禮讓落落，不耐吏事，求改廣文，署內建試樓閣，日夕吟哦其中。五言家傳，建化叙閩中，叙論上祀張華、雷煥及煥子華，是集為所著古今體詩八卷，前有同邑林麟焻及長樂吳暮輝序。林序謂定齋之詩溫潤而雅密，挺竦而直上，量輝序則謂其于律韻格調風有修秀而能標舉，蘊藉意在言外，以自標其心源。大抵集中以七言近體最為擅長，直者不依，鑿者不靡，風格果近高青邱云。

思伯子堂詩集三十四卷 [illegible]江西湖口刊本

清張際亮著。際亮字亨甫，福建建寧人。道光乙未舉人。所著松寥山人詩集及丙未詩錄、乙巳著錄，是集為其臨終時所手定者。去取較其他刻為精。刻于姚石甫廣諸瑩之子慕庭大令，時任江西之湖口。瑩亦雅以取時任台灣，以殺夷得罪遠戍。際亮身送之都坐，代陳慶鏞草疏劾三帥，音如集名思伯子者，君遠堂書錄云先生仰如伯兄未儀大學初之所云，名其堂志不忘也。後咸豐間同邑孔憲采重刻為三十四卷，又名張亨甫全集。亨甫詩善學青蓮，才氣縱橫，下筆立就，閩中都下，一時雄似其律近所謂同光體者也，而寫意尤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癖齋詩稿二卷 乾隆戊戌刊本

清劉若蘭著。若蘭字君英，福建閩縣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專意為詩，讀家集朝夕不去手，亦擅篆刻，自號印癖道生，顏其齋曰印癖齋。乾隆甲午一應御試，旋卒，同縣林丕英為序其稿而刊之。其詩雖未臻作者之列，而自抒機軸，乃專主一家。詩筆清遒，才富竟未竟其天年。以集中如哭姊悼友之篇及越山方廣巖上諸絕作，或性情敦摯，或胸次瀟灑，均能以淡語寫其懷者。若蘭本浙產，隨其祖入閩，遂籍焉。

修水草一卷 江西刊本 欽之李石帆

清李道泰著。道泰，福建德化人。順治辛丑進士，所著《修水草》及《贖圍四草》已著錄。其《修水草》之作，以雙溪居山，當爽耳目，余當令樂山時，實為邑。《贖圍四草》，則自謂贊誦之府歌以化哭者。至于此草，則刊于江西。前有周道泰自序，謂己酉東裝修水，知匡廬在望，補愜素懷，乃舟車之悴，跋同彭澤，應足之苦，不第於懷，計勞如何，徒勤清尊，則其對于山水酬作亦不盡其深慮，閑以集中多作長句，寫匡廬景物，佳緒奇詭，詩筆似亦放，草更為恣肆。

游臺詩一卷 紀游草一卷 臺灣後游草一卷
集古堂刊本

清陳夢林著。夢林字少林，福建漳浦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其初渡臺以聘修諸羅縣志，爰有游臺詩、紀游草之作。辛丑夏再渡臺，以制府滿保參軍事，未幾以復有癸卯之役，殊非其意，則臺灣後游草之所由作也。集中悽惋、悵惋諸作，具見其意。前有藍鼎元序，鹿洲亦云：西顧之才，溢諸今壹，比理情形，依其足迹所至，時有一書之記，調遣指揮中窾要，而深契夢林之所謂其詩言皆有物，非書生走馬看花所可比。三草可與鹿洲東征集合觀者也。

天心閣詩稿二卷 陳氏家刻本

清陳黃其撰。黃其字師裴，號心齋，福建閩縣人。雍正間拔貢。卷首有黃任序，謂心齋為詩無艱苦僻澀之態，而閑肆沖恬，自然生趣，亦嘗為者動以莘田詩宗中晚，黃其之所往異而故有所契也。陳希直序謂心齋所為詩從近體入，沈摯俊健，晚年所作古風集詩之味，淵蔚意理，蓋出其天懈而歸于大者耶。陳序謂心齋并有文集未見刊傳，是集為其手自輯錄，而其子忻為刊刻者。卷首署天心閣詩稿卷一，則與心齋詩集或曾併文刊刻者歟。

注經堂駢體文集詩詞若干卷（某古堂刊本）

清鄭大壯著。大壯字謙光，福建汀州縣人。性嗜友，乾隆戊申、嘉慶甲子兩中副榜。工書法，自言得力於米海嶽、韓蘇，新道光福建通志稱其腕力兼江鶴、日林以兆女時欽意□大文。研鑽甚苦，惟覺非其性所近，乃改致力于偶體，而以散文之氣運之，故儷體有自得之處。不傳以會萃咀華以長，為詩初學樊榭，要而為厲沙梅村，晚乃專力五古，紀摹鮑謝，區之神造，間為七言，則儀昌谷。長短句點黑蘇辛，頗輕倩得之金荃、清真，而清逸高韻亦近稼翁。集附無多，皆可誦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修餘堂詩二卷詞存一卷（傳鈔本）

清林兆惠著。兆惠號平亭，福建侯官人。康熙己卯，張遠、林佶同舉於鄉，中年所作者，及其子跋斯存，故世同詩侯關詩選，同詩錄均未之採，是集為光緒中同邑何子賢從其家紙中獲其鈔本，張石其本，前附丁以李零小引，謂其詩上追漢魏，下薄初唐，結構精健，宛轉深至，以有關于性情倫物者。按莊樹草堂集謂先生所作抗手張林，得因初諸老之氣象，而尤工于言情，其曲沉摯，時有騷楚之調，千載之下，讀之□當猶有迴腸盪氣，而又能自已者。

茶蘭集不分卷 傳鈔本

又若撰。又姓氏前有自序，略云：情有所鍾，輒形吟詠，既非有為而然，亦非有託而述。下筆有靈，原書史妻仙氏序略云：女史散花作骨，借月為神，儕陵有筆，架是珊瑚，書白能文，心曳錦編，又曰宜思傷世所傳於歡喜之圃，但願化生蓮根，在菩提之樹枝。道光福建通志載刊本擒城李宮女史自序，亦為此稿自序，不具其姓名。集中諸作仙骨珊珊，唐人七言絕句間悠然，兼有載歌，神韻有李享扇遺風格，洞得騷雅而集罕見，閱後而與錯言其見慧心妙諦。

唐五七言絕句選 四卷 道光庚子福州重刊本

宋劉克莊編。克莊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所著後村大全集，已見著錄。是書編選之旨，具見所為自序。蓋洪邁嘗編唐人絕句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遴者，亦有複出者，但取唐人文集說部，令人厭煩，不刊那必有所去取也。後村因選此集，初為家塾子弟入塾時之用，五七言各百首，切理諧理之作，正夫婦女兒之業，不必巨人作家不錄也。

惟李杜則以為別論，中多悲情者思寫悲之作，有以杜牧謝元白海淫者，後村則正其手性情，止乎禮義之說，謂發乎性情者士理不能偶，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者也。

唐絕句續選二卷 道光庚子年重刻本

宋劉克莊著。克莊字潛夫，福建莆田人。所著後村大全集已著錄。是集有自序，謂嘗選唐絕句詩，板行于莆于建于杭，後十餘年覺前選太廣，而名作多所遺落，或有以洪野處之編唐人絕句之太詳，固失之濫，而後村所選亦病于略者，乃彙諸家五七六言，各再取百首，名續選，內五七言共得七十首，六言三十首足之。蓋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絕妙，為今古學者所共講。謂使後世學者指六言自余始，不亦可乎。前選未收李杜，此仍並闕焉。

本朝五七言絕句選 四卷 道光庚子年重刊本

宋劉克莊選。克莊字潛夫，福建莆田人。所著後村大全集已著錄。是集自序畧謂：自唐絕句詩選成，又有以本朝詩為請者。後村以為本朝尤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雖又以大家數掩群作，以唱筆叢衆為傳五一體也，黃詰以當欲編本朝詩，輒以其意從矣，時已病眊，慮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若不多，里中故家書，輒藉不可借假，口姑取所記誦為度，前五七言各百首，授童子書，謂宋代理學太盛也。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後村則以為此猶不能言者，而謂其能言者皆非，不愧于唐，蓋但過之，又可以見其論詩之所尚矣。

本朝絶句鈔選二卷 道光庚子年重刊本

宋劉克莊編。克莊號後村，福建莆田人。所著後村大全集，已著錄。是集乃取本朝五七言絶句選之，作自序，謂本朝詩人尤盛于唐，使如洪野處選唐絶句之例倣之，則所選殊不止篇首。詩愈多，選愈難；選愈嚴，遺落愈多，後世愈有遺恨。於是選所作止數，建絶近宣請，深澤如唐絶選之數，蓋百首。中五排以六言，其於宋詩之品隲，如耶。五七言已詳前集，謂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魯直之作，詩麗似唐人，而行以遊之。後之誤于詩者，回日翁之言然。蓋用之宋詩于唐之論者也。

中興五七言絶句四卷 道光庚子重刊本

宋劉克莊著。克莊號後村，福建莆田人。所著後村大全集，已著錄。是集仿選之旨，見于其自序，以承紹興後，大宗最尤甚于諸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立朝之祖，五弟有別，不勝記誦之繁。精擇則未免遺落之恨，若取之，俗甚雜，如呂氏文鑑，遠降近宣諸，後村選本朝絶句，即以無似唐文三季，詩亦皆如有盛中晚之分，晚唐且不可廢，李行詳沂，都分界江左，由取中興以後諸公五七言各選百首。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備人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至于江湖諸人，紛而在下，若袁劉翰、趙蕃、師秀、徐照諸人，則尤以律之別選也。

中興絕句續選四卷 道光庚子年重刊本

宋劉克莊編。克莊字潛夫，福建莆田人，所著後村大全集，已見著錄。是集為續中興五七言絕句選而續之。自序謂所選詩在東都者，都不復取。和靖王復道陳去非、陳簡齋、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沖、朱新仲、希真、乾淳間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而放翁自有萬詩，稍後有如項平父、李泰發、章泉、澗泉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信果于姓字雖湮沒，亦在下，以詩名世者，又百餘紀，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乃續選如東都之數，惟五言律六十而六言加十焉。卷末附以七言排選百篇，共二百篇。然野處、仲六言，統唐三百年得三十餘篇，後村自謂于本朝得七十篇，倍于唐矣。

榆塞聯吟詩草一卷 道光年刊本

清高素芳、王瑞蘭同著。素芳字芸馨，福建侯官人，永福周子生王庶箕福疇之室，為高顏樹先生允焕之女，王荔村為子婦。詩，北遊沈譜，七十閨中尤不易得。庶箕早卒，素芳以節孝聞。瑞蘭字韻卿，侯官何薇亭孝廉開文之室，為荔村之弟也。左卿即塞大經之子婦。詩情詞激，勢如哀角秋笳，風韻悽惻。不永其年，荔村乃為輯子婦遺稿之詩，合為一卷，序而刊之。並不勝其悲悼矣。林昌彝亦荔村孫城老卿與諸人均同時友善，射鷹樓詩話為特載其人焉。

木天清氣集十四卷 明刊本

明高棅著。棅後名廷禮，字彥恢，福建長樂人。永樂間官翰林典籍。所編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已見四庫著錄。所著唐詩有初唐詩紀三十卷、唐詩正聲二十卷、唐詩類抄八卷，據人叙語玩其文序，若干卷。自所為詩嘯臺集乃山居時作，木天集則入京後所作。自宋末江西一派以四靈倡合為江湖之後，百餘年中鮮能抗手風氣者。明初閩人林鴻始以杜倣盛唐之論，棅實左右之。靜志居詩話謂棅擬唐如山萍環鍾紹京之雙鈎，終下真蹟一籌。集中五古如長空一飛雁，落日千里至，夜色不映小，微風忽吹裳，衡根雙樹間，百里見海色，飛雨一峰來，微塵度疎竹，皆不失唐人遺韻者也。

石田吟稿三卷 明刊本

明陳登著。登字思孝，福州長樂人。陳仲進子。洪武中以儒士授羅田縣丞。著文辭，尤工篆籀。永樂初選入翰林，預修國史，擢中書舍人。事蹟見福建通志附從兄仲完列傳。是集道光福建通志作石田集三卷，前有同邑鄭文霖序。凡古今體九十五篇，古體規模陶謝，韋柳清逸，實兼神完氣足。今體學白香山，隱約頗有神似之處。登于吟詠之外，尤精于金石考古之學，平居好收搜拓石遺，于閩中石刻，搜羅殆徧。著陳氏碑目，體大思精，惜佚不見傳矣。

端隱吟稿一卷 百石齋鈔宋本

宋林尚仁著。尚仁字潤叟，福建長樂人。家貧，刻苦攻詩，上庠半郵半鄉閒，手自種竹，題曰竹西所，吟嘯其中，自號端隱。是集前有淳祐辛亥陳必復序，謂其詩專以姚合、賈島為法，而精妥深潤則過之。兩宋名賢小集謂其詩別開蹊徑，而工密于織巧，殆就是意。然潤叟為詩因非著意，詩新故為淡怡，盡由于生性祛遠，自能從容如其下筆之初，本無前人陳言，而習諸靜于其間，而其得又足以副其清思逸致，初非加致力于雕琢鎸錖者之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松翠堂文集三十卷 嘉慶年福州刊本

清張甄陶著。甄陶字斯範，福建福清人。乾隆乙丑進士，晚自號惕庵。明呂坤有呻吟語，甄陶少時讀其書，所錄喟然歎曰：以天下為己任者，當如是矣。乃官嶽庵，著呂語改錄為次，甚得良心。生平著述甚富，如周易傳義拾遺、尚書蔡傳拾遺、詩經朱傳拾遺、禮記陳氏集說刪補、春秋三傳定說、四書集注論文、補宜訂漏，於經義發明甚多。工古文，杜詩評注集成、惕庵讀書錄等作，皆其為文抑才就範，平實樸茂，竟可在賢，而積理深醇，論學卒正，精彩自有不可掩蔽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蟾莊詩集不分卷 愛日廬重刊本

明陳明弼撰。明弼字克枚，福建長樂人。晚號耕煙，崇禎間諸生。嘗以千金急友難，先弟以產讓田宅于叔季，人稱其孝義。晚讀書于玉蟾莊，因以名集。其甥黃晉良為之傳。集中詩最豪爽，大致于蘇陸為近。明代閩中以詩鳴者，宗尚大致背謝圖融，如所謂晉安風雅者。明弼所作獨標新雋，破諢盤空，傑出于粟節脫胃之間。其平居為人，恂恂儒者之致，且有不相侔者矣。詩不分卷，古體多于近體，指以古詩不拘格律，可以認其恣肆云極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子中集二十卷 殘存六卷 抄本

宋林希撰。希字子中，福建福清人，林概子。嘉祐二年進士。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希以命懼形于色，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徽宗朝知成都府，道闕下，章惇留為中書舍人，修實錄。時方排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希皆密有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極其情詆，讀者憤歎。卒謚文節。所著有林氏野史一卷、兩朝宋訓及是集。集中文固甚典雅堂皇，不類諂于朝章國故。所言多方有可謹，是有本源。然以立身大節之有虧，終有不由衷之憾也。

大雲集百卷殘存一卷　曝掘廬重刊本

宋林處著。處字德祖，福建福清人，徙居吳郡，林希之子。紹聖四年進士，晚歸隱大雲坊，自號大雲翁，因以名集。林氏自處之曾祖高、祖概、父希，咸以著述稱。處所著有易說、書解、詩義、禮記解、之楚宗訓、子處、道德經解義，而西漢詔令則見四庫著錄。按宋有兩林處，其一莆田人，林仲子，隆興元年進士，此則福清人也。集百卷，蓋為全集，今所存者詩文一卷。自直齋書錄解題謂處嘗試中詞，曰為開封府掾，尹以佞幸進，有所不畏，以病仍祿去，蓋批勝于其父，刺草痛詆元祐諸賢者矣。

筠溪後集四卷　寒翠樓刊本

宋李彌遜著。彌遜字似之，福建連江人，樸子。大觀進士，政和間累居起居郎，以封事劾切，貶知廬山縣。垂二十年，靖康間，歷知饒州，復遷起居郎，鯁切如初。秦檜當國，堅和議，彌遜極論之，遂引疾去，知端漳二州，歸隱西山。十餘年間，常憂國無懟意。所著筠溪集二十四卷、筠溪樂府一卷，已見四庫著錄。是集為其晚年歸隱後所作。栝錄序其集謂其歸隱後筆力愈偉，朱子跋其宗观奴老詩，傾倒甚至。此集所存氣味更醇，格律亦遒細矣。

禮園詩二集十卷 三山陳氏家刊本

清陳繩若撰。繩字祖武，福建侯官人。乾隆初諸生。岸者廉方正，事母篤孝。見福建通志文苑傳。生平潛心為學，博覽群書，嘗輯錄經史傳記及諸子百家稗官地志佛老之說為賸奇集七十卷，又著有有恥過錄、乃學條約規，皆未刊行。是集為其所手訂，詩文十卷，詩分華蕾集、紫霞集、味雪集三編，文則編年為次，不分類。詩宗西崑，典實博瞻，由于所積殿富，因是林藪，發於其排健，有奇氣。文多考據之作，平實樸雅，論史諸篇尤有見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芸園集四卷 古硯齋刊本

明林寄撰。寄字穆門，又字芸仲，號硯叟。諸生。黃道周門人。是集首卷為蜨夢元背，蕭明季文體，格墨裁取唐初體。明呂馬盧之韻，擇其詞大險怪者，錄為一書。第二卷為秋芝夜雨記，明藩王立帝殉國及諸臣殉難事，有自撰小序，稱時事皆親歷，較聞諸遺老之及親歷南遊漁過金陵湯小國一二，至名為秋芝夜雨者，謂以殉國之情，寓之於懷。其首卷二卷為螢水秋光記，福王由崧事。第三卷為小秋清記，唐王聿鍵事。後三卷又合名芸園摭史，觀其諸卷命名，亦可見其文之好為險怪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蓬萊集三卷 紫霞洲集一卷 紅梅書苑重刊本

宋趙汝騰著。汝騰字茂實，號庸齋，福建古田人，太宗七世孫。寶慶七年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嘗上奏言前後臺諫與利之臣，言甚切直。後除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承旨。所著庸齋集已見四庫著錄。汝騰生于朱子之後，氣節嶽立，故四庫稱其不愧為朱子之徒。庸齋集多收疏劄、內外制。外有庸齋瑄閣集及庸齋表箋。庸集則專收劄詰表奏者。此集則為其詩文雜文，類為前集所未收。皆有本源，奴小文亦都從心見首。詩清新，流不群，于豫而亦自異于從宇。

拙存齋集四卷 道光辛丑福州刊本

明余文龍著。文龍字起潛，福建古田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主事。所著有史臠二十五卷、史異編十七卷，四庫已著錄。按四庫提要于此二書下載俞文龍其人無考。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文類有余文龍祥異圖七卷，下即繼載史異編卷目相符，知四庫之俞文龍即為起潛。俞即余，未及考。二書提要當繫其為館訂。無學是集則為什文及詩文雜著、贊碑、神怪之類。讀書談多，喜為務者之博，詩語則頗有飄飄之致。

豆齋稿四卷 萬然軒傳明刻本

明宋端儀撰。端儀字孔時，福建莆田人。成化進士，官禮部主事，重廣按擇學官部議。廣之偶為至所賊，端儀曰稽事未達，已喧傳衆口，人其謂我何，力辭。進員外郎，擢廣東提學僉事，力任提學，時望翕然。端儀立身粹于理學，所著考亭淵源錄、革除錄、首遺廣三先生遺書，已見四庫著錄，於此皆所造所得。四庫著錄三齋閒錄外，如初部典故、莆陽遺事、廣東通志、革除錄、高科錄、莆陽人物備考、宋朝行錄等，多不見傳。是集為詩三卷，於詩皆所造既深，而精爲妙以詩理，淡于枝重，然其來雅，蓋亦甚得自然之趣，自不可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堅臥齋雜著二十卷 道光年重刊本

明陳勲著。勲字元凱，福建閩縣人。萬曆辛丑進士，歷文學博士、戶部郎，謝病歸。給日局户部掃當一至，居石山圃，宴奏戶部走謁。性山水，心輒動，其宦轍又經，其友董見龍嘲曰：世間以子煩心，躍躍況於日月山川，嘗為空說。矣大笑，不為意。指庭間花石盆水一冠曰：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豪逸如此。所著元凱集三卷，四庫已著錄，是集為生平雜法，過渭憶山水，數見龍所評渭濱所作，如大清深，搏曉月、雨山倒影，蒼碧謀於舲楫之下，而空明澂射，如近如遠，清言嘗骨，雋發超，不失尺寸，斟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庶可以見之。

孝廉集五卷 莆田林氏重刊本

明陳茂烈著。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事具明史儒林本傳。是集內分省克錄一卷、靜思錄一卷、文鈔三卷。省克錄者,為其年十八時所作,謂顏子克己,曾子日省,將以之法以自記其所得所思之心得而為之。靜思錄者,則問學于白沙[illegible]之以時,白沙語以主靜之旨,退而與張詡論難,因作是錄,以申其意。文鈔所存,亦多論心明性之作。茂烈事母至孝,以母老終養,吏部以其貧,祿之,疏諭乃受。又奏給月米,上書以養資為辭,自謂非有過人之廉,凡人之孝之切[illegible]。孝廉名集者,蓋其門人為之。理集中所言[illegible]謠有見于道,則行相符,非徒為空言者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郭襄靖公遺集三十卷 涵古堂刊本

明郭應聘著。應聘字君賓,福建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累擢廣西布政使,所至有聲,以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府江及懷遠諸縣,擢都御史總督兩廣,歷南京兵部尚書,以海瑞所行條書士大夫修沐之習為之一變。卒諡襄靖。事具明史本傳。應聘所著西南紀事二卷,已見四庫著錄。所言皆以取之畢。按道光福建通志,應聘有郭襄靖奏議三十篇、粵西奏議、總制兩廣奏議、留柩疏草、西山集。此集中則奏議存其半,殆選刻其精華者。是見其謀畧大致矣。他文章論議,皆泊泊不絕,煒曄有偉[illegible]氣者也。

大峰集二卷 嘉慶年刊本

明陳翰楨撰。翰楨世唱，號大峯，福建莆田人。陳琳子。嘉靖間太學生，官光祿署丞。蘭陔詩話載其少年在禮部甚浩，以集與相唱和。其女名萬卿，亦有集，與其集為其所手自編訂者。以集自序云：集原清外朱集，一家多李義山、蘇東坡之遺，此為多所存。又見於聲病多其所自作，諸律亦多合三字。多為甚而其中句法用字多仍不出集句之習，李白謂書所欲言者多先于古人之口，少年若思下筆完來，皆出于古人之上，何如雜其餘而全文章以寫其心之抱懷，亦可以見其宗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山集二十四卷 康熙年刊本

明紀文曙著。文曙字雨書，崇禎間諸生，福建惠安人。少与什同華州黄道周。是集內為其子二卷，出子補二卷，後書二卷，論二論。雜文九卷，詩六卷。前有黄道周序，謂雨書資才甚高，出深奴天下史子論核古昔上下三千年，證推正反，定之矣。辯博矜雅，不為詭激之論，觀其所論，黄道周、江都王荒弘、温太真、寇平仲諸賢，多有意乎正直忠厚之教也。讀書作文，是意直以杜牧、陳亮、揣懷爭先。崇禎末年，柏君上下世有攬英傑龍虎者，此為袁继傳子厚首也。休文亦廣博深之言之有物。詩亦倜儻。

瑞芝堂摘稿十卷 [illegible]古堂刊本

明郭良翰著。良翰字道憲，福建莆田人。萬曆進士，官翰林院待詔，郭應聘之子也。事具福建通志應聘傳中。生平富于著述。所著明謚記彙編二十四卷，見四庫書錄，稱其最為詳備。于經學有周禮古本訂注之作，于史有歷代忠義抄編、歷代家學錄、讀莆陽文獻、明朝紀年彙編、蘭亭臆說等，于子有南華經薈解、道德經薈解、孫武子彙解、問奇賓林、問奇一覽等。是集為其門人陳呈輝、陳呈輝所校刻，並摘其著作中之單篇文字不成書者，三經及字學諸家其源流，考其得失，議論則兼採時人之說，折衷以正，辨別是異同，尤為可據，足資證者也。

[illegible]譜堂詩文集十二卷 康熙刊本

明王家彥著。家彥字開美，福建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彈劾權貴無所避。崇禎中疏陳太僕種馬徵餉之弊。累遷戶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寢處城樓者半載，城陷自縊死，謚忠端。事具明史本傳。是集一名王忠端公集。福建通志作忠毅，應從正史。首為奏疏四卷，如論防海宜復舊制，皆明時之名言。種馬徵銀事，甚於當日論鈔礦、加賦、流寇、馬耗，皆有關于社稷之計。所言委曲詳盡，近情實。次奏記、雜文四卷，其多本實之言。詩無多，不刻意求工，亦自饒真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帶山堂文集八卷 春江詩集十二卷 原刊本

清王天慶著。天慶字三大，號秋園，乾隆壬子舉人。事具福建通志道光年良吏傳。是集為文集八卷，詩集十二卷。中又分詩八卷、紀恩應從詩一卷，蓋隨幸封位時所作；登岱詩一卷，專紀泰山景物；爲鶉衣詩一卷，專詠雜寫，至三十首，用上下平聲韻；蝴蝶集唐一卷，集唐人句爲一百詠蝴蝶者。詩詞多選辭，多趨纖靡，不免韻文體。遂文則閑雅，有宋陸汪傳諸篇，尤有古意。記邊閒耕事，尤有可資考時政者。

清白堂稿十七卷 殘存一卷 原遠堂藏明刊本

明蔡獻臣著。獻臣，福建同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儀部郎。論楚藩獄，事時有宗伯意，宗伯遂罷。衙之為湖廣臬長，有為宗伯修怨者，借楚事劾之，罷歸。相其集名清白堂稿，集僅存一卷，摭其心言，則別罷勘楚紀事、奏明王楚王傳及察正域傳，華以假子疏楚王，宗人華越訐奏之，正域主勘，而大學士沈一貫阻勘正域，遂見休去。按之卷中所述情事，正相符合。而獻臣亦有干一貫者，觀其所稱美於信卷中可修悅之事，則亦述其書與，無從考矣。

蠖亭集七卷 紅杏詩七卷 鶴齡堂刊本

明顏繼祖著。繼祖，福建漳州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工科給事中，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事具明史本傳。所著三垣奏議已著錄。是集爲賦魚集七卷，爲其尺牘、五札、四集者，長篇敘事諸議，宛曲清綺，如所推迭目善，有晉人風味，益生平以此作自負，而集中但存出數，而詩七卷古體則韋柳清遠，同通中健有姚宋之氣，近體刻劃尖新，然詩書似黃山谷，清力峭多上陳后山，與古詩迥不相侔。

倫史鴻文二十四卷 康熙三十一年刊本

明林琦、佩琦同著。琦，福建古田人，崇禎丙子舉人，國變後不出。明代閩有兩林琦，一爲福寧人，成化庚子舉人，別爲一人。琦生平以倫紀自矜，是集所選上自姚姒，下迄當代，凡有關倫名教者皆輯焉，自號謂之東髮讀書軌，以告心希古意，乾在坤軸，藉忠孝節義爲中極，爲整同人念世教人，弊禁文之謗，言作千秋之鵠，今人若古，奇北神三理，事增華，搜訪博，凡聞見所經，即作序贊，其鍾四種，並擬五倫，人則帝王、將相、士庶、婦女，種之備千年，急共斯精性者，成乃據禮文則史鑑、碑記、紀記、傳贊，至于詩詞歌謠，動必至誠者，畢備登羅，於其言足信其行矣。

黔秋亭詩文集十六卷 晚晴堂刊本

清陳潤撰。潤字肅雨，福建連江人。康熙間貢生。陳虞猷子，登第子(?)，聆公有慕篆集、潤所著有詩辨疑、春秋辨疑、四書辨疑、河洛辨疑、佳子史辨疑叢，又有連江邑志二十九卷、然連江歷代修志姓氏無潤姓名，與郡書志同例，或者同時各有纂輯也。是集則其自編之詩文合集，詩卷、什著一卷、記二卷、序跋三卷、傳志二卷。為文短鍛鍊，摛藻中見華滋，蕭散中見嚴密，窘狭中見紆徐，如劉克莊所謂于林希逸者，詩則沿明季餘習，無特出之處。

坦庵詩集二卷 世適樓仿宋刻本

宋章雲龍撰。龍字子翔卿，號坦庵。福建浦陽人，居其西山麓，謂其鄉仙游楊公年八十一而作詩，有如諸靜者，劉公年七十九而出文，有濯指世為至，韶(?)甲章君翔卿年八十有四矣，北歸庵，游江湖間，晚歸復心，空無以自著，方擷酒山林，作逍遙窮廟澈以詩，然以吟詠自適，無苦寒之色，其意可知也已，可以概見其人。詩平淡閒適之中，時有蒼秀之韻，色奪人耳目，古詩仿太白，精深至置之韋柳集中，幾可亂真者也。

三儒集二十卷 湖北刊本

明鄭繼賢編 繼賢字哲卿 福建晉江人 萬曆庚戌進士 自靖江知縣拜南京御史 官至[illegible]户部左侍郎 卒贈右都御史 諡[illegible]定 事具明史本傳 所著三台奏議未見傳 四庫著錄有繼賢所編三忠集十四卷 蓋合唐原諸葛武侯岳忠武三賢為鄭人所選 未為精善 此集亦為其任湖廣時所編刻 傳本甚少 閩中理學淵源考 謂繼賢以撫湖廣時曾奏請祀周元公父于啓聖祠 又刻元公及二程子文為三儒錄 所去取亦如三忠集之未有條當盡 但賢為一代名臣 觀此二集 足見其辨章所在 乃其生平所得力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寬齋詩草四卷 浙江書局刊本

明蘇茂相著 茂相字宏家 福建晉江人 萬曆壬辰進士 以撫浙江時為州小兵王元尤戒作亂 又有嘩官陸叔諭僧黨倡兵于寧波餘姚 又有邑國晴容蔣良忠逐晴與王盟共 茂相以次討平之 凡定三亂 自著定亂紀略以記之 明湘姚醫馬之元弟子擘朗生繫覺舉兵 茂相捕誅之 作除嬈以紫 所著有蘇氏說輯 院氏宗鏡 保紀全書 譜史 韻文等 是集以索征行稿 浙草 湘草 黃雲草四卷 乃其居官時所為詩 自序 茂相傳于政事 詩以非其所長 然格律細謹 音節諧美 蓋由于素研詩學也

房江集四卷　家刊本

明林爾梅撰。爾梅字子山，福建莆田人。崇禎間諸生。事見黃道周志其弟嵋忠節傳中。爾梅嗜奇書，善篆籀書，出游徧海內，全閩希之。鄭牧仲、葉向生、周雪眉、雪知、祁彬宏仲、方章以敦結琉璃社，七子董子樹林、台正、徐那服、許士來、方以月、弟嵋，爾係七子社蘭陵詩派，亿其書附一篇脫稿，雕板流傳，而當事以是集而為其手所自刻，以不勝依從險怪之習，洗藻雲間近昌谷，粗纏雲則令人難以索解，然其中亦有清新矣麗語出天然者，或由收本美而反執未得其詣也。

鐼楼詩草四卷　理峰樓藏抄本

明鄭鷹雷撰。鷹雷字仙游，福建仙遊人。天啟丁卯解元，正若有詩解、讀禮初編、四書論釋、樣經史事、闡釋醫方等書，鷹雷自號鼎華，隱居深山，嘗有間閣之細處矣。鄭重若述是集之大指，正大所送序者，鄭為序，熙悅送序詞虎集曲均遺正以鷹雷之詩多晚憶，初因嘉日淪黃之作，言節意深，一經撫讀，正之序謂其仙字雅大，佳詩人向早歲銷華已成潛飄，古以見其苦詠推心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山餘草一卷歸去來辭二卷　光緒九年重刊本

明唐仁承著。仁承字存先，福建仙遊人。唐
孫恒子，少孤，恒於明季隱逃入海島，乃姓名
為陶無逸，晚更號黔白，稱無逸翁，天然哉著
部郭貞，而仁承乃廢歷而寧貞生仕，新
朝有媿乃更其姓曰唐之一字，名乃號詩仁承乃茶
仁源，嫏有二唐詩集二卷，為其妙之曰見之華
亦有靜嘉齋集、存庵詩集，是集稱
道光福建通志載一名曰仁餘草集，附
不多，而隸事選意俱能不落蹊徑。
同邑曹南叢序謂其出藻極勇，清秘
極山之靈，得乃子由杜小李之集，得而錄
以爲卿之藩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瓢両舍稿二卷　春暉草堂何氏抄刊本

明蔡德環著。德環字福建晉江
人。一字若樹，天啟壬戌進士，崇禎間累官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同此儒其姓
名之門户。德環學術亦同黃道周，君見刻宗
周邑羅德環之力居多。以偵錦事告相李
事具明史本傳。所著有綠覽備邊冊諸
邊撫賣冊九九邊十三鎮新舊兵食之數
及天罡氏運糧馬價表志、泉州府
志載其詩有藏叙草一卷、使浙詩一卷、使
蓟詩一卷、使还詩一卷、小賦詩一卷、海外看覩
集二卷、黃芽園詩一卷，共為叙日草，計九卷，
是集乃其祀後所作，格調古蒼，味亦深遠，
不落明人惡習，為可貴也。乾隆中同邑何龍
文為重刊之。

問青集四卷　玉房山莊抄本

清鄭如璧撰。如璧字書存，福建侯官人。康熙間貢生。與弟如珪以文章相砥礪，嘗結里中詩人為六友社。六友者，宋際、宋鍾鏞、趙道昌、黃道光、林昇及如璧、如珪。有疑脫小草，如璧為之序，云如璧以其亦有如珪謝語，謂昆弟之間三兩師友互字之譯失疑。若無有同意差錯，往推敲於行■寫定，此尤無倫。問之至學，以其中所作亦以脫為工，唱和居多，如晉韻亦有脫見林日書。大抵古今體學東坡者為多，楊行短章，尚不失為正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論二卷　孔毅庵鈔本

明嘉謨撰。謨字牧仲，福建莆田人。天啟間諸生。著述宏富，明略十七卷，唐陳知點子孫為之刊行，以次結集，連綴一百四十二卷。前華十轄，兆書林衡為昂詩之集首告，鮮流傳。是集有陳子龍序，呂謂牧仲彰行洞學，術服儒者所推，載籍極博，好老鏡是非。所著古論，如李札、延陵、尸粹而不足者，而又說，發而又發，暢而人薨古人之事，啼而又發者，皆推見至隱，至于一人之身，屏言雜亂，或異而宗譯，或深而晶馨無正言析理，使又謬于聖真，通達之材勸戒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欽餘偶二卷　傳鈔本

清陳九齡撰九齡字鶴壽福建福清人乾隆丙辰年進士生平邃于經學所著有易朴異明二卷詩經異明八卷古傳異明四卷二物考四書異明十八卷小學異明六卷細目異明二卷古今文存三卷庚子文存一卷詩文異明一卷多未見傳是集為其自作之文凡劄記隨筆什作猶無長篇鉅論然多本平昔讀書心得考經證史言必有物間論古今詩文關鍵亦時有創解獨到不襲前人呀慧蓋出人之文非徒尚詞藻者所可企及九齡事迹詳道光通志儒林傳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淳儒文彙四卷　漳州書院刊本

清姚作楫撰作楫字濟夫以字行福建漳州人事見福建通志附儒蘭錄者言就傳所著有宋名臣言行錄續補四卷儒鑑四卷諸綱七卷是集有鄭成序略曰吾友姚濟夫輯郡中先進文自唐周名第至國朝蔡蕭山氏詩賦記表書啓序記箴論辨論傳碑贊銘頌誄銘跋無弗收而其編次以年代爲先後其首各附小傳搜輯頗爲完備編制有源淳蓋作楫躬行實踐寢饋先正之學實從而其著作有大有邊源之得也

五行前田稿四卷 佚滸軒重刊本

明吳夢麒著。夢麒字子玉，福建漳
浦人，宏治辛酉舉人，附見康熙、道光福建
通志。正若有北[illegible]菴宏治集七卷。端
一有總錄，是集有林見素序，謂直閣
進士雪齋吳子玉夢麒，與凡三變，輒
撿其稿，曰棃雲閣稾，曰壺餘錄，曰
南還雜稿，然之取斷自戊申以後
編集四卷，蓋子玉作甚為矜慎也。詩
學杜，大陸李義山、杜牧之，參以李昌谷
之奧，李韓文公之趣，精力[illegible]，和諧[illegible]，
調高擇，無明末靡慢之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先德集二卷 道光年福州刊本

明鄭明岩、明宗希撰。福建甌人，弘治間
諸生，宏博有都論。是集內題忠稗以
事實，有樊崇序，蓋明正集。其十二世
祖思孫以名毅之行，讀之毅在南渡時以
忠義聞，其志之尤著者則在內翰耶，
外懷忠情，不動聲色，而使乘輿反正，
安堅自毅之舉。明是編以字藏屑，
章疏乃其自官翰手自騰寫成書，集
間條作出冊行事，次第小龜山臨庵及
諸先正銘記題詠，炳炳可記，參之史氏，
信足有徵。道光中其裔孫慶遲刊于
福州，並題以今名。

戈戈集二卷　篤叙堂刊本

清許鼎撰。鼎字梅崖，福建侯官人，許友之孫，遇之子。乾隆癸卯舉人。事迹見道光福建通志許遇列傳。許氏一門世以詩鳴，家有篤叙堂，為筆墨之薈萃。其曾祖豸著有篤叙堂集，詩目前明許豸至鼎凡七人，撰詩各以集，見四庫著錄。是集又名梅崖集，附刻桐城姚鼐為其鼎官泉州時所作。集中大抵近體多于古體，七言多于五言，音調鏗鏘，吐屬溫雅，紀昀詩畧似杜之體，因其見景間徵，寄而筆調挺以清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寄廬詩草四卷　漱緑軒刊本

清林士楷撰。士楷字要宣，號寄廬，福建侯官人。雍正乙卯以從兄達同舉于鄉。林從直國朝閩詩選士楷正對芳姓者友敦篤好義，宗庭間雍睦無間言，是其為士楷發洛其子文煥所編，而未全，洛其子文炳又搜求佚稿于執友，而附益之者。前有同邑陳兆鼇仲序，謂其五七古莫非造懷指事之作，其選句下筆，不斤斤于雕琢之巧，而自有味，而格調自高，淡淡風人之遺。其詩不以深雅取勝，所謂不著一字，自得風流者有之。

初陽書屋詩鈔八卷 嘉善堂原刻本

清劉錫經撰 錫經字天傳 號蓀漁 福建侯官人 士棻子 道光乙酉舉人 士棻有綠漪齋詩鈔已著錄 錫經所作依栖樾懸 音情深善 得有風 兼善丹青 其友陳廣文蓀善謂明經和雲周 花才瑛 林茂才適璞 咸以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稱之 蓋錫經日壽罝册 洄湖閩江上下 時尋詩訪勝 兼觀山川之宏奴 所作畫別開蹊徑 真趣盎然 而詩亦出情性 觀其素在胥也

滌村詩集三卷 平遠堂校刻本

清林人中著 人中字中子 號滌村 福建莆田人 順治間諸生 著有德閩川名七傳六卷 林氏文獻錄二卷 風雅緒錄二十卷 閩杜世說十卷 閩中草木狀二卷 皆博雅多識 有裨于鄉邦文獻 生平尤好為詩 不宗又專主一家 所作五七律均備 有調息澤出得唐人意 清而清新 峭厲之處 置之宋名家集中 亦有不易辨者 集外為和我輩扇之集 明之集 大抵早年之作 其聽才第中歲一往 則于林中寫臆 案外且意 詩多七律 使事饒闔 亦有足資談助者

慕江詩文稿六卷 精寫書舍鈔本

清龔鳴提撰。鳴提字□瀚仲，號慕江，福建晉江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貴州知府。所著有天和堂讀書齋記、廬園錄、醉經錄、天和堂雜著、白非室隨筆、開吾倫等錄。是集爲其詩文合編，文多考當經史之作，解經不爲空鑿，論史亦有精覈，惜其見聞未廣，有前人集中已有發明者，犹费尸為辨正，而其見未讓古人之處，如詩則不甚穩出，亦間存郭長慶體，自謂有希于詩史，才調不乃足，抑揚遠甚，然修邦盈間亦有精存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艮湖詩集不分卷 安溪李氏家刻本

清李鍾旺撰。鍾旺字世昌，福建安溪人。康熙丙子舉人，事見福建通志。通志又稱儀傳中李氏門中均以性理之學，鍾旺所著有諸經雜解、周官劄記、讀禮錄，而申錄性理諸說、心篇，皆發揮宋儒闡明經義之作，其之語皆主程朱，論禮主鄭氏，皆能異洋本源。此集爲詩，則仍好談理，絲如偶語及有說之語錄，而精微盡失，又能明之乎？胸了了，予口為講，未定作詩之通病，然其紀游山行諸作，寫景幽清，襟懷閒適，則固非不能爲詩者，自序于詩頗自負，人豈不已知耳。

澥吟詩一卷 嘉慶堂刊本

清陳濬潢撰。濬潢字悟山，福建閩縣人。
康熙丙午舉人。事蹟見道光福建通志福
清良吏傳。悟山耽精思，每飢窮不廢。居
乃三藩變平，極寡吳藩其事，各作詩
雜俘樣，良悶其意。生平好山水，游足跡
所至每紀以詩。晚年自選精作，但存一卷，
即此集是也。集中如傍棲觀日出山影亭
宿閒遠小明菴樹村語亂寺鐘鳥
聲雨三時，花房又晴情，歸心崩暮極
花落遠夢，風落臨，懶修，怯寒侵秋帳
懶意唐名到老刺，安心行處漸雨千山
容獻夢迷煙一把，唐晴有此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野衲詩略一卷 國朝抄稿本石印本

明張利民撰。利民字用貞，福建侯官人。崇
禎庚辰進士。事蹟見道光福建通志列傳。
當其辛巳之間，值張獻忠來攻城，死難
黨卯以兇義激勸將士協以護全，當其
里亡家破，嗟作詩諸多幽緒，所作靜者所
詩語雜其情辭情，處處則利民于艱苦
流離之中，困頓時不作者，復舊物之念，加
雜離歌哭，而從容婉轉，書作紀事之辭
，就又以情處見長，如是集一名田中集。盡
即一種利民前輩于行歷時之作品，集中
多不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幻有堂集三卷　抄本

清曹士甲著士甲字齊生福建侯官人康熙間諸生與弟廷甲并負俊以詩文名是集自謂幻甲有名其書曰齊雲名之堂云負儒者所厭稱雕以避俗而和者寡由有堂堂之美然若一堂左前右史堅於幽寧之源于中幻而在日世之行者亦非幻因以幻有名堂從其發遠矣士甲嘗輯有閩詩傳三卷未見傳是集為古今体詩古體首七律音節高爽是宋調之佳者作合参香北宋元近者多與諸本思弟廷甲有札闘大致似之

敘敲樓米集四卷　道光元年刊本

清馮縉著縉字光通號筍軒福建侯官人嘉慶戊午舉人由閩中書調于史學著有讀史匯錄補讀蘭汀書後金石紀存明清陽蘇雖以陶館業有輪慧等未訂多極詳確治學謹嚴而平生知其曠達與閩通籍意藉兼予之言相以敘敲樓米名集自寫田中見大之意也詩自序謂以詩傳家取意作以嘉名以意以自悅懷初不欲以詩溷名更無論傳世與否相之楚衣非所計作之既久則自視頗有進益以為盡然付刻以贈之朋儕知珠者亦皆非汲矣大抵近体清麗古体標來亦時有見道之言

楚騷新正稿四卷 光緒年鈔本

明李日見著。日見字敦石，福建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户部員外郎。事見黄道周福建通志列傳。生平蹤跡與章劉序之皆不合。詩序又釋卷為于一名一就之詞，故非有書于心輒寢寐以求之者有不用禮紀哭以淚前後繼續優游諸仙皆寔事求是之作。是集為仿楚騷而為詩仙名為新正稿者，蓋自視其以為定本也。自序謂自東離根書，於黄沙三湘七澤為風騷所由作及定郎往其地，聞目動心，無非詩料。於是乎所作自視，惟以其時其地為可存，用刻之，以俟采賢之職者。詩序所謂之中，寓有遠致。七言律詩頗得錢劉風調，然音節一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屠龍集二卷 三山會古堂刊本

清陸鳴岩撰。鳴岩字萬寶，號金秋，福建古田人。崇古田同時有兩陸鳴，一字儀可，康熙間諸生，著有崇園詩草者也。萬寶工詩古文詞，同時高廷耀、陳讚、翁繼炎、余孝雷、李生春、李樞、陳蕙芳等，皆其詩友。是為詩卷，前有高廷耀序，謂金秋陸子風慧天成，以詩為命，平生一字未肯稿，從橫韻置古今人詩集，日以午夜一燈，索究用黄不輟，所作乃工，佳號可古人，尤神似焉。蓋一如蜂之釀蜜，蠶之吐絲，非剽竊者摸擬者不然。集中所見性靈於刻之作，皆為宗旨，有似盛唐者，未足以成家也。

讓竹亭集詩鈔一卷 原刻本

明林蕙薦字孟禾，福建侯官人，萬曆間諸生，不慕仕進，專意為詩，自少至時多七律匡録。林先春、陳薦祥蒼嶺，是集有林先春序，略曰：陳子直取其渾厚和平，吾以為林子之人也，而詩如之；周滴許其清新俊逸，吾以為林子之詩如其人，如之。蓋蕙雖正逼非僅而安貧樂道，性情曠逸，如庵無唯殺之音，而饒自得之趣。古體學白香山、蘇東坡，于嫉俗中見廉悍；近體近于陸劍南、范石湖，江村秋郭，山水田園，無日不具手中，無不饒有韻人澹致，正如皓月竹響微風在樹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濤園別集三卷 乾隆刊本

清何其偉著。其偉字濤園，福建福清人，以隱逸終其身，事見福建通志隱逸傳。是集為其所著詩集，題為別集者，蓋其偉所著本在詩史，實有香飲胡評一書，已佚，以詩為小道，故名之耳。前有陳元登龍序。集中多清麗哀涼之作，一唱三嘆，有昔人之遺音。如七絕云黃之森的人吳江孤烈亂中，余為存其鏡跡詩一首和之云：尚有黃花不減輝，新妝戲度拭羅衣。雖然無復嫦娥影，不似伯宗碎月歸。杭世駿拾核詩話甚稱之，觀此可以知其風格矣。

紅雲續約一卷 東序謝氏重刊本

明謝肇淛著。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曆壬辰進士，除湖州推官，累遷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終廣西右布政。有善政，所著詩文集、五雜俎、方廣巖志、長溪瑣語、文海披沙、游宦集、小草齋詩話、史觿、塵餘、滇略、西吳枝乘、因部叢談等，多見四庫著錄。是集則自序所謂自壬辰離閩，丙午始返，十有五年未獲嚮杖園菊，乃因思吾家此品，甲子守內辛丙生辰其地，又辛丙十七載始遂其勉也。於是社中諸子，唱爲詮菊會，而復從所未見者如左，以勺同志共守之焉

弄雲集八卷 鳳翽齋刊本

清翁霪霖著。霪霖字傳宮，福建莆田人。乾隆丙子解元，戊戌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事見福建通志良吏傳。兄霈霖任中。是集僅名弄雲集，內分廣南雜吟一卷、蜀道草二卷、臨江草一卷，皆其先時所作，載不齊草一卷，其京官時所作，桂閣草一卷，今按順天試時作，出山草一卷，丁外艱再起時作，新標草一卷，排比綜嚼一卷，然梅詠一卷，皆晚年官廣所作。霪霖先爲兄以循吏陞爲路書，弟以文學文名，傳說聯璧，有光詞苑，爲事詩雅容閑雅，頗能樹麗，於元人頗稱爲近

海市亭集八卷 孫蔭園刊本

清蘇之琨撰。之焜字石長，福建沙縣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清康熙初官福州府教授，以老辭，居沙之西廂，署其孫蔭園。生平著述甚富，有三易合解、觀頤三箴、詩經情解、禮記說、三禮小箋、閩中景物略、詠史百快、筆潭集、筆記、海市亭明詩、詩筆畫數十卷。是集八卷，為御雅草一卷、布帆集一卷、並雅草一卷、歡雅草一卷、孫山後草四卷。前四卷為用題山川紀勝之作，後四卷清聲平遠，係四卷為晚年所作格律詩，進本多明心見道之言。集為自刊，有自序及同邑鄧文修序。

陳日昭文集一卷 記碧軒重刊本

宋陳如晦著。如晦字日夫，福建長樂人。嘉三山志有陳如晦，福建閩縣人，係嘉定十三年進士，字景明，而慶元五年有蕭田陳如晦，引是一人。如晦生平見福建通志道光年儒林傳，生平遭于經學，所著有論語問答，供不見傳。是集為其文集，所見六息記、流諸子，旨不離乎道術，言多有當于世類，為文以敦之為宗，而運以駢儷，於綱所述，尉為德宣之意講之類，但所為小記敘家鄉山水風物，則出以韵之，元小經理之合，柳子厚永州記之體，清雋婉麗，不食人間煙火之言者也。

會山樓詩集一卷 乾隆年福州刊本

清陳元鍾著。元鍾字孚采，福建連江人。陳第曾孫，會祖孫，肇濱子。順治間諸生。習于經史，嘗以春秋戰國時諸侯王人事多錯見雜積，於是倣司馬氏義例作春秋戰國史記。又嘗念凡名山水各有專志，海何可獨缺，乃博集海外國島人物風俗物產作環海志。又嘗選閩中唐宋元明詩，又輯昔賢之佚。是集為所作古今体一卷。詩辭無多，而流派任史，黃源風骚，頗有淵之大雅之音。論其詩作亦多有卓識。事迹具見連江福建通志文苑傳中，足徵其家學之有自也。

行間紀畧四卷 活字本

清吳英撰。英字為高，號媿餘，康熙間從征耿精忠，轉戰浙閩，所向轉捷，累官水師提督，加威畧將軍，卒贈太子少保，諡[?]。是集有李光地後序，言英為德兵閩中之時，正值男海事之會，時則重臣宿將至于首路之口言，惟可平者百無一焉。施琅至，乃引英自助，英為琅盛言無不盡，福亦委心聽之，算殿定謀，既合自破，頗以擒至破敵。傳七日，同由于夫[?]命亦之人將仲和衷之所致。集中以四通[?]懷所細叙當時情事，[?]以補史之不及，而考訂史事者因所宜資以考核者也。

閩中詩選八卷 萬曆戊戌年紅雨樓刊本

明徐𤊹輯。𤊹有紅雨樓集，已著錄。是集所選為有明一代自開國至嘉靖中閩詩人之作。蓋明初閩中詩派，自林膳部鴻崛起草昧，一洗元習，門有二玄，實惟入室，高待詔棅、王典籍恭、王檢討偁輩各成一家，十才子之名標于宇內。同時閩中才輩出，羅布衣泰、林修撰志，又有鄭迪、黃迪、林敏、鄭定、周宏以濟、林文安、大小陳觀察學從、林司空、許黃門海以騰踔。正嘉之際，作者雲集，鄭善夫實執牛耳。高傅二山人左提右挈，閩中雅道，遂日中興。時有林侍御鈇、袁户部淑、林通政炫、張尚書經、龔學士用卿、劉給舍世揚為輔。嘉靖中歲，袁舍人表、馬參軍熒巨別作者，精研格律。𤊹自謂伊余不慧，奉陪盛時，目想心游，實切有志，故采輯遺佚，蒐羅遂刻，總二百人有奇。上而梓合漢魏之朝，下而體宗貞元大曆，調有偏長，詞必兼善者，不論窮達顯晦，皆因時采拾，以彰吾郡風物之美。蓋得此一編，可以窺朱明一朝閩詩之大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泉州五子詩一卷　舊抄本

明陳鷗、朱紋、江一鯉、朱梧、于宗亮同著。鷗字子翼，紋字炳章，一鯉字草塘，梧字鳳來，宗亮字幹臣，皆晉江人。據清源文獻記，五人于嘉靖中同入溫陵詩社。閩雅詩話云：五人者結社，一鯉宗有園一區，方塘半畝，竹植花果，無牆樸，盜不忍竊。紋家極貧，居西郊僻處，一日郡守過訪，紋攜款候，植竹撐柱，守坐其中，汲拾葉煮茗以飲守，於是泉人始知有朱詩人。是集有王道思序，謂五子者皆有奇節特行，顧無所用于時，而一切于此呼呼唱和以為極歡，呼呼唱和以為極歡，旁觀皆笑為狂謬，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五人之詩風體亦相近，有清逸之氣，而乏思精之致。就中以朱江為稍勝云。

陳宋詩詞合選二卷　舊抄本

清陳適祺、宋謙合著。適祺字子駒，福建閩縣人。謙字黃[illegible]，乙舟，福建侯官人。子駒詩名芙初仙館吟草，乙舟詞名螳香鐙曉詞，皆以謝枚如聲氣，結為聚紅榭相倡酬者也。子駒填詞秀蒨，近呂十山，詞之正宗也。乙舟強有力，詞近劉後村，則別調矣。然二人者皆兼工詩詞，是集乃謝枚如所輯，以子駒之詞已成集，故專輯于此卷；乙舟之詩亦未盡載，皆不得謂之全集，特錄其所見而已。子駒最先與黃蓮樓倡和，編成雙鄰詞，曾請謝氏為序，議刻未果。是集抄本，乃本自謝氏，未有刊本也。

全閩明詩傳五十五卷 光緒十六年侯官郭氏刻本

清鄭杰原本，郭柏蒼補編。杰所編閩詩錄及國朝全閩詩錄已著錄。柏蒼字蒹秋，福建侯官人。此取杰所編明一代之稿刊刻之。柏蒼熟于閩中掌故，於其原稿多所訂正，成柳湄詩傳，散列于各姓名爵里下，末卷有方外數人，而不收閨秀。書亦乃名全閩明詩傳，惜未著鄭氏之名，而于叙中又述其原委，于体例殊未合也。據謝章鋌氏序文言，鄭氏輯為此書之意，蓋出于謝氏曾祖茲田有東峯謝氏明詩略之輯，鄭氏繼之。此稿若存若亡，至道光末年為何道甫所得，屢謀剞劂而力不勝，乃屬其同姓道貴晉，而卒至柏蒼乃複刊傳，亦似有呵護者。以鄭氏之選此書時，閩延棠廣臣中書為關志，棠專于社，喜博綜，故其選詩亦以多為貴。然能兼收並蓄，一洗門户宗派之見障，是其所長[illegible][illegible]也。

投贈周櫟園之册二卷 舊抄本

清徐延壽、許珌、黃澂之、林嗣環、高兆、[illegible]黃文煥、陳潤、陳焯、黃志遴、茅著。延壽字存永，福建閩縣人。珌字居珊，侯官人。澂之建陽人。嗣環晉江人。兆侯官人。文煥亦福人。潤字龍章。焯字濬參。及志遴皆福建人。是集之作，蓋因櫟園先生官揚州及官閩中均有惠政，而升副都御史。既以用矣，而暂閩者訐之奪職下獄。時傳獄未解，海寇圍省城，以櫟園子獄，駐守最衝要之射烏樓。圍解，仍就解入調赴刑曹質勘。議死罪，以三決。世祖未許，牽延之。迄辰揚持親表揚人閩人作詩之投贈者廿五家，以公子在延請獻之，是集題為投贈之作。未脫訓應察見，而諸人篇什，多有可取，而本集多已不傳，藉此足存鱗爪也。

溫陵詩紀二編十二卷 光緒十六年晉江刊本

清陳棨仁、龔顯曾同編。棨仁字鐵香，顯曾字續善，福建晉江人。是集本爲二編，皆以前編所未見者，各以私藏書，補其先傳。此編雖爲二編，而編首具有顯曾題辭，體一序，述輯錄之宗旨，次棨仁所撰凡例八則，據稱斷自本朝，不羼入前代，則前編當爲清以前之詩選矣。又云溫陵一郡，沿革之殊，莆田仙游，宋時與屬泉，永春德化，明代方隸版圖，至於雍正末年定轄此屬，已易版圖，既異，編輯宜分。又云或傳錄自選本，或雜採自前編。又云剞劂從簡，毋詳錄評論。又云編次依詩紀例，名章並綴末篇，則其體例略如其集所收，上起順治，下迄道光，亦僅一百餘人，蓋于並世生存者概從不錄也。

味雪堂遺集不分卷 宣統元年五月果園林氏刊本

清林賀峒撰。賀峒字訪西，福建侯官縣人。同治癸酉舉人，官至江蘇記名道。總辦滬寧鐵路會辦購地事宜。賀峒爲林則徐之長孫，嘗受知于張之洞，有幹員之目。其任江蘇購地事宜，時方草創，首疏又爲華洋交涉之區，能以收回主權，節省公款，安撫民心，保全小利四者爲辦事宗旨。卒後郵傳部爲之以照軍營立功積勞病故請卹。是集爲其子源清所裒輯，姪玉銘師章爲之訂正校刻者。末有玉銘跋語，謂賀峒居官重氣節，嚴取予，次事尤精而敏，蓋不欲區區以文人自見，故凡所撰著散佚百不存一，大抵集中所存詩文，初未臻善，特多酬應之作，要者仍爲經世之文字，如戊戌召見條陳，謂籌餉須行鈔票，使無須以洋債；製械須重大宗砲件，廣以開礦擇人；及擬上當道書，請開鐵路捐議，東事私

議，言以中，體要，未為干當時國際情勢，立言頗晰，要之質樸者，因其書自見不在詞章，詞章亦■■固陋，但無特■色耳。

瓶庵先生遺書十二卷 道光年慎修堂刊本

清孟超然撰。超然所著集已著錄。是集共分八錄、十二卷，皆作于解組後者。曰焚香錄，記檢身慎獨之實；曰求復錄，析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四類，附于易類復之處；曰晚聞錄，輯朱子與朋友弟子問答，與求復錄相發；曰喪禮輯略，纂禮經及朱子家禮，正鄉俗居喪之失；曰誠是錄，輯唐以來言行微傳歷者；曰家誡錄，以訓子孫；曰廣愛錄，以戒殺生；曰避暑錄，什記經史文字、讀邊閒軼事。■言粹而警，如菽粟布帛之不可去身。是集原存陳壽祺家，有陳若霖序、馮縉跋。超然歿後二十年，壽祺屬諸其家，以授馮縉翰氏刻之。

山左金石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清畢沅阮元同撰。沅字秋帆，江蘇鎮洋人，乾隆庚辰狀元，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廣總督，著續資治通鑑、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靈巖山人詩文集。元字芸臺，江南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太傅大學士，謚文達，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華山碑考、研經室集。是編卷首為阮氏序及總目，前六卷所錄為金，凡彝器、權量、泉範、鏡鑑、印章、造像、碑誌之屬，自三代迄元。志系輯錄卷七以下所錄為石，亦自三代迄元而止。計金石兩類所錄凡一千二百餘種。金以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為限，石則志以目驗者為斷，其原石已佚而拓本尚傳、舊志有名而搜訪未獲者，志不錄。玠按金石古刻各地時有發見，雖代有損佚而終不若增益之多，故著錄之書後人述作率較前人搜輯為詳。是編所錄證以乾隆以後各家著錄山左金石之書，遺漏殊多，殊未可考山左金石者殊未可專據。是編推是編為畢阮所公同時發起，其體例亦為所公所商定，而助成者又為武億、朱文藻、段松苓、何元錫諸人，其搜羅之廣，規模之大，前此固無此鴻編鉅製，即後此輯錄山左金石者，增補之外，其書所徵引亦無不根據於是編。在山左金石著錄中實為啟後空前之作，最錄各家山左金石著錄諸書，從流溯源，要不能不首推畢阮所公此作也。

偃師金石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偃師金石記四卷，清武億撰。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著有金石三跋、安陽金石錄，已著錄。是編乃其纂修偃師縣志，由其所纂縣志金石錄內別擇其案跋薈萃而成者。卷首冠其金石題辭，卷中即選擇縣志金石錄之案跋，名署為記，實皆為金石題跋，與其所撰金石三跋無異。惟彼不限於方域，此則僅限於偃師一隅而已。其所題跋，惟注重石刻之年月、郡邑、官爵、事實，或於舊志有所辨正，或於史傳考其闕略，并從事徵考文字，皆有物，不為空泛評騭之語，與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尾文同為題跋之中長於考訂之作。觀其於唐周公祠碑，所載之公字朝明，謂他書無聞，獨見於唐碑，疑皆後人附會之詞，府志採補史傳之闕，為失斟。於宋重修仙鶴觀實錄碑陰記，所載之別族青苗稅數，謂當仁宗二年已有此蔭法，或未變法以前，稞稅內已立青苗名目，安石倣而行之，輸斂倍甚，民始重困，於史志於史皆有所考訂，可以知全書致力之所在矣。其卷首題辭，謂俾後人因所記以考遺文，因遺文以證方志。惟就方志一方面而言，則因其各所記跋，本為擇縣志金石錄之案跋而成，故所對之措詞，非其全書，僅為辨正舊志訛誤而作也。

安陽金石錄補遺　原刊本　馮汝玠撰

安陽金石錄補遺一卷，清趙希璜纂。希璜字渭川，長甯人，官河南安陽縣知縣，撰著有淇泉摹古錄，並與偃師武億同撰安陽金石錄。是編前無序目，惟末有趙氏自跋。卷中所錄為鄭唐鄭縣修定寺碑、鄭縣修定寺傳記、宋修定寺寶塔留題、修定寺奉勅存留記、修定寺造石塔記、符昭愿題名記、王繼題名記、元修定寺功德記及不知年代之上□□記，凡唐宋金元及無年號之古刻十種，皆安陽金石錄所未收者。嘉慶四年原刊本，即附於安陽金石錄十二卷之後，列為第十三卷。考之趙跋，石為表三綱、表五常等，得於清涼山修定寺。考據為趙與偃師（徐氏）同訂，乃其與武億同撰安陽金石錄後補錄其所遺之作，與前錄本各自為書。原刊雖於十二卷以前諸卷並列武趙之名，於第十三卷但列趙名，並於首行大題之下注明補遺，用以別之，而列為安陽金石錄第十三卷，非兩書而為一，究嫌未當。茲雖據原刊刊本采入，仍依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諸書之例，列為專書焉。

武林訪碑錄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武林訪碑錄不分卷，清黃易錄。易字小松，又字秋盦，浙江錢塘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濟寧運河道。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碑目、嵩洛訪古日記、岱巖訪古日記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無序亦無目次，惟首行標題書名之下題錢塘黃易小松錄。核其所記，惟於龍井、孤山理公岩、飛來峯、烟霞、水樂、石屋、青林、通明、龍泓諸洞，雲棲、天竺、勝果、理安、靈隱、虎跑、淨慈諸寺，隨地記其碑刻，並全無序次。卷末並記有錢竹汀云飛來洞中有雷虎題名，莊恰甫云鳳山有婦雲二字方豪篆，胡三竹云慧日峯下歡喜岩有佛像三，崖上題名漶漫，丁龍泓曾言九里松有唐開成題名諸條云云。蓋就其所見所聞之武林石刻，不論存佚，隨時記錄，以待理董考定之稿本，故不如嵩洛、岱巖兩日記逐日記其訪拓各碑，具有條理。惟所記頗為詳備，博視嵩洛訪古日記僅訪得少室、開母兩闕向遺未拓之字及嶽廟前石人頂上刻字，岱巖訪古日記僅訪得興國寺阮文達未經搜獲之若干段題名，或多數十倍。其中明清兩代石刻尤為諸家所未著錄，雖為未經編次之稿本，實為採訪武林碑刻最詳之簿錄也。

湖北金石存佚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 清陳詩撰 詩字愚谷湖北蘄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卷首有陳氏自序卷中录湖北十一府州所屬各縣之金石縣各為次不論存佚悉為輯录據其自序所述係因畢秋帆節制湖廣徧求湖北十一府荊州遺刻乃以漢碑無一存者中止編輯故作是考又以漢碑之佚歐趙著录時固未嘗佚兩家既錄而跋之洪氏又全載之今以後此之佚并異時之存與置而不錄非獨時為之而又自我為之故是考體例一變畢秋帆阮文達同志山左金石專录見存之例於見存碑外更注重於已佚之碑惟溯其立意雖注重於已佚之碑而校其所考則存與佚二者兼詳名曰考其存佚實即志湖北金石之作近時湖北金石志纂輯出於楊守敬繆荃孫諸人之手號稱賅博一時孚推為各省金石志之冠其中所录各碑之文所採各碑之考強半皆取材於此尚論者清志

湖北金石之書乾嘉以來是編應首屈一指至其所輯湖北各邑明以後石刻湖北金石詩湖北金石皆志皆所未錄其可據以稽考則惟賴有是編也

寶名齋藏器目　王文敏公家藏寫本　　馮汝玠撰

寶名齋藏器目一卷，清李宗岱藏。宗岱字山農，廣東南海人，官山東試用道。藏器之外，並藏有漢麃孝禹石刻。是編為江氏靈鶼閣叢書所刊各家藏器目所無，乃王文敏公家藏寫本。計所藏為鐘二，鼎四十六，敦二十八，爵四十四，角三，觶十，觚九，彝二十九，尊十一，壺三，卣二十五，簋三，簠四，盉六，甗二，鬲六，匜四，盤、豆、鐳、洗各一，都二百九十九器。末有題字兩行曰：是冊所錄，館於李氏時曾摩挲手搨。其甲戌以後所得，則未獲寓目，究不知有幾何也。按甲戌為同治十三年，據其所題，此目尚非李氏藏器全目，僅其同治十三年以前所藏諸器而已。李考李氏藏器目，此目之外，別有高翰生傳鈔之本，題曰寶彝堂藏器目，與此標題不同。其目所列藏器為鼎二十七，敦三十二，爵十八，卣十四，洗七，鏡二十，甗、鐳、鐙、鐸各一，鐘、盉、甗各二，角、觶、鬲、匜、盤各三，觚、尊、壺、簋各四，僅一百六十三器，與此本多寡不同。有

無亦互異，其大數尤彼此懸殊。兩本相校，此本雖甲戌以後所得之器未經列入，而所列多至百餘器，則視高本較為詳備。高本則所列鐙、鐸、鏡諸器，並為此本目所無，亦可補此本之遺漏也。

福山金石志殘稿 王文敏公遺集本 馮汝玠撰

福山金石志殘稿一卷附福山修志局採訪石目清王懿榮著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官至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謚文敏是編前為殘稿乃光緒二十三年福山修志時文敏纂輯之稿輯三代至元之金石依時代為序次未錄稿中未列宋刻一種為其子崇煥所補後為採訪石目所錄各刻以寺廟莊村為綱其下列諸代石刻於前附明以前石刻於後原為志局採訪之碑賬其子崇煥刪其志中已錄者易為今名附於殘稿之後殘稿及採訪石目後均有崇煥跋語誌其顛末考福山金石向無專書惟分地輯錄最稱完備者吳式芬之金石彙目分編錄見存者五種待訪者二種是編所輯塔寺莊古現村峪廬寺朱崖寺金堆寺崩岦寺黃山院通仙宮奇山寺陽主廟德勝廟祝聖道院兩甲刻坡諸刻惟金堆寺院記通仙宮黃籙大醮記陽主廟碑記文廟學田記祝聖道院碑見於吳目餘若干種不惟他書未經著錄即吳目亦均未搜及雖為殘稿其於福山一邑之金石固已十得八九矣

湖北金石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湖北金石志十四卷，不著撰人姓名。黑田士懿金石彙目作十六卷，題為楊守敬撰；黃立猷金石書目作十八卷，亦題為楊守敬撰；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容媛金石書錄目並作十四卷，而林則不姓著姓名，容則題為張仲炘撰。今據原刊本考其卷數，只十四卷，其作十六卷、十八卷者並誤，惟林氏、容氏所舉未誤。據原刊本考其撰人姓名為誰，其大題之下應題撰人姓名處，空而未刊。惟卷一祖□爵下按語有出宜都，乙酉春守敬歸家得之云云；卷五馮珣石門謌並題名下與地紀勝後按語有荃孫按，馮珣作馮安，傳寫誤云云。其作炘之名，則十四卷中迄未見其題。是撰是志者，楊氏守敬外，尚有繆分任其事者，尚有繆氏荃孫。其題張撰者，不知其何所據；其考題楊撰者，則殊為未確。惟林氏依原刊題為不著撰人姓名，為得其實。又是編林氏書金石書志謂其體例最善，采文詳考，為各省金石志之冠。今核其所錄金石，不論見存、已佚，並蓄兼收。見存者金則凡鄂中名家見藏及各地近時出土者，悉輯入，披羅頗富；石則如三游洞題名只錄黃大臨等、黃庭堅等、呂非熊□□等、汪必進等、楊子深等題名六種，與外歐陽永林、張吉等、楚建中等、張景倫、鄭勉等、季□昌等、孟進夫等、王林簡題名十八種，竟未錄入，殊未免有遺漏。已佚者，於目存而文佚者，則列其目而擇錄所據各書原文於後；目存而文亦存者，則列其目並錄其文，而注其據錄各書之名於目文前。按輯既詳，條理亦精。其各刻後所採取從前名家考跋，不惟見於刊本者據以錄入，即向未刊本之如清館金石記，亦求其訪求稿本，錄存其說。其徵引尤為賅備。予所加按考按，則辨正考訂，更精覈，足補各家考跋之所未備。綜而論之，其徵引考證，均各有所長，惟於貪崖窮遠谷之古刻，則採訪猶有未周也。

金石書目　原印本

金石書目十卷（附錄補遺）黃立猷撰　立猷字毅侯，又字毅盦，湖北沔陽人，舉人，官學部小京官主事，著有石刻名彙，已著錄。是編卷首有田士懿序及其弁言、凡例、總目。卷中分金石諸書為金文、石文、甸文、晉文、地方、法書、義例、題跋、彙考、目錄，為十類，類各為卷。每類之下各又各為類：金文分文字、圖象、泉幣、雜器、專著、集字、鑄拓之類七；石文分文字、圖象、鑒別、專著之類四；甸文分瓦當、古磚、古甸之類三；地方分京兆、直隸等省之類十九，而以日本、朝鮮附之；法帖分論書、考帖、集字、辨字、史傳之類五；彙考分文字、圖象、史傳之類三；目錄分綜集、公有、私有之類三。其晉文、義例、題跋三類則不另立分類。十類之後另以美術、雜誌及補遺二目附於末焉。按：金石著錄之書，向只附於史部目錄類內，不立專類。自張之洞始別立一門，而分目錄、義例、圖象、文字以統之，於是有專類而尚無專書目。葉氏金石書目出，始有專書，而其書不著時代，不分類屬，淩雜殊甚。其後田氏之金石名著彙目，始以時代為次，亦嫌其類別不分。是編則於金石諸書既分別門類，又復於各類之下別為子類，體例最善。雖其所分總類子類不盡確當，如以瓦當屬於藝術，以法書列于其中，不無可議；及以江蘇之陽羨屬湖北、福建之莆田屬陝西、江蘇之淮陰、楚州屬浙江，不顧有錯誤，而各類下復分子類，其體實為編輯金石書目者所宜取法。近時容氏金石書錄目，號稱最善，其分別門類之法，實即脫胎於是編也。

定襄金石考 雪華館藁編本

馮汝玠撰

定襄金石考四卷，牛誠修撰。誠修字朋允，別號雪華館主，山西定襄人。是編卷首有民國壬申雁門張友桐及牛氏自叙，卷中卷自爲目，自元魏迄元，計所錄金石古刻石，得魏三種，齊一種，唐三種，宋十種，金十六種，元五十二種，金只得元刻二種，附於卷末，凡八十有七種。每種志先詳其尺寸、行數、字數、書體、額題及所在地，次錄原文，後以其考附爲考。定襄古金石古刻，見寶晉山右

金石錄一種，未錄。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僅錄九種於待訪之中，其見存者亦一種未錄。山西通志、山右石刻叢編則僅收宋元以後十三種，其唐以前者亦忽畧焉。是編所輯定襄之金石，較之諸書多數倍。其中僅金陽曲令周君墓誌、表元樊侯壽冢記、重修廟學記、霍氏先塋碑，係據元遺山集及縣志錄入，爲石已佚者。修志爲見存之石，其魏七寶山靈光寺造像，久爲神龕所蔽；唐延府君神道誌銘近始出土，爲前人所不及見。

其魏之居山士山磨崖碑、比丘慧端八十餘人造像記，北齊之廣武令趙印奴造像，則皆爲前人尋訪未及。至元之州將張侯碑，即吳氏金石彙目分編之金安張安遠墓表；元故副元帥權四州都元帥宣授征行千戶周侯碑，即吳氏金石彙目分編之元帥周獻臣神道碑；與重修聖皋祠記，且爲吳目列于待訪未經搜獲之品。其足匡正前人所未經，故其著錄亦多諸書所未及。不惟考定襄之金石者在所必資稽，亦考山右之金石者所宜參攷者也。

三代吉金文存 石印本　　馮汝玠撰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羅振玉輯卷首有丙子羅氏自序卷中所采金文專以三代為限分鐘鼎甗鬲彝敦簠簋豆尊罍壺卣斝盉觚鱓觶爵角盤匜雜器戈戟矛雜兵為二十六類每類序次先少後多依原文之字數遞進每器不編不放名以原器之拓本為據乃取其所輯貞松堂遺古集古遺文中原有之三代金文益以其後所得所見彙輯而成計其二十六類所錄三代金文都四千八百三十五種按原存三代金文者是編之前惟吳式芬攈古錄金文采至一千三百餘種號稱最富羅氏此輯乃兩倍過之輯錄三代金文之書於是編蓋歎觀止矣惟其所采雖富於吳氏而編輯之法則較之吳氏尚有可議者吳氏編輯之法從一字起依字數之多寡為先後之序次其字數相同者則由鐘而鼎各以類從不相雜廁於閱者依字數推查開卷即可得其文字識其器名不費檢尋之力此則以器分類又無圖象可徵每查一器之款識猝難知其屬於其類必按其字數逐類遍查始可得而索閱者殊感不便彼此相較是編之先分器類後分字數遠不若吳氏之錄先以字數為次後乃以類相從於三代吉金之文字器名兩者皆便於檢尋也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二卷附補遺，羅振玉輯。羅氏曾輯有歷代符牌前後二錄，此即就其前後增輯而成者也。卷首以其前後二錄原序冠於前，以其增訂時序次於後。卷中圖錄列圖迄明及不知年代之符牌，分為上下兩卷。其圖成之後續得者附於卷末，別為補遺。按符牌一類，考古圖錄以後，率散見於各家著錄之中，向無專書。至瞿氏中溶始專有考，附於集古官印之後，僅錄十有八品。其後翁大年撰兵符考畧，補其未備，僅錄得符十有五、得牌四十有九。三羅氏病其未備，又輯歷代符牌前後二錄以補之，得符六十、得牌四十有九，視兩家所錄已增三分之一。此則因續有所得，重為增補，續凡得節七、符八十有四、牌六十有六，都一百五十七品，視其前後二錄又增若干。分於列國、秦、漢、新、魏、晉、魏、隋、唐、宋、西夏、遼、金、元、明諸代節與符牌，無不畢具。綜其所圖，不惟集符牌之大觀，更多經史所未詳。如周禮虎節、人節、龍節，注但曰皆金，而不詳其制。今得齊大夫、辟大夫兩節證之，符其形而節其名，乃知古之節與符無異制。以鷹、雁、牛、馬諸節證之，乃知虎、人、龍諸節之外，其制更有鷹、雁、牛、馬諸形。又秦之徵發兵制，史志闕如。今得新郪虎符證之，亦可據以考其徵發甲兵，會王、會不會王之制，均於經注史志可以補其闕遺。至龜魚符制不同虎符，明牌編號不僅止明會典所載仁義禮智信諸字，其他史所未及載者，胥可於是編徵之。自來符牌著錄之作，可與經史相發明，蓋無逾於是編之詳備者矣。惟相傳文為王命傳賃之龍節，久經名家考證定名為節，乃節中之最古者，此編獨遺而未錄，未免數典忘祖。豈以當時尚未發見，朱家集與楚器同時出土，文同龍節之虎符，而以前人所定節名無可證明，難於遽信，遂付諸闕疑，屏而弗錄歟。

淇泉摹古錄　昭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淇泉摹古錄一卷、清趙希璜著、希璜字渭川、長甯人、官河南安陽縣知縣、著有安陽金石錄補遺、已著錄、是編首有趙氏弁言、卷中惟摹殷比干墓題字、比干銅盤銘文、夏禹書十二字、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李斯篆十八字五種文字、並錄比干銅盤辨二首、每種下各附以案語、容氏金石書錄目列是編于附列之中、並謂其所摹五種皆為偽作、按比干墓題字與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相傳已久、其為何代何人所書、雖不可考、並確非後人偽作、其銅盤銘、唐開元中發見、為邑人所得、當時定為比干墓中之器、雖未免穿鑿附會、要亦確有此器、尚非贗品、不經屢經傳刻、真形已失、不足為據耳、惟夏禹李斯書二種、僅據程君房墨苑摹以入錄、俾與比干墓題字等並列、未免比附不倫、而於岣嶁碑之真古刻、不取、且謂為楊升菴偽造、並譏馬氏繹史信而錄之為無識、反取墨苑所載之禹書、其鑒別尤為無識、綜其所摹、雖不似容氏所謂五種皆偽、而所摹僅止於此、亦殊無意義、容氏屏之於附列、不與其他金石諸書並舉、所見正不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雪屐尋碑錄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稿本　馮汝玠撰

雪屐尋碑錄四冊，不分卷，爲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原稿，未標書名，亦未著撰人姓名。其藏書目則題爲雪屐尋碑錄，其撰人姓名則題爲盛昱，不知其何所依據。按是編黃氏金石書目、林氏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均未著錄，惟見於田士懿金石名著彙目中，其所題書名及撰人姓名則與藏書目所題者同，其卷數則題爲兩卷，與此分冊不分卷者殊異。是本與田氏所錄是一是二，其藏書目所題書名及撰人姓名是否即根據田氏之目，均無從考定也。是編據所題書名顧名思義，當是遊記之屬，乃核其編中所錄，與黃小松泰巖訪古日記、嵩洛訪古日記逐日記程並記其尋訪所得者體例不同，與楊翰之粵西得碑記每記一刻必狀其風景，述其經歷，可作遊記讀者亦異。惟錄滿洲在官諸人所奉敕誥及恩賜立碑之石刻原文之外，不著一字，且不分年代之先後，不論爵職品秩之尊卑，似是錄存其文以待董理編次之作，序次凌亂，殊不足以言著作。惟其所記各刻中之事蹟，於國史所不詳者或不無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谷碑跋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未谷碑跋一卷，清桂馥撰。馥字未谷，別號渎井復民，又號蕭然山外史，山東曲阜人，乾隆庚戌進士。著有說文解字義證、石經考、器繆篆分韻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向無刊本，據卷尾所記，乃從陶篛藏本傳錄者也。卷前後無序跋，惟錄所撰碑跋，前為題葛裝冊本之碑跋，後為題金薤裝卷軸之碑跋，前後各有目次，計跋於冊本者四十六種碑，跋於卷軸者一十九碑，每碑一跋或二三跋不等。綜其所跋，雖碑止限於漢晉以前之碑，搨止限於唐宋元明以前已搨，寥寥不及百通，而於石鼓文則據宋拓補潘氏誤釋者五，澄范氏摹失者三；於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則辨其遵棖之棖即棖字，以正隸釋以棖為枨之誤；於鄧晉闕道題名，則審其泰始下為始字，定為晉武帝泰始六年，以正宋晏袁題記作魏明帝泰和六年之誤；於魯相謁孔廟殘碑，據隸釋所載碑中吉日令辰謁由，審為謁

廟之文，以正牛氏金石圖定為孔宏碑之非，則合有錢大昕、翁方綱、王念孫諸人所長，殊非名家題跋所及。已所跋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謂碑有碑頭，拓為宋拓，則更前此未經人道及，尤足以資稽考而廣見聞也。

福州烏石山石刻　舊鈔本

馮汝玠撰

福州烏石山石刻一卷，清陳壽祺輯。壽祺字恭甫，福建閩縣人，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是編卷內有楊浚、柯逢時印記，乃其兩家所藏。傳鈔本，據其書衣原題，知為恭甫所輯。卷前後無序跋，亦不著輯者姓名，惟錄烏石一山之石刻。開卷首錄李陽冰所題般若臺、米芾所題第一山等類刻字，次錄宋元明清四朝詩記題名等刻，末以無年月諸刻殿之。每一刻悉錄其原文，並注其書及撰及其所刻之處於其下。凡吳氏金石彙目分編及其補遺所錄烏石山宋元諸刻，校之是編所錄：宋之程師孟張徽唱和伯常仲謨會宿宿猿洞詩、張徽程師孟唱和宿猿洞詩、程師孟書湛仲謨宿猿洞詩、程師孟正旦會宿猿洞詩、程師孟宿猿洞餞仲謨詩、張徽書湛仲謨宿猿洞詩、程公闢題名、柯仲常等題名、江公著等題名、葉宗□等題名、州治中黃□題名、畢非子題名、鄭自成等題名、胡伯量等題名、周自介題名、王鎔等題名、趙希代等題名、池師魯等題名、元之趙□昌詩、任允書聯句詩、揭汯東壁亭記、易昂、焦公等題名、秋澗老人題名、雲巖等題名、林居則題名、張伯陽題名、孟誠等題名、章容等題名、李世安題名、南臺峯公題名、雪庭等題名、張閭等題名，皆彙目所遺。其明清兩朝諸刻，更彙目之所未錄。其搜輯烏石山諸刻，較之彙目詳備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時韻館收藏古泉述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時韻館收藏古泉述記十卷清金錫鬯撰金錫鬯字蒨穀又字伯卣浙江桐鄉人拔貢官廣東知州署澳門同知是編卷首為金氏道光五年自序次為凡例九條次為目錄末為民國十九年宗維恭影印時跋卷一至四為自秦迄明歷代正用錢卷五為僭竊錢卷六為外國錢卷七為未詳錢卷八為厭勝錢卷九為古刀布卷十記歷代著錄泉幣之書二十三種為附錄所收凡九百八百九十二品皆以其所藏為限每種惟錄其名不圖其形但於每種名下分記其篆書體形式之異其古刀布一類則惟列古刀齊刀古幣古異布古布蟻鼻六類總名而以其文字之異著記之於下每品悉依庫平記其重量其圜徑則秦自至南北朝諸品用建初尺唐及五季用諸品用開元尺宋遼以後諸品用洪武頒行尺各記其寸分焉核其所述雖僅限於所藏視古泉匯

續古泉匯泉貨彙考諸書博採旁搜者遜其豐富而但記名目於每種之下不事鋪張其簡覈殊較各家著錄體例為善其於古刀布諸品因其荒邈難稽文字莫識不主雜長源之說傅會指實更不沿諸錄之序次列之於首祇附之於未詳厭勝之後亦殊有斟酌也

古均閣寶刻錄　秀水王氏重刊本　馮汝玠撰

古均閣寶刻錄一卷、清許槤字林夏、又号珊林、浙江海甯人、道光癸巳進士、官山東平度州知州、是編據其自序所述、乃其所刻古均閣寶刻錄、先成之夏承碑一種、卷首爲其咸豐八年自序、次爲碑圖、次爲雙鉤全碑原文、次爲釋文、次爲字釋、次爲鉤摹各本彼此乖違諸字、末有潘宗萬、王瓊瑩兩跋、則光緒二十年重刊時增入者也、

按夏承碑自宋元祐中出土、明復瘞、至成化中秦民悅重得於府治後堂、碑之下截一百餘字已爲後人摹刻、非復原碑之舊、其後又因築城而毀原石、遂亡、嘉靖中唐曜重刻之石、則結訛既失其真、字畫亦復多舛、其尚存廬山真面者、惟相承流傳有緒之舊搨、舊搨傳世者凡三本、一爲明無錫華中父藏本、一爲丹陽孫仲墻藏本、一爲汀州伊墨卿所藏、周公瑕跋本、三本惟孫本確爲原刻、其華伊兩本則有形似[illegible]云、神情已不能似、其確爲原刻、會稽梁階平曾據吳山夫所鉤華本鏤板、頗不免承訛襲謬、其後歙縣巴慰祖、錢唐高小疕先後又依梁刻翻雕、展轉鉤摹、愈失本真、是刻則於孫華伊三本之中以孫爲主、每鉤一字、輒以孫本与華伊兩本及翁方綱所鉤成化本較量三四、而後下筆、其孫本缺字、始從各本擇善補之、成化以前之誤、鑿嘉靖重刻之訛字、皆可據以校正、不惟梁氏以後諸刻莫能及、即翁氏兩漢金石記所校訛字亦校正其詳究也、

竹里秦漢瓦當文字　王氏七橋草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竹里秦漢瓦當文字一卷附續，清王福田撰。福田字心耕，又字鈕園，浙江嘉興人。卷首爲許贊周棫、福安李枝青及其咸豐二年自序，并張廷濟題字、朱壬林張金鏞題句，次爲目次。卷中所圖秦漢瓦當瓦文字，其自藏者一種，外爲張廷濟所藏者六種，徐同柏所藏者二種，計本卷九種。末附張石瓠游秦所得者二種，見於程氏瓦當文字者二種，都字三種。卷尾其子蓋以所得觀鶴觀瓦續

焉。每瓦一圖，摹其文字，一如程氏秦漢瓦當文字之例。圖後附之以考，上多取程氏之說，間亦參以己見。其櫻桃轉舍瓦，據宋敏求長安志盩厔縣有櫻桃驛，以爲即櫻桃驛之瓦，欲勝程氏長楊五柞之屬以果命名之說。其六畜蕃息瓦，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都尉屬官有掌畜令丞，以爲即掌畜令丞署之瓦，亦較程氏據三輔黃圖獸圈九之文謂當是獸圈者，瓦其爲勝。至其所附徐士燕所考維天降靈十二字瓦，謂按其辭義，與史記封禪書紀孝武帝事合，意是漢武帝時瓦。封禪書云：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又云：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災，有司言寶鼎出爲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瓦文維天降靈，即指長星、一角獸、寶鼎及登封無風雨諸瑞應，延元萬年，所謂以天瑞命，不以一二數。所考鶴觀瓦，謂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注晉灼曰屬玉水鳥，司馬相如傳鸕鷀

屬玉注郭璞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與瓦文鳥形合，當是屬玉觀瓦。亦均別有所見，足備一說也。

遺篋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遺篋錄八卷清秦錫寶瓚撰寶瓚字邱農
又字媚雲梁溪人是編卷首為秦氏光緒癸卯
自序次為凡例二十三則次為卷目卷各分上下
為二一上為空首幣類下為刀錢類二上為三晉
錢類下為秦楚齊魯宋魏衛錢類三上為異
錢類下為圜法錢類四上為秦漢錢類下為新
莽錢類附以公孫述錢五上東漢三國六朝錢
類下為唐後五代十國錢類六上為宋錢類下
為遼夏金元錢類七上為明錢類下為外國錢
[數]八上為無考錢類下為厭勝錢類附以馬錢〻笵
等品所錄泉幣視諸家譜錄無多異然所釋
文字視諸家考釋則多異說如釋舊釋之
安邑二金斤之金為錢字釋舊釋齊法化之
法為鉛字釋舊釋殊布當十化之殊為旆
字釋寶四貨寶六貨之寶為賹字皆異乎
諸家之考釋自為一說核其所釋諸字惟舊
釋寶字其目上半體為古文賹字見於說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改釋為賹頗較舊釋為有根據此外所釋鉛字
旆字則穿鑿附會皆視舊釋為甚至安邑二
金斤之字金字省其左右注但从入从王為三代
彝器款識璽印文字中習見之體竟不識其
為金字釋之為錢則尤為錯誤更不如所釋
鉛旆諸字穿鑿附會已也

續補寰宇訪碑錄 直介堂叢書本 僞汝玠撰

續補寰宇訪碑錄二十五卷、劉聲木撰、聲木字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安徽廬江人、分省補用知府、著者有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續補彙刻書目、寰宇訪碑錄校勘記、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萇楚齋隨筆、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劉氏自序及凡例十則、廿三卷以前列自周迄元碑刻、二十四卷專錄漢刻畫像、其廿五卷則為碑刻畫像之補遺、計錄碑刻四千七百六十三種、畫像三百五十種、都為五千一百一十三種、乃補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補寰宇訪碑錄、羅氏再續寰宇訪碑錄之作、按三錄所錄碑刻、惟注重於碑刻正文、其碑陰碑側題名附記諸刻、或錄或不錄、遺漏殊多、其無文字之畫像、亦多略而未收、石刻之外、並錄及磚瓦之文字、核之訪碑之義、亦嫌名實不符、是編雖為續補三錄而作、體例則不相襲、所錄惟以石刻為限、其磚瓦文字概屏弗錄、石刻之中、補

錄三錄未經著錄碑刻外、尤注重於三錄所遺之碑陰碑側諸刻、凡其所遺諸碑之陰側、志為之考其年月、一一臚列其所遺之畫像、亦搜輯綦詳、核其所錄、不惟可補三錄之遺、詳三錄之略、即吳氏攈古錄、繆氏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所失載者、亦多所采列、雖較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遜其詳備、而於諸碑之陰側獨亦詳亦彙目之所不及、三錄之後、吳氏攈古錄金石彙目分編、繆氏金石文字目、諸書之外、劉氏是編實為考寰宇碑刻者在所必徵、惟所錄諸碑陰側、猶有未盡、如北齊西門豹祠記碑側於立碑年月書撰人姓名、極於考證有關竟搜採未及、考寰宇諸碑陰側者、是編之外、仍須博考旁徵也、

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貞介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二卷，劉聲木撰。聲木字十枝，安徽廬江人。亦著有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列凡例二則及其校記若干條而已。按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原錄石刻，如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貫方闕、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貫光闕，原作上計史，而誤以為上計吏，原作北府丞，而誤以為北平丞，原為貫方、貫光兩人，而皆誤以為高頤。如隋陋赤齋等造像，原為八分書，而誤以為正書。隋益州總管府司馬裴鏡民碑，原為河東聞喜人，而誤以為碑在聞喜。於原碑職官、姓名、書撰、地址，頗有訛誤。此外如冀州刺史閻勝碑已見，移錄又復標列。如各碑年月下支干等字，或刪或不刪，亦頗有重複參差之病。羅振玉氏曾有刊誤之作，是編更於原錄諸碑，職官、姓名、書撰、地址之誤，及其重複參差處，悉為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條校正，亦殊詳備，視羅氏之刊誤，可謂各有所長。惟善興寺舍利園記，石在廣西桂林，原錄誤以為在河南安陽，竟未能校出，為之勘正，甯贅。碑額原題正議大夫之碑，原錄依額標題，本為不誤，竟以文後有銘，詔為墓志銘，或疏于稽考，或不免臆斷。全書校勘，猶未能盡愜也。

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 真介堂藏書本 潘汝玠撰

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一卷，劉聲木撰。聲木字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安徽廬江人。撰有寰宇訪碑錄校勘記、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此則校孫趙兩錄之後，又繼校羅錄之作也。羅氏於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補寰宇訪碑錄皆有刊誤之作，於其漏誤爲之補正。乃其續編孫趙兩錄再續之采，亦殊有所漏誤。如楊安祥造象，即孫錄之楊安族造撵迦象、趙阿歡造像，即孫錄之邑師惠感等造彌勒象千佛寺、宋長宾造象，即趙錄之宋林毅造象，而後錄又列似一刻，而誤以爲兩刻者也。恒農太守程定碑，而題作程招孫、章公主孀薛造象，而題作孫章公主造象、劉邪者造象，而題作劉邪有造象，則不依原題而誤為題標題者也。孟瑶墓碣石，原爲八分，而題作正書，則所注書體之誤者也。侍中右衛將軍建安郡侯神道東闕題字碑，本不在淳化鎮石柱塘，而亮以莫友芝所引六朝事跡中之地名爲碑之所在地址，則所注地址之誤者也。此外則歲下漏支干，日下漏日干，尤隨在皆是。且編於羅氏原錄之後，處處誤要漏要一一皆爲之校出，其詳備亦殊不減於孫趙兩錄之校記。惟於碑刻文中有銘且諸爲墓志銘甚駭詫之病，則後與兩記相同也。

石廬金石書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廬金石書志二十二卷，林鈞撰。鈞字亞傑，福建侯官人。是編卷首為辛酉六月林氏自序，次為凡例，及當時數十家之評語，又次為總目。書分十二類：曰分地，曰斷代，曰錄文，曰存目，曰圖譜，曰石經，曰記載，曰考證，曰釋例，曰字書，曰法帖，曰雜著。類各依時代之先後為序次，每書撰提要一篇，述其大旨，援其自序所述，條椽其所藏諸家舊藏金石諸書及最後得之繆藝風者，纂輯而成。凡錄九百六十六種，四千二百三十三卷。核其所錄各書，雖限於所藏，不如容氏金石書錄目之特採旁收，所錄分各類，亦皆可議，不如容氏金石書錄目之條分縷析，而其自序於所分門類，各考其源起，所撰提要於所錄各書，各詳舉其體要，使讀其書者考其目，即可知其概略，則較之僅標其名目、列其版刻者，便於金石學者之研考。且所錄各書多諸家秘藏稿本，為各目搜採所未及，亦足以廣知金石學者之知聞。在諸家金石書目之中，殊為特長。惟以應入藝術之正續三十五舉、篆刻鍼度、摹印傳鐙、摹印秘論諸書與有關於金石考證之集古印譜、官印考證、清儀閣古印考釋、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諸書同著於編，其大體之誤，殊非若數則之尚待斟酌、搜輯之尚有遺漏者比，未免為全書之累也。

抱殘守缺齋藏器目 默厂金石三書本 馮汝玠撰

抱殘守缺齋藏器目一卷附瓦當目劉鶚藏鮑鼎集錄鶚字鐵雲鼎字扶九皆江蘇丹徒人鶚輯有鐵雲藏龜鐵雲藏匋鼎著有國朝金文著錄表校勘記矢彝考釋質疑愙齋集古錄校勘記漢馬姜墓石刻考釋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鮑鼎序卷中所錄劉氏藏器其列國以前之器為甗壺簠簋盤各一觶角盨壺雜器各二鍾鬲各三尊卣各五鼎十七爵十三彝十二敦十五凡一百十四其秦漢以後之器為鼎量鍾鉤鈴斧地券兵符各一權鐙各二錞于十泉範十一凡三十三都為一百四十七種每種標列器名之下注明行數字數左行反書外並悉錄各器款識原文卷尾以劉氏所藏瓦當一百三十二及範一另為瓦當目附之每瓦文字亦悉如彝器之例並錄焉考劉氏所藏彝器而外尚有龜甲獸骨古匋璽印諸種此目所列僅彝器瓦當兩部分耳又考江氏建霞靈鶼閣叢書所刊各家藏器目高氏翰

生所錄各家藏器目略者僅標題器名詳者亦僅注明行數字數及其異名與偽作均未有詳錄原器款識之文一字不遺者獨此目於各目所注之外錄其原文雖於器目體例未協而校之可以考其所藏與各家著錄同名之器是一是二殊較各家藏器目僅列器名字行數字數者便于分晰也

愙齋集古錄校勘記 默厂金石三書本 馮汝玠撰

愙齋集古錄校勘記二卷，鮑鼎撰。鼎字扶九，江蘇丹徒人。按吳氏愙齋集古錄一書，所錄多至一千一百四十餘器，幾與吳式芬攟古錄金文相埒，在攟古錄金文之後，為諸家著錄金文款識中最為搜羅宏富之作。其釋文考釋，尤較諸家為優。惟其書本為未定之稿，其屬稿又與其所撰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說文古籀補、愙齋集古錄考釋賸稿時有先後，彼此歧異之處，指不勝屈。而賸稿中一百四十餘通之考釋，錄中僅載三十餘通，餘則悉未載入，而王氏為之編次，亦竟未援補，尤為憾事。讀其書者非與其所撰各書互相比較，無從裒於一是而補其所遺。鮑氏有鑒於此，乃為是記，於所釋文字則據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說文古籀補、愙齋集古錄賸稿考其異；於所有考載釋，則援愙齋集古錄賸稿校其遺；其吳氏藏器錄未收者，則據吳氏藏器目以補之；其吳氏原題父乙、父辛諸名，易與他器之名

相混者，則據貞松堂集古遺文及諸家著錄之名易於識別者以改之；其吳氏誤以鼎為貞、以敦為彝諸類，則據國朝金文著錄表諸書以正之。凡錄中誤者、遺者及與諸書互異，應並存其說者，悉一一校勘，詳為條記。不惟其與所撰各書之同異可得而考，即王氏編次之遺、吳氏原稿之誤，亦可得援而補正。讀愙齋集古錄者手此一編，可便於參考，而有其鈎稽矣。

矢彝考釋質疑　原印本　馮汝玠撰

矢彝考釋質疑一卷，鮑鼎撰。鼎字扶九，江蘇丹徒人，著有國朝金文著錄表、補遺、國朝金文著錄表校勘記、愙齋集古錄校勘記、抱殘守缺齋藏器目、漢馬姜墓石刻考釋。鼎已著錄。是編首列原器拓本，次錄原器全文，次逐節錄羅叔言考釋於前，而附其所辨於後。乃因羅氏考釋而作。按矢彝於民國己巳出於豫中。其篆體渾古肅穆，惟潘文勤所藏盂鼎可相伯仲。其銘近代出土各器，概莫與京，爲民國以來豫中出土文字最多之器，識者咸無異言。獨鮑氏疑爲贗品，故遂就羅氏原釋加以詳辯。綜其所辨各節，欲以爲僞者凡六事：一謂當西周之時則王不應居於洛邑；二謂當東周之時則不應有康宮王之廟；三天子不應告祭諸侯之廟；四卿事不應告祭天子之廟；五饗王不應日用牲；六矢爲史官有功賞於王，周公不應私賞。統以經籍爲據，論定真僞。殊不知

古器銘文，其所記事實，祕典不見於經傳而補其遺闕者甚多，豈能責以合於經傳與否定其真僞。是編信書而疑器，推據經籍以斷其僞，而見已左。其所辨各節，其詞雖辨，殊不足據爲定論，亦可於羅氏諸家考釋之外存此一說而已。

朗齋碑錄　清吟閣寫本　　僞汝玠撰

朗齋碑錄二卷附碑錄附金石雜錄清朱文藻輯文藻字朗齋別號碧溪居士浙江錢唐人著有說文繫傳考異附錄二卷四庫全書曾刪後卷錄其前一卷附於汪憲所撰說文考異之後是編卷尾載有清吟閣寫本一行卷中書眉上有錫曾校語蓋從魏錫曾校本傳錄者也卷首有朱氏嘉慶丙寅自序前兩卷為碑錄末附碑跋附及金石雜錄校朱氏自序所述是編之作係因王述菴纂輯金石萃編屬其採錄各書之論及金石者乃先後錄此兩冊以寄其後此兩冊仍歸之於朱遂編聯成冊命名曰碑錄上卷所錄一百八十七則皆從古今圖書集成金石門內錄出下卷所錄一百二十三則皆從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錄出其後之碑錄附及所附之金石雜錄則從諸書鈔撮而成不專限定一書矣核其所輯前後全無序次不過隨手摘錄以備隨時採擇之用其有關考證者早經王氏採入萃編餘則可取者無多殊不足以發著作之林特以其向無刊本流傳較少錄而存之俾研考金石者知金石諸書之中有此一種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泉布錄　汪硯山影摹本　馮汝玠撰

泉布錄四卷附凌寒竹軒續收泉一卷童二樹所藏泉布二卷清江怡輯怡字于九又字蔗畦江南儀徵人安官安徽蕪湖道是編卷首有汪鋆影摹時序及乾隆中袁枚及暨阮元原序卷中所輯泉布卷一起垣字迄於一刀平五千泉卷二起貨泉迄於太平通寶泉卷三起淳化迄於至正錢泉卷四起洪武迄於永曆泉其續收則僅刀布圜泉十餘種所附童二樹所藏諸泉亦止方足布大布朋刀及順天以後諸偽品寥寥數十種原書為江氏手輯搨本此影摹本乃汪氏硯山從其原輯搨本摹泉者也綜其各卷所輯泉布觀之皆尋常習見之品且多缺略未有殊品足以廣知識所附考釋亦惟踏襲史志諸書節取其說無所發明置之諸家譜錄之中殊未相提並論亦可聊備一家之輯錄而已阮元之序謂其考證簡核掃去支蔓取三代以下之幣尤精且影摹未免推許過當惟稱其不妄下雌黃證以名泉下之考釋亦引舊說不注臆見所評尚為確切也

金石後錄　原稿本

馮汝玠撰

金石後錄八卷，不著撰人姓名，惟名卷首行標題書名之後題為嘉定錢氏收藏。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題為錢坫撰輯，則不知其所據也。是編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惟依時代先後分為八卷。卷一自岣嶁山銘至隋無年月永樂縣造像記止；卷二自唐武德四年秦王告少林教至天寶中雲門山投龍詩止；卷三自唐至德二年憫忠寺寶塔頌至建極十三年南詔鐘題字止；卷四自建隆元年重修令武廟碣至宋無年月司馬溫公書中庸止；卷五自宋元祐元年張琬等題名至靖康元年顏魯公像題記止；卷六自南宋建炎二年菩提寺柱礎硯題名至阜昌七年華嚴園止；卷七自遼會同九年佛勝頂尊勝陀羅尼經幢記止至至大中江東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止；卷八自元皇慶元年集仙宮東嶽行祠記至元無年月璇璣臺題字止。標目之下惟記書撰人姓名、年月、書體、地址，乃其一家所

藏金石之目錄，確為錢氏某人，雖不可考，而據卷中智鼎下所注「畢以祠西岳」、大盤即散氏盤所注「揚州」證之，可知其目最錄尚在畢秋帆家未籍沒、散氏盤未入貢以前，其時當在嘉慶初元也。

濟州金石志 道光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濟州金石志八卷，清徐宗幹輯。宗幹字樹人，江蘇通州人。嘉慶庚辰進士，官山東濟甯州直隸州知州、四川保甯府知府、福建汀漳龍道、兵四川川北道。是編卷首為道光二十三年徐氏自序，次為卷目，次列編校諸家姓名。卷尾為查光耀後序及吳國俊、陸以鈞、查彝等題詞。卷一所錄為歷代金，自三代至明止，附錄古金搨論並詩於卷末。卷二以下皆為石志，自漢至清止，一至五為濟州石，六為金鄉石，七為嘉祥石，八為魚臺石，並附錄碑刻擬論與詩於各卷之末。乃其修州志所輯，因志未竣，而是志先成，遂先刊於世也。各卷所錄金石，金據宣和印史、積古齋鐘鼎款識、金石索等書所載屬於州屬諸縣采入，並而以當時州屬諸家藏見存並之石，據拓釋錄；續山左金石志、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目記、舊州志等書所載屬於州屬諸刻錄入，而以當時續所搜獲者益之，均已佚與見存者並錄。金則所錄頗多山左金石志、金石索所未載者；石則所錄，祗較近時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采尚多。蓋闕漏而於山左金石志，當時僅見拓本，未悉原石所在者，搜訪所及，亦頗能實指其地，均有資於考證。而金文推廣采至有明，石亦推廣采至有清，尤足以補諸書之所未及。惟歷代金後附采中所采積古齋款識、商周銅器說上下篇、兩周兵器說、兩漢金石記、續篆說、宣和印史序，並與濟州古金無涉，殊未免龐雜也。

關中漢唐存碑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關中漢唐存碑跋一卷，清王志沂撰。志沂字魯泉，陝西少華人。是編卷首有道光中顏伯燾及王氏自序，卷末有李元春跋，卷中碑跋每一刻名為一跋，凡自秦迄唐為跋一百四十餘通，援其標題，雖統名之曰存，而核其所跋，嶧山碑為鄭文寶摹本，西嶽華山碑為曲阜孔氏重刻本，其石已久已不存，雖統名之曰碑，而核所跋王羲之蘭亭序、真草序、隋正草二體千文、唐李靖上金天王書，尚為法帖之屬，而跋亦不盡為碑，標題與跋殊不盡符。正跋中所敘亦僅年月地址書體及書篆撰人姓名，間或證以史志異，寥寥數語，無詳審之考訂可資研討，不惟視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文、嚴可均鐵橋金石跋，據碑以正史之誤，援史以考碑之漏，源源本本，專以考据擅長者相去霄壤，即視韓崇寶鐵齋金石文跋尾、朱士端宜祿堂金石

題跋、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其考證評騭多有可取者，亦未可同日而語。顧序稱其詞簡而明，其事詳而核，其論尤公而正，未免近於阿好，殊不足據為定論也。

平安館金石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平安館金石文不分卷，清葉志詵輯刻。志詵字東卿，湖北漢陽人。是編所刻金石，一為儀徵秦篆殘刻，前摹宋甲秀堂舊刻，劉氏秦篆詮後摹蔣因培親獲火後殘石十字；一為漢酸棗令劉熊殘碑，係據江秋令史復鉤舊本摹刻，並附以翁覃溪據右本合校釋文及隸釋所摹載之碑陰釋文；一為葉氏所鑄漢建初慮俿銅尺；一為日本殘碑；一為重摹翁覃溪鉤刻真賞齋舊藏宋拓婁壽碑，並附以葉氏所得翁氏史經刊入之章美跋；一為重摹翁覃溪鉤刻廟堂碑唐本存字。凡金石文六種。其金石文外，並摹刻翁覃溪手寫唐溫虞公釋文一種。不分卷第，叢隨刻隨續而成者。其體例與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吳平齋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大致相同。雖其選擇不若小蓬萊閣、隨軒所刻金石文字多援宋拓為人不經見之古刻，而所刻劉熊、婁壽兩碑，亦人間孤本，廬山真面，亦賴此刻以廣其傳。較之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所摹漢東海廟碑、唐化度寺碑、溫虞公碑、惠山石牀題松篆字諸刻，固無所軒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城金石志稿　原稿本　　馮汝玠撰

諸城金石志稿三卷，清尹彭壽輯。彭壽字慈經，又字竹年，山東諸城人，諸生，著有石匯、文匯、閣秦存石目、晉魏存石目，已著錄。是編首有光緒九年癸未尹氏自序，並其丙戌年再記。卷一為金，凡十八種，為商父癸尊、弓魚鼎、周魯公鼎、鄒王之子戈、三代純金殘字、漢鶩平昌侯相石洛侯、琅邪相石洛家巫、東武亭侯、昌縣馬丞、倉內諸印、始幕四朱、尚方四神、長毋相忘諸鏡、麻盧鐙。卷二為石，凡十種，為秦琅邪臺刻石、漢延光殘碑、朱博殘石、東魏元象造像石柱銘、北齊武平佛座殘字石、邢光、天保諸造像、北周時珍墓志、北朝無年月造像題名、半兩石范。卷三為瓦塼，凡十七年種，為千秋萬歲、秦并天下詔瓦、秦琅邪臺、漢陽朔、永平、大吉、西像諸塼、五銖土范，都四十五種，皆諸城一邑之金石，乃其改定待刊之稿也。編中所錄，雖僅寥寥此數，其金文、瓦文、塼文詳屬志，以均出於諸邑之土者為限，並各詳其地址，俾后使考古者據其所出之地，考其文字，可以互相可證，而免於穿鑿附會，闡於金石考證之學，所裨匪淺。殊非其他志一邑之金石之書，於遷徙無定之古金瓦塼等屬，推以當時藏見於某邑，即列為某邑之金石者，所可同日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癖泉臆說 影印本　　徧汝玠撰

癖泉臆說六卷，清高煥文撰。煥文字翰伯，又字蔚如，浙江嘉興人。是編卷首為光緒十三年蔣清翊序，次為目錄。卷一說周秦至陳隋諸泉，卷二說唐宋遼金元諸錢，附以偽品，卷三說明泉及外夷諸錢泉，附以無考泉，卷四說厭勝諸泉，附以雜說，卷五序古泉同好諸友，卷六錄諸人題其泉考序跋及其自題諸家泉譜泉拓書後，全書就所見者抒論，頗能一掃荒誕臆揣之說，前四卷之說泉頗與鮑子年、李竹朋之泉說、續泉說相似，後二卷之所說，頗與鮑子年之觀古閣叢稿相似。其中所論扶比大布之扶字為貶篆省文，盧氏涅金之涅字宜作明代藥涅錢之涅字解，半兩僅得圜錢之半兩為圜，省非錢省；臨安府銅牌為淳祐時鑄，所記二銖文作兩銖，不作二銖；遼承安寶貨銀錢大錢以鏡背之質考證，而廣知剅至所記一時藏泉諸家，惟胡石查見於觀古閣叢稿，其所舉中

藏泉之家，有吳縣蔣清翊、元和顧承平、府王成瑞、何福臻，仁和張篤涇、縣吳崇階，皆給與余蓮洲、高樂成，海鹽陸小亭，秀水許瑞甫、許再和、沈瑞清、姚寶侯、韓鴻序、許廷瀾，嘉善程兼善、張少泉，吳門姚曾甫，嘉興郭聰、李仁甫、吾廷鰲，海甯張光第，薇城周德馨，金陵蔣汝中，南林張晴江，杭塘李蘭岩，長興馮虞臣，海上張月亭、閔湘、鄧斗山及朱薇閣、王家脩、趙于密諸人，皆鮑稿所並無，極攸與收藏泉諸家之歷史有關，綜其所論，而觀所記，蓋有泉說叢稿之長，蓋仿鮑、李兩家之作，集而為一者也。

南北朝存石目　原寫定稿本　馮汝玠撰

南北朝存石目八卷附存查備入目一冊清王懿榮輯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翰林南書房行走官至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謚文敏著有漢石存目各家藏器目天壤閣雜記翠墨園語劉寶箴錄諸書均已著錄是編首為王氏自序及卷目末為王氏後記及各例卷中石目先南後北分朝序次一為宋二為齊三為梁四為陳五為北魏西魏東魏六為齊七為周八為隋各卷之後附以存查備入之目別為一冊卷中間首鈐有寫定之朱記乃其已定之清稿也各卷石目分類為四曰碑曰志曰記曰梵典各目總例分類為五曰分錄曰不錄曰通錄曰洋錄曰備錄五例之中更包括小例若干雖不列子目而條分縷析更較列有子目者為詳自有石刻存目之作其目之區分之例未有若此之細者寫定本外只有初定之稿及校初稿付录之本向無刊本近始刊是編叙录於文敏遺集卷四文存內惟以此寫定之本校之此本詳錄例若不相應句下之夾注而注造像刻石紛繁平多淺人所為往往初造一像題記一面其三面空石後復就空處又刻一像系以題記遂四面各為時代又或遷就舊像磨去前人文字自刻一記而於兩側題名或前後畫像家屬人名或佛坐下原舊題字等事不盡磨刮遂致前後文義參差相應字體絕不相類痕迹顯然多見自識又或舊像一石上下左右空處溢記年月錯混或別記一事與造像並無關因此今者歷不得概以義例相繩一節有錄例以待校補句下之夾注而注如原石有陰及兩側等題字者一時未見拓本概從闕如不為鑿空附录如曾見舊录其文不判而舊文校以录入後續得再補一節集刊均遺漏未經列入蓋別據另本付刊未見此此寫定原稿也

夨彝考釋　原印本

夨彝考釋一卷，羅振玉撰。是編首影原彝器形款識於前，次分原銘為若干節，逐節分別加以考釋，末附其後記二則，並同時同文之尊器形款識之影於卷尾。考是器於民國十八年夏出於洛陽，銘文凡一百八十餘字，為近時出土彝器之冠，一時金石之家咸加研考。潢川吳宜常因其銘辭中有周公子明字，名之曰周明公彝；嘉興唐蘭因其銘辭中有作冊令敢揚明公字，名之曰作冊令彝。羅氏則因其銘辭中有令夨告于周公宮字，名之曰夨彝。若其考釋，而羅氏考釋作即作於是年之七月，則在諸家考釋之中為最初之作。其釋周公為周公旦之後世為卿士者，與吳釋為周公旦子，襲父爵為公，唐釋為當是周公旦之子者異。其釋京宮殆鎬京之宮，與吳釋為周太廟，唐釋為太王、王季、文、武、成王之宮亦異。其釋用牲於王，為饗食王，與吳釋為歸胙於王，唐釋為王為王城，用牲於王城，亦祭禮亦異。其於銘辭中造余禘宮許字均從闕疑，不妄加考釋，亦與吳、唐各家各有所釋亦迥異。以其所釋與各家所釋相較，彼此皆互有短長。各家之釋固不乏援為定論，即羅氏此考亦不可不備參稽也。

漢馬姜墓石刻考釋 原印本 馮汝玠撰

漢馬姜墓石刻考釋一卷，饒昇撰。昇字扶九，江蘇丹徒人。所著抱殘守缺齋藏器目、蹇齋集古錄校勘記、矢彝考釋、貿鼎已著錄。是編首影原刻初拓本、近拓本各一，次為饒氏叙記，次就原刻石刻辭分節考釋，並參以羅雪堂所跋，末以陳淮生之跋殿焉。考是石為東漢中興功臣賈復之子武仲之妻馬援之女馬姜墓誌之刻，志中所叙極与當時事實有闗，據其漢左將軍特進膠東侯第五子賈武仲之文，可補賈復傳但載子忠及小子邯，邯弟宗之遺；據伏波將軍新息侯成侯之文，而證援忠成之號，誤援明德皇后之姊之文，可与續漢書明德皇后紀皇后諱某伏波將軍之小女互證；援遂卅二女為題□節園貴人之文，可与續漢書考明賈貴人南陽人明德皇后之姨女互證，而補范書明德紀後所附賈貴人傳但言南陽人而不言誰氏女之遺。凡此於後書可證可補之處，悉考悉一一旁徵博

引為之詳考，雖所釋只此一刻，而其考證詳覈，視乾嘉諸老考訂金石之作，殊不多視讓，勝其所撰矢彝考釋質疑遠矣。

周明公彝考釋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周明公彝考釋一卷，吳寶煒撰。寶煒字宜常，河南潢川人，輯有漢魏石經輯字，已著錄。是編所考周明公彝，即唐蘭所考之作冊令彝、羅振玉所考之矢彝，乃同此一器，而各家標題彼此各異其名者也。是器於民國十八年夏出於洛陽，羅氏首先為之考釋，繼作即推是編。就其所釋大端而論，其於銘文以王命周公子明保尹為句讀，子明為周公名，保為太保，尹為正，皆為官，與羅釋以王命周公為句，子明保為句讀，子明保循洛誥予明保予沖子、多方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命異，與唐釋周明保為周公之子名亦異。以用牲于王為歸胙于王，與羅釋為饗王異，與唐釋用牲于王為用牲于王城與名誥之用牲于郊、春秋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用牲于社同為祭祀亦異。然與羅唐所釋均不足據為定論，要亦可存備一說。惟其釋余為稌，釋𥝩為禘，驗之原銘篆體，金上之金從今

從止從要器中余字上從今下從木者迥異，乃金字非余字，金下之川乃小字，亦非禾字，乃金與小兩字合文，非稌字。𥝩字示旁之𥝩與禘字示旁從帝為古帝字亦迥異，乃從示從𥝩之字，亦非禘字。所釋稌禘則顯與篆體違戾，殊不若羅氏之闕而未釋、唐氏之從金合文偏旁詮解之為愈也。

洞庭山金石　曲石精廬原刻本　馮汝玠撰

洞庭山金石三卷李根源輯根源字印泉雲南騰衝人著有虎丘阜金石經眼錄已著錄是編首有己巳冬王謇序卷一分上中下為三所錄皆洞庭西山之金石卷二不分上中下與卷一異所錄皆洞庭東山之金石西山金石則起自有唐東山金石則起自有明而皆迄於民國而止自唐以來凡詩文墓誌塔銘經幢刻經造像橋柱井闌坊表題名摩崖擘窠之屬各

不一一搜採按其所得墨本入錄雖無周隋以前之金石古刻而其所錄如咸通樹幢記則補吳郡金石目之闕丙洞許輔題名則匡寰宇訪碑錄之誤無礙居士道隱園記則勘具區志林屋民風七十二峯足徵集之誤記范至先題名則正鴻志誤作玉先之失護國天王禪院記則按舊志職官表以證太守盧公之為簡求賜谷洞摩崖則補舊志職官表趙彥權之姓名開禧陁羅尼經幢則證宋時常湖兩州均屬平江府其有關於考證殊不在劉喜海跋山蒼玉洞題名陳壽祺福州烏石山石刻孫星衍泰山石刻記諸書之下也

古籀彙編　原刊本　　馮汝玠撰

古籀彙編十四卷，徐文鏡輯。文鏡，浙江臨海人。是編首冠徐氏自序及其凡例二十一則，首卷為檢字，卷一至十四，每卷分上下，為二十九，說文分卷之例，部居亦仍其舊，惟每卷之前不具其字與重文之數，與說文異。每字先以小篆提行，次列古籀及其重文於下，其說文所無之字，則附于各部之末，一如吳愙齋說文古籀補之例。惟提行小篆每字悉引說文原有說解及孫愐音切，並刪除附錄，與吳氏古籀補異。合全書係合說文中之重文及汪西亭之鐘鼎字源、吳愙齋之說文古籀補、丁佛言之說文古籀補補、容希白之金文編、羅子期之古璽文字徵、商錫永之殷虛文字類編彙輯而成，凡得說文所有之字二千四百四十五字，重文二萬八千四百七十四字，說文所無之字五百九十字，重文一千二百五十二字，都三萬二千七百六十一體，可謂集古今籀文之大成。其於古籀文籀文之體一字而各家異釋

者，各從其所釋之字分列各字之下，並存其說，不是此而非彼，頗與說文重文中之古文一字兼作兩字用者，即分附於兩字下之體例相類，亦殊斟酌得當。惟說文重文中之或體，乃小篆別體，其今文亦當時通行之篆，均非古籀，應行刪除。鐘鼎字源中所錄秦權漢鏡諸字，亦屬小篆而非古籀，應亦在刪除之列。乃於說文之或體今文一律與古文籀文並列，於鐘鼎字源之秦權漢鏡諸家字一律與所錄彝器之同收，均其分析極未清。又各書所錄之古籀文，其中同此一字而筆畫與長短悉同者，應只徵引一書，以存其體，其重見於他書者，應悉行刪除，以免重複。乃於各書之字不問其重複與否，一律並蓄兼收，亦嫌其編輯未善。綜而論之，其體則大，其思則猶有未周也。

寶楚齋藏器圖釋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寶楚齋藏器圖釋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推其寶楚齋主人，據容氏金石書錄目，乃定遠方煥經字伯常號所著也。是編卷首為其民國二十三年自序，次為其壽縣楚器出土記，次為北平孫壯楚器考，次為器目，次為器圖，末為方錫庚跋。所圖各器為鼎一、敦二、簠二、豆二、勺二、匜一，凡十器，乃其家所藏壽縣出土一部分之楚器。每一器圖後志詳其尺寸重量，並影摹其款識，注釋文，雖僅有釋而無考，不若劉節之楚器圖釋考定文字之詳，而記所記楚器出於壽縣東南朱家集之小阜，俗呼為李三孤堆，又名楚王墓，初由朱蘭室於民國二十年鳩工開掘，繼乃封禁，由官續掘。其掘出各器，悉庋於木格，格格排列，格中所庋金石器各以其類相從，每格底層悉號，器之方圓鑿孔，置器於其出土地址，及官私開掘存移金石庋置形式，所述甚詳，可據考其一切。其孫氏之考，所記各家所藏楚器，於是編所釋十器及皖圖書館所藏十器外，計廬江劉氏藏曾姬所壺，上海某氏藏一鼎，南皮張氏藏一戈，江夏黃氏藏一劍二盦一艦一罍二豆二勺，其一勺歸於東莞容氏，均悉歸北平圖書館。又一鼎首流由古物保存會購歸皖圖書館庋藏。於當時出土各器，尤可據以考其展轉流傳之緒也。

錢神志 同治中刊本　馮汝玠撰

錢神志七卷明李世熊撰世熊字元仲福建甯化人是編首有華亭黃之雋及同治十年毘陵劉培芬序次為目錄目後有其裔孫國華道光丙戌跋卷中分別門類輯錄錢之故事卷一為壺產第一圜法第二卷二為什一第三耆汰第四貪冒第五卷三為冥賂第六妖變第七定命第八卷四卷五為恢網第九卷六為慶喜第十朋彰第十一上卷七為朋彰第十一下說餘第十二凡為卷七為類十二據劉序及其裔孫國華跋所述是編乃廣晉魯元道錢神論之作編於崇禎甲申之明年子孫手抄家藏未刊直至有清道光乙酉始用聚珍板排印此則同治中重行刊刻之本也卷中所輯搜羅子史諸子百家旁及稗官野乘仙釋鬼神之事自王后以至泯庶錐刀理財經國俸餉課稅之典細而負擔販鬻之業源於鑛產冶鑄而極其流於窖藏銷毀凡關于錢之遺聞軼事靡不悉具其闗於歷代之錢品則惟圜法中之歷代名稱及泉志所門據拾舊譜圖其形式舉其概畧與諸家圖錄專譜歷朝泉幣之作者迥異乃泉幣中之類書非考古之泉幣者無所用之而考泉幣之故事者則其旁搜博採殊足以廣見知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塔碑刻記　影鈔注韓居本　馮汝玠撰

石塔碑刻記一卷清林喬蔭撰附考一卷清龔景瀚撰喬蔭字育萬又字樾亭自號居士樾亭居士福建侯官人乾隆中舉人景瀚字維廣海峯人是編前為林氏塔記後為龔氏附考末有黃世發跋乃專考永隆三年大閩皇驤所造石塔題記之作塔記有錄石塔諸僧題記及其下二碑之刻詳於文而考從略附考則但據其官題記之官職姓名考之詳於考而文從略綜其所詳合而觀之如塔記所舉驤之官又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之稱為其所尊稱非死後之追謚其子書繼潛繼源亦不止亞澄一人附記所舉四面經幢使右將軍使驃騎大將軍右軍使匡國大將軍右龍軍統軍莊宅使判鹽鐵事右龍軍統軍東上閤門使右驃騎大將軍威亞勁節都指揮使右驍騎上將軍右神武統軍兼左金吾衛右龍武統軍右金吾使右神武統軍光祿大夫威亞勁節內廐鷹小

揮都指揮使金紫金光祿大夫右千牛衛上將軍西上閤門使軍器使右千牛衛上將軍進宮內外弓箭指揮使內承旨都知首右鈐轄明威殿使右驍騎衛大將軍御輦使左鈐轄廬邑聖指揮使儀仗使捧聖軍將長樂令史右千牛衛長史宣苑使尉馬種種官職甚為十國春秋百官表及史鑑所未載均足以參資參考按王氏僭竊時事閩中記閩王實錄閩王事蹟諸書無從稽覈其散見於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諸書所未詳其朱竹垞之五代史補注吳志伊之十國春秋雖皆博考金石遺文以證前史之缺漏而於石塔所刻題記亦未寓目是編所考之尊謚世系官職諸節其於閩中王氏僭竊時事頗可據以補諸書之遺所錄雖僅一塔之文所考雖僅附之刻其書稗於史學正非淺鮮也

唐貞元塔碑考　影鈔法梧居本　佩汝瑜撰

唐貞元塔碑考一卷，清鄭杰撰。杰字昌英，福建侯官人，著有唐陳觀察墓誌考，已著錄。是編為專考唐無垢淨光塔碑之作。按塔建於唐貞元十五年，文為攝觀察推官宣義郎前行秘書省校書郎庾承宣撰書併始徐興公名勝志、徐興公潘稼堂諸記述，均謂此碑見存，西曹徐潘三家見後，即晦而不顯，僅三山志載其碑文，而其中頗多失於訛舛，考古家恆苦於碑已久佚，無從是正。直至乾隆庚子，鄭氏因刻林喬蔭所撰石塔碑刻記，以貞元塔與閩王騫所造崇妙保聖堅牢塔地址相距不遠，從而訪求，遂得於石塔之西僧寮後壁中，乃亟录其文，證以三山志而成是作。卷中前录碑文，次記訪求始末，並碑之尺寸、行字之數。其所記碑末結銜監軍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員外□正同正員上柱□□緋魚袋魚□諸字，其行內侍省與員外□同正員，可據以正三山志行字作侍、同正員作司選之誤。其所記碑額以篆書二行九字，碑文三行，行二十四字，亦足補諸家著錄之略。雖考證不若林氏石塔碑刻記之詳覈，而於彼邦文獻亦足資稽覽焉。

深閒記 福山王氏家藏鈔本

馮汝玠撰

深閒記一卷，清吳烜撰。烜字炯臨，號鑑菴，河南固始人。乾隆五十二年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右侍郎。是編標題書名之後，未著撰人姓名，據卷首王文敏簽題曰吳鑑菴先生碑跋，並卷末文敏所題鑑菴先生荷屋中丞之師之語，知為吳氏所作。其卷首文敏題簽之後，更題有南海吳氏集帖本在京鈔書衣上，說者因有此題，而文敏又有荷屋中丞之師之語，遂謂吳氏是編皆為題荷屋所藏碑帖之作。今考其磚塔銘跋云：乙卯夏六月，余年詞盟試，以長沙寓友人夏生培塘，忽以此帖見贈；又竹簡十七帖跋云：乙未秋，余在都，晤彭孝廉騤紫衣，春所遺竹簡十七帖，刻板甚精，庚申秋，余出守嚴州，復拓一冊見贈，即此本。其十七帖所系為草谿跋，並有為鑑菴先生屬題等字，乃知所有諸跋，均為其生平所見及其所藏之碑帖，非盡南海吳氏所藏之碑帖也。卷中諸跋，吳氏自跋而外，並錄若碑帖

內府有文徵明、孫退谷、何義門、高江村、劉石庵、翁覃谿、伊墨卿、程瑤田諸人跋語。所跋聖教序、醴泉、多寶塔、雲麾碑諸刻，種不一本，本多宋拓，其中所敘各刻源委，於當時各家所藏，頗可藉以識其流傳之緒也。

歷代鍾官圖經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歷代鍾官圖經八卷，清陳萊孝撰。萊孝字誰園，浙江海寧人。其人無可考，惟據其自序所述，知其與童鈺、周春諸人爲同時人耳。是編向未經刊刻，只有傳鈔之本。北平圖書館藏有張非未批校本，故宮博物院藏有舊鈔本，此則爲東武劉氏傳鈔，前後有劉燕庭題跋，乃其叔蔭移所藏之本也。卷首有陳氏自序，卷一爲刀布品，卷二爲秦正品、西漢正品、西漢僞品、東漢正品、東漢僞品、蜀漢正品、蜀漢僞品、晉正品、晉僞品，卷三爲宋正品、梁正品、陳正品、六朝附品、隋正品、隋附雜品，卷四爲唐正品、唐僞品、五代正品、五代僞品，卷五爲北宋正品、南宋正品，卷六爲宋僞品、元正品、元僞品，卷七爲明正品、明附品、明僞品，卷八外國品、不知年代品。中惟一卷之刀布有圖、有考，其二卷秦正品以下則均有考而無圖。核其所考，於古刀布諸品，承漢襲謬，殊鮮卓識。其秦正品以下，雖於天佑一品，既列於唐，又列於元，

復列於外國，未免疏於考訂，而其他援引舊說，尚足爲考證之資。劉燕庭跋謂其蒐輯頗富，考核亦精，可與張端木泉錄並傳，洵足爲鏡古者之一助。唯第一卷之刀布門沿舊說之訛，既知樊榭先秦化布記，而不能從，且據朱排山古金待問錄傳會太昊、高辛、莊花杏之說，殊無足觀。其論是編之得失，持論最爲切當也。

粵西金石刻記　舊鈔本　　馮汝玠撰

粵西金石刻記不分卷，清李文藻輯。文藻字南澗，山東益都人，著有益都金石刻記、雲門金石刻記（易簡目記）。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縣記石刻目錄標題。雖以粵西為名，而記中所列石刻只桂林所屬臨桂、興安、靈川、陽朔、永寧、永福、義寧、全州、灌陽八州縣之石刻，其餘各府廳州縣石刻概未之及。按其前箸記云目錄已具，此則僅限於桂林一府，蓋其刻記中一部分殘稿也。卷中所記石刻，不分存佚，只採輯寶刻叢編、天下金石志、與地碑記、名勝志、桂勝、廣西志、靈川縣志、永寧州紀略、全州志諸書所載桂林古刻，彙而錄之，殊多向未著錄之古刻。惟於臨桂所屬諸書巖、隱山、潛洞、西山、中隱山、清秀山、琴潭山、漓山、雄山、白龍洞、曾公巖、龍隱巖、劉仙巖、伏波巖、七星巖、山元風洞、屏風巖、寶積山、華景洞、穿山諸處，唐宋以來題名凡桂勝所載者悉為輯錄，尚為詳備。而靈川縣之唐衡嶽道士李彌明詩刻、宋張南軒謁唐帝廟辭、張南軒堯山廟田碑、進士題名碑、威靈顯震廟碑、李文和神道碑、張維謁堯廟碑、海陽廟記、元重修大雄寺碑、遷建文廟記歸後堯廟記，灌陽縣之宋重建灌陽儒學大成殿記、元重修大覺寺碑，亦可補諸家著錄，而輯為孫待訪石刻諸目之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敬吾心室款識　石印本

馮汝玠撰

敬吾心室款識二册不分卷清朱善旂輯朱之榛重編善旂字建卿浙江平湖人官國子監助教椒堂侍郎之子之榛字竹君官江蘇候補道建卿之猶子也是編原輯據竹君總目後所述簠簋舊合為一角觚斝三種附於觶爵二類之中漢器後舊有鍾鬲一類此則分盤鍾洗器尊敦簠簋甗盉匜壺彝觶鬲爵角觚斝卣漢器名自為一類而以舊有之鍾鬲改題為漢雜器並以兵類別附於後乃其影印時重為編次者也卷首為總目次為阮文達湯金釗題耑次為戴文節等所圖次為李宗昉張廷濟葉志詵諸序次為陳昆玉宋戴公戈歌次為所輯彝器款識搨本末為之榛後跋計其所輯彝器款識凡三百卅四器各器款識皆從當時南北收藏家原器拓輯其各搨內考釋出諸建卿之手者十居七八此外並有阮文達程非木徐同柏張開福李宗昉陸炯葉志詵葉名灃何澍何紹基陳慶鏞孫汝梅諸人題跋考釋各家所藏器之搨墨諸賢所題之手蹟胥具於此一編之中更用新法影印使其不失於墨采殊非積古齋筠清館兩罍軒諸家款識出於鈎摹訖諸棗梨者可所可比擬諸家彙錄彝器款識之中當推是編為最精也

嵇庵石刻考釋　舊鈔本　馮汝玠撰

嵇庵石刻考釋一卷，清楊植之撰。植之字蘊生，江南江都人。其人官階事蹟均無可考。惟其漢司徒殘碑考釋內有道州何子貞跋，紹基跋文以題司徒為非，与余所見正合。及余與子貞為金石交，語田府君及其夫人冀氏合祔墓誌考釋內有乞阮相國書田君之官位名氏，命田生晉賫為之，立石於墓，語知其人與阮文達、何道州先後同時耳。是編前後無序跋，其考釋石刻，惟漢司徒殘碑、唐田府君與其夫人冀氏墓合祔墓誌及精銳磚、單磚記三種而已。所考田君与其夫人合祔墓誌一一與史傳相證，源源本本，極為詳覈。其於司徒殘碑考劉氏為司徒者自伯升以後外凡有八人：其一為劉賜，其二為劉方，其三為劉愷，其四為劉熹，其五為劉崎，其六為劉壽，其七為劉寵，其八為劉郃。謂若謂此碑之司徒為指伯升而言，則協亮漢皇何所指？將謂指世祖，則伯升

乃世祖之長兄，起義兵以創業者，皆其本謀，而世祖贊成之。及世祖即位，伯升已歿，是世祖曾協亮伯升，而伯升未嘗協亮世祖，碑文不得言協亮矣。將謂指更始，則更始乃無道之國之君，獲罪於宗廟社稷，世祖但封為淮陽王，及既歿之後，尚不追復其尊號，是初雖稱帝而終止封王，碑文不得言漢皇矣。況伯升以功高見忌，為更始所害，世祖時贈為齊王，諡王既尊於三公，世祖後親於更始，碑文自當稱世祖所贈之爵，不當稱更始所贈之位。然則所謂司徒者，斷非伯升矣。既非伯升，則徵君亦非伯升之裔矣，豈得遽定為劉張乎？劉賜為更始所授，非世祖所授，建武以後不應更稱司徒。若劉愷、劉寵官至太尉，身歿之後不應止稱司徒。其餘如劉方、劉崎、劉郃，其位皆止於司徒，作碑者自可以司徒稱之。特三人均無專傳，其後裔無考。此碑又無全拓可校，惟有闕疑而已。無一語穿鑿附會，疑以存疑，視何道州斷

以為下博侯劉張之碑者尤為不刊之論其所
考釋石刻雖止於此實一語足抵人千百也

遯盦古泉存　原拓本　馮汝玠撰

遯盦古泉存八冊不分卷吴隱輯隱字石潛浙江山陰人輯有遯盦古鏡存遯盦古磚存遯盦印存遯盦古匋存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有宣統元年吴氏子書自序及凡例五則次為宣統二年王壽祺童大年兩序次即所搨諸泉首為十字八字六字四字三字之齊刀次為該品明刀又次為方首方足之小幣又次為方首尖足小幣又次為方首尖足大幣又次為安邑二釿及圜首圜足幣又次為空首大幣又次為莽布刀與圜錢及宋錢評並歷勝莽錢於其凡例所述是編乃因李佐賢鮑子年之古泉滙續古泉滙雖其圖說自真泉究多出於鋟木多一層鈎刻手續未免失真遂有此輯搨之作今綜其書而論之就其所輯而論則視李鮑兩家之所輯尚不及其十之二三而此諸泉之中且更無罕見難得之品殊欠詳備就其所搨而論則誠如其凡例所述視李鮑之書鋟之於木

者為能得其真惟匯盦所輯諸書如覆印之屬率皆先用鋅板翻鑄而後施之以搨視之雖與脫於原器者無殊而實亦出於翻雕與鋟木無異是編是否從原象加墨抑亦其所輯覆印同例則無從斷定也

河南古物調查表證誤　原刊本　　馮汝玠撰

河南古物調查表證誤一卷顧燮光撰燮光字鼎梅號襟瀰浙江嘉會稽人著有古誌彙目古誌新目六朝誌銘替錄漢劉熊碑考夢碧簃石言兩浙金石別錄袁州石刻記河朔訪古隨筆河朔新碑目諸書多已著錄自來官中府調查之作奉行具無非耳目所及照表填寫聊以塞上官之責求其調查詳覈可資考證者百無一二河南古物調查表僅據縣志所載錄其二三其近時考古家訪求所獲者概未之及其中種訛脫尤僕數難更顧氏訪古河朔既助訖氏壽銘撰輯河朔古蹟又自撰河朔新碑目於調查表中河北道所屬二十四縣之金石其訛脫之處逐目即知因就所見以成是作卷中於河北所屬各縣分縣臚列凡原表所列各刻時代年歲年月之誤者悉列舉其目並於目下一一注明原表所誤之處為之訂正其各縣所遺漏者則因其遺漏太多難於枚舉因於各縣訂

誤之後舉其遺漏之總數並注所遺漏者均詳於河朔古蹟金石志併閱者易於對照校其訂補以證原表之訛脫而不為其所誤惜其證誤僅限於河北各縣未能將全表訛脫悉為訂補也

河朔新碑目

馮汝玠撰

河朔新碑目三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號禒癯浙江會稽人著有古誌彙目古誌新目六朝誌銘叢錄劉熊碑考夢碧簃石言兩浙金石別錄河朔訪古隨筆袁州石刻記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有紹興范壽銘序末有顧氏自跋卷中所錄之目為河南河北道屬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安陽延津孟縣輝縣汲縣修武新鄉武涉滑縣淇縣濟源湯陰內黃溫縣武安沁陽臨漳林縣濬縣獲嘉涉縣原武河內封邱二十四縣之碑刻上卷合二十四縣之碑刻統以時代先後為序為編年類中下兩卷按二十四縣之碑刻各以縣分縣下又各以館所山鎮村廟寺觀等處分為分地類編年類內所列碑刻目皆新出及近始訪獲之碑刻其已為各金石書及府縣志所著錄者概不復錄分地類內則僅將未著錄者注於名目之下其所是否見於著錄悉未加注據其所列西門豹祠

記碑陰側外並錄及已著錄之正碑與其編年
類而列西門豹祠記止列向未著錄之碑陰側
者依此相證蓋合已未著錄並列與上卷之編
年類比列向未著錄無有別也核其所類一從
一橫時與地分殊便檢尋惟分地類內既不
論已未著錄一概列舉應有一碑即列一目
以資稽考不應或錄或否有所遺漏乃所錄
碑刻每處僅據見有多數無人錄其只有一二
種者即予刪削剔自有輯錄碑目之作以來未
嘗有此任情去取者其命意所在殊令人無
從索解也

高昌匋集　西北科學考察團印本　馮汝玠撰

高昌匋集二卷黃文弼編文弼字仲良是編乃
其赴吐魯番考察時在雅爾崖古墳塋發見
墓表百三十餘方匋器八百餘件墓表已撰為專
書而集其同時同地出土之匋器亦與墓表相
表裏可以證明當時高昌之工藝美術及其人
民生活之狀況因復即其所得匋器八百餘件
選其形樣不同顏色鮮明者約百餘器錄
彙錄而成者也上卷所述為雅爾崖古墳塋發
掘報告而以崖之溝北溝西古墳塚遺物分塋表
吐魯番古址分布圖吐魯番城西雅爾崖形勢
圖雅爾崖古城圖雅爾崖西古墳塋分布圖
及古墳塋展覽與各塚墓室圖附之為雅爾崖
古塚中遺物圖說為雅爾崖古匋器之研究而以
漢射陽聚畫像及諸銅件陶片漆梧銘等圖
附之下卷分甲乙丙類甲為崖之溝北所得匋器
之圖乙為崖之溝西與南所得匋器之圖而各以同
地所出之石骨銅錢諸件及泥俑車馬之屬附

之綜其所篇所考均從實地考察而得以其器物與其地址土質時代互相勘印於高昌當時之工藝美術生活皆有確鑿之證明與昔之考古器物僅從文字上推測其狀況者不同可為考高昌之歷史绝好之旁證讀是編者勿徒視研究古器之作也

便覽寶泉志 道光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便覽寶泉志一卷清小謫仙訂小謫仙姓氏名字無可考惟卷首自序署道光癸巳知其為道光时人耳是編據其自序所述非其所撰乃從三才圖會錄出經其手訂重刊也卷首自序而外所錄諸泉分為四類一為歷代品以名譜之歷代正品偽品之屬之二為天品以古今所謂天雨錢諸類之屬之三為刀布品以名譜之刀布之屬之四為奇品以名種正品偽品中之有花紋文及其他吉語壓勝之屬之每類所列諸泉前後凌亂毫無次第其圖尤草率為之更不根據原泉形式且並有未見真泉而得壹順天諸泉之類僅標其名稱圖其輪廓耳自有泉譜以來見聞未有如是之陋範圍未有如是之隘序次未有如是之淩雜者容氏金石書錄目於孟麟泉布統志謂其文字蕪穢讀之欲嘔此則更視孟氏泉布統志更等而下之矣惟泉幣著錄之中既有此一種雖其書一無可

取而考古者最要泉幣諸書則不可不知故特錄存其名俾知泉幣譜錄之中有此一種而已

惜分陰齋幣泉搨存　原拓本　馮汝玠撰

惜分陰齋幣泉搨存四冊不分卷清鄂禮輯鄂禮吉林人卷首有光緒甲午鄂氏自序據其序所述所有搨存幣泉皆內有劉燕庭嘉蔭簃舊藏四五十品其中應有人不經見之品乃檢其所搨幣泉惟續銖一品為諸家泉譜著錄中所不恆見之品而四圜具有輪廓與舊說所謂形類五銖面文無輪廓者殊不相符是否真泉僅據拓本頗難斷定尚待考證此外閞卷首列有清歷代各泉不過寥寥數種遠不及鮑子年大泉圖錄所圖清代各泉各地各局之詳其餘所列各泉幣三品安邑梁正安陽數品刀三品明刀一品新莽六泉十布亦只列一二種亦不過僅有名家譜錄之二三不獨在泉幣譜錄之中不足以言著作即視江建霞之古泉拓存王蓮生之古泉精選所錄僅寥寥數種亦遜其精惟差與近時之遯盦古泉存相類第遯盦古泉存所搨諸泉雖出於手搨而實則所標之泉乃依舊說用鋅板

仿製並非脫自真本此則均係從真本手搨
雖搨墨不精本幣亦為極見之品而較之臨盦
古本存出自翻雕固尚勝一籌也

吳中金石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吳中金石志一卷清顧沅輯沅字湘舟江蘇長洲人輯有藝海樓金石文字是編卷分上下上下卷錄宋韓蘄王碑文及蘇州志府志碑跋下卷錄錢大昕潛研堂文字記王昶金石萃編兩跋並明張習修墓記及韓蘄封重刻修墓記跋末以顧氏自跋殿焉是編標題雖以吳中金石為名而志中所錄只有石而無金石而亦止韓蘄王碑一種與許槤古均閣寶刻錄只有夏承碑考一種其例相同蓋於韓碑以外尚搜有所考釋待以續入者也按韓碑之文惟王氏金石萃編曾采載全文其各家考跋亦以王氏之跋最為詳備近附江蘇通志稿內之金石志即據萃編所載碑文並各家及王氏所跋錄入惟萃編所釋碑文其書撰人結銜及碑文自卿比統帥舟師至生擒張世五百餘人一節其間文字萃編所載頗有未經釋出之字其餘已釋之字訛舛亦指不勝屈顧氏此志則據拓本與萃編互校於萃編遺漏

洮外之處多所訂補統計所釋全碑之文所缺
不過數字較之華編所載頗殊為詳備雖經所捜
以糾正王氏所釋之失獨怪江蘇金石記書成遠
在顧氏此志之後何僅捜華編而竟未及此豈
於顧氏此志曾未寓目耶

六舟古磚拓本　原拓本　　馮汝玠撰

六舟古磚拓本兩冊清僧達受輯拓達受字六舟
浙江海甯人撰有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已
著錄是編前無序目後無題跋惟拓古磚數百
數十品每拓皆鈐有六舟印記蓋皆就其百八古
磚硯齋中所藏揭而彙之者也核其冊中所拓
名磚迄自漢迄明及無年月之吉語泉文姓名
名磚捜羅頗富而闕冊首列漢以未建元以前
之八年八月二日磚及泉文中大泉五千之磚皆為其
中殊特之品按西漢未建元前文字最為罕覯古
磚中惟有日華磚為河間獻王日華宮磚君子
磚為河間獻王所築二十餘館中之君子館磚
見於各家著錄其不著年月不冠年號可確定
為漢未建元以前物者則惟六舟百八古磚硯齋
中有之此外則別無所見雖與日華君子兩磚同
為漢未建元前古刻而以罕見珍較於之日華
君子兩磚其文字尤為可貴至大泉五千泉文
之磚不惟古磚中所紀泉文向未經見即各家泉

笲譜錄中、六種未著出品、磚中既書出文、當时
必即書出泉、尤可據出推知大泉五百、大泉當千
之外、更書出大泉五千一品、以與近时上虞所出之
大泉五千相印證、而補各家泉笲譜錄之遺
也、

寶應甯國寺宋磚考　倉僊德齋雜著本　馮汝玠撰

寶應甯國寺宋磚考不分卷、清劉嶽雲撰。嶽雲
字薌卿、江蘇寶應人、是編據卷首劉氏所記、原
爲甘泉江甯甘者壬所撰、見其所著津逮樓金
石賸記、乃其權寶應校官時得磚三十有六、
因爲之考、劉氏以其意有未盡、因復爲之考、遂
前列甘說、而後所考者附之、其每磚下前所考
者皆甘說、其爲劉氏所考者則曰嶽雲按以別之、
爲接其標題、雖曰甯國寺、而核其三十六磚之文、
寶爲宋時寶應軍屬建築之遺磚、綜其所
前後所考、如淮安州磚、原說但謂端平元年改
淮安軍爲淮安州、咸淳九年置清河軍、磚爲端
平間物、劉則考爲咸淳九年廢淮安軍爲淮安
縣、置清河軍、磚當在咸淳九年以前、平江府磚、
原說平江府於政和三年升府、劉則考爲淮東
屬下、還得有平江府、疑與鎮江都統司皆屬兩浙
路、皆以兵來戍者、□勝軍磚、原說但謂揚州
有靜勝軍、屬淮南路、劉則考爲宋時駐揚之

禁軍廂軍外其屯班有雄勝軍水軍曾保勝軍雖視原說加詳略之處較為加詳而列考證於前一則補訂於後均於當時資應所駐諸軍文獻攸關可據為徵考之資也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 石印本 馮汝玠撰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四卷清毛鳳枝撰鳳枝字子林江蘇甘泉人著有關中金石文字存佚考已著錄是編卷首為目錄卷中分碑碣墓誌為兩類一二卷為自漢至唐之碑碣三四卷為自北周至唐之墓誌卷末為乙亥正月顧燮光付印時跋其跋謂毛氏所著關中金石文字存佚考光緒末刊於長沙其書為考秦中金石必看之書惜於同治光緒中所出石刻節錄大旨未為全豹武昌

柯巽庵中丞與毛氏有文字之雅曾繕錄金石全稿聞中丞諭知業已付印乃舉繕稿以付而金石萃編古石誌華所補遺在焉爰為整理釐為四卷更名為關中石刻文字新編並將存佚考內著錄未著全文者注明卷數縣名以便參考據其所述是編本為毛氏所撰之金石萃編古石志華所補遺而顧氏合併為一為之重加編次以易今名者其各目下所注存佚考卷數及其縣名亦顧氏重加編次時為之增入者也

考毛氏閩中金石文字存佚考內皆見於金石萃編古志石華所補遺之語今是編為於所補遺重編其編內之所詳即其補存佚考之所略彼此實相為表裏凡讀毛氏存佚考以考閩中金石文字者不可不更讀是編也

東萊北魏石刻考略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東萊北魏石刻考略一卷、清王森蕙撰森蕙字蘭田江蘇高郵人。容氏金石書錄目作陽湖汪彥份撰考是編卷首錢氏序謂余來高郵得交王君蘭田又曰君歸道山招嗣里溪外翰出君所著東萊北魏石刻考略屬為序卷中目後王氏自記謂道光己酉安吳包慎伯世臣以東萊北魏全碑拓贈於觀之下欣然累日後又得無花劉駢齋先生所載拓贈與白駒谷四大字嗣後所得益彩較東萊志所贈載已增十之五六吾友陽湖汪子彥份今之金石家也每過余鶴壽堂案全碑共欣賞之暇時爰彙集許志同加考核是王為著作之人汪乃同附攷核之人容氏書金石書錄目題為汪作乃誤以共同考核是編之人為著作是編之人也是編首為光緒二十二年仁和錢錫賓序次為石刻目錄及王氏自記次錄北史鄭羲及其子道昭孫述祖傳次錄石刻原文附以各志所考並以其所攷附

之計所考石刻凡四十七種雖標題北魏而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與頌及其雲居館題石乘登雲峯山記諸刻亦在其中實兼考鄭氏祖孫父子之碑刻而不限於北魏也核其所考石刻雖止限於鄭氏一家而其文字與諸書所載之有異同遺漏者悉於各文之下一一詳注可據以訂補阮氏山左金石志及通志府志縣志譌脫之處正復不少也

續補寰宇訪碑錄 原稿本

馮汝玠撰

續補寰宇訪碑錄十卷楊守敬輯守敬字惺吾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舉人撰有壬癸己庚丁戊金石跋晦明軒稿水經注要刪輯有望堂金石寰宇貞石圖多已著錄是編向無刊本此乃其殺青阮亮用宋體字寫之待付刊之本前後無序跋惟每卷之首行標題書名及楊名氏姓名而已考其卷中有再續寰宇訪碑錄作其之語知其為續補孫氏趙氏羅氏三家訪碑錄之作又考羅氏再續寰宇訪碑錄之作於光緒十九年始經訂行是編卷首既有再續寰宇錄作其之語當作於光緒十九年之後又攷涼王沮渠安周碑藏於德國博物院自端匋齋至各國考察政治從柏林拓其碑文以歸始傳播藝林陳毅援其拓本作涼王沮渠安周碑系之中有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楊氏長跋而是編于高麗日本古刻悉據以入錄卷末並附以埃及古刻獨於涼碑未經採入必作於光緒三十三年以前

其年月雖不能確定而據以上所考各節證之其是編之成必在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之間也核其所錄歷代碑刻卷一為漢魏吳晉後秦宋梁陳後魏西魏東魏卷二為北齊北周隋偽鄭卷三至五為唐卷六為唐乃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蜀南漢吳越南唐北漢卷七為北宋卷八為南宋卷九為遼金偽齊卷十為元及無年月古刻計自漢至元都凡九百七百餘種其在四川涪州石魚題字直隸趙州大石橋題字等刻雖不及陳鍾祥趙州石刻全錄姚覲元錢保塘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搜輯之備而頗較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錄石魚大石橋題字為詳其所采大房山自金太平至清寍之刻經尤較樊氏蒐輯碑目所記碑石數目為詳視近時劉聲木再續寰宇訪碑錄所錄僅五千餘種者為鉅倍之雖於碑陰碑側較彼為略而其所錄正碑之詳備則劉氏再續寰宇訪碑錄遠弗能及溯自孫氏訪碑錄後諸家續補之作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當首推是編矣

江蘇金石志　石印本　馮汝玠撰

江蘇金石志二十四卷待訪目二卷，乃從江蘇通志稿藝文志內析出別行印行之本。編內不著撰人姓名。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題為繆荃孫，殆以編首凡例條內有據藝風堂藏本之語，以藝風堂為繆氏藏金石書畫之齋名，遂以撰人歸之繆氏。但考編內據藝風堂藏本一語外，別無證明，不能因所據為繆氏藏本，即定是編為出於繆氏手編，自以依據本編闕疑為是。容氏金石書錄目於是編撰人注曰闕名，最為嚴實。茲於是編撰人姓名即依本書編，仍從闕為是。編首列概括志與目二者之例，次以金石志待訪目總之。志列目於前，目後按時代先後，依兩廣湖南通志前例，於所錄金石既具全文，並加考訂，所有篆隸者刻更照摹原字。其志與目之分，則不論存佚，惟以拓本為斷。有拓本者則收之於志，無拓本者則歸之於待訪目。計金石志所錄凡五百餘種，其待訪目則分通省

所轄府州之金石，各以時代為次。凡未見拓本而曾見於載記者，悉著之。核其錄於志者，按其卷首所述，僅以歷次採訪所得江甯七縣、鎮江三縣、常州三縣所之金石及藝風堂所藏拓本為限。著錄雖極詳於慎，搜輯實遺漏甚多。即其所選名家之金石考跋，斟酌亦殊未盡當。如陳滄洲瘞鶴銘考中家介之瘞鶴銘石記所記出水後之石數字數，極有關於考證，竟未採錄。金吳中金石記中顧沅所釋韓蘄王碑文，既較萃編釋字為多，更於萃編所釋訛舛之處皆所訂正，竟取萃編所釋，而於顧氏釋文反從擯棄。其去取之間均不無可議也。

金石書目　葉氏存古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金石書目一卷，葉銘輯。銘字葉舟，浙江仁和人。輯有說文書目、印譜目諸書。是編前有葉氏光緒甲辰、宣統庚戌前後兩記。編中所輯金石諸書凡四百九十二種，不分門類，亦無序次，每一目下書之卷數、撰者姓名，亦或注或不注，詳略不一，淩亂雜糅，殊無條理。至編中所輯諸書，其標題之誤，則以樊彬之畿輔碑目為畿輔古石刻，以嚴觀之江甯金石記為江甯金石考，以李光庭之古金志存為古金志略，以金忠淳之古泉考為古泉錄；其撰人之誤，則以陳鵬年之瘞鶴銘考為陳彭年，張弨之瘞鶴銘考為張照，李遇孫之金石學錄為李富孫，吳玉搢之金石存為李宗昉，吳式芬之攟古錄為劉喜海；其卷數之誤，則以鏡銘集錄之二卷為四卷，以補寰宇訪碑之五卷為十二卷。此外更有一書前後兩見，及非金石書而以為金石書者，乖舛之處尤多。在諸家金石書目之中，不惟與林氏石廬金石書

志、容氏金石書錄目不可同日而語，即視黃氏之金石書目亦未足之比擬，惟與田氏之名著彙目差相伯仲。容庚金石書錄序評騭諸家金石書目，謂其謬誤百出，誠非過論。第金石書目之有專著，始於是編，雖其書不能與後來林氏、容氏之書目相提並論，而尚論金石書諸家金石書目之作，追溯其朔，亦考金石諸書所不能廢者也。

劉中丼碑考 舊鈔本

馮汝玠撰

劉中丼碑考一卷，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著有周代吉金年月考、左盦集。是編前錄題瘞鶴銘詩三首，後錄唐碑碑考數十通。其考各碑，於宗聖觀之兩人分撰敘銘，歷舉北史樊遜傳之庫狄干碑、集古錄之梁智藏禪法師碑、隋楊緒墓志，六朝洎隋已先有之；於褚亮碑之郃氏、同安，唐昭陵，歷舉高士廉碑之鮮于氏、紀國先妃碑之陸氏，皆陪葬昭陵，不獨見於此碑；於孔穎達碑于志甯之系銜、書字，歷舉漢石門頌、楊淮碑、衡方碑、西狹頌、郙閣頌、北魏陸希道墓志銘、東魏太公呂望表、後周華嶽廟碑及唐道因法師、清河公主、杜君綽諸碑，莫不如是；於唐儉碑中之碑版字，則考謝靈運入華子岡詩已有碑版誰傳聞之句；於華嶽廟第五等題名中之子婿，則考漢書張耳傳已有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之語。其辨正畢氏關中金石記、王氏金石萃編、翁氏兩漢金

石記、洪氏隸釋隸續、陸氏八瓊室金石補正、郭氏金石萃編補遺、端氏匋齋藏石記、葉氏語石、繆氏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吳氏攈古錄、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補寰宇訪碑錄、李氏金石學錄、顧氏隸辨、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朱氏

蘊齋碑跋、梁氏碑版廣例諸書，皆極精湛。惟首冠之詩與各碑碑考不相連屬，編次殊無倫序。從其疑從其左盦集內錄出，而考之左盦集，是編碑考無一見於集內，而收入集內之北齊道能造像記、魏張介等造像、唐太原王公夫人李氏合祔墓志諸跋，亦均不見於是編。據左盦集張伯英序，謂其精湛之論，在光緒以後，與集所未有，不知存佚。是編所考，原本上精湛之作，居多蓋即從其光緒以後之遺稿中裒而錄之者也。

涼王沮渠安周碑錄　原鈔本

馮汝玠撰

涼王沮渠安周碑錄一卷陳毅輯毅字士可湖北人是編前錄碑文後錄江陰繆荃孫臨桂況周儀宜都楊守敬諸人碑跋據卷首書衣士可手題乃從端匋齋所藏拓自德國原本轉錄者也考涼王沮渠安周碑原石藏於柏林博物院中其拓本向未流傳中土至匋齋考察各國政治始從海外拓歸當時所拓僅得兩本而兩本之中其一本且僅拓四分之一未獲全拓原石雖尚存於柏林其所藏原拓全碑實已不啻天壤間孤本匋齋故物已不知流落所何所陳氏是編雖僅據其拓本錄寫碑文未能如張燕昌許槤諸人鉤摹石鼓夏承碑之例並摹原文碑以傳廬山之真面而原拓本外從未經人著錄所賴以傳其文字者則惟有是編至碑文所錄各家碑跋繆跋謂碑當在新疆北路立或在永平三年況跋謂碑必得於新疆楊跋謂安周父子兄弟皆自改元僭號安周雖失故國尚仍稱河西王其改元亦意中事丁酉之三年或其最後之改元又謂碑必碑出高昌城境內雖各異其說未據足援為定論而核其所考各有所見亦足与所錄碑文共資探索也

封泥彙編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封泥彙編一卷吳熊輯熊字幼潛浙江山陰人是編卷首尾無序跋目錄之後即分錄名類封泥首古璽次漢朝官印次漢諸侯王璽印次漢侯國官印次漢州郡官印次漢郡國官印次漢縣邑道官印次漢鄉亭印次漢蠻夷印次晉蠻夷印次新莽朝偽官印次漢私印計所輯封泥古璽官私印三者之中官印居其十之八九按封泥中官印之文傳較世傳古官印多不經見之品考漢魏六朝史志漏載之職官每古官印外恒取證於此昔福山王文敏公考漢書地理志注戴國之戴為截字之誤即採其天壤閣所藏截國大行之封泥為證故自劉燕庭後考古家咸於封泥留意而吳式芬陳介祺遂有封泥考略之作從此鄭厂所藏封泥鐵雲藏封泥存齊魯封泥考存齊魯封泥集存諸書乃接踵而作是編踵諸書之後彙集輯封泥多至一千百數十餘品視齊魯封泥集存僅出四

百數十品者則倍之視鄭厂所藏封泥僅出三百餘品者則兩倍之在諸家所輯封泥之中成書則最近而輯則最豐雖非集諸書之大成亦當謂後來居上矣

古玉圖錄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古玉圖錄初集四冊，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輯有衡齋藏印、鄴中片羽、尊古齋所見吉金圖、衡齋金石識小錄、衡齋見藏古玉圖、匋佛留真、古璽集林諸書，多已著錄。是編首為江安傅增湘序，次圖古玉二百餘種，與其前所輯衡齋見藏古玉圖不同。前所輯者玉多精小之品，此則上而三代禮器，下而秦漢法物，以及歷代璽印、名種雜珮，無不悉具。按說玉之書明以前者遺議滋多，卒無足取。瞿中溶奕載堂圖錄雖差為典覈，而圖欠完備。近時窓齋、匋齋兩家圖錄較為美備，而圖則出於鉤摹，考亦不無附會，舉不若是編之圖則從原器影取，考則留待後人闡發，無可訾議。傅序稱是編其善者三：一為搜羅之富不可及，謂際辛壬鼎革之後，又值時運轉，文軌大同，遠近瑰奇不脛而走，集於五都之市，君更遣使四出，懸金以求，凡燕齊河洛之賈、荒墳古墓之氓，偶有所獲，不數日羅而致之几案，今錄中絕類離群之物，皆其精思毅略而來；二為選擇之慎不可及，謂經眼既多，抉擇尤謹，凡於形製色澤、尺度圍徑、瑑琢文藻，手摩目驗，決其時代先後，以推知何朝何地所遺，伯樂一過，冀野無留良焉，於登錄之品率精審可信；三為拓印之精不可及，謂錄中諸圖咸由影拓而出，不獨刀削文鏤之法可按而知，即剝蝕斷裂之痕亦存其舊，瑰形殊製湧溢于楮墨間，無毫釐之或爽。核其所論之三不可及，證之圖錄，無一語不確切，洵評騭是編之定論也。

岣嶁碑考 原鈔本 馮汝玠撰

岣嶁碑考兩冊不分卷清屈文翰輯文翰北平人餘無可考惟據卷末屈氏自跋所著年月為乾隆戊戌知其為當時之人耳是編首錄楊慎丹鉛錄所記岣嶁碑者數則次為雙鈎碑刻原文末殿以屈氏自跋按岣嶁原刻在衡嶽祝融峯自梁劉顯辨橅錄徐宗彥五宗禪林觀室錄曾記當時見有原刻外至唐以後則僅轉相傳述皆未身經其地目覩其碑平日所見皆後來重刻之本重刻者有湖南嶽麓山摹本有陝西長安摹刻本有浙江會稽摹刻本皆至宋中郎虎賁之識直至有清經人搜訪原刻始復顯於世其碑文之考釋則始有楊升庵繼有郎瑛沈鎰杜壹楊時喬諸人所釋各有異同考其碑者應輯古今載記見於岣嶁古刻各條彙為一編而後以原刻與各摹本逐字校其點畫辨其有無訛外並證以各家所釋之文辨其異同如許槤古均閣寶刻錄之夏承碑考方足以資考證而有參稽是編則僅錄楊氏丹鉛錄所記數則限於一家之言其所鈎碑文亦未注詳鈎本之所從出見聞寡陋殊未足以登著作之林也

越中金石錄　舊鈔本　　馮汝玠撰

越中金石錄一卷，清沈復粲撰。復粲字霞西，浙江山陰人。是編卷首為其姪孫玉書序。卷中所錄為紹興一府所屬各縣之金石，依縣名依時代之先後為次，惟於附郡郭之山陰會稽則合兩縣為一而序次焉。所錄各縣金石不錄全文，不加考釋，更不分見存已佚，惟標舉其目，而於目每種目下注其見存者所在之地址，已佚無所據之出處而已。按彙考越中金石之書，是編之前已有杜春生所撰之越中金石記，其於見存之金石搜輯至二百數十種之多，極為詳備，考訂亦復精密；其於已佚之金石則分輯存待訪兩門，博考群書，分列臚列，徵引亦極為詳贍。是編據序中所述，蓋成於杜記之後，搜輯諸刻既於杜記有所增補，即無所增補，而既成於杜記之後，亦應以杜記所錄者據以入目，乃不惟無所增補，且所錄視杜記所錄反為簡畧，見聞殊為不廣。至以建初兄弟共買石刻冢地石刻，前既列之於漢，後復以刻中大吉兩字為吳越錢氏肅王所書，列之於唐宋之間，一刻而分為二者，不詳考，且竟以土人相傳無稽考據之說據以入錄，尤為謬誤。向來著錄之書每後勝於前，今沈氏是編遠遜杜記，則竟反乎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史臺精舍題名

讀畫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御史臺精舍題名一卷清趙魏輯魏字洛生又字晉齋浙江錢塘人嘉慶庚辰恩貢生輯有竹崦盦金石目錄古今法帖彙目郎官石柱題名多已著錄是編所錄即與所錄郎官石柱題名同時搜其手拓全碑搜以入錄者也按御史臺精舍題名碑陰與碑額碑左右棱碑左右側碑陰額碑陰左右棱及碑下螭首空處題刻殆遍甚且於碑序撰文銘末諸空處亦有嵌題之

姓名摘之施墨往往只及碑陰而止其額與棱側諸題則或拓或不拓至碑下螭首空處則從無人過問所以各家所據遂有詳略之不同故朱竹垞曝書亭集所考僅及碑陰碑額而止於棱側諸題悉未寓目王春浦金石萃編所錄亦僅及碑陰碑額碑棱側及文內諸嵌題而止於螭首空處題刻亦未寓目至趙氏手自氈蠟椎搨全碑其螭首空處所題之年月姓名始見於著錄向來考是碑者咸以萃編所錄為據以為碑

內題名已盡於此自是編出始知前此所錄猶有闕略之處是編所錄於碑之陰額棱側之題名亦悉同於萃編並所增補惟螭首空處所題之年月姓名為其搜輯獨得之處雖文字無多而諸碑中諸御史題名從前著錄未全者得此乃首尾悉備據其所錄以考碑內所題之姓名可無遺漏之憾矣

郎官石柱題名　讀畫齋楷書本　馮汝玠撰

郎官石柱題名一卷清趙魏輯魏字洛生又字晉齋浙江錢塘人嘉慶庚辰恩貢生輯有古今法帖彙目竹崦盦金石目錄御史精舍題名諸書按郎官石柱題名諸家向以工人拓本為據每因拓本漫漶不全所見不全均不免有所遺漏其中子嶠亭林竹坨諸人考證遺漏較多惟王氏金石萃編所錄其遺漏較諸家為少是編據其手拓全本入錄則更詳較萃編加詳據其所錄與萃編所錄逐條逐字比勘其萃編所釋僅有偏旁者此則多將全字釋出其萃編所釋姓名中有闕字者此則多將所闕之字釋出其萃編所闕未能釋出姓名者此則更多為之完全釋出即不能全釋出者亦多將其姓名釋出一部分凡較萃編所錄計增補百數十條其中原闕未詳之姓名及姓名中有闕字者更較萃編增多至百有餘人自來考此石柱題名未有如是編之詳備者溯自武德至大中其間諸司郎官可據而考者惟石柱題名可得其十之八九自子嶠亭林竹坨春浦諸家而後其石柱中所題之姓名可據而考者亦惟是編所錄可得其十之八九據其增補百餘人之姓名考之其石柱中未經別見者可據以知其人曾為是官其石柱中已經別見者亦可據以知其人曾經再任曾歷他曹雖於所錄姓名之外未著一字其有裨於史傳正非淺鮮凡據石柱題名以考有唐一代諸司郎官姓名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銅仙傳

文字同盟社鉛印本　馮汝玠撰

銅仙傳一卷清徐元润撰元润字秋士江蘇太倉人是編卷首有其同里蔣希曾及徐氏自序卷末有其同里戚大士跋卷中錄其所藏漢六朝唐宋金歷朝古鏡一百八四十八器不分朝代先後隨筆記述每鏡悉詳其徑度重量及其銘辭圖象並其金銀塗飾朱綠斑駁之形狀其銘文之字號圖象之故事於古有徵者並加以考訂據前蔣序所述乃記其宦秦中時所得諸鏡之作也考著錄古鏡專書詳於圖而畧於考者則有錢氏鏡銘集錄陳氏簠齋藏鏡羅氏古鏡圖錄吳氏陋盦古鏡存徐氏小檀欒室鏡影圖與考並詳者則有梁氏藤花亭鏡譜其詳於考而畧於圖者則惟有徐氏是編自來著錄古器物之作專輯圖象者不必盡出通於通人凡富有藏器藏拓者皆優為之至從事考訂則非博通經史廣覽羣籍者不能有所述作即研考一金一石亦非易徵博引不能

有所發抒是編所藏足與陳氏羅氏吳氏徐氏所錄相伯仲所考亦足以與梁氏相頡頏雖有考無圖不若鏡譜之二者並詳而於圖與二者之中舍易就難惟從事於考訂則非鏡銘集錄簠齋藏鏡古鏡圖錄古鏡存鏡影諸書僅有圖無考秖足以供觀覽不足以有參稽者所能及也

漢延熹元氏封龍山碑考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漢延熹元氏封龍山碑考一卷，清劉恭冕撰。恭冕字叔俛，江蘇寶應人。是編首錄劉氏碑考，並錄成蓉鏡、孔繼鑅、朱士端諸家考跋，及淩奐封龍山碑長語於後，末而附之朱百度射陽漢鏡語，則以朱與劉皆為寶應人，因錄劉考遂並及朱作，殊於碑與考皆不相涉也。按碑為叔俛尊人寶楠宰元氏時搜訪而得，此考即其訪獲之時承其尊人之命考釋之作，乃封龍山碑發見之後最初之考釋，向無刊本，亦未見於著錄，惟鄭氏獨笑齋金石文考封龍山碑跋語中曾引及之，而別軸尚未改為別神郎巽，尚未識為文吏之姓名，非此業經改定之本。其考後而附諸家考跋，亦惟朱跋見於所著宜祿堂金石記，餘悉未經著錄。考封龍山碑考，是編之外有張石洲跋，具載於㐆齋文集，有鄭業斆跋，具載於獨笑齋金石文考，其以三公山為主祀，封龍、靈山諸山為配食，大率與劉考及諸家之跋而見相同，此外考釋雖各有異同，彼此則殊無軒輊，惟劉氏此考所述訪獲時之年月、地址、移置時之斷裂、嵌合及其原刻尚有未完之處，非躬與其事目驗其碑者不能道其實，此則編內外諸家考釋僅據搨墨詮辨其字體、詮其文義者，適而不能悉，而劉考而獨詳者也。

明碑紀記文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明碑記文六冊，不著編輯人姓名，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惟以洪武四年追封徐王廟碑冠於首。綜觀冊內所記之文，有唐韓愈南海廣利王廟碑、宋蘇軾上清儲祥宮碑、章望之重修南海廟碑、裴麗澤嶽靈王廟碑、元陳大震重修南海神廟碑，該作不盡為明文，而明各年又有宋濂濁泥入貢記、劉基松風閣記、楊士奇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圖序，該作不盡為碑刻之文，題為明碑記文，殊不足以賅之。惟該文之中，明文居其十之八九，而明文之中，其碑銘墓志之文亦居其十之八九，其中名勳臣廟碑、各修治碑記，於有明開國武功、歷朝營繕，均可得而考，亦殊有可取。為向來輯錄古刻文字，大率迄元而止，有明以後，蓋以其時代較近，屏而弗錄，即最錄古刻之目者，亦率以元為限，至孫星衍泰山石刻記、孔祥霖曲阜碑碣考始相繼最錄其目，近楷北平金石目者，並有輯錄明清碑刻諸文之擬議，而專錄明文者之作，尚無纂輯之者。是編所錄雖有唐宋元諸代之文雜廁其中，而搜集有明一代碑刻之文甚博，實為考古家開其先路，治有作者，要當以是編為嚆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崇川金石志 雲自在龕鈔本 馮汝玠撰

崇川金石志一卷不著撰人姓名著者為誰無可考惟卷首自記有吾通舊志載宋摩崖數條新志刊而未載之語知著者爲南通州人今州之人又據康甲天下瓦後按語曰集軒得之曲阜今藏於家唐咸通五年張万迪石刻心經後按語曰今在兗州晏海賭得之携以歸藏於家知著者與馮集軒晏海同時爲嘉道間人耳是編所輯自禹王碑至元通州新城記凡二十八種其中周秦漢晋塼瓦及唐長安造像咸通心經十三種皆馮氏一家之私藏其屬於州屬所有名刻僅十五種而已據所輯名刻之目與吳氏金石彙目分編互校所列名目互校雖狼山觀音巖前題名只錄蔣之奇紹題趙師睪楊瑜寶祐及徐壽國題名六種而無晁端彥僧靜甄吳洵邑尉諸題名不及彙目所錄之詳而宋米元章米子和石刻及元加封孔子制誥碑均為彙目所無頗可據以補其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篇據其所錄各刻之文亦與州之新舊志互校其文已具載於州志者亦頗有可訂正其訛誤補其刪節之處至所錄咸淳三年通州重修學記碑其碑文內爲屋七十楹以下間有爲出惟廉古前此之非義者數租學之乾没者錄歸於節縮之餘以克即工將十八九歲而郡守馮侯鄉至頗佐其塗墍之費既而邦人來觀者或歎或號謂是舉也一役一兵不煩張力惟黃君幸其諸生之長協以經始又以其餘力具祭器且摹臨書而度藏之其於學信有勞矣孰知所以成者乃尚書公之教澤也一節文字不惟可補新志之遺其郡守馮侯一事頗與以信尤於崇川之文獻可資稽徵也

襄陽金石畧

襄陽四畧本

馮汝玠撰

襄陽金石畧十二卷，清吳慶燾撰。慶燾字寬仲，湖北襄陽人。是編前有吳氏自序，謂湖北通志既列斯門，襄陽府志因之，任其事者卒爾畢事，王孝遠編修時在局中，同居京師時，道及引為深疚，爰別為一編，掇其所述，是編之作，乃補襄陽志乘之所遺，非徒僅考一郡之金石已也。卷中所錄金石，自周迄元，不論存佚，凡屬于郡者及郡人所藏之彝器碑刻，無不悉錄。存者則各於標題之下注存，佚者則各於標題之下注佚，其存佚未能確定，尚應存以俟考者，則於各標題之下注以未見以別之。存者悉錄全文，惟以張氏九志為人所習見，元後去思德政諸碑亦彌多，刪而不錄。佚者則凡見於著錄載其原文者，悉錄之。各刻之後，逐臚列諸家考跋，以備參考。其斟舊有志與府志之有訛漏，諸家考跋之有未盡，及其年中職官族系於史書所載明者，則於諸家考跋之後別為案語，以考定訂之。其搜輯考證，殊不在馮氏括濟南金石志、徐氏濟州金石志、鄒氏括蒼金石記、陸氏吳興金石記諸書之下，不惟考襄陽金石者可資稽考，即治之補襄陽志乘者，亦可當所憑依也。

西陲石刻錄　羅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西陲石刻錄一卷後錄一卷羅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官學部參事所纂輯金石名書若干種多已著錄是編前後兩錄卷首均有共和甲寅羅氏自序前錄錄石刻十七種後錄錄石刻十四種兩錄通石刻四三十一種皆西陲之古刻每刻記其行數字數及其地址外並錄石刻原文並所考訂乃專輯錄西陲石刻文字之作也所錄各刻文字雖僅寥寥數十種惟裴岑紀功碑為人所習見餘悉不恒見及未經著錄之品其後錄中高昌徐寧妻等墓表十種詳於高昌麴氏立國時事諸史之高昌傳書多疏誤尤可據以校正惟沙南侯獲石刻據摹古隸漢石紀存鉤本考之四行伯字下尚有羽林監等字五行仲字下尚有議郎等字此則雖增多後四行文字而四五行中之羽林監議郎等字均未錄入又涼王且渠安周造象自端方匋齋從柏林拓歸始行傳播據黃陂陳氏據匋齋藏拓而藏

輯之碑錄考之其出土之地繆荃孫跋謂當出於新疆北路楊惺吾跋謂必出於高昌境內當時皆未聞有出於吐魯番東頭火州故城之說此則指實其地不知果何所據又吐番會盟碑石在西藏前藏之拉薩具載於吳氏攟古錄此則未詳其地址凡此皆須與參閱各書以校其異同詳畧未可專以是編為據也

古誌新目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古誌新目一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又字稞癯，浙江會稽人。著有劉熊碑考、河朔金石目、河朔金石待訪目、河朔訪古新錄、河朔訪古隨筆、袁州石刻記、石言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初名視琰新錄，成於共和八年丙辰，彙輯誌目，僅二百餘種，繼因增益，又得及百種，乃合視琰新錄原輯之目，重加編定，易名為古誌新目。此則其第三次因增益至七百餘種，於共和十二年癸亥、重〻最後增訂之本也。卷首有顧氏重定原序及癸亥增訂時序，次列自漢迄明之誌目，末以偽作各刻之目附於卷尾。所列各目，以新出土者為主，而新訪獲者亦並及之；其非新發見者不與焉。其新出土新訪獲誌刻中，又以志墓之銘為主，而神道墓碣塔銘諸刻亦並及之；其非志墓及神道墓碣塔銘等類者亦不與焉。每目之下，所注年月書體外，於出土縣邑見藏處所特詳。其共和癸亥以前新發見之志墓諸刻，出於某地，藏於何

所，頗可據以徵考。惟核其所注出土訪獲之地，大率在洛陽、安陽、河陰、偃師、林縣、孟縣、輝縣、磁縣等縣邑，屬在河南及其隣近之地者居多。其出於陝之長安、浙之紹興、上虞、湖州、永嘉、廣之欽州等處者，不過十一。亦詳於河南所屬及其隣近一隅之地，其大河以南新發見者，則猶有未盡也。

居貞草堂漢晉石影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居貞草堂漢晉石影一卷，周進輯。進字季木，安徽建德人。是編卷首有共和己巳膠州柯昌泗及周氏自序。卷中編目各列號數，冠于其上，並各詳注其高廣徑尺度於其下。其一目而有碑陰側者，則於一號之中另分甲乙以別之。目後縮影原石，即依目次編列號數，排比計自始皇石權至劉宋沙門慧坦石佛記，凡一百三十一石，起秦訖宋，殊不專以漢晉為限，而標題祇曰漢晉者，則從其多數言之也。考其所影諸石，僅百三十餘石，比之陶齋、千唐誌齋之藏石，殊不足以言富，而其中漢刻乃至九十餘石，其所藏漢石之富，則自來藏漢石者無逾於此。又考其所影諸石，其中惟食齋祠園畫像、陽嘉黃腸石、楊非恭殘碑、封墓記殘石、西鄉侯兄張君殘碑、辟易等字殘碑、議郎殘碑、三字石經尚書殘石、楊陰神道，曾見於山左金石志、兩漢金石記、金石索、金石聚、十二硯齋經眼錄、匋齋藏石記、吉石盦叢書諸書著錄，爲曾經名家鑒藏之刻，餘悉爲其鑒藏最近出土之真品，無一贋刻雜於其中，其鑒別之精，亦非遠出名家鑒藏之上。又考其所影諸石，既據原石縮影，使亡毛髮之失，更詳其原有尺度，以存形制之真，亦視楊氏寰宇貞石圖、羅氏漢晉石影等書，或僅縮影原石，或祇雙鉤原字者，其體例爲優。柯序謂其藏石一石可抵陶齋之千百，又謂其書無須論及見之遺憾，深得古人圖譜之遺制，其條舉各端，最爲確切，可即據以論定是編矣。

諸城王氏金石叢書提要　查盦鉛印本　馮汝玠撰

諸城王氏金石叢書提要一卷，王維樸撰。維樸字齊民，山東諸城人，撰有壺盦金石叢話、壺盦磚古錄。是編前列書目二十種，後列提要十三篇。前列書目乃其擬刊金石叢書一二三集之全目，其後本擬蒐輯古泉隨筆、金石家題跋錄、存蕉葉山房藏書畫碑帖目、王氏家藏書牘選錄、泉苑萃珍、都中收買裝潢碑帖清冊、選書閣日記鈔、褱字訪碑錄補遺、補目王氏吉金釋文、古泉匯補缺、訂兆周山鍾齋藏石合目十部，祕藏之室日記鈔、大齋所藏古器物文諸書撰有提要者，乃其叢書中第一二兩集之書，擬衍先刊於須為叙錄者也。核其所撰提要，其中孫星衍、劉喜海、王懿榮、李文田等著作之外，以王氏祖孫父子之纂述居多，名家著作向無傳鈔之本，王氏纂述亦屬家藏之稿，皆一時研考金石之家前所未閱，咸欲先覩之作。王氏於刊印之前，先為說明名書詳要，並述及其家藏泉藏石之種種歷史，其名書之刊印雖尚有待於觀成，其名書之體要則已可窺其梗槩。讀其提要，不惟如讀其書，即王氏一家考訂金石之學、收藏金石之緒，亦於此可得而徵焉。

陶鉨文字合證 石印本 馮汝玠撰

陶鉨文字合證一卷，不著編輯人姓名。所輯陶器文字，前後分為兩類，每類各冠以說畧。前一類專以陶器中文字即古鉨印文者為限，後一類專以陶器中文字與書法源流而相發明者為限。前後兩類絕不相涉，揆其命名之義，後一類不過附屬，其主要全在第一類。其前一類所列陶文，首為完全與古鉨合者，次為不完全與古鉨合者，又次為與古鉨首一字，又次為不同者，又次為與古鉨第二字不同及第三四字器異者，各以類從，陶鉨兩文並列。又次則專舉陶文中之鉨印文而無鉨文可互證者，附於陶鉨兩文並列之後。其義純以合證為主，故以其文有可證無列於前，以其文無可證者列於後。其有可證合證無可資對勘無可證者，亦可備參校。研討古鉨文字者，據之以辨其文字，校其同異，殊為絕好旁證。苟循其法擴而求之，不限於是編所列之陶文，其可證無當不

更不止此。惟其說畧謂古鉨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證之，可確知其為款識之模型，而無疑義。不知古人之鉨，乃用之以為表識，凡有所表識者，無不以璽鉨揭之，即周禮職官秋官職金揭而璽之，注所謂表者所以表識無是。陶文中之有鉨印，即陶器中之表識，以為款識之模型，則未免失考矣。

天發神讖碑考 影原稿本 馮汝玠撰

天發神讖碑考一卷清吳玉搢撰玉搢字山夫
又號藉五別號鈍根老人江蘇山陽人廩貢生
官訓導著有山陽志遺說文引經考六書部
敘考雅別雅金石存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向
無刊本此係據吳下徐堅校藏原稿影印首
分段錄原碑篆文逐行以搨本校之於上次合其
三段之文聯貫為圓而詮釋其全碑文義於
後又次錄胡宗師石孫安耿定三跋亦校之以
拓本又次錄金石錄廣川書跋東觀餘論金石
文字記四家論說而以其雍正丙午自記附於簡
末據其自記謂雪客先生考碑考求之數年
不可得甲辰錢唐金壽門遊淮陰於箇中出之
然以相示與予所著無殊泰差但此存正書而無
篆則予為較備今以雪客所考校之惟聯碑石
三段文字合讀與周考不謀而合餘則所錄碑
文則較周考多摹原篆而釋碑字則較周啟
頗有異字而疏碑文詞義則為周考所無所徵

引諸書論說則較周考為略核其同異雖各有
詳略之殊校其短長則所釋第一行步于等
字第四行中平等字可正周考之誤而疏碑
文先後遣陳治費字往視並有字之條虎姜
等十二人吏共觀諸節可補周考之遺則視
周雪客所考為優也

唐陳觀察墓誌考 注韓居原刻本 馮汝玠撰

唐陳觀察墓誌考一卷，清鄭杰撰。杰字人杰，又字昌英，福建侯官人。著有唐貞元塔碑考。是編首錄唐觀察使陳巖墓誌銘原文，附以鄭氏所考並林侗、林佶勒石題記二則，次錄陳洽滋陳公山亭碑記，又次錄東齋金石考考定墓誌題跋及鄭天錫、鄭鏻題識，又次為人杰所撰陳觀察遺事，末以劉永樂所撰墓誌書後殿焉。按陳公墓誌石刻，考之林氏題記，石於康熙四十三年出土，歸於林氏，其後於康熙五十年，閩人士又請於大府，重納原石於土。是編所據，乃其未重入土以前之拓本，自重納於土之後，拓本傳世者絕少，王氏金石萃編、陸氏金石續編均未載錄其文。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補寰宇訪碑錄、羅氏再續寰宇訪碑錄亦均未錄其載其目。錄其目者，惟吳氏金石彙目分編；錄其文者，則推鄭氏是編。是編中既錄其原銘以存其文，更彙輯諸家之考跋及勒石碑記，以詳其出土重埋之始末。

更考其遺事以與誌銘相校證，均足以資參考。其據銘載陳公薨於大順二年正月之文，證明昭宗實錄所載之二年三月為奏聞之月，通鑑從十國紀年附於大順二年，為出於傳聞，未得其實。據銘載夫人為錢唐范氏女，女二，一適蔡陽公，一適董之文，證明通鑑諸書稱范暉為公妻弟之是，舊五代史諸書稱為公子壻者之非，尤足據以訂正史傳。雖所考僅限於一誌，其考證徵引之詳，殊足與林氏石塔碑刻記相頡頏，亦考閩中金石者有數之作也。

金石存原目補說後序 舊鈔本

馮汝玠撰

金石存原目補說後序一卷，首題式樾目識，不著姓氏。首錄吳氏金石存一百三十一種原目，並其序後自識；次以其補目附之；次為其補吳氏金石存原說未備之說；又次為其所撰後序，末附識其所著友聞說文引經考及建康磚二則，作者姓名無可考。惟後序中有近書中州刻本所有金石記採摭彌富，考訂加詳，可以補此書之缺之語，可以考知其人必與畢秋帆尚書刻所金石記時相距不遠。又其答問中有惟是之下為能目者何是之以語與前之語可以考知其名必有一日字在其中。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題為汪椿著，則不知其何所據者矣。所列原目核與李調元、李宗昉前後所刻之目均有不同，所撰補說亦多有訂補吳氏原考訛偽之處，所撰後序其考定吳氏全書之得失，所論亦頗確當。三者均可據以考證吳氏原書，其中與考証吳氏原書最有關係者，尤以其所錄原目為最要。據其所列原目，校以前李氏前後兩刻，李調元刻本其序謂所據係稿本，不著書名，亦失其自識、序例，僅署名鈍根老人，是於是編所錄原目曾未寓目。其李宗昉刻本全書目錄凡一百四十八種，與此原目後吳氏自記為一百三十一種者多寡之數不符；其目下祇注紀元某年，亦與此目之下多注書碑山名者彼此詳略不同；其孔羨碑目下亦無此原目所注大段文字；各目之後亦無吳氏自識。可見所據之稿與原目亦非一稿。是編所錄原目，盡列者所據以之與兩李氏前後所刻相參校，皆可研討吳氏原書之旁證。至其目後自識所謂篆隸之外圖解其妙，即其原書編輯以篆存與隸存兩類之所由分；雖無序例，其例實已寓於其中。於吳氏原書編輯之體例，尤可於此徵之也。

未著錄碑目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未著錄碑目一卷，首惟標題書名，不著編輯人姓名。考編中轉運使殆題名下截為朱師道題名所掩，注下注曰：此係其旁；又注曰：轉運使殆題名在趙善贛之上，朱師道尚在其左。光緒二年九月二十又日觀元親至洞壁下審之如此。其人雖無可考，其觀元則知為歸安姚觀元，乃文僖公文田之孫。其所題年月正其觀察川東之時，據其所題證之，其目彙輯之時必在姚氏觀察川東以前也。編中所輯碑目凡一百九十餘種，其中以四川石刻為最多，四川之中又以萬縣、富順石刻為最多，其他私人所藏及屬於各省者不過十之一二。前後隨筆記錄，初無序次，乃草創未竟之稿本。核其所輯碑目，不惟前此之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補寰宇訪碑錄未經著錄，後此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羅氏再續寰宇訪碑錄未盡著錄，即最錄蜀中碑刻頗詳之繆氏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其中所錄蜀中各

公洞、羅浮洞、浯石巖、中巖等處諸題名，亦較是編所列蜀中碑目遺漏頗多。據各家著錄碑目綜而校之，是編所輯碑目雖不滿二百種，如雅谷之景龍四年降金城於吐蕃制、魯池之胡壬文、非等題名之類，實皆未經著錄之品，殊可為考證之資、最錄之據。惜其原編草創未竟，無人為之理董編次刊傳也。

香禪精舍金石文字跋尾　香禪精舍全集本　馮汝玠撰

香禪精舍金石文字跋尾二卷，清潘鍾瑞撰。鍾瑞字麐生，又字瘦羊，江蘇長洲人。所著虎阜石刻僅存錄、虎阜石刻舊佚錄、虎阜石刻舊存今佚錄，均已著錄。是編卷首尾無序跋，惟錄其所撰金石文字跋尾若干通。核其跋語，雖援經證史，未能如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編、馮氏石經閣金石跋文、嚴氏鐵橋金石跋，博考旁徵，而於金文款識、石刻事

實亦頗有考證。如其曾伯霥盤跋，謂銘文中叚不即詩遐不作人之遐；不山陽邸銅鐙跋，謂即光武子山陽王荊邸中故物；唐頎銘跋，辨金石文字記、蔽園雜記皆作唐亭之誤；樂園先生墓表跋，核其卒年，辨耿秉所撰墓志、徐筠墓辨所撰墓辨所載生年之誤；統軍元帥府印跋，辨其印背所記治平年號為元末徐壽輝僭號時之紀元，定為其時之印；其所論定，悉出依據，皆不為空泛之語，亦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與宜祿堂收藏金石文字記、閑者益齋金石文字記、寶鐵齋金石跋尾相伯仲，而非觀妙齋金石文考略、愛吾廬題跋、香南精舍金石契所可比擬也。

虎阜石刻僅存錄 香禪精舍全集本 馮汝玠撰

虎阜石刻僅存錄一卷附虎阜石刻舊佚錄一卷舊存今佚錄一卷、清潘鍾瑞撰。鍾瑞字麐生，又字瘦羊，江蘇長洲人，著有香禪思錄、庚申噩夢記、蘇臺麋鹿記、游記、郡邑日記、歙行日記、金石文字跋尾、紀遊草、香禪詞、貞烈編等書。僅存錄卷首有光緒十四年戊子潘祖蔭序，卷尾有雷浚同治跋。卷中專錄虎阜石刻，自後周顯德起，至有清道光止，附以虎阜塔磚題字及無年月題刻，凡一百十餘種，皆其躬自訪拓、見存未佚之碑刻。其舊佚錄所錄則載記所著而前人未之見者。其舊存今佚錄所錄則前人所見而今人未之見者，皆所以別於僅存錄所錄者也。僅存錄所錄名刻雖於前人著錄，方仲苗、王海來、散游似、向子諲諸題名未經搜獲，而其搜訪所得、王子野、章伯鎮等題名、應逢旂、朱元益、王如臨等題名、林世光、陳仁林等題名、方瑮題名，皆前此未聞，又可補從前金石著錄之遺。其葉廷琯吹網錄所記，已為龔與衿所題白蓮池所掩之賀方回題名，並經其訪獲，且辨明其為鐫字所掩者，僅年月下辛酉二字，餘悉完好無闕，足以正葉記之誤，而釋後人之憾。所附舊佚及舊存今佚兩錄，於虎阜已佚石徵刻，徵引詳備，亦足為後人稽考搜訪之資。綜而論之，三錄所錄，各有所長，洵堪鼎足也。

古鏡圖錄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古鏡圖錄一卷附補遺，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為共和五年丙辰羅氏自序，次為目錄，次為鏡圖。圖分上中下為三卷：上卷專圖有紀元之鏡，自漢之元興迄於明之洪武，凡三十有三；中卷圖鏡凡九十有九；下卷圖鏡凡五十有五，皆文字刻鏤俱精，及無銘辭而不習見之品；卷末補遺，所附徐氏所藏漢之建元、元之至元兩鏡，則編輯已定，印已過半，未及列入者也。自來圖錄古鏡之書，如簠齋藏鏡、小檀欒室鏡影、遯盦古鏡存諸書，大抵所圖皆限於所藏，一書之中不能悉為精品。是編乃從其歷年所藏拓本選存千品之中選而又選者，凡名家所藏向不經見之精品，如襄陽錢氏之熹平鏡、祥符周氏之始建國鏡、福山王氏之建安鏡、天津王氏之太康鏡、濰縣陳氏之元興太平鏡、南陵徐氏之建興建安寶鏡、竇沈盦之黃武赤烏鏡，無不搜輯入錄。雖其所選百數十鏡中，尚有文字刻鏤不精之品雜於其中，而所有紀元之鏡，固已選擇無餘，名家藏鏡菁華，悉萃於此。考古鏡文字圖象者，當以此一編互供考證，其他諸家圖錄之書，僅可束之高閣矣。

寰宇訪碑錄刊謬 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寰宇訪碑錄刊謬一卷、羅振玉著。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卷首有羅氏光緒十二年丙戌羅氏自序。卷中刊正原錄誤處三百餘事。按寰宇訪碑錄、孫氏據當時三通館徵集金石之本並以邢氏所錄合纂而成。搜輯正七千八百之多。嘉慶以前最錄天下碑目、其宏富無出其右者。第編輯多出於傳錄、且非出於一手。其中所采之碑、或前後複列、所標之目或於原額題字有所改易、所注書體或正書而誤為隸、或隸書而誤為正。所注年月、或誤其年、或誤其月、或其年與月並誤。其碑原有陰側、地址及書撰人姓名當注者亦或闕而不注、亦頗為閱者所病。予人以可議。羅氏遂編於其複出或改者、誤者、闕者一一檢閱原刻拓本、為之刊正、校勘詳實、使閱者不致自承其誤、殊足以補原書之憾。惟刊正之例、原以原書誤處為限、其於刊正以外別有所發明者、則當另著於編、不能與刊正原書者條並

列、如皇甫誕碑、高士廉塋兆記、原碑均未載立碑年月、原注並年月、乃從其實、並非闕誤。羅氏考碑當立於貞觀十七年、記當立於顯慶三元年、既已詳於詳讀碑小箋、即不必更與編內刊正諸例條並列、而仍附列於各刻之下、則又未免予人以可議也。

再續寰宇訪碑錄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爲羅氏自序，次分卷列目，依時代之先後爲序，每一碑目標題之下所注年月、書體、撰書人姓名及所在之地、所藏之家，並列其陰，碑之陰側於若目之後，一如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補寰宇訪碑錄之例，無所變更。計自秦以下所錄，凡二千通，雖不及孫氏所錄七千數百種之多，亦足與趙氏所錄一千八百餘種相埒。綜其全書論之，其書成於光緒十五年癸巳，只限於癸巳以前出土之碑刻，又僅限於篋中所藏及其同好之所得。其編中所錄古磚亦十九爲歸安陸氏所藏，於其千甓亭圖錄、釋磚錄兩書而外，所錄無多。遠不如楊惺吾續補寰宇訪碑錄所輯八千餘種，劉聲木續補寰宇訪碑錄所輯四千餘種，搜羅之富。其中石與磚兼收，磚竟居其四分之一，雖仍孫趙兩錄之舊，實藉此以石盈，亦遠不如楊劉兩錄，惟收石刻體

例之嚴，在孫趙兩錄之後，殊未足與楊劉兩家所錄同日而語。惟專就其所錄碑目論之，則所錄之目，悉爲前之孫趙、後之楊劉諸家未經著錄之目，仍屬訪碑諸錄之中可備稽徵之作也。

萬里遺文目錄 原鈔本 馮汝玠撰

萬里遺文目錄十卷補遺一卷 羅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 卷首有共和十五年丙寅羅氏自序 目分八類 一曰墓碑徵存 二曰墓誌徵存 三曰元魏宗室妃主誌存 四曰海東冢墓文存 五曰瓶誌徵存 六曰地券徵存 七曰塔誌徵存 八曰萬里餘載 以買地冢地記作封記神道墓碣墓門黃腸鎮石銅棺玉枕等題字不能隸屬以上七類者總屬之 補遺目則只分五類 為墓誌徵存 為元魏宗室妃主誌存 為瓶誌徵存 為塔誌徵存 為萬里餘載 其前目所有者不盡有 為卷中諸目通計其前後所錄 都二千四百九十餘種 皆其一家之所藏 按羅氏所藏萬里遺文曾於宣統末葉因欲最錄其文 先成目錄三卷 僅分瓶石兩部 瓶部僅一百七十餘種 石部僅三百八十餘種 其分類不及是編之詳 其所錄之目亦不及是編四分之一 其書亦僅於國學叢刊中刊行中上中兩卷 即因國體變更而中輟 是編之作 即合其前錄三卷之目及其歷年續得增彙重編者 計羅氏一家所藏之萬里遺文之目 其在共和丙寅以前所得者 是編已悉錄之 惟系所錄範圍限於所藏 只可據以考其一家所藏之搨墨 若欲通考諸目最錄其文 仍須綜合葉氏石刻名彙 千唐誌齋藏目 石目錄 鴛鴦七誌齋藏石目錄 澹園藏石記 匋齋藏甎記 范氏 元氏誌錄諸書彙而考之也

鴛鴦七誌齋藏石目錄 東方雜誌本 馮汝玠撰

鴛鴦七誌齋藏石目錄一卷三原于氏藏按于氏所藏石刻有熹平石經周易殘石為洛陽出土漢石經中存字最多者之一一石已抵各家所藏之千百為近數十年來南北名家藏石之冠並有邵康節所書墓誌與從來著錄家罕見之品端氏匋齋周氏居貞草堂陶氏涉涉園張氏千唐誌齋所藏均不能及此則但錄其所藏石刻中墓誌一類之目耳計所錄誌目為魏誌八十五種北齊誌七種後誌周誌三種隋誌五十五種唐誌七種燕與宋誌各一種都百五十有九種皆近時河洛一帶出土前人未經寓目之品惟彙輯誌目最近最詳之葉黃氏名刻名彙著錄及之以其名石刻名彙與丞編校之其魏穆亮元遙妻梁氏于纂隋罷君夫人姜氏諸誌則雖見於黃氏著錄而所記紀元年月均与是目所注不同其魏之元楨元簡元泰安元誘婦馮氏奚智元保洛長孫史瑱齊之張槃龍周之周持珍隋之張禮楊德唐之劉遵禮宮九品燕之徐懷隱宋之祖士衡諸誌則黃氏均未著錄據此頗可校其所誤補其所遺雖所錄僅為所藏誌石一類餘石志未之及亦諸家金石目錄之中所當首以參考者也

河朔金石目　存館印本　馮汝玠撰

河朔金石目十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又字䆊曜浙江會稽人是編成於共和十九年在其所輯河朔新碑目之後凡河朔新出碑刻未免倂列入新碑目者悉具於編中為河朔金石諸目之中最近最詳之作卷首有睢陽蔣藩序卷中列舉河北道屬三府二十四縣之金石縣各為目目各以時之先後為序彼此不相雜廁其中安陽一邑之目乃據范壽銘所輯安陽金石目原書錄入其餘各邑之目則顧氏所輯也其編輯之例不收輯者專書之甲骨轉移無定之彝器惟以確在境內見存碑刻及鐘爐等識暨碑〻境內碑刻尚在者搨墨者尚為限一如范氏安陽金石目之例去取嚴覈其搜輯諸刻乃其纂修河北古蹟志時躬自挾策裹糧於山巔水涘古刹荒塚人跡罕到之處攀藤附葛剔蘚除苔搜求所獲亦均確而有據其標題之下所注年月書體篆額書撰人姓名外特記其地址之詳細名稱方位里數並考其所錄碑刻某未著錄某書標題作某某書為某某書某〻為某書未載分別詳注尤便於後人稽訪綜其各長而論不惟近家著錄金石之目所不能及即在顧氏所輯諸目之中亦宜首推是編也

河朔金石待訪目 原排印本

馮汝玠撰

河朔金石待訪目一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又字稯癯，浙江會稽人。是編之次，按河北道所屬二十四縣分地列目，一如所輯河朔金石目之例。彼所錄者皆見存之石及目者摘本之目，此所錄者則不知存佚僅見于著錄之目，乃與金石目相輔而行者也。所考其所列諸目，以武氏安陽金石錄所載之兄癸彝、祖乙卣、乙鼎、亞跡罍、商乙毛鼎、戊鼎、㽕甲、城斛、雞彝、匕首、新莽泉范，沁陽縣志所載之伯戈、饋僉、伯戈類，槃盂悉未錄入，與以彝器與碑刻雜列，其體例殊不及所輯河朔金石目專錄碑刻、不收彝器之謹嚴。其目中所列唐顯慶四年善興寺藏金利記石，在廣西臨桂，乃沿中州金石目錄之誤，列於安陽。西門豹祠碑，石見存在，乃既列於金石目中，又復重列於是編之內。其考證之疏與校勘之略，亦均有可議。其徵引諸書，僅取材於金石諸書、府縣舊志及游記，於諸

史列傳、諸家文集及文苑菁華諸書，均未之及。其搜輯亦嫌其不博。與其所輯河朔金石目相較，殊未可相提並論。惟所錄之目亦頗有異氏金石彙目分編所未錄者，據以訪求河朔金石，尚不無可取也。

雍州碑摹目考 舊鈔本

馮汝玠撰

雍州碑摹目考一卷，不著撰人姓名。編内卷首尾無序跋，惟錄秦刻一種、漢刻三種、魏刻一種、晉刻一種、北周刻一種、隋刻一種、唐刻一百八十一種，及昭陵諸碑之目，與其書體、地址而已。考是編所錄陝中古刻，僅錄長安、咸陽、醴泉、鄠縣、盩厔、華陰、麟遊、蒲城、寶雞、富平、渭南、汧陽、三原、高陵、白水、臨潼等縣唐以前見存之石刻一百九十餘種，其五代以後及在其他縣邑者，概未之及。校以畢氏《關中金石記》、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毛氏《關中金石文字存佚考》諸書所錄唐以前見存碑刻，雖不免有所遺漏，而視王志沂《漢唐存碑跋》中所錄一百四十餘種，則增至數十種之多。搜輯雖不及諸書之詳備，而於陝之唐以前古刻見存碑刻，因已十居八九。據以考陝中唐以前見存碑刻，亦足以得其梗概。惟於唐之陪葬昭陵諸臣之碑，不據其官階姓氏一一臚列，其目僅於卷末諸目之後，總題

昭陵諸碑四字以附之，殊爲儱統。又於各碑目下僅詳書體、地址及書人姓名，而於應詳之年號歲月及撰人姓名並删而不書，亦嫌其過於簡略也。

鐵雲藏龜 稿鈔守愚齋石印本

鐵雲藏龜六冊，清劉鶚輯。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是書前有光緒癸卯自序及上虞羅振玉、仁和吳昌綬兩序。書不分卷，惟以葉計，全書凡二百七十二葉，每葉計錄龜板或四或八，不等，隨意編列，既無序次，亦無考釋。據其自序云：龜板文字極淺細，又脆薄易碎，拓墨雖施友人聞予獲此墨，多向索拓本，故竭半載之力，精拓付諸石印，以公同好，是因其易毀急謀付印，以廣流傳，故序次考釋均未遑及。考是書所輯文字，羅氏序謂其為占卜所用之古文無疑，乃及商而非周之確證。吳氏序謂有祖乙、祖辛諸稱，審為殷人之遺。其自序亦謂以天干為名，實為殷人之確據。皆於所輯文字究竟確否屬於殷商，尚未具體之證。其後羅氏據此並以所藏作殷商貞卜文字考，考其發見之地，確在河南安陽縣之小屯，劉氏所謂出於河南湯陰縣之古牖里，實為錯誤。乃考定安陽實為武乙之都，始據其發見之地，確定為殷商文字，其屬於殷商某時代，則仍未能斷定，直至近年考古家於安陽小屯重事發掘，實地考察，其中

另有一坑所發見之文字，其殷世先王先公名謚，至仲丁而止，董作賓新獲卜辭後記，始謂甲骨卜辭，不盡為武乙至帝乙時代之產物，當有上世之卜室舊檔，於武乙遷都時而一併移置而保存之者，從此考古家始公認此種文字有武乙上世時物，不皆屬於武乙至帝乙時期。鐵雲輯錄之時，尚未研考及此，故略其時代，僅據其所屬龜甲，即以龜甲名之。今則確定其為殷商時代，更於殷商時代之中確定其有武乙至帝乙時代之文字，且有仲丁以前之文字矣。其辭屬於卜貞卜者居多，實為殷商一代一部分之文獻。據此一部分之文獻以證其他，其刻辭中有大牢小牢之文，按大即太字，小即少字，是其時祭典已有太牢少牢之祀，又有史冊諸字，是其時設官已有記言記動之史，又有往出獸之文，按獸即狩字，是其時講武已有春蒐秋獮之典。是又不啻為殷商時代全部分之文獻也。在昔孔子對於殷商文獻，嘆不足徵，不意三千年後，一旦獲此足徵之文獻，使殷商一代之禮制，皆有轍跡可尋，其文辭為鼎彝祝孔壁古文殆有過之，則鐵雲輯錄是書，其傳播之功，又豈在寫定古文下哉。

殷商貞卜文字考　玉簡齋影印本

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清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
浙江上虞人書前有宣統二年自序末有後記卷中
考訂分考史正名卜法餘說四類每類之中又分細類
考史之類有二曰殷之都城曰殷帝王之名謚正名之類
有四曰以籀文即古文曰古文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畫
曰與金文相發明曰糾正許書之違失卜法之類有八曰貞
曰契曰灼曰致墨曰兆坼曰卜辭曰藴藏曰骨卜其不屬
於三類之書契形狀文字行款及古器之塗朱墨均附
於餘說其曰貞卜者則以其文辭之中言大史者凡數見
言貞者正多不勝計乃從周禮卜人大貞卜注先鄭訓貞
爲問之義以貞卜爲名也是書考訂閎於考史卜法兩類
據發見之地定今之安陽即古之相州爲武乙所遷之都
據貞卜之文訂竹書紀年所紀殷帝王之小庚爲大庚之誤
史記所紀殷帝王之文丁爲大丁之誤據實驗之所得知取
龜下甲於腹之裏鑿穴而不令穿之謂契灼火於穴乃
呈焦黑之謂灼與致墨灼於裏則縱橫之坼現於表
之謂兆均極精確其據卜辭之文字糾正許書之違失於

古籀小篆字體說解之誤一一是正尤有精思獨到之處
全書論述雖只寥寥數十條綱舉目張固已挹其要領
其殷虛書契前編序中雖於此書自謂渺覺一二違
失不過因其所獲較多而見較廣較此更有啓發其實
基礎之立仍以此書爲根據觀其考釋所分都邑帝王
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諸類可以知之較其前後
考訂之得失正須此書與之互證未可執其自序一言即
置此存彼正論其闢荒蕪大啓門徑使後之研究卜
辭者得循途而深造則此書之功尤不可泯也

文源坿坿錄 自影印本

文源十二卷坿录二卷、清林義光撰。義光字藥園，福建閩縣人。書前為自序，卷首為六書通義、古音略說及凡例。卷一至六為象形，卷七至九為指事，卷十為會意，卷十一二為轉注與形聲，末以通檢及引用彝器銘名數坿於後，為坿录。是書於六書之類，析象形為五：以畫成全物者屬全體象形；以兼象旁物者屬連延象形；以諸體成象者為分理象形；以全體象形惟標物象與屬表象上形以詳形參兩平列成一物象者屬駢列象形。析指事為三：以別象形別加表識者屬表象指事；以積文字以見意者屬駢列指事；以取反文或半體為形者屬形變指事。以轉注併於形聲，以為轉注兼形聲。又分形聲從二聲者別為二重形聲。統為十二類，而於假借則僅於通義中論及，不另立類。每類之字首列金文，金文不備者則取並於小篆，考其命意，欲以金文證一切文字，以定文字之本形本義，特於六書之義未能貫通，又以六書之例不盡合於金文，乃變更六書體例以就金文，而曲成其說，不知文字古今雖千變萬化，而其用祇為事、形、聲、義四者之表現。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存目

人分析其類為六，即根據此原理，以屬於表事者為指事，以屬於表形者為象形，以屬於表義者為會意，以屬於聲義並表者為形聲。從此諸類轉聲而另製其字者為轉注；從用諸類之體而不另製其字者為假借。此六者去一不可，增一不能。是書未達斯指，於六書之類隨意分併，根本已為錯誤，至以轉注皆並形聲，尤大謬而特謬。推其所釋諸字，不足以得正詁，求古同音假聲叠韵之法，不無可取，則小純不能掩其大疵也。

蹇齋尺牘　涵芬樓影印本

蹇齋尺牘一冊，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翰林，官至湖南巡撫，著有字說、說文古籀補、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蹇齋集古錄。書凡三十餘通，皆款屬廉生，乃寄其一人之作，署名之下僅具月日者居多，惟自興安至商州道中所寄之書，署甲戌仲冬，又自東邊所寄一書內云說文古籀補行將設工，另有創見古字尚可錄補，據此可以推知冊中寄書之年月。考說文古籀補成於光緒癸未，其官階結銜署督辦寧古塔屯墾事宜，其時距東邊寄書之時相去當不甚遠，而證冊中之書蓋為甲戌至癸未十年內前後所寄之書也。書中皆商推金石古器拓本考訂之事，所記蹇齋文字可當考釋觀，所記蹇齋為關中所獲可考古器出處，所記西狹頌側所得宋人題名為前所未著，亦可補劉[illegible]金石之遺，則為金石往還之蹟，事足資參考者寥寥矣。廉生，王氏，名懿榮，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翰林。

簠齋尺牘　涵芬樓影印本　　　馮汝玠撰

簠齋尺牘，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簠齋者，陳氏以所得曾伯霥簠，為所收古彝器之權輿，因即以簠名其齋也。是書十二冊，不分卷。一至三冊為致伯寅之書，四至七冊為致蓮生之書，八至九冊為致子年之書，十冊為致雨帆韋卿、味琴諸人之書，十一至十二冊為致退樓之書。九冊前有子年題記，十冊後有子年錄存陳氏致子年及伯寅、蓮生之書稿，十二冊末有仁和陳敬第跋，知此十二冊即敬第所輯，前十冊為陳壽卿手蹟，後二冊為其家錄壽卿書稿，合印之涵芬樓影印者也。按各冊牘尾，致其年月，致伯寅之書，起同治甲戌十月，迄光緒丙子十月；致蓮生之書，起同治癸酉九月，迄光緒甲申五月；致子年之書，起同治壬申三月，迄光緒丙子閏五月；致退樓之書，起同治壬申十二月，迄光緒庚寅二月；其致雨帆韋卿味琴之書，則在光緒乙亥丙子之間。伯寅，潘氏，名祖蔭；蓮生，王氏，名懿榮；子年，鮑氏，名康；退樓，吳氏，名雲；雨帆，譚氏；為陳感韋卿、味琴為析津李佐賢子，皆有金石之好，而時以文字往復與陳氏相商者也。陳氏生際承平，又身獲瞻阮儀徵之風

範、對于吉金樂石、最為篤好、故一時朝野同好、南陵文馳、互相探討、一器一文、必求其當、遇有疑義、雖正於再三、亦不憚其煩瑣、樂道有清一代金石专家、繼儀徵而興、扶擇正精、收藏正富者、惟陳氏尤謹其矜慎太過、不輕落筆、生平絕鮮著述、其可以窺見其一鱗半爪者、惟此與潘王鮑吳諸家之書牘而已、其致潘伯寅書、謂釋吉金文字、以義理定之、可期清真雅正之歸、以字測之、易有支離無稽之弊、其致蓮生書、謂今日唯此吉金是天地之藏、祖訣之暴、亟不能盡發而懸之者、可不重乎、釋以多見為第一、致經為第二、證許為第三、有據者欽之、無據者闕、則桂氏說文義證之例、案而不斷之例為正、是不可徒博、愈引愈遠、而愈無當也、奢華而不能斷、祇益蕪雜枝擾、亦奚以為、諸儒不刊之論、正其淳淳以玩物為戒、以傳拓為事、雖為彼此討論金石文字之語、實不啻表彰金石文字之書、尤為傳播三代文字之功臣、惟其致蓮生書、謂其識大誥寧王為文之訛、雖未可即以為是、而不闕疑、推及君奭之寧王亦皆以文為長、以嘗考禮記緇衣曰、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康成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之德、其時尚書列于學官者、惟今文、所謂博士者乃今文尚書之博士、所謂讀為寧王之德者、乃讀今文尚書文王之德為寧王之德、其誤文為寧、乃承伏生相傳之古音古音相同之字、古文臨文、例可通假、古文尚書、寫文為寧、乃假寧為文、並非偽文為寧、陳氏對于王氏之說大誥、以為推及君奭、亦皆以文為長、不知文寧即文字假借、于鄭氏此注、未嘗深考、盡古音訓詁之學、非其所長、然亦未可即以為是一語、猶存不知蓋闕之義、視吳大澂王懿榮王國維諸人、直以寧為文字字形之譌錯、誤相承、始終未喻者、其於慎固自不同、殊未可即此一端、以沒其全書也、

墨固翠語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墨固翠語一卷，清王懿榮輯。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翰林，官國子監祭酒。庚子殉國難，謚文敏。著有天壤閣雜記、周秦石存目、漢石存目。是書不分卷，為王氏輯錄張廷濟、宗翔鳳、崇恩、殿彭壽、盛昱、張之洞、李文田、黃紹箕諸人考論金石題記札牘而成，乃王氏隨時記錄，未經排比之作。末有其子崇煥一跋，其奏進吳式芬攟古錄之疏，則古學彙刊採集時崇煥所增入也。卷中張廷濟跋葉東卿札、崇恩、殿彭壽、盛昱之跋太清樓書譜、李文田之金石錄、字錄補引、宋翔鳳之秦刻石碣字攷，推論金石異同宏義。其張之洞彝器用天幹說，以為既非作器者之名，亦非識別器之次第，乃以此為祭日之記號，並援據經義，考知所祭之日，剛日少柔多，推求可通，為定論，亦未可通，非其說。其紹箕之說文古籀補跋，其糾正吳氏違失之處，分條列舉，說例謹嚴，後有作者，詢堪其法。其說敦，此謂毀即簋之簋。簋盨歷舉毀字从皀，其文合毀，讀如九，其聲合毀之說。固其形合，推為新義，獨抒要不得謂之無見，而王

氏謂簋盨自身字，器亦自身字，形與文皆與毀迥異，自是一器，後假毀為敦，毀字遂廢而不用，此類甚多，毀敦古今字。其說則較黃氏尤長，兩家之說皆未偏廢。凡此於古器物銘辭制度皆可資以考證，所輯雖僅於此，而鉅製鴻篇實為卓然可傳之作，即王氏之學亦可於此窺其概略矣。

蜀石經校字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校字記一卷，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翰林，官編修，著有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國史儒林傳敘錄、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雲自在龕隨筆記。是書所校，首春秋左氏傳，次公羊，次穀梁，次周禮，後附辛亥壬子兩跋及附記諱字一則。詩四章。據其跋云：蜀石經周禮卷九、卷十一缺首，一缺尾，均無多；左傳卷十六襄二全卷；穀梁卷十六第九行起。光緒丙子在揚州雲要見之，屬為校異同，循未果。後歸張材憲、李亦元，今歸吾友劉健之，海內孤本也。蜀石經留於世者，有毛詩周南召南邶風、左傳昭二年六百餘言，陳頌南周禮考工記六千餘言，公羊五千餘言。今之三冊，字數最多。宣統與辛亥與健之同寓海濱，假得以唐石經校經字，岳本校注字，疏其異同於別紙。後跋云：壬子正月，陳頌南藏周禮考工記、公羊桓公二冊亦為健之所得，荃孫再假得續校。是其所校據以校異同者，僅限於劉氏所得，而毛詩周南召南邶風、左傳昭公二年不與焉。今考劉氏所得石經，凡左傳襄二第十五全卷、昭公二年九行，公羊第二卷桓公六年，穀梁襄公十九行、文公五行，周禮秋官上

下卷、考工記，而繆氏所校，僅有左傳襄二第十五全卷，公羊第二卷桓公六年，穀梁襄公十九行，周禮秋官上下卷、考工記之經注，而無左傳昭公二年九行、穀梁文公五行，蓋其所校，又限於辛亥壬子以前劉氏所得者也。卷中所校，於通字及加增虛字無關經義，概置不校。所校者多補阮氏校勘之闕，正阮氏校勘以為當作某之誤，考訂異同，辨證訛闕，頗極精審。而跋中於全謝山之論蜀石經為持平尤當。惟此本係據稿本輯入，其稿本已影印於劉氏蜀石經冊中，以之互證，所謂得周禮十九紙、左傳六紙、穀梁一紙，續得周禮六紙、公羊二紙，其數與蜀石經冊中之原稿所敘適符，知即據蜀石經冊中手稿輯入。第原稿左傳襄公、周禮秋官，其注文所冠無異同可校之經文及注文上所冠之注字，此本皆從刪削。又跋中毛詩周南召南邶風，原稿作黃松石之毛詩周南召南邶風、左傳昭二年，原稿作程芳林之左傳昭元年。陳頌南句上有趙晉齋之周禮夏官二千六百行等字，此本則皆脫。字脫句者，考翠固墨語跋謂古學彙刊之舉，為繆氏及鄧實兩人所發起，則此本與原稿不同處，蓋由繆氏重加刪定也。

漢碑隸體舉要　馮汝玠撰

漢碑隸體舉要一冊，清蔣和撰。和字醉峯，江蘇金壇人。和別無著述，其人出處亦無可考，惟據書末題云：「乾隆五十九年春仲上澣，書於上韓潘滋蘭經氏校並書」，知其為清中葉乾隆時人耳。書不分卷，惟分五声，而以所舉隸體屬之每声，所舉隸體不及二百字，殊附經史罕用及韻不能載之字，統計不及千字，而又限于漢碑，始以舉要之名冠于漢碑隸體之上。漢人以隸代篆，以求省便，而由篆變隸，其為篆書遺意猶十存二三，苟從此尋繹其篆隸遞變之消息，未嘗不可因此措通。作者別取漢碑錄體，未必非此用意。蓋所列之體殊不滿千，每體又不注明某體出漢某碑，擒錄既病其簡，體例又極其疏，且其某體之下發明変更，覓寥寥所謂从竹与从艸無別，从舟与从肉从月相混之類，祇意在舉一反三，俾人自悟，然如此之類，夫人而知之，宏旨無關，要煩列舉，是不惟核以舉要之義名實未符，即就書中所舉而注而論，亦無足以備參考也。

增廣金石韻府　重刊張氏理董軒本　馮汝玠撰

增廣金石韻府五卷，清張鳳藻輯。鳳藻字鏡芝，四川人。是書據清初林尚葵、李根合輯之廣金石韻府略有增改，故依舊名，於廣金石韻府之上別以增字冠之，以別於林李合輯之書。書首錄周亮工廣金石韻府原序，次為張氏咸豐七年自序，次為考古書傳列舉引用之書及古器之名，次為五音篇字略，次為總目，總目以後依韻為次，分為五卷。每卷之前列卷內所錄之字為分目，分目以後始接錄文字。據其自序云，計增其韻所未備者若干字，訂其磨滅所遺者若干字，更於每声首端按韻各加小目，以適省讀閱之費。今考其書，僅據林李原書訂其磨滅，重刊篆刻，初無所謂增其未備之字，惟其各韻首端之小目為張氏所加，是其所增者只此而已。四庫全書提要於廣金石韻府為存目，是書名為增廣，而所增實無足輕重，且其篆書尤不足道，較之林李之作，同無可取，亦只可援提要之例，第錄其目，使人知廣金石韻府之後尚有是書而已。

六朝別字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六朝別字記一卷，清趙之謙撰。之謙字撝叔，浙江會稽人。官同知。著有補寰宇訪碑錄、書畫冊。有同治三年胡澍序、光緒丁亥漆霞序，後有其子能耔跋。此本即能耔以其手寫稿本付諸影印者也。書不分卷，所輯之字乃就六朝石刻隨手記錄，記一刻後則以鈎識識之。其他刻有文重而體異者，則附記他刻之文於先所錄字之下，而注明所重出之石刻。每字之下，間附考證。因其剌取限于六朝，即以六朝冠於別字之上。所輯之字未經編聯，所據之刻亦無序次，是僅當時筆記，尚非成書稿本。胡序謂其依類排比，疏通證明，殊非核實之論。是書之輯，蓋欲藉此種別字以窺見古人通假之音、變更之體，特於古人臨文之例未嘗深考耳。當清中葉之後，金石之學盛行，所風尚今以為經傳之誤字、體之訛，非金石文字無以辨正，殊不知古人臨文惟取便于適用，殊非有固定科條。凡字聲相諧者皆可通假，字體已定者皆可變更。漢注之所謂故書某作某、古文某作某，釋文之所謂某一本作某某、或作某，皆古人臨文

字聲通假之證。說文之所錄古文作某、又作某，籀文作某、又作某，篆文作某、又作某，皆古人臨文字體變更之證。其例古人雖未嘗顯言，而其字聲通假之例，就經傳之異文求之，其通假無非因一聲即一聲之轉；其字體變更之例，就說文重文求之，其變更無非或於本字加一體表形，或於本字加一體表聲，或易本字原從之形體聲體，別從一表形表聲之體，或於本字移易其位置，或於本字增減其部分，或反書、橫書、疊書其一部分之體，或從獨體而疊書，或以兩橫畫代重體，其例皆可得而說。爲自周秦以迄漢魏六朝，通假之字、變更之體不見於經傳說文者居多，雖無一定限制，而其通假之範圍、變更之方法要不能出乎前例之外。後人不惟不明此例，且往往疑經傳說文爲不足據，不以經傳說文通假變更之例以訂正金石文字，轉藉金石文字以訂正經傳說文，於金石文字得經傳以外藉字、說文以外變體，遂視爲獨得獨知之祕，以爲可補經傳說文之遺。其務異好奇，大都如此。趙氏之於六朝石刻剌取其別字以爲編，亦猶此意，所謂不窮其本而徒逐其末也。

蜀石經殘字 百一廬叢書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殘字一卷、清陳宗彝刊、宗彝字雪峯、福建人、首刊有漢熹平石經殘字、是刻前有其父醒癡老人序、次為毛詩經注殘字、後附道光五年獨抱居士跋、次為左傳經注殘字、後附助刊各家姓名及道光八年宗彝及顧千里跋、卷中所刊之經與注、毛詩卷第一自鵲巢注爵位故以興焉起、至卷末騶虞章止、卷第二自邶柏舟訓詁傳第三起、至卷末二子乘舟章止、計存毛詩卷一下半卷及第二全卷、左傳自昭二年傳注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句子字起、至吾聞之也忠信禮之器也句聞字止、中脫經文十四字、注二字、又自傳注宗猶主也句主字起、至女罪不恤更何請焉句而字止、計存傳與注六百餘字、毛詩即王昶金石萃編中據以作毛詩蜀石經殘本跋、吳騫拜經樓各著中據以作蜀石經毛詩考異、馮登府石經補考中據以考毛詩殘本、嚴杰據以作蜀石殘本毛詩考證、而錢大昕金石跋尾左傳殘字跋中所謂訪求卅年不可得者也、左傳即錢大昕金石跋尾據以作跋、馮登府石經考異據以考左傳殘本、而繆荃孫據廬江劉氏所藏蜀石經作校記、所謂左傳昭二年之六百餘言、而誤以昭二年為八年者也、考蜀石經存於天壤、歷見各家著錄題詠者、毛詩有周南召南邶風、左傳有襄二全卷、昭公二年六百餘言、公羊有桓公六年卷第二、穀梁有襄公十九行、文公五行、周禮有夏官三卷六行、秋官上下卷、考工記、此外別無傳載、其中左傳襄二全卷、昭公二年六百餘言、公羊桓公第二卷、穀梁襄公十九行、文公五行、周禮秋官上下卷、考工記、悉歸廬江劉氏、已照原刻影印傳世、惟周禮夏官及毛詩周南召南邶風、不知流落於何所、久已不傳、雖毛詩殘本有王昶吳騫馮登府嚴杰諸家為之校訂、其經文傳箋與各本同異之處、不難藉之以傳、而孟蜀原刻、無從窺見、究不能使人無憾、其幸能存其原刻、使人得識匡廬真面者、獨賴有陳氏此刻耳、陳氏此刻雖僅刻毛詩左傳兩種、視廬江劉氏影印孟蜀石經多種、自未可同語、而久已不傳之毛詩、竟賴以存、是直不啻人間孤本、其字句間與釋文唐石經合者雖多、而脫誤處亦復不少、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歷舉其經文傳文箋文之誤、謂其非異甚多、殆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一條、與漢書司馬相如傳合、差為可取、其所指摘、固非苛論、第經注並刻、始

自孟蜀原石久毀，原搨亦久佚，即此毛詩重刻本，亦只一卷
有半，碩果僅存，要不可不鄭重視之也。

蜀石經毛詩考異　愚谷楷書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毛詩考異二卷，清吳騫撰。騫字兔牀，浙江海
寧人。著有詩譜補亡後訂、陶靖節詩注、讀書、國山碑攷、
桃谿客話、陽羨名陶錄、裝湘漁乃、扶風傳信錄諸書，並
有已成未刊之書多種。是書分上下兩卷，前有兔牀自序，
次為嘉慶九年陳鱣序。據其自序，所據之本，係從吳
中黃丕烈借鈔，卷中有廣仁義塾圖記，其源係出於武林
黃氏樹穀先世所藏，與各家所據之本以考正之本並同。卷
中校記上卷自鵲巢章起，至騶虞五章止；下卷自柏舟章
起，至二子乘舟五章止，一依蜀石原刻序次，每卷之中每章
為一段落，以汲古閣毛氏刊本為主，單行大書其經序傳
箋之文於前，而以蜀石經之字句異乎毛刊者，雙行注之於
下，更引釋文、唐石經、七經考文之同於蜀石經者，附列於
後，以為之証，僅校異同，不加訂正。考蜀石經毛詩殘本，各
家據以考其與古今各本同異者，有嚴杰蜀石殘本
毛詩攷證、王昶金石萃編中之後蜀石經殘本、馮登府
石經補考中之毛詩殘本，不止吳氏一人。吳氏此書，僅校
以汲古閣本，証以釋文、唐石經、七經考文，論考訂則闕如也。

論校勘則甚畧。視名家之作，較王氏校記之後，申以總論，馮氏逐條之後，附以案語，逐字逐句一一加以訂正者，固不可同日而語。即視嚴氏之詳於考證，與此後書間考蜀石毛詩殘字之異同者，嚴氏、王氏、馮氏三家之作，皆爲不可不讀之書。吳氏此書，則只足以備參考。陳序謂其爲蜀石經之功臣，持論未免過當。陳氏平生好蓄古書善本，注重校勘之學，爲黃丕烈、顧千里一流，宜乎其對於吳氏此書，盛加推許也。

漢隸拾遺 王氏四種本

馮汝玠撰

漢隸拾遺一卷，清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乾隆乙未進士，官永定河道，學者稱石臞先生。著有讀書雜志，是書即雜志十種之一。卷首有道光十一年自序，據其自序，是書乃因漢碑之字，各家攷釋間有未安而作。計所錄漢碑，爲三公山碑、開母廟石闕銘、北海相景君碑、武班碑、楊淮表石門頌、孔宙碑、禮器碑、鄭固碑、孔宙碑、武榮碑、衡方碑、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史晨孔廟後碑、孔彪碑、西狹頌、李翕天井題名、郙閣頌、楊淮銘、魯峻碑、耿勳碑、校官碑、曹全碑、張遷碑、唐公房碑、孔褒碑、武梁石室畫像，凡二十五碑，能爲[illegible]之。而如謂武班碑刻向辭賁之佳辭，辭即班字；楊淮表石門頌或□高格，格即閣字；孔宙禮器碑爵鹿柤梪、籩柉禁壺，鹿即角字，柉即豐字；郙閣頌醳散關之嶄潔，醳即釋字，則知其爲声假。如謂北海相景君碑闓即閭字，仂即力字；鄭固碑奥即其字；郙閣頌嶄潔，潔即溼字，則知其爲形變。如謂三公山碑蝗旱鬲□，鬲下爲并字；乃□要道，乃下爲求字；開母廟石闕銘題名第二行川上爲潁字，第三行[illegible]、

為城縣二字，第五行之首為京兆二字，銘詞第四行首為咸秩無文四字，第五行濟下為隣字，第七行為言，言上為聖漢裡三字，第十一行相下為宥字，第十行化上為慕字，則為各家之釋所未及。如於衛方碑少呂文窴，引古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文思作窴，塞為澄，謂文思塞即文思。西狹頌緣崖俾閣，引詩小雅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為澄謂俾與比同。鐫燒破析，引淮南本經篇鐫山石，下文又云鐫山浚瀆，為澄謂鐫與鐫同，則為各家之考所未詳。正辯正楊淮銘元弟功德牟盛，元弟作元弟之誤。張遷碑爰暨於君，爰既作爰既且之誤。武梁石室畫像御車史極，極作鞅之誤，皆極精當。而於李翕天井題名，翁覃溪、趙晉齋謂在西狹頌之後，為西狹頌後之題名，錄續溪以為天井題名，特舉四證以正翁趙諸人之誤，而明洪氏之言信而有徵，其說益更確切不移，此亦釋各家之所未釋，考各家之所未考，尤多啟前人之所未發。綜覽全書，其審定之細，考證之精，非深於經學小學而兼貫通諸子百家之書者，未能臻此。核其考正論定，與錢大昕、王昶諸人殆相伯仲，如翁覃溪、趙晉

齋輩，雖號金石名家，則視石臞先生此作，未可相提並論矣。